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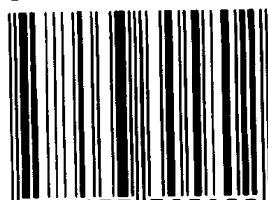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四〇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9 787533 305802 >

ZC01/10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四〇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4.37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一四〇冊目次

經部·春秋類

左傳拾遺二卷

〔清〕朱元英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一

春秋義十五卷首一卷

〔清〕孫嘉淦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雍正三年刻本

.....七六

春秋集傳十卷首一卷

〔清〕李文炤撰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四爲堂刻李氏成書本

.....二七一

春秋左傳姓名同異考四卷

〔清〕高士奇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康熙自刻本

.....四八三

春秋測微九卷

〔清〕朱奇齡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道光鈔本

.....五一八

春秋三傳異同考一卷

〔清〕吳陳琰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昭代叢書本

.....七〇〇

左傳拾遺二卷

〔清〕朱元英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左傳拾遺

二卷》提要

序

竹坪氏評

漢以來諸儒說經安其所習毀所不見各是其師互相爭擊其於春秋尤屬聚訟然春秋之義自孔子出孔子沒而微言絕當孔子作春秋時孔門高弟如游夏不能贊一辭降自高赤已多失其本義况兩漢諸儒穿鑿經言附會時事宜其不足語也英也讀經之下玩其本文考諸三傳常有所不安矣自顧淺學鈔聞不敢以談說之見窺測聖經以為無所師承而妄為臆說又諸儒之所笑也嘗以左氏依經立傳原本附末或紀而不斷與經相發或遂論其得失雖意不盡合於孔子而其述國家興亡治亂君臣暴弱賢奸天道災祥吉凶人事得喪善敗如見其圖如示諸掌自七國以後史所載政事之根柢人倫之變局敗家亡國女子小人之情狀具於是書乎見之其亦可以觀矣顧齊桓晉文之事亂臣賊子之案與史官之大法其崇論閎議可為法戒者左氏著其什九而其自相牴牾或好事而失之誣者後之君子皆能言之英也竊取賦詩斷章之義讀其書拾其所遺者因而究

焉既不敢窺於孔子之墻亦非以補左氏之伏蓋有
觸於胸斯筆於簡固自一人之見云爾後之覽者謂
我借左氏以涉史謹謝不敏謂我因傳而測經則我
之所不受也今年夏客濟南無事日有札記月而要
之十二公共一百一十事得文一百一十有一錄爲
二卷以俟君子

康熙四十三年秋九月吳郡朱元英師晦甫書

序

二

現書有感

自送妙手湖空々々向時文苦用功誰知
不經皆桂脚箇中滋味更無窮

竹伴氏題

左傳拾遺 卷上

古桃求放志齋聞

吳郡朱元英師晦甫著

元年春王周正月

應公七年

孔子不以夏時冠周月姚江王氏之論可謂辨矣豫
章熊氏曰陽生於子卽爲春陰生於午卽爲秋是之
謂天統其言也確尤可守也而今之明春秋者主胡
氏胡氏曰書春行夏時也以爲此孔子之志云爾行
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孔子嘗以論爲邦於是
乎因春秋而以其志見之守其說者堅或與之博辨
左傳拾遺卷上

而終不悟曰吾受之孔子也夫微古而受之孔子吾
乃持後儒之說斷斷然與之爭以求勝彼方以爲罪
之大者而肯聽其說哉宜其益堅也余請易其辭曰
孔子之志豈不以建寅以爲春首以序四時則協人
事便政令天人合德上下一聽無月朔月令參差錯
互之紛紛乎必曰然然則孔子將行其志當書春於
周之三月四月五月書夏於周之六月七月八月秋
冬以次移焉不應逆而書春於夏之十一月夏正月
寅也周正月子也行夏之時而加春於子月爲行夏

時乎爲用周時乎春秋紀事之書非教農之書書正月則周王之正月書春則周王之春左氏簡而明矣胡氏未之思也而世儒終身惑焉則夫胡氏之書而曰孔子之志余不敢以盡信矣且春秋尊王而首變易其大章孔子奚以治亂臣賊子

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 隱公元年

夏四月隱居攝之四月也蒞政方新宜有德威焉以鎮於其下而費伯創非時之役不稟命而用其民費伯殆將示權於國人以建於魯故乘攝主之間以有

左傳拾遺卷上

二

此舉也延及昭定三家以張遂使魯有大夫而無其君三家之強非費伯作之偏故甚矣隱之選軟而不能君也不能君而在此位乃俛俛然睹強臣悍族之肆行無忌於國則是啟之也語曰爲虺不撤行將爲蛇兩葉不伐將用斧柯夫我見其虺與兩葉也而束手以縱之豈獨自喪其斧柯之用固已拳而授人以柄矣安在後人之能摧伐之哉是故公家之多故奸人之資也司馬氏之於曹魏桓氏之於東晉皆是物也國家無事朝廷勵精則無所容其蘖而銷之常早

國家有事內爭利於父子兄弟之間則奸人乘間以生其翼而置之毒聖人曰知幾其神乎知之者絕惡於未萌也隱公居攝費伯城郎君子可以觀矣

鄭伯克段于鄆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 隱公元年

國君之於弟其能恩義兼盡處之合道也難矣哉母在則毋驕憐之不得納於度卽無母矣弟吾天性之親也不可繩以法漢淮南厲王殺辟陽侯於朝居處驕甚袁盎言於文帝曰諸侯太驕必生患可削其地

左傳拾遺卷上

三

弗用淮南益橫後以棘蒲侯柴武太子謀反事覺治連淮南乃遷之蜀輕車傳送袁盎復言曰陛下素驕淮南王弗稍禁以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爲人剛如遇霧露道死陛下有殺弟之名弗聽厲王行至雍死文帝爲之輟食哀哭見袁盎而悔之夫悔者人之爲善者機也用此可以開導主上陳古今而立之制永爲後世子孫式因使人主之於弟匡之以義而得盡其恩則古大臣至誠悟主引之於堯舜之道者之事也盎不出此而曰此往事豈足悔又盛稱三高

世行以諛帝而解慰之且移其過於有司曰有司衛
不謹由是以諛文帝不幾無過矣乎惜哉益之學得
之口耳雖立朝廷常引大體而未究其本末關於帝
王之理也舜封象於有鼻使吏治其國納貢稅於象
所以富貴之舜常常欲見象象源源而來所以親愛
之既保其身又無暴於民此非古帝王待弟之故事
哉益苟乘帝之悔說之學舜立嗣以垂子孫雖無及
於厲王足爲漢良法世世賴之則益前兩諫爲不虛
矣不益見益忠告之大哉惜也止於分王其三子以

左傳拾遺卷上

四

慰轎車之鬼也鄭伯克段於鄆三傳皆罪鄭伯其言
詳矣而左氏獨曰書鄭伯譏失教也夫使鄭伯封段
於京而又教之不幾於道乎余讀左氏有感於袁盎
論淮南之事故書而識之

宋穆公卒殤公卽位 應公三年

穆公致國乎與夷左氏嘉宣公而說之以詩曰殷受
命咸宜百祿是荷信如咸宜而荷百祿也則與夷不
殤矣與夷之殤宣殤之也幸而穆公不悛不害終穆
公之世與夷無恙使穆公而爲宋太宗則與夷幾何

而不爲德昭德知也會及逮於公子之乎乎夫宣
公爲君與夷爲太子父沒子嗣正也穆誠賢於與夷
以與夷爲君以穆爲相使佐宋國則社稷國人皆將
穆之其當時無所攝易樹之統其後無弑君亂國之
禍乃所謂其子享之也命之是宜而百祿之荷固在
宣公之不立弟而立子也魯隱攝而害其身宋穆攝
而害及於嗣君故有國者世及之典不可不從先王
之正也且使穆而不授國乎與夷則不義如殺焉而
授國乎與夷則不仁甚矣穆之賢也猶逐馮而致國

左傳拾遺卷上

五

乎與夷也然則宣公立與夷而相穆公馮固無自以
生覬覦之心則與夷不殤矣公羊子之責宣公非刻
論也左氏失之吳諸樊餘祭兄弟相授而亂在閭廬
宋宣穆相授而亂在馮如出一轍故國君有子立子
無子立孫

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

公三年

內寵匹嫡大都耦國亂之本也衛州吁之母有寵於
莊公州吁固公之愛子哉寵其母以及其子人情之

常乃溺而弗察至於好兵而弗爲禁則是莊授之刃以殺嗣君也雖然此非莊公之所能知也聖者絕於未萌明者見於始生勇者斷於將蔓莊弗友於妻而溺於所嬖嬖其母愛其子不過用愛妾嬌子之樂以自娛爾雖石碯有言且必以爲太子自定吁於何有因忽其言而益縱之凡所謂後此之禍機將來之國變莊胥中初無是物焉嗚呼彼惡知其卒殺完而亂衛耶夫殺完而亂衛石子之所早見也寵其母愛其子則莊公之所知也世主之不禁愛子者多矣幼則

左傳拾遺卷上

六

不禁其戲弄少長則不禁其遊佚辟於宦寺則不禁交於外臣則不禁皆溺愛而失義方之教者也而其甚乃至於不禁其好兵兵凶器也無有於兄亦無有於父今日好之他日惟其所擬耳危哉莊也其以完代也故先王禮制之設不廢於官庭衣服有制出入有度財用有程頒賜有節公帑雖富不以資其子蓋杜其萌也夫官中之子至於好兵而弗爲禁莊烏得以有其子完烏得以有其弟哉噫嘻終風且暴龍浪笑傲衛莊公狂易之人也謹幾慎始非其所知吾以

戒後之君子

石碯敦厚朝陳 隱公四年

犯顏切諫怒其君而殺其身余無取焉忠慤自喜義形於色憤國事而殺其身余無取焉夫忠者盡吾心於人所不知之處而終有濟於國則石子其人矣州吁好兵進諫於君不聽而止無有煩言其子厚與州吁遊嘗禁之矣不可而止然厚不知其父之惡我也石子亦不使其子之知我惡之也此其於妻子之際可謂密哉機事不密則害成石子知之矣若乃桓公

左傳拾遺卷上

七

既立不以其身立朝鎮物而老而家居議者未有不以爲耄而避事者是烏知石子之意乎州吁之惡也將弑其兄何有於臣厚之惡也將用州吁以弑其君富貴何有於父老而家居則州吁不之忌厚不之畏不忌不畏則無疑石子之心而吾得留其身以爲後圖故其後厚問定君於石子焉厚信石子而二人如陳以卽殺焉石子之智蓋有以知州吁之必爲亂其子之必破之而乃老而退處於無用之地以伺其隙而匡於後也故石子不難於忠難於卒能殺二人

以成其志不結之朝陳則不能殺之不老壯二人志
而而不信其言莫之朝陳矣霍子孟受武顧命據昭
立宣光爲師保功名與阿衡周公等而陰妻邪謀忍
而不發自貽傾覆宗族誅夷由於私厭妻也石子心
惡其子燭其始萌滅諸既熾不恤其私卒以忠斷賢
於霍子孟遠矣夫終始一心老不忘公忠也使右宰
醜泣殺州吁於濮使其卒孺羊肩瀝殺厚於陳勇也
先老以藏其機給厚以乘其勢智也智深勇沉而後
乃成其忠斯所謂純臣云爾一言之犯君一事之矯

左傳拾遺卷上

八

枉何爲也哉

周之東遷晉鄭焉依

隱公六年

東遷失之者也西戎之遠而晉鄭之依則未知晉
鄭之不爲西戎也平王去宣王未久也夷厲之世王
綱隕替喪亂荐加猘狁內侵徐方不靖西周嘗不振
矣然而宣王勵精內修文武之政用仲山甫召虎諸
人義征不德北逐猘狁千里之外南清江淮復先王
境土因循朝諸侯東都號稱中興何其烈也所用
人非西周之人耶所用賦非西師之賦耶令平王遠

法文武近倣宣王任賢臣振綱紀誅罪人復父仇
農而耕黜味豐鎬之師足以富教戰而厲師味豐
之人足以強以西周再興雖四方諸侯皆平有也豈
徒區區晉鄭哉而敵屢棄之以遷於東豈不以吾東
而得所依則足以避西之偏乎嗚呼此失之大者也
從古兵患之來未有避地而可弭者也避之去百里
則又來則又避之去五百里則又來則勢將復避之
若晉之建業梁之江陵宋之金陵臨安福阨必至於
窮窘促迫亡而後已何以避者氣奪於寇也氣奪

左傳拾遺卷上

九

於寇則寇益進且夫倉卒而遷都則官司不暇擇制
度不遑立所從兵旅來遠地而念故鄉有父兄妻子
之憶而懷顧敵和免之秋撫之則驕而任狂言以威
鎮之則怒而多叛其勢不得不寬法厚賞以幸一日
之安而吾之故土敵耕之以食矣吾之遠民敵生聚
之以用矣夫被兵之地未有不荒者也然三歲之荒
有十年之稔招輯而復其業則富可立待也其人亦
未有不怨者也然上有罪已之詔則下有流涕義奮
之民獎勵以作其氣則強可立致也舍此不務舉祖

宗根本之地付之秦人而東遷以依晉鄭徒以避寇
耶夫寇之興豈必在藩籬之外哉今不務自立而計
出於依人依其弱者則不足以恃依於強者則彼挾
天子以禍福天下卒以危平王以爲依晉鄭可以
無恐而他日有爭政之事有溫麥風和之侵有舛王
中肩之辱鄭方時時爲寇於王室而無忌焉無他以
東遷也東遷則卑弱卑弱則諸侯易之魚脫於淵虎
離其林釋利器而示人以徒手誰則不侮我哉其初
以和依晉鄭之志而成其東遷其繼以東遷之弱而

左傳卷上

十

來晉鄭之侮故其先在東遷而已矣先王之政吾之
權也吾之有權吾之有土也吾之有土吾之居勢而
制人者也土失則勢失矣東遷之主烏得以有西周
之興乎是故國之有寇者常而振有寇而遷都者必
亡

鄭伯使宛來歸祊 隱公八年

祊鄭伯從天子祀泰山之湯沐邑也天子不必皆親
祀泰山而鄭伯命於宣王宣王中興周嘗朝諸侯東
都則有巡方封禪之志焉故鄭得賜湯沐之祊於秦

山之下則祊者鄭之守土也許田魯朝周之湯沐邑
也周之先王朝諸侯於洛師以四方來者道理均也
而公侯牧伯必有湯沐之邑以爲止息之所則許田
者魯之守土也鄭以祊求許魯以許易祊豈徒私易
土田之罪哉其薄周而無王也有不可掩者矣夫魯
必無朝周之心而後棄許使猶在朝周之心則許者
乃所以頓車馬釋行李齊宿以觀之處也必有公宮
焉必不徒舍焉今以予鄭則朝於他日不其露處而
野宿乎魯曰吾無所事朝何以許爲是故以之易祊

左傳卷上

十一

而不恤也鄭曰王室而既卑矣巡狩諸侯封泰山祊
梁父周烏能有此事哉越魯而即祊不如許田之近
也是故請於魯而以許易之嗚呼此尤足以見東遷
之敝而王之不振矣今桓王鑒平之積弱發憤自強
脩德舉政復文武之守考周公之典以巡狩勤諸侯
朝觀隆王室則彼許祊者魯與鄭理治之不暇敢各
棄之哉然鄭之無王人皆喻之魯之無王吾爲魯惜
魯禮樂之宗而同姓之望也以入祊之便廢先公之
廟而自陷於惡魯又奚以樹於東諸侯之上乎他日

王取鄆劉焉邢之田於鄭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則是天子諸侯並由市道矣嗟乎周道親親薄周而無王先由魯鄭則四方躬桓蒲穀之主安在能忠敬守法尊王哉

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隱公十有一年

翬倭人也而好事可謂小人之尤哉彼其先易隱之爲攝主也而固請以伐鄭又嘗先會齊鄭以伐宋皆非隱命而悍然行焉是其心久無隱矣將魯是專則一隱一桓之間有惟我左右之意爲隱者在其位宜

左傳拾遺卷上

主

正其政不得以爲吾攝也而姑息苟安以與小人共處於國中小人在焉不有害於我必有害於嗣君將有害於嗣君非攝國圖安社稷之道也將有害於我我烏利之哉夫翬以爲隱安爲君矣倭隱而自固遂出於殺桓殺桓之辭出諸口則翬之刃必有所向桓不受則隱受之而隱猶得謂翬有愛我之心而不忍誅其奸乎隱於此時正其罪以誅翬而授國乎桓於是乎歸菟裘以老沒身焉無與一事夫然後終吾之爲攝也不授國乎桓翬亦宜誅夫人未有逢其刃而

不避者也隱母乃以翬爲惡桓而愛我乎愚矣求太宰而志於殺惟利是視何有尊親不斷於翬卒以遇弑隱自咎之也存小仁而失大智君人之深戒哉

紀侯來朝請王命以求成於齊公告不能桓公六年

魯東方諸侯之宗也願事魯者衆矣莒紀滕薛邾邾曹杞無論已卽宋衛鄭陳意亦未嘗薄魯而魯常自菲薄以自棄於諸侯故諸侯不附而服於彊齊楚之迭霸同姓之羸也同姓莫隆於魯魯不克振故失諸侯於異姓而齊楚彊矣敦信明義尊尊親親魯之世

左傳拾遺卷上

主

教也彼以其力吾以其德彼以其詐吾以其仁人之歸之如水就下於是率以朝天子尊周而攘夷以扞衛中國安天下可爲動者爲之動可爲謀者爲之謀魯之易霸十倍於齊威文之事不足稱也紀侯成齊之請非霸魯之一機哉因我以請王命重我也我爲之請重王也重王於齊以講齊紀之成名之大者也春秋之世名猶可以屬天下誰敢犯名以惡諸侯者紀而得成於齊天下之爲紀者德我矣而爲齊者勸矣夫服天下者道二禮與兵而已矣兵者魯之所不

能也禮者魯之故物也其所宜能也春秋之世蓋有先王之遺澤焉雖有亢侯未嘗敢褻禮而任兵禮莫大於邦交邦交者衆人之深願也凌奪者衆人之隱痛也我樂諸侯之交而重之以王命則二國之交成三國之交成則衆樂之於是諸侯將咸勸焉彼齊烏能不釋紀以取惡於天下乎故收紀以來諸侯連諸侯以陰制齊仰天下之爲齊者伏而不敢動矣然則魯之霸也恃禮有餘無所事兵而桓曰不能豈其畏齊之彊歟夫齊彊以兵魯彊以禮兵不足以勝禮春

左傳拾遺

十

秋之時務也吾奈何棄禮而忌兵哉禮魯之利器也已則臂劍而不知拔乃束手以制於人桓可謂不善用長矣他日周紀婚而紀不來吾爲魯惜此機焉

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於晉 桓公八年

命德討罪舉廢繼絕天子之政也政不出於天子而後諸侯專以亂諸侯專以亂而天子復其政則權歸於上而諸侯靖焉翼哀侯光周之自立也曲沃伯伐而獲之獲而囚之蓋已無王矣旣而誘殺小子侯不道不仁於斯爲甚夫并翼曲沃之志也并翼而不見

制於方伯不見制於天子曲沃之肆豈有底乎昔晉封曲沃而不討前人之失也桓王惡曲沃之凌翼而爲之立哀侯以定翼猶有天子之柄焉及小子侯弑復命虢仲立其弟緡桓王於是尤傷之矣雖然立君以繼晉天子所以恤諸侯之禮也而罪人不討討而不窮治其罪以絕於天下則天子之刑未之行也王於此宜正告天下以曲沃之罪而率魯鄭宋齊諸大邦以伐之遂絕其世而復晉之故則可謂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矣王不出此次年虢仲乃以芮梁荀買伐

左傳拾遺卷上

五

曲沃而非王命也豈惟朝廷失其政刑且以致曲沃之益張而無所忌焉故曲沃卒滅翼以自樹於晉於是乎周不足以制之矣然則立緡之舉苟延翼而已矣王之不振諸侯且共窺之而無所忌於大司馬之政周之失諸侯未必不自此始也豈待僖王一軍之命而後替哉若夫桓王惡之僖王建之桓而有知慙可知已顧縱之於未張之日而失其所以制惡之道則是我傅虎而翼之也入市而噬人又誰慙焉

虢仲譖其大夫詹父於王詹父有辭以王師伐

號桓公十年

號鄭周之樹屏也。不可以自搖。况爲臣以伐其君。而
詹父有辭。直詹父可也。讓號公可也。直詹父留而祿
之可也。讓號公爲之正其事於國人可也。天王之師
安得爲詹父出乎。王可以伐號。王不可以爲詹父伐
號。詹父不可以伐號。尤不可以王師伐號。詹父而以
王師伐號也。詹父亦非良人矣。以者不以者也。法不
當以而以。王師伐之。號且有辭。王師不可以而詹父
以。王師伐其君。詹父比有罪矣。王毋乃受其辭而不
左傳拾遺卷上

六

察其德。以有此舉乎。詹父之辭。吾未之詳也。然非直
而順於聽。王必不怒。而爲之伐其君。號公必不奔。而
避其臣。則號公詹父之是非。可不鞠而決者也。抑吾
未知號公之過。其無異於衛成公乎。其猶異乎。詹父
之直。其同於元咺乎。其有不同者乎。卽令號公同科
於成公。夫亦王刑之所不加也。元咺之獄。具晉文請
殺成公。襄王不許。且曰。君臣無獄。君臣而獄。父子將
獄。是無上下也。爲此殺其君。其如脂耶。今使襄王而
殺成公。猶正其罪於王。執也。然且不可。况以師于人

臣涉其國而伐其君乎。其不足防。諸侯嗚呼。
周之失鄭。失號。皆繇於失政。而師政之大者也。可數
數失哉。鄭號失。諸侯以之。無惑乎王之不綱也。

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
桓公十一年

祭仲非權也。戰於利害之交。而辟害以卽利也。莊公
拔仲於封人小吏之中。而寄之以百里之命。六尺之
孤。仲之報莊公。宜何如哉。且夫本立昭公者。仲也。狐
理之而狐搢之。何以定社稷。自仲之盟於宋。而立厲
公也。厲公入而昭公出。厲公出而昭公入。而昭公弑。
左傳拾遺卷上

七

而子亶立。而子亶殺。而子儀立。乃至厲公復入於鄭。
鄭然後定。蓋鄭之易君者。五國亂者。二十有二年。則
仲之爲宋立。突召之也。方宋之誘仲而執之。曰不立
突。將死仲。於是惴惴焉。與宋人盟。而以厲公歸。而立
之。宋以死懼仲。仲懼死而盟。以爲將以免於死也。死
之可免。而姑以盟權之。爲道於是乎。用之仲於此時。
與宋人盟。以免其死。及其歸矣。毀其盟。而輔昭而告
於諸侯。以拒宋。是我有辭。而宋無辭也。宋烏能毒我
哉。然則盟以給宋者。權也。盟宋而遂去。忽而立突者。

非權也陽辟其害而陰利之也是故厲公立而仲相之相且專焉取忌於厲公以有雍糾之事仲苟弗利乎鄭國宜可以奔矣弗之奔而殺雍氏遂逐厲公豈所謂難進易退之臣哉彼昭公之復入也安仲而不之罪其先必有衷言者也故昭公德仲以與之共國焉則可謂親於昭矣奈何高渠彌之弑昭又立於子亹之朝而不去也智免於子亹之難而託詞於事昭之忠誰其信之仲若曰有廢君吾伏焉有立君吾仕焉而已矣不有子亹之難又安得子儀而立之也然

左傳拾遺卷上

六

則祭仲之利利在立君而已矣不然鄭何以有易君無易祭大夫耶由公羊子言之必以仲爲得古人之權乎逐昭而立厲權一矣又逐厲而納昭權二矣昭弑則不誅渠彌而從子亹權三矣子亹弑則舍厲公而又立子儀權四矣仲何權之多乎夫權反乎經以爲名者也可以一用不可以再用仲佞人也貪人也利之而已矣烏得權

祭仲二

祭仲非權然則權不可設乎曰權君子之大用也道

無權不行如之何其廢之吾之所諍者公羊子之權云爾公羊子問古者有權之一名而以與祭仲則是未知君子之權也夫權也者借名於稱物之權者也物或中千石或中五百石或四三石或不中其成數而有贏於外有縮於內今有市師焉目料而手計之其輕重少多未必得其實也屬權於衡而視之權在是數在是矣物有一定之數則權有一定之位權之移也爲其數未定而移非移數以就權也然則權者經之至者也君子以經之未察而權以出之以經之

左傳拾遺卷上

九

未中而權以達之者則有矣未有反經以爲權者也一鉢一兩之爲物物有本數之鉢兩焉則權至乎其本數而不移一是一非之爲事事有本分之是非焉則君子之權至於其本分而不過蓋濟於事而合乎道故權貴今以我之介於死生也將以生易死於是乎用權則是以生死衡權非以權衡生死矣以國之介於存亡也將以存易亡於是乎用權則是以存亡衡權非以權衡存亡矣如此則有生與存焉耳矣安所見權乎故公羊子所謂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

行權者是也所謂權而可以生易死可以存易亡者非君子之權也君子之權經而已矣公羊子有反經之見以言權則天下後世亂臣賊子孰不藉權以爲口實是術之尤者也非權也余以爲經與權爲一物惟聖人爲能盡權之用故曰權誠懸天下不可欺以輕重度誠懸天下不可欺以長短豈非經之至者乎知經然後可以權公羊子之賢祭仲忘經而取權者也權不可爲公羊子用矣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

桓公十年

左傳拾遺卷上

三

人君不畏天則戒心不生而不可遏其邪以從道故春秋日食星變必書所以助人臣之諫也古之諫者或舉民巖或本天意以進戒於君禍福將至則弭於先事其事既敗則救於垂敗惟稱天以言則臣不得爲謗君而剴切聳動足以回人主之聽人臣無恃恃天爲君畏故有以作其敢言之氣而納君於善也至於日食星變付之有司之掌而以爲有常數可推測則人君弗畏之矣天且不畏而況下民乎漢儒災異之學因於春秋非漢之人自創之說也詩書以來有

之矣莫不稱天以考徵其政也惟變災異爲識緯則漢儒之失耳易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日者衆陽之長輝光所燭萬里同晷人君之表也日有食之是則日亦有傷之者焉或外傷之歟或內自傷歟皆不可知古人以其不可知也而以戒於人君其事在內則以內辭明之共事在外則以外辭明之雖有閭蔽之主必且深思以尋求其致此之故夫然後人臣之畧得以陳於朝廷而資其用焉何則以其不可知故足以爲警也後世算天之術益工司天之官益設其

左傳拾遺卷上

三

年月日時深淺皆可以預定而先告之於朝於是人主乃知日食之有常數而出於度道疾遲相掩相侵之故則日食非災矣日食非災則其象不爲人君見矣其視天與人上遼然絕不相關而又烏足畏乎故人主莫不自聖其所爲而人臣不得稱天以爲之諫雖官中有失不得而幹旋也雖國內有賊不得而鋤決也自古之世皆以爲日與君一體其災異仍見與政相應今判而爲二遼不相關矣矧月食星隕地震山崩火災水溢螟螽蠹厲之屬其災足以嘒嘒相逼

乎嗚呼甚矣哉小術之害政也司天之官不設可也桓之十七年冬十月朔日食春秋不書曰左氏以爲官失之者左氏徒見古者天子有日官以掌日之記注而不知聖人之意不在於必日也必有其日則食之期可知必有其日以求其數則食之事可知是欲知其不可知而廢警戒人君之義也天不足以治人上矣人臣之欲諫者母乃孤而無以爲辭乎書曰可也不書曰亦可也遺其小乃存其大寧其失官乎或曰虞有義和周禮有馮相氏皆司天也虞周不廢

左傳拾遺卷上

三

而後世可以廢是官乎曰古者官志其事而不言其數其常數不以詔王故人君畏天而勤民以躋於聖後之司天者大白其數之常以先告其期於朝則是廢古人君臣警戒之義也不若無其官爲大

齊人殺彭生

宣公十八年

哀哉魯之無臣也齊襄公淫而無禮賊殺邦君襄之惡極而氣餒矣齊烏足畏哉奈何徒請彭生以除諸侯之疑而不用諸侯之怒以報君讎也令襄有怙惡之情無中餒之氣豈甘於殺彭生者襄之肯殺彭生

蓋亦陰畏諸侯矣使魯有臣者痛哭誓師爲桓發喪告於諸侯從我同盟奉世子討賊於齊襄公必懼懼必不敢出師以較於諸侯而執彭生以謝我魯於是焉執賊境上旅祭桓公之靈而誅齊以儆鄰之罪雖城下之盟可得也則一舉而桓之讎報魯之恥濟齊之威頓矣魯之振也可以數世不敝而何齊之畏哉嗚呼魯之無臣也而曰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若是則殺彭生者特齊之刑耳刑出於齊則魯無刑徒以示弱於襄而國之恥益深且夫文姜欲

左傳拾遺卷上

三

襄以害桓則文姜和桓之讎也豈唯彭生以魯臣之義言之襄公可殺也文姜可殺也而後論刑於彭生可也一彭生惡足以慰桓哉當是時魯可謂無人矣終桓公而用事者公子翬也三事大夫則費伯臧孫施父之徒也彼皆和祿保位冀誦亡節之人遇國有難方且皇皇焉立社和定私家防他寇傷奪惟恐有意外以故不能見其大者而苟且姑息以畢一日之事其有佞人未必不媚嗣君以母子之不可絕惡嗣君以強齊之不可犯而後乃出於彭生之請也由是

言之魯尚得爲有人乎哉抑齊之詩曰魯道有濟齊
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止雖齊人且惡其君矣魯
人討之齊人必屈何爲釋襄不治而仇彭生耶他日
彭生豕立而爲祟於貝丘襄以遇弑然則彭生之鬼
猶魯人之羞也

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夏紀侯大去其國違

齊難也莊公四年

紀侯入之去其國也公羊子以爲齊滅之而春秋爲
之諱賢襄公之能復讎也故諱之有是哉公羊子之

左傳拾遺卷上

五

迂也其言曰齊遠祖哀公享於周紀侯諸之襄能復
九世之讎此襄所以賢也於是孔子賢襄而爲之諱
其滅紀之惡則公羊子有所不知矣夫仇讎非所以
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誠使襄公而讎紀
宜無紀伯姬之嫌矣讎則不婚婚則不讎况讎在九
世之上婚於居位之年我有讎紀之心而以其女子
事宗廟可謂孝乎蓋齊之於紀非讎之也利之也借
辭以責之數出兵以困之彼將不堪勢且黜去卒也
紀侯不能下齊而委於季遂違而去之左氏蓋本其

左傳拾遺卷上

五

時事而爲之傳焉左氏得之矣紀侯之不能下齊也
困於力而怒於心也其避難而去也知齊之欲吾土
地而不可以空言弭也日吾有去之而已矣凡言滅
者兵加於其國而墟其社稷宗廟以屬於吏則書滅
焉今紀侯之去意者未有齊兵乎而春秋書紀之去
殆以惡齊也如使齊然以兵滅紀又安得而諱之
且夫讎在九世之先君子之所不及聞也事傳聞則
君子疑焉春秋雖善善之長亦不得逆探襄公所以
事遠祖之意而賢之也迂矣夫公羊子之說也余以
爲書紀侯去國者傷同姓之苦齊也其惡襄也甚矣
恒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莊公七年
左氏以恒星之不見也爲夜明也似也汲冢紀年書
其事曰天再旦則意曲而辭累矣天體左旋其勢剛
健不回無再旦之理稱曰天再旦則不如日夜明夜
明者本其時本其象而直書之不假借於日之旦數
之再以爲之辭也故曰左氏以恒星之不見也爲夜
明也似也然恒星者經星也經星分野綱紀四方猶
王政焉經星而可不見乎星陰精也其物無光借月

之光以爲光恒星不見者陽時而微無以施於星焉而星不得以有光故不見此陽微之象天王失政之徵也且經獨曰恒星不見則見焉者有之矣而曰夜明其不見者豈獨恒星乎故曰似也未可以爲信也若夫以星隕如雨爲與雨偕則辭拙矣謂天方雨而星偕之以隕乎謂星方隕而雨偕之乎雨則必雲星隕於雲貫雲而後接於地則何以知其爲星也偕之辭不得設也星隕於先雨於後則亦書星隕而已矣偕之辭尤不得設也且偕並辭也如從上之辭也以

左傳拾遺卷上

三

偕訓如其義不類若以如讀爲而是又後儒不得夫偕之義而遷經以就傳之失也要皆不合經書變之本義焉蓋隕石於宋五我見其石不見其星也星隕如雨我見其星不見其石也不見其石則星之接於地未可知矣而曰如雨者多之也疑之也今合經上下辭而讀之則其爲變可得而見其爲變可得而見則不煩辭而解矣經曰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經若曰夜矣則恒星奚爲而不見恒星不見矣奚爲夜中而星隕如雨斯變之大者也恒星

不見則星不得於陽而失其光星隕如雨則星又不繫於天而失其位如是而並見於辛卯之夜豈非變之大者哉此書變之義也或曰參伐狼注之宿爲周四月之恒星狼注南方火主禮參伐西方金主義今當見而不見爲周人改葬桓王與不罪衛朔之應又曰夜中星隕不及地而復爲齊桓公霸復興王室之象並爲曲說尤遠於經夫讀經者玩其本辭焉可也

鮑叔曰管夷吾治於高侯使相可也 莊公九年

世以管商申韓並稱爲刑名法術之家而曰王安石

左傳拾遺卷上

五

之學出於六經耳食之士遂以爲信然一口併辭牢不可破嗚呼何其無辨也申不害相韓內修政教外應諸侯而卑卑施於名實事業僅見於韓治不及遠所著申子二篇反覆丁寧不出刑名無足深論商鞅爲什五連坐之法立信本刑棄灰督秦民務耕戰法行自貴繩私利強公家刻薄少恩助成秦俗秦終用其政以強而并天下不二世而亡近則自殺其身遠則卒斬其國鞅之效可觀已而韓非祖二子之意博學廣引貶仁義之論申刑名之旨以法術之士爲聖

而謂堯舜之道不足以治今之天下當任法明術以
建人主之威抑庶民之情故有五蠹孤憤之書三守
七術之說身雖不用以死而李斯用其意媚始皇欺
二世其明效大驗尤彰著已是三家者其源皆出於
管子而管子之爲政實異三家今不察管子之實而
與三家並稱則管子之沈寃也夫管子之治齊周公
太公之遺意也而豈與三子同功罪哉其官山煮海
則周公山虞澤虞之司也參國伍鄙則周公軌里連
鄉之設也舉秀民選拳勇則太公親賢尚功之事也

左傳拾遺卷上

天

士農商工各處其里周大司徒小司徒之教也家與
家相疇人與人相疇井田鄉校之俗也先王之政於
是乎在而勸之以賞賜糾之以刑罰管子之意亦歸
於定民之居成民之事而已彼所謂富富民也非殖
君藏也彼所謂強強民也非厲君威也且夫管子所
謂比級以度轉本肇末設象以爲民紀式權以相應
者皆周禮陳殷置輔必不可廢之道所以考功而詢
事者也亦曰綱紀法度治天下之具而已矣是政也
非術也民實利之而豈以苦民哉商韓者廢先王之

政而用信必之術其賞罰所助成者特世主之私意
耳世主所欲則商韓賞之世主所惡則商韓禁之甚
且以民情爲不可徇衆之好惡爲不可順一概而禁
絕之以從世主之令然後商韓以爲聖於法而賢於
治則是其所云賞信而罰必者古人之佳名也其所
賞所罰者非公正也如以名實治商韓則商韓亡其
實而愧乎名矣始不容於管子之朝而商韓者管子
之罪人也烏得與管子比德較功哉若夫王安石之
學則真商韓之適嗣矣執嘗舉堯舜之說告孝公矣

左傳拾遺卷上

天

安石亦云執嘗裁抑貴人刑公子以行法矣安石亦
爲之韓非嘗曰儒以文亂法安石亦曰士大夫爲流
俗韓非嘗曰愛人不獨利也待譽而後利之憎人不
獨害也待毀而後害之則人主無威而守不固安石
亦勸神宗獨斷而不恤人言安石之所稱引者堯舜
之文其所自爲者商韓之術也蓋劫主上之知杜左
右之口非嘗有其心矣而無其遇安石之遇於非爲
幸故得以橫於熙寧持賞罰之柄而截功名之路安
石蓋有其術矣而又得其時非之時於安石爲不幸

故不用於秦然韓非之術安石得之而安石所設施則管商申韓四人之所不爲也何則四人實民而安石賊民四人強國而安石亂國也安石所爲青苗保馬方田均輸市易免役賣坊場征茶酒諸法四人者豈爲之哉而管子之治軍理國用人和衆尤安石所短器器大言祇欺妄耳安石所云行先王之道而失先王之意者其唯管子庶幾乎若安石者口道先王之言而身行桑孔之事又申韓之所弗屑也

鬻拳自殺 莊公十八年

左傳拾遺卷上

三

魏徐幹之言曰鬻拳兵諫不如無諫嗚呼此鬻拳所以惟心扼腕而不服者也以余觀拳之終始其爲人蓋磊落忠慤有氣之士氣之所發寧侮於君不可以回於已寧賊其身不可以愧其心一旦見義則悍然而必爲之君違則諫諫從則喜形於色不從則又諫又諫不從則怒形於色雖強諫弗顧也強諫不從雖以兵諫弗顧也其時以爲吾愛吾君兵諫何傷及諫旣行矣事過氣定於是有所不安於心而尤不能以自回則以爲非自刎不能無憾而解於罪曰吾懼君

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刎也旣刎矣拳曾不以向者兵諫爲可悔也是故他日楚子敗於津又弗納而激之以伐黃猶兵諫之屬也然而拳不肯忘君也旣葬楚子於夕室亦自殺也而葬於經皇拳以爲吾向者納君君必不死於師君之死於師由吾弗納君也死君而自生拳之所不爲也無君矣猶不肯自愛其死豈以兵諫爲嫌而茹其言者乎由君子觀之從容啓告披卻導窾以引君於道則鬻拳可謂愚忠者矣而曰不如無諫無諫則事行則國亂而君危自非倖

左傳拾遺卷上

三

人媚子不忍袖手視之也鬻拳之義曷可少哉且夫存是道也以告後世之人君然後人君知諫道之廣而不見諍臣之罪然則兵諫者人臣不必用而人君之所不可不知也

士蒍與群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

莊公二十三年

晉獻公忍人也而助之以士蒍於以剪桓莊之族桓莊之族旣剪矣獻公之子其無恙矣乎而不知賊獻公之子者卽士蒍也夫桓莊之族雖偏未之有惡也士蒍逢獻公之意爲之建去富子之謀於是陰謀於

群公子因其忌富子也而施之械焉使群公子譖富子則群公子不疑去富子於群公子則群公子貧乏而無以爲資然後群公子可聚而坑也雖去富子者安公室之一術爲國謀者不得不出於此士爲一割之刃亦可以報獻公矣而又爲之殺游氏之二子甚矣群公子之愚而士爲之忍也殺游氏之二子群公子卒不悟以致盡族而殲於聚然則桓莊之族盡豚犬耳曾無一才智有見足以有爲之人蓋亦不足忌矣而獻公患焉士爲之操刃焉可謂過計者也方

左傳拾遺卷上

三

富子之去群公子以爲快焉無何而禍及其身矣群公子未必不痛哭而悔也方群公子之戮獻公以爲快焉無何而禍及於其子矣未聞獻公之悔之何也獻公忍人也善上薦之策而自以爲子孫百世之安其蔽也甚矣悔者助之復也獻公方蔽於士爲安從生其悔心哉夫人之有所蔽者不蹟於山而蹟於垤遠將以察秋毫之末而近不見泰山之高是故殺桓莊之族本爲其子也而太子死於驪姬之讒則賊在其同牀誅衆子本爲愛子也而奚齊卓子死於里平

之手則賊在其左右故曰賊獻子之子者卽士爲也吾忍於人之子而人焉能不忍於吾之子乎雖獻公亦可以無悔也嗚呼後之君子戒之哉若士爲者以群公子之命及公子之命易一司空者也如之何聽之

成季使以君命偕叔待於鍼巫氏使鍼季酖之
莊公三十二年

共仲偕叔成季以莊公臨之則皆臣也微也以成季與之則弟兄也班也成季矢以死奉般可謂正矣然

左傳拾遺卷上

三

以君命酖偕叔而逸共仲子般之弑閔公之弑夫非成季遣之毒歟曰此未可以咎成季也季以爲偕叔有助慶父之心而後敢明言於公之前明言於公之前則異日之賊非慶父卽偕叔矣偕叔除則慶父之黨墮而懼而不敢發未可知也且偕叔之機已見而慶父之械未形固不得以問慶父故不得已而酖偕叔姑以懲慶父焉烏知其用仇般之犖以賊般乎以犖賊般慶父所以愚季而自諱其弑也是故有仲之不仁而後陷季以不智則季之智有不若齊仲孫者

矣方閔公初立卜辭未作而齊仲孫歸告桓公曰不
去慶父魯難未已彼齊客且知之而成季忍而不發
何也季母乃謂吾殺一兄而不可以再乎嗟乎季失
之矣始之祗叔以奉子般者爲我君也正也慶父志
於篡是犯正也犯正爲賊何恤於誅吾於此惜季之
仁而不斷以重魯難焉他日求賊於莒於密不若取
諸停叔之側之資也

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閔公元年

管子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至

左傳拾遺卷上

三

哉言也吾於齊國之士又見仲孫焉齊魯受封於周
數百年以來齊強而魯弱魯亦少衰矣而况國難相
仍兩世不靖宜齊人有取魯之思也然仲孫以秉禮
稱魯論其不可以取之故而勸桓親之以建霸王之
器卒也桓爲之誅罪人立魯君用其佳名以動天下
而成霸業則是魯人者桓霸之資也何可取哉今桓
乘人之危而取秉禮之國則諸侯不服諸侯不服則
群起而誅齊以救魯魯未必亡而桓公之霸終身不
可得蓋取魯之利不如存魯之利矣且魯固未可取

也周公以禮治周之天下子孫守之可以百世而伯
禽之所以治魯者卽周公所以治周之具禮存斯國
存禮亡斯國亡未有國猶秉禮而人可以侮焉者也
雖魯人之秉禮者無復周公伯禽其人而其所奉行
未失者不過文章制度聲明物軌之遺不足以言周
禮之盛美蓋政雖其政而人非其人故陵遲至於桓
莊之世兄弟爭利以亂其國然而不可取者其勢固
有所不可也魯之秉禮者數百年於茲矣其積也非
一世則國之知禮者非一人尊尊親親先公之教人

左傳拾遺卷上

三

人喻之今爲賊者慶父一人輔賊者犂與卜辭二人
此三人之外念宗社而恤君父者不在其公族必在
其國人魯去此三人者以禮守之猶金城也如之何
取之且夫祖宗有天下而爲之禮以付後人也譬則
車之有輶箱馬之有銜轡未嘗無孺子醉人爲之乘
而苟執其轡馬必不逸苟坐其箱人必不顛何則不
恃其善用而恃其無敗也此之謂維也親親尊尊魯
之爲俗亦已久矣如之何取之周以其禮傳三十七
王歷八百七十三年而後滅魯以周禮傳三十四公

歷七百四十二年而後滅及其流風遺俗猶爲楚固守以拒漢高然則秉禮之效何如哉

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 閔公元年

萬畢公高之後也晉獻公十六年萬佐太子申生將下軍滅耿滅霍滅魏獻公賜萬魏以爲大夫多也而卜偃料其後之必大乃以萬合魏以決之以爲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余以爲此臆說也不足以大萬而適以誣之惟上而求之於畢公之功德然後萬之大爲信而有徵焉昔畢公在周初懋

左傳拾遺卷上

五

有厥德克勤小物歷文武成王之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及其既老相康王保釐成周功績之盛尤多於先朝之日道洽政治澤潤生民蓋周公相周之後畢公之功爲大夫有大功德於民者天必福之而食其報於後世子孫周公則有魯焉召公則有燕焉太公則有齊焉其神與周終始三公者皆享之矣而畢公之後畢萬之先其建國顯世無聞焉則畢公之功德未之享也故天使萬有功於晉而畀之土地以爲之基而代晉以大於魏殆所以報畢公云爾豈卜偃所

謂名從盈數以有其衆者乎故曰臆說也非論之至者也若辛廖之占卽易數以論之以爲遇屯之比公侯之卦則先聖之遺學卜筮之常司苟精其道往往多驗非臆說也然又曰公侯之後必復其始則猶以數論而非以理論者夫理數之質也畢公有大功德於民子孫食其福於後理也萬爲大夫始於魏大於安邑再大於梁康王之命曰有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嗚呼信哉

晉諸大夫議世子申生 閔公二年

左傳拾遺卷上

五

善處人父子兄弟之間而卒以兩全無恙定當日之亂有後世之名者漢惟師丹唐惟李泌嗟乎其艱難也夫衆人有所惑忌辨之易解也惟人主者惑在於同辭而忌起於身命以愛妾爲之言則賢生於愛而其言不可易以生死爲其慮則愛根於內而其慮不可同是故太子無母君有寵人人臣登言之則以爲離間深言之則以爲不祥然言之不蚤則禍發於一朝非言辭之力所能挽言之不深則人主忽之而不見其禍必待於發露而後悟及其既發責左右之不

言則悔而無及用前日之言者則策無所施故人主終已不悟則亂成於身後幸而一悟子死事敗隱痛在心欲改而復於正則既無其人不異其人則憂其亂而不自克至於憤懣以死而後已嗚呼痛哉事至於此非人臣之所能爲矣夫人臣之所能爲者獨在於讒譖未入之先嫌隙未形之時耳迨於讒既入則人主已聖其讒人而愚其師傅矣隙既形則人臣又已身與其中而師傅與太子俱得罪矣是故國君爲其子擇師傅非得正人不能匡之於平日非得智者

左傳拾遺卷上

三

不能蚤見而救之於幾微惟人主能以素所敬信之人付之其子常不自用一時之察而恃吾所素重之人然後一言而解其紛先事而弭其釁卽有不幸倉卒變生其師傅不難以身爲扞衛內將以割人主之私外將以墮奸人之黨亦足以保全世子而靖我國家若夫平日不爲之擇師傅與之以賢師傅矣而又不聽其人之言則是齒牙相拌骨肉自殘惑之甚者也彼晉獻公者刻岐不仁徇私而忘道惡足語乎此哉顧驪姬之愛焉矣其讒深矣是不返之勢也諸大

夫者雖有言或非其職或不中其肯綮或爭於他事故皆無救焉雖然申生孝子也凡爲君者所願有也子申生者同其位而擇其輔察其素而保其終其唯仁人乎其唯仁人乎

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於邾齊人取而殺之於夷閔公二年

始亂魯者文姜也繼亂魯者又哀姜也齊桓公意在定魯而爲之殺哀姜桓能用刑矣其霸諸侯也宜哉國則君臣家則夫婦婦不一於夫而亂其家臣不一

左傳拾遺卷上

三

於君而亂其國犯刑之大者也况哀姜以私慶父之故而助之以弑君則哀姜之惡甚於慶父魯誅慶父矣法不得釋哀姜然哀姜之於魯小君也魯人未之攻討也且魯方恃齊人以定君而驟殺其女乎向者齊仲孫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桓公惡之而未知夫哀姜之表裏慶父也及慶父殺子般而事未成又殺閔公焉於是慶父之惡若哀姜之醜彰矣不殺慶父莫以靖其外不殺哀姜莫以靖其內故桓公赫然憑怒取於邾而殺之而僖公立矣而魯定矣魯於是數

世以靖桓之造於魯何如哉夫然桓非獨能定魯也桓能用刑矣霸於何有刑賞者人主之二柄二柄不失則賞行足以興天下之善刑行足以遏天下之惡刑不阻於其私親則近有所必行而遠莫之敢阻斯霸王之大用也且夫哀姜桓之女兄弟也以靖魯之故而不難於殺其所戚則愛不克威私不妨公刑以輔德德以制刑方行於天下而無不順矣霸不亦宜乎古者女子之嫁也父命之曰謹愼從爾舅之言母命之曰謹愼從爾姑之言諸母般申之曰謹愼從爾

左傳拾遺卷上

罕

父母之言女子之醜父母之羞也故教之如此其詳也哀姜邪而自我刑之桓抑亦可謂知禮矣後世公主下嫁不修舅姑之禮多所亂家而辱國者由於失教也夫

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於召陵

僖公四年

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楚病中國久矣怙之不易吾與之戰戰未必勝也卽如勝之不過得盟勝而得盟彼猶有憾焉不如服其心之大也師次於陘矣屈完來而退次召陵使楚有可居之名而吾示以不戰

之義楚怙矣中國將大賴之其又何求故君子以桓公之霸爲有王者之象焉春秋書其事曰屈完來盟於師又曰盟於召陵喜之甚抑嘉之也余以爲於怙楚之中又有善師之道焉故春秋不勝其予之而文之變辭之複有如此者服強之功於是爲大嗚呼管仲之才豈小也哉度越樂毅遠矣

申生縊於新城

僖公四年

世子繼國君奉宗廟其身非世子所私有也行一己之私殄宗廟之重違於道而害於義非孝也又隋晉臣傳拾遺卷上

罕

君於不仁亦不可謂孝申生徒見其身爲獻公之身故不肯自明以死嗚呼悲夫此孝之小者也孝子之奉親怒也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而況於殺乎爲申生者知父之將立奚齊則先意而逃之如太伯之去周陰讓季歷以承王公之志可也不得因循觀望以冀一旦之立有意於立亦宜見幾而作守曲沃而不歸以脫於驪姬二五之手奈何入其阱獲而甘其毒耶雖然此非申生之所及也其意曰吾誠事吾君而無他驪姬其如何故自犯其機而不悟焉可謂純篤君

子者也是故其先則不用士焉泰伯之言其後則不從里克自明之策以父爲重以生爲輕於是以死爲孝以生爲不孝生之爲言固不足以動申生矣然而孝大於生死者也有死而孝亦有生而孝有生而非孝亦有死而不可謂孝譬饕欲殺舜矣火於廩舜兩笠而下焉墜於井舜空旁而出焉殺之不可得求之未嘗不在側舜豈愛其生者哉而以侮父母哉舜不敢陷父母於惡故不爲苟死也申生知以死孝不知以生孝故史諡之曰共世子共者從命之謂也抑

左傳拾遺卷上

聖

吾於里克有憾焉生之爲言不足以動世子則當喻世子於道告之以宗祀之不可殄從命之非禮而稱古人之孝以廣之世子立悟則入而自明不能自明則去新城而適諸侯安在申生之必死也夫里克世子之傳也不能引經道古以免世子於難後乃殺二君一大夫而自卽於刑里克之忠亦小矣夫

宋太子茲父公子曰夷讓國

僖公八年

宋襄公之爲霸也君子讓之雖然其賢不可沒也始終周世八百七十三年中兄弟讓國者三前乎襄公

者伯夷叔齊後乎襄公者吳季子夷齊之道古矣孔子稱其仁覺乎不可及矣季子不受吳國而終逃之亦季子之仁歟惟襄公以霸顯於春秋後世道其霸而忘其讓讓亦襄公之仁也何可沒哉何可沒哉宋桓公疾襄公仁其兄固請於父而讓之國子魚又仁其弟固辭於父而走而退子魚之愛弟而信其誠於讓可知也而襄公亦信子魚之誠於辭而委政焉其爲兄弟也或讓或辭或與或受曾無一毫芥蒂於其間令二人相愛有未深相信有未固必不能處之若

左傳拾遺卷上

聖

是其和也蓋之會楚執襄公襄使子魚歸而君之子魚於是歸而君之襄出則子魚立襄入則子魚退子魚之愛襄而數規其過則有矣而襄曾不以爲計而子魚曾不以爲嫌終春秋之世吾未見兄弟若斯之友者也論者或賢子魚而醜襄公亦未之思矣夫兄立者忌其弟弟立者忌其兄或嫡庶相殺以爭或遂鬪命於父前獨非兄弟乎若宋襄公者雖入孤竹之國與伯夷叔齊衣冠揖遜可也五伯莫盛於齊桓齊桓之於父子兄弟何如哉

下拜登受 僖公九年

周室既卑諸侯橫恣無王久矣僖公九年諸侯所以尊王也諸侯在會則王如臨焉故飲用周班先後有序貴賤有等登降有儀出入有度爲有王也盟主之所司也天子曰伯舅無下拜優小白爾小白貪天子之命亦不下拜則矜矣故小白不敢不下拜示諸侯以事天子之禮焉然則葵丘之會魯公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踰於濟濟其時小白鞠躬修辭榮君賜而守臣禮下拜登受輝如也自是之後中國迭霸使天子之

左傳拾遺卷上

曙

名赫然著於諸侯之上齊侯小白之功於今爲烈故傳曰朝服雖敝必加於上弁冕雖舊必加於首諺有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屨重耳請隧小白下拜霸同而道異矣葵丘之會衣裳禮樂不可議也或曰葵丘之會桓公微有震矜而畔者九國余以爲無此事也魯公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此國君六者春秋之明文彼九國者誰人哉何議者之不樂人善也

秦輸粟於晉 僖公十三年

秦穆公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大哉言乎是心足以王矣楚王失弓王曰楚人失之楚人得之孔子曰人失之人得之通楚之人而一視之者霸通天下人而一視之者王孔子之言王者之言也晉之民豈秦之民乎而曰其民何罪穆公之言民殆一視之矣夫且愛及於晉民而況秦民乎能愛其民者有其國能愛天下之民者有天下惜乎輔穆公者無王者之佐也令其臣有王臣之學引君於道擴克厥心而益弘其德起而救天下之民天下之民莫不翹首跂足而望

左傳拾遺卷上

曙

以爲君雖及穆公而帝天下可也秦惡可量哉夫秦之所以得罪天下後世者自孝公始而始皇終也孝公之先爲秦君者莫不尊周而敬中國焉君子之擯秦也私中國也君子有私中國之心而後有夸狄秦之論非言之公者也秦之先世中滿居西戎以保西垂於周有封疆之功焉非子養馬汧汭於周有官守之勤焉秦仲以宣王之命遠征不服是周死事之臣也襄公定平王於東都是周社稷之臣也秦之有土也以功周之封秦也以德湯之先世不聞其有功德

於夏文武之先世不聞其有功德於商若秦之盛者也周人之衰秦人之代秦何愧於殷周哉乃若春秋之世吾見中國之待秦不怨而已矣未見秦之亟病中國也晉饑則秦輸之粟秦饑則晉閉之糴晉絕而秦繼之晉亂而秦定之則是秦者晉之德府也而謂之曰讐可乎蓋穆公可謂大度之主矣有德於晉而不報則又施之施之又不可報猶不絕焉又饋之粟且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中國之君若齊桓晉文者能有是心乎哉故吾謂帝秦者穆公也亡秦者始皇也

左傳拾遺卷上

吳

始皇得罪於天下後世不得以罪先秦也君子之論惟其公而已矣

沙鹿崩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

僖公十四年

沙鹿山之麓也無可崩之理而嘿然襲於地中以崩國必有大咎微卜偃之智知其應在晉也期年惠公獲於秦雖反國亦不祿晉之亂至文而後定不其然乎不其然乎而漢書載晉史之卜曰陰爲陽雄土火相乘故有沙鹿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典爲之說者曰王氏土也陰也劉氏火也陽也陰數六十

四陽數五噫嘻何讀書者之愚也此當時士人阿王氏之僞簡爾固亦不足辨矣穢祥之說未嘗必驗於後有祥以興亦有以亡有肯以亡亦有以興鳳鳴神降不盡爲吉徵是祥而弗祥也豈鹿崩而興聖女乎漢人孝經授神契春秋元命苞運斗樞之屬其言穿鑿附會多此類而學者不早悟也嗚呼自京房不能以其術保身全生豈非誣天哉誣人人且怒之不免於誅責况誣天歟

晉人征繕以輔孺子 僖公十五年

左傳拾遺卷上

吳

自春秋以來君止於外而國人立君以禦寇者七晉惠懷唐肅宋徽高父子也宋襄子魚衛成叔武鄭成公子繻明英宗景帝兄弟也晉以立懷惠公以歸宋立子魚襄公以歸衛立叔武衛成以歸鄭立公子繻鄭成以歸南宋立高延祚百年明立景帝英宗復辟內不失社稷之守外以絕敵人之貪自晉君臣倡之屢有大效蓋有國者權以處變之善策矣然而父子相代無議者惟惠懷兄弟相代無議者惟襄公子魚繻欽以秦檜主和不歸宣宗以女子小人居中歸

而不豫衛成以謗殺叔武歸而復出鄭成以立君殺
二叔歸而不仁景帝以南宮幽兄榮宗以奪門復辟
歸而不靖嗚呼何外宗之易而內靖之難也方其有
事也憂患重而富貴輕則能克其私故國事以濟及
其既定也私意之不克則嫌忌生而孝弟微故始乎
讓而卒乎爭以爲天下笑然則勝私之難難於禦敵
哉此又謀國者之所宜知也

六鵠退飛過宋都風也 僖公十六年

雲地之氣也故地各異其雲韓雲如布趙雲如牛宋
左傳拾遺卷上

雲如車魯雲如馬周雲如輪之類占雲者能辨之風
亦地之氣也風以時至長短不同剛柔燥濕亦別太
師吹律聽風則其國之治亂吉凶皆可預焉天人之
氣上下一字人在風氣之中故氣質之性從之天固
其人人亦能通乎其氣故感應之道善推者不與銖
黍亦理之至著者兩三代以上之學精極天人之際
春秋之世猶有傳焉若師曠史蘇史墨辛有辛廖卜
招父之流皆先事而言無不後驗然其學往往贊之
以聖人之道揆之以物理人情之極故內史叔與論

隕石鵠退日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而以襄公爲
失問彼以爲宋之人事吉凶由之隕石鵠退不足問
者也蓋周人之學最爲正大而漢之言災異者多所
臆揣言有枝葉離其本根故言之中有不中而僞
書未學日作不可信據其禍至於使人疑經則治春
秋者之大失也夫鵠風鳥也飛廉之屬也龍能化水
人能化火鵠能化風彼其於風嘗自爲之或順風而
飛或逆風而飛惟鵠之爲無足異者自人不多見而
一見焉乃異之耳故左氏曰隕石於宋五隕星也六
左傳拾遺卷上

見

鵠退飛過宋都風也左氏之學蓋有以知風鵠之實
故不以他辭緩之而直注之曰風也史與曰是陰陽
之事殆與左氏同一旨哉

僖負羈之妻 僖公二十三年

識其人於未顯之時雖在士君子什不得一焉識其
人於未顯之時而能料其當顯所設施措置如指諸
掌百不得一焉故重耳過曹曹伯不識過鄭鄭伯不
識過衛衛侯不識然而有能識之者僖負羈之妻也
見從者之賢識公子之霸可謂能知人矣而曰公子

必反國反國必得諸侯得諸侯而誅無禮必首曹何其言之確歟是豈獨能識人哉乃并其人後日所設施措置條理次第而盡識之茲吾所以慨然興嘆於僖氏之婦者也曹之人乘軒者三百無見及此者不亦慙乎一殄一璧直與齊桓宋襄二十乘爭烈矣且夫知人能斷事國君與國相之所難也而古有一二人人有一二事則君子樂道之以聳動當世矧出自婦人女子哉婦人女子有之而國君國相難焉茲吾所以尤嘆也

左傳拾遺卷上

平

使卜偃卜之

傳公二十五年

求諸侯莫如勤王狐偃之言至言也何爲卜之哉卜而吉將用之矣卜而不吉將不用之乎以勤王之言爲可用則卜之吉不吉固將用之不以勤王爲可用將以卜之吉而又用之乎夫求諸侯而圖霸晉之志也素有圖霸之志而遇王室之難於是焉勤王以市義於天下而求諸侯諸侯之歸晉可不卜而決也且勤王大義也而卜小數也大義在前明如河嶽榮如日星人事之尤著者也卜以求之於龜龜山澤之朽

骨其與知幾何而乞靈於此幸也其卜而吉也設使卜而不吉吾君臣求之數十年而以龜言見阻則是得之乎人事而失之於朽骨此機一失後何可復得耶秦與晉爭長而爲霸者也晉失之必歸於秦同姓失之必歸於異姓河上之師秦已發矣稍遼緩焉則秦納王而霸矣今日之事文公當卜之以秦不當卜之以龜寧其以勤王之勲予秦乎孰與自吾勤王而得諸侯乎寧其失諸侯而服於秦乎孰與勤王而以諸侯服秦乎以秦爲卜則兩言而決勤王矣夫惟大有爲之君爲能不失事機之會而斷以出之故或一戰而得天下或獲一人取一縣而奪敵國之氣扼天下之衝誠明其大者耳且夫吾與大臣謀之而以小臣卜之聽言之道固如是乎後有大計大臣之不卷舌箝口而不言者幾希矣旣卜之矣遇黃帝戰於阪泉之兆是啓我也而又筮之設使筮之而不吉將從卜乎將遂不從卜乎奈何視狐偃之言輕於筮卜也齊桓公之用管仲也三數三沐惟其言之聽然則文公用天下之資不及齊桓遠矣

左傳拾遺卷上

至

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儒貨筮史使日以曹爲

解 僖公二十八年

天下之知用貨者鮮矣貨非正也小人則用之以效而不厭焉君子則恥之甘於束手坐嘆而失事機之會議者又往往擯而不道於是貨之用便於小人而廢於君子噫嘻是惡知用貨之權哉善釣者香其餌善羅者好其媒貨者媒餌之謂也吾以弋國也如之何廢之晉執曹伯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此君子之所持以正告天下者然而晉侯不病則筮史不得

左傳拾遺卷上

至

召也筮史不言則無人爲之請也今使曹之君子脩其辭命道古稱今以請於晉則晉以爲許我矣不能以濟而適以怒之君子之所持乃其所唾而不顧者也而苟以筮史之微出君子之論則聽者人之何者世之貴人常無正聽而有旁聽亦以小故而縱巨物晉侯曰吾疾矣奈何將求救於筮史而恐不得當也故筮史之言易聽也曰吾疾矣奈何將聽筮史以釋曹伯而猶恐不得當也故筮史之言易行也筮史不言不釋筮史不貨不言於是曹伯之豎侯儒貨筮史

夫豎習於用貨者也而貨常爲豎用者也然而茲一貨者遂以伸折晉之辭而有復君之績貨何可少哉故豎亦不可忽也貨亦不可廢也國且破矣君且囚矣而曰是非君子之道其得爲知權乎夫散宜生以文馬美女齊西伯於殷魯僖公以十穀釋衛侯於晉皆是物也權也而曰貨非正不可用則曹伯不出矣

釋衛侯 僖公二十年

王曰君臣無獄元咺雖直不可聽也聽其訟且不可況爲臣而殺其君乎王知政刑矣言在大體是故晉

左傳拾遺卷上

至

侯不敢爭焉晉侯之惡衛也怨也戰楚以偏衛則是本逐成者晉侯也不忘其先人之怨而聽其大夫之辭執成而歸之於京師陽有王也王赦而酖之以醫衍陰無法也以訖聞於諸侯失刑以魯賄釋衛失德德刑失霸於是乎衰矣王曰余懼其無後也信哉逃中國之盟親蠻夷之楚成公之失也疑叔武則曷爲使之守國疑元咺則曷爲使之奉武殺角非所以安元咺也先期以入而不戒前驅非所以保全叔武也誅猷夫以謝國人謂之悔過可也謂之餘過可也成

公烏得無罪哉元咺不以其子之殺也而廢成命可不謂有人臣之節焉其奉叔武以守衛正也訟叔武之冤而以晉執其君非正也君入則出訟於人懟君也君出則入立其私利已也立取以干刑趨利以傷義元咺可以殺矣甯武子盟國人而定其君忠也不避晉刑而周旋於難愚也愚者忠之本也智者忠之賊也索賄賂甯武子之忠成於愚用晉訟君元咺之罪由於智甯子見稱於孔子故元咺無救於春秋臧文仲之贊魯善矣恤憂以訓民親親以動晉將以與

左傳拾遺卷上

晉書

晉也而動之以德則我不辱將以動晉也而文之以賂則彼不忌是舉也無去楚卽晉之嫌而有數世之福魯於是乎有人叔武喜君之入捉髮以出弟弟也公子取乘君之出因亂以立非弟弟也叔武之冤不可不明子取之死可以勿問周欽治厯者好人耳立子瑗則二人在焉殺子瑗則二人爲之先鬼之極其亦惡成公之比於邪而莫能正乎故於其廟見也殛之彼士榮者代君以死代君以死忠之屬也其亦衛成公之孟陽紀信歟故表而出之

晉襄公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卻缺子之功也 僖公三十三年

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後世不行久矣夫國之用人何爲也哉爲其治也爲其安我社稷宗廟而利及子孫也得其人則治不得其人則亂國家數世之治在此一人國家數世之亂亦在此一人人之爲功罪於國若是其大也故賢也則爵祿之不賢也則誅罰之古之人推其原而本其所自來故上而求之於進是賢之人而賞之進足以賞者則蔽足以

左傳拾遺卷上

晉書

戮可知也功罪敵焉爾胥臣嘗舉卻缺於文公之時而收效於襄公勝狄之日彼卻缺者不廢於文公之世而列爵於朝胥臣之事止是矣後日之功卻缺爲之也而襄公以賞胥臣先茅之縣大矣再命之禮榮矣豈惟胥臣凡在列者咸勸焉孰肯見賢焉而蔽之乎嗚呼此晉之所以多才也後世用人有舉有任然斯人得舉舉主無賞也舉其人則必任之使斯人而賢不終於賢才不終於才舉主有同戮焉則是舉而當無賞任而不當有戮也人何利於進賢哉縱不基

賞亦不甘戮故有嘿而已漢武帝令郡二千石各舉一人亦議不舉者罪不舉孝以不敬論不察廉以不勝任免猶有古之遺法焉故漢稱得人而後世保任之法密則薦舉之事希亦曰吾不願賞則已耳況乎無微賢之戮以繩其後哉夫見妻媿之敬而得獲狄之勇事亦不作矣而胥臣知之而固舉之此尤人之所難也茲其所以可賞歟

大事於太廟躋僖公逆祀也 文公二年

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春秋之義也文公父僖公而左傳拾遺卷上 美

躋於閔之上意曰吾親親云爾君子名爲逆祀不與乎僖公躋於閔之上所以尊尊也天子制乎四海君制乎國中公之大者也義也人子愛其親人弟愛其兄私之壹者也恩也恩不掩義私不勝公禮之大經也不可以易是故僖公雖爲兄而閔先僖而制國中嘗爲君矣僖事閔者也不可以先閔而食閔公雖爲弟而僖後閔而入於廟嘗爲臣矣閔君僖者也不可以後僖而食國之有事於太廟朝典也尊尊之義大於親親文公安得以一人之愛而易國人之敬乎他

日孔子以縱逆祀罪臧孫者豈臧孫耳稱臧孫以致罰於文公也君子以爲先親而後祖焉祖制乎公則閔先僖後者也親起於私則父先叔後者也今方有事於廟中而先其所宜後後其所本先豈非無祖哉無祖則逆天矣故孔子大書以明罪之然則以孔子之道處宋濮安懿王明興獻王可乎曰可顧宋英宗與明世宗有辨宋英宗及仁宗之生而爲其子者也明世宗不及乎孝宗之生而未嘗爲其子者也世宗之入禮所謂繼祖者是繼祖也者繼王者之統非繼

左傳拾遺卷上

美

一君之嗣也況爲孝宗子者本有武宗乎祖有繼則天下有君社稷宗廟有主矣不得爲孝宗計尤不得爲武宗計孝宗不得以子其侄武宗尤不得以子其弟故張孚敬所云不考孝宗者正言也又云今日之事在考不考不在帝不帝者邪說也其意以考興獻則可以帝興獻矣大興獻惡得以帝哉春秋之義其實嘗爲天子矣予之以王天下之名其實嘗爲諸侯矣予之以君一國之名其實君也名其君其實臣也名其臣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子爲士父爲大夫

葬以大夫、繼體之王之不得爵其父、猶大夫士之不得爵其父也。故古者創業之王有追王之禮、而繼體之王無聞焉。三代之世、兄弟嗣位、代有數君、不聞其封私親也。漢宣帝不帝史皇孫、光武不帝南頓君、昭烈不帝祖雄父弘、魏元帝不帝燕王宇、晉元帝不帝恭王覲、以爲帝者高祖、有之以命子若孫、子若孫謹受之以承制乎天下而已。惡得舉而爵其私哉？光武昭烈世絕而中興且不敢爲、況入繼於中葉者乎？廟與獻於京師、上祀以天子之禮、可也。此嗣天子親親、

左傳拾遺卷上

五

之誼所得爲也。若夫不考孝宗、則禮不得考之焉。孝宗存子久矣、世宗安從而考之、蓋繼祖而已。至於宋事異是、英宗嘗養於宮四年矣、已而歸、已而又爲皇子於宮、固親其身爲仁宗子、而猶得顧其私親耶？爲仁宗之子、則不爲濮王之子、不爲濮王之子、則既降其服矣。降子之服者亦降子、所以事父之禮、稱皇非也。稱伯亦非也。父母云者、吾之私中、濮王者、祖宗之公爵、不帝后其父母、則本生父母云者、子之所不忍絕也。廟濮安懿王於京師、雖祀以天子之禮、亦可也。

必稱皇伯以爲禮、則無有乎禮文、亦不中於禮意、蓋無改其故而隆其祀、斯兩得之。歐陽子之議、何可厚非哉？春秋之義、不以親親害尊尊也者、立乎四海、國中之上而制乎親者也。國無二君、尊無二上、惟名不可以假人、自大制之矣。彼其生未爲天子、未爲諸侯、而其死也、帝之公之、吾高祖之所不然、而國人之所不受也。質諸孔子、無以易此。

皋陶庭堅不祀、忽諸。
文公五年

禮樂政刑四者之於治、若循環然、廢一不可有禮樂。
左傳拾遺卷上

五

而無政有政、而無刑雖堯舜不治。皋陶之爲聖、禹稷契之匹也。議刑於唐虞之世、以助成堯舜之治、其在朝也、各任其一、以司其事。豈皋陶之長獨明於刑哉？後之論者、以爲皋陶無後、由於明刑、何其見之陋也。六夢二國、非皋陶之後乎？自受封虞夏以來、歷殷及周、幾二千歲、而後滅於楚楚之悍虐、所滅東南之國多矣。夫不念先聖之德、而奪其子孫之地、罪在於楚。其德之不建、其民之不援、而亡其國、以失先聖之祀、罪在於六夢之人。於皋陶乎？何譏滅文仲之言、所以

致思臯陶之意也以謂刑以輔德佐民而登於治春秋之世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聖人不作大亂不救正以時無臯陶故至此臧文仲之言所以致思臯陶之意也於臯陶乎何議

秦伯以璧祈戰於河文公十二年

升中沈幽王者之大典然祀而無祈焉其有所也則以祈年則以祈雨爲生民也不問其以祈戰也戰以鬪民而殺之不仁甚矣神其聽之乎神依於民不惡秦民亦不惡晉民秦求勝神將恤晉之民而庇之晉左傳拾遺卷上

卒

求勝神將恤秦之民而庇之豈其以璧故而助秦以毒晉哉令神且以璧故聽於秦則賄之靈莫之有極矣賊濮之賊神求子玉之瓊弁玉纓焉此子玉之妖夢也非神也

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文公十三年

知命者聖賢之微言而小國之君不惑於死生之說終遷國焉以利其民邾子之遷焉文有以也哉性命之肯自漢以後儒者皆昧焉如夜不得以聞其實矣然考之春秋之際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其

言性與子思孟子合邾文公曰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其言命與子思孟子合邾子可謂曰知命劉子可謂曰知性矣且其世雖亂而賢君賢士大夫時有所稱引往往皆先聖之微言易詩書之大旨其言仁義忠信禮樂政刑多所原本不謬於聖人或見於吳楚蠻貊之公子或見於式微小國之君散著錯出味之無窮吾以是知三代之學之未絕於春秋也於戲聖人之澤於是爲盛矣然有本焉不可不考而深思也周之制天子有太學左傳拾遺卷上

空

學有師傅坐而論道於天子天子之王子有少學學有師傅坐而論道於王子其諸侯之國莫不有學莫不有師傅以論道於諸侯與諸侯之國子其鄉有校其黨有序其術有序亦皆有茂德老成之士以爲之師其名於鄉黨者必校序之成材故其升於朝廷者必鄉國之名士其平日所誦習者皆先聖之籍故其臨事所稱道者皆先聖之言當其盛也春誦而夏弦家喻而戶曉其流及乎既衰矣而師傅有自淵源不絕昧於彼猶明於此失之甲猶得之乙故至於春秋

之世散著錯出者尚若此其有人也蓋先王之教爲之也夷考其時佛老之說未入刑名法術之家未興而唐虞三代之書未火也其所爲國學鄉學之教條理本未必猶有存者於戲盛哉

楚莊王立 文公十四年

五伯之君其天資高而近於道者秦穆公楚莊王而莊王尤優于穆公此非世儒之所知也世儒之見齊桓晉文已耳主夏盟擯戎貊已耳有見於其功而無見於其德有見於其事業而無見於其性情則秦穆

左傳拾遺卷上

奎

楚莊幾何其不掩於齊桓晉文歟夫齊桓晉文之爲聽行止於管仲舅犯焉一日無管仲舅犯則齊桓晉文不能制一事而楚莊之臣其才皆在其下時行時止莊王常自制之然而違道者少合道者多不知而失道也有之開道而復也甚易南轅北轅捷如轉丸封陳釋鄭豁達大度不作京觀何其仁也不迫華元何其信也及其既衰矣猶進諸大夫而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凡莊王之所以治內治外用人出政莫非從其胸中而出之往往準

厚無薄寧自處於退讓而不務與人爭故於道最近

今有道德之士左右導輔從其性之所近而擴充焉以進於古王之學將南面而朝中國之君長雖役使齊桓晉文可也齊桓晉文之美致飾於外焉耳秦穆楚莊文章不足而質性有餘以功言之則齊桓晉文聖人之所節取也以德言之則秦穆楚莊君子之不能沒也齊桓晉文以其功在中國故中國之史官學士若左氏若公羊氏若穀梁氏以及國之大夫鄉之耆老莫不稱之秦穆楚莊以其德德存乎性情

左傳拾遺卷上

奎

之際而時見於行事之間又格於中土之議論宜其沒而不得以彰也序五伯之烈齊桓爲首豈顧問哉論其德性楚莊最上秦穆次之宋襄次之齊桓又次之晉文最下是惟知道者辨焉

有蛇自泉宮出入於國如先君之數 文公十六年

如先君之數附會之辭也以蛇出自泉宮故以先君之數數之也蛇非類也非類之物而以先君之數數之誣也左氏好言災應而常失之誣然又安得以蛇誣先君耶以蛇爲無知不得數以先君之數以蛇爲

有知不得繼以泉臺之毀毀泉臺不幾於怒先君乎
不神其蛇無所事毀神其蛇又不可毀矣故言之誣
於理者未有不自相抵牾者也

宋公子鮑禮於國人 文公十六年

昭公無道六卿國人皆遠之然而公子鮑厚施於國
中昭公若不聞也者而聽其所爲而終奪於鮑則昭
公之無道愚人而已矣夫君卽無道常多所伎未有
願與人國者未有見人之著然將奪吾國而甘之者
然而鮑竭粟以市惠昭不禁鮑勤禮於六卿昭不禁
左傳拾遺卷上 畜

鮑偏恤於公族昭不禁是爲燕人李季也李季者好
遠出其妻私有通於士季突之士在內中其妻教士
繆而解髮疾走出門季曰何人也其妻與家婦皆曰
無人季以爲鬼也而妻浴之以牲矢夫昭公非不見
有公子鮑也公子鮑之施非施於鄰之人也固著然
將奪吾國矣然而不禁是不誅夫解髮出門者也位
喪身死爲天下笑哀哉雖然公子鮑之施危之甚盜
而衣冠攫千金於市不遇能吏故沛然而去遇能吏
必斃矣

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 宣公二年

羊斟以口腹之故不忠於御而陷華元於鄭師羊斟
之無良國之罪人也使羊斟不以私憾而盡心厥事
免華元於師中華元而歸其復見斟也將愧謝無地
以君子事斟而恐不及焉斟不爲此而乃出於惡故
君子曰羊斟非人也雖然華元爲軍帥而分羊不均
致闕於其御華元可謂不知兵矣君子上義武夫上
氣大師之中進退由於一人勝敗爭於一事卮酒鬱
肉之細可以得人心况武夫之所尤爭者將軍一
左傳拾遺卷上 畜

顧之榮也今將軍殺羊食衆而我獨不與恥孰大焉
恥生憾憾生亂賊於其上而害及國彼武夫之所不
復念也且夫詰朝之事方將深用其人而殺羊不頒
非以怒之乎卽偶忘其人而羊不及則怒士尤甚爲
主將者忽士之害甚於怒士矧其所忽者御也左右
肱股也怒士者殺其身忽士者亦殺其身華元情不
知此而來羊斟之侮昧於兵者也夫將軍者已之愛
妾可以賜士而况卮酒鬱肉乎卮酒鬱肉之間大勝
大敗之機也被羊斟者不足道而華元以此辱師華

元不可將矣雖勿贖可也

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

史書曰趙盾殺其君宣公二年

桃園之攻盾與穿之成謀也盾行而穿攻則盾若爲不知其事也者穿殺而盾入則盾又若爲乍知其事也者然而盾實知之也豈但知之寔是使之何則穿者盾之從子也而盾素嚴能持法穿卽弑公非盾之命必不敢以聞於盾猶將利盾之出以逃於刑而肯迎之入乎其迎之者固無所畏於盾者也晉非盾不

左傳拾遺卷上

突

能定策穿非盾不能辟刑盾之歸也晉人之願而穿之恃也且盾既沛焉而奔矣終已不顧而去何國弗容胡爲逡巡竟上而遂復哉故不卽出山者待其事也聞弑則復者嫌其志也故董狐曰亡不越竟也然又曰反不討賊夫盾惡得而討斯賊乎賊非他族賊之所爲非由他人與之謀君而又討之盾之所不能爲也何也盾夏日之日也有陽惡而無陰奸方缺然以靈公爲無道宜廢國人皆怨之宜無異議吾固可以不討穿耳於是盾之弑昭然不可掩矣董狐以

爲盾與穿成謀於家故行不出於竟穿爲盾而攻公故反不得以討穿之弑盾實使之也陰謀而行事發而復也豈徒因其不越竟不討賊而深文以罪之哉故孔子不之易而大書之曰趙盾弑其君信董狐也彼三傳者蓋誤會良史之意矣歐陽子駁三傳以從經余本董狐以明孔子有能知董狐之辭者則知趙盾之弑矣然則爲法受惡非孔子之言歟曰非孔子之言也左氏也

宦卿之適而爲之田以爲公族宣公二年

左傳拾遺卷上

宅

嗚呼此六卿分晉之始也驪姬之亂晉無公族矣無公族而以諸卿之子爲公族夫公族者公之族也何可爲也不幾乎亂宗而斬祀乎有國家者宗強則異社不敢覲覲無事而昭穆有序親疏有等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是金石之固也不幸有事擇其賢以奉宗廟外可以禦鄰國之侮而內以銷奸軌之心若曰此先君之千孫也君其子孫則人望以歸而國中育主雖強鄰悍敵不能誰何而況異姓之臣敢有他志諸呂嘗危漢矣而卒歸於定者以有代王也王莽

又嘗纂矣而漢卒中興者以有南頓之嗣也曹丕刻
削兄弟而典午奪之齊明帝滅其宗姓殆盡而蕭衍
奪之若乃天寶之亂房琯建分封之策祿山喪氣靖
康之難孟后下康王之詔中原歸心然則國之所以
廢興存亡者豈不以宗盟之盛衰哉况周制先同姓
後異姓天子則以伯叔昆弟爲城垣諸侯則以公族
公姓爲支幹所當厚爲封植而樹之以爲助者也晉
獻公惑於驪姬而坑群公子驪姬何知哉知樹奚齊
而已矣聽驪姬鋤公族則獻公之失也然獻公去公
左傳拾遺卷上 矣

族成公反之而宦卿之適以爲公族救其弊而滋之
害他日六卿得以分晉者成公使之也不公族之扶
植孳息而更爲之餘子公行以翼卿族其於周制也
悖矣不亦謬於計哉夫世主逐世變之利而改祖宗
之舊者未有不亂且亡者也

食大夫龜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
嘗之而出 宣公四年

詩曰善戲謔兮不爲虐兮戲何傷然君臣不可相戲
小人不可與戲君而戲乎臣失人主之重而替其德

刑則喜不足以勸而怒不足以戒喜怒無所宜德刑
無所措則國隨之乃若小人者知已而不知人恥小
辱而忘大義戲人而勝則已樂之人戲之而勝則已
憾之上而激起於君臣下而繫結於朋友戲卽所以
爲虐也虐人卽所以虐已也靈公無磨瑩之德而恣
其戲於小人其取禍也不亦宜乎子公欲食龜以徵
食指之動不得嘗龜則子公作矣靈公故不與龜以
証指動之誣必嘗其龜則靈公作矣夫作殺機也此
作而刃在彼矣彼作而刃在此矣所爭者先後發耳
左傳拾遺卷上 究

靈公先則子公受之子公先則靈公受之此靈公之
所以弑於子公也噫嘻殺生於作作生於戲宰夫解
龜相視而笑歸生與其事焉戲之餘波也而蒙弑君
之誅於春秋戲之爲德亦虐矣哉

秋九月楚子圍宋 宣公十四年

孟諸之役申舟戮宋公之僕而曰柔亦不茹剛亦不
吐其言似也其情非也夫申舟恃楚之強而後敢逞
於宋是故引詩以折其人焉申舟不以楚其敢戮宋
之僕乎此其所謂不吐乎剛也而非所以論於華元

也華元相宋宋役於楚者也乃不忍不假道之恥而殺申舟其言似也其情亦非也申舟恃楚故昔也敢戮吾僕今也不假吾道華元則安恃乎無所可恃而殺其使以怒楚有取亡而已矣九月之圍華元召之也其言曰鄙我亡也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然寧其伐我而亡乎何如不召其伐而無亡乎且吾未見鄙我者之足以亡我也川澤納汙國君含垢鄙我者彼之淺也不怒其鄙者我之深也爲華元者莫若偵其所由授辭關吏持節而導之日寡君若聞子有

莊傳拾遺卷上

主

齊之行以大國無顯命不敢饗從者吾子已於事而復寡君願見如此則我自處於禮而以柔服剛以弱服強乃所以鄙楚也楚之羞也夫申舟先知其死而卒免於殺則德宋德宋必有助宋之言楚子先必其殺而卒出於禮則愧宋愧宋必有自艾之志楚之兵何辭而興乎由智者觀之中舟之過我則靖國之一機也而華元不忍區區之憤殺楚之使召楚之兵其吐者梁肉也而茹者苦菜亭歷也斯其爲剛柔也倖矣是役也余無取乎華元

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於晉而免

宣公十四年

夫敵人之所忌者吾之謀臣策士也彼得吾十城不如殺吾一士然則吾寧失十城不可殺一士晉討衛以清丘之役夫豈遂無辭以拒晉乎善爲衛者卑其辭以反使者而內脩征繕勵民以自固外致楚陳之援以待之晉見吾辭卑則疑吾有備疑吾有備而兵不敢以卽動則吾國家有閒暇矣於是益撫其衆益睦其鄰固足以待晉之來而無敗也且夫本救陳而怒晉者孔達也晉討則孔達懼懼則智生而力奮富

莊傳拾遺卷上

主

此之時一孔達有十人之用去孔達再進十士不如留孔達且安知晉人之非忌孔達而欲除之乎況衛人非不知孔達之賢者也謀臣策士國之幹藩翰藩墮則國滋削奈何殺吾重人以說敵耶既殺之因以爲成勞而室其子悲夫衛人之謀國也吾未見其能免也

初稅畝

宣公十五年

古之井田可復乎曰不可復知然則富者連陌陌貧者無立錐有田而不耕者無田不如知此民

乎豐年則粟積於富人而貧者無餘蓄荒歲則耕者無秋冬之食而不耕者竟昨年之儲荒歲穀貴故富者之資日增而貧者之生日窘荒歲田賤故富者買之而地日闢貧者賣焉而地日促平田之耕者此人也歲荒而饑以斃者亦此人也夫有田者一而耕者百富者一而貧者百歲荒而饑以斃者此貧且耕者也則生者少死者多矣自富人視之曰此無田此無錢當死自人主視之則富吾民貧亦吾民也生可以俱生死不可以獨死而况死之數什九於生之數數

利薄而人不肯買於所限之外十年論罪入官則害重而人不敢不賣其限外之田官不出千畝五百畝民不出二百畝則貴賤有等而貧富畧均有限田之令而聽踰限者得自賣則非奪其田也可以無怨限以十年之期而違期者乃入官則非暴於令也可以必行如此而天下無甚貧甚富之家免無甚富之家而後利權不專於一人無甚貧之家而後生計不窮於八口故貧者豐年有餘粟而後荒歲無饑寒貧者居鄉有世業之田而後荒歲無逃亡之患彼流民者大抵皆無田傭佃之人也無田則不足以有室家無室無家則鄉井不足戀而豪暴得資之以起故一人奮呼應者雲集漢之赤眉黃巾唐之黃巢明之流賊蓋皆起於凶年而發於一二么麼無賴之奸人遂至於亂天下此無他故則平日耕人之田而荒歲無可戀之業也廢井田而為阡陌其禍固必至于此也三代之季亦嘗亂矣春秋之國亦嘗饑矣而曾無流民之變如後世者井田有以繫屬之也顧井田之廢久矣其事重其政繁其人情不與相習殆不可復然而

限民名田以均貧富亦非田之遺意也後有君子謀求而力行之上以盡代天子民之職下以貽子孫萬世之安兵刑以靖禮樂以興雖治侔三代可免夫稅畝者阡陌之漸也余有慨於此故推而論之

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

張公室與公謀而聘於晉欲以晉人去之

宣公十八年

以外兵去內患此決癰之道也癰決而其人死死其人以決癰不如存癰夫癰者乘吾之元氣虛而毒我

左傳拾遺卷上

吉

者也權臣者乘君之不力政而偏君者也癰生補其正而疏其邪則毒自解權臣出修其政而明其禮則毒自銷今以刀針決癰癰瘡而毒入於內人必死矣以外兵去內之權臣權臣懼而害及於君國必亂矣故歸父之謀非方之善者也三桓之爲患處於肘腋非外兵之所能除猶癰之爲病生於肺腑非刀針之所能愈也危道也且三桓強歸父弱其勢不可以兩用兩用之則強者握權而偏君弱者援外而亂國三桓專而寵歸父兩用也宜公尤失之道在自強而已

矣宣公不能自強而使歸父聘晉以圖三桓此機之不可掩者也晉人遠而三桓近機見而害作三桓之亂且在蕭牆矣晉人庸可異乎卽令三桓亂而晉人討公已遇害矣國且大亂矣則是外兵者決魯之癰而亦戎魯之命也宣公奈何用歸父之謀以自卽於危哉嗚呼殆矣

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

大援者仲也夫

宣公十八年

殺適立庶襄仲之罪也襄仲之誅何可緩哉其時叔

左傳拾遺卷上

吉

仲惠伯嘗以爲不可矣而文子乃不能救之於當時以致文姜之戚哭而過市文姜歸齊齊人之怒可知已豈文子此時曾不知其足以失大援乎不知殺適之足以失齊則是不智也知其失齊而爲襄仲屈則是無勇也已爲政而與襄仲同惡則是不忠也然而十有八年之後宣公則薨矣襄仲則已死矣因追其事而歸獄於東門氏以鳴已之正焉此尤不可以晚蓋者也夫文子者陽爲名高而陰爲趨避者也當其時襄仲才而悍則文子避之今也公薨仲死無所畏

忌而正名可市則趨之是殆欲以欺國人而收事權耳嗚呼歸父則何罪乎孰知其已不足以欺宣叔乎抑吾猶有猜焉謂仲殺適立庶其言在仲也其情不在仲在歸父也歸父聘晉謀去三桓以張公室公不聽則歸父之謀必作矣是季氏之憂也公薨則歸父不可復入矣是季氏之憾也是言也殆將以報謀我之怨而申其討歟故宣叔怒而曰欲去之則許請去之也要之季文子之機深矣於其殺適也黨於仲而免焉其怨其子也則鳴攻其父之罪而逐之古社稷

左傳拾遺卷上

去

之臣公爾忘私豈其然乎初襄仲謀之叔仲惠伯曰君幼如之何叔仲惠伯曰吾子相之老夫抱焉何幼若之有雖死其言勃勃至今猶有生氣以云社稷臣叔仲惠伯近之矣

左傳拾遺

卷下

宋文公卒始厚葬

吳郡朱元英師晦甫著

宋賓於周得以天子之禮祀其先王制也自後宋君葬祭用天子之禮非制也華元樂舉尊其君而實陷之惡上累文公而下以非禮爲子孫導左氏以不臣討之其所以責華樂者當矣哉而書曰始厚葬則以重惜殷禮之亡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不如禮不足而哀有餘也喪貴於戚殷禮尚質故器用祭器

左傳拾遺卷下

一

朝而殯於祖練而耐孔子屢有取於殷焉由是以推則殷人所以事死之禮必皆質而稱乎情者也宋人守之數百年矣使其禮存而不廢有王者起取而法之則百世之師也今一切以厚而加焉其典故旣不足以存而殷人之意盡失雖有王者無從而考之則宋禮之亡乃所以亡殷禮也况事死之道殷禮爲宜而一旦棄之不可深痛哉夫虞用瓦棺夏用槨周殷用棺槨足以辟土親膚矣而至於用蜃炭後世必有鎔金鏤玉濕銀成河以爲宮者國君七個遣車七乘

足以象生者之爵矣而至於益車馬後世必有千乘萬騎以爲厥儀者塗車芻靈足以事鬼矣而至於用生人後世必有驅後宮閉匠人以爲殉者琴瑟張而不平等笙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簫虞足以爲明器矣而至於重器備後世必有竭上方之物移宮中之玩以爲陳者故先王防之死而不取乎厚葬也且夫爲之棺槨墳墓以居骸骨豈非欲其藏而可久哉然而盜聞其寶而發之遠或易世近或數年未有不被掘者也是厚葬者召盜耳其人爲之不爲智其子孫

左傳拾遺卷下

二

爲之不爲孝然則謂厚葬文公卽華樂之不臣也亦宜况四阿翰檜僭用天子之禮乎漢文帝遺詔薄葬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至王莽之亂諸陵皆發而霸陵獨完雖文帝明黃老之言儉不中禮然薄葬之安可賄也已

晉辟楚畏其衆也 成公二年

陽橋之役於法楚當敗雖衆何畏焉兵在和不在衆將士一而和則固而無敵二而不和則有間焉攻其間衆必潰矣何畏焉楚君方幼而子重市權所從蔡

許亦幼君也楚以蔡許爲翼翼勁則體健舉翼病則體頽傷蔡景許靈非勁翼也破蔡許而全軍之氣傷焉因而乘之追亡逐北可一鼓而走楚且楚新喪其君主幼臣偏在嫌疑之際將以楚子用其衆則才不足於駕馭將以大臣用其衆則衆各有心莫之必從誠爲之設反間縱流言使其君臣相疑上下狼顧必不肯深入求戰而有自退之志因乘其疑而薄之以兵又可一鼓而走楚也何爲辟之哉卻子於此可謂不知彼矣夫楚由郢至魯路數千里大軍遠涉資糧

左傳拾遺卷下

三

蔡許卽無彼二彘者其勢亦不能以久爲晉者內益固其與國而移軍臨楚因爲之壁深溝高壘休士息馬緝甲礪兵以待其倦楚倦矣必歸吾因而擊之楚且大敗蔡許不足道也荆人閉北門鄭宋爲內朝將是在是役矣何爲辟之哉且夫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衆者外形也而間者內彘也楚師雖衆有間存焉不見其間斯見其衆矣見其間於衆也何有惡哉卻子之辟楚也是役也左氏說之曰衆之不可以已也又曰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衆也左氏於是乎誤

矣太誓所謂十人同者謂夫和而不在衆也楚之衆不可謂和左氏奈何以周師稱之歟

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 成公五年

梁山崩河水爲之不流絳之大事而晉之大災也朝大夫不能謀召伯宗焉伯宗不能謀問絳人焉絳人爲之言其禮而後伯宗知之伯宗知之而後晉人用之河流迺復然則所云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綬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之禮伯宗未之前聞也是絳人賢於伯宗也國有賢人而不知亦大夫之恥矣

左傳拾遺卷下

四

又辟重而辱焉親見賢人而辱之又大夫之羞矣卒舍其人而竊其言焉伯宗於是乎有攘善之名蔽賢之實矣蔽賢者不祥伯宗之謂歟古之人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誅祭祀能語可以爲大夫矣絳人非山川能說祭祀能語之屬哉伯宗辱之而失其人問之而得其言終不以禮謝焉而求其名以薦之彼其於賢亦悠悠爾落落爾宜其爲絳人之所竊笑也而去之也夫士有學古之學聞古之道而窮約以

困自匿於傭販薪採者山水之外塵垢之間其人曷可勝道哉然而不遇賢大夫不得一見其中所有命也亦已矣若絳人者遇伯宗其言聞於上竟終於傭嗟乎雖姓名不傳於後世況其他乎茲君子所以深憾於伯宗也

季文子以鞶之功立武宮 成公六年

鞶之敗齊人之大辱也魯人釋憾於此先君國人莫不慰焉季文子豈可謂無功哉然而武宮之立則尤以見魯人之弱而不能振焉今吾偁於暴人而號大力者以救我大力者勝之我因而逐之非我之勝之也彼大力者也於此默焉隨其後而無聲色之可見則人不能以窺吾之淺深斯爲有力人矣乃竊竊然鳴其得意於衆識者有以知其陋而不足畏也故武宮之立尤以見魯人之弱而不能振焉二蛇者徙於國大蛇負小蛇小蛇啣大蛇之尾行而過市市人以爲神也不敢殺之季文子晉人之小蛇也胡爲欲獨行而自以爲功耶一旦大蛇怒而不吾負則季文子不神矣况魯人固不能以自強者哉

左傳拾遺卷下

五

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爲主可

謂衆矣成公六年

爲將與相者違衆非也從衆亦未必是也惟其善而已外觀於事勢之宜內決於義理之安苟善矣衆人言之可從也一人言之可從也制不可之命者善也制從不從之命者我也我惟其善而已三人衆人非所計焉然而樂武子於桑隧之師則曰三卿爲主可謂衆矣毋乃從衆乎夫武子之於是役審知之矣知其可以無戰也楚伐鄭我救之而楚師還則既避

左傳拾遺卷下

六

我矣我乃侵蔡以報之楚亦救蔡則我亦可以還矣施報適相當耳何爲必戰哉故武子之從三卿從其善也三卿爲主云者始謝晉人之辭而豈真以三卿爲衆而重違之耶抑武子之從三卿非徒善其言也知其人也知其人也聽其言故善而從之使爲將相者不能知其人於平日而雜聽一日之言則其所謂善者未必善而所謂可從者未必可也亦終於誤國而已矣夫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三國士也三國士而在一軍斯武子之所謂衆矣知其人故從其言而

況不戰之善善於戰乎彼同括者喜事之徒不足以謀國之大事者也

巫臣請使於吳成公七年

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而巫臣怨巫臣怨而吳患生吳患生而楚霸失吳不滅楚不得復霸矣夫吳者躡楚之尾而制其後者也詩曰狼跋其胡載躓其尾昔者楚通上國迭主齊盟怒則出師千里之外方行於天下而無反顧之憂焉以無吳患也今有人奮袂前呼將搏人於十步之間而有起於肘腋者扑扶我我

左傳拾遺卷下

七

必釋其前而禦其後矣楚之失霸豈不以吳哉然而吳之所以來而兵連禍結於楚者巫臣教之也吳能用舟不能用車巫臣教之車吳能野戰不能陣戰巫臣教之陣楚之左右廣楚之利器也而巫臣盡以授之吳則是以我之矛攻我之盾矣楚烏得不疲哉楚疲於吳而中國暇矣中國暇而晉逞矣故吳之勦楚晉人之利也昔士會往秦晉人患之故反士會而後晉得以安奈何怒巫臣以助晉耶子重子反之罪於斯極矣雖然吳以車戰得志於楚而亦以車戰失之

使吳不能車敢出三江五湖之外而與晉爭霸於黃池之上哉吳知躡人之後而忘越之躡吾後則巫臣者乃其所以亡吳者也雖謂越人之霸亦由巫臣可也嗟乎一巫臣怨焉而弱楚強晉亡吳霸越怨毒之於人甚矣哉

鄭伯討立君戊申殺叔申叔禽

成公十年

晉人執鄭伯公孫申爲立君之謀乃所以歸君也而鄭伯歸而討之然則前日之謀祇以召君殺耳不惟無功而有罪焉則爲人臣者其孰肯爲公孫申也哉

左傳拾遺卷下

八

人而不爲公孫申人臣之利也而非人君之利也爲公孫申而不免於殺人君利之而人臣之所不利也殺公孫申則鄭國以爲戒矣豈獨鄭國雖天下後世亦以爲戒矣甚矣鄭伯之不仁也而殺忠也故公孫申之後凡三千年而有于忠肅公忠肅立景帝也先歸英宗英宗復辟遂殺忠肅其事畧同夫公孫申生平不可考乃其謀于公之所師也可不謂忠哉忠可殺乎哉然而左氏議之曰忠爲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則左氏失言矣將以忠非人人所宜爲耶

是有一二人者宜忠而天下人皆不宜爲忠也將以公孫申不宜爲忠耶是有人焉宜爲忠而公孫申則不宜爲忠也從左氏之言人之不爲忠者衆矣有袖手以觀其君之虜耳其猶有爲之謀而復吾君者乎故此言不可以訓也以余推左氏之意殆不直鄭伯而爲公孫悔也夫忠而悔不能以忠終矣而左氏乃教人之悔爲忠何哉嗚呼鄭成公明英宗人主之大戒也而公孫申于忠肅人臣之常師也此義曷可少哉曷可少哉

左傳拾遺卷下

九

居育之上膏之下

成公十年

國家之事莫不有育膏之病焉病在腠理針炙之所可治也病在腸胃藥劑之所可攻也入於育膏治之不能攻之不可而病不救矣良臣見微而知著常謀之於腠理良醫見色而知病常効之以針炙則二賢去之若夫及時不察而使病入於育膏是醫國者之所束手而太息也鄭封叔段祭仲屢爭衛寵州吁石碻驟諫晉假道於虞宮之奇不可楚文王過鄧三嬖患之此四臣者皆將治之於腠理者也而四君不聽

也故鄭衛以亂虞鄧以亡夫病在腠理而不治者非
甘於亡也是未見其病也未見其病而遂不治者亦
非甘於病也忽良醫之言而不察也故有病不治侵
假而至於膏肓而不救豈醫之不吾救哉失在於已
之不察也雖然令人皆能察其身則無所用良醫矣
令人主皆能察其國事則無所用良臣矣故善養身
者無疾而蓄良醫所以待一日之病也善爲國者無
事而蓄良臣所以待一日之患也病吾不自知良醫
在側因能見之而治之亡吾不自知良臣在朝因能

左傳拾遺卷下

十

見之而論之其所素信焉者有良醫良臣常代吾察
而爲之救則事不殆故不恃吾無病而恃有救病之
藥亦不恃有救病之藥而恃有察病之人惟至於幾
見萌着而不信良醫良臣之言而後死亡之症成藥
石之功廢矣夫國家之病非一旦而遂至於膏肓之
膏之下也在腠理不治然後及於腸胃在腸胃不治
然後入於膏肓深則無救淺則不自知有病不自知
而又不聽良醫之言幾何其不殆以死歟故治之不
可不蚤而腠理之論不可不察也

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成公十五年
曹公子負芻殺太子而自立子臧不食其邑可謂賢
公子哉雖然此其廉猶可能也至於諸侯欲見於王
而立之而固以辭則人之所難能也春秋之世國家
多難諸公子莫不有國君自爲之心焉貪其大利忘
其大義或弑其父或弑其兄而爲之者不可勝數也
子臧不義負芻不食其邑子臧明於義利之介矣然
負芻廢於諸侯大義已剖國是已定於是焉從諸侯
之請而君曹曹人之願而十世之利也子臧而立豈

左傳拾遺卷下

十一

有非之者哉乃卒辭焉而逃於宋不幾於求義而失
之過乎曰此子臧之所以難能也子臧蓋不欲自負
其初心也負芻之初不食其邑子臧之心良有所本
不忍於曹太子者以爲負芻可殺也負芻可殺而吾
不能以義殺之奈何而食其粟則既無意於富貴矣
已乃乘負芻之誅因諸侯而得國則是利諸侯之誅
負芻以終於立也又子臧之所不忍爲矣是故卒守
其節而逃之夫古之人質直而好義有不難於讓于
乘之國去萬室之家而難於自違其心者其天性不

可以利回也其惟子臧哉子臧之義與泰伯伯夷爭光矣

魚石自止華元於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澤殺之

威公十五年

殺子山用向戌以扶公室而靖國人華元此舉處置得宜有社稷臣之誼焉社稷之臣以安社稷爲悅而不徇夫衆者也然諸桓成勢卽有賢者如魚石雖無黨子山之心而其勢衆盛有不可撼搖之象元以一人之力有志於公室則必討子山討子山而諸桓懼

左傳拾遺卷下

十三

未必不助子山以拒華氏也令元見之不明處之不決其有不逡巡而自退者乎故立意於討子山而不回者元之勇也然而元亦能以智濟之則始之聲言其意而奔晉者尤足以制諸桓之邪思焉諸桓知元之善於晉人奔晉將以爲兵討矣不如止元而請討之可以保全也元之智蓋足以用魚石故因魚石而討子山子山討釋諸桓不問而又自止其奔則刑不濫而人心服無激衆怒之處而有安巨室之謀五人之不復五人之自疑而不亮乎元也非元之過也

乃於桓族之中以向戌爲左師蓋示之以無嫌之義而大舉其善人雖諸桓何說之辭哉是故公室強國人靖社稷以安華元此舉卓犖光明可謂無忝右師矣其言曰我爲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嗚呼不亦偉乎

韓厥從鄭伯其御杜涸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

威公十六年

後世射法傳御法不傳而御者古車戰之司命也顧不重哉造父之御內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馬志故轡

左傳拾遺卷下

十三

策在手疾徐左右惟其用之取道遠而馬不乏過險阨而人不顛然後射者得一志於持弓發矢以取敵於百步之外蓋射者車戰之用也而御車戰之體也御失其道則馬亂於下人亂於上雖發不中以拙御而累巧射者有矣後人嘗議復車戰然而御法不傳馬不爲用何異於載俘以輸之敵乎春秋之戰惟工於御故莫不以車及秦之季超乘擊刺以疾戰爲勝舍車徒而用輕騎天下莫敵焉御法遂廢今將復車戰小戎二廣其制可考也而詩所謂六轡如琴六轡

如絲者孰從而得之且其時職御以左右者君子也明於射御之理故嫻於兩陣之間馳之有道止之有術一車四馬之命係焉若不得其法而以武夫徒隸爲之惡有不值轅而傾載者哉如之何其戰也杜預羅之論御其理精矣曰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夫顧不在馬則心馳於他心馳則手不從手不從則馬志相忤而其足亂於下非逸則蹶故可及也無良御奚以射命中射不命中奚以戰然則御法之不傳焉無取乎車戰也雖有天下者亦有御焉然吾見失其

左傳拾遺卷下

古

法而債者之多也哀哉

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

威公十六年

穀陽豎之獻飲於子反媚也行小忠而誤大事詎不然哉雖然此子反之罪也軍事方殷戰且不利呼吸之間存亡之介此時不應飲帥師而出奉君而行民人之以之社稷以之軍中先不應有穀陽豎夫女子小人之所以事其上者色笑口腹而已彼以是爲忠我以是爲愛吾饑則亟進食渴則亟進飲勞苦則亟爲慰藉娛樂則亟爲從舉其不良者吾敗而之他卽有

良者莫非奔走左右謹身爲媚至於事敗家破計無所出付之倉皇泣血以殉其上如是而已然卒以危亡終何補哉且軍旅之間國之大利大害也穀陽豎亦奚以爲而子反挾之來則死子反之械在此矣爲將之道與士卒共甘苦所與居者戰將劒客也所親愛者計謀之士也三軍未食已不得食三軍未飲已不得飲軍事方殷而有獻飲之人此人可斬也卽令子反渴思飲而武夫策臣在其側必將勉而振厲之以鼓三軍之氣豈肯獻飲如穀陽豎者哉故楚國之

左傳拾遺卷下

主

敗由於子反之飲也而子反之飲由於穀陽豎之從之也穀陽豎不在無獻飲之人矣嗚呼愛慾之萌至微也而以敗國殺身可不戒哉

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

及此君其戒之

威公十六年

老成之人憂盛危明焉而軍功戰伐尤其所不喜也范文子之憂晉蓋無日忘之矣雖國家無事內外帖然猶懼其君之驕而不戒以卽於危况爭勝於秦楚之疆哉或曰范文子之所爲憂者以晉之中衰也而

爭霸也以諸臣之矜也而戰楚也故每發持重之論然而已取厭於諸大夫矣今戰且勝又何言歟曰此古大臣之誼也古大臣遇寵而益戒文子之憂固不在楚而在君爾彼其於厲公之性必嘗微察而深知之故欲留楚患以爲外敵將以納厲公於道以靖其國豈在戰之勝不勝乎戰而勝則君必驕君驕而患生於內斯其害有不可言者矣故立於戎馬之前而昌言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此正古人憂盛危明之遺意而非樂卻諸子所及也他日厲公變於羣

左傳拾遺卷下

六

小一日而尸三卿文子蓋蚤見之矣夫國有才臣喜功名好事以啓人主之驕當其有事方殷才臣之所知者目前之功耳而老成人之言若罔聞知則其亂且數世不靖惟文子能戒故能保其首領以終沒於晉焉惜乎厲公之不足知也夫老成人之知文子之義豈得有殺身忘家之禍哉夫老成人之言不可不思也

宣伯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

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壞墮申宮儆備設守而後行
成公十六年

男女有別聖人爲之大防焉男女而無別亂之本也小則亂家大則亂國宣伯忌季孟而欲去之不得於姜則不可以得於公故通於穆姜以爲擠季孟之地而穆姜於是助宣伯擠季孟至於公言之而不耻則穆姜之爲國母爲已甚矣成公爲之子而不敢直於母似也獨不能以誅宣伯乎爲成公者申國刑以誅

左傳拾遺卷下

七

宣伯則淫人懼而奸宄熄閨門肅而朝廷清非但以明法也止邪也止邪以遏母后之惡易所謂幹母之蠱者也宣伯誅而淫聲止淫聲止而母之醜從此而諱孝在其中矣公奚爲忍而不發乃以遜辭卻其悖命徒爲之申宮儆備而行哉夫外有晉難而內有奸人公亦不可以苟出矣出而勝則宣伯懼誅必作亂出而不勝而歸宣伯益逞亦作亂一旦殺其守而閉之門公尚得以制宣伯乎吾以爲誅宣伯當於未行之先誅之而放二公子焉法以治其外而遜辭悅色

以謝罪於穆姜則所餘者一婦人耳付之寺人侍妾以朝夕其養而已矣如是而後可以行也計不出此而使孟獻子守於公宮夫宣伯獻子仇而敵者也宣伯將亂則殺獻子獻子將弭亂則殺宣伯以及於穆姜公之罪不反大乎語曰日中必慧操刀必割此言貴斷也不斷則亂或曰成公子也穆姜母也母有命不敢違故公遜辭而出焉子乃欲殺宣伯以彰其母之醜乎曰正也正以止邪乃所以益之也事父母者有大過則三諫三諫不從寧得以遂已乎以正益之

左傳拾遺卷下

七

而可矣婦人之義夫死從子其母出於邪其子以正正之尊父也

宣伯使告卻曄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

也 成公十六年

國有權臣則危而無重臣則亂重臣似權臣故小人忌之人主疑焉常欲去之以爲安而不知國家所以無事鄰人敵國所以不敢窺伺而猝發者以有重臣也一旦無重臣則內事外事勢然而亂矣故聲伯曰季孟者魯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而宣伯

以爲權臣而深忌之宣伯烏知魯之不可以去季孟哉且夫欒范者亦晉之不可無者也欒武子和而能軍齊楚憚之范文子謹身持重上下賴焉三卻才不逮欒范位在其下而有上人之心焉自以爲晉不足霸也而日夜思去欒范以柄用晉國故由其嫉妬之心而生讒間之口與宣伯遙相爲黨而求鋤二國之重臣以肆其欲微宣伯之言亦卻曄之所奮臂而欲進者也故敢於語季孟以嘗其君使晉君以季孟爲權臣而不可釋則將返而疑欒范矣欒范之去三卻

左傳拾遺卷下

七

之利也非范文子燭其機而救之彼卻曄之矢不幾乎集於晉而兩傷之哉甚矣小人之誤國也蠱有虺者一身而兩口爭食則兩口相訛食盡虺亦死夫虺知食之可爭故相訛以口而不知口之旣傷遂以亡其身也小人知利之可爭故讒行於國而不知國之旣亂亦終及於已也譬之身在巨室之中而忌棟棟之大因而撼搖斲削之一旦棟折榱崩矣已亦壓焉僑如卻曄之事何以異哉彼季孟者與魯存亡者也僑如安得而害之或曰魯有季孟而無其君謂之非

權臣可乎曰是故乃吾所以辨也人知昭定之世季孟柄魯爲權臣而不知季有文子孟有獻子之爲重臣則是以其子孫誣其祖父其亦不能論世已矣嗚呼重臣權臣之辨國家治亂之機也人主察之哉

范文子使其祝宗祈死 成公十七年

生死有命焉命者冥也生死之期得之於冥數曾是可以祈而死乎死可以祈而速之然則生亦可以祈而久之乎何文子之愚也顧文子所以爲此者有深憂焉君幼而侈羣嬖在內位高而偏三郤在朝羣嬖左傳拾遺卷下

子

不能於三郤則將譖於君而殺三郤殺三郤而憂樂范之討則將因三郤而及樂范矣文子憂其君其君不能以修也憂三郤三郤不能下人而自飭也君不修則羣嬖終不得去三郤不自飭則國難終不可弭羣嬖三郤爲械於國中勢在必亂而范氏介然雜於其間及其既作未有不我者也諺曰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况國難乎而巨室大卿有能免乎憂之深計無所出故憤焉而祈死激也其死不死未可知也會其卒去所不遠左氏因亟書以徵之則左氏實誣矣

夫祈於成十六年歸自鄆陵之日而卒以次年之六月戊辰其時相去雖不遠然旣已改歲易令矣人孰無死安在其出於祈哉左氏好言機祥福應卜筮兆夢之屬而多失之誣此左氏之蔽也文子憂憤而爲之左氏不宜附會而書之也若夫杜預求其說而不得又從而爲之辭乃以戊辰之卒爲自殺則預之說愈以曲而厚誣文子矣范氏父子有勲晉國而謹身退讓恂恂如不及非有仇於羣小如三郤也厲公雖侈其君臣之間未有嫌疑也何爲自殺哉吾於范文子之卒見杜氏之尤誣於左氏焉

主

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爲鮑氏後 成公十七年
鮑國忠於鄰國之家而復之吾國以爲大夫世俗之所疑也而齊人行之其猶古之道也歟後世則鮮矣是時去古不遠先王之教未衰人各明於君臣之義忠信之常內不肯自違其心而外畏天下之清議苟事一人必盡其事之職無有二三故士有以故去其國而仕於諸侯者亦一於所仕而不偷焉若士會之在秦伯州犁之在楚皆是也然而得復入於父母

之邦以事舊君則又爲之盡其職分終不輸情於外
古人之所以自立者固世俗之所不識也若夫後世
君臣之間不勝其嫌疑雖一堂之上城府畛域判若
敵國故賢人不能以自安而佞幸詭隨之徒皆應皆
對俱進俱退以希其君之意則忠不見信直不見容
而有道之士趨而避之矣蓋自申韓以術教天下之
君人者使之如天如鬼以御其下後世之主嘉而從
之至於言用而身棄功大而族滅其流毒既深遂不
可復返故上不得以盡臣下之用國不長治祚不久
左傳拾遺卷下 三

延法術之禍於斯爲極而世主不悟也彼齊人所以
復鮑國者以其忠施氏信之以道也道無二忠於彼
者亦忠於此故齊人行之夫古人之所恃天地之經
也生民之性也植其常經崇其天性於以維持世教
金石可敝而此義長存斯教忠之本哉我以術伺人
人亦以術待我機詐所底卒爲禍階人主何賴於此
樂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已而敗楚師也欲廢之

成公十
七年

大臣有功則忌生大臣相忌則譏間行而羣小得志

其卒也俱傷兩敗而國亂故國之亂由於羣小之肆
行羣小肆行由於大臣之不和大臣不和由於獨有
功而或忌之大臣和於上則小人之言無間以入卽
有反側之子將伺變而竊發者大臣政柄在手同心
協力鋤而去之以靖國家不難也漢諸呂之孽可謂
盛矣而平勃深交無間卒以鋤諸呂安劉氏况么麼
沙蟲虺蜮之流豈足以發難於朝堂之上哉厲公多
外嬖一朝而尸三卿晉國大亂嬖幸之禍於斯極矣
議者莫不病厲公而欲食胥童之肉以爲禍所由起
左傳拾遺卷下 三

也余以爲殺三郤而亂晉國樂書之罪爲大胥童大
之鄆陵之役樂書爲帥將自以爲功者也而郤至以
六間明其敗遂以有功書由是深忌焉處心積慮必
除三郤而後快故因公子筏而譖之使郤至於周而
徵之於是厲公之所以殺郤氏者牢不可破矣羣小
知之故發難於郤氏而無所忌使樂郤深交而無間
大臣方和小人殆不敢發卽發有樂氏之救郤氏必
不敗樂郤共起而誅賊則一朝而尸者胥童長魚矯
夷陽五此三人耳豈得在郤氏哉然而郤氏卒遇難

者樂書爲之也鄢陵之功忌之怨之而假手於胥童樂書之志也嗚呼悲夫郤子之有功乃以爲戮也夫

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

成公十八年

陳平周勃共謀祿產殺惠帝假子迎文帝文帝入至代邸勃請問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勃上璽綬而文帝南向讓三東向讓再使劉章清宮卽是夜拜宋昌爲衛尉主禁軍此其舉動足以定漢室王天下矣夫國有內難大臣方持柄握兵雖來迎新君其志意搖動未有定國人句句今不與推心

左傳拾遺卷下

三

置腹則物情自疑無道以駕馭鎮服之則輕我而生其侮亦終於不靖故將入未入之際一言一動必有體要不得苟且而就其利也是道也數百年相望後惟漢文帝前惟晉悼公得之當時樂書中行假實弑厲公厲公雖不仁君也書僞爲其臣而殺之而迎周子廢立之權書僞操之矣蓋厲公失馭臣之道而後過於難書僞有無君之心而後果於廢立彼其於新君其命不共命未可知也使利其立我而貿貿就之他日何以必其能用命耶故將入未入之際不可以

苟也而周子進大夫而謂之曰立而不從將安用君

大哉言也其于君臣之義明矣又曰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顯與之約其於事機之會斷矣服之以大義而決之以初機是之謂君則諸大夫國人聞之而莫不願奉以爲君雖書與偃曷敢有他志夫然後誅賞得以行而舉錯無所阻故既盟而入逐七人而奸除位六官而善舉更政布令而國人從悼公之所以復霸余以爲其魄兆見於此矣烏有能君而國不治國治而不霸諸侯者哉夫載重者牽馬推車則日

左傳拾遺卷下

三

不能三舍登車焉而秉轡振策則駟服並驟日取千里駕馭之道得也悼公御得其道書僞雖強能不竭蹶而共命哉

遂城虎牢鄭人乃成

襄公二年

城虎牢可以不戰而服鄭矣何則戰之勝勝於一時且又未知戰之必勝也鄭可以成亦可以姑不成虎牢既城十世之患也靜則居守動則出討晉逸而肆鄭鄭安能支致鄭以不能不服之勢而鄭能不成哉然而孟獻子所以爲此策者則以紓魯也晉楚爭霸

鄭處其間譬如戶樞一闔一闢莫不在鄭楚強而有鄭則楚霸晉強而有鄭則晉霸晉一日不有鄭則東諸侯之從晉者一日不得釋兵車之賦城虎牢則供一役之費而有十年之安鄭不叛兵不出矣此魯之利也故獻子爲之漢趙克國定屯田之策罷騎兵留萬人屯田堯中明年罕羌先零之盟壞諸羌降漢兵解克國振旅而還亦制之以不能不服之勢者也城形勝之地樹屯田之計以制頑寇其法畧同兵志曰不戰而屈人之兵非不戰也有不待於戰者也虎牢左傳拾遺卷下 兵

城鄭安往乎

盟於長樗孟獻子相公稽首 襄公三年

九拜之禮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首不至地也四曰振動以首搶地也五曰吉樗謂期以下拜而後稽顙也六曰凶樗稽顙而後拜也七曰奇樗一拜也八曰褒樗再拜也九曰肅拜俯其首而肅之也諸侯親天子然後稽首五等相朝不稽首康王嗣位王出應門之內大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實稱奉圭兼幣曰一

二臣衛敢執執壤莫皆再拜稽首魯晉兄弟也雖晉爲盟主有功於魯然天子在焉魯公稽首於晉侯何以禮天子此失禮之大者也且我宜爲禮亦宜處人於禮今以非禮事晉侯是處晉侯於非禮也知武子辭之知武子知禮哉孟獻子相幼君而不以禮聞於諸侯非所以強魯也噫嘻魯之弱而不復振自此始矣夫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 襄公三年
魏絳以亂行戮揚干之僕與田穰苴戮莊賈同皆所左傳拾遺卷下 三

以肅軍政而威衆也政不肅則衆玩而無威刑行於小人而不行於貴人則衆不服故田穰苴用之莊賈魏絳用之揚干並可謂知兵哉然魏絳之戮揚干也以法因其亂行而後刑之正也使揚干無亂行之事軍中皆用命之人則魏絳莫之必戮矣故羊舌赤救之晉侯跣而謝之以佐新軍國人咸服庶幾刑而無刑者也田穰苴自以起卑賤爲將軍恐不足以明法而用其威於是乎請莊賈俱行而爲日中之約逆知莊賈之不如約也則先有意乎殺之矣夫欲行吾之

威而以術殺國之貴人其以之集事者一時之權也而因之樹仇而蓄怨者亦不旋踵之患也故田穰苴卒以譖廢身死而魏絳在晉以賢聞於諸侯世爲國卿其身享之視田穰苴何如哉軍政雖嚴蓋用刑亦有道也殘刻少恩又所當戒云

金奏肆夏之三 襄公四年

古樂之亡也久矣而領先亡非頌獨易亡也天子失政諸侯僭樂用之失其序則亂凡物未有亂而不亡者領先亂是以先亡乎王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

左傳拾遺卷下

元

夏賓拜酒主人答拜而樂闕賓拜受爵奏肆夏賓卒爵主人升受爵以下而樂闕肆夏一名繁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此肆夏之三也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於夏族人侍奏族夏賓醉而出奏陔夏公出入奏騶夏九夏皆以鐘鼓奏之此之謂周之頌而用之天子之朝廷宗廟燕饗祭祀之樂也自周之遷天子失政所用非其所舉非其事樂乃亂樂亂而頌亡頌以述盛德之形容故先王有頌後王

無頌世無文武成康雖有詩樂不可謂頌也宋之頌以祀商先王有其德無其位雖存猶廢魯之頌以祀僖公其名頌也其實風也侯而用天子之禮樂焉成王不宜賜魯人不宜用孔子父母魯國因之而不改耳豈真清廟絲衣之倫乎由是言之頌固先孔子而亡矣及孔子自衛反魯與師摯之徒考其殘闕失次者正之以存於魯然不能上諸王室下於諸侯使之復周初之制也又况孔子既沒新聲益出秦火橫暴學士莫習其器時君厭聽其音古樂安得不亡哉而

左傳拾遺卷下

元

文中子欲以漢大風天馬魏晉樂府之曲續之何其陋也古之頌以聖人之製作形容聖人之德功辭嚴意密得天地之中聲廣大而和平非擬議所及蓋專家世學未之易知也文中子續之何其陋也

定姒薨不殯於廟 襄公四年

定姒成公之妾襄公之母子爲國君母以子貴喪禮宜厚而中朝之議欲不殯於廟無器備不反祭是以妾終之也其子不君而後可惡有其子貴爲君而其母以妾終者哉雖其時齊姜在嫌於並尊襄公幼不

知斯禮然主事大臣不可不深思也如以薄喪之既失禮於當時亦貽疾於日後故匠慶謂季孫曰子爲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君長誰受其咎匠慶於是乎有大臣之識矣其後呂夷簡師其智以處李宸妃之事由是夷簡受知仁宗在政府十餘年寵信不衰焉雖夷簡爲相任術操縱多所可議若李宸妃一事則真相才也其告章獻曰陛下不以劉氏爲念臣不敢言尚念劉氏喪禮宜從厚章獻立悟謂羅崇勳曰宸妃誕育聖躬而喪不成禮異日必有受其責者其謂

左傳拾遺卷下

三

我今日不言也於是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殯於洪福院其後仁宗見之乃釋然於章獻之政季文子見不及此國家大禮大議乃得之於匠氏則其識度之遠有不若夷簡者矣夫堪於相者其所知常遠於人惟遠故不忽於目前而有以善於十年百年之後彼夷簡者亦其人也

請立起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

襄公七年

國君立太子以嫡以貴所以息亂也惟嫡與貴則以世及之常制之而羣公子不敢以爭故亂之生每由

於舍嫡立庶舍貴立賢而嫡貴之是立則不至於亂此國君立子之大法也若夫國卿立子惟賢爲宜卿大夫事君而蒞民者也非賢不可以事君非賢不可以蒞民嫡且貴而賢家之福也君之賴也民之庇也立之固宜不賢而嫡且貴君不可以爲臣民不可以爲上君不可以爲臣民不可以爲上雖立必廢且夫不賢之人未有能終者也恃寵而淫違於君而虐於民覆宗滅祀先世之鬼由之而餒則立之之日卽爲禍胎豈所以保家而有後者乎故國卿之立子不必

左傳拾遺卷下

三

嫡與貴惟其賢而已賢者既立上則有君以植之而爭者有所不敢下則有民以戴之而奔者有所不行故立賢者安且久而必嫡且貴或熊狀而豺聲或殘人而黷貨則吾未見其能終者也韓獻子老舍穆子而立起以其好仁獻子其知道乎夫仁民之主也立子以仁其長世大宗也宜哉

國亂無象

襄公九年

宋有災晉士弱論之曰國亂無象不可知也然則國治而反有象乎天且有災其國亂顧不可必知是天

之災無與於國而空行之也國方大治而天且有災
吾可以知之是天之災亦無與於國而空行之也國
自治亂天自災祥天母乃頑然於上而不足以制下
國之命乎士弱之言非所以訓也宋將災而樂喜先
爲之備殆以天象占之分野辨之而知其必在於宋
故司城之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
陳番揭具饒缶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過丈
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臣具正徒令隧正納郊保奔
火所使華閱討石官官庀其司向戌討左亦如之使

左傳拾遺卷下

三

樂造庀刑器亦如之使皇師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
備甲兵庀武守使西鉏吾備府守令司官巷伯儆官
二師令四鄉正敬享祝宗用馬於四墉祀盤庚於西
門之外其爲備如此之詳也故及災而國無虞樂喜
豈不先知之哉藉使不可知而爲此舉動勞民廢財
其卒也不應不亦執事之大咎乎余以爲惟國亂故
可知國治乃不可知耳國治賢主在上賢人輔之君
臣一德下有以養育民生而銷疹毒之氣上有以感
格天意調燮陰陽息災致祥則衛家之言不驗水火

之變不生有非有司所可必知者若國亂則災必至
禍必作豈反不可知乎故士弱之論非其當者也且
晉君吝事於臣士弱不能儆戒匡導之以引君於道
尤失陳言之義其亦不足以訓後世矣

歸老幼居疾於虎牢肆眚 襄公九年

仁戰之本也上之待下也仁而後下之事上也義不
仁而取必乎下之義曰殘殘則怨怨則無義義者報
仁之謂非徒以下役上而謂之義也爲將者知下之
有義而以刑取之是我棄其義而又求之耳棄其義

左傳拾遺卷下

三

而又求之者雖有勇吾得而用諸勇生於下之義義
生於上之仁不仁未有能用其勇者也老者人之父
兄幼者人之子弟歸老則保其尊親歸幼則不絕其
世矣有疾者衆憐之而戰忌之居疾於虎牢則能恤
其生矣皆者過之小而可恕者也人負小過將疑上
之刑我而懼焉必刑其小過將怨上之不忍我而慰
焉懼且慰皆生亂豁然而赦之則感激而有赴敵之
氣矣凡此者皆仁之屬也可以戰矣且夫兵在精不
在多龐雜而不一非所以致勇也吾將用衆以鼓於

敵而有老者幼者疾者皆者爲衆之病一朝而臨陳
病處受傷全體爲累敗之數必自此晉人預省而
悉去之是故一而精焉以馭義而行乘勇而出有不
攻攻必取有不戰戰必克而鄭能弗懼乎蓋仁之致
勇也深於刑義之勝敵也猛於戰古之良將皆知之
句踐哺孺投醪吳人以滅吳起分食吮疽秦人避之
孔明垂泣行戮六出不敗其體仁不同而所以作義
致勇者率由於是故曰仁者無敵也夫三代行師仁
義之道後世不屑違矣然跡其勝敗所由失其意者
左傳拾遺卷下

三

常敗不失其意者常勝何哉抑亦未之博考矣

將盟鄭六卿公子驂公子發公子嘉公孫輒公

孫董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

公九年

詩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人才之謂也國小而偏介
於兩大國之間無歲無事非人才其蔑以濟矣晉帥
諸侯之師以服鄭鄭之不足以支晉豈顧問哉故十
二月己亥之盟所不能緩者也楚不來亦盟楚來亦
盟然而弱喪不振唯訶隨人俯仰乞憐以受其盟則

晉將以我爲俎上肉矣鄭何以自固於晉且楚而討
又何以卽安於楚而無作乎今日之事成盟易爲後
日地難惟此時可以觀才焉晉無間吾言不可以入
有間而言不當機則辱國而諸侯易之壯哉子驂之
趨進而兩盟之也士莊子曰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
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子驂卽曰鄭國而不唯有
禮與強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士
莊子之言有間於是子驂乘之荀偃曰改載書公孫
舍之卽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
左傳拾遺卷下

臺

荀偃之言有間於是舍之乘之鄭人之壯晉人之餒
也故兩盟而退晉人不能屈焉吾見其時鄭國之才
多於晉與諸侯而已矣其能崛起兩大之間而不泯
其社稷也有以哉夫使鄭伯端冕鳴玉而入諸侯之
會一進一退如遊魚人之境者子驂等之力也國有
事非人才不爲功觀鄭國之有子驂等以應諸侯鳴
呼盛哉不易得也

晉荀偃士句請伐偏陽而封向戌焉

襄公十年

賢人之所守非其義也一簞食一豆羹不受於人而

况封國乎苟偃士句賢向戌而好之將以偏陽致其
好賢之意二子之懿也雖然古之好賢者富而能備
其禮則酒醴以饗之筐篚以將之笙簧鐘鼓以樂之
小雅鹿鳴之詩是也貧而不足於禮而有所不能已
於賢者則姑爲之飲食以達其情作爲歌詩以道其
意焉賢人之所重既不存乎賄贈而主人親賢之道
莫大於誠意相通故古有好賢而貧不能致其人者
嘗爲之賦詩曰有杖之杜生於道左彼君子兮噬肯
適我中心好之曷飲食之然而後之君子未嘗不嘉
左傳拾遺卷下

其意而歎此人之能好賢且我好其人而有所與之
又當度其人之可受否也可以受而後可以與不可
以受則是與之以所不可受賢人烏得而受之如受
之亦不賢矣伐人之國非賢人之所嘉也而以封賢
人豈有可受之道哉吾聞賢人讓國不問伐國吾聞
賢人辭有功之封不聞賢人受非禮之賜偃與句之
爲此不亦過乎向戌而未與聞焉向戌不失爲賢如
知之而聽其勤諸侯於偏陽則向戌亦鄙矣或曰晉
人滅偏陽向戌不受焉殆不知乎曰勤諸侯以自封

雖不知固不可受也

五月庚寅荀偃士句帥卒攻偏陽

受矢石甲

午滅之襄公十年

率諸侯之師頓於堅城之下久則力屈而軍心懈弛
不能善其後必生他變偏陽國小而城固自四月圍
之至五月庚寅力且屈心且懈非偏陽亡命乘我卽
軍中自變此主將之憂也退則爲天下笑進則師玩
而不震其法非斬將示威以厲之必不能破然而晉
人主兵也所從諸侯兵客兵也客兵散視我爲進退
左傳拾遺卷下

將殺客將衆必不服適以失諸侯之心有用吾士以
作之威而已矣知武子蓋能知之而未有以發幸也
荀偃士句之請班師也故武子爲之怒投之以機出
於其間而曰七日不克將於爾乎取之乃所以激吾
士而用之也且夫二人者旣繫晉將而又實始難之
人不待辭其責今獨責二人則客兵服主將之明可
以不貳主兵懼其將之誅莫之敢偷五日而滅偏陽
非荀偃士句之勇也知武子之怒以成之也不然力
且屈矣心且懈矣不武而爲天下笑雖食二人之肉

奚以益此耻乎故夫主將之道謂之握機一喜一怒必以其時武子之怒武子之作意而爲之也兵道也

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

倍征襄公十一年

魯作三軍三家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使軍乘之人率其邑役入季氏者無公征其下人皆使公家倍征之不幾乎驅國之人而盡歸於季氏乎夫刑賞威惠者人主之大柄也兩握之則安偏失之則危爲人臣者或勸其君任刑則非徒使國人畏其君也已左傳拾遺卷下

又以之市惠於民故惠在已威在君而民心屬於私家矣田常之小斗入大斗出是也或勸其君任賞則非徒使國人仁其君也已又以之取威於民故威在已惠在君而民力趨於私家矣司城子罕之請當誅罰是也齊宋二君各失一柄於其臣故齊國奪於田氏而宋君劫於司城季氏有其焉其入吾軍者公無征也則既以惠來之其不入吾軍者公倍征也則又以威歐之用公之惠所以致國人於其家用公之威亦所以致國人於其家如是則威惠之柄俱不在

公矣夫人主之刑失之其臣則民有出氣之患賞失之其臣則民有圃池之患若刑賞俱不在公所謂政唯大夫祭則寡人也不有其政而有其祭則亦可以使之無祭矣今不役於季氏者公征之而役於季氏者不征何異於不朝季氏者公刑之而朝季氏者無刑哉噫其甚也魯可謂無人矣若猶有人曾是季氏之邪而勿之討也

鄭人患晉楚之故襄公十一年

鄭人患晉楚之故而子展之謀曰與宋爲惡諸侯必左傳拾遺卷下

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是謀也何其誦也春秋之世凡言交鄰者必曰禮曰信而鄭之誦如是其何以立於晉楚之間乎議者遂以爲鄭之所以數數被兵者失之誦也是殆不然君子之謀國因時而動審勢而有爲惟變之適而不主一成之見然後事濟而國安况鄭間於晉楚晉楚爭霸以吾爲賭注晉楚未嘗出於正也鄭朝與晉則楚夕來及與楚之後楚又不終維晉亦然爲鄭者而一於信如晉楚之難恃何故

子展不得已爲與晉之謀出於譎而不疑乃所以爲固晉之計也於時晉強於楚治於楚子展熟算其事勢而曲折進退以致晉鄭之成蓋有苦心焉曰工於謀國而已矣譎非所恤也夫譎道之不可用郊門之內國門之內朝門之內於是乎廢之曾是強鄰悍敵狡焉虎視狼顧於吾而曰此非禮非信不宜用將爲禮爲信而輸之國乎是謂腐矣腐者敗也腐儒未有不敗國者也

鄭人賂晉侯以師攄師觸師獨襄公十一年

左傳拾遺卷下

師延爲紂作靡靡之樂武王殺延於濮水之上其聲不絕於人間而鄭人得之變雅樂爲新聲遂擅一時國君莫不好焉非謂其詩淫也其所謂淫殆在清濁大細疾徐起止之節乎聲之感人接於氣而動乎心古樂淡故感人心而和平鄭聲淫則敗其莊敬之氣而生人邪僻之心故不可以不放也其時自鄭人爲之不惟用於其國而已又以其樂人賂諸侯是以四方之國莫不有鄭聲焉毫之役賂晉以師攄師觸師獨三人尉氏司氏之亂賂宋以師伐師慧二人然則

是聲者雅南之賊而鄭人之所沾沾自喜者也以之自耽又以媚人而人心有不喪四方之風俗有不敝者乎孔子曰放鄭聲放之爲言同於囚人猛獸之刑誠深痛其毒天下也或乃以男女贈答之詩當之夫男女贈答之詩豈獨鄭風也耶

蓋之襄公十七年

爲國者務刑貴人以示威此法術家之言儒者所不道然先王之道賞加於有功刑加於有罪姑息之政

左傳拾遺卷下

聖

適以釀禍而名亂知治體者所不取也惟其罪而已矣何大臣小臣之有大臣有罪蓋而不誅何以責小臣人臣有罪蓋而不誅何以責百姓百姓有罪則必誅之人臣有罪則不誅無以服其心矣夫刑非人主之私物也出於人心共所不然於是乎有刑以一之其軒輊左右常以人心爲之度故足以弼教化而佐禮樂如曰此主上之私物惟其意而莫予議則是刑者乃所以壞禮敗度而亂天下之具也爲國者奚所取諸而堯舜文武之朝皆必設其官於盛明之世哉

向戌相宋國而不知用刑猶未免於時卿之私見也
烏得賢華臣之爲亂也弱臯比殺華吳惟有無君之
心而後動於惡則華臣之罪無所逃誅法不容舍矣
戍儼然爲宋國之政執之可也殺之可也從宋公之
言而逐之可也雖逐之已爲末減何爲舍之哉且戍
曰大臣不順國之耻也不如蓋之尤可謂邪說者矣
大臣近君而偏守禮守法宜倍於他人大臣而無禮
無法君將安在小臣也百姓也去君也遠其地層累
而至於君故其犯上侵位亦層累而后及於君若大

左傳拾遺卷下

聖

臣者股肱也一旦無狀橫肱伸股而及於君矣故法
之所加必自大臣始今戍曰臣亦卿也不如蓋之然
則凡爲卿者而有惡莫不蓋之乎然則戍而有惡尤
其宜蓋之者乎故曰邪說也使宋公明治道能用刑
誅華臣以亂國之罪則向戌而數之以蔽奸偷法之
過當是時宋弱可立強亂可立治然而聽戍邪說失
之華臣惜哉惜哉

會於商任銅樂氏也 襄公二十一年

嗚呼黨錮之禍烈矣哉而自晉范氏銅樂氏始甚矣

宣子之不智也我惡樂氏我亦欲人之惡樂氏我逐
樂氏我亦欲人之逐樂氏極之天下無容樂氏之地
樂氏亦死耳樂氏而不甘於死既不容於諸侯勢必
激而復入於晉晉之亂以樂氏樂氏之亂以范氏銅
樂氏然而范氏之危僅而能免不幸而敗則殺其身
以及其君樂氏之刃奚翅范氏之手劍而自刺也且
夫我則錮之齊則縱之抑亦見人之不可以強邀矣
小人之毒如蝮蝎然放之菹澤則逝而無事手自撲
擊則反而螫人蝮蝎雖死人亦中毒故錮之則小人

左傳拾遺卷下

聖

知必死知必死則計無復之未有不反而螫君子者
也况樂范以前從無錮亡臣之事得罪於秦可以仕
楚得罪於魯可以仕齊猶有古人忠厚之道焉而以
范氏之故獨錮樂氏固非衆人之所允也故樂氏入
曲沃其人有感憐泣下者然則樂氏之甲非吾激之
而誰哉則甚矣宣子之不智也豈惟不智又不仁逐
樂氏以未形之罪而殺箕遺黃淵嘉父等十人以爲
此樂氏之黨友也盈且無明罪何况十人十人之誅
徒以其黨友耳則是以樂范不協之故而並開黨錮

之端以啓千古君子小人之禍使他日梁冀得以殺杜李章蔡得以竄元祐諸賢小人以收其權而重其威君子以關其口而奪之氣卒以亡國敗家相隨屬而不可救其始之者范宣子也嗚呼黨錮之禍烈矣載在史策昭然炯戒而後之人方師其智而用之未

有艾也彼范氏者詎得免君子之誅哉

子南之子棄疾爲王御士 襄公二十二年

爲人子者不幸而處棄疾之地則奈之何曰棄疾言之矣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爲斯賊

左傳拾遺卷下

知義之分者也及子南受誅三日而後請尸不奔而自殺其衝量於君臣之義而終之以死吾於棄疾平何尤爲人子者不幸而處棄疾之地能如棄疾焉可矣雖然棄疾忠於君猶有所未盡於父父有過子有幾諫之道焉子南之侈久矣其臣觀起至於不加祿而多馬則其所以不得於君者豈一日之積哉幾見焉而諫可也諫而不從廣譬曲喻而再諫又諫不從陳利害垂涕泣而道之雖爭之以死不失爲仁於父也况君之向我而泣其前此矣則君未始不微示其

意於我以庶幾子南之一改焉且夫蓮子馮踵子南之轍有士入人亦無祿而多馬徒以申叔一言幡然而改之王以安子馮之寵方盛而無嫌也申叔察友非有父子之親也然而一言而改蓮氏卒以保全則使棄疾而能諫子南宜其能聽者也而前後不開一言豈子南固至愚極驕愎而不可諫者耶抑棄疾生平不知有諍父之禮耶不然何其忍於父而甘於死也天下之事有可付之一死以塞責者有雖死不免於君子之議者爲臣爲子不能明理以求仁義之歸

左傳拾遺卷下

墨

而卒乃塞責以一死是亦小夫俠士硜硜之行不足以與於事君事父之大道也棄疾之死可不謂勇於義哉然曰吾與殺父行將焉入其言亦可悲也嗚呼斯即其所以未盡於父者歟

賈獲載其母決下之而授公車 襄公二十五年

忠孝禮義所以名行也非徒言也自後世儒士讀書記誦爲文章其言必依於經忠孝禮義煥然於口而行矣矣忠孝禮義古人於事乎見之今人於言乎見之言與事判而爲二尚復有忠孝禮義哉春秋之士

不必多言而實見於事小臣野夫率爾出之往往合道則固無師傳之在前史牒之在側稱古訓舉舊聞以相勉者而後世詭隨阿黨奸名犯分之爲多出於儒服清言之子亦可羞也陳侯之難有賈獲焉獲載其母妻本以逃死也遇公而下之授公以車公教之載母辭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夫方在兵難是生死之間也君在母亦在有尊親之疑也身與妻俱又公私之介也然而下而授公忠也扶母以奔孝也辭並載以明男女之別禮也不私其人惟公之免義也急難左傳拾遺卷下

倉卒之下不思不慮而有君子之道四賈獲豈冠博帶文言莊論之儒哉雖有義冠博帶文言莊論者爲之稱錄而較兩布扶而度寸不過如此而況或失則過或失則違徘徊瞻徇有大不若獲者也賈獲之義千古羞之豈獨司馬子桓哉

公曰爲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襄公二十六年嗟乎爲世子者欲速以謀亂此必無之事也而小人之言也可不察哉可不察哉宋平公之於太子連也曰爲我子又何求此言當矣然伊戾對曰欲速則又

聽之於是囚太子何其不察之甚也古之求爲君者或在介弟或在強宗或在權臣或在庶公子彼其素分無此位也故生其不臣之心而出於篡弒之計若世子繼父之體有儲君之稱無論賢孝仁恕知禮讓者斷斷無他意卽才在下中性稍愚慝不識居儲之儀者亦未有不知爲君之有日而不必欲速以取惡於父者也此人情之至凡爲人者莫不有之莫不知之故曰爲我子又何求者此其所明也平公亦察之以此斷之以此而已矣乃若小人之害太子者何所左傳拾遺卷下

不有無寵於太子則怨而求所以害之有惡於太子則懼而求所以害之無寵於太子而有寵於他子則謀立所寵而求所以害之有惡於太子而冀固於國君則巧媚於君而求所以害之大臣惡太子則使小臣陰間於宮中而害之大臣惡太子而有所附於內寵則使女子小人合構於君而害之大臣惡太子小臣願結於大臣則希大臣旨而又害之寵妾欲立其子謀於小臣則結大臣而害之寵妾欲立其子大臣不從則謀於小臣以害大臣而並害之害太子者如

此其多途也然而計其能必行於其父之譖不過一言而已曰欲速夫欲速者對爲我子之的而發者也爲我子則必爲君必爲君則必不反必不反者不可誣以反於是乎以欲速徵其反故欲速云者小人之佞詞也以反誣太子不信因而以欲速激其君也儲君之地尊矣貴矣其用富矣速亦君不速亦猶君也何爲欲速哉苟非貪淫暴侈躁妄之甚者未有急於爲君者也使其子而貪淫暴侈躁妄之甚父豈不早知而灼見之又不得不待左右之口疑似之隙而後決矣

左傳拾遺卷下

吳

是故國君疑其子不如察其臣疑太子不如察衆人伊戾者惡於太子痤者也太子惡之故惡太子以陷太子於惡欲牲盟楚卽不可知其嘗惡於太子則所素知也向戌者惡太子者也惡太子故以伊戾以陷太子於惡欲牲盟楚卽不可知太子美而很常爲朝臣所畏則所宜知也夫人棄者生公子佐而忌太子者也生佐求立而忌太子故因伊戾以陷太子於惡欲牲盟楚君未之知夫人安從而知之而况其有愛子歟爲平公者少逡巡焉而察於三子者則太子釋

矣且平公曰爲我子又何求今欲破欲速之言請卽以是破之可也晉申生死於驪姬申生不反也衛伋死於宣姜伋不反也漢戾太子逼於江充戾太子之反誅江充也唐承乾激於魏王泰承乾之反誅泰也故平公後悟而有伊戾之烹武帝後悟而有思子之臺誠悔其未察也如察之雖以德宗之猜忌而知太子之無他况明恕之君哉嗟乎前史所載若此類者多矣爲太子害者非伊戾也則向戌也非向戌也則夫人棄也如之何不察也

左傳拾遺卷下

吳

申鮮虞來奔僕賃於野以喪莊公

襄公二十七年

僕賃於野以喪莊公申鮮虞忠而知禮矣申鮮虞之奔也不仕崔慶也僕賃而喪公不忘君也然則申鮮虞之義可以爲人臣律乎曰可余於是不能無計於晏嬰焉使嬰而愚人也君子所不道也嬰學古論道廉約自修飾相三君知政爲齊顯人而崔氏之難不死不亡乃曰君爲已死而爲已亡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何其佞口者歟且夫社稷與君爲體非二物也人弑其君謂之非危社稷可乎而猥以社稷屬之

已以其君屬之人曰我社稷之臣也非君之私驩也則是嬰之於公久矣夫路人視之矣故當其君之難而路人自處焉不討崔氏可也與崔氏同朝而祿可也全其身而已矣保其位而已矣已不能死又教人以不死已不能亡又教人以不亡既飾辭於一時夫且以之欺後世嬰之罪豈得在崔氏之下哉爲嬰者能則闕崔氏而死之不能則爲申鮮虞知國之有爲申鮮虞者而并蔽之以佞辭嬰之心尚可問歟

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
左傳拾遺卷下

德之衰乎 襄公二十九年

季子所謂思而不貳者似指正月小旻小宛無將大車諸詩所謂怨而不言者似指小弁谷風大東北山諸詩故曰周德之衰云是說也余嘗疑之魯備六代之樂而周之詩未經刪定時篇什最繁季子爲過賓於魯請觀焉若詩自關雎以迄頌皆備歌之舞自漢以及韶皆備作之必非一二日可畢若閱有數日左氏不應畧其目而不書其歌詩聽樂恐非一日之事亦恐未必盡歌而備聽之然則季子之言詩不可不

折衷也而余於小雅爲周德之衰尤疑之夫小雅之正爲鹿鳴白華彤弓諸什其變爲祈父小旻北山都人士諸什其變者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先王之遺未泯也而其正者則皆周初燕饗好會之樂歌文武之政在焉不可謂思亦無有怨烏得爲哀耶蓋自王迹之熄鹿鳴廢而后和樂傷焉四牡廢而后若臣違焉皇華廢而后忠信缺焉棠棣廢而后兄弟賊焉伐木廢而后朋友怨焉天保廢而后福祿微焉采芣廢而后征伐隕焉出車廢而后功力毀焉杜杜廢而后師

左傳拾遺卷下

至

衆渙焉魚麗廢而后法度弛焉南陔廢而后孝友衰焉白華廢而后廉耻亡焉華黍廢而后蓄積貧焉由庚廢而后陰陽失焉南有嘉魚廢而后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焉南山有臺廢而后國家之基墜焉由儀廢而后萬物失其理焉蓼蕭廢而后德恩薄焉湛露廢而后萬國離焉彤弓廢而后諸夏亂焉菁莪廢而后禮儀喪焉其未廢也人倫以序國政以敷民事以和萬物以育蓋周德之盛也豈曰衰乎知言如季子必不誤至此余以爲訓詁者之失也古文一字而數

用者如祭蔡馮憑亂治刑型之類不可勝數而衰也者差也次也九章算法謂差分爲衰分晉伯音之對王亦曰遲速衰序於是焉在抑季子所云其諸周德之次乎小雅爲周德之次猶大雅爲周德之廣也不然小雅者或天子以饗元侯或朝廷以燕嘉賓季子安得而衰之

絳縣人武年長矣 襄公三十年

弔詭之民治之賊也爵不得以貴之祿不得以富之位諸上則衆效其行以亂國俗處於下則高其名以左傳拾遺卷下

至

爲執政差惟先王之政教不行於天下道德不一風俗不同而後賊民興焉以爲莠於鄉閭之中有王者作固其所必誅者也趙太后問齊於陵仲子而曰何爲至今不殺也千古快之雖趙后不足以知先王之政教然而制國齊民亦庶乎其意焉絳縣老人年七十三云爾而詭其辭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其於數識之如此其詳矣顧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則誠弔詭之賊民也趙文子不知爲政之體乃從而謝過而欲官

之非所以一道同俗也且好異之人巧於辭而拙於官彼其高論曲說以譏執政得失若可聽者使之任官受事往往齟齬竭蹶失其度序爲斯民病雖官之奚益於治況其人尤性不樂官徒無事放恣日爲異以自適而已矣故文子不官之爲是官之爲非夫爲政者惇典庸禮導百姓以生人之常以相安於日用飲食則先王之意也弔詭之民王者之所誅也而又何官焉昔絳有二異人一挽車重人一老人而重人者知理道識典禮其諸古之逸賢者歟吾嘗惜伯宗左傳拾遺卷下

至

之失之也

子雅放盧蒲婁於北燕 昭公三年

譬如毒蛇惡草截其尾披其枝而不致之死及其復甦也尤害於人盧蒲婁奸人之桀者老則愈毒詎可使之復入哉崔慶一也而婁爲慶謀曰崔之薄慶之厚苟利於已莫顧義焉而助成彊之難而滅崔子之家凡慶封所以弑君賣友亂國之爲皆自婁贊之繁之罪深於慶矣當慶封之敗也謀國者不顯誅之而放諸境內可謂網漏吞舟之魚是智者之所憂而不

能釋也彼所以野伏而老者特去國喪位事權不在其手屏息懷奸未之發耳入則烏有不出其辛釐以毒人者乎而齊君哀憐其言將復用之則二惠殆矣是故子推因其求入而放之燕達惡之道宜如此其慎而決者也如不忍其老而復之是調停之陋說而取禍之厲階耳姊之初六日繫於金梃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繫之在齊野也羸豕也然而無金梃之繫終有蹢躅之凶彼且哀號乞憐以圖一日之攸往而肆於人吾又奈何其招之也宋熙豐黨人輩

左傳拾遺卷下

晉書

蔡林鄧爲之魁以小人之心而有小人之才幸而獲難殛之至死可也自調停之說興而蔡鄧復入進紹述之言逐元祐之士范呂蘇劉諸君子旋受其毒而邪正相爭帶之反覆遂成兩渡之禍豈不以除惡之不盡耶智哉子推令其處宋元祐間必能去章蔡如盧蒲婁也髮短心長洞燭小人之情狀矣

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賜子產嘗之二方鼎

公七年

縣沒而郊於夏夏后氏之大祀也夏天子主之夏亡

而二代祀其神爲夏也二代之天子主之豈諸侯所得祀哉昔夏都安邑晉有其地晉侯有疾而夢黃熊或者縣不嘉晉侯之爲而示之警乎禳之可也然而子產之辭出於諛諛非正也子產以正相鄭而聞於諸侯不宜以諛諛則當世之有議議之後世之君子議之夫縣爲夏郊晉安得而祀焉夏郊爲三代所祀晉安得比於三代而祀焉而子產謂晉爲盟主可以祀而未之祀故以致疾然則晉祀夏郊斷可以已疾矣以已疾之故而越祀是僭禮也僭禮是無王也爲

左傳拾遺卷下

晉書

盟主而可以用天子之祀將爲盟主而可以用天子之禮乎子產於此應亦心知之而意在和晉遂出於諛是故附會其說而慫恿韓子以祀夏郊故曰非正也吾意縣在唐世有才名實生神禹治水九載雖未成功然禹因其遺緒繼爲司空不無所遵仍以爲地方利者其生也有治水之勞其死也享四百年配天之祀斯其神也大矣何至崇於晉人而賴一朝之饗乎嘗之二鼎以諛得賞吾爲子產羞之

穆孟姬爲之請高唐陳氏始大昭公十年

壹以外婦人之所不與聞也况與之謀朝事哉况關於外臣而爵賞以之出哉彼其爲外臣言也憂社稷恤忠良者百不一二其自外臣所賄結而爲之慫慂主上者什九况妃色方艷嬌子在懷出言會其適喜論事當其無嫌聽之無逆耳之聲從之無旁聽之迹故言無不信事無不行其中人最深受禍最烈然而發機於微藏釁於細廷臣莫由知諫臣莫由諍夕言於宮而朝宣於朝矣其敗害徵驗或在數十年或在數年之後及其禍發人主不知其所自來而烏知卽

左傳拾遺卷下

堯

曩者吾所篤愛艷妻媚子之爲之哉雖覺之抑亦晚矣陳氏者齊之大賊也有明君者所必鋤而去之矧今日并欒高弱同姓私惠國中結黨援其勢寢以熾矣景公不能制之以法而與之莒之旁邑猶有遠奸之意焉奈何聽穆孟姬之請而有高唐之賞也此豈出自孟姬之意哉非孟姬也陳桓子使之也桓子辭賞將以示讓而辭莒邑之賞實以惡遠讓於朝則晏嬰之徒不能復爲之言辭其遠者則近都之地有所不可以請故陰使孟姬爲之請而高唐得矣得高唐

而陳氏始大矣景公以前之陳氏有奪齊之心而無其地景公以後之陳氏有奪齊之力而益固其心故不數世卒以代齊者以有高唐也孰使有之穆孟姬有之也夫孟姬之爲之請也豈前知其將以是奪齊哉出於一日之私耳婦人女子知耳目玩好之利而不知國之大計愛細人之甘言小忠而不知朝廷之大政故常常道於君側而莫恤其他明主且或惑之况景公者哉嗚呼同牀之言君子慎聽焉危之也夫女有戎焉忽之一夕禍及子孫務在勝之而已矣

左傳拾遺卷下

堯

伍員見鱗設諸而耕於鄙

昭公二十年

伍奢死於平王員志復讐而卒以吳入楚僇平王之尸世稱之曰孝仕吳而老以宰嚭之譖死於夫差之朝世稱之曰忠余以爲復讐而義謂之孝可也父不受誅而子復讐可也平王奢之君雖誅奢不以其罪而譖奢而成斯獄者費無極也平王惑聽於說則有之非平等人相殺可以讐者比則是員之所以報平王者爲已過矣報人者不得其當則我復入於惡奢臣也子也平王君也父也父枉殺其子而其孫爲之

報讐可乎何以異於是令員祭而告於奢奢所不敢受也奢受之則奢爲弑君奢不弑君而員弑之以歸辭於奢則員爲陷父於惡孝子固如是乎若夫諫受越之成罹屬饑之禍以世俗觀之不可謂不忠也然而忠於夫差不忠於吳其始入也蓋將用吳以報楚於是乎入吳入吳而不能驟用吳於是乎見鱄設諸於公子光而待之光非鱄設諸不能以弑吳君非員不能以得鱄設諸故無鱄設諸則吳君不弑無員則吳國不亂故亂吳以成公子光之弑者非他人伍員

左傳拾遺卷下

吳

也員爲己之讐而亂人之國殺人之君成人之惡以吳言之是賊也非臣也今人釋賊而與之謀謀不合怒而殺之因謂之忠不亦悖乎張子房爲韓報讐而用漢以戰秦卒以滅秦帝漢善身而去之子房可謂磨而不磷涅而不緇矣如員者爲孝而累於孝爲忠而累於忠惡足述乎哉

人犧實難已犧何害 昭公二十二年

人犧實難已犧何害云者賓孟懼大臣之屬垣而與王爲隱也釋之者曰人謂難也已謂人也謂難爲犧

於廟則見殺故難之人而爲君主宗廟社稷之祀則非殺也故無害斯釋之者誤矣存此釋則語義終不明賓孟見雞遽告之旨終不得其解後之讀書者反覆紬繹猶莫之喻曾是可以喻王於倉卒之下乎其時景王無適嗣嘗已立子猛矣繼而寵子朝欲立之其意未決也而朝有大臣若劉子單子者在皆爲猛而不爲朝王之所以遲於立朝者忌劉單也則賓孟之所以難進言於王所者亦以劉單也蓋必嘗思慮籌畫不得其機以進一言故觸於彈犧之說而遽與

左傳拾遺卷下

吳

王隱言之其曰人異於是者固已含鷄而專言人矣故承之曰人犧實難已犧何害以爲子猛子朝之喻焉子猛立而子朝爲之用則是人犧也難以免於禍矣子朝立而子猛與劉單皆爲之用則是已犧也誰能害之以此悟王以謂早立子朝則足以制命乎國中不早立則子朝危於一雞而王不得以終其愛也是故王聞之而會意焉田於北山將殺劉單以爲立子朝地賓孟斯言可謂巧矣談言微中惻然動王以憫子之思而趣其廢立之決隱之最善者也釋之者

不考其事之始末而泥其辭以爲之說宜其若就事
平甚矣注書之難也

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
舟於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
不然不免 定公四年

爲將與相者小忠之言不可聽也小忠之言若愛我
實以害我聽之則失其大失其大則我屢於罪而卒
不免何爲聽之哉史皇之謂子常也小忠也史皇
於子常司馬有功則子常無功而史皇與之故史皇
左傳拾遺卷下

忌司馬此史皇之私也而史皇難言也於是乎若爲
愛子常也者而勸其速戰以先司馬而發殆日子常
有功則已與之是故不顧成敗不察彼我專以絀司
馬之謀而抑其拒吳之功卽史皇亦非能真愛子常
者也以利已也然而子常則惑之者何也以彼其言
將奪人之功以予我冀我有功以益於人抑將予我
以功而免我之罪免我於罪而又使人無功其言甘
矣甘故聽之嗚呼豈知其適以毒子而贈之禍乎夫
司馬戍智勇之將也當此之時求可以敵伍員者獨

戍一人其謀與李左車爲趙守拒韓信之策畧同行
氏之謀吳可大破也何則吳恃舟而來亦恃舟而返
使司馬焚其舟於淮又塞其阨吳人無歸路矣子常
因而夾擊之吳人心亂於內陣亂於外將盡殲於楚
之境而庸得入乎如此則子常之功與司馬並初無
彼此也史皇見其私而不知公怙小利而莫識大計
因以誤子常嗚呼悲夫子常之聽之也雖然方史皇
言時子常以爲是愛我者故舍其成謀焉而聽之也
嗚呼悲夫孰知其卽以禍我而及國者乎

左傳拾遺卷下

空

初伍員與申包胥友 定公四年

兩人相友有幸不幸焉幸而爲鮑管不幸而爲張陳
人皆知之余以爲莫不幸於申伍或問之曰申以忠
伍以孝以平生之友爲千古之友矣其不幸何余曰
初伍之得友申幸也及伍成名申亦成名位不幸申
亦不幸夫伍復父讐至於處宮鞭墓率其血氣之性
而一往焉知有父不知有君知我之有父不知其父
之有君於是自蹈於惡而不避其不幸在與申友而
成申包胥之義申乞秦復君至於立依於庭牆而哭

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知有君不知有身不知有身何知有友於是復君存楚盡其心成其名而踐其平生之言其不幸在與伍友而不能早伐其人吳圖楚之謀且夫申之忠純乎忠伍之孝累於孝申爲美玉伍爲砥礪申爲良金伍爲治錫固不可以爲耦也申之義如中天之有赤日大地之有華嶽是獨有千古者也伍安得而終友之哉伍之義左氏置不論焉而載郢公辛君命天也君討臣誰敢仇之之言以爲案此左氏之得也而公羊氏曰事君如事天又左氏餘遺卷下

奎

曰此可以復讐失之矣失之矣惟伍曰我必復之申曰我必興之相語而不相諱有友道焉茲則好事者之所樂述歟

王之在隨也子西爲王與服以保路國於脾洩

定公五年

吳人人楚而楚都失君出於境國不可知也則國人咸有楚亡之心焉然而楚澤未泯人心未忘必有豪傑之士親戮而應楚人之興者於此潰然而散無復繫屬則餘燼不可復收非吳人取之則奸人乘亂而

起以取之矣子西脾洩之建其有卓識也哉夫楚非昭王之楚也其國於江漢之間自鬻熊紛冒以來文王莊王世世撫之苟有國子再立於亂亡之後則社稷宗廟有主民人有君子西之將立凡以爲楚也卽以補昭亡國之過也雖遂有楚國何罪焉是故子西冒不韙而爲王與服以保路焉昭聞之當有頓首而賀國之有君耳子西則何罪哉古之人明大體知機事定大計而不疑犯衆議而不嫌往往能救於旣敗持於方危者皆子西之屬也安史之亂房琯勸明皇

左氏餘遺卷下

奎

衆建王子也先之亂于謙排南遷之議而立景帝卒以靖國復有天下彼小人者無事則媚君以逞其私有事則亡命於千里之外或瞻顧遲疑無所措手足及君子有所爲又從而搖之則國幾何不一敗而隕於地也雖然子西之義凡大臣有器識者皆欲爲之而後之人君徇私猜忌不察其忠則或復辟而誅焉者有之矣如楚昭王旣復而終委政於子西者豈不卓越出世主之上哉乃若子西旣國脾洩矣聞王所往而後從焉子西固以爲楚也故從王而不疑也

得敵無存者以五家免乃得其尸公三禭之與

之犀軒與直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

親推之三

定公九年

將出師而君親推之三以寵行而勸衆也齊侯歸敵無存之尸而親推之三何哉以位則非大將也以事則非時也以禮則吉凶異也齊侯歸敵無存之尸而親推之三何哉爲其勇也爲其忠也先登而入爭門而死勇矣不室而志於戰戰志於死忠矣有臣如此君所不可不加禮者也齊侯以爲將受命而出君可

左傳拾遺卷下

寄

以親推焉則其致死而入者亦可以親推矣將戰勝而賞者大夫士可以班晉職焉則其戰而致死者亦可以晉職矣生而晉職者禮有加焉則死而盡職者亦可以加禮矣故其所以待敵無存者若是其隆也不寧惟是臨戰而有所斬殺者以用懦也臨戰而有所賞庸者以用勇也今齊與晉相持於夷儀事未可知正國家用士之秋也敵無存死而莫之恤其爲敵無存者阻矣恤敵無存於既死則其欲爲敵無存與不能爲敵無存者皆勸矣齊侯之以敵無存歸也其

猶以敵無存戰哉且不惟今日之戰也雖齊後日之

事以之項籍用兵有功當賞卹而不與爲韓信所料以爲不如漢高後世之主師出則懸賞格師歸則付之有司察其細過對之獄吏皆不得所以用士之道者也烏能興起爲帝王長有厥國哉若以恤敵無存之義推之齊侯能軍抑將能國夫賞罰者國之二柄也賞當其功罰當其罪信而必之則國強立而不以挫於人然而景公有陳氏之偏而不能制也則賞罰之道未之盡也歟

左傳拾遺卷下

宜

逢滑當公而進 哀公元年

胡子亢楚以取亡陳公依楚以免禍逢滑之所以策吳楚而爲陳計者至當矣胡小國也乘楚之危而俘之觀其既復而不服焉乃曰存亡有命此豈命哉胡子自取之也陳公謂於國人國人或左或右無有定議幾於莫決矣而逢滑深論禍福以決吳楚乃卒恃楚以享其國斯其排衆決策當機而斷何如哉余於逢滑嘆任氣者之自戕而笑兩可衆議者之不足立也所貴乎明決有氣節之士者以其當事機之會通

彼我之情而申一是之見足以決疑定難以爲人主
恃也而或悍然以不畏疆禦爲勇以卑禮事人爲智
則一失爲胡子再失爲陳人胡子不可爲也陳人亦
不可用也今於左右之外有當公而進者則衆人莫
不惡之矣使吾雖有正論而不得解結拔卻之策以
釋衆紛而慰人主之意則侃侃諤諤適以取憎而債
事耳而逢滑曰晉盟主也請以晉辭吳可謂解結而
拔卻者矣夫吳雖強猶有晉焉彼將以名爭於中國
者也吾卽以名予之恃楚則吳怒稱晉則吳怙故逢

左傳拾遺卷下

矣

滑一言而決從楚之議焉從來倉卒之中危疑之際
人主一人不能不恃衆議然衆議不可恃也終當恃
一人以爲決則視乎其有氣而詞達者聽之故吾爲
之舉逢滑以界後之博問於其下者雖然毋見逢滑
而又惡其抗哉門事危矣

公子郢曰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

哀公二年

衛有公子郢其人在輒可以愧而死矣何也郢之辭
立也以有亡人也亡人太子也太子亡而太子之子
居故郢以亡人之有世而不敢僭輒以受靈公之命

未沒太子也故不沒太子之世也夫太子亡郢猶讓
之輒太子子太子來輒反拒焉何以爲人子輒之立
代太子者也夫人在太子固不可以入矣使輒立而
太子入太子入而輒退處乎宮輒之爲君將安往乎
且子有罪父討之父有罪子敢討之乎而公羊氏曰
不以父命辭王父命可以王父命辭父命是教輒拒
父也余以爲贖無父命不可復人輒亦無父命不可
自立立而待父曰權可也父來而退然後正焉如拒
之是無父也公子郢不敢無太子而輒敢無父乎君

左傳拾遺卷下

七

子當靈公之世不得爲贖當輒之世不得爲輒以時
制義斯無舛焉夫石曼姑之義細矣公羊氏奈何助
輒拒父耶

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 哀公十年

後世言兵者競於武矣有以德讓爲策者則迂之而
勿用夫德與武誠兩立之物也以德則紂武以武則
紂德故并兼者高詐力撫綏者尚仁恕然而以強制
強強者莫之服以詐息詐者莫之改是相尋於兵
而無已時也世之命將出師未有不於武勇乎取之

者若延陵季子者德友也非師武臣也胡篋之事則
嘗聞之矣軍旅之事豈其任哉楚用子期伐陳吳乃
以季子救之以世俗觀之不幾於誤乎况楚以強聞
諸侯子期以勇顯於楚吳季子之非楚子期敵也明
矣乃季子片言而子期還師其在春秋之以楚故而
救鄭救宋者皆未有若此役之不戰而釋者也然則
季子之師固優於晉荀偃韓厥士鞅趙孟之流矣乎
且子期割心盟隨力能拔木氣矜之士也服之不易
今者爲季子屈豈徒屈於其言哉蓋季子德勝而不
左傳拾遺卷下 完

佳兵其平生讓千乘之國以禮進退有令聞爲中國
重久矣賢人長德之風流於四方者固嘗入於不言
之先也有不言言則人咸服之雖楚王自來亦未必
悍然與季子角曾子期之不足化歟嗚呼仁哉可謂
君子之兵者矣夫區區勾吳之公子以讓國有賢聲
顧不戰而屈楚豈非以德耶况於三代之王仁義之
師將以救民於水火者耶

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
狩君事之大者也君有事而名之故曰狩豈得加於
哀公十四年

細人哉而公羊氏曰薪采者也爲獲麟大之也然則
以獲麟之故而微者得以爲狩亦將以獲麟之故而
微者得以爲君乎孔子作春秋用周王之大法以治
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令其上下大小貴賤可以自孔
子易之則是孔子之私法也而春秋孔子之私書也
豈可以明示天下乎余以爲孔子修春秋其所書諸
侯之爵公侯伯子男必皆周舊也其於諸侯之事朝
聘會盟征伐禮樂必皆周典也其賞罰褒貶之所自
出必皆周禮也其所書爵人名字之辨必皆周法也
左傳拾遺卷下 完

前之史官不必盡明於先王之道則書法不必盡合
孔子思以先王之道治當世之人故削其不合者筆
其合者且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是孔子之所尤慎
也今以獲一麟之故而予以君公蒐狩之名不已君
薪采乎以獲麟可以君薪采則可以朝諸侯王吳楚
以合諸侯伯大夫矣而大夫令諸侯則大夫之吳楚
朝諸侯則子之又何也吳楚之舊子爵也以其合諸
侯尊周爲可嘉也而書復其舊特以其不失乎正耳
大莫如尊王曾不加其爵豈以獲麟而假之名哉蓋

西狩者公狩也獲麟者六商也有狩者必有獲者獲者不可以爲狩鉏商不可以爲公左氏之傳曰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此爲實錄公羊氏不足據也從公羊氏則以薪爲狩以微爲公大細紊而名器亂矣而後之學者方據之以治經不亦大侮孔子乎諸儒說經往往尊聖人而反卑之大聖人而反小之其不合於孔子之法者皆是也以經之始春王正月則謂孔子改正朔以經之終西狩獲麟則謂孔子狩薪采則其他悖理而傷道者可勝道哉歐陽左傳拾遺卷下

七

子曰經簡而直傳新而奇簡直無悅耳之言新奇有可喜之論善讀經者玩其本辭焉可也吾於治經從歐陽子

左傳拾遺二卷

直隸總督孫進本

國朝朱元英撰元英字師晦上元人康熙己丑進士是書摘取左傳一百一十事爲文一百一十有一蓋仿東萊博議之體惟博議多闡經義此則頗訂傳文耳然好出新意亦往往失之過苛如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曰官失之也元英則以不日爲特筆譏左氏不知聖人之意襄公二十九年吳季札請觀周樂歌小雅有周德之衰一語元英以爲訓詁之失而引九章算法謂差分爲衰分其說皆不能確也

春秋義十五卷首一卷

〔清〕孫嘉淦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雍正三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春秋義十

五卷》提要

自敘

春秋編年之史也紀
列國之事明一代之
禮立萬世之防故曰
自序一

我欲託之空言不如
見之行事之深切著
明也又曰其事則齊
桓晉文其文則史其

義則止竊取之矣由
此觀之文因舊史特
曰事以見義也然而
會盟侵伐不言其故

自序二

事有不詳義無由見
傳者懵焉乃區區於
日月名氏爵號之間
本無義而強鑿之宜

其輾轉牴牾而難通
也自唐啖叔佐趙伯
循陸伯冲創通經旨
不守三傳宋元諸儒

自序三

遞相祖述如劉原父
呂樸卿程積齋黃若
晦之流亦能細辨凡
例之陋淡詆褒貶之

非顧於事之始末終
有未明理可返心而
求事不能憑虛而悟
茫茫千載九原不作

自序四

將誰使正蓋極諸儒
之研窮無解於斷爛
朝報之譏也夫春秋
者孔子作之以教後

世也顧乃闕其事而
不詳隱其義而不著
以待後人之射覆乎
且設三傳不作春秋

自序五

其奚用焉淦自束髮
讀書心竊疑之因盡
去諸傳手錄經文沉
潛反覆亦已有年而

後乃今若有所見矣
夫會盟侵伐不言其
故者非不言也不待
言也記曰屬辭比事

自序六

春秋教也事前有辭
事後有辭比而屬之
始終本末具在焉但
使尋其起止通其脉

絡則二百四十年國
政之原委邦交之離
合君卿之賢否制度
之沿革如絲之綸如

自序七

珠之貫其間正君臣
親父子序長幼謹夫
婦之禮敵交友之信
微之天人性命之原

顯之禮樂政刑之大
使夫窮而在下者可
以識正誼明道之功
達而在上者可以得

自序八

撥亂反治之要蓋內
聖外王之義不啻燭
照數計而龜卜也因
不揣固陋為之註釋

義不盡用諸儒事不
盡用諸傳即經以考
事即事以見義使天
下後世曉然知經本

自序九

甚明無借於傳於凡
例褒貶之外別有以
得聖人之用心而一
代之禮與萬世之防

自玩索而有得焉矣
峇

雍正三年孟冬上浣
之吉合河孫嘉淦題

自序十

於姑孰署中

春秋義卷首

總論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又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又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又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

春秋義

卷首 總論

一

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棄楚之構杞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又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又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

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培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攘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五霸桓公爲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籜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於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春秋義

卷首 總論

二

五霸之罪人也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禮記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莊子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辨又曰春秋以道名分董子曰撥亂世返之正莫近於春秋又曰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存亡國繼絕世補弊起廢王道之大者也又曰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譏而不

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遇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罪故春秋禮義之大宗也又曰春秋甚幽而明無傳而著文中子曰春秋之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舍是則無所取衷矣

周子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爲後世王者而脩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

邵子曰聖人之經渾然無跡如天道焉錄實事而善惡形於中春秋義

卷首 總論

三

矣又曰春秋書實事而善惡見此之謂天理之自然而非一人之私意也又曰春秋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相掩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

張子曰春秋之書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

程子曰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又曰以傳考經之事實以經別傳之真僞又曰春秋百王不易之法乃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也

朱子曰春秋大旨其可見者誅亂臣討賊子內中國外夷狄貴

王賤霸而已想孔子當時只要備二三十年之事故取史文書之何嘗云某事用某法某事用某例耶且如書會盟侵伐大意不過見諸侯擅與自肆爾書郊禘不過見魯僭禮耳三卜四卜牛傷牛死之類是失禮之中又失禮也不郊猶三望是不必望而猶望也仲遂卒猶繹是不必繹而猶繹也如此看却分明又曰春秋只是載當時之事要見當時治亂興衰非是於一字上定褒貶初間王政不行天下都無統屬及五霸出來扶持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到後來五霸又衰政自大夫出到孔子時皇帝王霸之道掃地故孔子作春秋據他事實書之教人見得當時春秋義

卷首 總論

四

樂經世之大法也春秋所書亦經世之大法也但四代禮樂是以善者爲法春秋是以不善者爲戒又曰春秋正誼明道貴王賤霸尊君抑臣內夏外夷乃其大義以爵氏名字日月土地爲褒貶之類如法家之深刻乃傳者之鑿說又曰聖人作經不過直書其事而義自見康侯胡氏曰春秋凡常事皆削而不書災異之變政事闕失則書之以示後世使鑒觀天人之理有恐懼祗肅之意乃外史傳心之要典也夾漈鄭氏曰以春秋爲褒貶者亂春秋者也春秋義

卷首 總論

五

事是如此今硬說那箇字是孔子文那箇字是舊史文如何驗得甚至以日月爵氏名字上皆寓褒貶聖人不解恁地細碎又曰春秋大槩自成義以前舊史不全有舛逸故所記不同若昭哀以後皆聖人親見其事故記得詳不至於有遺處如何却說聖人子其爵削其爵賞其功罰其罪是甚說話或問春秋以爲多有變例所以前後所書之法多有不同曰此烏可信聖人作春秋示萬世不易之大法今乃忽用此說以誅人未幾又用此說以賞人使天下後世皆求之而莫識其意是乃後世弄法舞文之吏之所爲也曾大中至正之道而如此乎又曰四代之禮

東萊呂氏曰孟軻氏有言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孔子懼作春秋說之邪也天下所同聞也行之暴也天下所同見也同聞同見而懼者獨孔子焉是何也手足風痺雖加笞箠頑然而不知痛無疾之人一毫傷其膚固已頻蹙慄慄中心達於面目人皆風痺而孔子獨無恙宜舉世不懼而孔子懼也春秋既成而亂臣賊子懼何也亦猶風痺之人倉佗和緩療以鍼石氣血流注復知疾痛疴癢之所在是知非外至也新安汪氏曰春秋紀事大而天地日星人倫邦國小而宮室器幣草木禽蟲凡天下萬物之理無不具焉能通是經則理無不

窮矣故楊子曰說理者莫辨于春秋

朴卿呂氏曰學春秋者必知夫子未嘗以禮樂賞罰之權自任而後可以破諸儒之說必先破以日月爲例與夫以名氏爵號爲褒貶之說而後可以得春秋之旨又曰世之盛也天下之人以是非爲榮辱世之衰也天下之人以榮辱爲是非孔子之作春秋也明是非之理以治天下來世而已

積齋程氏曰春秋所書皆非常事人知其非常則常道有在矣又曰孔子脩春秋其文則史史有其事孔子書之史無其事孔子不益也然書其事必有其義苟無其義雖有其事不書焉義

春秋義

卷首 總論

六

者何非禮也書其非禮所以明禮也又曰記稱屬辭比事此孔門傳受之格言也其大者合二百四十年之事而比之始也諸侯無王猶未甚也終則天王不若列國之君始也大夫猶未張也終則專國而無諸侯始也夷狄猶未橫也終則滅諸侯而霸中國其小者合數十年之事而比之始也大夫執國政終則至於弑其君始也子弟預國事終則至於篡其位始也諸侯專恣而妄爲終則至於滅其身始也夫人婚姻之不正終則至於淫亂而奔亡又如魯桓見弑於齊莊公乃主齊婚而與齊人狩王人子突救衛而衛侯朔入衛齊人來歸衛俘大無麥禾而築鄆

告糴於齊而新延廐春秋所書莫不皆然人知此法則夫一字褒貶與夫一切凡例久當自廢不必置辨也

若晦黃氏曰春秋者聖人教戒天下之書也何謂教所書之法是也何謂戒所書之事是也傳者不知而曰有褒貶焉質諸此而彼得証諸前而後違或事同而名爵異書或罪大而族氏不削於是褒貶之例窮矣例窮而無以通之則曲爲之解專門師授襲陋仍訛由漢以來大抵爭辨于褒貶之異究詰於例類之疑滓重煙深莫之澄掃而春秋大義隱矣昔之善春秋者惟孟軻氏莊周氏近之軻之言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以言

春秋義

卷首 總論

七

戒也周之說曰春秋以道名分以言教也夫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道而已矣道者五倫之謂也叙此者爲禮順此者爲樂理此者爲政防此者爲刑二帝三王之治皆是物也時乎衰周王政不行孔子無位即魯史以明之陳履轍所以懼後車也過人變所以返天常也霸國之盛王迹之衰也盟會之繁忠信之薄也雖有彼善於此者卒非聖人之事也春秋何褒焉至於夷狄之陵中國臣子之奸君父鬪干戈以殘生民者亦不待貶而後見其惡也惟夫筆削有法而教戒存焉崇王而賤霸尊君而抑臣內華而外夷辨禮之非防亂之始畏天戒重民生使夫後世

之為君臣為父子為夫婦昆弟朋友為中國御夷狄者由其法戒其事則人倫正而禍亂息矣故曰春秋者聖人教戒天下之書而非褒貶之書也

右總論春秋之旨天下有道一章孔子自叙也其餘諸家各抒所見其大旨皆不謬於聖人學者得其門而入焉去褒貶進退之例遵屬辭比事之教聯絡經文得其肯綮則一代之事始終具見而微文大義不辨而自明矣

春秋義

卷首 總論

八

春秋義卷首終

春秋義卷一

合河孫嘉淦錫公著

海陵

俞光編訂

受業

關中正任庶
白門何夢象耕遲 全校

隱公

春秋繼詩書也詩亡於黍離書終於文侯之命斯春秋作焉託始隱公時相接也述五霸以繼二帝三王之後而治亂具法戒昭使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得以考而鑒焉孔子之志也

春秋義

卷十

一

元年 己未平王四十九年

元年一年也先君之終嗣君之始易世改元明有別也不可一年二君不可曠年無君踰年改元明有繼也史序世次紀歷年究終始故王者正朔雖通天下而列國之史各得稱元年以記事也

春王正月

正月一月也元年書正月謹始也書王周正也夏正建寅周正建子左氏曰正月日南至是也書春周時也物春於寅天春於子漢書曰冬至陽生周以為春是也干支之始甲子也

卦圖之始震復也律呂之始黃鍾也曆象之始日至也皆天道之自然也建子之月改朔改時明天道也周公之法也正月之上書春書王尊王制也孔子之教也不書即位不即位也乙丑成王崩癸酉康王即位天子之禮也癸亥昭公之喪至戊辰定公即位諸侯之禮也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嗣子既殯而即位既即位反喪服故元年不復即位禮也春秋之法得禮不書失禮而後書不書公不即位者無識也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春秋義

卷一

二

求好於邾也不日史失之稱公內辭也及與也有書及有書會書及者止有盟事書會者兼行會禮也儀父邾卿也劉原父曰若行父處父之類是也天子在上而諸侯私盟非禮也凡書盟者皆惡之與諸侯盟已非矣與大夫盟尤非也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此鄭伯之弟段出奔也變文書之交罪之也目鄭伯誅意也志於逐弟也不兄也不書弟爭國也敢於抗兄也不弟也克勝而去之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暱

有稱天王有稱王有稱天子通稱也王臣不書官而書宰譏使宰也宰統百官而掌王宮之政令不可使於外也或名或字或爵因舊史也惠公隱父也仲子桓母也喪禮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被曰綈珠玉曰含惠公仲子兼賵之也仲子者妾稱也諸侯無再娶再娶皆妾也不可有二夫人祔廟焉故桓公可爲太子仲子不可爲夫人也國莫重於君臣家莫嚴于嫡妾以至尊而賵諸侯之妾是啓亂也君其替矣張天如曰建邦六典太宰職也君不撫僕妾在禮有之咺胡不聞焉抑使之者實甚是君臣有同惡也

春秋義

卷一

三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孰及之內之微者也宋人外卑者也地以國宿亦與也春秋之初宋爲大且桓宋出也及宋盟求定位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王臣也不書使非王命也書來非事也人臣義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境祭伯來非禮也

公子益師卒

衆氏之先也內卿皆卒之志世也諸侯世國大夫不世官春秋之時卿皆世襲故權臣盛而公室卑詳志之爲戒也不日

史失之也

二年 庚申平王五十年

春公會戎于潛

戎舉號無爵也書會戎譏會戎也禦戎之道毋輕伐也亦毋輕會外之而已外之也者非害之也使各安其所也

夏五月莒人入向

凡用兵將尊師衆稱某帥師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衆稱師將卑師少稱人不知其將帥亦稱人不詳其衆寡亦稱人得而不居曰入向魯附庸也胡康侯曰非王命而入人國邑諸

春秋義

卷一

四

侯不臣也擅興兵而征討不加焉天王不君也

無駭帥師入極

報向之役也極莒附庸也書帥師惡專兵也君將不言帥師宜帥師也卿將言帥師不宜帥師也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會戎非禮也盟戎非策也自治有道禦侮有方是不能也而與之盟則要之也不然則劫而侮之也不然則蹇之也不然則質而責之也所以馭戎者末矣

九月紀履緌來逆女

卿爲君逆也婚姻不書失禮而後書履緌逆女譏不親迎也

穀梁曰逆女無者也使大夫非正也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易曰女歸待男行也不迎而歸非禮也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魯故也莒魯有怨紀婚於魯故爲魯盟莒也子伯闕文也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穀梁曰隱妻也不書葬先卒也先卒不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

春秋義

卷一

五

鄭人伐衛

明往曰伐暗往曰侵不言戰衛服也征伐自諸侯出非禮也凡書侵伐者皆惡之會盟侵伐不言其故者故已明也記曰比事屬辭春秋教也比而屬之事可知矣元年三月而爲蔑之盟則即位求好可知也王贈仲子而爲宿之盟則位未定而求援可知也春會戎而秋及戎盟復修戎好可知也鄭伯克段間無他事而伐衛必段故焉可知也一二兄弟不能和協使餉其口於四方又極之於所往則甚矣故曰春秋甚幽而明無傳而著

三年 辛酉 平王五十一年

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日有食之曆可算而知也非異也變也天有常道人有常理陽尊而陰卑陽盛而陰衰天之常也君尊而臣卑君子盛而小人衰人之常也日有食之天失其常而陽衰也變也春秋之法常事不書變而後書故月食不書以為常也示天下以陰陽盛衰之理也日食書之明其變也教人君以恐懼修省之道也詩曰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此之謂也食必當朔不朔史失之不然或不當朔也司曆過也

春秋義

卷一

六

三月庚戌天王崩

平王也不名至尊也不書葬君親往也得禮故不書凡書葬某王者微者往也某人葬某王者卿往也皆失禮故志之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魯卿也公之未立也與鄭人戰於狐壤止焉賂尹氏而禱於其主鍾巫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或命為卿未可知也孔子曰多聞闕疑可也

秋武氏子來求賻

武氏子譏世官也父卒子未命也不稱使當喪未君也穀梁

曰歸之正也求之非正也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求之為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諸侯不生名卒名之不書薨外辭也崩薨卒葬常也何以書史之為道著姓名序世次記事實明是非昭法戒也卒之知其世矣名之知其人矣是非可定矣法戒可指矣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齊鄭合也齊鄭合而天下始多事矣故志之

癸未葬宋穆公

春秋義

卷一

七

卒從外錄來告也葬從內錄往會也不言其人微者也葬諸侯禮也書之者所以存其諡也而義則隨事見矣

四年 壬戌 桓王元年

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以力奪之曰取牟婁杞邑也陳君舉曰外取邑不書此書之者春秋之初猶以取邑為異也後則不勝書矣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凡弑君貴者書名賤者書盜貴者眾則書國賤者眾則書人兼弑父則書世子氏與不氏因舊史也弑父弑君聖人所不

忍言然而必志之者定首惡之名使亂臣賊子無所逃其誅也蓋亦不得已矣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兩君相見有會禮有遇禮行會禮書會行遇禮書遇紀實也清衛地也陳恒弑其君孔子告哀公曰請討之是諸侯皆有討賊之責也既而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是大夫皆有討賊之任也州吁弑君兩君遇于其境而不之討也曠其職矣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春秋義

卷一

八

鄭人嘗伐衛矣是役也衛故也三國黨衛助賊爲虐也不能討又助之是胥而爲賊也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惡聲也公與宋遇清不與衛伐鄭則猶遠賊也翬乃帥師而會伐是勇於從賊也是要君使黨賊也是好人之爲賊也是將敢于自爲賊也鍾巫之禍兆矣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州吁既立矣不書君以賊討也人衆辭也比而觀之州吁弑君誅首惡也魯宋遇清嚴失賊也四國會伐治賊黨也翬帥

師謹履霜之漸也衛人殺廣討賊之途也明于是義而賊始無所容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也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衛人立晉衆也衆立之可立矣書之何也不予人之得立君也爲子受之父爲侯受之王人可立君則下皆生事以邀功君可爲人所立則上皆市恩以竊國特書之所以定民志而止其亂也

五年 癸亥桓王二年

春公觀魚于棠

春秋義

卷一

九

魚漁也月令季冬始漁夏之季冬周之春也漁時也然而公觀之則玩而非事矣且棠遠矣非地也周公曰嗚呼總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

夏四月葬衛桓公

衛亂是以緩也宋諡公爵也餘諡公皆僭也私諡也賤不諱貴幼不諱長天子崩諱于郊諸侯薨諱于天子大夫卒諱于諸侯私諡之非禮也

秋衛師入郕

程子曰衛晉乘亂得立不思安國保民而入人之國失君道

矣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宮成而祀曰考庶子爲君爲其母立宮桓未君也而仲子有宮非禮也羽文舞也六羽六佾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初獻六羽前此非六羽也明魯用八佾之僭也然而用六羽於仲子之宮則仍僭也且止用于仲子之宮則其餘仍不改其僭也其辭微矣

邾人鄭人伐宋

報伐鄭之役也首邾主兵也

春秋義

卷一

十

螟

蟲食苗心曰螟志災也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苟無歲焉有民苟無民焉有國書之使人君畏天災重民命戒逸欲啓憂勤也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驅卒

臧氏之始也

宋人伐鄭圍長葛

報邾鄭之伐也伐國圍邑兼書之等重也

六年

甲子桓王三年

春鄭人來輸平

平和也輸賂也當是時也鄭宋爲難而諸侯分黨齊鄭黨鄭魯衛陳蔡黨宋今鄭輸平所以孤宋而樹黨也平可也以利平不可也以義也雖與師毒衆而聖人與焉謂是以殺止殺也如以利也雖解怨釋爭而聖人懼焉謂是以亂易亂也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鄭故也齊鄭爲黨與鄭平故盟齊也

秋七月

備四時以成歲也

春秋義

卷一

十一

冬宋人取長葛

長葛不繫鄭蒙上也經年攻圍而卒取之暴甚矣七年乙丑桓王四年

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伯姬娣也媵之也何以書不偕歸也詩曰諸娣從之祁祁如雲不偕歸非禮也或曰賢叔姬也故書之賢而得書亦春秋之法也

滕侯卒

不名史失之

夏城中止

將以伐邾也不義而勞民也夏城之不時也左氏曰凡土功龍見而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裁日至而畢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結艾之盟也書弟非卿也凡出奔叛殺而書弟者譏無友恭之義也聘盟帥師而書弟者譏有寵愛之私也所惡于私者非惡其厚而教之薄也惡其偏而教之正也偏薄則怨偏厚則驕驕則多欲欲而不繼終歸于怨怨乃亂也仁人之於弟也厚之而不私也以義篤恩以禮定分則人倫正而禍亂息

春秋義

卷一

十一

矣

秋公伐邾

邾鄭嘗伐宋矣是役也宋故也為宋伐邾以懼鄭也責輪平之賂也病公也渝蔑之盟矣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天子聘諸侯禮也何以書譏聘隱也惠公無嫡子隱桓皆庶也均庶立長國宜與隱者也然而惠公既已立桓矣太伯伯夷皆冢嗣也父命立少猶不敢干而况隱乎隱而賢也去之而已耳不然立少主而輔之耳而遽立乎其位是篡也不能

討又聘之非禮矣經書天王來聘者七聘隱者二聘桓者三

聘宣者一隱篡也桓弑也宣與乎弑也皆非所聘而聘也僖

公可聘矣亦一書之者為使宰周公也餘無書焉合禮也合

禮則常事矣可以無書也

戎伐凡伯于楚止以歸

楚止衛地也戎敢于伐王官衛不能衛王使凡伯不能死王

事皆罪也

八年 丙寅桓王五年

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春秋義

卷一

十二

謀從齊也將為瓦屋之盟也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枋

輪平之賂也宋將平齊鄭人懼焉故歸賂以邀魯也

庚寅我入枋

入受也賄賂之行與者受者均有罪焉故兩書之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辛亥宿男卒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宋衛從齊也齊盟鄭于石門盟魯于艾盟宋衛于瓦屋圖伯

也首宋序爵也春秋之初猶序王爵桓文以後皆首伯國則無王矣故曰功之首而罪之魁也是盟也鄭不與者有怨于宋也魯不與者受訪于鄭也

八月葬蔡宣公

三月而葬速也蔡宿同赴不同葬卑宿也天王之賻不歸雖尊弱也齊晉之役皆從雖卑強也吳楚之喪親送雖疎大也滕宿之卒不葬雖親小也可以觀世變焉故春秋不徒志葬也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春秋義

卷一

十四

成紀好也密之盟故也

螟

災也頻災而頻書之見人臣當頻言之也見人君當頻知之也君惡聞災則臣以災為諱臣諱災則日諂君不聞災則日驕君驕臣諂亡之尤也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展氏之始也

九年丁卯桓王六年

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再聘隱也屢書之重傷之也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

異也周之三月夏正月也雷未發聲不應大雨震電也

庚辰大雨雪

異也雷雨既作不應大雪也董子曰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甚可畏也

挾卒

挾之後無聞焉非世卿也春秋之初猶近古也後則無不世

春秋義

卷一

十五

者矣

夏城郎

不時且非義也將為鄭伐宋也曷為為鄭伐宋歸訪故也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

為鄭請齊也曷為為鄭請齊歸訪故也

十年戊辰桓王七年

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謀伐宋也齊從魯請而黨鄭也齊魯之於宋鄭屢反覆矣齊

始盟鄭繼而盟宋既又黨鄭而伐宋視石門瓦屋之盟無有也魯始盟宋既而平鄭又為宋伐邾又為鄭伐宋視茂宿之盟無有也揆厥始終有由然也未輸平則黨宋既輸平則黨鄭不歸所輸則又黨宋既歸所輸則又黨鄭其迹二三而心則一也賂故也君子是以知利之害也能棄人之信而喪其耻也能移人之心而亂其國也

夏鞏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報長葛之役也以祊邀魯以魯邀齊而宋敗矣鄭之詐也魯之貪也齊無信也宋致寇也

春秋義

卷一

六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鞏會伐而公敗宋出其不意也詐也

卒未取郕

宋邑也

卒已取防

宋邑也挾旬而取二邑焉貪也凡戰勝攻取庸人之所喜聖人之所懼也天下之亂惟禮可以已之毒民與師構鄰結怨君尚其詐臣習於貪如是而又有功則君恒弑國恒亡魯隱敗宋而弑晉厲勝楚而弑楚靈取陳蔡而弑紀勝齊而亡吳

入郕而滅比事以觀乃知俎豆可恃以為國而軍旅果可以不學也故曰托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秋宋人衛人入鄭

夏鄭伐宋秋宋伐鄭報之速也鄭敗宋師宋入鄭國復之甚也宋新敗而遽勤其民鄭恃勝而不守其國均罪也衛從宋瓦屋之盟故也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宋鄭構怨戴未與也宋乘勝而伐之鄭乘敝而取之其怨還而其毒熾矣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向邇其猶

春秋義

卷一

七

可撲滅宋鄭之謂乎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乘勝也宋伐戴鄭入郕其計同也夫戴郕何罪惟其小而易侮也玉帛以媚強大不顧無耻干戈以侮弱小不察有罪當時諸侯之得計而聖人之所傷也比一年之事而觀之結黨伐交出奇制勝乘便邀功承敝獲利用兵之詭道畧備而民愈不堪命矣故曰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

十有一年 己巳桓王八年

春滕侯薛侯來朝

諸侯朝于諸侯非禮也周室既衰小為大役移所以事天子者事之也故魯所朝者齊也晉也楚也而三國未嘗一朝魯也朝魯者滕也薛也曹邾杞紀小邾也而魯未嘗一朝數國也以此驗之非禮可知也朝人者諂而受人朝者僭也滕薛無言旅見也非天子不旅見諸侯隱公之志荒矣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謀伐許也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甚三國也伐宋取戴入郕入許為暴無已也比一公之事而

春秋義

卷一

七

觀之屢盟數會壞典禮也頻伐頻取肆貪虐也城即中丘勞民力也觀魚開逸遊之端入祊闢賄賂之門敗宋長詭詐之習入許啓滅國之漸不歸周賻而旅見滕薛則無君甚矣以篡得國以善守之猶懼不終况惡積而不可掩乎是非彰於前吉凶著於後不可不察也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公薨必地不地者弑也弑書薨因舊史也凡弑其君者非大臣世卿則公子介弟之有權者非弑而自立為君則立君而執其國柄者也魯無董狐南史之輩其隱忍而為之諱有由

然也弑君大惡也為其事而仍不居其名亂賊其何懼焉聖

人有憂之或變辭以見意或比事以發微隱閔之薨不地變其辭也公與夫人如齊公薨于齊夫人孫子齊比其事也皆所以明弑也不直言弑者不忍言也遠凶變養忠孝也必見為弑者不忍沒也哀君父誅亂賊也或曰不地以明弑固也然未知誰弑之也曰比事屬辭春秋教也桓弑而夫人孫齊閔弑而夫人孫莒夫人弑之也般弑而慶父如齊慶父弑之也子弑而仲遂得臣行父如齊三人共弑之也隱公弑賊無主名而桓即位則桓弑之也不言弑而弑可知不言誰弑而誰弑可知春秋之作微而顯志而晦此類是也不葬不成喪也

春秋義

卷一

九

春秋義卷一終

春秋義卷二

海陵 俞 肅為光編訂

合河孫嘉淦錫公著

受業 華山郝博文約菴 全校
白門何夢篆耕遲

桓公

隱公弟也弑隱公而自立

元年 庚午桓王九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桓即位不禰隱也踰年改元遂從吉也書之著弑立也且以

春秋義

卷二

一

傷亂賊之得志也天王之失誅也方伯之廢職也魯人之臣

仇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求定位也隱自入枋惟鄭是親桓懼討焉故求會也書之惡

鄭伯也不能討又會之也

鄭伯以璧假許田

惡鄭伯也鄭嘗輸平以枋歸魯值桓弑立鄭不討賊而乘間

圖利以枋小而許田大也故不欲枋而欲許曰吾姑假之且

加璧焉蓋要之也歸枋非易許也鄭賂魯也假許非易枋也

魯賂鄭也賂賂公行弑逆不討聖人傷之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定公位也受賂而黨賊也

秋大水

灾也

冬十月

二年 辛未桓王十年

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與夷者宋宣公之子也宣公舍其子與夷而立穆公穆公舍

春秋義

卷二

二

其子馮而立與夷與夷立而亟與鄭戰其亟與鄭戰者馮在

鄭而欲除之也其志恟矣有取弑之道焉孔父名也及累也

死於其難也凡弑其君者恒及其臣或不書非卿也春秋天

子之事也卿受王命是為王臣生當以名通死當以卒赴變

當以故聞故殺其大夫則書及其大夫則書重命卿也傳曰

惟卿為大夫是也

滕子來朝

罪滕子也朝賊也書子者貶之乎非也終春秋皆書子矣不

應以一時朝桓貶及其子與孫也滕侯也而稱子薛侯也而

稱伯杞侯也而稱伯小邾無爵而稱子意王朝之黜陟不行於強大而猶行於弱小也春秋本王制以正名稱所以為天子之事也然則滕子無貶乎曰書來朝非禮可知也名爵自有定稱是非在乎其事也不於事求義而區區於名稱爵號以為有褒貶也斯害春秋者也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成定之也成宋亂定賊也為賂故立華氏也會必有故不書故者故已明也稷與澶淵之會書故未明也稷疑於討督澶淵疑於討般也國莫弱於無禮人莫惡於無恥禍莫慘於春秋義

春秋義

卷二

三

欲利悲莫痛於心死聚天下之諸侯公然而受亂賊之賂是欲利而無恥也人心陷溺而亂靡有定也特書其故情見乎辭矣

夏四月取郕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華督之賂也大鼎係郕部所造也書取貪也非其有也書納逆也神弗受也太廟周公廟也以亂賊之賂而置於太廟誣其祖矣是彰賂而教弑也

秋七月杞侯來朝

罪杞侯也朝賊也滕稱子時王黜之也杞稱侯未黜也事之

是非在於來朝不係乎其侯與子也
蔡侯鄭伯會于鄧

始懼楚也蔡鄭者天下之中也楚得蔡而後可長驅宋曹陳鄭之郊楚得鄭而後能界絕齊魯秦晉之路故齊與楚爭蔡而晉與楚爭鄭也書鄧之會傷楚之漸強而有意二國也傷二國之無策而無以禦楚也傷天王之不能遠馭而長貽二國之憂也傷諸侯之不知大計而不急二國之難也

九月入杞

方朝而遂入之暴甚矣

春秋義

卷二

四

公及戎盟于唐

修舊好也

冬公至自唐

告於廟也凡公行必告於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勲焉禮也告至則書不告則不書而義則隨事見矣

三年 壬申 桓王十一年

春正月公會齊侯于贏

不書王闕文也隱之冊多誤桓之冊多闕或闕王或闕時或闕月非義也會于贏成婚於齊也齊鄭之親隱久矣故桓懼

焉首盟鄭既婚齊以自固也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申瓦屋之盟也胥命者相命也如葵丘五命之類是也彼猶有載書此并無載書故曰命也彼以桓公命諸侯此不以齊侯命衛侯故曰胥命也胥命正乎曰不正不受命於天子而自相命雖善亦罪也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杞求成也國不患小而患無禮杞越禮而朝桓非計也諂而被伐自取侮也僇而求成自取辱也有子曰恭近於禮遠恥

春秋義

卷三

五

辱也通於為國矣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既盡也陽傷之甚也

公子翬如齊逆女

翬弑隱者也位以卿而使逆女賞弑也賞弑者志乎弑者也以是知桓之果首弑也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

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左氏曰凡公女嫁於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

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送姜氏於讙非禮也穀梁曰凡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昆弟不出闕門

公會齊侯于讙

會齊侯也非迎姜氏也輕禮而重勢也不敬其伉儷而不能正其始也

夫人姜氏至自齊

不言翬以既得見乎公也是要大婚於草莽也不言公以不與公偕至也夫倡而婦不隨也文姜之亂兆矣

春秋義

卷二

六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致夫人也親送之其弟致之私文姜也前使弟今又使弟私年也私者禍之階也文姜之淫母亦義訓有缺乎年之子曰無知遂作亂也僖公有以啓之也故春秋貴義而不貴惠繩其偏私使歸於正

有年

五穀熟也獨桓宣書有年何也志少也桓十八年而一有年宣十八年而一有年非常也他公不書者其有年多也多則常事矣可以無書也

四年 癸酉桓王十二年

春正月公狩于郎

冬田曰狩周之春夏之冬狩時也何以書為于郎也非地也

蒐苗獮狩不時則傷農不地則害物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譏聘桓也不能討又聘之也渠氏伯糾字也是年無秋冬闕文也

五年 甲戌桓王十三年

春正月甲戌

春秋義

卷二

七

闕文也其記陳佗殺世子免乎春秋紀事必有終始蔡人殺陳佗事之終也始無見焉意者其在此也

己丑陳侯鮑卒

不書弒以憂卒也

夏齊侯鄭伯如紀

覘之也齊鄭之為暴屢矣入郕入許又覘紀而欲滅之也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再聘桓也仍叔之子弱也世官而子弟預政也

葬陳桓公

賊未討而葬賊葬也魯不討賊而會葬非禮也

城祝丘

不時也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傷周之不復興也東遷之後王綱不振近百年矣一旦奮然總六師以臨諸侯設克有功周可復興而惜桓王之失計也事有輕重勢有緩急春秋所書鄭罪多矣然而更有甚焉者矣楚僭王號戎執王臣魯有弒君之桓宋有弒君之督釋此不討而六師移鄭輕重緩急之權失矣鄭莊狡而善戰敗宋

春秋義

卷二

八

取戴入郕入許未可輕也不簡元老俾壯其猶而輕身以出一敗而王靈盡矣天子親征大國皆無從焉蔡衛自伐戴之後與鄭有怨而未釋陳佗弒立借從王以求定位爾又皆稱人將卑師少可知也而欲以圖鄭可謂寡助而少算矣伐鄭不擇罪而討也王伐鄭不擇將而命也蔡衛陳從勤王者鮮也蔡人衛人陳人從帥師者微也自伐鄭不服而王命益不行於天下周之遂衰在此役也王不書天恒辭也書從君臣之分也天子討而不伐書伐微詞也見鄭之敢戰也不書戰與敗者隱之也所以存天下之防也聖人之尊王存周而欲

振興之一言之中三致意焉至鄭之致王伐而又不服則罪不容於誅矣

大雩

龍見而雩建巳月也經無書六月雩者常也過則書旱祭也志災也大雩者雩於上帝用盛樂也天子雩於上帝諸侯雩於山川特言大志僭也

螽

蝗也為災也

冬州公如曹

春秋義

卷二

九

王臣也如曹違鄭難也王嘗以州與鄭鄭弗能有也伐鄭之役師敗王傷州公懼焉故如曹也王臣而懼諸侯無具也何以書過我也

六年 乙亥 桓王十四年

春正月寔來

王臣也不書使非王命也書來非事也王室喪敗王臣四出以依諸侯也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

謀齊難也

秋八月壬午大閱

簡車馬也魯與齊鄭向為一黨今因紀故頓生異同故簡車馬以待用也大閱正乎曰不正大司馬仲冬教大閱魯舉之僭也秋興之不時也

蔡人殺陳佗

佗踰年矣不稱君以賊討也陳賊也蔡討之可乎曰可上無天子下無方伯亂臣賊子力能討則討之可也

九月丁卯子同生

志莊公之非齊侯之子也

春秋義

卷二

十

冬紀侯來朝

謀齊難也

七年 丙子 桓王十五年

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火田也蒐狩之制講禮而非尚殺也訓軍而非盡物也東有甫草駕言行狩有常處也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有常度也徒御不驚大庖不盈取有數也以御賓客且以酌醴用有節也且夫山不槎蘗澤不伐天魚鱉鯢鮪獸長麋麋鳥異穀卵蟲含蜚蠊蕃庶物也焚林而田則殺不由禮而物盡矣譏淫獵

也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謀楚難也書名之義未詳或曰失國也兩書來朝特見也是年無秋冬闕文也

八年丁丑桓王十六年

春正月己卯烝

冬祭曰烝周之春夏之冬也烝時也何以書胡康侯曰非為不時志也為再烝書也

天王使家父來聘

春秋義

卷二

士

三聘桓也

夏五月丁丑烝

夏烝不時也正月己烝矣五月又烝焉亟也劉原父曰亟則瀆瀆則不敬疏則怠怠則忘君子之祭也敬而不瀆思而不忘

忘

秋伐邾

滕杞紀穀鄧皆朝而邾不至故伐之也邾不至義也是以不

義伐義也

冬十月雨雪

異且災也周之十月夏八月也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其來何命魯主婚也書之何來而遂逆之也大婚之禮祖於廟而後行不可以二事出也使公來魯則輕祭公來而遂逆則輕王后非禮也

九年戊寅桓王十七年

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逆稱后尊王命也歸稱季姜未見宗廟不敢處也高怠齊曰后必嫡女今曰季姜非嫡也程時叔曰紀畏齊而納女魯弑

春秋義

卷二

主

賊而主婚王娶紀之娣姪皆非也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朝非也使世子射姑非也世子攝其君者謂朝天子也朝桓何急于而使世子攝也

十年己卯桓王十八年

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

是病而使世子朝也可謂失計矣君疾而儲貳出危道也世

子可以已矣而不已是從亂命也

夏五月葬曹桓公

秋公會衛侯于桃止弗遇

衛約會而中變也呂樸卿曰齊鄭圖紀魯欲存之伐鄭之役衛寔從王是與鄭有隙也故公求會焉然蒲之胥命齊衛有舊好矣衛以鄭故而約會以齊故而中更是以有郎之戰也書之惡無信也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書來戰罪三國也桓可討也然其欲存紀則善也不討賊而

春秋義

卷二

主

伐交不為義而為暴也

十有一年 庚辰桓王十九年

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其君戰而其臣盟也大夫參盟自此始也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秋七月葬鄭莊公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天子在上而專執大夫皆罪也凡書執者惡之宋曷為執祭仲鄭忽者世子也突宋出也宋欲立突而取賂故誘仲而執

之使出忽而納突也宋君者馮也馮嘗在鄭矣鄭人以馮之故屢與宋戰今未有以報之乃誘執其命卿使廢正而立不正也可謂不義矣

突歸于鄭

突不繫鄭不宜有鄭也不稱公子爭國也兵入曰入內弗受也好歸曰歸內受之也突歸于鄭權在祭仲也

鄭忽出奔衛

忽繫鄭宜有鄭也不書爵未踰年也名之失國也或曰祭仲之為此者權也姑出忽而立突則身可不死而突可徐出而

春秋義

卷二

古

忽可徐反是不然矣權者道之準也不守節死義而從人要盟以廢立是悖道也惡乎權突出忽反亦偶然耳設雍糾之計行則仲之骨朽久矣而突焉得出而忽焉得反君子之處事也計可否不計利害其觀人也論是非不論成敗祭仲一執而突歸忽出則其力足以濟而不能守義具見矣比而書之罪祭仲也

桑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魯結黨以敵齊且固紀也以大夫而盟諸侯非禮也蔡叔蔡侯弟也諸侯之弟卿書公子非卿書弟當國而次及者字之

蔡叔蔡季許叔紀季是也

公會宋公于夫鍾

臣盟之君會之求之也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闕

秋會之冬又會之亟求之也

十有二年 辛巳桓王二十年

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紀侯莒子盟于曲池

紀故也申浮來之盟也

春秋義

卷二

五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燕宋黨也柔盟之公又盟之固宋也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桓公鮑之子也

公會宋公于虛

既盟而又會宋成未可知也宋懼已之合於魯而不足敵齊也故疑之深也魯懼宋之合於齊而已愈不敵也故求之急也

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魯宋之會盟繁矣皆書之惡無信也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

長此之謂也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宋辭平而合於鄭也鄭伯者突也宋所立也曷為背宋而盟

魯不堪其責賂也魯宋勢盡而交疎鄭宋利盡而爭起宋朝

魯而暮齊魯朝宋而暮鄭鄭朝宋而暮魯觀其離合而世道

人心可知矣

丙戌衛侯晉卒

再書丙戌因舊史也

春秋義

卷二

六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書伐書戰深責魯也夫魯之求宋本欲敵齊而固紀也今又橫挑強寇而與之戰則與初計左矣是忿兵也胡康侯曰來

戰者罪在外戰于郎是也往戰者罪在內戰于宋是也

十有三年 壬午桓王二十一年

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已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

師衛師燕師敗績

魯與齊戰也自戰郎以來齊不忘紀魯不忘齊二年之間三

盟四會懼齊故也宋辭魯而從齊魯結鄭以伐宋齊人怒焉

故借宋衛燕以來而魯會紀鄭與之戰也戰必地不地於魯也魯主戰自治也所以存紀者末矣四國敗績有敗道也齊魯爭紀齊曲魯直紀怒齊鄭怒宋雖曰從魯猶自戰也燕衛之從齊則怠矣勢無強弱曲則老直則壯兵無衆寡奮則勝怠則敗也戰稱君書重也敗稱師紀寔也燕稱人將卑也敗稱師重衆也衛宣未葬朔稱侯踰年也喪在殯孤無外事踰年稱君可也未葬即戎不可也

三月葬衛宣公

夏大水

春秋義

卷二

七

秋七月

冬十月

十有四年

癸未桓王二十二年。

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修武父之好也鄭同惡而曹比匪也

無冰

燠也周之春夏之冬不應燠而燠也

夏五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不月闕也來盟曹之會定之也使弟譏私也

秋八月壬申御廩灾

御廩藏粢盛之所也灾則害于祀焉故志之

乙亥嘗

始殺而嘗周八月夏六月也而遂嘗不時也壬申距乙亥四日爾而遂嘗未易灾之餘也不敬也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報丁未之戰也以用也列國之兵統乎天子敢私用與私為人用皆罪也齊背喪尤非也

春秋義

卷二

八

十有五年

甲申桓王二十三年

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左氏曰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

三月乙未天王崩

桓王也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書奔罪突也書爵君鄭也名之失國也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奔書名不能有國也歸書世子當有國也不書爵未成君而奔也書復歸不絕其位也

許叔入于許

許男弟也齊鄭入許許男出奔鄭伯使叔居許東偏曰寡人得歿於地天其以禮悔禍於許無寧茲許君復奉其社稷今鄭伯歿矣此許君而君許也者叔不應入不君許也者不應叔入尚在也者當奉許君以入不在也者當奉許君之子以入而遂自入焉是問鄭之亂而返國也亦問許之亂而竊國也書之罪叔也

春秋義

卷二

九

公會齊侯于艾

釋怨也祿父敗于魯飲恨以歿何以遽釋怨欲會文姜也

邾人牟人郛人來朝

三國之君也書人者未王命又失其名也兼言之旅見也邾者小邾之始也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櫟鄭邑也春秋之作無褒貶而有是非書世子歸鄭突入櫟而順逆見矣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

伐鄭者伐忽也地而後伐疑也未知其伐忽與伐突與會于袤以謀之乃黨突而伐忽也

十有六年 乙酉莊王元年

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謀伐忽也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復伐忽也屢助突而伐忽何也以正繼正禮之常也諸侯無所求以亂繼亂國之釁也諸侯有所得利其亂則助逆貪其賂則黨邪也春會則蔡先衛夏會則衛先蔡以意先後亂月

春秋義

卷二

十

班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各城向

不時也冬何以不時下有十一月此十月也周之十月夏之

八月故曰不時營室之中土功其始周十二月也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君奔有逐之者也以自奔為文者治其本也諸侯者天子所命以守其國也苟不失道誰能逐之以諸侯治一國則治其逐君之臣以天子治天下則治其被臣逐之君也其君正而

其臣理矣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

十有七年 丙戌莊王二年

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平齊紀也齊欲滅紀魯欲存之為婚于王而敗齊焉今何以

與紀平欲媚魯以會文姜也君子是以知齊襄之非人類也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趯

尋蔑之盟也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春盟而夏戰焉無信也

春秋義

卷二

主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宣公考父之子也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前書蔡叔次及者也季奔陳避叔也封人卒獻舞立而後自

陳歸季之去就可觀矣劉原父曰智足以與權而不亂力足

以得國而不居遠而不携邇而不迫者也

癸巳葬蔡桓侯

謚侯正也謚公非正也臣子不得私尊其君父義和之卒謚

曰文侯知謚侯者正也

及宋人衛人伐邾

宋志也邾鄭嘗伐宋也魯及之過矣春盟而秋伐焉無信也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十有八年 丁亥莊王三年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

尋艾之好也齊侯之於魯勤矣凡以為文姜也

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齊侯邀之也書公與者病公也家之本在身婦之越禮夫之

罪也遂繼事也夫人從公於會而遂往也不問有家而身殉

春秋義

卷二

主

之宜其及也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

公弑不地此地于外也公與夫人如齊公薨于齊夫人孫于

齊夫人弑公可知也公會齊侯于濼遂與夫人如齊公薨于

齊夫人奸齊侯而弑公可知也男女無別則淫僻生淫僻生

則禍亂作矣

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不討賊而迎喪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桓書葬成喪也討賊不葬之說非乎曰非也賊未討而不葬則桓不應葬若謂賊在外而不責討焉尤非也君父之仇不共戴天豈限內外哉凡君弑而葬成喪也桓公是也不葬不成喪也隱閔是也賊未討而葬賊葬也蔡景許悼是也不葬賊不葬也晉州蒲齊舍是也賊討而葬改葬也衛桓陳靈是也不葬不改也晉卓是也

春秋義

卷二

三

春秋義卷二終

春秋義卷三

合河孫嘉淦錫公著

海陵

為光編訂

受業

荆門何夢萊耕遲

全校

莊公

桓公之子名同母曰文姜

元年

戊子莊王四年

春王正月

不即位何也喪至已即位矣踰年改元不即位可也喪至即

春秋義

卷三

一

位何以不書常事也春秋之法常事不書失禮而後書

三月夫人孫于齊

奔書孫內辭也不稱姜氏承上也凡一事而再見者不氏所以省文且明相蒙也然則夫人無貶乎曰書孫則已貶也出姜曰歸不與弑也無罪之辭也文姜曰孫與弑也有罪之辭也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子曰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不為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文姜之不為桓妻明矣桓不妻之莊不可以母之魯不可以君之聲其罪而討之可也書孫于齊見夫人之為賊也見魯人之縱賊也見

齊人之容賊也

夏單伯逆王姬

單伯魯卿也逆王姬魯主婚也魯主婚禮也何以書王姬者歸於齊者也仇讐之人不可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爲喪故且惡齊也與其築於外也不如辭而不主之爲愈也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桓公鮑之子也

春秋義

卷三

二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周官典命掌諸侯之命數有始封而受命有有功德而加命有喪畢入覲而錫命桓公弑逆未嘗入朝受命焉今來追錫是賞惡也君子是以知周之不復振也天命有德天討有罪討當罪則懲惡命當德則勸善人勸於善以邀上之命故爵服貴而朝廷尊人懲於惡以避上之討故刑罰清而禍亂不作周室之衰久矣九伐之法既不克行惟是死生之服物采章輕重布之無有濫予或庶幾焉而輒爵命以錫弑逆之人王朝之褒賞益不足重矣賞不勸善罰不懲惡命之曰寄生

之君也

王姬歸于齊

公薨于齊夫人孫于齊王姬歸于齊比而書之忌親釋仇之惡著矣九伐之法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齊襄有焉歸以王姬是賞亂也錫魯桓以爵命結齊襄以婚姻周之不振不亦宜乎

齊師遷紀邢鄆鄆

紀三邑也齊圖紀久矣前盟於黃非愛紀也欲媚魯以會文姜也文姜既如斯決志滅紀矣抑紀季姜桓后也王姬甫歸

春秋義

卷三

三

而遽遷紀邑其無王亦甚矣凡遷有二能以國徙曰某遷自遷者也徙而臣之曰遷某強遷者也

二年 己丑莊王五年

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止

莊公庶兄也書之惡專兵也輦帥師而弑隱慶父帥師而弑閔外戚掌兵而危漢宦寺作將而亡唐春秋之垂戒遠矣

秋七月齊王姬卒

何以書爲之服也於王姬則得矣如桓公何所謂不能三年

之喪而總小功之察者也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夫人孫矣書會已歸也歸不書不敢以告廟也義當絕矣又使歸爲夫人是再死父也歸已非矣又使出會齊侯是重辱國也莊公之罪也詩曰敝笱在梁其魚魴鱖齊子歸止其從如水刺不能制而從之也

乙酉宋公馮卒

穆公和之子也華督弑與夷而立之者也

三年 庚寅莊王六年

春秋義

卷三

四

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納朔也朔奔齊齊伐衛故知納朔也朔搆伋壽而殺之其不可君衛明甚且衛有君矣齊黨逆而伐順魯黨仇而伐交故譏之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

王崩七年矣改葬也不書其人微者往也是夷周於列國也秋紀季以鄫入于齊

紀侯弟也紀侯不能下齊以國與季也鄫紀都也不書奔非

奔也不書叛非叛也然則以鄫入齊何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也其亦不得已矣齊強而暴紀弱而無能周衰而不能正也

冬公次于滑

欲救紀而畏齊也

四年 辛卯莊王七年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止

書奸也

三月紀伯姬卒

春秋義

卷三

五

內女不卒卒伯姬志變也齊侯葬之也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謀滅紀也

紀侯大去其國

畏齊而逃也國君死社稷正也輕去之非正也大者名也聖人從失國之例而名紀侯非大其去也或曰太王不嘗去邠乎曰太王去邠以興周也紀侯去而紀亡何大之有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志變也奪人之國而葬其妻輕棄其國而不及葬其妻皆非

常故書之罪齊之暴也惡諸兒之詐也責大之懦也憫紀之亡也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蒐狩有地不越境也况及齊人狩乎齊人者不共戴天者也詩曰猗嗟昌兮頤而長兮嘆之深刺之至也

五年 壬辰莊王八年

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春秋義

卷三

六

曰會曰享猶爲之名也至於如師則章之矣覲然施面目於三軍之中是尚可以人禮責乎詩曰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翱翔刺無恥也

秋師黎來來朝

卿國也黎來其君也名之未命也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復納朔也

六年 癸巳莊王九年

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王人書名詳之也王師之出未有善於此也衛朔有罪王命立黔年焉五國黨朔而伐衛實干王命救之是也惜其知順逆而不知衆寡以偏師當五國之衆子突之力小而任重也自救衛無功而王命益不行於天下矣故詳之傷之也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惡之也王救衛朔入衛逆王命可知矣

秋公至自伐衛

非所至而至也莊公之行十有九其致者五三至自齊婚于仇也一至自伐戎遠也一至自伐衛抗王命也雖紀實而善

春秋義

卷三

七

惡見矣故春秋不徒志至也

螟

冬齊人來歸衛俘

軍獲曰俘朔之賂也齊人來歸分之也宋陳鄭皆有焉好利而後忘義忘義而後黨逆黨逆而後拒命平宋亂立華氏鼎故也拒王命納衛朔俘故也書諸侯伐衛王救衛朔入衛齊歸衛俘而諸侯之貪利而無王可知矣不待傳而其事顯矣不待貶而其義見矣

七年 甲午莊王十年

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書奸也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異也恒星經星也不隕者也而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多也

如雨者非雨也似雨也

秋大水無麥苗

灾也周之秋夏之夏麥熟而苗將秀也書大水畏天灾也書

無麥苗重民命也畏天灾重民命聖人之心也弭天灾救民

命帝王之政也

春秋義

卷三

八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凡夫人齊侯之奸皆書之者聖人之不得已也男女無別必

至于淫淫而不已必至於亂文姜淫而弑桓莊公不禁哀姜

效尤遂通慶父于般閔公之禍魯之不絕如綫耳閨門之變

甚於敵國衽席之害慘於兵戎詳書之教人以守禮閑家遠

恥辱杜禍亂也

八年 乙未 莊王十一年

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約陳蔡以伐邾而不至也

甲午治兵

不地于郎也古者三年而治兵訓練于閒暇而用于不得已

故師出以律而有成功俟人不至無聊而興是役失治兵之

義矣

夏師及齊師圍邾邾降于齊師

是次郎之師也陳蔡不至及齊圍邾邾怒魯故降齊也胡康

侯曰及齊親仇讐也圍邾伐同姓也邾降于齊伐國無義而

不能服也

秋師還

春秋義

卷三

九

歷三時而後還志久也師出無名久而無功故詳志之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此禍淫之明驗也無知者年之子也僖公寵年過禮故無知

敢于作亂也襄公之死淫而荒也無知之亂驕而怨也其原

皆始於無禮以禮律身則度謹以禮使臣則分定度謹不淫

分定不驕不驕無怨不淫無荒亂何由作審乎致弑之原而

戒之則禍亂息矣故春秋不徒志弑也徒人費死於門中石

之紛如死於階下孟陽死于床不書及其大夫者非卿也

九年 丙申 莊王十二年

春齊人殺無知

無知踰年矣不稱君齊人以賊討也

公及齊大夫盟于蕒

謀納糾也大夫盟齊無君也不名衆也書公及病公也忘其仇納其子而盟其臣非義且失禮矣

夏公伐齊納糾

齊背蕒之盟也糾不稱子爭國也不繫齊不宜有國也公伐而納之多事也

齊小白入于齊

春秋義

卷三

十

小白繫齊宜有齊也糾弟而小白兄也不稱公子爭國也書入以兵入也王者必正其始天倫之際有讓無爭小白入齊不能正其始也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齊亂是以緩也魯公葬非禮之禮也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不克納則亦已矣而又戰故以我主是戰也大奔曰敗績盟不信而至于伐伐不服而至于戰戰不勝而至于敗自取辱也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納不書子罪糾也爭國也殺書子罪小白也滅親也仁人之子弟也不藏怨焉不宿怨焉糾不勝而越在他國則亦已矣而必殺之是忍于戕先君之子也書取易辭也病衆也以千乘之國而不能庇一夫也凡殺子弟目君此稱人兼罪其臣也管仲射小白中鈞鮑叔一言而猶相之況子糾親也不諫而使殺焉非盡小白之罪也其君殺之則書君臣與有罪則書人聖人之詳而核也王者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而不為伯者滅其天倫得一國而為之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春秋義

卷三

十一

冬浚洙

浚之者深之也畏齊也書之志勞民也所以守國者末矣

十年 丁酉 莊王十三年

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齊來伐而我敗之也不言伐而言敗意責魯也齊殺子糾而又來伐敗之是也猶責魯者自治之理寡怨之道止亂之方王者之事也

二月公侵宋

勝齊而驕也

三月宋人遷宿

魯宋嘗盟于宿宋怒魯遂遷宿遷怒也宿不復見因遷而滅也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

公敗齊而侵宋故也

公敗宋師于乘北

同次而獨敗焉宋先進也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春秋義

卷三

十一

荆稱號削其王也成王封熊繹于楚其爵子也熊通始大僭稱王而改號荆書其號削其王春秋之義也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凡僭號者皆削之使天下定於一也尊周也所以爲天子之事也荆敗蔡師猾夏之始也蔡侯名失國也以歸執也敗中國之師執中國之諸侯天子不敢問方伯不能救聖人之所傷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罪莫大于滅國而桓公首倡之所謂罪之魁也荆執蔡侯不能救也而滅弱小以立威管仲之器可知矣譚子不名史失

之也奔不言出國亡也無自出也

十有一年

戊戌莊王十四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郕

再敗宋也君無道而屢勝非國之福也哀公問于子貢曰吳何以亡對曰驟戰而驟勝也驟戰則民疲驟勝則主驕以驕主御疲民未有不亡者也

秋宋大水

宋告而魯弔之也外災亦志聖人之仁而大也天無私覆地

春秋義

卷三

十三

無私載聖無私心謹天災恤民隱無分內外也

冬王姬歸于齊

我主之也魯主王姬多矣獨莊公兩書之者爲歸于齊也敵惠敵怨不在後嗣齊易世矣猶不可以通乎曰不敵怨可也與爲好不可也先君之痛不可以遂忘也

十有二年

己亥莊王十五年

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鄫

紀亡矣猶書紀叔姬婦人之義從一而終也叔姬歸鄫紀侯卒也卒不書失國也書歸鄫賢叔姬也鄫者紀季入齊之邑

也紀之宗廟在焉叔姬不歸魯而歸鄒以奉先祀不以盛衰改節不以存亡易心聖人之所賢也賢而得書春秋之法也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撓及其大夫仇牧

撓馮之子也萬不氏因舊史也書及死於其難也能為有無其庶幾焉華督亦及而不書削之也賊也不與其為大夫也不傷其及也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罪宋失賊也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于陳非義矣罪陳

春秋義

卷三

五

容賊也

十有三年

庚子僖王元年

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齊始伯也以諸侯而主天下之會盟自此始也列國稱人皆大夫也會于北杏謀宋蔡也蔡新敗宋新弑也春秋之初列國紛紜有若鬬獸四夷交侵王綱不振伯者出而尊周攘夷禁暴安民功亦偉矣然而春秋無褒辭者裁以義也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樓諸侯以伐諸侯義所不得為也王者之治定于一人臣之義止于敬賤伯功者望天子以純王

之政責諸侯以純臣之節也

夏六月齊人滅遂

北杏之會遂人不至故也王之王也德修而人服有不服焉則增修其德伯之伯也肆威以服人有不服焉則益肆其威齊人滅遂所以威天下也以滅譚遂知封邢救衛之皆假也不言遂君者死于其位也遂無譏焉罪齊也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始平于齊也懼滅遂之威也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

春秋義

卷三

五

也

十有四年

辛丑僖王二年

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宋背北杏之會也

夏單伯會伐宋

踐柯之盟也

秋七月荆入蔡

為其與于北杏之會也敗其師執其君而又入其國楚暴甚矣齊不能救是以蔡予楚也蔡者中國之藩籬而荆楚之門

戶也不力乎蔡故楚患及鄭而不可制齊桓之失計也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

宋鄭服也北杏之會鄭不至宋背之會于鄆皆服也宋在齊下尊伯主也不復序王爵矣鄭伯者突也突于是年入國不書不來告也

十有五年 手寅伯王三年

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

申伯命也擅主盟會數勤諸侯非義也陳先衛者桓公進之以結其心也魯不與焉疑也

春秋義

卷三

六

夏夫人姜氏如齊

合魯齊也不會于鄆故使夫人往焉然而非禮矣二國之好而由于婦人魯之恥齊之辱也凡婦人預政雖功亦罪者不以一時之利而決萬世之防也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鄭

爲宋討也宋仲幾曰滕薛邾吾役也是舊屬宋也六年黎來來朝是新從魯也邾之會宋服而魯不至故爲宋討鄭所以固宋而懼魯也謀則工矣而非王道也鄭人敢間之而侵宋無亦窺其心之詐而私乎惟公可以服衆惟誠可以動物權

謀術數雖克有功然而勞矣且不可以及遠
鄭人侵宋

間宋之伐鄭也甚矣突之無遠慮也始賂宋而求立既立而遂背之後賂宋而求入既入而又背之蓋祖鄭莊之餘智而不知其不可也夫鄭四戰之地也齊楚秦晉之所爭也齊桓新伯諸侯方睦不從齊以禦楚而首背盟以伐宋是自求禍也踰年而齊伐鄭荆又伐鄭鄭之不亡幸耳不守信義而尚詐力解不困矣

冬十月

春秋義

卷三

七

十有六年 癸卯僖王四年

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討其侵宋也故曰彼善于此則有之矣

秋荆伐鄭

荆患自蔡及鄭也及鄭則諸侯病矣及鄭則周室危矣鄭天下之樞也密邇畿甸控齊引秦北枕三晉荆一得鄭則齊不西秦不東晉不南而楚可北天下之勢四分五裂而不能合也河洛嵩華之險與周共之東都王城可指顧而取也向非

齊桓則被髮左衽久矣抑鄭嚴邑也連周室之親守山川之固奉王命以令諸侯至便也鄭莊狡詐首敗王師突祖餘智才又劣焉遂至四而受敵不能用地而為地所累惜哉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鄭服也懼楚故從齊也叛則伐之以威之也服則盟之以懷之也畏威懷德諸侯皆從荆人斂迹桓之功也然受天下之尊已而列于宋魯陳衛之上非人臣之度也先陳于衛躋許男于滑伯滕子執進退諸侯之權僭也桓之罪也衆盟曰同

春秋義

卷三

大

邾子克卒

十有七年 甲辰 僖五年

春齊人執鄭詹

鄭貳于楚也鄭貳于楚非得已也介大國之間而不能自立惟強可以庇民者是從耳桓能修德以勝楚鄭將不求而自至不自反而虐執人使非義也天子在上而擅執人之大夫

不臣也

夏齊人殲于遂

殲盡殺之也齊人滅遂遂君死之遂民思之桓公因以兵戍之遂人憤而盡殺之也此遂人殲齊人也書曰齊人殲于遂不罪遂人也殺人之君私人之土而劫人之衆強不義之至也亡國之餘能自奮而殲敵理之所得為也變文書之使強不義者有所戒弱而能自立者有所勸也故類觀春秋之書法則功罪定矣書某伐某罪伐之者也某及某戰罪及之者也某執某罪執之者也某殺某罪殺之者也齊人殲于遂不

春秋義

卷三

元

秋鄭詹自齊逃來

書逃罪詹也詹為臣將命不辱執之而義死制可也執之不義死道可也逃遁苟免非夫也書逃來罪魯也魯以納糾之故與齊有隙雖盟于柯猶疑之也今又受其遁逃而為之淵藪非義也

冬多麋

麋魯所有也多則為異且害稼也

十有八年 乙巳惠王元年

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夏公追戎于濟西

書追戎病公也聖王之于戎狄也服則柔之叛則棄之來則禦之去不追也危身勞民而事遠略非義也

秋有蜚

蜚魯所無也有則為異且害人也麋之與蜚必志之者謹其

所以致此之由也聖人興而圖書出簫韶奏而鳳凰來和氣

春秋義

卷三

三

之感也君道失而災異見國將亡而妖孽生乖氣之致也春

秋上觀天時下察地理中驗人事旁徵庶物纖悉而不遺者

所以明感應之理維氣化之變範圍曲成之道也

冬十月

春秋義卷三終

春秋義卷四

海陵 俞 燾為光編訂

合河孫嘉淦錫公著

受業 雙峰游紹孔聖範 全校

白門何夢篆耕遲

莊公

十有九年 丙午惠王二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

春秋義

卷四

一

結魯卿也陳人微者也遂繼事也齊宋在鄆結因媵婦而遂

盟之也以上卿而媵微者之婦以大夫而盟大國之君非君

命而生疆場之釁一事而三失焉故詳志之

夫人姜氏如莒

書奸也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惡三國也以結為非不應與盟既已盟矣不應來伐失禮又

失信也伐鄙遠也伐邑近國也直書伐我則寇深矣以三國

之力而伐鄙不深入也魯服即止矣於此猶見桓文之節制

也

二十年 丁未惠王三年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比年如莒縱欲也胡康侯曰禮義天下之大防也禁亂所由生也泉水載馳錄於國風訓男女之別使自遠於禽獸也如齊且不可況如莒乎婦人從夫夫死從子莊公不禁失子道矣

夏齊大災

延燒也宗廟廡庫皆焚也春秋之時災異衆矣聖人取其信

春秋義

卷四

二

而可徵者書之舉近可以明遠記大可以知小也詳內而略外者衆史也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我

徐戎也嘗執凡伯以歸者也春秋之初戎患先見荆禍繼作安內攘外莫此爲要故伐之也伐我狄以安中國桓之功也不請於王而擅伐之桓之罪也

二十有一年 戊申惠王四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突篡忽而立四年出奔忽復立二年遇弑子亹立一年齊人殺之子儀立十四年傳瑕弑之突復入七年卒突之奔也魯再納之遂與鄭絕子儀子亹之事不書不來告也凡所書者皆突也突篡而書爵始終君鄭也紀實也所以著世衰道微亂臣賊子皆得終於其位也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以夫人之禮喪之也賊也而夫人之春秋有隱痛矣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春秋義

卷四

三

二十有二年 己酉惠王五年

春王正月肆大青

肆赦也青過也肆大青罪無不赦之辭也書曰青災肆赦肆青可也肆大青不可也大青皆肆則廢天討虧國典縱有罪虐無辜惡人得志而善人冤矣孔子語仲弓曰赦小過欲其寬也作春秋曰肆大青譏不嚴也寬嚴無常期於得中而已書曰刑期於無刑民協於中仁之至義之盡也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以小君之禮葬之也合於墓而與桓同穴也祔於廟而與桓

配享也春秋有隱痛焉七月而葬與不從夫諡猶末也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書其公子非大夫也非大夫而書之公子之重視大夫也其上殺之則稱國其下殺之則稱人以人而殺其公子以公子而為人所殺以國君而使其公子為人所殺皆罪也

夏五月

闕文也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於防

求婚也

春秋義

卷四

四

冬公如齊納幣

子同之生三十有七年矣始求婚非愆期也原有夫人也夫人者誰孟任也公與孟任割臂而盟許為夫人生子般焉蓋夫人世子皆具矣而又求婚新舊也並后匹嫡是以有子般之弑也齊仇國也與之會盟為社稷也而又婚之是死父也文姜之惡義本當絕然而莊則既母之矣衰經之中非議婚之時也婚禮有六惟親迎公自往也今喜於得齊而親納幣非禮也棄夫婦之恩階子孫之禍忘父之仇背母之喪又輕身為非禮之行娶夫人之失未有甚於此也故其受夫人

之害亦未有甚於斯也詳書之垂戒也

二十有三年

庚戌惠王六年

春公至自齊

踰年矣且非所至而至也如齊納幣而告於廟桓公其愀然矣

祭叔來聘

有祭伯有祭公有祭叔伯者爵也公者官也叔則祭伯之弟也不書使非王命也天子內臣非命而聘非禮也

夏公如齊觀社

春秋義

卷四

五

齊社非古也傳云蒐軍實使客觀之也然而公觀之則玩而非事矣程時叔曰齊仇國也又有新婚之嫌棄國政無君父壞禮法忘廉恥縱遊觀也

公至自齊

非所至而至也

荆人來聘

侵伐書荆者其君也削其王故舉號也來聘書人者其大夫也未為命卿故書人也書來聘謹之也荆敗蔡伐鄭而聘魯所謂遠交而近攻也

公及齊侯遇于穀

謀婚期也穀齊地也如齊已亟矣病公也

蕭叔朝公

蕭附庸也叔蕭君弟也當國而攝其君故書朝不書來公在穀也朝非禮也朝於穀非地也

秋丹桓宮楹

楹柱也諸侯黜臺大夫倉士黜丹楹非禮也祖禰之宮一也丹桓宮楹是典祀豐於昵也非孝也為侈而已矣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侈則用費用費則多取多取則民貧民貧則

春秋義

卷四

六

奸邪生奸邪生則禍亂作矣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桓公終生之子也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將親迎也盟高禖而納幣盟齊侯而逆女喜於得齊而急於娶女故不遑寧處如是也詩曰乃如之人兮懷婚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莊公之謂矣

二十有四年

辛亥惠王七年

春王三月刻桓宮桷

桷椽也刻鏤也諸侯之桷斷之戔之刻桷非禮也丹楹刻桷皆書之者杜其漸也始焉華其宗廟繼必廣其宮室後必高其臺榭新廡築郛連築三臺土木之功繁興於此基之矣紂為象箸箕子嘆曰彼為象箸必為玉杯為玉杯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止也此春秋之意也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

親迎不書此何以書為如齊也非禮之禮也王裒之父死於

春秋義

卷四

七

晉裒終身未嘗西向而坐莊公屢如齊獨不憶其父乎且是齊襄之女也而逆之也特書之誅心也

秋公至自齊

不與夫人偕至也親迎而不偕至失夫道矣婦人從夫者也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夫人未有書入者書入內弗受也其弗受何也孟任故也內有夫人也且是齊襄之女也雖宗廟亦弗受也神人之所弗受而齊強納之故書曰入惡之也

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

宗婦同姓大夫之婦也覲私見也穀梁曰男子之贄羔鴈雉
膳女子之贄棗栗脯脩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女同贄是無
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母乃不可乎

大水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戎侵曹猾夏也羈奔陳弱也赤歸曹篡也祭仲執而突歸忽
出權在仲也戎侵曹而羈出赤歸制在戎也忽羈皆不稱爵
不能君也突亦不書公子失子道也忽羈皆係國宜有國也

春秋義

卷四

八

突赤皆不繫國不宜有國也突歸而忽始出鄭有君而突逐
之也罪甚於赤也羈奔而赤始歸曾無君而赤竊之也罪輕
於突也比事以觀而曲直之繩墨觀矣輕重之權衡見矣

郭公

訛也郭亡也比其亡之例而書之也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
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桓公曰以若所言則賢君
也何故亡曰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然則
非有亡郭者也郭自亡耳

二十有五年

壬子惠王八年

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釋伐我之怨也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宣公晉之子也朔拒王命而卒於其位傷王命之不行也故
春秋不徒志卒也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不
于朝而于社僭天子也不用幣而用牲諂鬼神也

伯姬歸于杞

春秋義

卷四

九

不書逆親迎也書歸志失時也伯姬者公姊妹也桓公之薨
二十有五年矣而始歸愆期可知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非禮也左氏曰凡天灾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

冬公子友如陳

報女叔之聘也凡書公如者朝也書大夫如者聘也聘常也
而書之或志其交私也或志其諂大也或志其專國也友如
陳志季氏之專政且私于陳也

二十有六年

癸丑惠王九年

春公伐戎

往者淮夷徐戎並興魯公征之作費誓孔子取焉所謂敵加於已不得已而應之也今則自生戎釁也追于濟西已非矣又伐之是好事以邀功也聖王之於戎狄也彼以禮來不失禮而生釁若其不來不卑屈以結好彼以兵來不無備而致寇若其不來不生事以邀功隱桓會戎盟戎不足以結之而徒自貶也莊公追戎伐戎不足以威之而徒啓寇也皆非也夏公至自伐戎

曹殺其大夫

春秋義

卷四

十

赤除羈之黨也大夫命於天子諸侯不私命也有罪歸於司寇諸侯不專殺也專命之而專殺之則慶賞刑威之柄分矣故天王殺其大夫不書得殺大夫也諸侯殺其大夫書之不得殺大夫也所以定天下於一而止其亂也稱國者君與大臣共之也稱人微言亦與也不書名史失之也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與楚爭徐也楚得蔡又得徐則患及齊魯而不可制故爭徐所以開侵蔡之路爲伐楚之謀也宋序齊上宋主兵也意者管仲之謙與若晉大夫則侈矣或曰管仲不見於經何也曰

其位卑也管仲平戎于周王以上卿之禮饗之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由此觀之非命卿也人不出乎天子之爵命名不登於天子之簡策高國皆書名而仲無見焉守王制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 甲寅惠王十年

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非禮也失男女之別矣杞伯不閑有家伯姬不守婦道莊公不循典禮參譏之

春秋義

卷四

十一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鄭服也鄭貳於楚齊執鄭詹今齊伐徐勢漸盛矣故鄭服也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原仲季友之私也棄國政而葬其私交非禮也

冬杞伯姬來

歸寧曰來出曰來歸姊妹稱字女則加子經無書子某姬來者以爲禮也伯姬來非禮也

莒慶來逆叔姬

不稱逆女慶自逆也大夫逆婦不書此何以書志失時也叔

姬伯姬娣也桓公之薨二十有七年矣而始歸失時可知也
杞伯來朝

杞侯也今稱伯時王黜之也書來朝罪杞伯也朝魯已非矣
又從伯姬來焉不閑有家而以身徇之所謂失禮之中又失
禮也

公會齊侯于城濮

尋幽之好且謀伐衛也

二十有八年 乙卯惠王十一年

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春秋義

卷四

三

討其不與幽之盟也伐不書日此日者戰之日也取戰之日
而加於伐之上者速戰也齊以是日至衛即以是日戰也書
衛人及罪衛人也齊桓之霸雖曰假之然名爲安內攘外也
則宜有以成其美衛人不從齊有辭矣又不服而速戰以至
於敗則衛人之過也

夏四月丁未邾子貆卒

克之子也

秋荊伐鄭

爲其從齊也幽之初盟齊執詹者鄭貳於楚也幽之再盟荊

伐鄭者鄭專於齊也與齊爭鄭荊禍烈矣
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善救鄭也安內攘外不失職矣晉文不能救宋晉悼不能救
鄭比於桓公則有愧焉呂樸卿曰中國之得鄭者三召陵服
楚新城附鄭齊桓之威也城濮戰勝踐土來盟晉文之威也
虎牢城戍蕭魚同會晉悼之威也楚之得鄭亦有三泓之戰
中國不振旅而鄭從楚邲之戰荀伯不復從而鄭從楚申之
會晉侯不主盟而鄭從楚中國可以得鄭之機亦有三辰陵
之盟鄭既背楚矣三帥異謀卒自取敗而鄭決於從楚鄢陵
之戰晉既勝楚矣三卻擅權國多內艱而鄭不復從晉召陵
之會十八國之師大集尤勝楚之一機也荀寅黷貨以失諸
侯鄭於是東結齊魯而無所適從矣故鄭之叛服夷夏之盛
衰而春秋之始末也

冬築郿

郿邑也城邑曰城此曰築非城也障其山林包其水澤以爲
遊觀之地也書之譏非制而勞民且不時也冬築之何以不
時大無麥禾而築郿所謂時紕舉贏者也
大無麥禾

春秋義

卷四

三

倉廩竭也麥在夏禾在秋書於冬者計之也趙氏恒曰土功不息費用浸廣調度不充有司於歲杪計之知倉廩皆竭也穀梁曰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無六年之畜曰急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

臧文仲也告糴于齊急也君子以臧孫之治國爲無謀矣賦役繁興而不能救也飢饉相仍而不能恤也公私俱病而後求人爲名而已矣君子之治國也恃已而不求人也爲實而不務名也

春秋義

卷四

十四

二十有九年

丙辰惠王十二年

春新延廐

延廐者法廐也天子十二閑馬六種諸侯六閑馬四種大夫四閑馬二種新之者修之也凡土功日至而畢春新之不時也大無麥禾而冬修廐春新延廐耗財已甚矣勞民已亟矣

夏鄭人侵許

再盟于幽許人不至故也鄭許有舊怨是假公以濟私也春秋惡之

秋有蜚

異也有者不宜有者也山海經云蜚如牛白首一目蛭尾行水則竭行草則枯見則有兵疫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紀亡矣猶繫紀者從叔姬之志也卒之賢之也所以表潛德之幽光崇獎節義爲後世勸也妾媵不卒特卒叔姬公弟不卒特卒叔胥王臣不卒特卒王子虎劉卷皆賢之也

城諸及防

備齊也將與齊爭鄭也諸及防者先城諸而後城防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城之時也何以書歲歉而勞民也程子曰爲

春秋義

卷四

十五

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民力民力足則生養遂教化行風俗美故爲政以民力爲重也春秋凡用民力不時害義固爲罪矣雖時且義亦書見勞民爲重事也

三十年 丁巳惠王十三年

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

次止也有畏也欲救鄆而不能也伐而次者以次爲美故而次者以次爲譏次于滑而紀滅次于成而鄆降見義不爲無勇也

秋七月齊人降鄆

脅服曰降鄆降于齊鄆自降也意責魯也齊人降鄆非鄆自降也專責齊也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國滅不葬葬叔姬者賢叔姬也抑以順紀季也紀滅矣葬紀叔姬見叔姬之全乎為紀之婦也叔姬歸于鄆矣葬紀叔姬見紀季之全乎為紀之臣也表苦節之貞婦憫亡國之孤臣為後世勸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春秋義

卷四

六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釋救鄆之嫌也

齊人伐山戎

營州之戎也伐之以其病北燕也北伐戎南伐楚桓公之霸也戎患及於一國楚患及於天下先戎而後楚者管仲之謀也戎近而楚遠戎弱而楚強遠與楚爭戎襲其後此危道也故舍楚而伐戎釋內顧之憂也武侯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其南征也所以為北伐也夷吾束馬懸車以踰卑耳其北伐也所以為南征也事雖異而心則同矣

三十有一年 戊午惠王十四年

春築臺于郎

方而高曰臺去國而遠築臺非禮也春非時也臺非事也郎非地也

夏四月薛伯卒

薛侯也稱伯時王黜之也不名史失之

築臺于薛

薛魯邑也再築臺亟勞民力也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春秋義

卷四

七

山戎之俘也來獻何威魯也魯次成齊降鄆雖遇于濟未釋然也故來獻捷名曰自卑而懷之實自矜而威之也獻戎捷禮乎曰非禮也諸侯有四夷之功以獻于王王以警于夷諸侯不相遺俘使人獻之猶曰非也况親來乎桓公徒知一獻之可以服魯而不知失禮之不可以服天下也

秋築臺于秦

秦魯地也三築臺勞民甚也君志荒矣國政廢矣貨財殫矣民力竭矣比而觀之丹楹刻桷築廊新廡大城二邑連築三臺土木之功未有甚於斯也人知國政之弊在城邑築臺之

日而不知君心之侈在丹楹刻桷之時庸人憂於其著聖人謹於其微是故卑宮惡服絕侈汰也慄慄危懼戒驕逸也動守憲度虞禍亂也不爲嗜慾則娛樂之言無自進不好功利則興作之計無自生也

冬不雨

灾也冬不雨何以灾周之冬夏之秋也

三十有二年

已未惠王十五年

春城小穀

魯邑也無麥禾而新延廐冬不雨而城小穀無恤民之心矣

春秋義

卷四

六

身歿而禍作非不幸也宜也

夏宋公齊侯過于梁丘

謀伐我也齊降鄆而我爭之獻捷而又不往故謀伐之也先

宋宋爲主也劉原父曰席則有上下焉室則有與昨焉凡諸

侯之事重主輕大上小近主遠宋主齊近也孰近近梁丘也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叔孫氏之始也牙之卒季友酖之也爲般故也不書殺無讎也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路寢者正寢也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以正終也故薨于路寢就公卿也所以正始終明顧命防隱蔽杜篡奪也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不稱爵未踰年也稱子嗣位也不書薨未成君也凡嗣子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禮也公薨而子般卒弑也子般者孟任之子也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而與之盟生子般焉子般生而又娶哀姜新間舊也國本搖矣故慶父弑般將以悅哀姜而專魯也傳曰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莊公上不能正其母中不能正其妻故下不能庇其子

春秋義

卷四

九

也春秋自夫人孫齊以來三十年間備載莊公內治之失而終之以此將使人君鑒焉而守禮閑家以絕禍亂也不葬未成君也

公子慶父如齊

子般卒而慶父如齊是慶父弑之也弑書卒內辭也繼書如不沒其實也不書奔非奔也告立閔公也書如見魯人之不討而縱其往也齊人之不討而容其來也季友奔陳不書削之以別於慶父也

秋伐邢

志狄禍也春秋之世戎先見荆次之狄又次之戎亂曹魯荆
病蔡鄭狄禍邢衛微管仲則中國殆矣夫子仁之以救世也
心之德與愛之理一也高談性命而恥言事功者非孔子之
道也

閔公

莊公庶子也慶父弑子般而立之

元年 庚申惠王十六年

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不即位也八月公薨子般即位十月般弑慶父立

春秋義

卷四

干

閔公而後如齊則既已即位矣故踰年不復即位也

齊人救邢

善齊人也胡康侯曰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救在京師罪
在列國救在夷狄罪在中國救而不速書次以譏之救而不
敢書至以罪之兵治聖人之所惡也獨至於救兵而書法若
此聖人之情見乎辭矣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亂是以緩也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復季友也友酰牙而立般慶父弑般而立閔季友奔陳因陳
以訴于齊欲因齊以歸于魯而懼閔公之不安乎已也魯人
厭慶父而思季子而又懼季子之不利於閔公也故公及齊
侯盟使閔公安乎季子季子安乎閔公而後來歸也

季子來歸

稱季子魯人尊之也言來歸魯人喜之也莊公薨子般弑閔
公幼慶父通乎夫人以傾公室國人洵洵願得季子以平內
難也尊之至則責之周喜之深則望之切而卒使閔公再弑
則季子之過也聖人據其實而書之所以繪當時之情事哀

春秋義

卷四

主

魯國而責季子之失其望也

冬齊仲孫來

仲孫齊大夫也不名史闕也盟曰來盟聘曰來聘直書曰來
蓋覘國也齊伯主也而近於魯不思明王法修伯職討有罪
扶微弱乃使智謀之士覘虛實而欲取之齊之君臣交失矣
故書之譏之也

二年 辛酉惠王十七年

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罪齊人也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祭不書名獨郊禘書之者志僭也禘天子之禮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于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不王不禘故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悉書則不可勝書因事以見義焉兩書禘而九書郊皆有故者也不書祭名者不譏其祭也譏失禮也書祭名者兼譏其祭也所謂失禮之中又失禮也有書禘有書吉禘禘者常禘也喪畢而禘吉禘也新主致於廟遠主遷於祧大祭於太廟審禘昭穆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今距莊公之薨二十一月

春秋義

卷四

三

秋八月辛丑公薨

不地弒也孰弒之夫人慶父弒之也二人之弒公何也哀姜通乎慶父弒子般者季子之所立也故季子奔陳閉公既立乃背慶父而盟齊侯以返季友非夫人與慶父意也故復比而弒公也夫人慶父固不容誅矣抑季子亦有罪焉夫

以季子之才力可以馱叔牙何難於誅慶父况既來歸矣外有強援內結主知不順人心以討亂賊隱忍而待閔公之罹害失魯人之望矣不書葬不成喪也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書孫與弒也文姜不氏上已見也故蒙之也哀姜書氏上未見也故目之也事有由起禍有由成夫人之惡莊公啓之也莊公不哀其父而婚于齊是教弒也不開其母而播于衆是誨淫也故夫人不以淫爲羞大臣不以弒爲恥般弒於前閔弒於後魯國幾亡莊公之過也

春秋義

卷四

三

公子慶父出奔莒

夫人孫而慶父奔二人共弒也夫人慶父何以奔季友立僖公也然則季友之力足以濟而坐觀禍變可想矣牙之後爲叔孫慶父之後爲孟孫友之後爲季孫此三家之始也

冬齊高子來盟

定僖公也不稱使權在高子也稱子魯人貴之也莊公薨子般卒閔公弒夫人內亂慶父外專魯未知孰有之也齊侯使高子將南陽之甲以來可定則定之可取則取之耳高子至而平魯難定僖公是再造魯也季子來歸喜之也高子來盟

貴之也聖人因而不改者見當時之國勢與人情也國勢則已危也人情則已急也求之則已哀也望之則已切也故曰春秋之作也如化工之賦物直書其事而義自見矣

十有二月狄入衛

衛滅矣書入得而不居也楊龜山曰墻茨鷄奔衛為狄所滅之因也衛自宣惠以來上蒸下淫犬羊雜揉自狄之矣今而狄入氣相感也淫亂之禍不纂則滅烈哉

鄭棄其師

清人之詩是也其序曰文公惡高克而不能遠使將兵於河

春秋義

卷四

五

上久而不召其衆潰焉是棄之也書師志衆也衆者國之所與立也而自棄之謀之不臧未有甚於斯也書曰鄭棄君臣同罪之辭也

春秋義卷四終

春秋義卷五

海陵 俞 齋為光編訂

合河孫嘉淦錫公著

受業 關中郭夢龍乘六 全校 白門何夢篆耕邇

僖公

閔公庶兄成風子也季友立之

元年 壬戌惠王十八年

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不即位也哀姜孫慶父奔成季立僖公也高子來

春秋義

卷五

一

盟定公位也然則公既即位矣元年不復即位正也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次而救非救也韓非子曰狄伐邢桓公將救之鮑叔曰太早邢不亡狄不敝狄不敝齊不重且夫救危之功小不如存亡之德大故次于聶北待邢亡也先書次而後書救誅心也次者其實而以救為名也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師次于聶北邢遷于夷儀齊之不成為救可知也正月次于聶北六月遷于夷儀邢之守死待救可知也然則桓公之心

可誅矣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是次於聶北之師也既遷而城之孰如未遷而救之然而猶愈於已也故書城邢紀功也甚矣春秋之善也先書次而後書救誅心也既書遷而又書城獎勞也其察奸也明其與人

也恕其用刑也斷其用賞也周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夫人之薨不地其地者有故也齊人殺之以歸者不可以歸者也再辱魯矣即其薨所而葬之可也

春秋義

卷五

二

楚人伐鄭

鄭從齊而又伐許故也荆稱楚何也昔周封熊繹於楚熊渠始大僭稱王而改號荆楚之所以爲荆也子文得政復號楚以通於上國荆之所以爲楚也彼以荆來則荆之彼以楚來則楚之紀實也周有楚子而無荆王故荆君來則荆之荆大夫來則人之荆其僭也楚君來則子之楚大夫來則人之名之從其爵也本王制以正名稱春秋所以爲天子之事也傳者不知乃曰進之夫伐鄭何事也獎夷之能猾夏乎而進之耶甚矣其謬也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榿

謀鄭衛也狄入衛而楚伐鄭會於榿以謀之修伯職也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爲其受夫人也邾雖有罪業與會於榿矣且夫人之喪魯猶受之而與兵以敗邾師不亦過乎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郚獲莒挈

季友以賂求慶父於莒莒來責賂而魯敗之也莒貪而魯詐也不書友殺慶父當殺者也不書魯人殺慶父不以賊討也挈莒卿也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季氏於是乎始大

春秋義

卷五

三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氏衍文也不稱姜氏蒙上也書喪至不可以至也以兵死者不入於兆以罪出者其子不喪之也况預弑夫二君見誅於方伯者乎

二年 癸亥惠王十九年

春王正月城楚止

是諸侯城楚止也不書諸侯文有闕也不序蒙榿之會也左氏曰僖之元年桓公遷邢於夷儀二年封衛於楚止邢遷如歸衛國忘亡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不當葬也有宜葬而不葬隱閔是也有不宜葬而葬文姜哀姜是也

虞師晉師滅下陽

下陽國也虞先晉主兵也下陽者虞虢之塞也下陽滅而虞虢舉矣滅人以自封猶不爲也況亡人以自危乎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服江黃也江黃服則楚有內憂雖欲深入狼顧恐江黃之議其後也故服江黃者伐楚之要計也斷其右臂而塞其門也

春秋義

卷五

四

然而非王道矣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爲利之國也若楚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惜桓公之急近功利而無遠慮也不數年而楚伐江滅黃君子病之

冬十月不雨

志不雨之始也

楚人侵鄭

與齊爭鄭也屢爭而不得齊強也

三年

甲子惠王二十年

春王正月不雨

再時不雨也

夏四月不雨

三時不雨也

徐人取舒

徐舒皆夷也書之何關於中國也舒近楚而從楚徐近齊而從齊齊欲伐楚則必過徐而恐徐之中變也故使之取舒所以絕於楚也江黃服而楚有近憂徐舒服而齊無內患管仲之謀也

六月雨

春秋義

卷五

五

志不雨之終也總而計之自十月不雨至於夏六月也此詳書之而後總計之者前目而後凡春秋之通例也凡書雨者憫雨也謹天灾重民命也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謀伐楚也伐楚之役江黃不與其不與也所以深於與也江黃屯兵於境內則楚師不敢遠出致屈完之來盟惟江黃之故也善謀也然而比於天吏則有間矣

冬公子友如齊泣盟

聽伐楚之期也

楚人伐鄭

亟爭鄭也

四年 乙丑惠王二十一年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志齊桓之伯也荆楚五十年間伐蔡伐鄭憑陵諸夏莫敢誰何獨齊發奮而謀伐之北威戎狄南固陳鄭徐舒既服江黃受盟而後大舉一出而蠻荆來威厥功懋矣故序八國之君見與者衆也先侵蔡攻瑕也書侵用奇也不使楚得救之也

春秋義

卷五

六

書蔡潰紀功也遂伐楚壯之也書伐用正也兵威既振可聲罪而致討也于陘深入也示必戰也次于陘節制也修文告之辭申威讓之令也詳而書之蓋予之也五伯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然而予之者聖人之不得已也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孔子志在於救民故美其有匡世之功孟子志在於明道故譏其失君臣之義也邵子曰五伯者功之首而罪之魁也明於五伯之功罪則知春秋之義矣

夏許男新臣卒

不書卒於師者卒於國也陘近許疾而歸也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來盟於師聽命也嘉服義也盟於召陵退舍也嘉有禮也攘外之道服則柔之叛則威之威之欲其服也不窮兵而誇遠畧也柔之固其心也不驕矜而失其意也進而次焉能威之矣退而盟焉能柔之也然止於此而已矣不能革僭號也不能返侵疆也連八國之師而與其大夫一盟則僅矣聖人之心與人爲善嘉其所已能而惜其所未至也

齊人執陳轅濇塗

春秋義

卷五

七

陳貳於楚也盟於幽而執詹盟於召陵而執濇塗其事同也陳之與蔡一體之國也蔡從楚陳從齊望倚齊以敵楚也召陵之役楚不大創陳人懼焉而後貳也桓公不自反而擅執人之大夫則功未成而志已驕矣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齊命也獨用江黃均勞逸也書執書伐甚齊也

八月公至自伐楚

穀梁曰二事偶則以後事致後事小則以前事致以伐楚致大伐楚也

葬許穆公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執之伐之而又侵之已甚矣諸侯方歸而又勤之已亟矣桓公之驕也

五年 丙寅惠王二十二年

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書殺世子甚晉侯也莫親父子莫重世嫡而至於殺者溺於色而蔽於諛也有國家而殺其世子未有不亂者也晉侯殺

春秋義

卷五

八

申生里克殺奚齊又弑卓子夷吾獲於韓原子圍死於高梁皆是故也女戎一與骨肉不能保其生宗子一搖數世不能靖其亂詳書之爲戒也抑申生之死可謂恭矣然而不如其行也不然則入而明之也隱忍而死是陷親於不義也董子曰有國家者不可以不通春秋前有諛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通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遇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誅死之罪若獻公者所謂前有終而不見者與故蒙首惡之名若申生者遇變

事而不知權也是以不免於死而且陷父於不義

杞伯姬來朝其子

僖公之姑也於禮不得歸寧來已非矣朝其子又非也父在子不當朝借曰朝焉不必其母之朝之也是夫老子幼女壯而干國事也

夏公孫茲如牟

牟小國也聘之何也公孫茲有私也娶於牟故也如陳公子友之故也如牟公孫茲之故也故志之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春秋義

卷五

九

王世子者襄王鄭也會之定之也惠王欲立叔帶桓率諸侯以會鄭示天下皆戴世子而不可易也然而不可訓也夫惠雖失道是君父也桓人臣也鄭人子也桓而守臣之節也者諫之可也以死爭之可也鄭而知子之義也者安之可也讓而逃焉可也桓不諫王而會世子是要君也世子不奉王命而會諸侯是制父也或曰不如是則廢嫡立庶而周室危是亦變之正也曰春秋正其誼不謀其利孝子之行有順無制忠臣之義有死無要太王欲立季歷泰伯逃之孤竹欲立叔齊伯夷去焉龍逢比干諫而死耳不聞脅而制其君也父子

有猜忌之嫌必啓弑篡之漸兄弟無友讓之風必開禍亂之原公卿挾擁立之功必有跋扈之變方鎮清君側之惡必生易姓之憂首止之會槩以恒辭書之者明臣子之義全君父之尊杜亂賊之漸也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書諸侯世子不與盟也不序蒙上也盟於首止定世子也聖人書之與私盟者同辭惡要君也

鄭伯逃歸不盟

鄭伯不盟何也首止之盟非惠王意也王謂鄭伯曰吾撫女

春秋義

卷五

十

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故歸也逃者匹夫之事也鄭伯奉王命以不受盟而書逃何也此則聖人之權衡也夫所貴乎君之命者非謂其言莫予違也所貴乎從君之命者非謂其從君於昏也君之制命也制以義不制以勢臣之從命也從其治不從其亂鄭世嫡也宗子維城不可搖也桓之定之雖曰要君然所假者義也惠王而明於君道則當畧其私心而從其公義鄭伯而明於臣道則當弥縫其闕而匡救其非惠王不以義而制命鄭伯不以道而諍君是相率爲匹夫之行也書會不當會也書逃不當逃也諸侯不

當要君世子不當制父惠王不當廢嫡鄭伯不當從昏臣子之義者君父之道明非聖人孰能修之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弦黃姻也黃從齊故楚滅弦滅弦者無黃也無黃也者無齊也桓驕而楚張君子傷之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虞稱公天子之三公也是而可執孰不可執罪晉也抑以見虞公之愚也從晉而滅下陽宜其執於晉也不書滅不絕其

春秋義

卷五

十一

祀也不書取歸其職貢於王也不書以歸地入於晉也

六年 丁卯惠王二十三年

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討其逃盟也鄭之逃盟王之命也而遽伐之是伐王命也君子是以知首止之盟之不可訓也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圍許以救鄭也不書救鄭惡圍許也諸侯不序蒙上也遂救許則鄭圍釋矣楚得計而諸侯無功也然而書救不沒其善

也以為猶愈於已也

冬公至自伐鄭

七年 戊辰惠王二十四年

春齊人伐鄭

鄭未服也齊務武而不修德鄭即夷而不知變皆非也

夏小邾子來朝

邾之別封也能自達於天子而爵命之也稱小以別於邾也

來朝非禮也既受王命而為子矣則當朝於天子不可朝於

諸侯

春秋義

卷五

三

鄭殺其大夫申侯

以說於齊也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欵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鄭求成也使世子來俱見執也陳亦世子來者陳侯疾也

曹伯班卒

曹自射姑卒後羈出赤歸會盟不與國亂也赤卒不書不告

也僖之元年城邢而曹師出意班已立矣自是以後齊桓之

役曹無不從遂與魯衛宋鄭匹者昭公之為也國無小在自

強而已矣

公子友如齊

聘也三年友如矣今又如焉自是以後友與公迭如也

冬葬曹昭公

八年 己巳惠王二十五年

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欵盟于

洮鄭伯乞盟

王人微者也王人雖微序諸侯之上尊王也以王人而受盟

於諸侯非禮也鄭伯逃盟王所命也今乃王人亦受盟者是

必惠王病而襄王當國也鄭失所恃故惧而求盟焉書曰乞

春秋義

卷五

三

鄭之也其情迫矣始於逃終於乞自取侮也詩曰我之懷矣

自貽伊戚鄭伯之謂也

夏狄伐晉

晉強國也狄敢伐之愈橫也抑晉強國也狄敢伐之晉衰也

世子殺公子亡臣不協內有戮焉故狄乘之也戮起房帷

變生敵國女禍烈矣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喪畢而禘致新主也哀姜以僖元年薨今始致疑之也疑其

不可以致而卒致之也卒致正乎曰不正哀姜不可以入廟

矣不稱姜氏蒙上也哀姜薨後間無他夫人之事故不書氏以明致於廟者即薨於夷者也從前目後凡之例也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惠王也

九年 庚午襄王元年

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宋桓公也莊公馮之子捷之弟也春秋之初宋鄭交爭督弑與夷萬弑捷自御說立而其國靖矣與齊比而圖伯凡其尊周攘夷之舉無不從也凡其滅小降弱之事未嘗一從之也

春秋義

卷五

五

賢君也不葬者宋子與諸侯皆在葵丘也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謀王室也襄王之立非惠王意也惠后猶在叔帶伺釁故桓盟諸侯而王出重臣以臨之也惠王得以正終襄王得以正始在此盟也然而不可訓也天王之喪在焉衰經之中而擅爲會盟非純臣之節也首止之盟雖曰翊世子實以制天王也葵丘之會雖曰定王室實以威諸侯也其迹是而心則非也武王終以克商而爲大聖者無利商之心也曹操終身事漢而爲巨奸者有利漢之心也三仁無益於商而孔子許之

者其心爲商也五伯有益於周而聖門不道者其心不爲周也宋稱子喪未踰年也齊侯宋子皆有罪焉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爲人而奪其喪也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何以卒爲之服也暮之喪諸侯絕大夫降惟內女許字於諸侯則尊同故不絕不降也叔弓卒而猶繹失君臣之義也伯姬卒而猶盟無兄弟之恩也聖人之於人倫無所苟而已矣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書諸侯周公不與盟也不序蒙上也孟子所載五命之辭亦

春秋義

卷五

五

云善矣然不率諸侯以聽王命而自命諸侯非禮也槩以恒辭書之者功罪不相掩也

甲子晉侯詭諸卒

晉獻公也殺其世子申生者也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奚齊者驪姬之子也里克者申生之傅也晉侯爲驪姬而殺申生故里克爲申生而殺奚齊也稱子未踰年也未踰年則統於先君故內弑則書子卒外弑則書殺其君之子也不稱弑未成君也不書公子已嗣位也

十年 辛未襄王二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

朝正於齊也齊與周匹矣王室卑也伯主僭也諸侯詔也

狄滅溫溫子奔衛

狄益熾也溫在王畿而狄敢滅之無王也

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卓奚齊弟也稱君踰年也書弑既成君也里克好勇而不知

義當獻公之殺申生也宜爭之也濟則國之福也不則以死

繼之不然去之可也奚齊與卓皆吾君之子也君立之斯立

春秋義

卷五

六

矣人臣敢以兵正之是亂也故槩以弑書之所以明君臣之

義定上下之志也及荀息何也荀息立卓也從獻公之亂命

而以身殉之也好義而不能精義也然以視食其言者猶愈

焉故書之傷荀息而甚里克也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狄滅溫楚滅弦是之不憂而伐北戎所謂不務德而勤遠畧

也許有楚患而驅之北伐不怨矣

晉殺其大夫里克

里克弑二君矣猶書殺其大夫者不以賊討也凡弑而為君

者以賊討之則書殺不以賊討則書弑弑而為卿者以賊討

之則書名不以賊討則書大夫不以亂易亂也葉石林曰衛

患寧喜之專而殺喜晉畏里克之迫而殺克不因其為賊也

所謂名不正言不順以至於刑罰不中者也

秋七月

冬大雨雪

冬雨雪常也大則灾矣故志之

十有一年 壬申襄王三年

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

春秋義

卷五

七

里克之黨也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聲姜也齊侯之女也逆至不書得禮也婦無外事不歸寧而

會于陽穀夫人失正矣婦人從夫者也不開有家而及夫人

以會伯主公失正矣會所以行禮也行禮卒於無別齊侯失

正矣管仲在焉而不之禁者以是為無傷也天下之治本於

禮人君之治出於心禮莫嚴於男女心莫要於敬肆男女有

別則不淫不淫無亂篡弑所以不作也敬謹常存則不怠不

怠無荒國事所以長治也陽穀之會桓公之心荒矣故楚伐

江滅黃而不能救也且失男女之別矣故嬖妾爭寵公子爭立而禍不止也聖人之道蓋可忽乎哉

秋八月大雩

旱也去冬大雨雪今秋旱志災也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僖公初政精明故災異亦少茲稍怠矣而水旱遂生然則君人者其可以是以為適然也哉

冬楚人伐黃

為其從齊也江黃盟貫之初而不敢伐者齊方勤也召陵受盟以後而反伐之者齊已怠也書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春秋義

卷五

七

十有二年

癸酉襄王四年

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夏楚人滅黃

罪楚也抑病齊也滅不書伐此特書之見黃之被伐久矣齊不救而使至於滅也不書其君死於其位也君子憫黃之不幸惡楚之暴而責齊桓之怠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莊公林之子也

十有三年

甲戌襄王五年

春秋侵衛

溫子奔衛故也狄嘗入衛而齊存之今楚滅黃而齊不救狄人其窺之矣故侵衛也驕滿一生戎馬四起甚可畏也憂勞可以與國逸豫可以亡身獨齊桓也與哉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謀狄難也將為衛城緣陵也

秋九月大雩

春秋義

卷五

九

旱也周之九月夏之七月故雩也頻旱僖公之政可知矣

冬公子友如齊

每三年而一如齊勤矣非公如則友如也友與公匹也

十有四年

乙亥襄王六年

春諸侯城緣陵

諸侯不序蒙上也即會鹹之諸侯也城緣陵備狄難也不繫衛亦蒙上也狄侵衛諸侯會鹹而城緣陵則其為衛可知也以為遷杞者無徵矣書城緣陵序桓續也

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

季姬不繫國未嫁也不稱子公妹也處女會諸侯未之前聞也孰使鄆子季姬使請已也鄆子來朝遂請之也自炫自媒者士女之醜行季姬自炫鄆子自媒僖公不制而從之參譏之也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沙鹿山也其山在晉不繫晉者名山大澤不以封且其應不專在一國也山崩川竭變之大者故志之

狄侵鄭

狄愈橫也伐邢入衛地相近也鄭在河南與狄遠矣而來侵

春秋義

卷五

五

是將有吞邢衛而病周之心也是將有並齊楚而爭伯之意也鄭者天下之中也楚禍南至狄禍北至夷狄交橫而中原腹背受敵春秋傷之

冬蔡侯盼卒

獻舞之子也齊桓之伯也惟盼堅於從楚而蔡最先亡所謂迷復者與宜其凶也

十有五年

丙子襄王七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

朝正也十年公如齊十五年又如焉五年一朝所以事天子

也而遂行之而遂受之魯諂而齊僭也

楚人伐徐

爲其取舒也向之從齊以病楚者楚皆伐之焉無齊桓也齊桓猶在而無齊桓者桓公之志荒矣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救書盟不協也盟而次焉不急救也諸侯次而大夫救不成其爲救也桓德益怠諸侯益離大夫益專也救衛無功而王命不行救徐無功而伯命亦不行矣聖人之所傷也公孫敖

春秋義

卷五

五

慶父之子也公孫敖帥師公孫茲帥師公子友帥師而三家盛矣慶父弑逆而世爲卿者天子諸侯之命不行于八夫也夏五月日有食之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伐厲以救徐也然而非所以救徐也夫所謂形格勢禁者攻其所必救也厲非楚所急也姑爲此者以欺徐也不敢當楚而無辭於徐故變計而伐厲名曰救徐實避楚也伐厲而楚不退宋伐曹則何益矣作僞心勞日拙齊桓之謂乎

八月螽

頻旱又螽偕公之政可知矣

九月公至自會

以會致者公未嘗救徐也

季姬歸于鄆

遇之請之而歸之也趙伯循曰魯諸姑之失禮由嫂始也諸女之失禮由母始也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晦朔必書一月之始終也夷伯魯大夫也書廟大夫亦有廟也震大夫之廟而國史書之者志異也

春秋義

卷五

三

冬宋人伐曹

間曹師之出也齊桓之盛諸侯無相伐者今宋伐曹齊衰而朱圖伯也欲伯而首壞盟以虐與國又出齊桓下矣書之見齊桓之不克終也見宋襄之不善始也

楚人敗徐于婁林

書楚敗徐罪齊桓也孤軍深入徐不卽下救兵四起此敗道也遷延不救而使敗徐君子傷之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書晉及秦戰罪晉侯也晉侯者夷吾也賂秦求入既入而遂

背之自我致寇而又不服故以晉主是戰也君獲不言師敗書其重者也秦獲晉侯獻公之餘殃也不書以歸未嘗以歸也釋之也秦稱爵未僭號也

春秋義

卷五

三

春秋義卷五終

春秋義卷六

合河孫嘉淦錫公著

海陵

受業

關白門何夢篆耕遲

全校

僖公

十有六年

丁丑襄王八年

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隕石星也隕而後石也後數散也鷁先數聚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徐而察之則退飛也退飛風也言是月嫌同日也隕

春秋義

卷六

于一日退飛不止一日也書之志異也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季氏之始也書季友生而賜氏也生而賜氏者命爲世卿也季友仲遂是也

夏四月丙申鄆季姬卒

歸不以禮何以能育不葬削之也嫌與宋共姬紀季姬同也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公子牙之子也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

淮

楚敗徐故也次匡不救徐會淮不伐楚伯業衰矣許先邢曹邢後鄭許非禮也

十有七年

戊寅襄王九年

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報婁林之役也不伐楚而伐厲伐英氏伯業衰矣

夏滅項

內滅書取此書滅公在會也季氏滅之也爲君諱尊之也不爲臣諱惡之也其義嚴矣

春秋義

卷六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爲公故也齊以滅項之故止公夫人會而求之也齊侯之荒也曾公之替也夫人之越禮也三家之積惡也公在會而滅項非公罪也不討其臣而止公失刑矣誤而止之悔而舍之可也不釋公而會夫人失禮矣男女之別天地之大義也公不競而求助于夫人是不夫也雖爲公故自有國體而覲然與會是不婦也三家竊柄滅國自封而陷公於外又不之急也使夫人蒙恥而求之是以君與夫人爲戲也然則僖公之不出亦幸耳乾侯之禍豈無自而然哉

九月公至自會

以夫人之故釋之也齊侯可責公與夫人可羞而三桓之子孫可誅也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桓公之功偉矣然而未聞道也心溺於嗜慾志在乎功利當其不忌在莒之時雖能立夷夏之防而已況君臣之分暨乎蔡丘震驚之後不能定四國之亂而并無身後之謀律以內聖外王之道無當焉故仲尼之徒無道之者

十有八年已卯襄王十年

春秋義

卷六

三

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宋乘齊亂以求伯也書之罪伐喪也程時叔曰宋襄不度德不量力不守禮而急求諸侯宜其身見執而國幾亡也齊桓之伯四十年矣死僅數月而諸侯伐之者身不修家不齊而人心不服也

夏師救齊

書救予之也隣有兵喪撫而定之使無亂焉是可與也救者善則伐者惡矣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鹹齊師敗績

凡戰多以主及客今以客及主者明宋之志乎是戰也惡伐喪也齊師敗績內亂故也桓公之澤斬矣

秋救齊

子救也救在遠國責在四隣救在夷狄責在中國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亂是以緩也黃若晦曰古之王者修身齊家而後推之國與天下是以享國長久而無後患伯者則急於外而無其本矣內嬖六人嗣不早定宜其亂也管仲無格君之學謂淫欲無害於伯趣辦目前而無遠慮曾西不為宜哉

春秋義

卷六

四

冬邢人狄人伐衛

衛伐齊故也前書狄其君也此書人其臣也狄嘗病邢矣衛同姓也而黨狄以伐之邢之罪也

十有九年庚辰襄王十一年

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宋求伯也執滕子所以威諸侯也然而暴矣齊桓之伯擅執大夫春秋猶非之況君乎以是求伯難以免矣孟之會遂自執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宋求伯也曹邾稱人君不往也不以國而曰曹南曹未服也未服則何以盟要盟也

鄆子會盟于邾

不及曹南之盟故也

已酉邾人執鄆子用之

以爲牲也人神之主也用人誰其享之人且不可況國君乎此天下之大變也宋公在邾而邾用鄆子宋令也以是求伯不亦難乎

秋宋人圍曹

春秋義

卷六

五

討不服也執滕用鄆盟曹圍曹不義而欲速也

衛人伐邾

報邢狄之役也報復之師春秋惡之教天下以自反也自反則無事矣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內不稱公外稱人微者也志之者楚主夏盟之漸也齊桓既歿中國無伯宋襄汲汲爲暴於鄆邾曹滕之間無能爲也魯宋陳蔡皆大國也而與楚盟于齊雖曰無忘齊桓之德實相率而從楚也聖人其憂之矣齊晉吳楚迭伯中國聖人內齊

晉而外吳楚者吳楚僭號也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僭號則非周臣矣故外之所以使天下定于也

梁亡

梁自亡也梁近秦秦取之不書不罪秦也天之立君以爲民也君不撫民則天易之固不使一人肆於民上而莫之懲也書曰無弱攻昧取亂侮亡言自亡者亡之可也桀紂自亡不罪湯武梁郭自亡不罪齊秦欲人君兢兢業業永保天命而毋自取亡也

二十年 辛巳襄王十二年

春秋義

卷六

六

春新作南門

作焉也言新有故也南門非一門也天子五諸侯三新作之更大之也春不時也新非制也勞民以逞僖公之志荒矣

夏鄆子來朝

非禮也

五月乙巳西宮災

西宮者離宮也宮室過制者恒災書之戒崇土木也

鄭人入滑

惡鄭也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將爲邢伐衛也齊桓之伯也北伐戎而南伐楚齊孝之立也南盟楚而北盟狄可謂不善繼其志矣邢屢比狄而病衛非計也庸勲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也卽聾從昧與頑用嚚奸之大也棄德崇奸禍之大也邢之謂矣

冬楚人伐隨

漢東之國隨爲大楚伐之益張也

二十有一年 壬午襄王十三年

春秋侵衛

春秋義

卷六

七

爲邢故也所益於邢者小而害於中國者大書之爲結夷狄以殘中夏者戒也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宋求諸侯于楚也甚矣宋襄之愚也攘外安內伯者事也能攘夷狄諸侯自至欲圖伯而自貶損以求於楚雖楚許之何面目以長諸侯乎卒爲楚執自取辱耳借夷狄以威中國未有不受辱者也

夏大旱

災甚也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執宋公以伐宋

楚君始與會盟也楚僭號而經書子本王制也楚先諸侯自伯也宋先楚爭伯也執之辱之也主中國之會執中國之君夷狄之橫未有甚於斯也不書楚執分其惡於諸侯也以伐宋甚之也楚強無禮宋暴無親諸侯弱而不知大義參譏之

冬公伐邾

討其用鄆子也伐之宜也然而邾用鄆子已三年矣畏宋而不敢討焉今楚執宋諸夏之憂公不是圖乃間之而伐邾則是審勢而不審理計利而不計義也春秋惡似而非者故書

春秋義

卷六

八

之病公也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獻宋捷也不言宋蒙上也諸侯同伐而楚獻捷楚主兵也魯不預伐而來獻捷以脅魯也蠻夷戎狄侵敗王略王命征之則有獻捷聞中國之獻夷捷矣未聞夷獻中國之捷也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諸侯不序蒙上也公往焉懾獻捷之威也齊獻捷而魯盟柯楚獻捷而魯盟薄獻戎捷猶可言也獻宋捷不可言也盟于柯釋君父之仇其故在一國也盟于薄失華夷之辨其故在

天下也書釋宋公傷之也怒而執之服而舍之夷狄之得志中國之恥也

二十有二年 癸未襄王十四年

春公伐邾取須句

再伐邾矣爲暴也取其邑焉貪也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與楚爭鄭也力不敵而亟爭宜其敗也齊桓之爭正而不謫晉文之爭譎而不正晉悼之爭強而不急宋襄之爭急而不強

春秋義

卷六

九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爭須句也及邾戰罪魯也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
人盈城魯始之故責之也不言敗兩敗也傳曰邾人獲公胃
懸諸魚門魯敗也記曰邾婁復之以矢自戰于升陘始也邾
亦敗也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以宋主戰罪宋也自我致寇又不能禦徒戰而已矣戰不言
師書重也敗言師君未獲也宋楚之敵明矣見執被伐猶
不知悔復爭鄭以興是役自取敗也書宋戰而宋敗罪宋也

二十有三年 甲申襄王十五年

春齊侯伐宋圍緡

書伐書圍罪齊侯也宋敗于泓楚勢張矣齊不救宋而助楚
爲虐不仁哉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傷於泓故也暴而不仁躁而不靜弱而好強愚而好詐兵敗
身死宜也茲父者御說之子也

秋楚人伐陳

爲逐頓子也

春秋義

卷六

十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杞夷也春秋之時有二杞傳曰杞夏餘也而卽東夷是也在
夷者書杞子在中國者書杞伯

二十有四年 乙酉襄王十六年

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狄嘗伐鄭矣今又伐之間中國之無伯而與楚爭鄭也南患
楚而北患狄不被髮則左衽矣君子是以不沒桓文之功也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襄王之立齊桓定之也齊桓既沒叔帶猶存內亂作故奔也
內奔曰孫隱之也王奔曰居尊之也居狄泉不言出自外奔
也居鄭言出自內奔也以自出爲文者正其本也能治其國
家誰敢侮之天王出居自取之也詩曰天難忱斯不易惟王
此之謂也

晉侯夷吾卒

惠公也獻公之子也

二十有五年

丙戌襄王十七年

春秋義

卷六

士

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罪衛侯也邢兄弟之國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遂滅之大惡
也書名衍文也凡滅國者不名不待名也書滅則其罪見矣
滅同姓者名之滅異姓者皆無貶乎且滅同姓者亦有矣獨
燬也乎哉而名之也朱子曰下有衛侯燬卒蓋傳寫之誤耳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文公造衛晚年伐齊伐鄭而滅邢毫而荒矣比于武公有愧焉

宋蕩伯姬來逆婦

蕩伯姬者公姊妹而歸于蕩氏者也來逆婦非禮也婦事姑
者也姑自逆婦則過矣蕩氏之失禮而亦書之者公主之也
諸侯女于大夫使大夫主之公主之非禮也

宋殺其大夫

罪專殺也不名史失之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圍陳所以納頓子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禮也何以書爲其
出於楚也是以夷正夏也

葬衛文公

春秋義

卷六

士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伋慶盟于洮

散盟也同盟無王也散盟無伯也文公已葬猶稱衛子未踰
年也

二十有六年

丁亥襄王十八年

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衛子伋衛甯速盟于向

申洮之盟也大夫交盟大夫專也慶專甯速專衛故二君交
盟其大夫而後固也

齊人侵我西鄙

討洮向之盟也書侵罪齊也已不敵伯而討人之盟多事也

公追齊師至鄆弗及

書追弗及譏無備也兵不可不用不可不備倉卒不能應敵既去而始追之非爲國之道也侵稱人將卑也追稱師紀事也追師非追將也鄆齊地也至鄆遠也追不出境可也至鄆而猶弗及齊去已久矣緩不及事之甚也

夏齊人伐我北鄙

惡齊也

衛人伐齊

爲我也洮向之盟故也信也然不請王命而背公死黨非義

春秋義

卷六

三

也春秋明大義不貴小諒故書伐齊罪衛人也

公子遂如楚乞師

將以伐齊也非計矣詩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齊太師之後也桓公之遺烈猶在寧不亦屢興師以擾邊疆禦之可也以禮諭之可也請王而討之可也乃乞師于蠻夷以殘中夏而戕甥舅之邦謀之不臧未有甚于斯也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夷相滅曷爲書楚益強也夔上游之國也夔滅則楚無內憂而將以全力猾夏聖人懼焉

冬楚人伐宋圍緡

宋戰于泓師敗君傷且既易世矣而又伐之而又圍之甚楚也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以者不以者也助宋以退楚反假楚以伐齊以裔謀夏也伐之爲侵我也又取其邑尤而效之也且以楚師則事楚矣事楚者以國與楚也以國與楚而博齊之一邑所謂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重病公也

公至自伐齊

春秋義

卷六

四

二十有七年

戊子襄王十九年

春杞子來朝

非禮也

夏六月庚寅齊侯貽卒

桓公之子也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杞方朝而遂入之必非僖公意也是遂專兵而爲暴也東門氏之惡兆矣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楚先諸侯伯也稱人訛也未有大夫而先諸侯者下書諸侯盟于宋其無大夫可知也是楚子也有先經而闕有後經而訛蓋春秋之闕訛亦多矣前圍邑今圍國志於必得宋也三國從夷而猾夏皆罪也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諸侯不序蒙上也盟何事同附楚以病宋也公與焉報乞師之役也書之罪之也胥而為夷也

二十有八年 己丑襄王二十年

春秋義

卷六

五

春晉侯侵曹

晉侯者重耳也侵曹以致楚也當是時也宋被圍齊自守蔡屬楚陳鄭許從楚魯受盟于楚曹衛新附楚蓋天下皆為楚矣晉侯奮然無所與而抗楚人傑也然無王命而爭雄未善也不救宋而伐曹不光大也直書之而功罪見矣

晉侯伐衛

復伐衛必致楚也屢書晉侯壯之也亦惜之也楚圍宋矣晉不伐楚以救宋而先動干戈于兄弟之國非計也原其意蓋恐楚避不戰無以示吾武也夫我以義動彼以義服不殘民

而成安攘之功賢于戰遠甚奮其私智而倖一勝未聞道也一則曰晉侯侵曹再則曰晉侯伐衛惜其不義而紛紛多事也聖人之貴仁義而賤詐力不擇事而皆然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內殺曰刺公本畏楚為楚戍衛晉侯奮起公又畏焉故殺買以說於晉而告楚人曰不卒戍也殺未有書故者此書故明非故也誣也始謀不臧背夏即夷既又專殺大夫以說于晉而設詭辭以說于楚自以為計之工矣而不知失刑長偽將不可以為國也

春秋義

卷六

六

楚人救衛

為晉所致也書曰救則伐者非矣晉書侵伐楚書救所謂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也狄救齊則予之楚救衛則予之聖人之惡侵伐而喜救不擇人而皆然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救曹伯界宋人

楚釋宋而救衛晉釋衛而入曹避其鋒而使之疲於奔命也執曹界宋所以固宋而怒楚使必戰也計亦工矣哉然而入曹暴矣執曹伯無禮矣不歸京師而界宋人非義矣故曰譎而不正也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以晉主戰晉志乎是戰也曩者齊桓伐楚未之戰也齊怠楚張非城濮之役則中國危矣而春秋無褒辭者何也聖王之於夷狄也服之而已不與角其力也其於中國也安之而已不殘民以逞也桓公伐楚其進也以義其退也以禮不殘民而敵服猶近正也晉文擾擾多方致敵雖幸而勝其道不足尚也故語戰功則城濮之績過于召陵論道義則召陵之盟愈于城濮觀春秋之書法知聖人所以治天下矣戰稱人將卑也敗稱師紀實也師敗而將未獲也

春秋義

卷六

七

楚殺其大夫得臣

罪專殺也得臣喪師信有罪矣猶不予其殺之者諸侯亦人臣也小臣有罪大臣不得而擅殺之也楚蠻夷也亦不予其專殺者春秋天子之事也王者之治無外故去其僭號而罪其專殺欲天下之定于一也

衛侯出奔楚

懼晉也不名未失國也使元喧奉叔武以守焉未有二君故不名也楚師敗績晉文之功也曹伯執而衛侯奔晉文之罪也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晉始伯也蔡亦至者懼于戰勝之威也是齊桓所不能致也踐土鄭地也盟于踐土謀納王也王居於鄭故也戰城濮攘夷也盟踐土尊周也其功大矣然而其心則挾天子以令諸侯也衛子者誰叔武也不稱叔而稱子且序莒子之上是晉文立之也是叔武因而自立也臣節有虧矣黃若晦曰踐土之盟使衛之臣奪君位溫之會使陳之孤奪父喪蓋急於功利而不顧父子君臣之大義也

陳侯如會

春秋義

卷六

八

不及盟期而止行會禮也

公朝于王所

卽王所在而朝之也王何在在踐土也獨言公朝魯史之辭也言所者非其所也天王蒙塵于外也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王命復之也出不名未失國也歸名之有二君也叔武已立矣故衛侯殺叔武不書以爲有可殺之道也言復歸不絕其位也黃若晦曰觀此則宋高宗之戮張邦昌不爲過矣春秋沒叔武而不書教人臣不可以險夷易其心也

衛元咺出奔晉

元咺立叔武者也奔于晉訟衛侯也逃其死而訟其君不臣矣

陳侯欽卒

宣公杵臼之子也不言卒于會而卒也

秋杞伯姬來

非禮也

公子遂如齊

始平于齊也

春秋義

卷六

九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人秦人于溫

誅叔帶也襄王之出也叔帶以隗氏居溫會于溫討之也不

書殺宜殺者也陳稱子未踰年也

天王狩于河陽

叔帶既誅諸侯存溫晉侯召王而王自鄭來也不書召而書

狩所以尊周而全晉也晉之召王以納王也沒而不書不欲

許責之也書狩若王之時巡焉尊之也溫在河之陽不書溫

而書河陽大辭也諱就諸侯于溫也聖人于君臣之際辭愈

謹而義愈嚴矣

壬申公朝于王所

言所者非所也河陽去周咫尺納王定位而朝于廟可也即

河陽而朝之褻矣春秋之法得禮不書失禮而後書是故天

子聘于諸侯不書聘隱桓宣則書之聘之非其人也諸侯朝

于天子不書朝于王所則書之朝之非其地也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元咺訟之也君臣無獄為臣執君非禮也故書之罪晉人也

歸于京師正也何以書見諸侯之不在京師也王自河陽入

于京師晉侯在溫執衛侯以歸之遂自溫圍許也天威咫尺

春秋義

卷六

十

而不帥諸侯入覲此何心也歸之于者往歸之之辭也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書歸罪咺也書自晉罪晉也執其君而反其臣不可訓也書

復歸厭之也君歸而已出君執而已歸是與君為敵也諸侯

世國大夫不世心故君書復歸者無譏臣書復歸者識之也

諸侯遂圍許

諸侯不序蒙上也遂繼事之辭也會溫之後遂圍許未嘗朝

于周也圍宋之役許實從楚踐土會盟而許不至是可伐也

然不朝周而遂圍之則心急于功利而非為義也故曰春秋

無義戰也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晉釋之也執不名罪晉也歸名之失國也書復歸不絕其位也遂會圍不遑處也晉之威赫矣一年之間侵曹伐衛入曹敗楚再合諸侯再致天子復衛執衛復曹圍許兵威雖振而氣象之迫促煩擾亦可見矣聖門之不道宜哉

二十有九年 庚寅襄王二十一年

春介葛盧來

介東夷也葛盧其君也名之未命也不書朝非朝也何以來

春秋義

卷六

圭

將以侵蕭也

公至自圍許

二事而以一事致者從告廟之辭也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謀伐鄭也鄭貳于楚也以大夫而盟王人非禮也古者諸侯同盟王官蒞之不與盟也洮之盟王人始與焉然猶以諸侯敵王人也今則以大夫敵之矣大夫敵王人則諸侯敵王故譏之

秋大雨雹

災也

冬介葛盧來

春來不見公故又來何其勤也將假道以侵蕭也凡夷狄之來必有所窺伺而為害故春秋謹之

三十年 辛卯襄王二十二年

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間晉之有鄭虞也一念不在于安攘則夷狄乘之矣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春秋義

卷六

圭

咺有罪而書大夫不予衛之專殺之也衛侯在外而稱國以殺衛侯命之也殺焉而後歸也及累也叔武稱子已立也瑕稱公子未立也而殺之刑濫矣殺武不書教人臣以守節不可因而利之也殺瑕書之教人君以慎刑不可濫而及之也衛侯鄭歸于衛

執不名罪晉也歸名之失國也不言復絕之也始歸而殺武猶曰武已立也再歸而殺瑕是長惡不悛也故惡之

晉人秦人圍鄭

鄭貳于楚也圍之已暴矣胡康侯曰詩不云乎戎狄是膺荆

舒是懲若移園鄭之師以伐狄則方伯連帥之職舉矣狄侵齊而晉圍鄭非伯也

介人侵蕭

屢來魯而卒侵蕭惡介也兼罪魯也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天子聘于諸侯禮也何以書為使宰周公也以冢宰而兼三公是坐而論道之職也使來聘則輕周公而過崇魯矣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報周公之聘也周公尊于魯侯公宜自往也而使遂聘是抗

春秋義

卷六

重

魯于周也又以二事出焉使由周以及晉是夷周于晉也

三十有一年

壬辰襄王二十三年

春取濟西田

邑必繫國不繫附庸也田必繫國不繫吾故也故田何以書取春秋之法不以亂易亂不請于天王以正疆理而私取之亦罪也以王道正天下也

公子遂如晉

去冬如今又如過恭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郊有二有日至而郊有祈穀而郊魯郊皆祈穀也然祀上帝

則僭矣啓蟄而郊夏正月也夏之正月周之三月經無書三

月郊者時也過則書不時也牲變則書志異也悉書則不可

勝書因其失與變也而書之凡祭不卜而郊卜重也卜不過

三上旬不從卜中旬不從卜下旬不從卜不從郊之月殫

矣四卜郊非禮也瀆也曷為或免牲或不免牲不郊猶卜免

牲也從則免不從則繫而待死牲也曷為或言牲或言牛先

郊三月卜牛在滌三月而成牲經於正月則言牛方在滌也

四月則言牲已成牲也望祀日月星辰也周禮大司樂舞雲

春秋義

卷六

重

門以祀天神舞咸池以祭地示舞大韶以祀四望舞大夏以

祭山川四望附于天神山川附于地示故曰望郊之屬也周

四魯三制有殺也或曰三望者泰山河海也猶之為言可已

而不已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而猶望好僭也聖

人之情見乎辭矣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

非禮也王后之命不行天下夫人之教不施境中婚姻大事

也杞無君大夫乎而使夫人求之也書之杜預政之漸也

狄圍衛

去年伐齊今圍衛無晉也

十有二月衛遷于帝止

書某遷某罪遷之者也書某遷于某罪自遷者也國無小道用之則存不道用之則亡不知自強而徙以避之我能往敵亦能來也周有西戎之難以東遷而遂衰楚有羣蠻之叛以不徙而復振唐西幸而亂宋南渡而弱書遷帝丘垂戒遠矣三十有二年 癸巳襄王二十四年

春王正月

春秋義

卷六

五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鄭文公也厲公突之子也

衛人侵狄

報圍也狄屢病衛侵之可也然而非王道也中國之禦戎狄也自治而使其不敢犯也自守而使其不能犯也不然而效其所爲則亂無時息矣

秋衛人及狄盟

書衛人及罪衛人也不地于狄也其威之也以侵其結之也以盟衛以此爲禦狄之長策而不知其非也侵則殘民未必

其勝之也卽勝未必心服也盟則招侮且恐其劫之也不劫未必能久也自治有道則不侵而人服不盟而人信之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文公發憤爲雄三年之間取威定伯厥績茂矣然道義不明舉動煩擾譎而不正信哉踐土既盟鄭攜狄張驕矣然齊桓沒身遂衰而晉屢世主夏盟者其用人異也桓公止一管仲而已文之從者皆卿材也三軍之帥讓而上德故碩人元老維持於不替得人者昌此之謂乎

三十有三年 甲午襄王二十五年

春秋義

卷六

五

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滑晉附庸也晉文在殽而秦入滑乘人之危而殘其民越人之國而不哀其喪有敗道矣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報遂之聘也齊魯之交於是乎始固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姜戎姜姓之戎也秦師入滑者也書及戎敗秦罪晉人也秦入滑固非矣然非晉社稷之憂也柩在殽孤無外事而墨衰絰以即戎背秦德而阨人於險雖有功不足尚也阨人於險

非仁也皆喪用兵非孝也忘秦之惠非義也以裔謀夏非禮也晉稱人非君將也秦稱師紀實也衆皆敗也公羊曰般之役匹馬隻輪無返者

癸巳葬晉文公

辛巳距癸巳十日耳有葬期而墨衰經以即戎非禮也左氏曰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乎始墨

狄侵齊

屢侵齊無伯也

公伐邾取訾婁

春秋義

卷六

垂

報升陘之役也尤而效之而又甚焉書伐書取病公也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屢伐邾無厭也遂屢帥師專兵也

晉人敗狄于箕

狄屢為患敗之可也猶書之者禦狄之道不可徒以兵也居喪而勤遠畧春秋戒之

冬十月公如齊

報歸父之聘也周聘而卿往齊聘而公朝非禮可知也公本事晉聞晉喪而伐邾故懼而從齊也

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疾而返也

乙巳公薨于小寢

小寢內寢也薨于小寢即安也男子不絕于婦人之手彌留之際大臣在側所以正始終明顧命也即安于內則婦人宦寺皆得緣以為奸而廢立篡弑之禍興矣書薨于小寢譏失正也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異也十二月夏十月也霜既隕矣草生而木實反常也

春秋義

卷六

天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居喪而亟用兵也北敗狄西敗秦南伐許以抗楚是繼文之業也書之者為其不以道而以兵且太急也鄭嘗貳于楚文公圍之而不服也今從晉何也秦之入滑將以襲鄭晉敗諸殺鄭德之故從之也

春秋義卷六終

春秋義卷七

海陵 俞 燾爲光編訂

合河孫嘉淦錫公著

受業 豫章徐兆麟發剛 全校
白門何夢篆耕遲

文公

僖公子也母曰聲姜

元年 乙未襄王二十六年

春王正月公卽位

改元卽位非禮也桓卽位不成喪也成喪而改元卽位自文

春秋義

卷七

一

公始也舜正月元日格於文祖禹正月朔旦受命神宗喪已終也非初喪之謂也初喪卽位宜遵成王顧命之儀既反喪服宜守高宗諒闇之制喪服既終乃用元旦受命之禮天子如是諸侯可知也今僖公以十二月薨意其柩前卽位之期與改元朔旦相近遂合二事而一之乎過矣夫事爲可久也期之近者待朔旦而卽位可也設其期尚遠則將柩前卽位乎抑將柩前不卽乎柩前不卽位踰年始卽位則已遲也柩前既卽位踰年又卽位則已贅也故曰改元卽位非禮也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非禮也高息齋曰葬者臣子之事也會葬者諸侯相送終之辭也天王止有弔贈含襚之禮今使叔服來會葬是自同於諸侯也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非禮也諸侯立世子誓於王諸侯薨世子嗣位必告於王三年喪畢以士服入見王而受命焉王錫之黻冕命圭合瑞然後歸臨其臣民也文公喪未畢未嘗入朝受命也而先來錫

春秋義

卷七

二

命是自貶以媚諸侯也

晉侯伐衛

昔文公之執衛侯也過矣其怨晉宜也又新播遷不自反而幸人之災非義也

叔孫得臣如京師

拜錫命也將親拜之喪未畢也使大夫則輕君矣然則如之何曰辭而不受可也既錫之而受之則無之而可矣惟禮可以行遠遠禮未有不窮者也

衛人伐晉

罪衛人也晉伐則罪晉衛伐則罪衛何也此聖人之時中也
易曰貞凶位不當也時位不當雖正亦凶夫小役大弱役強
斯二者天也衛比於晉小而弱矣既不能令又不受命而興
師報復危道也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大夫而專會伯主政自大夫出也戴岷隱曰孟氏自敖而專
叔孫氏自得臣彭生而橫季孫氏自行父而侈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頤

唐太子弘讀至此廢書而嘆曰聖人何爲書此耶率更令郭

春秋義

卷七

三

瑜對曰春秋紀善惡爲勸戒故商臣千載而惡名不滅其言
似矣而惜未盡也夫所謂惡名不滅者謂奸雄欺世聖人誅
心趙盾許止之類是也若商臣不可以是律也而亦書之者
將以救世而止亂也夫父子之親人皆有之謂至弑殺其誰
信焉然或寵妾並后愛庶匹嫡猜嫌內作覬覦外生前後左
右起而譖之謂子將弑父也而父殺其子矣或荒淫嬖倖狎
接小人意指既失疑懼遂起不逞之徒從而怵之謂父將殺
子也而子弑其父矣理所必無而事或有之言之不忍而筆
之不削者將使天下後世知父子之間一失其道可以至於

弑殺於是乎父不敢燕溺於房帷子不敢恣情於愛憎父不
敢不察讒間子不敢不遠嫌疑父日省其過子日生其恭而
弑殺之源絕矣然則書之者將使謹禮制情而天下之爲父
子者定也豈徒曰留亂賊之惡名已哉

公孫敖如齊

既會晉又如齊兩屬且求婚也得臣如京師教如齊政在大
夫而夷周於列國也

二年 丙申襄王二十七年

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春秋義

卷七

四

以晉主戰罪晉侯也殺之敗秦穆悔之茲之來也志封殺尸
而已避而不戰可也而又戰之而又敗之已甚矣

丁丑作僖公主

慢也古者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葬而虞期而
練僖公之薨二十有五月矣而後作慢也胡康侯曰慢而不
敬積惡之原也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孰及之公及之也何以知爲公不地也不地者于魯也于魯
則公盟可知也教會晉侯公盟處父而後二國之交始固內

外之政皆在大夫也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

大夫主盟也晉文之沒諸侯從楚商臣之亂楚失諸侯晉襄而繼文之志也者投袂而起親帥諸侯以討亂賊可以易楚君而永服楚國乃不親來而使士穀主之以大夫而主諸侯之盟前此未之有也於是乎諸侯散矣事會可惜大義不明春秋書之有餘憾焉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

久旱也不歷時而書省文也

春秋義

卷七

五

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大事何禘祭也毀廟之主陳於太廟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廟諸侯之祭莫大於此也不書禘何得禮也諸侯禘而不禘禘非禮故書之禘得禮故不書也躋僖公升於閔公之上也高息齋曰僖雖閔兄然閔先立君臣之義定矣今而繼體父子之義又定矣文公尊其父而躋之則先禰後祖而昭穆失序劉原父曰非祖禰也謂之祖禰何臣子一例也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訊伐秦也再敗秦而又伐之也宋陳鄭盟於垂隴者也不帥

之討楚而乃伐秦憚於爲義而樂於爲不義也

公子遂如齊納幣

卿納幣禮也曷爲書訊急也葉石林曰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禫而圖婚猶喪娶也孟縣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

三年 丁酉襄王二十八年

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不言帥師師少也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民逃其上也商臣天下之大惡也不伸大義以討賊殘小國而潰之非義也

春秋義

卷七

六

夏五月王子虎卒

特書之也王臣不卒卒者二人王子虎劉卷也襄王在鄭叔帶居溫虎執重以守無二心焉襄王出而不貳襄王入而不疑蓋社稷之臣也特卒之賢之也

秦人伐晉

晉再敗秦伐之宜也書之猶罪秦也春秋貴自治不貴勝敵貴修義不貴修怨懲忿窒慾聖人之道也秦穆之遷善悔過爲不力矣不書戰晉不出也

秋楚人圍江

報伐沈也不能討賊而爲賊侮中國之羞也

而蝨于宋

異也

冬公如晉

喪畢朝晉也不朝周而朝晉春秋傷之

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不地于晉也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伐楚是矣書以救江何譏不討賊也會不書故穆特書之不

春秋義

卷七

七

書疑於討督也伐不書故此特書之不書疑於討商臣也惜

伐楚之非伐楚也且亦無救於江楚人圍江未必空國來也

晉不竭力而以偏師臨之遂足懼楚而解江圍乎譏救江之

非救江也

四年 戊戌襄王二十八年

春公至自晉

喪畢如晉踰年始至朝正於晉也不朝於周可知矣喪未畢

而錫命既畢喪而不朝君不君臣不臣也

夏逆婦姜于齊

不稱公非公也不稱名非卿也稱婦有姑之辭也不稱夫人

禮有闕也不至不告廟也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於魯也

貴聘而賤逆之君卑之矣襄仲窺之是以有廢立之謀也禮

之失也甚微禍之伏也甚大可不懼哉

狄侵齊

楚圍江狄侵齊中國無伯也

秋楚人滅江

晉救江而楚滅江處父無功可知矣不討賊而使肆其惡君

子傷之

春秋義

卷七

八

晉侯伐秦

書伐秦罪晉侯也楚滅江狄侵齊不伐楚狄而伐秦失緩急

之序矣伐楚大夫往也伐秦則親行失輕重之衡矣秦穆自

是不復報也賢於諸侯遠甚序書終以秦誓有以也夫

衛侯使甯俞來聘

魯衛始通且善甯俞也孔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

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凡大夫之來而特書之者

非一時之人望則世卿而執其國柄者也記一代之人與事

以傳後也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魯夫人皆姜氏也無所謂風氏者是僖公之母也莊公妾也生而夫人之者僖崇所生也卒而夫人之者文尊父命也經亦夫人之者紀實也以妾媵爲夫人徒欲寵所愛而不虞卑其身以妾母爲夫人徒欲崇所生而不虞卑其父以妾祖母爲夫人徒欲從其父而不知其非禮也據實書之義自見矣五年 己亥襄王三十年

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珠玉曰含含賵常事也不書惟仲子成風書之者不與妾母

春秋義

卷七

九

爲夫人而志天王之失禮也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以小君之禮葬之也又別諡非禮矣仲子別宮猶疑之也不疑而附葬祔廟自成風始也

王使召伯來會葬

大夫含賵卿會葬王之禮成風者益隆而失禮愈甚矣不稱天因舊史也舊史異辭而聖人不改者非義之所在也苟以爲貶也則賵仲子何以稱天甚且殺其弟而亦稱天也其又何說之辭

夏公孫敖如晉

喪畢朝之比年聘焉是以事天子者事之也王越禮而恭於魯魯越禮而恭於晉冠履倒置矣

秦人入郟

郟貳於楚也書入郟罪秦人也不伐楚而入郟不義而陵弱暴寡也

秋楚人滅六

六皐陶之後也滅文仲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

春秋義

卷七

十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穆公新臣之子也

六年 庚子襄王三十一年

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

季友與陳睦故也行父友之孫也以王父字爲氏也

秋季孫行父如晉

比年如晉也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

文公重耳之子也屢與秦爭而不能討商臣之罪文之伯業衰矣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諸侯之喪士弔之大夫葬卿供葬事非禮也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

處父襄公所用也孤立特起掩狐趙欒范而處其上故君沒而共殺之也稱國君臣同罪也

晉狐射姑出奔狄

賈季也處父之死季實爲之宜其奔也

春秋義

卷七

士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閏月者餘月也氣盈朔虛故有餘也天子以日至頒曆於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每月朔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所謂告月也所以敬天勤民尊王率祖也虞書曰以閏月定四時成歲閏之爲道大矣以爲餘月也而弗之告焉怠也始之不告也以閏其後雖不閏而亦然魯告朔之禮廢自文公始也猶朝於廟幸其不已之辭也聖人之愛禮也

七年 辛丑 襄王三十二年

春公伐邾

間晉難也

三月甲戌取須句

僖公取須句矣今復取者須句復爲邾也屢伐而屢取之曲在魯也

遂城郛

以取須句之師城之也不恤民矣詩曰民亦勞止汙可小康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宋成公也襄公茲父之子也初卽位而殺大夫其子效之亦殺大夫而國亂矣宋之大夫皆宗室也詩曰本支百世過剪

春秋義

卷七

士

其枝則傷其本不葬亂故也

宋人殺其大夫

人殺大夫國亂而君無政也凡稱國以殺者上殺之也無與於下也稱人以殺者下殺之也有累於上也前書宋殺大夫上倡之也此書宋人殺大夫下效之也大夫不名史失之也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

以晉主戰罪晉人也不書秦伐非伐也秦之來也先蔑請之也晉使先蔑逆公子雍於秦秦以師送之晉大夫中變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也置君不定背惠食言是晉志乎此

戰也

晉先蔑奔秦

奔不言出自外奔也先蔑在秦師也先蔑無罪而以自奔爲文者智不足也凡主少國疑大臣欲廢嫡而立庶皆罪人也主晉戰而奔先蔑春秋有以斷斯獄矣

狄侵我西鄙

志狄患也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諸侯不序大夫不名畧之也襄公卒靈公少晉大夫懼諸侯

春秋義

卷七

三

之不從也會於扈而要盟之是大夫無事而勤諸侯也故畧之

冬徐伐莒

徐嘗從齊矣敗於婁林復從楚今又爲楚滑夏也下喬木而入幽谷徐有焉抑中國之有以致之也

公孫敖如莒蒞盟

爲徐故請盟於魯也敖蒞盟且娶已氏也

八年 壬寅襄王三十三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公盟於扈矣不足憑也必遂與盾又盟焉大夫專而君若贅旒也其後遂與盾交弑履霜之漸可不謹哉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雒戎戎在雒也雒天地之中也密邇王城而有戎不驅之而反與會盟非計也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春秋義

卷七

四

如京師弔也不至而復棄君命也奔莒從已氏也公不奔喪而卿行諸侯無天子也敖如京師而不至大夫無諸侯也以一婦人之故而棄其家非人也故修身者室欲爲政者守禮而家國可長保矣

螽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再書宋人殺大夫亂甚也不書名而書官義在於官也列國有六卿非禮也不勝書因事之變而書之事之變奈何司馬掌兵而爲人所殺司城守土而棄之來奔是君無道而官非

其人也司城者司空也以武公名故諱之

九年 癸卯頃王元年

春毛伯來求金

求賄求車猶爲之名也求金則告匱也王室急而諸侯不臣也

夫人姜氏如齊

無父母而歸寧非禮也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訖不親葬也諸侯之葬大夫送之公子遂葬襄公則已重也

春秋義

卷七

五

天王之葬公親送之叔孫得臣葬襄王則已輕也是夷周於

晉也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殺大夫亂也晉君少諸臣爭權而擅相殺也稱國以殺者無

天子也稱人以殺者無諸侯也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夫人之出不致此獨致未詳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屢書人殺大夫亂甚也書及累也因士穀之故而及之也擅

殺之專也又及焉濫也

楚人伐鄭

間晉亂也夷狄之與中國相爲盛衰者也

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善救鄭也亦惜之也大夫主兵而諸侯無能爲也

夏狄侵齊

秋八月曹伯襄卒

昭公班之子也

九月癸酉地震

春秋義

卷七

六

異而且爲災也地道靜以動爲變且害民也

冬楚子使椒來聘

伐鄭而聘魯遠交而近攻也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衣被曰襚僖公成風兼襚之也僖公薨九年矣成風卒六年

矣始歸襚緩也葬已久而受之非禮也蓋齊晉旣衰秦楚爭

伯故楚椒來聘秦假歸襚以結魯也

葬曹共公

十年 甲辰頃王二年

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臧文仲也公子疆之後也孔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夏秦伐晉

報令狐之役也不書人與師闕文也戰於令狐晉之罪也然彼欲立正也情有可恕而必伐之過矣聖人惡戰伐凡首兵者皆罪之

楚殺其大夫宜申

不予楚之得殺大夫也

春秋義

卷七

七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及蘇子盟于女栗

王臣也孰及之魯之微者也微者而與王臣盟非禮也

冬狄侵宋

志狄患也侵鄭侵齊侵魯今又侵宋也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謀伐宋也狄越齊衛而侵宋無齊衛也楚越陳鄭而謀宋陳鄭服也楚狄之兵交至於宋中國之不被髮左衽者幾希矣不書伐與戰者宋聞而遂服也

十有一年 乙巳頃王三年

春楚子伐麇

次於厥貉之師也宋已服故伐麇也楚子者誰商臣也滅江六役陳蔡服鄭宋威齊魯而歸伐麇夷狄縱橫亂賊得志春秋傷之

夏叔仲彭生會晉卻缺于承匡

尋衡雍之盟也當是時也諸侯皆背晉而與楚不從楚者獨三家與六卿耳大夫強而諸侯弱也叔彭生書仲衍文也

秋曹伯來朝

春秋義

卷七

八

喪畢來見也曾以事天子者事晉曹以事天子者事魯效尤而不知其非也

公子遂如宋

承筐之會謀諸侯之從於楚者宋新從楚而未固故遂往焉謀背楚也

狄侵齊

志狄患也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狄橫矣敗之是也仍以恒辭書之者不尚詐力也然則聖人

之所以治天下而禦四夷固自有道矣

十有二年 丙午頃王四年

春王正月邾伯來奔

邾降於齊師為附庸今來奔為齊迫也以自奔為文罪不能君也不名史失之也

杞伯來朝

三家強且睦于晉故也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書子公女也所謂女子子也女子子不卒卒叔姬許字於諸

春秋義

卷七

九

侯者也重夫人也

夏楚人圍巢

志楚患也

秋滕子來朝

三家與六卿睦故也

秦伯使術來聘

楚每伐鄭則聘魯秦每伐晉則聘魯以兵來者當禦之以好來者當察之也故春秋不徒志聘也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凡戰必有及之者辨主客分曲直也茲無曲直互相構怨故不書及交罪之也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一時而城二邑勞民甚矣帥師城之兵民交病也行父主其事私也二邑近費而介於莒行父之自為也莒魯爭鄆自此始也

十有三年 丁未頃王五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春秋義

卷七

十

陳共公也穆公欸之子也

邾子遯蒞卒

邾文公也瑱之子也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世室屋壞

世室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官屋壞久不脩也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則無壞道矣而壞志慢也

冬公如晉

朝且尋盟也

衛侯會公于沓

請平於晉也

狄侵衛

志狄患也狄向侵衛自衛及狄盟遂越衛而侵齊魯宋鄭衛不敢議其後也今會魯非狄意故侵之一與之盟勢必從而為惡偶失其意反有辭以與戎君子是以知盟夷狄之無益也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

春秋義

卷七

主

不地於晉也遂盟趙盾彭生會卻缺而公及晉侯盟君從臣令也

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

亦請平於晉也商臣弑逆人心不與趙盾為政晉國輯睦諸侯皆欲求成焉故為新城之盟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順逆之勢昭然可見而惜晉侯之無能也

十有四年

戊申頃王六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邾人伐我南鄙

為須句故也

叔彭生帥師伐邾

報伐我也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齊昭公也孝公弟也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從於楚者服也桓公之盛也舉天下而從諸侯君子猶或飢之今從大夫則陵遲更甚矣同盟於幽而天下一變同盟於

春秋義

卷七

主

新城而又一變幽之後諸侯不知有天子新城之後大夫不知有諸侯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不日非一日也有者不宜有也一芒偏指曰彗光芒四出曰孛北斗天紀也孛入之變甚也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捷菑邾定公之弟晉出也故晉人納之晉人納之宜無不克矣而不克則理屈也亂長幼之序矣然不克而遂已焉猶為

屈於義而知悔也易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晉人之謂也春秋大遷善而美改過故書之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慶父之子也又奔可以不卒矣而卒之爲喪歸故且示戒也禍淫而容死於外也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舍潘之子也商人潘之弟也潘之母曰葛嬴商人之母曰密姬桓公內嬖六人此其二也惟六人內嬖故五子爭立弑殺相尋而未已也房帷之辟禍及宗社可不懼哉舍未踰年而

春秋義

卷七

五

稱君者列國之禮不同齊不踰年而改元也惠公之卒未踰年而嗣子稱爵是其証矣奚齊書子未君也舍書君已稱君也商人書公子州吁不氏因舊史也弑君之惡一也聖人據其實而書之非有所輕重於其間也

朱子哀來奔

子哀朱公之子也黎氏錡曰若子糾子野之類是也朱昭公之不道也大夫殺司馬死司城奔衆叛親離子哀懼及故奔也雖然非義矣見幾而作者爲臣言也子則無去道矣故書來奔罪子哀也

冬單伯如齊

莊公元年有單伯焉至今七十餘年矣非一人也汪德輔曰樂書樂鑾皆稱樂伯渥濁彌牟皆稱士伯家父仍叔詩亦有之蓋世稱之也如齊何也齊君舍魯甥也母曰子叔姬叔姬無寵舍無威故被弑焉文公念其女而使單伯請之也弑逆大惡也甥舅至戚也不討賊而自卑以求之其取辱焉宜也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春秋義

卷七

五

而書執者不以單伯及叔姬也男女之別也不稱夫人自內錄也商人不道既弑其君又執其君母而書齊人何也商人賊也無賁爾矣齊人懷商人之私惠不討賊而助虐可罪也故書齊人治賊黨也

十有五年

己酉
匡王元年

春季孫行父如晉

爲單伯與子叔姬故也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司馬華孫何世卿也昔督弑殤公諸侯受賂而立華氏使世爲司馬也弑君而世司馬孔子之所傷也故因事而特書之夏曹伯來朝

十一年喪畢來朝今五年又來朝皆事天子之禮也曹行之而魯受之均罪也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歸之與受之者皆非也公孫敖之罪大矣生不討之死不絕也齊魯之政刑可知矣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襲莊公之誤也

單伯至自齊

齊人釋之也不能討賊借晉寵以請於齊待賊之釋之而後

春秋義

卷七

三

歸也

晉卻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不與新城之盟故也夫蔡人不與非蔡之罪也楚強而晉弱

楚近而晉遠恃晉救而背楚危道也其不與者非不欲也不

敢也城濮之役一戰勝楚踐土之盟不召而至蔡之情也晉

不自反而伐蔡又入之暴甚矣書伐罪晉也書入罪卻缺也

秋齊人侵我西鄙

罪齊人也抑魯有以取之焉不討賊而數請之其爲賊侮也

固宜

季孫行父如晉

告齊侵也執我則如晉侵我則如晉不自強而恃人未有能濟者也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欲討齊而不果也公不會有齊難也諸侯不序不足序也不能討賊徒盟而已矣書諸侯不專罪晉也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討之不獨晉也不專罪晉而討賊之途廣矣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扈之盟故也商人之惡極矣行父如晉諸侯盟扈不能討也

春秋義

卷七

三

徒得叔姬之歸而已書之傷之也杞叔姬來歸有罪而見出也來歸子叔姬無罪而被侮也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齊侯商人也莫之能討遂成君矣侵我謂諸侯不能也遂伐

曹入其郛討其朝我也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

足以滅身商人之謂乎

十有六年

庚戌
匡王二年

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請之而被侵被侵而又請之又請之而又不見答也可謂困

心衡慮而不作者矣書之病文公也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自二月不視至於五月也奉王朔以告廟謂之告朔貺朝而授於民謂之視朔四不視朔厭政甚矣不書疾非疾也怠也怠者積惡之原也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鄆丘

弗及盟而又盟魯求之無已也遂與行父等也弗及行父盟而及遂盟固齊侯之無常然而齊侯不足責也魯之君臣屢受辱而屢求之求之不答而又求之幸其哀焉而許之也可

春秋義

卷七

三

恥之甚也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公母也

毀泉臺

是築於郎者也作臺雖非勿居可也勿修可也毀之是重勞民而揚先祖之過也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庸漢南之大國也昔武王伐紂首翦庸蜀今秦巴從楚而滅之是楚盡有江漢撫用秦蜀而不可制也志楚之強傷齊晉

之弱而憂周魯之亡也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書人衆也不可指名也殺大夫殺司馬司城奔子哀亡無道而國人皆欲弑之也故弑君書人上下兼治之辭也君雖無道猶是君也而敢弑之在國在野皆亂人也所以治下也抑天之立君以爲民也撫則后虐則仇民皆欲弑亦不可以爲君矣所以治上也其下治則君雖昏不至於殺身其上治則民雖愚不至於作亂

十有七年 辛亥 匡王三年

春秋義

卷七

天

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宋弑君伐之是也書之者記不敵討賊也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九月而葬緩也無他故而緩葬怠也文公之爲人也無不忘者雖親喪猶不自貳也聲姜別諡非禮也

齊侯伐我西鄙

屢侵之屢盟之又伐焉齊之無道極矣魯之不振甚矣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使之而請盟既盟而遂伐之被伐而又請盟怠甚而不能振

也權臣竊命四鄰交侵皆怠之故故人君勵精圖治則權奸自息而國勢漸強矣

諸侯會于扈

無事而勤諸侯也公不與焉齊難故也諸侯不序不足序也盟于扈不能討齊會于扈不能討宋有桓文之功而擅爲盟會猶曰罪也無其功而有其罪不亦厭乎故畧之

秋公至自穀

冬公子遂如齊

拜穀之盟也過恭矣諂以求人其能國乎

春秋義

卷七

无

十有八年

壬子匡王四年

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不於路寢非正也不言何臺臺上也泉臺也公之毀泉臺也盖亦信機祥而爲厭勝乎而卒薨於其下則命不可移也向使動守禮法不輕遷觀雖不毀臺何臺下之薨之有故君子居易以俟命不信術而妄爲

秦伯罃卒

康公也穆公任好之子也

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

弑書人衆也商人之惡極矣宜衆之欲弑之也州吁書殺以賊討之也商人書弑不以賊討也既北面而事之又以私怨殺之商人雖賊賊商人者亦賊也使惡商人之爲賊而釋夫賊商人者以爲非賊是教人遁爲賊也故以賊討之則稱名而書殺以正治亂也不以賊討則稱君而書弑不以亂易亂也以正治亂則亂止以亂易亂則亂無時息也聖人不惡一人而失天下之防撥亂世返之正而已矣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春秋義

卷七

羊

使舉上客將稱元帥未有二人並使者也甫葬而二卿並出非聘也謀廢立也

冬十月子卒

子者繼體之君也諸侯在殯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君禮也弑書卒舊史諱之也春秋脩而知其爲弑者比其辭以見義也三臣如齊夫人歸齊則子之所以卒者可想也文公怠荒權移臣下大臣權盛則思廢立故三家同弑子也所以弑子者爲宣公也所以立宣公者爲敬嬴也所以爲敬嬴者敬嬴嬖也君荒於上權移於下妾媵大臣比而爲奸而篡弑作

矣管子曰主德不足則婦人能食其意國無常法則大臣敢
侵其勢大臣假於女之能以窺主情婦人嬖寵假於男之智
以援外權於是乎外夫人而危太子也文公之謂矣故君子
必修其身而不敢怠必齊其家而不敢偏不忘則權不下移
不偏則繫不內作然後身安而妻子可保也

夫人姜氏歸于齊

歸於齊大歸也弑其子而歸其母也孫於齊者與弑者也罪
之也歸于齊者不與弑者也哀之也夫人之逆也公卑之焉
奸臣窺伺遂敢生心肉未寒而子殺妻歸則不敬其伉儷之

春秋義

卷七

三

故也齊其家者愛憎不敢辟也辟則為天下僂矣

季孫行父如齊

告立宣公也三家相比後先如齊以成廢立之謀然則行父
亦一仲遂也世謂家無私積者其公孫弘之布被與春秋於
季友行父多微辭所謂誅奸諛於既死者也

莒弑其君庶其

稱國以弑者當國之大臣共弑之也於何知之
齊弑州蒲

春秋義卷七終

春秋義卷八

合河孫嘉淦錫公著

海陵

受業

天都
白門何夢篆耕遲
全校

宣公

文公庶子也母曰敬嬴三家殺子赤而立之

元年
癸丑匡王五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魯自文公以後皆即位者踵失也三家弑逆不討賊而即位

春秋義

卷八

一

與弑也宣之罪滅乎桓桓首惡宣與聞焉耳

公子遂如齊逆女

罷賊也與弑可知也桓用輦宣用遂其事同也喪娶非禮也
遂如齊歸弑赤立宣公而婚于齊齊亦與弑也大臣隣國比
而弑立而以喪婚其惡可知也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不稱公子省文且蒙上也一事而再見者名之通例也以者
不以者也不親迎而遂以之非禮也稱婦有姑也出姜既出
矣猶有姑者妾母為夫人也是敬嬴也敬嬴私于仲遂比而

殺嫡子出夫人婚大國以自尊也仲子別官猶疑之焉成風卒葬死而夫人之也敬嬴逆婦生而夫人之矣因事書之著妾母當國之戒也

夏季孫行父如齊

納賂而請定公位也何以知之會于平州取濟西田也子赤弑而遂如齊行父如齊宣公婚而遂如齊行父如齊同惡也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專刑大夫也大夫王臣也有功命于天子有罪請于天子放之殺之非諸侯事也書曰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屏

春秋義

卷八

二

諸四裔禦魑魅也晉非天子而放大夫衛非晉之荒服而放于衛皆罪也晉止知大夫之罪當放而不知放大夫者罪甚于大夫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

公會齊侯于平州

季孫請之也會于平州定公位也如齊婚齊而會齊惡齊黨惡也

公子遂如齊

拜成且致賂也弑立之事遂始之而遂終之齊主之得臣行父從之也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魯賂也向怪子赤齊出魯殺之而立宣公齊胡為與謀及觀取田而知之矣遂欲廢立故如齊賂以濟西而且請婚焉齊人許之歸而殺子赤出夫人立宣公逆齊女會平州以定之而後輸其賂也出姜齊女也子赤齊甥也弑立大惡也苟以貪區區之田遂至滅親黨賊而不知恥焉好利故也黃若晦曰許田入鄭而桓篡成郕鼎入魯而督罪釋衛俘四出而衛朔入濟西入齊而宣位定利賂之禍如此其極也故為人君者清心寡欲則亂賊息矣

春秋義

卷八

三

秋邾子來朝

黃若晦曰邾自僖文之世常與魯抗宣篡而反朝之者畏齊故也齊悅魯之賂邾畏齊之強而是非不問矣此所以為春秋之亂也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與晉爭伯也新城之盟鄭從晉矣今復從楚謂晉不能也楚猾夏鄭即夷晉無政交譏之也宋有罪矣亦不與其侵者非能討賊也為暴而已矣

晉趙盾帥師救陳

善救陳也然大夫專兵而圖伯則世變愈下矣陳君舉曰南北之勢於是分後十五年而宋楚平後五十年而晉楚之從交相見也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棗林伐鄭

諸侯以晉師之猶出也於是乎會而伐鄭討其從楚也陳宋伐鄭楚兵退也不書會盾意在干師也為師來非為盾也於此見久之可以義動而天下事猶可為也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無故侵小也穿盾族也亦帥師趙氏橫也盾帥師穿帥師而

春秋義

卷八

四

靈公危矣

晉人宋人伐鄭

鄭未服也書之罪晉宋也鄭不服曷為罪晉宋春秋之法不以亂易亂治人不治則反其治也夫鄭之所以從楚者謂宋人弑君晉不討故也今不反其所為而總其罪人以臨之宜其不服也故罪晉宋自治之道也

二年 甲寅 匡王六年

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大棘宋地也戰于宋地鄭伐宋也不言鄭伐而以宋主戰罪宋人也鄭猾夏而罪宋人何也宋弑君也聖人始終惡宋也兩稱帥師其罪敵也君獲不言師敗君重于師也卿獲蕪言師卿與師等也

秦師伐晉

報侵崇也崇秦附庸也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報大棘之役也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臯

春秋義

卷八

五

君弱臣強故也三傳皆曰趙穿弑也盾為法而受惡夫弑君何事乃釋弑者不罪使不弑者受之乎以不出境反不討賊所以証盾之首弑也非不弑而姑以是坐之也其不出境教穿弑也暨乎返國方德穿之不服而又奚討焉律以殺人首從之例盾造意穿從之也三傳皆謬而左氏尤甚越境乃免非君子之言也盾不與弑也者雖不出亡猶將宥之設果與弑雖逃之於海濱詎能解免乎哉且夫奸雄之所以敢為大逆者恃其智辨以為吾陰為其實而陽不受其名而聖人不為所欺也一得其情即直筆以書之於是乎奸雄之術窮而

亂賊懼董狐所以爲良史春秋所以爲經也爲法受惡云乎哉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三年 乙卯定王元年

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牲變也稱牛未成牲也魯郊非禮也天王崩不奔喪而卜郊尤非也口傷牛死神戒之與不郊而望不在正月中無異事故連及之也乃者緩辭也非不郊也牛死故也不然者郊矣猶者贅辭也不郊而猶望好僭也可已而不已也

春秋義

卷八

六

葬匡王

速也周失禮也微者往魯失禮也

楚子伐陸渾之戎

戎夷相攻何以志爲是陸渾之戎也昔秦晉遷陸渾之戎于

伊川密邇王都楚伐戎實窺周也惡楚子而危周也

夏楚人侵鄭

鄭從晉也從楚晉侵從晉楚侵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也備書之惡晉楚而憫鄭也

秋赤狄侵齊

狄別種也自得臣敗狄狄患息而赤狄白狄興敢侵齊強也宋師圍曹

罪宋也新城之盟曹伯與焉伐鄭之役曹伯實從宋敗于鄭而興師圍曹非義也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文公捷之子也

葬鄭穆公

四年 丙辰定王二年

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春秋義

卷八

七

平和也公與邾婚而挾齊爲重以平莒宜莒人之不服也非勢不足義不服也治人不治不反其治而伐國取邑是以治始而以亂終也左氏曰以亂平亂何治之有

秦伯稻卒

秦共公也康公瑩之子也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勝宋而驕故也易曰勞謙君子有終言有功而不伐之難也武夫健卒驟勝而驕遂陵其上非殺身則弑君矣吉甫旋師孝友之張仲在焉善居功也夫

赤狄侵齊

秋公如齊

朝也感其立已也而事之不忘濟西而求之也

公至自齊

冬楚子伐鄭

言伐鄭罪楚子也鄭人弑君伐之可也曷為罪楚子不為討

賊來也猶夏而爭伯也

五年

丁巳定王三年

春公如齊

春秋義

卷八

八

朝正也愈恭矣

夏公至自齊

人也齊人止公以求叔姬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公過恭矣

宜其辱也孟子曰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不書逆女卿自逆也書之公主之也叔姬書子宣女也朝其

君而主其臣非禮也

叔孫得臣卒

公孫茲之子也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左氏曰反馬也胡康侯曰廟見成婦遣使反馬不親來也啖

叔佐曰大夫非公事與妻出境非禮也家則堂曰反馬不躬

至歸寧無並行

楚人伐鄭

再爭鄭也前稱爵君將也此稱人大夫將也書之罪楚也不

討賊而猶夏也

六年

戊午定王四年

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春秋義

卷八

九

陳即楚故也陳即楚畏之也不能服楚而徒侵陳非義也宣

之元年楚侵陳而晉伐鄭曾無幾時楚伐鄭而晉侵陳小國

不守信義大國不加德音天下所以亂也鄭有弑君之賊晉

衛不討而與楚爭陳盾亦賊也諸侯不討而從之爭伯聖人

傷之

夏四月

秋八月螽

冬十月

七年

己未定王五年

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來盟稱使前定之盟也定從晉也宣公弑立惟齊主之未與晉通也免新與趙盾從事故使良夫來盟既盟而公會晉於黑壤則其盟可知也書孫免孫良夫志孫氏之專衛也林父出君之漸也

夏公會齊侯伐萊

魯從齊令也公借齊以募國故凡可以悅齊者無不為也

秋公至自伐萊

大旱

春秋義

卷八

十

軍旅之後必有凶年怨氣所致也去年僉今年用兵又繼以旱民窮國匱而至於稅畝其必然也好征戰則財匱數饑饉則民貧財匱而急征民貧而加賦亡國之道也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晉列公于會也齊晉伯國也會齊于平州會晉于黑壤賄賂公行而綱常泯也

八年 庚申定王六年

春公至自會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病也何以知其病以卒于垂知之也如齊者當至齊者也至黃未至齊也乃復終不至齊也將命如齊而終不至齊是墮君命也不書有疾雖疾不可以復也奉命出境雖疾而死以尸將事

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有事時祭也時祭不書為壬午之繹書之也遂不稱公子蒙上也疾于黃而卒于垂也書仲生而賜氏也生而賜氏者季友仲遂是也此東門氏之始也繹者祭之明日以賓尸也禮大夫卒當祭不以告終事而聞則不繹聞遂卒而猶繹非禮

春秋義

卷八

十一

也萬舞也執籥秉翟萬之常也去籥示變也是知其不可而為之也夫仲遂賊也宣公篡也復與繹之為事小矣然而聖人書之者明君臣之道也臣之事君也以忠君之使臣也以禮不辱君命之死靡他忠之盛節也敬愛大臣死而哀之禮之善物也有疾不復教臣以忠卿卒不繹教君以禮雖惡其人不可不明其道

戊子夫人嬴氏薨

宣母也魯未嘗逆嬴氏也而夫人嬴氏薨明先君不夫人之嗣君夫人之也故曰以妾母為夫人徒欲尊所生而不虞卑

其父也抑嬴氏者與仲遂比而弑君者也仲遂以卿卒而嬴氏以夫人薨王綱紊而人紀滅矣春秋之作有辭同而義異此類是也

晉師白狄伐秦

胡康侯曰晉主夏盟攘夷狄安中夏乃其職也秦人之怨起自侵崇曲在晉焉責已可也不知反已而會狄以伐之不惡傷其類乎罪可知矣

楚人滅舒蓼

舒之別種也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荆滅舒何以書憂中

春秋義

卷八

三

國也徐舒界齊楚之間故齊桓之盛徐人取舒今楚敗徐而滅舒焉則境與齊魯接矣故憂之也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以夫人之禮葬之也葬既有日不為雨止潦車蓑笠士喪禮也有國家而不為雨具乎雨不克葬無備也禮平旦而葬日中而虞日中而克葬虞於何時乎不敏也

城平陽

不時且非義也城平陽將以取根牟也冬之不時何也周之

十月夏八月也

楚師伐陳

陳從晉故也從楚晉侵從晉楚伐強之暴也晉至從晉楚至從楚弱之難也有從晉者楚必伐之夷之橫也被楚伐者晉不盡救夏之衰也

九年 辛酉定王七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

朝正也且在喪焉愈非也

公至自齊

春秋義

卷八

三

夏仲孫蔑如京師

聘周也公朝齊而大夫聘周比而書之惡可知矣

齊侯伐萊

屢伐萊罪齊也

秋取根牟

不繫國附庸也滅書取內辭也凡內辭者皆可譏者也婉其辭以見義焉非隱之也

八月滕子卒

滕昭公也不名史失之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

討不服也魯從齊陳從楚故也

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討其從楚也楚伐陳而晉不救也故陳從楚不伐楚而伐陳非義也諸侯在會而林父伐陳征伐自大夫出也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晉成公也文公重耳之子襄公驪之弟也趙盾弑靈公而立之者也不言師與會者在其封內也雖在境內不於正寢必書之志變也

春秋義

卷八

西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衛成公也文公殿之子也不葬晉衛從齊故也非禮也

宋人圍滕

因其喪也不佞弔恤而反圍之不仁之甚也

楚子伐鄭

問晉侯之卒也黃若晦曰書楚子者君將也楚人者大夫將也紀實也褒貶不在是也

晉卻缺帥師救鄭

善救鄭也救者是則伐者惡矣

陳殺其大夫洩冶

稱國以殺君臣同罪也陳之君靈公也陳臣之見于經者夏徵舒公孫寧儀行父也君無道而大臣皆惡凡惡人之所殺必善人也善人國之紀也而殺之宜其滅也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陳之謂矣

十年 壬戌定王八年

春公如齊

比年朝正也雖臣之事君則蔑以加矣求田故也

公至自齊

春秋義

卷八

圭

齊人歸我濟西田

朝所得也夫宣公豈不自智其謀以為吾以濟西賂齊而得魯侯吾以魯侯朝齊而得濟西是田不損而國可竊也而不知其蹈弑君之罪而不知其蒙臣人之恥孟子曰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為之矣小人下達職是故也故義勝則治利勝則亂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已巳齊侯元卒

桓公小白之子也齊人弑商人而立之者也桓公卒無虧立

未踰年齊人殺之立孝公孝公卒其弟昭公立昭公潘卒子舍立陳乞弑舍商人立商人弑而元立蓋五子爭立亂于是乎始息

齊崔氏出奔衛

書氏以族奔也高國逐之也

公如齊

奔喪也朝其正而奔其喪過恭矣田故也

五月公至自齊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春秋義

卷八

太

陳靈公之無道也不稱人以弑何也徵舒以私怨戕君罪有所歸也靈公殺洩冶徵舒弑靈公示天下之爲君者雖臣梗直不可殺也殺諫臣亡之徵也示天下之爲臣者雖君荒淫不可戕也下戕上惡之首也而天下之爲君臣者定矣

六月宋師伐滕

惡宋也旣圍之又伐之不哀喪而爲暴無已也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外葬不書如書如讎也公弔之卿共葬事過恭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鄭從楚也鄭數反覆而經不書者諒之也居大國之間而從于強令非其罪也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則小國之能存者寡矣故鄭平于晉不書楚伐鄭則書之鄭平于楚不書晉伐鄭則書之哀弱小而惡強暴也陳弑君矣不伐陳而伐鄭不爭義而爭利也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天王弟也子稱子某弟稱某子不書弟爲卿也書來聘譏聘宣也宣纂也不能討而聘之失政刑矣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春秋義

卷八

七

譏暴且貪也

大水

季孫行父如齊

聘新君也

冬公孫歸父如齊

爲伐邾故也魯之君卿一年而四至齊焉貪以侵小諂以事大可恥也

齊侯使國佐來聘

報行父之聘也未踰年而稱爵書使已改元稱君也非禮也

是一年有二君也是不哀其先君也

饑

水旱蟲螟國家代有野有蓋藏君勤補救雖災不饑書饑無荒政也民貧而君不恤也

楚子伐鄭

亟爭鄭也書伐鄭罪楚也不書晉救罪晉也鄭于是乎有辰陵之盟

十有一年

癸亥定王九年

春王正月

春秋義

卷八

六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陳鄭服于楚也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取向之怨未平也不討陳不攘楚而侵小罪齊魯也

秋晉侯會狄于欒

罪晉侯也不討陳不攘楚而會狄也楚盟陳鄭齊伐莒晉會

狄比而書之夷夏之盛衰明矣諸侯之得失見矣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討賊也衛人殺州吁蔡人殺陳佗中國討之也楚人殺夏徵

舒夷狄討之也亂臣賊子雖夷狄亦得討之覆載不容也中國失賊而夷狄討焉天王諸侯大夫皆罪也

丁亥楚子入陳

書殺徵舒子楚人也書入陳罪楚子也徵舒固在陳也非入陳何以殺徵舒然而方其殺也志在於討賊也既殺之矣乃志在於取陳也入而後殺者其跡也殺而後入者其心也取善則畧其跡不以入累殺也懲惡則誅其心不以殺恕入也舜與跖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矣始討其賊義也舜之徒也繼貪其富利也跖之徒也一念之公私而善惡判焉春秋所以爲傳心之書也不書滅與取者復封陳也得而不居故書曰入紀實也

春秋義

卷八

九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納者內弗受也此陳之罪人也洩冶之死靈公之弑皆二人爲之也殺徵舒而納二人是誅亂而不誅其所以亂也故書之罪楚子也胡康侯曰諸徵舒之宮封洩冶之墓尸公孫寧儀行父于朝謀于陳衆置君而後去之則亦庶乎其可也

十有二年

甲子定王十年

春葬陳靈公

改葬也晉之弑州蒲也以車一乘葬於翼東門之外則亂臣賊子之所以葬其君者可知矣賊討而改葬焉禮也書之魯會之也

楚子圍鄭

鄭背辰陵之盟也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此救鄭也不書救鄭無及也以晉主戰罪林父也楚自滅庸以來其勢日張昔歲入陳今茲圍鄭仗義討貳不可當也林父不度德不量力不成謀而輕與之戰是不求服楚而惟志乎戰也兵不素練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子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晉之謂矣六卿皆在而獨罪林父者重帥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蕭隣于宋滅蕭以迫宋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晉敗懼諸侯攜焉故盟以要之也魯從齊陳蔡鄭從楚三國猶未貳也不自強而要盟所以禦楚者未矣

春秋義

卷八

三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書伐陳罪宋也書救陳善衛也宋伐陳討貳也衛救陳背盟也乃善衛而罪宋何也楚之於陳也討其賊而封其君德刑成矣其服於楚無怪也陳有賊而宋不討陳無君而宋不置今陳定矣乃承晉命而伐之是楚存之而宋亡之也故書伐陳罪宋也陳衛之睦非一世矣危而救之義也清丘要盟也言不必信惟義所在背盟而救之可也故書救陳善衛人也聖人之憂天下也仁民而欲安之愛國而欲存之厭兵而欲戢之惡亂而欲止之故伐雖有名不害其為惡救雖叛盟不害其為善原情本義以定功罪而賞罰明矣善惡勸矣

春秋義

卷八

三

十有三年 乙丑定王十一年

春齊師伐莒

莒夏盛衰漠然不問而屢侵小罪齊也

夏楚子伐宋

為其伐陳也宋伐陳清丘之盟故也晉命也楚伐之而晉不救則何以宗諸侯矣

秋螽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專殺也荀林父帥師敗績不殺林父而殺先穀失刑也韓獻

子不云乎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咎也知春秋之義矣

十有四年 丙寅定王十二年

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專殺且失刑也衛救陳義也雖背盟有辭矣而乃殺大夫以

說于晉衛之恥也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共公襄之子也

晉侯伐鄭

春秋義

卷八

三

邲故也敗於楚而伐鄭吐剛而茹柔也中國相殘而夷狄愈

橫矣春秋之諸侯自相敝以利楚戰國之諸侯自相敝以利

秦其惑一也

秋九月楚子圍米

伐不服故圍之也甚矣楚之強也伐鄭不服圍之而服矣伐

宋不服圍之而服矣甚矣晉之弱也圍鄭不救鄭入于楚矣

圍宋不救宋入于楚矣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謀從楚也

十有五年 丁卯定王十三年

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從楚也黑壤會後魯背晉而從齊今晉敗而楚禍烈矣縱不

能畏簡書恤災患攘夷狄無助爲虐不亦可乎又會而從之

也春秋傷之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去秋九月圍宋今夏五月矣晉不能救魯反會楚宋絕望焉

故及楚平也自宋及楚平而天下無不從楚者矣是以有蜀

春秋義

卷八

重

之盟也特書之惡楚憫宋而責晉與諸侯之無能也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不能救宋使楚得中國而已滅狄也可謂不知類矣赤狄屢

爲暴而罪晉之滅之者聖人之大也王道如天然萬物並育

而不相害也故春秋于夷狄欲其外之不欲其滅之也其外

之者欲各安其分也義也不滅之者欲各得其所也仁也外

夷狄則中國安而夷狄亦享無事之福外之乃所以育之也

不滅夷狄則夷狄存而中國亦無征伐之苦存人乃所以自

存也知乎此而安內攘外之道備矣

秦人伐晉

秦晉自戰般之後三十餘年凡十一戰彼此交病而楚伯矣故春秋厭之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札子王弟也召伯毛伯王卿也諸侯專殺大夫猶曰不可況人臣而擅殺天王之卿乎不臣矣天王何在而使札子得殺之也不君矣君不君臣不臣周危矣

秋螽

頻災也六年螽七年旱十年大水十有三年螽今又螽也

春秋義

卷八

五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謀從晉也從齊從楚又謀從晉自以爲狡兔之三穴而不知失信與義將不可以爲國也

初稅畝

始變法以厲民也古者助法借民力以耕公田不相混也故曰助者借也又曰惟助爲有公田及周之時人情漸漓意必有不急公事而盜其收者焉故變而爲徹通力合作計畝均分勤則俱豐惰則俱歉所以齊民力而妨其僞也故曰徹者徹也公私通也然其實止得公田之所入未嘗侵取私田故

曰其實皆什一也至於宣公國用不足而厚取于民既分其

公田之所入矣又履其私畝而稅之是倍于舊而什取二也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自宣公始也爲國之道不在生財生財之道不在重賦重賦則民貧民貧則國危書稅畝憂害民而並及國也取民之制有加無減一時權宜遂爲永例書初稅畝憂害一時而并及萬世也

冬螽生

螽子也今年螽明年又將螽洊災也天灾洊至君方剥民國之不亡者幸也

春秋義

卷八

五

饑

民窮而君不恤也國有稅政則野無蓋藏上無補助則道有捐瘠歲不登而民饑君子憂天憫民而責其君也螽稅畝螽生饑比而書之聖人之情見矣

十有六年

戊辰定王十四年

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罪晉也攘之毋使亂華可也必滅之不仁矣楚得中國而晉拓狄土以自肥其何能伯之有

夏成周宣榭火

成周者東都也周之京師曰王城所謂澗水東瀝水西者也
又築東都而遷殷之頑民所謂瀝水東者也宣榭宣王之榭
也有堂無室曰榭以便射也講武之所也宣王四征不庭歸
而講武於東都於是乎有榭宣榭災天示意也周不復興矣
秋郊伯姬來歸

婦人嫁曰歸歸寧曰來出曰來歸齊人來歸子叔姬叔姬無
罪也強歸之也郊伯姬來歸伯姬有罪也自取之也夫婦人
倫之首風化之原也至於出焉人倫變而教化衰矣故春秋
謹之

春秋義

卷八

毛

冬大有年

記其有以見其無也十八年之中而僅一有年非常也故書
之

十有七年

己巳定王十五年

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僖公業之子也

丁未蔡侯申卒

悼公東國之弟也

夏葬許昭公

葬蔡文公

魯附楚故葬二國也宣之九年不葬晉衛專事齊也是年葬
許蔡新事楚也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宋及楚平中國危甚斷道之盟固諸侯之不從楚者也當是
時也南北之勢橫分宋鄭陳蔡從楚曹衛邾從晉而魯兩屬
焉晉不競於楚矣

秋公至自會

春秋義

卷八

毛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弟為卿則書公子此書弟非卿也非卿不卒此卒之賢叔肸
也何賢乎叔肸賢其不為卿也宣弑而肸心非之以親故不
去以義故不為之臣也故終身不食宣公之祿其不為卿也
乃貴於為卿也以其卿也而卒之尊人爵也以其不卿也而
卒之尊天爵也所以風世也

十有八年

庚午定王十六年

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不與斷道之盟故也然則伐之是也猶書之譏晉侯也不修

德而務武也書衛世子譏衛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有功則迫上無功則危身故國之冢子不可以將兵

公伐杞

杞魯世婚僖文之世皆來朝宣立而不至義也伐之是以不義伐義也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鄆子于鄆

惡邾人也邾嘗用鄆子矣今又戕鄆子肆毒無已也且以罪

春秋義

卷八

天

鄆也于鄆在其國也不書盜非刺客也不書師非大衆也偏師直造其國都擒其君而戕之鄆之無備亦甚矣

甲戌楚子旅卒

楚莊王也魯從楚故來赴也書楚子正名也不葬削之也卒書爵葬書諡其爵子也可書也其諡莊王不可書也其將易之非傳信也其將紀實不可以訓後也故削之存禮之防也舊史皆曰楚子旅商臣之子也以理度之必非也弑父弑君之人未有善終而又得令嗣者也列國之赴告不詳者多矣况楚乎旅非商臣之子也

公孫歸父如晉

始貳於齊也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薨于路寢正也公薨于路寢則變矣篡弑之人終身無討使得正而薨焉故曰變也春秋之作有事同而辭異有辭同而義異比而屬之則知之矣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不稱公孫蒙上也至笙未及國也遂奔有惡於新君也不言出自外奔也歸父者公子遂之子也遂殺赤而立宣公其子

春秋義

卷八

天

繼之掩三家而處其上宣公薨三怨作故不可以返也奸臣弑立爲子孫計也不旋踵而喪其家可以鑒矣抑新君亦有罪焉夫仲遂誠惡然易世矣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且是奉先君之命而往也不容其復命而遽逐之過矣穀梁曰奔其父之使者是亦奔其父也君尸之是無父也三家尸之是無君也

春秋義卷八終

春秋義卷九

海陵 俞 熹為光編訂

合河孫嘉淦錫公著

受業 荆南李 著閻夫 全校
白門何夢篆耕遲

成公

宣公子也母曰穆姜

元年 辛未定王十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非禮也

春秋義

卷九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時煥也周之二月建丑月也而無冰記異也

三月作止甲

不當作也止甲者止出一甲也八家同井四井為邑四邑為
止止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止為甸甸六十四井
也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
人李靖曰周以二十五人為一甲是也甸出一乘四止共出
三甲今止出一甲則一甸四甲而三軍可為四矣故下有四

卿並將也初稅畝則賦增作止甲則兵增賦增而民困于財

兵增而民困於力財力並困民乃流亡而言富強者猶以厚

歛益兵為務悲夫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背齊而專事晉也此齊魯交兵之始也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王室愈卑也不書我敗王師不以戎抗王也天下非有能敗

王者也王師自敗而已自治之道也自治而天下定矣

冬十月

春秋義

卷九

二年 壬辰定王十八年

春齊侯伐我北鄙

赤棘之盟故也抑歸父亦有力焉書之罪齊侯也附楚背晉

納我之叛臣而伐我之喪也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新築衛地也戰于新築齊伐衛也衛世子臧嘗伐齊故也以

衛主戰責衛也自我致寇又不服而戰焉是衛志平是戰也

春秋善解紛貴自治而惡佳兵也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卻

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鞏齊師敗績

大國三卿四卿並將其數溢矣軍無二帥四卿並將其權分矣大夫強而不相下也諸卿盡行誰與守國大夫專而不顧君也鞏齊地也戰于鞏四國伐齊也凡戰多以主及客今以客及主者惡四國也齊附楚背晉而虐魯衛伐之是也然以臣當君而不之讓非禮也各懷私忿而殘民以逞非義也故以客主是戰也戰書齊侯君將不言師也敗書師紀實也師敗而君未獲也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乙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春秋義

卷九

三

屈完書來盟已服也國佐書如師未服也成與戰未可知也孰及之四國之大夫也不序蒙上也盟于袁婁譏不退舍也袁婁去齊五十里幾于城下之盟也惡無禮也大夫專政而君若綴旒兵革繁興而民若草芥詐力相尚而禮若弁髦矣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宋人弑杵臼而立之者也

庚寅衛侯速卒

成公鄭之子也

取汶陽田

齊反侵地也不言來歸非齊歸也魯倚晉勢以奪之也故曰取也汶陽不繫齊非齊也不繫我并非我也必侵小而得之魯昔取之人齊又取之魯魯又取之齊聖人本王制而正封界則汶陽者非齊并非魯也非其有而取之也

冬楚師鄭師侵衛

衛受盟于晉且伐齊故也楚以夷猾夏背喪而伐人之喪鄭從之皆罪也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侵稱師書衆也會書名公會大夫也義各有當也會嬰齊懼

春秋義

卷九

四

楚也伐齊之役魯衛同之既侵衛必侵魯故懼也公會嬰齊病公也先天下而從楚也蜀之盟公倡之也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鄆人盟于蜀

楚人主盟也秦先宋楚尊其類也齊在鄭下新敗也此楚人之令也諸卿皆人畧之也舉天下而從夷則亦不足序矣公及諸人盟病公也以諸侯而受夷狄之大夫盟也新城之盟從晉大夫今也從楚大夫世變愈下也楚之大役蔡許必與沒而不書者乘楚車也其君比於楚將其卒比于楚師失位

也宋衛有喪而亦與焉懼楚也晉惟不至而已不敢與之爭也此中國之大辱也楚僭稱王春秋秋之晉雖不競猶主夏盟楚共新立不強于旅雖用大衆止鄭從之諸侯苟有王室大夫苟有諸侯同心合力憤發興師移戰輦者以戰蜀豈不足以懲楚而魯望風而先服晉拱手而讓伯天下淪胥而從夷也聖人傷之

三年 癸酉定王十九年

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春秋義

卷九

五

雪蜀之恥也然而益之恥也楚方侵衛晉不救也諸國盟蜀

晉不聞也楚人既去乃敢興師又不伐楚而伐鄭晉之恥也

魯宋曹衛不守信義冬從楚盟春從晉伐設楚來責何辭以對疲於奔命而無以自立四國之恥也

辛亥葬衛穆公

師故緩也奪人之喪與自奪其喪皆罪也

二月公至自伐鄭

不以會致而以伐致諱盟楚也恥之也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新宮非故也西宮災新作之今又災也土木之功過制則天

火之戒人君也官廟災而後哭新宮災自失其侈欲之奉耳何哭之有

乙亥葬宋文公

七月而葬僭天子也陷先君子于不義臣子之罪也

夏公如晉

朝之也三年之喪畢矣春伐鄭而夏如晉不朝天子可知也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鄭有晉楚之難不思自保而伐人非計也且許何罪惟其小而迫也親受強大之侵暴而又恃強以侵小可謂不能恕矣

春秋義

卷九

六

公至自晉

終不朝周也

秋叔孫僞如帥師圍棘

棘不係國內邑也公羊曰汶陽之邑也胡康侯曰復故地而民不聽何也初稅畝作丘甲役日重矣棘不願爲之民也大雩

大雩

晉卻克衛孫良夫伐厲咎如

赤狄之餘也滅人之國而不留餘不仁甚矣良夫每從卻克之役同惡也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諸侯有聘禮無盟禮來聘而遂盟之非制也其君使來聘不使來盟命聘而專盟之無君也凡盟于魯皆公盟也臣聘而君盟之失位也荀庚之在晉也其班在三孫良夫之于衛則上卿也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衛康叔之後也與魯同長諸姬若以周班衛在晉上即計強弱晉爲大衛次之良夫猶當先也而懼伯主而先庚非禮也

鄭伐許

春秋義

卷九

七

再伐許也不稱人與師闕文也謂狄鄭者非也二歲而三伐許焉前何以稱師後何以稱爵若以褒貶之例言之則一伐許無貶再伐許貶之三伐許乃褒之耶事之是非直書自見一伐不已至再再伐不已至三許可憫而鄭可罪矣凡伐稱爵君將也稱人大夫將也稱師用衆也夷稱號削其王也諸夏稱國闕文也於褒貶乎何有

四年

甲戌定王二十年

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固宋魯之交也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靈公夷之弟也

杞伯來朝

將歸叔姬故也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臧孫辰之子也

公如晉

比歲朝晉汶陽之田故也

葬鄭襄公

春秋義

卷九

八

速葬之將以伐許也爭利而不盡禮于先君也

秋公至自晉

久也朝人而久不返公志不在國矣人朝而久留之晉志不在伯矣

冬城鄆

勞民也雖時亦書志勞民爲重事也

鄭伯伐許

三伐許矣喪未踰年而屢爲暴是亦不可以已乎踵惡不悛非善述也董子曰父伐人喪子以喪伐人父不義于人子失

恩于親也不稱子改元成君也非禮也

五年 乙亥定王二十一年

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出也

仲孫蔑如宋

報華元之聘也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將爲蟲牢之盟也彭生會卻缺而有新城之盟僑如會荀首而有蟲牢之盟臣成謀而君從之也

春秋義

卷九

九

梁山崩

志變也不繫晉者其應不在一國也山川不易而國易故山川有國國不能有山川

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定王也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鄭服也楚共幼大夫不協故諸侯復從晉也天王崩不奔喪

而會盟不臣也

六年 丙子簡王元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終不奔喪也

二月辛巳立武宮

立者不宜立者也武公成公之十一世祖也宮毀而主祧久矣復立之非禮也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周不毀之廟三后稷文武也魯不毀之廟二周公魯公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有周公之太廟有魯公之世室加以昭穆已六廟矣再

春秋義

卷九

十

立之是七廟猶曰周公后稷之廟魯公文王之廟武公武王之廟也云爾僭矣

取鄭

鄭不係國附庸也滅書取內辭也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方盟而遽侵之宋貳于楚也晉命也良夫之役于卻克久矣屢帥師專也專兵而爲人役非義也

夏六月邾子來朝

魯勝齊而睦于晉故也

公孫嬰齊如晉

受侵宋之命也

壬申鄭伯費卒

鄭悼公也襄公堅之子也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二卿並將非制也魯宋嘗會矣嘗聘矣嘗同盟矣遽侵之非義也雖受晉命猶之罪也胡康侯曰兵戎國之重事邦交人之大倫聽命于人不得已焉將能立乎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春秋義

卷九

主

蟲牢之盟故也猶夏而伐人之喪惡楚也楚大夫帥師自此

始而楚亦自是衰矣

冬季孫行父如晉

復侵宋之命也過恭矣

晉欒書帥師救鄭

善救鄭也救災恤患伯主之義也

七年

丁丑簡王二年

春王正月魘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魘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性變也一食猶曰偶也再食則非人所能備矣變也黍稷非

馨明德惟馨無馨德而僭禮故變也

吳伐鄭

吳稱號無君與大夫也外之也武王克商封仲雍之後于吳本諸姬也而外之者僭稱王也僭號則非周臣矣夷狄而不僭號則中國之秦是也中國而僭號則秋之吳楚越是也所以使天下定于一也伐鄭猶夏也楚患稍息而吳患起矣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夫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吾亡無日矣夏五月曹伯來朝

春秋義

卷九

主

不郊猶三望

免牛則不郊矣望郊之細也猶三望非禮也卜牛在正月郊在四月望郊之屬也五月望不時也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鄭不服也屢伐而不服者楚不競也主少臣專而吳叛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

善救鄭也齊自敗蓋亦服于晉宋自被侵亦服于晉非晉能服之也楚弱故也

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不書諸侯間無異事也救而後盟鄭亦與也馬陵之盟夷夏之大機也楚勢自衰又有吳患諸侯相率而從晉撫之以德同心合力以損吳楚則中國無事矣而惜乎其未能也

公至自會

吳入州來

州來楚附庸也楚伐鄭吳間之而入州來病楚也書之者懼之也一歲之間伐鄭入州來中國不敢抗夷狄不能支其勢將不止于病楚已也

冬大雩

春秋義

卷九

主

旱也冬何憂乎旱周之冬夏之秋也

衛孫林父出奔晉

良父之子也良夫專其子奔宜也凡大夫而專國者不弑其君則殺其身不亡其國則喪其家備書之示戒也

八年

戊寅簡王三年

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辭緩而曲不直晉侯也汶陽之田晉使齊歸魯也又使歸于齊則過矣諸侯不專土田擅予之而擅奪之非義也且二三其令矣昔予之而今奪之無信也

晉樂書帥師侵蔡

與楚爭蔡也晉之不競久矣今爭蔡漸強也大國爭盟小國受兵春秋惡其大而矜其小也

公孫嬰齊如莒

宣公四年平莒及邾莒人不肯魯屢伐莒邾牢之盟莒人在焉魯故與之通且謀伐邾也與邾則伐莒與莒則伐邾是無信無義也

宋公使華元來聘

聘共姬也聘女不使卿使華元非禮也

春秋義

卷九

古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婚禮不稱主人稱宋公使非禮也納幣不使命卿使公孫壽非禮也禮者稱也薄則輕厚則重過猶不及也

晉殺其大夫趙盾趙括

專殺且失刑也趙盾趙穿實弑晉君不之討而殺同括罪晉也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或稱天王或天子通稱也禮諸侯喪畢以士服入覲而受命焉成公喪畢之年伐鄭如晉未嘗覲王今五年矣又不入朝

討之可也乃就而賜之刑賞矣爵命者天子所以御天下也求而不得故足貴也不求而自與之尚足以臨諸侯乎春秋書來錫命者三桓公終身不朝而追錫之也文公不待入覲而預錫之也成公待之不覲而就錫之也皆非禮也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出女不卒卒叔姬爲歸其喪也

晉侯使士燮來聘

言伐鄭也

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鄭

春秋義

卷九

五

以其服于吳也當其伐而不能救也既服而乃伐之是小國無所依庇而交受兵也三國知其不可而從之皆罪也

衛人來滕

滕共姬也滕不志其何以志公羊曰錄伯姬也程子曰一女子之賢尚聞于諸侯况君子乎或曰夫人歸于諸侯二國滕之三國來滕譏踰制也

九年 己卯簡王四年

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出則既絕矣不同寢不可以附葬也不奉祭不可以祔姑也

謂其無罪則如勿出既出而逆喪以歸則無以處之也非禮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無事而復盟諸侯何也懼貳也晉自馬陵之後歸田無信侵蔡不武伐鄭不義殺其大夫不仁諸侯解體故盟以要之也信在言前不言而喻德在言外不令而行苟無禮義忠信誠怒之心以一之雖固結之民豈不解乎季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爲

公至自會

春秋義

卷九

六

二月伯姬歸于宋

不言誰逆者君自逆也親迎得禮故不書也書歸錄伯姬也伯姬賢也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致女何三月廟見則成婦矣故致之安之也常事也曷爲書譏使卿也卿者命于天子以佐其君也非大事卿不行

晉人來滕

二國滕之也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惠公元之子也

晉人執鄭伯

鄭貳于楚也書執鄭伯罪晉人也不修德而執人之君暴矣上有天子而擅執諸侯又不歸于京師不臣矣

晉樂書帥師伐鄭

執其君而伐其國是亡鄭也暴甚矣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

書伐莒罪楚也書莒潰罪莒也莒在魯東而近海去楚遠矣

春秋義

卷九

七

而猶伐之猶夏無所不至也抑以教僻陋在夷者當自防也夫兵至而民逃其上則平日之所以爲國可知矣一言而內外治焉春秋之義也

楚人入鄆

鄆附庸也莒魯所爭者也嬰齊伐莒而別以偏師入鄆故再言楚人也書之譏楚暴而鄆無備也

秦人白狄伐晉

罪秦人也秦晉交兵百年不已其始也晉多曲其後則秦之過也秦本西戎平王與之岐周不思尊周攘夷而屢附楚以

難晉今至黨白狄而伐之則罪愈大矣

鄭人圍許

示不急君也急之則挾之以要之不急焉將自歸之也古之爲此謀者多矣其君因此而歸者有矣聖人非不知之然而書之者罪鄭人也執君立君後君雖歸何以處之篡弑之禍必屢世而後定非計也秦之獲晉侯也晉大夫反首駁舍從之秦伯不敢以歸一夫死義猶不可當況以國乎不此之爲而曰不急君雖得君非義也春秋譏之

城中城

春秋義

卷九

大

十一月矣城時也莒無備故潰魯懼而城之義也時且義何以書譏城中城也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諸侯有道守在四隣四隣不協守在四境四境不固守在四門守境者危守門者亡中城又在四門之內也是勞民以外民也外民君誰與守十年 庚辰簡王五年

秦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晉命也書之罪衛侯也君被執國被伐不恤而又助虐也書弟宋爲卿也子弟預政且不可況帥師乎寵愛過禮必生悖亂黑背之子曰剽衛人逐衛而立剽也衛侯有以啓之矣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四月郊時也始卜慢也卜不過三郊之月殫矣五卜瀆也五卜而猶不從神不歆也乃者不得已之辭也志猶在于郊也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惡伐鄭也既執其君又伐其國命衛侵之又會伐之是必亡鄭也是殘與國而重困生民也詳書之惡之也

齊人來賂

三國賂之也

丙午晉侯孺卒

春秋義

卷九

无

晉景公也成公黑臀之子也

秋七月公如晉

奔喪也非禮也

冬十月

十有一年

辛巳簡王二年

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久也晉人止公使送葬也然而不書葬者削之也夫公之如晉也弔也非葬也晉人止之使送葬非公志也志不在葬則猶不葬也春秋之責人也誅其心而其諒人也白其志且明

以勢劫人者之無益也罪晉也抑公亦有過焉夫如而被辱

不若不如之為愈也孔子曰恭近于禮遠恥辱也言慎始也

晉侯使卻雙來聘

來要盟也

己丑及卻雙盟

孰及之公及之也聘者聘公也則公與之盟可知也被止而

受盟恥也

夏季孫行父如晉

報聘也

春秋義

卷九

辛

秋叔孫僑如如齊

復修前好也戰鞏之後其交中絕今復通怒晉故也招携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修而止人以要盟其誰不携貳

冬十月

十有二年

壬午簡王三年

春周公出奔晉

天子之三公也昔周公召公股肱周室後之人不能其職而至於奔公之為公可知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臣而至于出奔則四境之外政令不行矣王之為王可知也晉亦人臣

也受天子之逋逃而不以歸于京師侯之爲侯可知也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晉厲初立而會諸侯也宋鄭陳蔡從楚魯衛兩屬故會之也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凡敗狄者皆書之不尚戰功也且交剛遠矣遠邀功于夷秋聖人病之

冬十月

十有三年 癸未簡王八年

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

春秋義

卷九

圭

將以伐秦也無辭以令諸侯故乞之卑辭也罪晉侯也

三月公如京師

朝也朝京師不書此書不成爲朝也公本會晉過京師而因朝之心不專於朝也則不敬其大乎是故書之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人伐秦

自京師如會則如京師非朝也譏公也帥諸侯以報私怨豈惟無王亦失伯矣譏晉侯也

曹伯廬卒于師

文公壽之子也非王事而卒于外輕棄社稷也晉與曹均有罪焉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以伐秦致不爲朝出可知也春秋誅心此類是也

冬葬曹宣公

十有四年 甲申簡王九年

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庶其之子也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春秋義

卷九

圭

自晉有奉也不去惡而封殖之以亂人國晉之罪也介恃大國以要君林父之罪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譏不親迎且失時也人君喪畢卽位好甥舅聚元妃以奉樂盛孝也成公喪畢十二年矣而始逆女不已晏乎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四伐許矣惡鄭而憫許也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不稱公子蒙上也以者不以者也稱夫人至國也稱婦有姑

也穆姜在也婦姜不稱氏此氏衍文也或曰公女稱氏非公女者不氏也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穆公速之子也

秦伯卒

秦桓公也共公稻之子也不名史失之

十有五年 乙酉簡王十年

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春秋義

卷九

重

歸父之子仲遂之孫以王父字爲氏也仲遂歸父之惡而子孫世卿無政刑也夫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討曹伯也討之勿盟可也盟而復執之故譏之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罪專執也曹伯之罪不見于經借曰有焉請于王而執之可也擅執之非禮也歸于京師禮也何以書非禮之禮也王命執之歸于京師禮也擅執之而歸于京師是已操生殺之柄

以王爲獄吏而使鞠之也似禮而實非也凡執稱人君臣合謀也兼罪之也此稱君獨斷于君也專罪之也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文公鮑之子也

楚子伐鄭

楚共長矣故親爭鄭也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宋華元出奔晉

春秋義

卷九

重

君卒大夫爭不勝故奔也奔晉借援也

宋華元自晉歸于宋

自晉有奉也借外援以入國非臣也

宋殺其大夫山

華元殺之也稱國君與謀也

宋魚石出奔楚

山黨也奔楚更惡矣將倚夷狄以覆宗國也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鮪邾人會吳于鍾離

始通吳以弱楚也不自強而借援于夷非計也會而再會紀實也大夫既會矣吳君不至因往鍾離會之也凡殊會者不來而往會也同會者來而共會也吳者吳王也不書王削之也凡僭王者削之天子之事也

許遷于葉

逼于鄭而遷于楚也是爲楚驅許者鄭也抑許亦有過焉語曰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楚豈可因之國哉不死守而輕棄社稷許之亡自此始矣

十有六年

丙戌簡王十一年

春秋義

卷九

圭

春王正月雨水冰

雨而水冰異也天有常道人有常理書其非常則常道著矣所以立天人之極也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鄭叛晉而從楚也晉自會戚以來納林父而衛亂納華元而宋亂執曹伯而曹亂晉不足與也故鄭從楚焉從楚非計也猶曰不得已也又猶夏是亦不可以已乎書侵宋罪鄭也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將伐鄭也比於伐秦有名矣不召諸侯而來乞自卑也有勝矣有詞同而義異此類是也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獨晉侯戰者朔乞師晦而戰諸侯之師不及也以晉主戰罪輕戰也楚鄭皆百戰之餘合而爲寇不可輕也晉已乞師不待諸侯之至猝然相遇輕身以出雖勝倖也聖人欲成謀不貴行險且晉厲之不君久矣無道而戰敗固禍也勝亦非禱聖人貴自治不貴勝人故城濮鄢陵之戰槩以恆辭書之明

春秋義

卷九

圭

王道也楚敗不言師者君傷也君傷不言師敗君獲不言師敗書其重者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側喪師有罪矣猶不予其殺之者以王制律楚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戰勝而會諸侯也陳蔡鄭許不至未服也不見公怒之也乞師而不會也然而不怒且不公矣夫魯之去鄢陵遠矣朔乞師晦而戰不至非罪也遽怒之不怒也且諸侯之不至者獨

魯也與哉偏怒之不公也獨不見公有譖之者也事無隱而不彰觀於其後則知之矣

公至自會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方至而又會伐懼晉也屢伐鄭鄭不服也不服而屢伐之非所以服之也尹子亦與者王亦懼也自夷于列國而爲之役也猶先諸侯存君臣之體也

曹伯歸自京師

執不名未失位也歸不名無二君也書歸內受之也自京師

春秋義

卷九

毛

王命也則曹伯之無罪可知也今始歸者尹子會伐而請于晉也曹伯在京師二年矣使其有罪易之可也如其無罪復之可也不辨其是非而惟晉之喜怒是聽君從臣令也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莒丘

書執行父罪晉人也公會沙隨又會伐鄭不見而不敢怠也可以免矣而又執之已甚也舍之者釋之也于莒丘止之也執未有書舍者此書舍不成爲舍也苟知其無罪而釋之則歸之矣又止于莒丘求賂也有罪無罪非賂不免惡晉也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書出奔僑如有罪也晉舍季孫而僑如出奔則季孫之執僑如譖之也僑如惡季孟之分已之權也故譖諸晉使止公而執季孫已立公子偃而專魯也謀亦工矣而卒自奔也詩曰緝緝翩翩謀欲譖人豈不尔受既其汝遷此之謂也然則春秋非特教善人也亦所以警惡人而使之改過聖人之仁而大也齊受亂人亦罪也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卻鞫盟于扈

前舍之今盟之而後歸之也獨及卻鞫盟則僑如之譖卻鞫主之也雖君舍之非賂卻鞫不得歸也事無隱而不彰僑如

春秋義

卷九

毛

與偃固可誅矣卻氏以大夫而信說擅執命卿而辱隣國之君又蔑其君而取賂也滅族之禍有由來矣

公至自會

晉執行父而止公也不書止隱之也書至不沒其實也

乙酉刺公子偃

季孫舍而僑如奔公歸而偃刺偃與僑如通謀也公子偃公弟也不書殺其弟偃不弟也然而猶書刺公子罪公也周公殺管叔爲社稷也象日以殺舜爲事舜爲天子而不殺象也且穆姜猶在不懼傷母之心乎而遂殺之少恩也公子之尊

視大夫上有天子而專殺之不臣也一言而輕重之權衡見焉故曰聖人人倫之至也

十有七年 丁亥簡王十二年

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晉命也書衛侵專責衛也有國家者將政自己出而從人於不義不得分其惡於人也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復伐鄭鄭不服也二子並出王濟師也以天子而不能伐叛以伯主而不能攘夷鄭本諸姬即夷而屢逆王師參譏之

春秋義

卷九

堯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不言諸侯王臣亦與盟也桓文之盛不盟王臣今則夷于列國矣晉之罪也不能服人而徒盟以要諸侯且辱王官非禮也

秋公至自會

齊高無咎出奔莒

崔氏復盛也高國奔崔氏崔杼當國故奔無咎而殺佐也

九月辛丑用郊

用者不宜用者也九月非郊時也而用郊禮非禮矣

晉侯使荀息來乞師

將伐鄭也伐鄭之役王臣在焉書乞師不以王命名之也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屢假王命頻合諸侯而卒無功中國不振而夷狄強也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或以會至或以伐至從其告廟之辭也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服

叔盼之子也大夫卒不地此地於外也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春秋義

卷九

辛

邾子貜且卒

邾定公也文公遽孫之子也

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犇卻至

專殺且濫也八卻五大夫三卿一朝而滅之止書三卿者惟卿為大夫也卻氏之專久矣厲公殺之將以強公室也然而

已甚且非道也易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夫祿去公室而政逮大夫非一日矣不慎于早養成其禍不堪其辱而驟圖

之必至於亂晉殺三卻而君弑晉攻意如而君奔所謂大正則凶者也然則如之何曰易固言之矣小正之可也小正之

者非苟且姑息之謂也勿洩其言勿張其迹慎之於微謹之於細漸收其權徐解其黨節次而逐之勿使事急而反噬別白而處之勿使合力而致死則得之矣

楚人滅舒庸

晉亂而楚復張也勝而驕則亂敗而懼則治國之興衰在治亂不在勝敗

十有八年 戊子簡王十三年

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屢殺大夫危道也

春秋義

卷九

三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稱國以弑當國之大臣弑之也不葬不成喪也黃若晦曰厲公嗣伯北挫狄于交剛西敗秦于麻隧南破楚于鄢陵威名震矣卒以驕侈暴虐殺其身可鑒也故曰惟有道者能持勝不矜不伐剛之則也

齊殺其大夫國佐

高國者天子之二守也韋之職也國佐如師亦社稷之臣也前年奔高今年殺國崔氏之復怨已甚矣魯奔僑如而殺僂齊奔無咎而殺佐晉殺三卻而弑君上下相殘而莫能止也

君子是以知禮之不可已也夫君臣之禮至嚴也使謹守之則權不下移而勢不上侵弑殺絕矣君息而委以政君弱而假以權僭其禮以爲無傷也專其兵遂至於不可制思患而預防之守禮而已矣

公如晉

朝嗣君也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乘得亂也以夷猾夏崇人之叛臣而抗其君大惡也魚石復入惡魚石也負罪出奔介人之兵而入其國是賊也不言納

春秋義

卷九

三

自以兵入之也不言叛甚于叛也將危其君而覆其國不止負固不服已也魚石樂盈之罪甚于趙鞅宋辰也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句來聘

報公朝也諸侯朝而天子聘禮也魯以事君者事晉晉以待臣者待魯習焉而不知其非也爲之後者爲之子晉悼後厲公者也不討賊不居喪未踰年而稱爵是不能正始也故曰五伯者三王之罪人也

秋杞伯來朝

魯睦于晉故也

八月邾子來朝

居喪而朝尤非也喪未畢不覲天子況諸侯乎

築鹿圃

勞民以自娛也非義也且不時矣周之八月夏之六月農事

正殷也許崧老曰大夫擅國威柄日去而公方自娛于遊觀

其心蕩矣是真豫也易曰真豫在上何可長也

己丑公薨于路寢

正也

春秋義

卷九

重

冬楚人鄭人侵宋

魚石召之也屢興師以助逆楚鄭之罪也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將以救宋也事莫善于此微會可也來乞過卑矣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打

謀救宋也魯公不會新喪也齊侯不至權在崔杼也奔高子

殺國佐當國以會諸侯也

丁未葬我君成公

春秋義卷九終

春秋義卷十

海陵

合河孫嘉淦錫公著

受業

西門何夢繁耕遲

全校

襄公

成公庶子也母曰定姒

元年 己丑簡王十四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非禮也

春秋義

卷十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

宋彭城

討魚石也魚石入彭城彭城非宋有也猶書宋不登叛人也

圍彭城義乎曰義也而未盡也楚以夷謀夏石以臣叛君圍

而討之悼公所以伯也召陵城濮止正夷夏之防彭城之役

并明君臣之分其功過於前人矣然召陵城濮以諸侯竊天

子之權彭城之役以大夫奔諸侯之職其罪亦過於前人也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

惜之也猾夏納叛楚曲晉直彭城既降率諸侯以臨楚楚必

受盟不盟而戰勝之必也不此之圖而伐鄭夫鄭懼強而服無足怪也不能服強而惡人之服於強是侮弱而畏強也其不得鄭宜哉

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鄆

以備楚也書次於鄆善晉悼也不以五國之師伐鄭也慎用諸侯而不輕闢其民也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報伐鄭也

九月辛酉天王崩

春秋義

卷十

二

邾子來朝

朝嗣君也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營來聘

聘新君也天王方崩襄公在喪而列國之朝聘如故蓋喪禮

之廢久矣列國不喪天王魯侯不喪先君也

二年 庚寅 宣王元年

春王正月葬簡王

五月而葬速也不書其人微者往也是夷周於列國也

鄭師伐宋

楚令也晉厲力勝而不畏威晉悼義勝而不懷德堅從楚而猾夏是迷復也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襄公嫡母也

六月庚辰鄭伯踰卒

鄭成公也悼公費之弟也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譏伐喪也鄭成公爲楚子之親集矢於其目也故從之今易

世矣若緩之以德葬其先君而定其社稷可以得鄭乃乘亂

春秋義

卷十

三

以覆其國非計也晉宋稱師衆也衛稱將師少也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營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謀鄭也將城虎牢也不果城齊未至也滕薛小邾之不至齊

故也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三月而葬速也尊崇所生而不盡禮於嫡母也

叔孫豹如宋

通嗣君也常事也曷爲書爲使叔孫豹也豹僑如之子也以

公孫教仲遂僑如之積惡而世其卿是賞惡也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申前謀也齊滕薛邾皆至故遂城之所以逼鄭也虎牢鄭地不係鄭晉取之也楚取彭城猶係宋者不予楚之取之也猾夏也晉取虎牢不係鄭者與晉之取之也攘夷也虎牢嚴邑也非得鄭不可以制楚非得虎牢不可以制鄭險有所必守地有所必爭虎牢既城則鄭叛可逼鄭服可戍楚來可戰楚去可守諸侯有所憑借而楚鄭失恃矣故特書之

春秋義

卷十

四

罪專殺也

三年 辛卯 靈王二年

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吳楚交兵之始也

公如晉

喪畢而朝也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樛

因其朝而盟之也襄公幼挾以朝者大夫之罪要之盟者晉侯之過也盟於長樛去其國都而爲盟晉悼之謙也然而不

如不盟之爲愈也

公至自晉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已未同盟于鷄澤

鄭服也城虎牢之功也王臣下盟替也齊侯不至隋也

陳侯使袁僑如會

陳亦服也陳鄭之從楚久矣今皆至慕晉悼之義也或伐之而不至或不伐而自來任力不如其任德也遠人不服修文德以來之信哉

春秋義

卷十

五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譏再盟也陳之來也慕義也撫之以恩接之以禮雖不盟陳不叛矣而又使大夫盟焉是不信袁僑而且使大夫專也

秋公至自會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不會於鷄澤故也書伐許罪晉也許自新城以來不與中國之會盟困於鄭也新遷於葉楚定之也苟增修德鄭服楚衰許將焉往今偶見陳之如會遠侈然謂天下之皆服而求多於許其心褊矣宜不得許并陳鄭而失之也

四年 壬辰靈王三年

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靈公平國之子也

夏叔孫豹如晉

報荀罃之聘也

秋七月戊子夫人弋氏薨

襄公之生母也嫡母既夫人矣生母又夫人焉魯自成風以來以兩夫人祔廟為常也非禮也

葬陳成公

春秋義

卷十

六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弋

以小君葬之且別諡非禮也

冬公如晉

比年朝之過恭也且背夫人之喪矣

陳人圍頓

楚昔圍陳納頓子於頓頓服楚可知也陳新從晉楚方怒之修德守禮猶懼其來又背喪而伐其所與是致寇也不以何待

五年

癸巳靈王四年

春公至自晉

朝正於晉也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晉令也

叔孫豹郕世子巫如晉

郕因魯而通於晉也懼莒故也卒為莒滅焉魯與晉之罪也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善道吳地也晉將為會懼吳不至故使魯衛往邀之也卑以求夷失體矣且放寇也無遠慮矣

春秋義

卷十

七

秋大雩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罪專殺也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會吳也前殊會往會也此同會吳來也前稱吳其君也削其王故稱號也今稱人其大夫也未王命故稱人也奔走中國以會吳非計也中國弱而借援夷狄未有不受其害者也公至自會

冬戍陳

以兵守陳也不伐楚而戍陳非計也久戍師老久供財匱聚而守之無有休時若散而歸敵將驟至下策也齊桓不戰而楚服晉文力戰而服之悼公不敢戰也而楚亦終於不服蓋愈趨愈下矣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楚之猾夏陳之致寇戍之無益俱見矣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救陳

春秋義

卷一

人

善救陳也然不聞其能服楚也補偏救弊如斯而已矣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辛未季孫行父卒

季文子也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六年

甲午 宣王五年

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夏宋華弱來奔

華督之後也書來奔罪魯也獎亂也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非禮也

莒人滅鄆

魯主鄆以通乎晉鄆恃之故滅也莒暴鄆疎魯怠而晉不恤也

冬叔孫豹如邾

報邾子之朝也小朝而大聘之以是為常矣

季孫宿如晉

聘且謀鄆故也宿行父子也未終喪而從政非禮也

春秋義

卷一

九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罪齊侯也屢伐萊卒滅之暴而貪也

七年

乙未 宣王六年

春邾子來朝

始朝魯也懼吳故也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四月郊時也始卜慢也凡不郊必卜免牲從則免不從則繫而待庀牲也書免牲不郊可知也孟獻子曰吾今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

郊宜其不從也

小邾子來朝

始朝魯也晉令也

城費

季孫氏之邑也亦書於冊者假公命役公徒以城之也家無藏甲邑無百雉之城城私邑所以弱公室也胡康侯曰用人不惟其賢惟其世殆哉

秋季孫宿如衛

報公孫剽之聘也父喪未終如晉如衛內城其邑而外交大

春秋義

卷十

十

國履霜之漸也

八月螽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報宿之聘且尋其父之盟也世卿執政聘盟繁興厭之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志陳危也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於鄆

譏晉侯也夫陳危矣卷甲疾驅猶懼弗及姑徐徐云爾乎是不急其國而徒質其君以要之也君子知晉之必失陳也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於鄆

成公踰之子也如會不名此名因會而卒也夫鄆鄭地也鄆非鄭都也晉會於鄆遠國皆至鄭欲見諸侯早見之矣而未見不欲見也不欲見則安於其國可也又如會是亦欲見也欲見而不見何也陳鄭之從楚久矣其翻然而改圖慕晉悼之義也今情見矣楚既圍陳必將伐鄭晉不急陳必不急鄭將不如會而懼晉討也且從楚非所願也將見諸侯而懼楚伐也且恐晉之不足恃也國勢阽危無所適從觀望於鄆以憂卒也故辭詳而曲言本欲如會又不敢見諸侯憂戚而卒

春秋義

卷十

十

於道路春秋之作微而顯此類是也傳者乃曰弑之而偽赴也夫弑君而可以偽赴免焉聖人之筆削安在且亂賊其何懼焉吳草廬曰甚矣傳之害經也趙盾弑其君乃曰趙盾也許世子止弑其君乃曰不嘗藥也鄭伯髡頑卒乃曰子駒弑之也楚子麇卒乃曰公子圍弑之也凡此皆偽誣失實重為經害

陳侯逃歸

知晉之不足恃也一會而卒鄭伯逃陳侯晉罪多矣悼公蓋深懼楚而不敢與之戰故有是失也春秋惡戰又惡無勇故

譏侵伐而罪不救於此見聖人之心矣愛民而欲止其亂也
黃若晦曰逃陳侯於會鄒之下明晉之不恤陳也責在晉也
八年 丙申靈王七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

朝正也

夏葬鄭僖公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罪鄭人也背喪興師以侵楚之與國是失禮而致寇也謀之
不臧未有甚於斯也子產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

春秋義

卷十

十一

焉楚人來討能無從乎從之晉師必至自今鄭國弗得寧矣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止

由鄒之會也陳侯逃諸侯貳也會大夫政在大夫也鄭伯來

會告蔡捷也公在晉而宿與會者晉反公矣反其君而會其

大夫以爲會其君不若會其大夫之爲愈也傷世變也

公至自晉

明不與會也

莒人伐我東鄙

莒滅鄆而魯晉不恤也莒於是乎輕晉而伐魯

秋九月大雩

周九月夏七月故雩也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陳服故爭鄭也亦鄭之侵蔡速之也大國不加德音小國不
守信義交譏之也晉不救罪晉也鄭自是從楚矣何以知之
以晉伐鄭知之

晉侯使士匄來聘

拜公之辱且告用師於鄭也

九年 丁酉靈王八年

春秋義

卷十

十一

春宋災

來告也高息齋曰宋自昭文以來亂敗相屬三書宋災人事
不修而天懲之也

夏季孫宿如晉

報士匄之聘也士匄來聘報公朝也我又報之過恭矣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公母也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速也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

譏晉侯也楚伐鄭則當救鄭無及於鄭則當伐楚不撫弱以綏強乃避強而侮弱非義也何以服人故屢伐而屢盟屢盟而屢叛牽率天下之諸侯奔走而不得守其社稷晉悼之罪也世猶侈談三駕之功陋矣

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盟鄭也何以知之以楚伐鄭知之也晉楚迭伐而鄭左右從大國無義而小國無信也

春秋義

卷十

古

楚子伐鄭

戲之盟故也是役也鄭又從楚何以知之會吳于柤鄭伯不至也楚伐鄭罪楚也晉不救罪晉也鄭兩屬罪鄭也

十年

戊戌靈王九年

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大合諸侯而會吳也將以弱楚也鍾離之會大夫從之今則諸侯從之也爭長之漸兆矣晉悼啟之也鄭不與從楚也

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

遂繼事之辭也會而遂滅之也高息齋曰偃陽楚與國也汪德輔曰偃陽在沛爲吳入中國之衝會于柤謀滅偃陽以通吳也允若是也可謂開門揖盜者矣

公至自會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陳鄭皆服又爭宋也

晉師伐秦

罪晉也楚鄭伐宋而晉伐秦其不救宋可知也秦晉表裏之邦也內顧有憂何以馭遠故爲晉計莫如和秦燕欲伐齊則

春秋義

卷十

五

結趙蜀欲伐魏則通吳其勢然也不因素之力以攘楚而相敵以爲楚利且失諸侯非計也故秦晉交兵春秋厭之

秋莒人伐我東鄙

莒小而屢爲難罪莒也屢同盟而屢伐魯晉若弗聞也無爲貴伯矣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譏伐鄭也不救陳而失陳不救鄭而失鄭不反其所爲而屢伐之是使諸侯與鄭交敵也世子先諸侯非禮也吕朴鄉曰

主會者爲之也春秋不改所以示譏以強弱爲先後也

冬盜殺鄭公子騂公子發公孫輒

書盜不知其主名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以小人而乘君子之位盜思伐之矣書盜殺卿不勝任也盜一日而殺其三卿君失政刑也

戊鄭虎牢

以兵守之也城不繫鄭責在鄭也予諸侯之得取之也戊繫鄭責在諸侯也不予諸侯之得戊之也何以不予其戊不能伐楚而徒逼鄭也

春秋義

卷十

六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善救鄭也楚及晉在而救之晉待楚去而伐之曾夷狄之不善也善在夷狄亦不沒焉聖人與人之公也善在夷狄責在中國聖人救民之切也鄭自是復從楚何以知之以侵宋也公至自伐鄭

楚救鄭而公至晉避楚也如此則何以服鄭

十有一年

己亥襄王十年

春王正月作三軍

陳公室也大國三軍魯之初封於諸姬爲大故有三軍費誓

曰魯人三郊三遂是也政逮大夫三家勢成乃作丘甲有四軍焉公與三家各一也今則三家更專矣乃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之名曰復古而實使公無軍也權臣之蠹國酷哉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四月始卜郊慢也四卜不從人瀆而神不僭也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從楚令也從晉侵蔡以怒楚也從楚侵宋以怒晉也謀國若是其不亡幸也

春秋義

卷十

七

小邾子伐鄭

譏伐鄭也十年之間大會諸侯者十四而五伐鄭兵車之賦靡歲不有既不服強又不綏弱奔走諸侯而屢要盟天下不勝其敵而鄭亦幾亡晉悼以是爲得計而春秋譏之惡不義而勞民也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盟鄭也屢盟屢叛而又盟之甚矣其無謂也

公至自伐鄭

楚子鄭伯伐宋

楚子本伐鄭也爲亳城之盟也鄭迎服焉而遂與之伐宋其背盟也愈速其服楚也愈驟其猾夏也愈亟豈不畏晉哉蓋不得已也晉屢避楚鄭屢受伐故激怒之使一當楚而後可固與也不早救陳不力爭鄭遷延退縮人皆見之故敵國無所畏與國不敢從屢勸諸侯而無功以是爲善謀吾不信也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鄭驟叛而晉驟來也不待楚去而自當之也其心怒矣其勢疾矣其意誠矣其力奮矣於是乎楚避而不敢爭鄭服而不

春秋義

卷十

大

煩盟也意之不誠明神要之而愈叛意之既誠一言定之而不移會于蕭魚言誠服也悼公內修政事外睦諸侯卒能服鄭而楚不敢爭亦未爲無功獨惜其救患不誠爲義不力頻興天下之師而屢失事機之會則桓文之所不屑也

公至自會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書執行人罪楚人也不能服鄭行人何罪執行人楚無聊也蓋不復爭鄭矣勢分於吳故也

冬秦人伐晉

報晉伐也報復之師春秋厭之而於秦晉爲尤甚

十有二年

庚子靈王十一年

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莒人三伐我矣今圍邑愈暴也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善救台也兵加於已不得已而救之謂之應兵國有武備原爲是也遂入鄆多事矣苟自救也師徒無虧足矣而又入人之邑是以暴易暴也尤而效之罪又甚焉季孫之謂也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春秋義

卷十

九

拜師也善持勝矣

秋九月吳子乘卒

吳在春秋有國之有人之有爵之凡書吳者皆吳王也削其王故曰吳也凡書人者其大夫也不命于周故曰人也若不
得不以君見者如卒盟之類不得曰吳卒又不得曰吳人卒
又不得曰吳王卒故稱子其稱子者本周制也周封夷狄爵
不過子也然于斯時也非周改其王而封以子也非吳改其
號而自稱子也是孔子以義斷之也戎狄本無封爵而書子
吳楚已僭王號而書子以天子之義制之也故曰知我者其

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不葬削之也避其諡也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報晉之取鄭也不伐鄭而侵宋楚技窮矣

公如晉

朝且拜聘也

十有三年 辛丑靈王十二年

春公至自晉

朝正於晉也

夏取郛

春秋義

卷十

十

郛國也取滅也罪魯也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楚共王也莊王旅之子也不葬避其諡也

冬城防

備齊也勞民於守國之末務也趙木訥曰魯有二防一近宋

伐宋取防是也一近齊會齊侯於防是也魯事晉而畏齊故

城之高息齋曰齊伐我北鄙圍防卽今所城也臧氏之邑也

十有四年 壬寅靈王十三年

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

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會吳見新君也書吳削其王也奔走天下以會吳晉之罪也

季孫宿叔老並書以卿爲介也新作三軍三家專之野無公

民朝無公士襄公不得已也以叔氏有宣成之親命以爲卿

抗三家也宿故卑之而以爲介叔老不敢辭也春秋並書之

所以尊公室而抑權臣也諸國稱人非命卿也若以周班蠆

當次匄而齊宋衛之陪臣先之非禮也故於諸人之中而特

書蠆所以重王命而別尊卑也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春秋義

卷十

十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

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書伐秦罪晉也秦晉屢伐多自戰也聖人猶且厭之今至帥

天下以爭私忿尤非矣秦楚皆夷也春秋美攘楚而惡伐秦

者楚僭號而秦用周爵也臣周則內之僭號則外之天子之

事也齊宋書人非命卿也

已未衛侯出奔齊 公羊有衍字

書出奔罪衛侯也衛侯出而林父會戚是林父逐之也經以

自奔爲文者治其君也春秋天子之事也諸侯治一國則治

大夫天子治天下則治諸侯其君正而其臣理矣正其本也
衛侯不名位未絕也

莒人侵我東鄙

報入鄆也其競已甚矣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吳楚之故關於中國故志之貞屢帥師專也

冬季孫宿會晉士句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

戚

戚孫林父之邑也會于戚定孫氏也林父奔其君諸侯不能

春秋義

卷十

圭

討也而大夫會以定之是天下之大夫皆無君也党逆獎亂

春秋傷之

十有五年

癸卯靈王十四年

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來聘而遂盟之也公替而大夫抗也凡因聘而盟者不地在

國也劉在王畿何爲盟劉高息齋曰下有劉夏也傳者誤以

夏爲時也故以劉爲地也書于劉訛也由北觀之春秋之訛

亦多矣

劉夏逆王后于齊

劉氏也夏名也左氏曰非卿也葉石林曰書名士也逆王后

何以書我主之也我主王后舊矣不悉書此何以書天子不

親迎使卿可也士則輕矣輕后則將並后並后則將匹嫡非

小失也春秋書逆后二劉夏非卿也祭公遂事也皆非禮也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齊患於晉也魯向事齊戰鞏之後改而事晉齊人怒焉三駕

之役天下靡然獨齊侯不至每遣子光以從事蓋欲伺間而

有事于魯也戚之會悼之伯業衰矣故有是役也

公救成至遇

春秋義

卷十

圭

救之是也至遇而止畏齊也三家專魯公無兵焉宜其怯也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備齊也郛郭也城費城防城成郛皆大夫之邑也魯政可知

矣高息齋曰斗孟氏之邑而季孫叔孫城之者三家相黨以

崇其私邑也其城既固故卒爲魯患而不可墮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

王氏貫道曰邾屬齊而黨莒故效尤而伐我許崧老曰政在

君則一一則強在臣則二二則弱隣國交伐魯者民分於臣

也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悼公強於內治故大夫輯睦而諸侯從令卒能屈楚有足多焉然不救陳不急鄭通吳放寇會威黨逆與桓文功罪等矣

春秋義

卷十

十四

春秋義卷十終

春秋義卷十一

海陵 俞 熹為光編訂

合河孫嘉淦錫公著

受業 水鄉王 系世甫 全校 白門何夢篆耕遲

襄公

十有六年 甲辰靈王十五年

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為會故速也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

春秋義

卷十一

子于渙梁戊寅大夫盟

齊邾莒病魯故且謀許也晉在喪而為會求伯也諸侯在而大夫盟無君也政逮於大夫久矣公羊曰君若贅旒然詩曰憂心如醒誰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衛侯者剽也齊不至未服也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二國病魯故也然專執之則非矣邾莒止背伯主之盟晉人乃干天王之令矣

齊侯伐我北鄙

不從晉令也

夏公至自會

伐而後至公在會也晉若弗聞焉非伯矣

五月甲子地震

異且災也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有事於齊可也伐許多事也求伯已悉矣鄭先晉君將也不

以大夫先諸侯也宋後衛非卿也不以陪臣先大夫也故曰

春秋以道名分衛侯出而林父會戚寧殖伐許此二人者實

春秋義

卷十一

二

出其君可知也故曰春秋之志微而顯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三伐魯而再圍成矣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聘且言齊故也

十有七年

乙巳靈王十六年

春王二月庚午邾子貜卒

邾宣公也定公獲且之子也不葬有怨也晉執之以歸矣不

書卒於晉歸之也歸不書不來告也

宋人伐陳

罪宋人也迭從晉楚不得已也從此則伐彼亦不可以已乎

是罷民而致寇也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曹無罪焉伐之暴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

四伐我矣長惡不悛從自及也

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春秋義

卷十一

三

與君別將而分圍也卿佐君而長善止惡也君肆惡又益之

長君之惡其不終宜矣

九月大雩

周九月夏七月故雩也

宋華臣出奔陳

出奔有罪也奔陳陳與宋隙也

冬邾人伐我南鄙

罪邾也邾之先君以伐我故見執於晉嗣子不改而又甚之

宜復見執也孝子脩德以蓋愆不脩怨以興戎無改於父之

道不無改於父之惡

十有八年 丙午 靈王十七年

春白狄來

稱號其君也不稱爵未王命也書來不與其來也夷狄之性弱不恥臣強不恥叛以兵來則掠以好來則覘也故聖人外之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罪專執也石買專兵而伐曹可執也然今則為行人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況將君之好命乎抑衛之可執者獨買也與

春秋義

卷十一

四

哉不討林父與殖而執買且虐行人晉之罪也

秋齊師伐我北鄙

四年之間六伐我而四圍邑矣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同圍齊

為伐魯故也然而圍之則已甚也春秋欲懲惡不欲過甚凡言同有異也有不同而同焉故曰同同圍齊邾莒同之也邾莒本黨齊而伐魯今同魯而圍齊懼晉也

曹伯負芻卒于師

宣公廬之子也書卒于師憫之也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間齊晉之難也中國有事夷狄生釁故君子治內

十有九年 丁未 靈王十八年

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不序蒙上也不書同盟齊不與也

晉人執邾子

罪專執也且既同圍矣而又執之叛而見討服而不赦德刑戾矣不以歸釋之也何以釋取其田也執人之君以取田曾

春秋義

卷十一

五

是以為伯乎

公至自伐齊

不以圍致者告伐不告圍也

取邾田自鄆水

言邾田非我也自鄆水言多也劉原父曰邾田非所取也鄆水非所自也邾人之君而制其國介人之威而私其利也

季孫宿如晉

拜師且拜田也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衛侯衍奔齊故也人臣逐其君又極之於所往惡莫大焉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齊靈公也頃公無野之子也

晉士句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侵齊惡之也聞喪乃還善之也至穀乃還明禮也子之事父也無專焉臣之事君也無專焉有可專者帥師出境也兵難遙制苟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古之爲師也不伐喪聞喪而還嘉士句也

春秋義

卷十一

六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孟獻子也以慶父教之世濟其惡而仲孫氏昌焉蔑幹蠱也
有子考无咎其是之謂乎魯卿惟蔑無譏焉

齊殺其大夫高厚

罪專殺也高國齊之貳也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殺國佐又殺高厚自剪其股肱而求安得乎高國殺而齊君弑爲輕棄大臣之戒也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罪專殺也列國之君不自爲政大臣當國則必爭權所殺者

未必無罪而殺之者非能討罪也故槩以專殺之罪罪之

冬葬齊靈公

城西郭

懼齊也所以保國者未矣

叔孫豹會晉士句于柯

謀齊也將爲澶淵之會也

城武城

備齊也屢書城非本務也能治其國家雖大國必畏之矣民勞而散有城誰與守之

春秋義

卷十一

七

二十年 戊申靈王十九年

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及莒平也莒魯交惡爲向故也盟于向釋怨也速未練而從政非禮也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齊成故也同圍之而不服不伐喪而遂成禮勝於兵也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常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善謀國矣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執其君而取其田又伐之不已甚乎澶淵在彼盟之何爲且速猶在喪也是勇而無禮也孔子曰孟莊子之勇文之以禮樂而後成人也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

罪專殺也蔡危國也君臣輯睦猶懼不免又殺大夫其何以守國

蔡公子履出奔楚

燮黨也

春秋義

卷十一

八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稱弟非卿也非卿而書重人倫也兄弟不容聖人傷之

叔老如齊

始平於齊也澶淵之盟故也士句之功大矣哉功莫大於行禮而戰勝攻取不與焉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報向戌之聘也

二十有一年

已酉靈王二十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

朝正也

邾庶其以漆間止來奔

罪納叛也漆間止庶其之邑也邾莒之大夫多書人接于我則名之詳之也庶其竊邑而叛其罪大矣執而反之魯之義也而遂受之是貪不義之利而爲盜藪也邇疆之舉皆起于納叛書以譏之垂戒遠矣

夏公至自晉

庶其來而後至則受庶其者季氏也納叛人者亦叛人也故

春秋義

卷十一

九

不惡叛人也

秋晉欒盈出奔楚

出奔有罪也奔楚罪之尤也將爲亂也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况君臣之際乎忍自汙於夷以覆其宗國非人也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日不頻食前月在交後月遠交不交不食史有誤也孔子因之疑以傳疑也春秋日食三十六以曆推之頻月不應食者二變交不食者一日月朔合者十七差一月者十二差二月

者二差三月者一

曹伯來朝

喪畢而來見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鋼樂氏也所以會諸侯者未矣

二十有二年 庚戌靈王二十一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春秋義

卷十一

十

叔盼之子也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沙隨

復鋼樂氏也樂氏在齊也然而未矣齊自此叛矣盈自此入

矣君子是以知會之無益也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罪專殺也且志楚弱也大夫專兵則國弱屢殺大夫則國弱

二十有三年 辛亥靈王二十二年

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句卒

桓公姑容之子也

夏邾畀我來奔

庶其黨也庶其得寵故其黨復來也與人鄰境寵其逋逃以

教叛非義也保一人而失一國豈惟不義亦無利焉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罪專殺且濫刑也殺虎專也及寅濫也陳蔡危國也蔡殺變

春秋義

卷十一

士

而奔履陳殺虎而及寅內憂外患兼而有之其能久乎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二慶殺而黃歸是慶氏逐黃黃倚楚以殺之也自楚歸有奉

也制於大夫而逐其弟制於夷狄而殺其臣陳侯不君矣挾

夷狄之勢以制其兄使殺其大夫而後返焉黃不弟矣

晉樂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惡樂盈也盈奔楚矣猶書晉者君臣之義無所逃也書入逆

也復入位已絕也不言自楚不假楚力也曲沃樂氏之邑也

既入於晉又入於曲沃者稱兵入國退而據邑也樂氏以奔

亡之餘一呼遂入者據權已久民背公而死黨者衆也晉之先君嘗以曲沃弑哀侯而又以授欒氏宜其據以叛也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問欒氏之難也伐衛報林父也遂伐晉攻盟主也罪齊也春秋大國齊晉秦楚而已晉襄之不能服楚秦害之也晉平之不能服楚齊害之也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救而書次譏也不救則畏晉遂救則畏齊次於雍榆蓋觀望也不計是非而計利害未有能勇者也

春秋義

卷十一

十一

已卯仲孫速卒

蔑之子也孔子曰孟莊子之孝也其不改父之臣與政爲難能也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臧武仲也出奔有罪也以武仲之智而不免於奔不知道也好智不好學其蔽也鑒

晉人殺欒盈

不書殺大夫討賊也大夫必如欒盈良霄而後可殺稱兵也不稱兵者雖有罪亦書殺大夫不與其專殺之也後世藩鎮

雖其部有十惡不赦之罪必讞之天子而行刑惟稱兵作亂則不待奏而討之猶春秋之義也

齊侯襲莒

惡齊侯也不聲其罪而掩其不備譎也

二十有四年

壬子肅王二十三年

春叔孫豹如晉

賀克欒氏且言次於雍榆之故也

仲孫羯帥師侵齊

晉故也羯速之子也未練而從政非禮也救則不力退而侵

春秋義

卷十一

十一

之無益於晉而長齊怨非策也

夏楚子伐吳

楚三伐吳吳強也楚弱可幸吳強可憂庸人之所喜聖人之所懼也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齊崔杼帥師伐莒

崔杼帥師專也高國去崔氏橫矣齊侯襲莒而杼又伐之是從君之惡也使之勞其民而多其怨重怒伯主而速其斃也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頻食傳疑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

子于夷儀

謀伐齊也抑夷儀衛地也會於夷儀無謀衛也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再爭鄭也諸侯在會而楚伐鄭輕中國也

公至自會

不救鄭也大合諸侯而不伐齊又不救鄭晉無能矣楚亦無

春秋義

卷十一

五

功者弱也

陳鍼宜咎出奔楚

慶氏之黨也

叔孫豹如京師

如京師不書此書失禮也夫天子諸侯之禮無在不有辨也

豹如晉豹如京師是抗晉於周也春如晉冬如京師是後周

於晉也非禮也

大饑

水故也水旱之災國家代有救荒有政則民不饑因水而大

饑積貯賑恤有闕也

二十有五年

癸丑靈王二十四年

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崔杼屢帥師矣公襲莒杼亦伐莒公伐我杼亦伐我凡奸臣

之欲竊人之國者必先從其意以盜其柄然後專其兵以戕

其君也故骨鯁苦口常逆於心君以之生獻諛從欲常順於

志或以之死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程時叔曰歷書莊公崔杼之失道而終之以此亂賊之罪著

春秋義

卷十一

五

矣人君之鑒昭矣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

子于夷儀

惡不討賊也夫齊之反覆久矣屢伐不服屢會卒叛今而弑

逆霸主之資也討而戮之謀於齊衆而置君齊人不復叛矣

會焉而竟不討也是受賂而免之也晉平之罪可勝誅哉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諸侯在會而舍之入陳乘其不備也然而過矣專兵不祥殘

鄰不義怒楚非謀也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書同盟齊人與也是誓不討賊也盟之不義未有甚於斯者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夷儀

書入內弗受也以兵爭國春秋譏之凡國有二君者皆名別之也出奔不名剽未立也今剽立矣律以突忽武鄭之例此當名者也公羊於其出也名之行也三傳於其入也不名關也春秋之行與闕者亦多矣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春秋義

卷十一

六

滅舒蓼滅舒庸又滅舒鳩羣舒盡矣荆舒合矣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舍之入之夏伐之已甚矣陳鄭唇齒也陳亡則鄭與楚鄰庸利乎故曰利者義之和也不義未有能利者也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伐不名此名以伐卒也門於巢親攻巢門也非人君之職也勇而輕有取卒之道焉

二十有六年

甲寅靈王二十五年

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弑剽納衍也衍之奔也甯殖逐之喜返故君而蓋父愆宜末滅焉而槩以弑君之例書之者立人臣之防也君雖不道臣不可逐君雖不正臣不敢易臣謀廢立大亂之道也殖也逐衍喜也納之殖也立剽喜也弑之殖不得立剽之譽而受逐衍之罪喜不邀納衍之賞而蒙弑剽之誅父子相繼而陷於惡者大義不明而敢於廢立故也殖之出君也告遽伯玉伯玉曰君制其國誰敢干之喜之納君也亦告伯玉伯玉曰不聞其出敢聞其入知春秋之義矣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春秋義

卷十一

七

拒衍也人臣之邑君實予之專邑抗君大戮也納衍則弑不納則叛所趨不同同歸於亂春秋誅之定人臣之分也

甲午衛侯衍復歸于衛

書歸內受之也名之有二君也書復歸不絕其位也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報豹之聘且謀伐衛也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謀納林父也何以知之以執甯喜知之也黨叛臣以抗君晉於是乎失伯晉稱人非命卿也在良霄上伯故也宋稱人亦

非命卿也故在鄭下於宋則敢先於晉則不敢禮以勢易也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書殺世子甚宋公也殺大夫稱國無罪其臣也殺子弟目君
專罪其君也骨肉如此他人不足責矣重天倫也莫親父子
而至於殺者詭故也晉殺申生宋殺痤前車既覆後車不鑒
悲夫

晉人執衛甯喜

罪專執也弑君之賊而罪執之者不以弑故執也爲孫氏故
也執之不以其罪則執之者罪矣不以亂易亂也

春秋義

卷十一

六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昭公錫我之子也卒於夷失正也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三爭鄭也蕭魚之後三伐吳而無功三爭鄭而不得楚弱也

葬許靈公

許不與會盟久矣今葬之晉楚將成也

二十有七年

乙卯靈王二十六年

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通嗣君也慶封預政崔杼死也齊魯之交中絕今聘求平也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
霄許人曹人于宋

晉楚成也其從交相見也於宋宋合之也當是時也晉楚俱
弱諸侯厭兵思一息肩遂合其成而不知非計也夫君臣之
分夷夏之防非人爲之天所命也上下辨則民志定內外別
則天下一桓文既沒楚時強矣未嘗公然主盟也諸侯事楚
猶以爲恥未嘗翕然從之也一自盟宋而兩伯之勢成楚合
諸侯而晉無辭與之爭也從楚者未必從晉從晉者不恥從
楚大會於申執君而殺大夫此會啓之也隱桓之際諸侯橫
宣成之閒大夫專然有大會盟猶君尸之晉楚之成事孰大
焉而皆大夫也無君愈甚矣夷夏之分自此泯君臣之分自
此亡名曰弭兵而實長亂春秋譏之

衛殺其大夫甯喜

喜弑君而猶書殺其大夫者不以賊討也喜弑而衍立是衍
與弑也立而以爲大夫是賞弑也已以他故而殺之是不討
其弑也彼以賊爲賊而討之則書討賊彼以賊爲君而弑之
則書弑其君彼以賊爲大夫而殺之則書殺其大夫傳信也
聖人不以私意誣後世紀實事而義自見矣

春秋義

卷十一

九

衛侯之弟鮒出奔晉

凡書弟出奔交罪之也兄不容其弟而弟輕棄其兄也鮒奔
爲殺衛喜也亦過激焉故兩罪之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豹不氏蒙上也大夫不序亦蒙上也再言于宋宋公與盟也
大夫盟下專也宋公盟上替也陳君舉曰盟于宋趙孟之偷
也文襄厲悼以來事有不同同于攘楚不攘而從之宋之盟
始也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春秋義

卷十一

二十

二十有八年

丙辰宣王二十七年

春無冰

周之春夏之冬也而無冰時煥也

夏衛石惡出奔晉

寧喜之黨也

邾子來朝

服也

秋八月大雩

仲孫羯如晉

告如楚也

冬齊慶封來奔

崔杼死慶封繼今來奔齊逐之也書之罪納亂人也

十有一月公如楚

始朝楚也宋之盟故也不明大義而爲苟安其勢必至此也
朝齊朝晉已非禮矣今至朝楚是叛周而臣夷也聖人傷之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靈王也不葬公在楚也

乙未楚子昭卒

春秋義

卷十一

三十

楚康王也共王審之子也公在楚而不書葬避其諡也

二十有九年

丁巳景王元年

春王正月公在楚

書在楚非所在也天王奔楚子卒輕重可知也不奔天王之
喪而送楚子之葬乎楚止之楚罪也公被止焉公罪也

夏五月公至自楚

幸之也且明終不如周也

庚午衛侯伋卒

定公臧之子也

閻弑吳子餘祭

著寺人之害也詩曰匪教匪誨是惟婦寺其患自古爲烈矣穀梁曰閻門者也寺人也不稱姓名不得齊於人也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人不狎敵不迴怨閻弑吳子吳子近刑人也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伯主之私也左氏曰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子太叔曰晉不恤宗周之闕而夏肆是屏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胡康侯曰平王遠戍於母家揚水刺焉況合天下而城杞乎不待貶而春秋義

卷十一

重

義可見矣

晉侯使士鞅來聘

拜城杞也

杞子來盟

城故也書子者杞夷也左氏曰杞夏餘也而卽東夷是也春秋有二杞在中國者稱杞伯在東夷者書杞子

吳子使札來聘

吳圖伯也楚之大也使椒來聘秦之大也使術來聘吳之大也使札來聘椒聘而楚伯術聘而秦伯札聘而吳伯矣故志

之

秋九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崔慶襲高國復用事今又出奔不能其職也

冬仲孫羯如晉

報士句也

三十年 戊午景王二年

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報公朝也公朝而楚聘之魯臣而楚君矣自侮而人侮之也

春秋義

卷十一

重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志人倫之變也商臣弑父猶夷狄也中國亦爲之人道盡矣

春秋傷之

五月甲午宋災伯姬卒

穀梁曰取卒之日加之災之上者見以災卒也伯姬之舍火

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乎曰婦人之義保傅不在宵不下堂遂

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爲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書之賢

之也胡安定曰伯姬女中之伯夷也

天王殺其弟佖夫

志人倫之變也天王者擅生殺之柄者也諸侯殺大夫書之天子殺大夫不書明天王之得殺大夫也諸侯殺其弟書之天王殺其弟亦書明雖天王不得殺其弟也象日以殺舜爲事舜爲天子而不殺象也佞夫無管蔡之亂而天王殺之是以私意滅天性之親也雖天子必有父弟者父之餘也殺其弟是死其父也君臣父子等重者也特書之所以明人倫也王子瑕奔晉

書王子者王之子也爲人子而至於奔失子道矣爲人父而奔其子失父道矣殺其弟奔其子所謂父不父子不予兄不

春秋義

卷十一

書

兄弟不弟者也君子是以知周之將亡也水旱盜賊可以政弭諸侯強大可以禮馭夷狄暴橫可以兵威惟父子兄弟之變則不可救也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諸侯之喪士弔之大夫葬卿不供葬事也况夫人乎叔弓葬伯姬過厚也書諡賢之也言伯姬之無愧乎共也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

出奔有罪也奔許惡良霄也許者鄭仇也奔許將以亂鄭也自許有奉也入逆也以兵造其國也人臣得罪不就刑而奔

已非矣又奔于仇讐之國假其力以稱亂是賊也鄭人殺良霄

不書殺其大夫者討賊也大夫如欒盈良霄而後可殺稱兵作亂也其事急矣不能待命爲社稷之故而殺之可也

冬十月葬蔡景公

賊葬之也不討賊而會葬非禮之禮也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澶淵之會魯無不與不書及闕文也列國書人畧之也會不

春秋義

卷十一

書

書故故已明也此書故未明也宋災之爲事微矣蔡般弑君人倫之大變也不討賊而謀災非其故也故書之黃若晦曰自晉失討賊之義楚每假而行之討陳而滅陳討蔡而滅蔡驅中國而入夷狄澶淵之會爲之也

三十有一年

已未景公三年

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魯何以有楚宮公自楚歸慕而作之也非制也薨于是非禮也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毀也何以知其非弑下無奔與孫者也毀不滅性至于卒過也不葬未成君也

已亥仲孫羯卒

孟莊子之子也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非禮也諸侯之喪士弔之大夫葬卿供葬事已非矣况親來

乎魯受之亦非也

祭酉葬我君襄公

春秋義

卷十一

柔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弑書人衆也衆弑之亦不足以爲君矣民猶水也弱而不可犯也稱人以弑罪民而警君也

春秋義卷十一終

春秋義卷十二

海陵 俞 蕪爲光編訂

合河孫嘉淦錫公著

受業 豫章蔡兆圻潛霖 全校 白門何夢篆耕遲

昭公

襄公庶子也母曰齊歸

元年 庚申 景王四年

春王正月公卽位

非禮也

春秋義

卷十二

一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石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蹇

尋宋之盟也晉楚並伯先晉中國之辭也宋之盟齊不與今

來懼楚也春秋之初宋先諸侯尊王也齊伯先齊晉伯先晉

尊伯也今則宋齊皆屈而先楚尊夷也世變愈下矣

三月取鄆

鄆不係莒微國也取滅也此季孫爲之也猶書取假公命也

將以惡公與豹于伯主使出公執豹而已專魯也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鍼不弟而秦伯不兄也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宣公煙之子也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太原

詩曰薄伐玁狁至於太原荀吳有焉猶書之惡詐勝也不尚信義角詐較力中國之勢始卑而夷狄不心服矣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莒人弑其君密州展與立去疾奔齊今自齊入而逐展與也不稱公子爭國也書入以兵入也突不繫鄭赤不繫曹不宜春秋義

春秋義

卷十二

二

莒展與出奔吳

展與踰年矣不書不能君也書奔有罪也以亂竊國有奔道焉奔吳尤罪也即夷也

叔弓帥師疆鄆田

列國封疆受之天子自取之而自疆之僭也帥師疆之威之也不惟備莒亦以叔鄆也以猛濟貪也叔弓帥師罪叔弓也

襄公立叔氏以間三家亦為季氏用焉則末如之何矣

葬邾悼公

始葬邾也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昭之子也書卒非弑也傳者曰圍弑之而偽赴也夫弑君而可以偽赴免焉則孔子曾董狐南史之不若而何以作春秋為凡若此類信經不信傳可也不葬避其諡也

楚公子比出奔晉

麇卒而比奔不容于嗣君也圍非麇子而篡立故比不見容

春秋義

卷十二

三

而出奔由是觀之圍篡也非弑也圍立而後書虔改名也

二年 辛酉 景王五年

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聘新君且告為政也

夏叔弓如晉

報聘也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罪專殺也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喪畢而朝晉也非禮也至河未至晉也無疾而復辭之也辭之者輕之也季孫宿如晉遂得至於晉也宿重于公也三家六卿相與比周而惡其上故辱其君而禮其臣也胡康侯曰昭公失國之因季孫逐君之漸晉人下比之跡皆見矣

三年 壬戌景王六年

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文公壽之子也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襄公之葬滕子來會故叔弓葬滕子也然而過禮矣且與葬

春秋義

卷十二

四

景王無辨矣公子遂如周遂如晉是夷周於晉也叔弓葬景王又葬滕成公是夷周於滕也

秋小邾子來朝

始朝魯也公之初立大國聘之小國朝焉非畏公也季氏強而睦於六卿故也君倚臣以自威未有不爲臣逐者也

八月大雩

冬大雨雹

雹災也冬雨之兼異矣

北燕伯欵出奔齊

君奔失道也名之失國也

四年 癸亥景王七年

春王正月大雨雪

周正月建子月也雨雪宜也大則過矣秋旱冬雹春大雪雨賜寒燠失中也春秋立天人之極其過也書之其不及也書之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楚專伯也宋虢之會晉楚兩伯今無晉而止有楚矣以莊王

春秋義

卷十二

五

之賢會於辰陵止有陳鄭猶懼晉也今皆從之宋之盟故也向成啟之而趙武成之也魯衛曹邾不至難故也子產曰曹畏宋邾畏魯魯衛逼於齊而睦於晉也其餘蔑不至矣楚子主會淮夷列會晉天下而爲夷春秋傷之

楚人執徐子

罪專執也執徐將以伐吳也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昔晉通吳以病楚楚合諸侯而伐吳無晉也伐吳猶伐晉也晉人不救懼楚也宋鄭小邾預會不預伐猶從晉也

執齊慶封殺之

伐吳而執慶封封自魯奔吳也慶封在吳而猶書齊君臣之義無所逃也書執罪專執也書殺罪專殺也慶封固有罪矣然非楚之所得殺也

遂滅賴

以伐吳之師滅之也執君殺大夫又滅國而莫敢校焉楚橫而晉偷也

九月取鄆

莒人滅鄆今取于莒也不繫莒不予莒之得有鄆也內書取

春秋義

卷十二

六

滅之也不封其君而私其國是再滅鄆也罪魯也魯取邾邑而聖人乃罪其滅國者本王制以制之也凡邑不繫國者皆舊國也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僑如之子也

五年 甲子景王八年

春王正月舍中軍

弱二家也自作丘甲魯有四軍三家與公各有一焉後作三軍康公室也三分魯國三家專之公無軍焉今舍中軍弱二

家也四分魯國季氏專其半孟叔分其半也公室不及二家

二不及季氏而魯公可逐矣

楚殺其大夫屈申

罪專殺也勝而驕也難將作矣

公如晉

朝也不能馭臣而乞哀大國其何益之有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牟夷莒大夫也牟婁莒取於杞者也邑悖而入者亦悖而出也牟婁牟夷之采也防茲非牟夷之采也故書及別之也以

春秋義

卷十二

七

邑奔罪牟夷也叛也來奔罪魯也納叛也抑觀杞則春秋有二杞可知矣牟婁故杞邑也而與防茲近在魯東也杞夏之後在魯西而近于宋今乃在魯東而近于莒者杞夷也滅文仲曰杞夏餘而即東夷是也

秋七月公至自晉

久也晉止之也庶其來而公至自晉則納庶其者非公也牟夷來而公至自晉則納牟夷者非公也皆季氏也每公出非滅國則納叛私其所得且以惡公于伯主利歸已而禍歸君也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納人之叛而又敗其師益不義矣晉以牟夷之故幾執公焉又敗其師大夫專而不顧君也

秦伯卒

桓公榮之子也不書名史失之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楚始通越也徐越稱人非君將也晉通吳以病楚楚人效之亦通越以病吳然楚病而吳張吳病而越大始因其力後遂至於不可制故君子貴自強不貴因人

春秋義

卷十二

八

六年 乙丑 景王九年

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孝公句之弟也

葬秦景公

始葬秦也

夏季孫宿如晉

拜莒田也公爲莒故止于晉者三時而宿無恙焉黨其臣而辱其君晉之罪也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出奔有罪也華氏之奔者多矣而卿不絕宋無政刑也

秋九月大雩

夏七月也

楚薳罷帥師伐吳

屢伐吳終不得志於吳也

冬叔弓如楚

叔弓宿黨也宿如晉弓如楚晉楚之交大夫尸之而君不與也內樹黨而外結援公出可知也

春秋義

卷十二

九

齊侯伐北燕

欵奔齊故也不書納欵非納也挾之以要利焉爲暴而已矣

七年 丙寅 景王十年

春王正月暨齊平

暨猶及也平於齊公不得已也魯本事齊旣而事晉交遂絕矣崔杼弑君慶封來聘而魯未報也昭公卽位季孫屢如晉以困公晉不可恃故不得已而暨齊平外懼伯主內懼強臣而欲倚齊以自安也平齊而遂孫齊情可見矣

三月公如楚

朝之也不會於申故也公朝楚中國之辱也

叔孫舍如齊泣盟

平故也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衍之子也

九月公至自楚

久且危之也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春秋義

卷十二

十

季武子也行父之子也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 丁卯景王十一年

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此公子招也變文言弟者為其殺世子也是叔殺姪也兄弟之子猶子也不啻父殺子也故書弟深罪招也般弑父而蔡亡招殺姪而陳亡不孝不弟之禍烈矣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世子殺而陳侯卒以憂卒也殺其姪以死其兄而亂其國招

非人類矣抑以警人君也不自為政而假人以權其禍將無所不至也

叔弓如晉

通意如也

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

罪楚人也陳雖有罪不在行人

陳公子留出奔鄭

懼楚也招殺偃師將立留使于徵師告于楚楚人殺之故懼而奔也稱公子未立也

春秋義

卷十二

十一

秋蒐于紅

書蒐者五皆言大此不言大非訊蒐也蒐春事也秋興之不時矣于紅非地也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陳無君而國人擅殺之也不殺公子招而殺過舉國皆亂人也雖微楚陳亡矣世子死陳侯卒嗣君奔大夫殺國必自亡然後人亡之也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奭葬陳

哀公

滅陳罪楚也因亂而遂滅之是以亂易亂也放招失刑也殺其世子死其兄以亡其國殺之可也孔奐爲卿不能救亡然比于招則未滅矣而殺之激也葬陳哀公楚葬之也不言楚蒙上也滅國而葬其君假仁也諡之曰哀楚諡之也亦可哀矣比而書之憫陳而罪楚也

九年 戊辰景王十二年

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賀滅陳也可恥矣

春秋義

卷十二

士

許遷于夷

嘗遷于葉今又遷夷遠鄭而愈近楚也再世再還不常厥居以愈入于夷可謂失計抑鄭亦甚矣爲湯武毆民者桀與紂也今乃爲楚毆許也非惟不仁亦不智矣

夏四月陳災

陳亡矣不能告災叔弓歸而言之也陳亡矣猶書陳不予楚之得有陳也楚以陳爲楚周以陳爲陳也存陳尊王也故曰天子之事也

秋仲孫纁如齊

聘也平故也舍盟纁聘而齊無人至焉輕也

冬築郎囿

築囿于郎也此季孫之謀也凡奸臣之欲盜人之國者內結于民外樹其黨盜其兵柄而娛君子耳目遊觀使荒于政以棄其民而已乃可逞也昔寒浞之將弑羿也行媚于內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娛羿于田季孫有焉公在其術中而不悟其亡也宜哉

十年 己巳景王十三年

春王正月

春秋義

卷十二

圭

夏齊樂施來奔

樂盈之後在齊也書奔有罪也來奔納叛也魯方平齊而納其叛者季孫不欲公有齊援故誘叛人而惡公于齊也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纁帥師伐莒

三卿並將政在三家也季孫取二三家取一故季孫主將而二家從之也叔弓本公臣今爲季氏私焉故代叔孫將也納莒叛敗莒師又伐莒蓋將殘莒以自私而惡公于晉也

戊子晉侯彪卒

悼公周之子也拱手而讓楚伯君子是以知晉平公之爲平

也

九月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

非禮也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共公固之子也不書冬闕文也

十有一年

庚午景王十四年

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非禮也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春秋義

卷十二

古

楚子名志改名也本名圍今名虔也蔡侯般弑父者也苟正其罪而討之雖在夷狄春秋與焉楚人殺陳夏徵舒是也今不討罪利其國也而誘殺之是詐而為不義也書誘殺惡楚子也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殺其君而圍其國志於必滅蔡也棄疾從君子昏亦有罪焉叔向曰不信以幸不可再也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公生母也妾稱夫人也

大蒐于比蒲

蒐書大儻也于比蒲非地也且夫人之喪在焉而不廢蒐乎叔向曰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戚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

仲孫纁會邾子盟于祫祥

邾受盟也以大夫而盟諸侯非禮也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慙

謀救蔡也不書救蔡未嘗救蔡也楚滅陳又圍蔡諸侯懼而

春秋義

卷十二

圭

不敢出大夫出而無能為中國可哀矣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以小君之禮葬之也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書滅蔡罪楚也有利世子未立也書執不降也用之以為牲也圍八月而始滅守而不服故怒而用之也誘人之君而殺之又滅其國又用其子蓋桀紂之暴不如是之甚也易曰惡不積不足以殺身虔之謂乎世子有可憫焉易曰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是般之殃之餘也故禍莫大於不孝

十有二年 辛未景王十五年

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欵于陽

欵奔齊十年矣向者齊侯伐北燕而不克納也今納之有志於復伯也然使大夫納非禮也不納于燕而納于陽力不足也北燕伯名有二君也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僖公髡頑之子也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通嗣君也

春秋義

卷十二

六

公如晉至河乃復

朝晉而不受也為莒故也納叛敗莒皆季孫為之也禮其臣而辱其君有故也晉大夫猶三家也故下比而惡其上也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熊

罪專殺也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慙出奔齊

公族也出奔三家逐之也所以剪公之翼也

楚子伐徐

滅陳蔡而又伐徐不知止也佳兵不止小則亡身大則亡國

晉伐鮮虞

不稱將與師闕文也鮮虞白狄種也楚滅諸夏莫之恤也而

有事於狄晉之不能可知矣

十有三年 壬申景王十六年

春叔弓帥師圍費

內邑而圍之者叛也有以費叛者也家臣之名不登于冊書其圖其叛可知也諸侯叛天子大夫叛諸侯陪臣叛大夫蓋

春秋義

卷十二

七

效之也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

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

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春秋之大畧

也隱桓莊僖之世政自諸侯出也文宣成襄之世政自大夫

出也昭公以後陪臣執國命矣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虔立而比奔今歸而弑之也自晉有奉也歸內受之也內受

之者不堪虔之虐也比未嘗臣虔而言弑君者君臣之義無

所逃也比雖在晉楚之亡公子也虔雖不道君禁父矣君臣

之分固在也故書弑君使天下知亡雖在外猶是人臣不可返其國以稱亂也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比立矣不書弑其君位未定也比賊也不書楚人殺非討賊也棄疾本謀弑而不欲首禍故假手于比已乃除比而自立焉盜殺盜而并其財棄疾之謂也據事直書而物無遁情楚之檮杌應未及也其諸鑄鼎以象神奸與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春秋義

卷十二

六

訊不討楚也楚虐之暴虐中國甚矣天厭其德弑殺相仍旬月之間國三易主晉於此時大合諸侯討楚之弑君者封陳蔡而帥以入楚必有當也曾不是圖雖會亦奚以爲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

書同盟劉子亦其也公不與盟晉辭之也是不與公盟也乃書公不與盟者明是盟之原可不與也商臣弑父晉不討也徒盟于垂隴棄疾弑君晉不討也徒盟于平丘事機之會不可再得一失則不復振矣故晉合諸侯止于此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邾莒訴之也胡康侯曰自文公以來公室微三家專季氏其首也晉若請于天子以義廢之收私邑以爲公室則方伯之職脩矣今乃執之以取賂也是不討罪而專執命卿也故書之罪晉人也

公至自會

危之也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棄疾返之也廬友之子也吳偃師之子也皆世子之嫡子當有國者也國書滅矣今書其爵若固有之者不予楚之滅之

春秋義

卷十二

九

也滅之封之自楚言也若以天子之事言之向固未嘗滅而今亦未嘗封也周末嘗滅陳蔡雖楚滅之天子謂是吾諸侯之被楚害也周末嘗封陳蔡雖楚封之天子謂是吾諸侯之自楚歸也故書爵言固有也書名別先君也不書自楚不予楚之封之也封之滅之善惡不同其無王則一也滅而存之封而削之天子之事也

冬十月葬蔡靈公

改葬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朝而辭之也公無恥也晉無禮也

吳滅州來

昔入之今滅之也吳能滅國中國之憂也

十有四年 癸酉景王十七年

春意如至自晉

不氏蒙上也大夫不至被執則至志釋也意如何以釋賂故也貪賂失刑晉其衰矣

三月曹伯滕卒

成公負弔之子也

春秋義

卷十二

辛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展與之弟也不葬季孫怨之也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莒亂也展與之黨殺之也不書大夫非大夫也非大夫而書

者公子之重視大夫也大夫王所命也專殺之無君也公子

親之餘也專殺之無親也

十有五年

甲戌景王十八年

春王正月吳子夷昧卒

餘祭之弟也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有事時祭也武宮成公所立也籥入叔弓卒當祭而告也去

樂卒事非禮也卿之喪當祭不以告卒事而間則不繹壬午

猶繹不可以繹而繹也去樂卒事不可以去而去也猶繹薄

卿貳之喪也去樂輕祖考之祭也聖人酌典禮以律世過與

不及皆書之使後世考焉而折其中也

夏蔡朝吳出奔鄭

春秋義

卷十二

壬

蔡復亂也蔡侯新歸君臣輯睦以圖存猶懼未也而又奔其

大臣是樂禍無厭也不厭亂其有不亡乎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陳蔡之滅復吳楚之盛衰諸侯之向背若弗聞也而屢用師

于鮮虞甚矣晉之無遠圖也

冬公如晉

屢辭而屢朝之也不言復者得至乎晉也

十有六年

乙亥景王十九年

春齊侯伐徐

景公爭伯也北伐北燕南伐徐蓋亦祖管仲之餘智也晏子以其君顯其謂是與抑末矣爭伯以義不聞以兵以兵服大不聞侮小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惡楚子也誘人而殺古無是也而楚再行之屢書之深惡之也

夏公至自晉

三時而後至晉止之也三至于河而復兩見晉侯而止焉其

春秋義

卷十二

三

辱甚矣皆季孫為之也皆六卿比季孫而為之也胡康侯曰此困心衡慮之時而昭公殊無憤排激昂之意所謂自棄而不可與有為者也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平公彪之子也

九月大雩

夏七月故雩也

季孫意如如晉

公往則不受季孫往則受也公往則止之季孫往則不止也

三家六卿比而辱其君可誅也

冬十月葬晉昭公

意如葬昭公也書其如於冬十月之上意不在於葬昭公也就六卿而謀魯也故兩書之若如自如而葬自葬焉誅心也

春秋義

卷十二

三

春秋義卷十二終

春秋義卷十三

海陵

俞樾為光編訂

合河孫嘉淦錫公著

受業

當塗晉德懋維灼
白門何夢篆耕遲
全校

昭公

十有七年 丙子景王二十年

春小邾子來朝

再朝魯也郝仲輿曰魯卑矣猶有朝者晉亦卑矣猶有往者
不畏其君而畏其臣也

春秋義

卷十三

一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食正陽之月也季平子曰惟正月朔日有食之於是乎伐鼓
用幣太史曰在此月也當夏四月

秋郊子來朝

始朝魯也孔子從之問官焉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戎狄亂華逐之可也剪而滅之則過矣

冬有星孛于大辰

星變也有者不宜有者也孛彗也大辰大火也大火為大辰

伐為大辰北辰為大辰何以知此為大火也以宋衛陳鄭火
知之大火至冬而伏冬孛于大火者周之冬夏之秋也火
猶西流也

楚人及吳戰于長岍

志吳楚之盛衰也以楚主戰惡楚也楚屢伐吳今又與戰戰
以殘民聖人之所惡也不言勝敗無勝敗也楚終不得志於

吳也

十有八年 丁丑景王二十一年

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春秋義

卷十三

二

武公滕之子也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四國同日災也火入而孛故火出而灾梓慎曰火出於夏為
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

六月邾人入郕

罪邾人也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

三遷矣強大之暴而弱小之窮也

十有九年 戊寅景王二十二年

春宋公伐邾

討其入郕也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此類是也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志人倫之變也書世子兼弑父也蓋與商臣同惡矣傳曰不嘗藥也夫不嘗藥小失也遂以弑父之罪加之乎止之不嘗知其藥之不可嘗也是毒其父也

已邠地震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春秋義

卷十三

三

景公求伯也晉鄭吳楚之事不敢過而問焉徒有事于徐莒無遠慮而求近功也晏子之以其君顯者末矣高發帥師高國復用也棄崔慶而用高國景公為猶愈也

冬葬許悼公

賊未討而葬賊葬之也釁自內作其國未亂故以禮葬其先君而魯會之也不討賊而會葬非禮之禮也傳曰赦止也夫弑父弑君非可赦之罪也使其非弑何為罪之使其果弑何為赦之且葬者自內錄者也設魯不會悼公之葬也者聖人之所以赦止者窮矣桓公之弑也賊未討而葬之將以為赦

齊人乎抑以為赦夫人乎止實弑父雖以禮葬之而不能掩所謂欲蓋而彌彰者與而又奚赦焉

二十年 己卯景王二十三年

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邾出奔宋

凡出奔而書自者據邑以叛者也臣之有邑君賜之也據君所賜以抗君不勝而後奔焉罪之尤也宋華亥宋辰曹公孫會是也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春秋義

卷十三

四

書盜不知主名也書兄非卿也非卿而書重之也諸侯之兄貴且親矣而盜得殺之不能親親且無政刑也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三卿同出結黨以叛也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世子有之子也

二十有一年 庚辰景王二十四年

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平丘之後晉不懷魯頃公新立使來聘釋怨也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自陳有奉也黨叛也以兵入國大逆也戚不係衛朝歌不係晉南里言宋者彼皆入于私邑此則入于國都也其罪愈大矣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亥叔輒卒

叔弓之子也能世卿附季氏也

冬蔡侯朱出奔楚

春秋義

卷十王

五

廬之子也甫立而奔不能君也朝吳奔朱又奔不靖亂也奔楚尤罪也楚殺般而用有不共戴天之仇也今將比仇而謀覆其國乎而因之也可謂失所親矣

公如晉至河乃復

朝之也報晉聘也久不見納季孫譖之也權臣敢於譖君大

國樂於黨叛魯公不能自強三譖之也

二十有二年

己景王二十五年

春齊侯伐莒

再伐莒見小而欲速也景公之志可知矣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再書南里義在於南里也南里在都城之內是不可以入既入矣不可縱之出也今也入云則入出云則出叛臣無忌憚也入不能拒出不能止宋國無政刑也昔猶奔夏今則奔夷稔惡不知悛也入陳奉之出楚受之四國皆獎亂也

大蒐於昌間

大蒐非禮也昌間非地也公無兵焉此三家爲之也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王崩而王室亂其端始于殺其弟也已殺其弟其子效之亦

春秋義

卷十三

六

兄弟相殺也幽王廢其子而西周亡景王殺其弟而東周亂君子是以知治平之道本於修齊也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

卿葬王非禮也三月而葬速也亂故也

王室亂

王室猶王家也天下之亂未有不始于家者也之其所親愛而僻焉之其所賤惡而僻焉於是乎並后匹嫡之端起而父子兄弟之怨生釁自內作黨自外分民關於國敵侮於郊而其國亡矣書王室亂憂之也亦責之也非有能亂王室者也

王室自亂也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劉子單子王朝之卿也書以權在劉單也書王猛未踰年也
不可以稱天王又不可以稱子某故王而名之以明未成君
也名而王之以明當為君也王猛當立矣曷為居于皇有與
爭立者也王子朝也猛當立朝曷為爭立恃寵也猛者太子
之母弟也立子以貴不以長太子死母弟立皆后之子也后
無子而後庶立朝者長庶也有寵於景王恃其寵也曰無嫡
立長而不知猛亦嫡也有寵則權重失寵則權輕故朝在內

春秋義

卷十三

七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臣以君逆也兵入國惡也施之王猛而不嫌者其名正也其
名正則其言順猛既王矣自當居王城居王城正也不居王
城變也不得居王城因以兵入王城變之正也不能自入王

城有人焉以之入于王城是亦變之正也故劉子單子無譏
焉

冬十月王子猛卒

書王明嗣君也書子未踰年也書名別二君也書卒未成君
也猛卒敬王立不言劉子單子立之者當立者也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

壬午敬王元年

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

聘也君朝卿聘可謂勤矣其何以不免則季孫為之崇也

春秋義

卷十三

八

癸丑叔鞅卒

叔鞅之子也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專執罪也執行人尤罪也六卿猶意如也晉侯猶昭公也

晉人圍郊

郊國也王室亂天王未定不思奔問官守而用兵以侵小罪

晉人也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朱出奔東國立書卒于楚譏東國也是朝而止之也楚與蔡

不共戴天之國也苟知自強楚之廷宜無東國之跡焉而卒於楚君子病之

秋七月莒子庚與來奔

庚與者展與之弟也去疾歸展與奔去疾卒庚與殺意恢而立焉今而出奔意恢之黨逐之也兄弟之間弑殺相仍奔亡接踵備書之傷人倫之變也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鷄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

吳楚交爭久矣無大勝負今則吳大勝而楚大敗也吳驟強

春秋義

卷十三

九

而楚遂弱也頓胡沈先序君將也蔡陳許次之大夫將也但稱師皆用大眾也連七國之大眾而兵敗將死楚之不競未有甚于斯也君生曰獲秦獲晉侯是也死曰滅胡子沈子是也大夫生死皆曰獲鄭獲華元生也吳獲夏齧死也胡康侯曰書其敗不以國序而以君臣為序書其死不以事同而以君臣為別皆所以辨上下定民志雖顛沛必於是也

天王居于狄泉

是繼猛者也其稱天王何踰年也不書立當立也猛正則繼猛者即正統也王猛入于王城此復居于狄泉出也有逐之

者也尹氏立王子朝也朝立則朝強矣王出則王弱矣然春秋不以弱故而不書天王正名定分杜邪止亂也故曰春秋之作無褒貶而有是非是非者天下之公也褒貶者一人之私也

尹氏立王子朝

立者不當立者也此王室所以亂也王猛出奔敬王又奔子朝害之也子朝所以為害者景王寵之也子朝所以能為害者尹氏助之也尹氏所以能使子朝為害者世執國柄也故變文書氏見宗強也子朝之亂由於偏愛尹氏之亂由於世

春秋義

卷十三

十

及故曰並后匹嫡兩政偶國亂之本也孫明復曰嗣子有常位故不言立書尹氏立王子朝其惡可知也呂朴卿曰天王居于狄泉尊無二上矣尹氏立王子朝不正可知也故曰屬詞比事春秋教也

八月乙未地震

王室亂後日食地震相繼而書以此見天人感應甚可畏也詩曰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又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憚莫懲此之謂也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如晉請叔孫也至河未至晉也乃復終不至晉也有疾乃復明非晉辭之公懼入而止焉故託疾以歸也前辭之者辱之也無意于止之也此不辭者誘之也有意于執之也蓋意如之譖公愈深晉之黨意如也愈固公之懼晉也愈甚而怨意如也愈不可解有孫而已矣

二十有四年 癸未敬王二年

春王二月丙戌仲孫纘卒

孟僖子也羯之子也仲孫卒公愈失所恃矣纘病已之不能相禮也使其二子從仲尼學焉君子曰善補過矣

春秋義

卷十三

十一

舍至自晉

釋之也執不以罪釋不以功晉之爲晉可知矣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

丁酉杞伯郁釐卒

文公益姑之弟也

冬吳滅巢

巢楚與國也滅人者人亦滅之矣天道好還也然楚衰而吳強聖人懼焉

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 甲申敬王三年

春叔孫舍如宋

謀公故也內迫于季氏而外侮于晉不得已而與宋謀之也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晉不合諸侯久矣會于黃父謀王室也義也書之者譏不能爲義也王室之亂已二年矣順逆之勢亦既明矣諸侯不出而委於大夫大夫既會而無所設施也聽王室之自亂而已

春秋義

卷十三

十二

矣春秋傷之

有鸛鵒來巢

有者不宜有者也巢者不宜巢者也鸛鵒不踰濟魯所無也鸛鵒常穴處巢其變也天有時地有氣人有倫物有宜政有經天反時爲災地反氣爲變人反倫爲妖物反宜爲怪政反經爲亂春秋者書其反以歸于正者也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初雩旱也又雩有所禱也大雩偕也頻雩瀆也又雩不言大蒙上也胡康侯曰不反身修德信用忠賢而區區于禱祀之

未將能勝乎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內奔曰孫公之孫意如爲之也不書意如者不待書也意如專國而蔑其君非一事矣比而觀之可知也書公孫正其本也魯公之失民久矣民不知君何以有國易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言當圖之以漸也又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言建侯以得民爲本也昭公不明扶危定傾之方不漸收其政柄不漸結夫民心不忍一朝之忿而欲僥倖以逐季氏宜其出也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

春秋義

卷十三

主

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矣此春秋之意也陽州齊地也次于陽州待納也

齊侯唁公于野井

弔之也詩曰載馳載驅歸唁衛侯是也不納之而唁之其不急公可知也臧文仲曰見無禮于君者逐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季氏逐其君其惡大矣昭公來孫其情迫矣齊強且近以兵納之猶反手也而徒唁之也齊侯之過也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

昭子也豹之子也是嘗爲公如宋者也卒則公無援矣詩曰

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益傷之也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平公成之子也曲棘宋地也佐將爲公如晉而卒于道也天道不僭福善禍淫舍與佐卒天福意如也僭矣此否泰消長之理也小人不長不可爲否非理之常數之變也君子守常不惑于變行法以俟命而已矣故易有貞凶歸于無咎補天之憾也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取之季氏以處公也其不納公可知矣家則堂曰齊景果能

春秋義

卷十三

古

修桓之業戮意如以示天下則伯政舉矣取鄆以塞責非勇于義者也

二十有六年 乙酉敬王四年

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速也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凡書至告于廟也此非告廟亦書之者公在外也居處失常其往返不可以不志也書于鄆不得入國也失其所也書居在境內也

夏公圍成

成魯邑也公自圍之不服公也君不君臣不臣而民不知順逆也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貍伯盟于鄆陵

謀納公也晉爲盟主宋衛陳鄭皆大國也而不與則與公者寡矣齊不竭力以圖公乃假公以爲會則謀之者怠矣

公至自會居于鄆

會無益焉仍居于鄆也至與居皆詳書之志變也且憫之也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春秋義

卷十三

五

楚平王也共王審之子也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成周非王都也書入內弗受也以天王而自入其邑志變也然較之狄泉勢漸振矣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以者不以者也子朝之亂三人爲之也奔楚志惡也王室之亂五年始定嫡庶不明故也可以爲戒矣

二十有七年

丙戌敬王五年

春公如齊

求納也

公至自齊居于鄆

齊不納也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

稱國以弑當國之大臣弑之也

楚殺其大夫卻宛

罪專殺也

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謀戍周且納公也俱不果焉故譏之

春秋義

卷十三

六

冬十月曹伯午卒

平公須之子也

邾快來奔

公在會而庶其畀我來奔宿納之也公在鄆而快來奔意如納之也所謂世濟其惡者與

公如齊

再求納也

公至自齊居于鄆

終不納也

二十有八年 丁亥敬王六年

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不得于齊而求晉也次于乾侯不得入于晉也六卿猶三家也其不急公宜矣盟主而皆黨叛焉傷之也

夏四月丙戌鄭伯卒

簡公嘉之子也

六月葬鄭定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

春秋義

卷十三

七

成公原之子也

冬葬滕悼公

始葬滕也窮而始恤小焉晚矣

二十有九年

戊子敬王七年

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

至自乾侯終不得入于晉也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來唁終不納矣惡齊侯也

公如晉次于乾侯

再求晉而又不准入也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叔輒之子也

秋七月

冬十月鄭潰

公無所居矣罪公之不得民也罪民之不恤君也

三十年 己丑敬王八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書公在疑于公不在也魯四封之內無公矣特書之存公也

春秋義

卷十三

六

憫其君以誅其臣也乾侯晉地也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昭公夷之子也

秋八月葬晉頃公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吳益強也齊楚之大也伐徐敗徐而已今滅徐則中國危矣

三十有一年

庚寅敬王九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存公也亦以罪晉也見公之終不得入于晉也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不納公而會意如晉之君臣可知矣呂朴卿曰六卿猶意如也晉君亦昭公也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會意如不討意如矣唁公不納公矣君臣之分泯矣是非之心亡矣

秋葬薛獻公

冬黑肱以濫來奔

春秋義

卷十三

九

罪納叛也不書國闕也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 辛卯敬王十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罪晉也公在乾侯三年矣晉不納也何以爲盟主

取闕

魯地而公取之也公自取邑志變也

夏吳伐越

始用師于越也越興而吳亡矣吳之興也驟其亡也亦驟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王在成周而諸侯城之也書之善之也猶知輔王室也列國

無不至者王事故也於此見天理之未亡而人心未厭周也

然不納王于王城而城成周見王室粗定而亂未盡息也吳

草廬曰王城自平王東遷以來天子世居之故其城完固子

朝據王城敬王居狄泉晉師納王然後王入成周而子朝棄

王城奔楚王畏子朝餘黨故不居王城而居成周成周乃周

春秋義

卷十三

三

公遷殷頑民之地其城圯惡故諸侯留兵戍之至此城之乃徹諸侯之戍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終客死于外也昭公之無能也季氏之積惡也諸侯俱失職而大夫皆黨叛也

春秋義卷十三終

春秋義卷十四

海陵 俞 熹為光編訂

合河孫嘉淦錫公著

受業 成紀何 潛躍如 全校
白門何夢篆耕遲

定公

襄公庶子昭公弟也意如立之

元年 壬辰襄王十一年

春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元年書正月謹始也此不書未有公也未有公則稱元年何

春秋義 卷十四

也追書也是年有公故稱元年正月無公故不書正月也昭

公有子魯曷為無公意如廢之也先君薨嫡子廢踰年無君

意如幾亡魯也仲幾宋大夫也執于京師罪晉人也擅執人

于天子之側前此未之有也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

喪久不至意如不受也嗣君既定乃迎喪焉暴露七月而後

返也書之所以哀昭公誅季氏而傷魯之無人也

戊辰公即位

即位不日在朔也此日之不在朔也樞前即位不書此書之

非常也踰年而後即位于樞前也戊辰距癸亥五日用新喪之禮也書之罪意如也并罪定公也為賊所立而不討賊是亦一賊也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喪七月而至遲也至一月而葬速也制在意如也

九月大雩

僭也且不思喪矣

立煬宮

立者不宜立者也煬宮者煬公也考公弟也祧久矣奚為立

春秋義 卷十四

黃若晦曰立煬宮猶立武宮也胡康侯曰非禮也喪事即遠

有進無退宮廟即遠有毀無立

冬十月隕霜殺菽

詩曰九月肅霜周之十月夏八月也霜未可隕而隕異也殺

菽為災也趙本訥曰十二月隕霜不殺草宜殺而不殺也十

月隕霜殺菽不宜殺而殺也亦由人君之刑賞不中與

二年 癸巳敬王十二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雉門宮南門也明堂位云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也

觀闕也子家子曰設兩觀乘大輅皆天子之禮也及兩觀火自雉門始也宮室踰制者恒灾天道不僭也

秋楚人伐吳

吳取徐故也楚伐吳止于此力竭矣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作者不宜作者也何以不宜作當灾者也天革其僭而又新作之變而不戒也周之十月夏八月也新作之不時也程時叔曰太室屋壞御廩灾必皆作之而不書者當作也此書之

春秋義

卷十四

三

不當作也觀此可以知春秋之書法矣

三年 甲午 敬王十三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朝正于晉也至河乃復不得至于晉也晉辭之也意如不使公得交于晉也猶是困昭公之故智也晉黨意如而辭昭公又辭定公者六卿與三家比也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悼公華之子也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邾受盟畏魯也以大夫而盟人之君非禮也邾稱子非爵也喪未踰年之稱也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自奪其喪也魯與邾皆罪也

四年 乙未 敬王十四年

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哀公溺之孫世子偃師之子也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

春秋義

卷十四

四

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劉文公合諸侯也王室之亂子朝奔楚劉子合諸侯以討之王師一出華夷響應陳蔡鄭許頓胡之素役于楚而靡不至焉蓋二百四十年間王室之舉未有善于此也諸侯之從未有多于此也而不過侵楚已焉則晉侯之罪也余氏光曰晉國之政移于六卿六卿懼公勝楚而權不及已故攜諸侯以隳其君之功而固其私也自是諸侯散矣晉不復伯矣文公卒矣周不復興矣特書侵楚傷之也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沈不會于召陵故也陸伯冲曰書滅沈罪公孫姓也書以歸罪沈于嘉也書殺之罪蔡侯也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鼫

晉盟之也不伐楚而盟諸侯則何益矣諸侯不序即召陵之諸侯也言諸侯劉子不與也不言及齊大夫者非齊主盟畧之也會而盟者不言公及此書之疑公之不得與也王方麓曰召陵伐楚屈完來盟召陵侵楚諸侯自盟而已書之陋之也

杞伯成卒于會

春秋義

卷十四

五

平公郁釐之子也不言卒于師者不成乎伐楚也

六月葬陳惠公

陳子未葬而出會非禮也

許遷于容城

四遷矣愈遷而愈近楚非計也

秋七月公至自會

不以伐致者無功也

劉卷卒

劉卷者劉子也卒之賢之也是周社稷之臣也子朝之亂卷

實定之號召天下以伐楚事雖不成志可嘉矣詩曰人之云

亡邦國殄瘁卒劉卷傷周之不復興也伐楚無功而遂卒其諸憤時事之不可爲而以憂卒與是可傷也陳君舉曰襄王之難有王子虎焉敬王之難有劉卷焉君子曰王室其庶幾乎而無救于周故卒之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蔡滅沈故也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春秋義

卷十四

六

楚圍蔡而晉伐鮮虞罪可知矣故曰比事屬辭春秋教也趙木訥曰晉伐楚諸侯之利六卿之害也故隳其成效晉伐鮮虞晉之害而六卿之利也故荀氏士氏趙氏交伐而不止也葬劉文公

存其諡也賢之也內女不葬葬宋共姬王臣不葬葬劉文公皆賢之也言不愧其諡也劉原父曰內諸侯祿外諸侯嗣故生稱爵其祿也卒稱名從正也葬稱公主人之辭也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能左右之曰以蔡侯以吳子善蔡侯也蔡之父子兄弟駢首

而死于楚非一世矣是不共戴天之仇也今又圍之師不能出而能以吳子義之所得爲也吳子爲蔡侯所以兼善吳子也晉爲盟主乃貪賂以隳已成之功吳子奮然爲蔡敗楚數晉爲愈矣不書救蔡非救蔡也吳楚交爭非一日矣彼各爲其私忿非果有分灾恤患之心也楚師敗績伸蔡侯也天道好還也然吳敗之則聖人懼矣是亦一楚也吳稱子君將也楚稱人大夫將也敗稱師書重也

楚之弱囊反爲之也敗不能死而出奔春秋惡之

春秋義

卷十四

七

庚辰吳入楚

志吳楚之盛衰也戴岷隱曰楚憑陵中國二百餘年中國不能制而假手于吳其國幾亡然楚衰而吳繼之聖人傷焉楚自是不競而晉亦不能與吳爭矣

五年 丙申 敬王十五年

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歸粟于蔡

歸粟善也書之誅意也石守道曰蔡被楚圍不能救也今以吳敗楚矣乃歸之粟畏吳而已無救災之實也

於越入吳

於越即越也發語聲也猶邾之爲邾婁也入吳吳在楚也吳入楚而越入吳兵革不靖而禍亂迭出也中國不振而蠻夷迭興也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季平子也遂昭公者也昭公客死而意如卒于其位王政不行諸侯失職魯國無人而定公崇賊也故春秋不徒志卒也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姑之子也

春秋義

卷十四

八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數有事于鮮虞厭晉也

六年 丁酉 敬王十六年

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因楚敗也屢遷而卒滅之惡鄭也屢遷而卒被滅失其所因也以歸不死于其位也李氏廉曰鄭入許而齊鄭之黨合天下遂無王鄭滅許而齊鄭之黨又合天下遂無伯

二月公侵鄭

晉令也書侵鄭罪公也魯自宣公以後公不親將公無兵也

幸而意如死不敢卒陪臣漸叛三家勢弱公始將兵不保境善鄰而遠侵兄弟之國非計也李氏廉曰侵鄭侵齊皆書公非公室能張也三桓微矣陪臣假公以出師也

公至自侵鄭

遽至者不欲侵鄭也外迫于伯主內迫于陪臣也陪臣者誰陽虎也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獻鄭俘也斯往焉新爲政而結於晉也何忌往相之也二卿並使非禮也昭公如晉至河而復意如往則入之定公如晉

春秋義

卷十四

九

至河而復斯往則入之權臣結援以脅君大國黨叛而惡上也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

書執行人罪晉人也晉執仲幾于京師宋不敢怨復使行人善事晉也其何以不免晉自召陵之後諸侯皆貳好以懷之猶懼不來而又執行人不復伯矣

冬城中城

屢城中城畏三家也四境之內皆敵國矣汪德輔曰陽虎欲去三家故城中城將挾公以自固也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鄆自昭公時潰而歸季氏今季氏圍之者叛也後齊人來歸鄆是叛而入于齊也私邑叛陪臣強也始也諸侯叛天子繼也大夫叛諸侯終也陪臣叛大夫二百四十年間大較如斯矣忌不言何開文也

七年

戊辰敬王十七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春秋義

卷十四

十

特盟無伯也晉楚皆衰矣故鄭從齊也齊侯者誰景公也有志于復伯也陳君舉曰齊鄭盟于石門諸侯之合也齊鄭盟于鹹諸侯之散也李士廉曰此齊景圖伯之始也而鄭實左右之自是以後盟沙盟曲濮會安甫盟黃會牽會洮皆齊鄭糾合焉與隱公初年同矣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不會于鹹故也行人者所以通命也執之而侵其國以是求伯術斯下矣楚執宋君以伐宋齊執衛臣以侵衛桓文不爲也故曰今之諸侯五伯之罪人也

齊侯衛侯盟于沙

懼而從之也侵之而遂從者衛亦欲叛晉也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求伯也鄭衛皆從又脅魯也許氏翰曰齊景棄晉之衰不思務德以懷諸侯而欲以力征定伯是徒知時之或可而不知已之不可者也

九月大雩

再雩旱甚也皆大頻僭也

春秋義

卷十四

十一

冬十月

八年 己亥 秋王十八年

春王正月公侵齊

報齊之伐也非計矣夫齊魯之不敵久矣內有強臣而外構怨于強鄰其可乎蓋是時三家從晉而使公結怨于齊以危之也

公至自侵齊

遽至公不欲侵也

二月公侵齊

再侵愈非也蓋公本不欲侵齊故往而輒來三家者不之許也故來而又往進退制于其臣明知其不可而不敢不從也

三月公至自侵齊

曹伯露卒

隱公通之弟也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報二侵也易曰自我致寇又誰咎也

公會晉師于瓦

公嘗如晉不得入也聞晉師之在瓦而往會之庶幾得見之

春秋義

卷十四

十二

也非禮矣所以求晉者愈卑矣

公至自瓦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惠公吳之子也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討其從齊也許氏翰曰招攜以禮懷遠以德鹹沙之盟諸侯已攜又不務德而以力劫之其何能伯之有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晉故也三家從六卿之令也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結叛晉也侵之而愈叛君子是以知兵之無益也

從祀先公

或曰從順也躋僖公爲逆祀今順之也或曰昭公未得入廟今始從祀也胡康侯曰陽虎專將殺季孫斯而亂魯國託於正以售其不正也特書於盜竊寶玉大弓之上見事出於陽虎也

春秋義

卷十四

主

盜竊寶玉大弓

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也成王所分以鎮魯也非盜所能竊也而竟竊之此非常盜也傳曰陽虎取之以出是也然則何以不書陽虎陪臣之名不登于冊有爲亂焉則盜之罪致盜者也陽虎將殺季孫不勝而後出事莫大焉然則何以不書季孫亦盜也以盜殺盜其勝負不足紀也惟竊寶玉大弓則國之大故而魯侯之失政致之也春秋重宗器盜陽虎罪魯侯而畧季氏皆天子之事也

九年 庚子 敬王十九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定公寧之子也

得寶玉大弓

盜所竊也何以得盜還之也徒得所竊而已不得盜也國之重器盜取之則取之盜還之則還之幸其自得而不復詰盜無政刑也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春秋義

卷十四

十四

謀伐晉也

秦伯卒

景公子也不名史失之

冬葬秦哀公

始葬秦也不與吳楚同削者未僭號也

十年 辛丑 敬王二十年

春王三月及齊平

釋侵伐之怨也公本不欲侵齊制于三家而爲之茲何以能及齊平魯用孔子也聖人一用而君行其制臣從其令內安

其國外睦其鄰也觀孔子相魯首及齊平則知講信修睦國之要務而一切權謀功利之說徒紛紛而多事也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

公始自爲政也會齊侯親之也齊魯唇齒也親齊則魯無事矣會而不盟不煩盟也孔子相禮動無過舉禮成信著不煩盟矣觀於及齊平而不盟則知爲國以禮服物以誠侵伐可以無用詛盟可以不作益大道之行規模宏遠矣經不言盟而傳言盟誣也凡若此類信經不信傳可也

公至自夾谷

春秋義

卷十四

五

晉趙鞅帥師圍衛

趙本訥曰討五氏之次也不討齊而圍衛怯大而陵小也李氏廉曰以伯主而圍與國者宋襄圍曹趙鞅圍衛而已晉自召陵以後凡用兵書侵義不足也今圍之而不服力亦不足矣

齊人來歸鄆龜陰田

服義也歸田不言來者魯請之也此言來非魯請之也齊強于天下伐盟主虐與國一見孔子而來歸田者禮之所動誠之所感存神過化人莫能測也於此見人皆可與爲善而聖

人之道之大也于此見三代之可復而王道之可行也李氏廉曰聖人以王道化齊而齊景服義以王道用魯而三家墮邑變齊變魯之幾畧見於此矣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郕叔孫之邑也圍之何叛也陪臣之名不登于經言圍則叛可知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陪臣之叛大夫教之也孔子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平王失政而諸侯專自隱至昭十世矣宣公竊國而大夫專自宣至定五世矣故終於陪臣執國命也

春秋義

卷十四

六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再圍之不服也大夫強於公室陪臣強於大夫也故曰三桓之子孫微矣

宋樂大心出奔曹

宋公子地出奔陳

凡書奔者君少思臣與有罪也王彥光曰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尋鹹沙之好爲衛謀晉難也

叔孫州仇如齊

拜田也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

胡康侯曰其弟云者罪宋公嬖向魋以失弟無親親之恩暨云者見辰帥其大夫以出奔無尊君之義又以見仲佗石彊見脅于辰無大臣之節也

十有一年 壬寅敬王二十一年

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蕭宋邑也奔書弟罪兄也叛書弟罪弟也書及別首從也弟

春秋義

卷十四

七

而忍叛其兄則大夫又其次矣故以辰首惡也再書佗彊罪同叛也弑父與君不可從也前從之奔已非矣又從之叛是自陷于賊也地先奔而同叛結黨也自陳陳有奉也黨叛也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不書叛蒙上也四叛在蕭大心自曹來叛可知也書入逆辭也自曹曹有奉也異奔而同叛者見四叛之勢盛而附之也計強弱而不計順逆天下所以亂也

冬及鄭平

釋侵鄭之怨也侵齊侵鄭非公意也制于三家也今及齊平

又及鄭平者公自為政而三家不敢抗也齊鄭與晉為難平齊平鄭而晉不討者以禮事大而不招侮也好事盟主而釋怨四鄰將使講信修睦而歸於無事聖人所以仁天下也如有用我其為東周信有徵矣豈直魯國大治已哉

叔還如鄭涖盟

平故也公平齊而州仇如齊公平鄭而叔還如鄭臣始從君之令也

十有二年 癸卯敬王二十二年

春秋義

卷十四

大

春薛伯定卒

獻公穀之子也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郕

墮毀也逐其叛臣而遂毀其城也自城之而自毀之聖人迎其機而導之也夫始之堅其城也欲據之以叛公室也今乃陪臣據之以叛焉是城之以自衛者適所以為盜資也聖人迎其機而導之使自墮之則陪臣之所以叛大夫者絕而大夫之所以叛公室者亦絕矣是公私之利也事必有機無失

其會雖難亦易以公室之積弱而能使三家自墮其邑亦可謂必無之事矣而竟有之於此見聖賢之經濟而天下事無不可爲也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罪衛也特相會而私相伐無伯也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費季氏之邑也自墮之叛故也一卿墮邱而二卿墮費費強也昔季友敗莒師公賜之費季氏大城之以爲魯患數世于茲矣今自墮之是不敢私其有而復強幹弱枝之勢也沉疴

春秋義

卷十四

尤

頓起積弊頓除魯國之政燦然矣

秋大雩

孔子在而大雩何也季孫不信孔子也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故墮三都至墮費之後而季孫疑焉疑孔子弱已以張公室也夫聖人之爲此者固爲公室亦未嘗不爲三家也家無藏甲邑無百雉之城古今之通義也公室弱大夫專陪臣叛固魯之害亦非三家之利也陪臣順大夫從公室張固魯之利亦未始不除三家之害也利者義之和也聖人守禮本義以圖萬世之安而爲彼此之利非爲權謀以欺人也季孫

不知大義而疑孔子之欺已故自是成不墮而孔子去矣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結叛晉也大雩而盟魯之故態復作矣不用孔子故也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

欲墮而不克也成孟孫氏之邑也墮邱墮費三家自欲墮也孔子行乎季孫也公圍成三家不欲墮也季孫不信孔子也

春秋義

卷十四

二十

朱子曰三家孟氏最弱季叔爲強強者墮之而弱者不墮強者不覺而弱者覺之故也

公至自圍成

以圍至未嘗墮也

十有三年

甲辰秋王二十三年

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欲伐晉而不敢也屢書次罪齊衛也

夏築蛇淵圍

不時且非義也圍成不克而築圍志不及國也孔子去矣三

家之故智復作而定公之志荒矣

大蒐于比蒲

魯自作三軍公室無兵孔子爲政而公復有兵上書公圍成是也今孔子去矣大蒐于比蒲者三家復分公室之兵而閱軍實以自張也非時非地猶其末也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高息齋曰屢伐曹曹不叛晉故也靈公志在軍旅而不知以禮爲國故亟戰也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春秋義

卷十四

圭

荀寅士吉射逐之也入于晉陽拒荀士也其書叛何也擅據邑以興兵也荀范擅伐趙氏固有罪矣鞅苟有人臣之禮也者懇于其君可也而遽稱兵是叛也後世猶有借口于此以清君側之惡者皆春秋之罪人也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晉爲趙氏故逐之也入于朝歌據邑以拒君也臣之有土君賜之也而據以拒君罪不容誅矣家則堂曰臣不忌君未有不亂者也晉大夫不忌其君久矣林父逐君晉大夫羽翼之意如逐君晉大夫又羽翼之助亂臣者欲爲亂者也叛之由

來者漸矣李氏廉曰晉之六卿二荀氏荀寅中行氏也荀躒知氏也士氏即范氏也范氏中行氏自此亡智氏後亡故止韓趙魏分晉也

晉趙鞅歸于晉

韓魏請之也書之譏釋叛也汪德輔曰書趙盾弑君又書趙盾侵陳書趙鞅叛又書趙鞅歸譏不討罪也

薛弑其君比

胡康侯曰稱國以弑當國大臣之罪也

十有四年乙巳敬王二十四年

春秋義

卷十四

圭

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楚復滅國吳有越難故也國有以勝而弱亦有以敗而強也

楚嘗圍陳而納頓子今乃滅頓者頓會於召陵故也會于召

陵從中國也楚滅之而中國不救君子傷之陳與焉從夷也

夏衛北宮結來奔

戌奔陽奔結又奔大臣皆奔靈公獨與南子處乎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斯其徵矣然而春秋治其下者君臣之義也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君雖不道臣不可以不忠如是而後

天下之君臣父子定也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

不書爵者二國僭號故削之也於越入吳又敗吳不知禮義而惟力是逞也吳驟興而甚于楚越驟興而甚于吳中國不振而夷狄橫春秋傷之

吳子光卒

諸樊之子也弑僚而代之者也敗而遂卒因敗而卒也不書滅者敗而後卒也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春秋義

卷十四

重

謀救范中行氏也列國之黨叛臣久矣曾親被其毒而不之改也何哉

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宋始從齊也

天王使石尚來歸賑

祭肉也腥曰賑熟曰燔汪德輔曰成肅公受賑于社是助祭而受俎實也宰孔賜齊侯胙以有功而加殊禮也魯不助祭又無功來歸賑非禮也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大臣屢奔世子又奔衛亂甚也凡書弟奔者罪其弟兼罪其兄也書子奔者罪其子兼罪其父也子無去父之義世子而至于出奔虧子道矣然為人父而至於奔其子其不善為父可知也君子是以知色之為禍烈也宋景公以向魋之故奔一弟與四大夫而宋亂衛靈公以南子之故奔一子與四大夫而衛亂比而書之可為戒矣

衛公孟彊出奔鄭

彊屢帥師用事之卿也亦奔衛無親臣矣

春秋義

卷十四

重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書自蕭明久叛也據邑抗君四年於茲矣不勝而後出奔惡辰也書奔罪宋失賊也書來奔罪魯容賊也亂臣賊子事成則弑君而竊國不成則有地以容身斯易於為亂矣罪容賊所以止亂也

大蒐于比蒲

將以伐邾也

邾子來會公

懼兵威也不書地在比蒲也李氏廉曰遇于穀蕭叔朝公蒐

于比蒲邾子會公皆非其所也

城莒父及霄

志勞民也不書冬闕文也

十有五年 丙午敬王二十五年

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既會之又朝之非禮也不自強而求人其能國乎

鼯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牲變也不書所食非一處也牛死因食而死也牲變天不享也不郊可也改卜牛好僭也

春秋義

卷十四

圭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以會于召陵故也凡從晉者楚皆滅之而晉不能救也是故

江黃之滅君子罪齊頓胡之滅君子罪晉

夏五月辛亥郊

用改卜之牛郊也五月郊不時也

壬申公薨于高寢

非所也

鄭罕達帥師伐宋

宋鄭皆從齊間無他故而鄭伐宋蒙自鄭作也乘宋亂也

齊侯衛侯次于渠陳

謀救宋而不果也齊新與宋而舊與鄭為宋而出為鄭而止也

邾子來奔喪

諸侯之喪士弔之大夫葬君奔喪非禮也

秋七月壬申如氏卒

哀公母也不稱夫人哀公未稱君也不稱薨未成夫人也然則何以卒哀公已即位也君母也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春秋義

卷十四

圭

九月滕子來會葬

非禮也魯受之亦非也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

譏不克葬也為雨止無備也

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慢也下昃葬不虞矣非禮也

辛巳葬定姒

何以葬有子則廟廟則書葬也不稱小君非小君也凡待妾母之禮如是焉足矣夫人薨之而小君葬之者皆非也此從

夫諡亦非也是亦夫人之禮也

冬城漆

庶其以來者也城之將以伐邾也

春秋義

卷十四

壬

春秋義卷十四終

春秋義卷十五

合河孫嘉淦錫公著

海陵 俞 燕為光編訂

受業

天長王者輔近顏

全校

白門何夢篆耕遲

哀公

定公庶子母曰定姒

元年

丁未歲王二十六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非禮也

春秋義

卷十五

一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報柏舉之役也陳從楚罪陳也陳蔡一體之國也不惡傷其類乎且唇亡齒寒之謂何而圍之也隨始見者吳入郢楚子奔隨隨免之故德之使列於諸侯也許復見者楚封之也聖人書之若固有之者周末嘗滅之也陳滅而書陳侯蔡滅而書蔡侯許滅而書許男不與諸侯之得滅之而得封之也天子之事也

魃風食郊牛改卜牛

牲變也

夏四月辛巳邾

牲變則可以已矣而不已好僭也

秋齊侯衛侯伐晉

伐盟主也二國之次屢矣欲伐晉而不敢也今敢伐者與荀

寅士吉射合也黨叛臣也許崧老曰楚得專封王道盡矣晉

受眾伐伯統亡矣春秋之變至是而窮矣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邾之事魯謹矣來會來朝而奔喪凡可以求免者無不爲也而不得免焉政在三家也強臣利於得土而不顧義敢於稱

春秋義

卷十五

二

兵而不忘君也

二年 戊申 敬王二十七年

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鄆東田及

沂西田

三卿盡出公無軍也三卿並將不相下也同伐邾將瓜分邾

也前取邾田自鄆水矣又取鄆東又取沂西以區區之邾魯

三納其叛而三取其田不至於盡不止也甚矣三家之惡也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曷爲三人伐而二人盟田入於季氏也二家無所得焉故怒

猶未息而季孫要之使盟也觀於季孫卒而二家復伐邾則

其事可知矣汪德輔曰內臣並使始於公子遂叔孫得臣如

齊未嘗並將也內臣並將始於戰鞏未嘗並會也內臣並會

始於季孫宿叔老會吳未嘗並盟也至於並盟則魯大夫與

列國之君等矣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襄公惡之子也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

不喪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佗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

是奚其喪

春秋義

卷十五

三

滕子來朝

懼伐邾之威也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書世子奔宋靈公不父而蒯聵不子也書納世子于戚蒯聵

不父而輒愈不子也世子者當有國者也然既得罪而奔矣

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且今之立者亡人之子也父有國

傳之子子立猶已立也而必爭之不父也然父雖不父子不

可以不子輒者蒯聵之子也父逐而不能復之王父死而不

能辭國既立而不能迎之父來而反拒之乎書納內弗受也

帥師以納而僅至於戚堅於弗受也蒯聵殺母猶疑似也輒至稱兵以拒父則不啻弑父也故曰愈不子也孔子爲政必先正名名莫大於父子使父子可矣程子曰蒯聵得罪於父不得復立輒亦不得背父而自立爲輒計者委於所可立而身從父則義矣故曰伯夷叔齊古之賢人也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晉鄭戰晉始卑也與鄭匹矣皆言帥師其衆等也戰於鐵鄭來助荀士也書鞅及罪鞅也鄭黨亂而鞅以亂禦亂也

冬十月葬衛靈公

春秋義

卷十五

四

亂是以緩也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

州來吳所滅也蔡遷焉避楚而依吳也不能自立而遷以依人庸有濟乎且吳猶楚也因失其親矣

蔡殺其大夫公子驍

三年 已酉 敬王二十八年

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圍蒯聵也蒯聵有國則衛入趙氏故齊主是役也家則堂曰齊景公黨荀范以抗君助衛輒以拒父所謂倒行逆施者也

衛亦圍戚不知義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而從君於昏也所謂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臣不臣者也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志變也桓僖親盡而當祧宮猶存非制也宮室非制者恒災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可以知天人之理合矣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志勞民也許崧老曰地震廟災變異弗圖而取田城邑兵役相繼可謂不畏天命矣季明德曰啓陽故邾國也邾人襲邾

春秋義

卷十五

五

邾子從祭於邾地在邾東而近於費魯取邾東沂西之田則啓陽入於季孫故城之

宋樂髡帥師伐曹

以曹受樂大心故也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桓子也意如之子也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罪專刑也杜元凱曰公子驍之黨也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哀公之子也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既與之盟矣而又圍之棄信義而惟利是圖也季孫死而二家圍邾則句繹之盟季孫要之也

四年 庚戌 敬王二十九年

春王二月庚戌盜弑蔡侯申

書盜微者也不書其君盜不得有其君也猶書弑下殺上之辭也人君而盜得弑之無備也或書殺誤也前有蔡侯申矣孫與祖同名亦誤也

春秋義

卷十五

六

蔡公孫辰出奔吳

疑盜之發自辰也陳君舉曰書公薨夫人姜氏孫於邾公子慶父出奔莒則夫人與慶父與聞乎弑矣書盜殺蔡侯申蔡公孫辰出奔吳則辰與聞乎弑矣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罪專執也伐曹伐鄭執小邾宋與齊爭伯也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罪專殺也殺姓與霍辰之故也蔡侯之弑不得主名推尋事

跡疑其出於三子故奔辰而殺姓霍也千秋之疑聖人斷焉

盜弑而辰奔盜發自辰可知也蔡人以弑君之故而殺姓霍是以賊討也然而不去其大夫者明非賊也已逃之奸聖人誅之莫白之冤聖人雪之春秋所以爲經也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罪晉人也季明德曰蠻爲楚所陵自拔投晉晉乃助楚爲虐人誰賴之胡康侯曰歸於楚者猶曰京師楚也晉主夏盟不競至此春秋惡之

城西郭

春秋義

卷十五

七

不時也杜元凱曰備晉也

六月辛丑亳社災

亳社殷社也昔湯作夏社爲後鑒也武王克殷頒殷社於諸侯故國有兩社有周社有亳社傳曰間於兩社是也亡國之社屋之不受陽也記曰亳社北牖使陰明也災則無屋矣故志之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悼公寧之子也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亂是以緩也

葬滕頃公

五年 辛亥敬王三十年

春城毗

不時且非義也往年城莒父及霄又城啓陽又城西郭又城毗又城邾瑕蓋三家悔向之墮郕與費也而益大城其邑所謂過而不改而又甚之者也

夏齊侯伐宋

爭伯也王氏貫道曰齊方挾諸侯以伐晉而宋人伐曹執小

春秋義

卷十五

八

知子故齊侯伐宋

晉趙鞅帥師伐衛

為蒯聵伐輒也家則堂曰國夏圍戚助子拒父趙鞅伐衛助父伐子齊固失矣晉亦未為得也卓去病曰是時齊晉爭伯而衛堅於從齊蒯聵士吉射鞅之仇也而衛庇之故鞅納蒯聵欲得衛以弱齊而離荀士之黨也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莊公光之弟也孔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

冬叔還如齊

弔且會葬也使卿非禮也

閏月葬齊景公

書閏月譏計閏也喪事不計閏閏月葬非禮也

六年

壬子敬王三十一年

春城邾瑕

邾瑕者邾之瑕也魯城之取之邾也取之邾而仍繫邾者不予魯之得取之也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春秋義

卷十五

九

屢用師於鮮虞厭晉也薛士龍曰晉伯之衰皆由陪臣封殖貪伐鮮虞故也

吳伐陳

陳與楚故也書之志吳禍之及中國也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高國皆奔齊其為陳氏矣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殺高國而崔杼弑奔高國而陳乞弑春秋之

垂戒明矣

叔還會吳于柤

吳在相叔還往會之始事吳也楚強事楚吳強事吳罪魯也魯會楚而有蜀之匱盟魯會吳而有黃池之兩伯其責有所歸矣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楚昭王也平王棄疾之子也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

陽生不稱公子爭國也繫齊宜有齊也陽生長而荼少也書

入逆也陽生長而惡其入何也父命立荼也荼弑而陽生立

是陽生弑之也書陳乞何也制在陳乞也乞逐高國而執兵

春秋義

卷十五

十

柄使乞不弑陽生無能為也以乞首惡紀實也然陽生入而

陳乞弑陳乞弑而陽生立則陽生與弑可知也加陽生以弑

君則陳乞之罪不明書陽生入齊而陳乞弑君則陳乞之罪

明而陽生之罪亦明矣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屢伐邾志於滅邾也

宋向巢帥師伐曹

屢伐曹志於滅曹也

七年 癸丑 秋王三十二年

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報罕達之伐也春秋之初宋鄭構怨今復其始也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復伐輒也屢侵伐而衛不服晉弱也伯主夷於列國矣

夏公會吳于鄆

卿會之君又會之畏之甚而事之勤也晉夷於列國而吳奔

走諸侯春秋傷之

秋公伐邾

公室無兵矣何以能伐邾此三家之意也三家屢伐邾而得

春秋義

卷十五

十一

其地今將執其君乃使公尸之所謂利則歸已過則歸君者

也書公伐邾公也不自制命而從臣於不義失君道矣故罪

公正其本也

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入人國而執其君罪公也邾子名失國也不書滅邾未滅也

宋人圍曹

屢伐而又圍之暴甚矣上無王下無伯弱之內強之食而已

矣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報皇瑗之侵也假公以濟私也然而猶書救者與人爲善也
聖人救世之心切矣

八年 甲寅 敬王三十三年

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入國而執其君惡宋也圖書人大夫將也入書爵君將也不
書滅曹未滅也魯入邾而執益宋入曹而執陽其事同也周
德而既衰矣控於大邦誰因誰極君子是以思桓文之功也
吳伐我

邾故也不言鄙而言我寇深矣至於城下也寇深矣而不言

春秋義

卷十五

十一

戰者魯服也盟於城下也雖諱之而不沒其實春秋之書法
也不言救邾者吳志在服魯不在於救邾也

夏齊人取譚及闚

邾故也魯固罪矣齊乃因之以爲利庸愈乎

歸邾子益于邾

胡邦衡曰畏吳與齊故也黃若晦曰魯以不道肆虐於邾天
道好還物極必反吳攻其國齊取其田不勝困挫乃歸邾子
易所謂不威不懲者也小人哉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悼公成之子隱公乞之弟也

齊人歸譚及闚

歸邾子故也不言來歸者魯請之也

九年 乙卯 敬王三十四年

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止

悉虜而俘之曰取甚其譎惡其盡也李氏廉曰春秋之末書
取師者二著其禍之大者也長平之坑由來漸矣

春秋義

卷十五

十二

夏楚人伐陳

陳從吳故也吳楚爭陳蔡齊晉不過而問焉春秋傷之

秋宋公伐鄭

既取其師又伐其國乘勝肆虐而不知止也

冬十月

十年 丙辰 敬王三十五年

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罪益也前已失國幸而復焉又不能君而至於奔且復來魯
無志也

公會吳伐齊

吳伐陳伐我又伐齊猶夏愈甚矣公會之病公也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陳乞弑荼而立之者也

夏宋人伐鄭

屢伐鄭惡宋也

晉趙鞅帥師侵齊

齊助衛輒而黨荀范故也書之惡伐喪也

五月公至自伐齊

春秋義

卷十五

四

高息齋曰聞喪而還可矣久不歸制在吳也

葬齊悼公

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

自齊有奉也書歸內受之也李氏廉曰彊蒯瞶之黨也今歸

於衛必棄蒯瞶而從輒也大臣反覆春秋惡之

薛伯夷卒

比之子也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

復爭陳也爭而不得吳強也

吳救陳

書救善吳也救在夷狄責在中國也

十有一年 丁巳 敬王三十六年

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會吳伐齊故也書伐我寇深也吳伐我齊伐我兵至輒造其

國都者公室卑而大夫不相能也齊背喪而伐人亦非也

夏陳轅頗出奔鄭

陳危矣又奔其大夫君臣同責也

春秋義

卷十五

五

五月公會吳伐齊

齊之伐我我致之之又會而伐之是惡人伐而不惡其所以

伐也屢書會吳伐齊病公也黨夷猶夏也

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書吳敗齊獲中冓也以齊主戰罪書也無所以勝吳者而輕

與之戰是以國與民倖也戰不書公蒙上也言及公吳則不

辭書會伐則與戰可知也吳之爭伯魯與有力焉深罪公也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頃公結之子也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公孟軻逐之也

十有二年 戊午 敬王三十七年

春用田賦

用者不宜用者也田賦計田而出財賦也稅畝則加粟矣止甲則加兵矣田賦則加財矣厲民之政至此始備後世奉以爲成憲則哀公始作俑也孔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井田必廢而爲阡陌助微必變而爲財賦財賦一用而加

春秋義

卷十五

七

派科斂之法將百出而不可止矣特書之憂之也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昭公夫人也不稱夫人魯不夫人之也季氏逐昭公并不禮於其夫人也書孟子因其稱而稱之也陳司敗曰君娶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是也據實書之而昭公之失禮三家之不臣具見矣

公會吳于橐臯

屢書會吳病公也吳之伯魯爲之也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鄆

爲吳致宋衛也吳敗齊於艾陵魯故也會於橐臯尋卽好也會於鄆邀諸侯使從吳也齊敗於吳魯宋衛皆從吳則晉殆矣故黃池之會晉亦從吳晉天下而皆從夷者魯倡之也三家六卿比而爲惡久矣今乃棄晉而事吳者吳強而晉弱也

小人勢盡而交疎君子惡之

宋向巢帥師伐鄭

惡宋也李氏廉曰自皇瑗取鄭師之後書宋伐鄭者再亦可以釋怨矣而向巢之師復起宜其有出之敗也佳兵不祥其事好還信哉

春秋義

卷十五

七

冬十有二月螽

記異也周十二月建亥月也非螽時也

十有三年 己未 敬王三十八年

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岳

報雍丘之役也桓文之師猶有節制不尚殺也宋取鄭師鄭取宋師始構怨而盡殲之矣兩書取師罪多殺也春秋之所以爲戰國也

夏許男成卒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吳伯也不書晉侯吳子者晉未嘗先吳也不書吳子晉侯者聖人不忍也故書及內外之辭也吳之先晉見而聖人之內中國而外夷狄亦見矣故曰聖人之情見乎辭也書公會罪公也吳之伯公左右之也晉爲盟主魯望國也而皆從吳晉中國而爲夷也故春秋終焉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楚復爭陳吳有釁也

於越入吳

間吳之在會也吳入楚而越入吳吳會晉而越入吳出爾反

春秋義

卷十五

大

爾也抑罪吳之不備近患而事遠畧也吳先晉楚伐陳越入吳楚吳越三國迭興而中國不振也世變極矣春秋可以終矣

秋公至自會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服於夷狄而侵兄弟之國晉爲無望矣屢侵衛伐輒而納蒯賁也曼多帥師從趙鞅之令也韓起趙鞅先見於經而曼多繼之魏斯韓虔趙藉爲侯之漸也

葬許元公

九月螽

灾也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異也不書宿名不加宿也

盜殺陳夏區夫

盜殺國卿亂無政也吳先晉楚伐陳越入吳盜殺蔡君又殺陳卿蠻夷猾夏寇賊奸宄王綱不振伯統亦絕中國不可爲矣春秋可以終矣

十有二月螽

春秋義

卷十五

尤

異也不時也九月螽十一月孛十二月又螽陰陽錯亂之極也人事亂於下天道亂於上吾爲東周其無望矣春秋可以終矣

十有四年

庚申敬王三十九年

春西狩獲麟

異也麟祥也何異焉出非其時也獲者力得之辭麟死於兵也麟者文明之瑞也不時出而又見獲天之將喪斯文也道其不行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絕筆獲麟有以也聖人之窮也悲夫

春秋義卷十五終

春秋義十五卷

山西巡撫
採進本

國朝孫嘉淦撰嘉淦字錫公興縣人康熙癸巳進士

官至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諡文定嘉淦以春秋

一書比事屬辭經本甚明無藉於傳乃盡去各傳

反覆經文就事之前後比而屬之尋其起止通其

脈絡其事俱存義亦可見至日月名氏爵諡之間

則不復爲之穿鑿然大抵以公羊常事不書之說

爲根本於春秋本旨未能盡愜後自覺其失旋燬

其板此猶其初刊時所印行云

語詳楊方達春
秋義補注條下

春秋集傳十卷首一卷

〔清〕李文炤撰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四爲堂刻李氏

成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春秋集傳

十卷》提要

春秋集傳

世之碩人傑士不必皆試之事而後顯也然世亦有蘊藉在中不試之君子而即不見者究其人必非本無可見抑又非隨在不可自見也古今來有學有行之人原不詩著述而顯而著述其顯者也初余玉星沙見倪孝通君極口述及其鄉之前輩

李元朗先生先生強學力行終其身不可強以仕凡鄉鄰中後進之士聞其風者即莫不於其書之所存喜而讀之方其死沒即其於其社祭以報之其其人平時既能無事而不談又嘗出所見以論著居經凡他書所傳必多鐫諸板以行世矣先生之墳柳君玉星自幼受學於先生

之門今於其子定春秋集傳一書免復
刻而傳之乃為問序於余之親世之言
春秋者三傳而外於唐則有之家宋則有
擇於程伊川而原父諸儒其他論解
疏說變遷不可以十百計今先生合
諸傳註彙而集之刪其齟齬復斷以
己意凡所立粹然一出於正以是書之作者

十

皆以有用於世非若後世徒事著述碑
碣無所表見者之為然正惟其人者足以
當世用者乃能於古人詩書中獨見其大
而不局於細其不輕於一試正其有可見
之行事者如余之考之非徒以言見
先生之合於其鄉人之公好益以見先
生無所之德意不減於人心因予揣固

陋而謬為一言以序之
乾隆十三年歲次戊辰冬月上泮
賜進士出身原任翰林院編修加一級
欽命巡行整理江南上江鳳潁泗等處
地方宣諭化導使奉兩科順天鄉試主成
科文武會試三次同考官
特旨召對內廷四次同修

國史重元明史綱目館纂修官掌書
趙南岳撰書院桂海學堂明懿
頓首撰



春秋集傳小引

煌幼習舉子業從塾師受春秋以為本經嘗博搜四傳兼考諸家茫乎未之有得也一日侍坐先生側語及是書因舉數說就質先生曰子攻專經而泛覽若是可謂勞矣昔黃齋隔問程叔子如何看春秋答曰以傳為案以經為斷又云以傳考經之事實以經別傳之真偽至哉言乎學春秋之準繩也余反覆玩味歷有年所

春秋集傳卷之首

序

如

始克訂為成說因手授一編曰子歸而求之則聖人筆削微意庶幾剗然解耳煌袖歸卒業則見其於叙事也取左氏之簡要其於斷案也取公穀文定暨先儒之精液間有未備者則出以已見敷陳妙義程子所謂大義數十炳如日星者真如日星之燦著而其所謂惟微辭興義為未易曉者亦且無微之不闡無兵之不闢矣倘非有得於宣尼之心孰能披豁至是哉今先

生迹已閱一紀煌亦唐喪歲月雖靈魚研鑽常

勤五夜而鵬程踴躍莫奮三千其為孤負先生之期望惡顏滋甚顧煌思之先生之著述非欲藏之名山將以昭茲來許與其秘之篋笥作傳家長物曷若付諸梨棗公海宇同好爰解素囊請工剗剗因付記於後用表煌夙昔契先生之情竅且誌先生搜羅刮剔之苦心俾同志之君子得有所考焉云爾

春秋集傳卷之首

序

五

乾隆丙寅歲九月上浣之吉日受業子壻柳煌

薰沐謹識



春秋集傳弁言

剛風左旋無停機七曜疾徐何紛若由來大運有
隆窪三五相推代昏祿火輪東轍駢桑榆耀眾
垣爭閃爍乾綱紐解坤軸搖西歸好音久不作于
時東山老布衣掩映泣麟動筆削繫將命討還天
公一十二君重斟酌綴編糾挈六典裁性天與安
微言劃宇宙生心變在手游夏待替一詞莫左史
雙盲高赤迂下逮陸吹落穿整片日後來諸老翁
春秋集傳卷甫

片

六

飛蟲有時亦弋獲魚目續珠竟錯陳其間妙義誰
披豁吾兄掉臂百家中妙契淵源心印合羣言蒼
萃瑀璜聯曠解晶瑩璞玉琢炳日尼山燈一擎有
如日星輝河岳結璘拜手慶重光金背蝦蟇潛幽
壑孰謂空言寄簡端衮鉞森上在毫末

愚弟芳華拜稿



贈言

氣運善翻覆天地若無權拄撐不有人兩儀久隘
焉尼父生三季結想唐虞前目擊時事非自不勝
嗚咽斧柯不在手扼腕東山巔且滋萬世懼奮筆
寫心傳六典存王迹用意含毫先筆削適時中一
一見公平變化生乎心命討天宛然游夏莫與贊
百代誰與傳左氏失竅會高赤坐頗偏何怪千載
下啖胡起鑿穿茫如墜烟霧湔洗費煩擢多君瘁
春秋集傳卷甫

片

七

心力蒼卒盡真詮何如瀾重翻獨探淵之泉何如
月以蝕獲觀光且圓發揮極性命乃見天心全空
言寄行事長嘆撫遺編

同邑研弟周正拜藁



春秋集傳序

程子曰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乎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運周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迹亦私意妄為而已事之謬秦至以建亥為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

春秋集傳卷之首

序

人

知有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之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制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為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論曰游夏未能贊一辭之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爾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貶善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

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

也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識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更其學不傳子悼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

春秋集傳卷之首

序

九

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與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夫

今按春秋議道之書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分而為三綱而人遂各戴其天焉天子以之平天下諸侯以之治其國大夫以之齊其家士庶人以之脩其身而宇宙無不得所之物矣皇古以來君師代你成周有制六典昭垂融融洩洩其罪天理之充周即莫非道術之經緯不誠為太和

之運哉東遷以後下陵上替卿尹之擾攘而百官失其統邦國之吞蝕而四海失其均世官用而賓興之法失稅賦增而養民之意衰僭竊刑仍而禮樂變矣爭奪無已而侵伐擅矣盜賊日滋而刑罰縱矣田邑踰制而疆理壞矣舉六典之所載者皆紊而廢之則道術不用而智力相競亦其勢然也孔子生乎其時夢想周公而不獲一試於是因魯史而作春秋以成周之道術治成周之臣民掃陰而晦靈之積沴指示以太

春秋傳卷之百

序

虛之本體而宇宙之太和在其手矣蓋其心如天之於萬物包函徧覆以知則易以能則簡故形於言者絕無委曲煩擾之迹隨其所發莫非性命之精微無我故也後之儒者不能得聖人之心而思窮聖人之言訐以爲直微以爲智舍康莊而入於荆棘之中又何道之能議耶伊川程子畧舉其端求竟其緒私淑其學者遞相闡明譬諸以管窺天而終不能見其全體竊不自量哀集之擇取之間亦附已意而足成之雖未

知於聖人之意果何如而諸儒之穿鑿傳會則盡去之矣嗟夫宇宙之綱維一而而已純之則爲王駁之則爲霸氣化之遷流不能不迭興於其間聖人未嘗不欲一切以道繩之而僅寄一綫於簡冊之中此聖人之所深悲也使凡有天下者與夫有國有家有身者讀其文推其意而思其義一念之懷不啻華袞之加也一念之欺不啻斧鉞之至也則日用云爲無適而非春秋即無適而非聖心無適而非天理矣撥亂反正

春秋傳卷之百

序

其要於此心一身之五伐既復而後推之於家也可推之於國也可推之於天下也亦無不可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皆本乎大道以符乎六典豈徒二百四十二年之陳迹已哉不然則是史案而已矣則是即抄而已矣時
雍正丁未歲六月丁亥湘川李文昭謹書



春秋綱領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

朱子曰先王之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陪臣家臣也通理愈甚則失之愈速大約世數不過如此○周聘侯曰此章備春秋之始終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是春秋以前事自諸侯出隱桓

春秋集傳卷之四

綱領

一

莊閔僖文之春秋也陪臣執國命則定哀之春秋也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

朱子曰言不得專政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朱子曰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非箝其口使不敢言也○朱子曰此章通論天下之勢愚謂宇宙之綱維人物之主宰皆此道耳得之則治失之則亂是故譽卿材者惑也震霸功者陋也即

僅尊王室者猶未免於固也亦喪諸道而已矣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朱子曰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歷成襄昭定凡五公逮及也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為家臣陽虎所執三桓三家皆桓公之後此以前章之說推之而知其當然也○朱子曰此章專論魯事疑與前章皆定公時語愚謂中夏諸侯多親賢

春秋集傳卷之五

綱領

二

而報功待臣恒失之過厚其弊也怙寵營私卒啓逐君篡國之患惟楚則蠻方也每作城而淫刑待臣恒失之過薄其弊也積怨逞毒亦致鞭笞妻母之辱皆非先王設百官之道也

○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尊卑禮命德

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遇人欲於橫流有去理於既滅為萬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威矣愚謂知孔子者達聖之權者也罪孔子者守聖之經者也以為思出其位任非其職非為下之所宜耳豈指亂賊之黨乎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東萊呂氏曰說之邪也天下所同聞也行之暴也天下所同見也同聞同見而懼者獨孔子焉是何也手足風痺雖加管捶頑然而不知痛無疾之人一毫傷其膚面已頓感慘怛中心達於面目矣人皆風痺而孔子獨無疾宜舉世不懼而孔子獨懼也春秋既成而亂臣賊子懼向者不懼而今者懼果安從生哉亦猶風痺之人倉忙和緩療以鍼石氣血流注復知疾痛疴癢之所在是知非自外至也

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朱子曰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詩亡謂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也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

朱子曰乘義未詳趙氏以為興於田賦乘馬之事或曰取記載當時行事而名之也檮杌惡獸名古者因為凶人之號取記惡垂戒之義也

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此三者皆其所記冊書之名也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朱子曰春秋之時五霸迭興而桓文為盛史史官也竊取者謙辭也公羊傳作其辭則丘有罪焉耳意亦如此蓋言斷之在已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尹氏曰言孔子作

又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朱子曰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興之罪無有以爲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善於此者則有之如召陵之師之類是也

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朱子曰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征之此春秋所以無義戰也。愚按春秋諸侯所僭者會盟侵伐四事會盟猶有講信修睦之

意而侵伐則皆陵弱暴寡之爲此戰國之漸也故孟子特以義裁之

○董子記夫子之言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誦其師說曰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其自言曰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諷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罪故春

秋禮義之大宗也

魯僖開三家擅權之釁晉悼啓六卿分國之禍豈非蒙首惡之名者乎里克欲正君之非而殺其二子寧喜欲蓋父之愆而弑其新君豈非陷於篡弑之罪者乎

○文中子曰春秋之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舍則無所取衷矣

君父之命亦視理爲從違所以常得其平也存亡之迹必執義爲褒貶所以常得其正也

○又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故止於獲麟

麟出非時此氣化之衰也然作經而王道明則以人事而挽之乎故曰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周子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為萬世王若而脩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道者仁義而已法者禮樂刑政而已正王道所

春秋集傳卷之四

綱領

七

此聖人之功也

○邵子曰春秋孔子之制書也功過不相掩五霸將功之首罪之魁也先定五霸之功過而學春秋則大意立矣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四國者也

有過者亦未有大於四國者也不先治四國之過則事無統理不得聖人之心矣五霸而止言四國絀宋襄也齊桓晉文尊周室攘寇戎秦穆復共主之世魯楚莊討中夏之執逆皆其功也然皆假仁義以濟其利欲之私則

其過不可勝數矣

○張子曰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為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

孟子於春秋叙三聖之統正五霸之罪可謂深知之矣先儒若公穀陸賁之徒雖有得有失然而未免於鑿也

○程子曰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詩書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

春秋集傳卷之四

綱領

八

葉氏曰道非無用用非無道然詩書即道而推於用主道而言故曰載道之文春秋即用以明道主用而言故曰聖人之用

○又曰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惟言其法至於斷例則始見其法之用也

葉氏曰律令者立法以應事斷例者因事以用法

○又曰春秋一句是一事是非便見於此此亦窮理之要學者只觀春秋亦可以盡道矣

○又曰春秋傳為案經為斷本注以傳考經之事

朱子曰左傳曾見國史考事頗精只是不知大

義專在小處理會往往不曾講學公穀考事甚疎然義理却精二人乃是經生傳得許多說話往往都不曾見國史

○又曰春秋之法極謹嚴中國而用夷禮則夷之韓子之言深得其旨

○朱子曰春秋以形而下者說上那形而上者去

○又曰春秋皆亂世之事聖人一切裁之以天理

春秋集傳卷首

綱領

九

○又曰春秋大旨其可見者誅亂臣討賊子內中國外四裔而已未必字字有義也想孔子當時只要備二三百年的事故取史文寫在這裏何嘗云某事用某法某事用某例耶

○或人論春秋以為多有變例曰此烏可信聖人作春秋正欲褒貶善惡示萬世不易之法今乃忽用此說以誅人未幾又用此說以寬人使天下後世皆求之而莫識其意是乃後世弄法舞文之吏之所為也曾謂大中至正之道而如此乎

敬齊胡曰春秋之旨以明善惡為人事

○又曰春秋因亂世之事存致治之法是於不善中發明至善之理

○又曰霸者雖有功於當時然三綱五常卒扶不起故仲尼作春秋以明之

○又曰天理人欲莫辨於春秋聖人筆如化工據事直書而是非善惡纖芥莫逃學者深察明辨則克已復禮之功不假他求也

春秋集傳卷首

綱領

十

○又曰讀春秋使人自然戒懼不敢萌一私意

○又曰讀春秋便見得君是君臣是臣父是父子是子長是長幼是幼夫婦朋友截然分明其於天道人事分殊理一無不明備此是聖人手段

○又曰春秋天理之準的使孔子得行其道必參酌百王之法大備典制為萬世準則道既不行故寓二百四十二年行事於魯史中乃天理之準的也○又曰非胸中有王道不能註春秋下此皆杜撰臆度也

政時並
水改月
故於九
味引周
正而引
商恭為
據然謂
時却與
春秋不
合處處
解不去

春秋集傳卷之二

以爲春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人以爲
正夏以爲春三月微成著以通三統則熊氏曰
大抵周人以夏正並行幽詩周禮則然惟春
秋魯史專主周正傳曰陽生於周禮則然惟春
于即爲秋不改時則何必考行無疑矣使夫
氏曰果用夏變周又何以責諸侯無王之時
二陽之月寅三陽之月故夏商周皆以爲春
亥六陰之月不可爲春矣故行之不久也
敬之周氏曰當時諸侯不王必書王正月以
正之法不曰當必書王正月以正之法不曰
世之元妃卒繼室仲子生桓公欲立之然
也惠公少故隱公攝焉夫諸侯無二嫡立之然
其年尚少其子安得爲適乎然先君既欲傳
子豈可先處之則未盡善也黃氏曰惠公既
位所以處之則未盡善也黃氏曰惠公既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於蔑
汪氏曰聘禮大射禮後魯附庸魯姓
而公食大夫禮又以前後魯附庸魯姓
制也孔氏曰盟者殺牲歃血爲誓於神
有違背於神加殺牲歃血爲誓於神
殺牲於坎上則牲左耳盛以珠盤又取
以玉敦用血爲盟書成乃告神以牲加
日盟辭書於策讀其書以告神以牲加
情先王所不祭也後世盟誓而不信則
諸侯交相盟誓亂世之事也凡盟內爲主

春秋集傳卷之二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鄭武公夫人曰武姜生莊公寤生及共叔段
受段欲立之武姜請於公公弗許及共叔段
位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公弗許及共叔段
甲兵具卒乘以將襲鄭夫京太叔段之公命
帥車二員乘以將襲鄭夫京太叔段之公命
公伐諸鄆五月辛丑太叔段出奔共克段
之辭不稱弟五月辛丑太叔段出奔共克段
臣乎曰夫死從子人道之大經也況國君之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貽
昭公反
命其討曰王者奉若天道故稱天王其命曰
力把持天下者霸也春秋因王命以正王
法稱天王以奉天命愚按周禮有大宰小宰

及外爲主稱會之在魯地雖外爲主亦稱及
來而及之也兩國以土則稱會彼盟而往會
之也楊子克字儀父附庸之君稱字同王臣
而無朝於鄭國有答聘無專往於鄰國有應
兵無討逆嫁娶停而吉祭攝哀服而爲會盟
失而無討逆嫁娶停而吉祭攝哀服而爲會盟
也餘倣此者

胡氏曰無駭不氏未賜族也其書帥師用大衆也非王命而入人國邑逞其私意見諸侯之不臣也擅與而征討不加焉見天王之不君也據事直書而其義自見矣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唐魯地

張氏曰中國諸侯與戎相盟不可之大者也蓋盟刑牲以相誓謂神之殛背約者當如此牲同類爲之且以長亂戎而相與祖一有間隙惟利是視則求小疵而責大信必肆其暴爲國大害故春秋於唐之盟不特謹其日又特書及戎盟深罪隱公之失道也○高氏曰書及者聖人深責魯君而不罪戎也不罪戎乃所以外之也

九月紀履緌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於紀緌音姁姓侯爵

紀須紀

程子曰非命卿皆書名以君命來逆夫人也
在魯故稱女內女嫁爲諸侯夫人則書逆書
歸明重事也來逆非卿公探非卿則不書先
儒之薄也送之者雖公子公探非卿則不書先
儒皆謂諸侯當親迎親迎者迎於其所館他
親御授綏之禮豈有委宗廟社稷而遠適他
國以逆婦者乎詩稱文王親迎於渭朱嘗出
疆也○陳氏曰內女嫁爲諸侯夫人九八見
於經未有書來逆者書逆紀伯姬吾女適人
倫之變著也紀侯失國齊人葬之魯問不及
焉故詳之也

紀子伯莒子盟於密

程子曰國文也當云紀侯某伯宮子盟於宴
左氏附會作帛社預以爲製稿之字春秋筆
大夫在諸侯上者公羊穀梁皆作伯。李氏
曰紀本非子爵則程說亦未至恐子上猶有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穀梁子曰夫人薨不地夫人者隱之妻也卒下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穆子曰薨上塋之聲諸侯國內稱之小君同婦人從夫者也公在故不書葬如此見夫婦之義矣

鄭人伐衛

衛姬姓侯爵康叔後鄭共叔段之子公孫消出奔衛衛人為之伐鄭取廩延至是鄭人報之聲罪致討曰伐之汪氏曰鄭莊志於殺段又欲絕其後嗣而夷之去年鄭人以王師號師伐衛南鄙又請師於邾邾為之請於魯用師不已今又伐衛窮兵黷武遷怒報怨不貶絕而義自見矣

辛酉 周平王五年 三年

也 闕字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春王正月己巳日有食之

程子曰月王月也事在二月則書王三月事
在三月則書王三月無事則書時書者月蓋
有事則道在事無事則在天時天時備則歲
功成王道存則人理立春秋之大義也曰有
食之有食之者也太陽君也而被侵食君道
所忌然有常度災而非與也星辰凌歷亦於
○張氏曰於曆應食而春秋不書者尚多則
日食必在交限其入限者不必盡食若過至
未分月或變行以避之或五星潛在日下
侮以救之或涉交數法或在陽盾陽盛陰
則不食或德之休明而有小背焉則天亦
之隱雖交而不失此四者德之所生也則
之所生乃德之不修也○楊趾菴曰曆法日
月之行一百七十二日始一會同道交錯則
相掩狀如齒齟故稱食食不可見故曰有食
之者未可知之辭也曰為君象故紀日不紀

月然實皆一定之度曆家所能前知但不當
食而食人君失德所致當失而不失人君倫
德所不而適如其度者亦有陽微之象不可
以不懼也日食宜期今不書史畧也天無二
日食為天下書所謂天子之事也餘各不以
其地為異不地則內災也不書事應無所不
慎而矣

二月庚戌天王崩

汪氏曰天玉崩不名不地非畧之天下皆王
土故不地以示無外四海皆王臣故不名以
示獨尊程子曰崩者上墜之形四海之內皆
當奔赴魯君不往極惡大罪不可勝誅不書
而自見也○張氏曰喪服斬衰裳直經杖細
帶冠纓纓管屨三年諸侯為天子之禮也天
王之喪同執紼至為臣子者以所聞先後奔
喪禮也隱公聞喪而不奔春秋以來送終之
禮公

春秋經傳集解

卷之十

十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王朝大夫不遷書尹氏於天子之崩
為魯主故隱而卒之也不名史逸也

秋武氏子來求賻

賻音

吳氏曰子者父老而以子攝行卿之事愚按
尹氏武氏皆世卿也世祿之家不必皆賢亦
不必皆不肖特專任之則政柄分而賢才集
宋之賢相有請裁減任子者識此意也錢財
曰賻所以助葬者○穀梁子曰歸死者曰賻
歸生者賻歸之者正也求之者非正也周雖
不求賻不可以不歸賻雖不歸周不可以求
之求之為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交讓之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古者君薨百官總已以謹於冢宰三年以非
王命而名分不稱使於以謹財則生者通喪而嚴已
君取之臣不臣也夫求而曰貨財則生者通喪而嚴已
若天王之失道也上矢其道則下不臣矣
胡氏曰外諸侯卒國史承告而後書聖人皆
存而弗制春秋天子之事也古者諸侯之邦
父問問殷聘聘聘聘聘聘聘聘聘聘聘聘聘
好以情及告聘聘聘聘聘聘聘聘聘聘聘聘
所以司服為國也周制麻王哭諸侯則大宗伯為
上相司服為國也周制麻王哭諸侯則大宗伯為
令與之卒幣器財用是王者所以懷諸侯也凡
諸侯之卒幣器財用是王者所以懷諸侯也凡
見矣謹則書皆存不削而交鄰國待諸侯也凡
子崩而名諸侯薨而名所以別於天子也

春秋經傳集解

卷之十

十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齊姜姓侯爵
太公望後石

程子曰天下無王諸侯不守信義數相盟誓
所以長亂也故外諸侯盟來告者則書之○
陳氏曰齊鄭合也外諸侯盟來告者則書之○
下之故而後書舊紀不足道也齊鄭合天下
始多故矣天下之無王鄭為之也天下之無
霸齊為之也是故書齊鄭盟石門以志之

矣。獨則書曰：「君則書時有怠於禮而不葬者，有弱其君而不葬者，有討其賊而不葬者，有諱其辱而不葬者，有佑其罪而不葬者，有避其號而不葬者，求殤齊昭告亂書弑矣，而經不書葬，是討其賊而不葬者也。」晉主爰盟在景公時，告喪書曰：「矣而經不書葬，是諱其辱而不葬者也。」魯宋盟會未嘗不同，而三世不葬，是治其罪而不葬者也。吳楚之君書卒者，亦有經送於西門之外者矣，而經不書葬，是避其號而不葬者也。怠於禮而不往弔其君，而不會無其事，弔其文，魯史之舊也。討其賊而不葬，諱其辱而不葬，治其罪而不葬，避其號而不葬，聖人所制春秋之法也。魯氏曰：「宣公舍其子而立穆公，穆公舍其子而立與夷，其後馮遂弑與夷，左氏義宣公知人，公孫則謂宋之禍宣公爲之，案公羊說爲萬世垂戒，而左氏之說不可廢也。」蓋宣公孫穆公穆公以孫宣公之二是穆公謂非。

衛莊公娶於齊曰莊姜無子陳女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石碚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于邪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淫樂之不可桓公立乃死按周禮自殺其親者則焚之惡其賊仁也殺王之親則謀之惡其賊義也今州吁於先有君之尊有兄之親而躬行弑逆罪可勝誅耶春秋之初弑君者多不稱公子其後皆以曷稱因舊史也

至今及宋公遇于清清衛地

子日諸侯相見而不行朝會之禮如道路之相遇故書曰遇非周禮不見尸遇之過也胡氏曰遇者莫次之期古有遇禮不期而會以明造次亦有恭肅之心春秋書遇私爲之約自比於不期而遇者直欲簡其禮耳簡其禮易無君臣之禮則莫處主之禮去內之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胡公後蔡姬姓侯爵

遇者而皆書及若曰以以彼也者外
之遇者二而皆以爲主者異於古之不期而會矣故
意以爲莫適主者異於古之不期而會矣故
凡書遇者皆惡其無入君相見之禮也汪
氏曰遇者偶也偶然相會素無期約如伊尹
遇汝鵠汝方孟子遇宋牼於石丘是也大抵
不期而會者古禮也未及期或私爲之約以
簡禮相會者春秋諸侯之禮也觀昭公孫齊
而公羊子託其以遇禮相見則知非不期又
遇耳然桓十年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則又
期而不至者止古者諸侯因王事不期而遇
倉卒之間且有禮義春秋之時非王命而出
預行期約以相會聚乃行古者不期之禮是
自欺耳怠情慢易馴至於期而不至則欺詐
尤甚矣世愛愈下屬

主

秋
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文王世子
叔度後
程子曰宋以公子馮在鄭故與諸侯伐之也
日接諸侯以代鄭固爲罪矣而衛弑其君天
下所當誅也乃與脩好而同伐人其惡甚矣
○胡氏曰宋殤不恤衛有弑君之禍欲定州
吁而從其邪說是肆人欲滅天理非人之所
爲也故雖首誅在衛而以宋公爲首諸國爲
從示誅亂臣討賊子必
先治其薰與之法也
○**鞏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程子曰宋虐用其民衛當誅之賊而與之同
伐人其罪入矣二國構怨而他國助之同伐
其罪均也○楊趾菴曰前書伐鄭不時蒙
之文也此特書秋其爲再伐明矣鞏魯同伐
大夫羽父也不稱公子史畧也凡書會師
會爲主此主兵者宋也而先鞏者自內乃

孫松

九

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屬辭之體非鞏主兵亦非以大夫先諸侯也
 會盟大夫不得抗諸侯會伐勿論餘做此
 陳氏曰會伐未有言帥師者文三年叔牙得
 臣成八年叔孫僑如皆不言帥師此特言帥
 師鞏弒隱者也諸侯專征而後千乘之國有
 弒其君者矣大夫專將而後百乘之家有弒
 其君者矣

州吁未飽和其民暴聞定君方石二不於王
王覲乃使請曰何以得覲曰陳侯吁於陳石碯
若朝陳使曰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敵即圖之
使告於陳曰執之而請涖於衛衛人使右宰醜涖殺
陳吁於濮石碯使其宰獮羊肩涖殺石厚于
州○程子曰稱衛人衆辭也舉國殺之者皆
陳○程子曰亂自立爲君而國人殺之者皆
趙氏曰凡作亂自立爲君而國人殺之者皆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陳乃衛桓之母家而陳亦親師兵者伐鄭欲
定其位則今日之善不足若衛人之殺之也
經不書陳人執州吁而列於會故不稱君夫篡弑
杜預且謂州吁末列於會故不稱君夫篡弑
之賊歷千萬世而其罪不赦孰謂列於諸侯
之會而可以貸其罪乎○胡氏曰殺州吁石
碯謀之而使右宰醜泣也變文稱人則是人
皆有欲討賊之心亦夫人之所得討也于濮
者憫衛國之人著諸侯之罪也州吁二月弑
君而不能即討者緣四國連兵欲定其位故
久而後能殺之於濮耳非諸侯之罪而何

平有二月衛人立晉

晉乃桓公之弟莊公之子於次當立故衛人
迎於邢而立之賊既討君將葬新君可以立
矣國人之所同欲也所失者不請命於天子
耳○汪氏曰殺州吁衆辭乃王法之所當討

癸亥 周桓王五年
春公觀魚于棠

公將如棠觀魚。減僖伯諫曰：「九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燕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公曰：「吾將畧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程子曰：「諸侯非王事，民事不遠出，遠出觀魚非道也。」吳氏曰：「古者天子季冬之月命漁師始魚，先薦寢廟，隴公蓋非爲寢廟嘗魚而往棠，乃遠地漁師取魚而公往觀之，特爲遊觀之樂耳。」

奉勅采傳卷之一

問

主

夏四月葬衛桓公

謚法開土服遠曰桓身之不保豈足以稱此
 名於以見衛人之私也○程子曰衛亂是以
 縶魯往會故書送終大事也○必就正寢不涉
 於婦人之手○魯子易簣而沒豈苟然乎死而
 加之不正之謚知忠孝者有爲乎張氏
 曰桓公名完而謚桓古人不諱嫌名也

九月考仲子之宮

胡氏曰考者始成而祀也其稱仲子者惠公欲以愛妾爲夫人隱公欲以庶弟爲適子墜人以爲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嫡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祭享之所爲立別宮以祀之非禮也凡宗廟非志災失禮則不膏○陳氏曰仲子之宮別廟也古者妾附於妾祖姑妻祖姑則易姓而稱於女君別廟非禮也

初獻六羽

考仲子之宮將萬馬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羽始用六佾也○程子曰成王賜魯用天子

朱熹集注卷之二

其

邾人鄭人伐宋

禮樂之於人猶天之有日月也。仲尼以爲此皆用仲子則宮掖
不與同處而用六羽也。昔初獻見公前此宮掖
八佾之舞也。仲尼以爲此皆用仲子則宮掖
棄不用天子之禮祀周公成王之廟也。周公
曰不謂之佾而曰羽者。佾千羽之總也。獨泰
以象之。佾于以象武功。婦人無武事則六羽
夫樂教謂之羽而不曰佾也。張氏曰六羽
子樂教謂之羽而不曰佾也。張氏曰六羽
厚桓母至則桓之弑隱罪益深矣。故楚而
昭宮成而祭祭而奏樂一婦人也。記之
痛隱而惡桓也。吳有函曰考仲子之宮
曰非禮不失爲隱公之厚道蓋謙讓不敢
臨其母而爲桓祭其母則讓國之心昭然
見桓獨何心不以爲禘而反以爲簪乎。故
此亦足以明隱公之爲讓桓公之爲弑
聖經之微而彰志而晦者此類是也。

程子曰宋人取却田知人告於鄭曰請君釋
職於宋敝邑為道先知人為主也胡氏曰凡
班序上下以國之大小從禮之常也而會盟
征伐以主者先因事之變也故雖附庸小國
而序乎上

螟

胡氏曰蟲食苗心曰螟國以民為本民以食
為天聖人以此為國之大也故書○宋氏
曰變見於上必書災見於司曆之失閏此諫臣所
年冬歲傳者歸過於司曆之失閏此諫臣所
以蔽災而託為聖人之言豈
春秋書水旱為螟之占哉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彊卒
胡氏曰伯諫而不聽則稱疾不從可謂忠
臣矣葬之加一籌夫是之謂稱疾隱公不敢

宋人伐鄭

忘其忠而不能聽其言與郭公善善
而不能用於亡國一也其及宜矣

宋人伐鄭闕長葛

胡氏曰國者環其城邑絕其注來之使禁其
樵采之途城守不下至於經年而不解詠亂
臣討賊子也長葛鄭邑何罪乎書圍於此而
書取於後宋人之惡彰矣○張氏曰宋矯以
鄭伐已之故報怨於鄭擊其罪而圍
其邑踰年乃取著其暴虐阻兵之甚也

甲子三年六年

春鄭人來輸平

胡氏曰輸者納也平者成也鄭人易為納戕
於魯以和相結解怨釋仇離宋之黨也公
之未立與鄭人戰於狐壤止焉元年及宋盟
於宿四年遇於清其秋會師伐鄭即魯宋為

承平書傳卷之一

黨與鄭有舊怨明矣五年鄭人伐宋入其
宋來告命魯欲救之使者失辭公怒而
冬宋人伐鄭國長葛鄭伯然其善乎曰
乘之隙也仇固所善也輪耳然則善乎
者解怨為仇知其相結以利也後此利
敗矣易為知其相結以利也後此利
魯又取而魯邑入其地會鄭利也利
之也○陳氏曰平是不知輪平者以
而後諸書鄭氏曰平是不知輪平者
以志欲而求成於我春秋之志始於
曰彼欲而求成於我春秋之志始於
我之也及楚平兩相欲也○齊平兩
平於彼也○敬平兩相欲也○齊平
仇之春秋聖人非敬平兩相欲也○
但春秋之意聖人非敬平兩相欲也
肩假非公時諸侯釋其怨已睦鄭皆失其

太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陳氏曰春秋之初宋魯衛陳蔡一黨也齊鄭
一黨也於是鄭始平魯鄭方交惡於王而至
平齊魯將以合諸侯焉爾○季氏曰諸侯脩
睦以敦信明義為本者也魯齊與宋盟宿矣
齊嘗與鄭盟石門矣至而魯齊與宋盟宿矣
齊為父之盟又二年魯齊離宋黨而與宋為
屋之盟又二年魯齊離宋黨而與宋為
之盟又二年魯齊離宋黨而與宋為
計耳信義何有焉此
盟之所以不足貴也

秋七月

冬宋人取長葛

程子曰無事書首月天時王事
備而後成歲也間有不書闕耳

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何氏曰叔姬者伯姬之賸也至是乃歸葬
年父母國也婦人八歲備數十五從嫡二十

春秋集傳卷之一

光

從事君子。嚴賤書者。後爲嫡終有賢。其紀侯
爲齊所滅。紀季以鄆入於齊。叔姬歸。不能淡
禮。約竟全婦道。故重錄之。張氏曰。威不著
此特書者。以其終不忘紀之五廟。雖紀侯卒
而歸於鄆。以奉宗祀。沒其身而後已。聖人以
其賢可以勵婦行。將有其未必錄其本。是以
變例而書之。

滕侯卒
王姬姓侯爵文
子叔繡後

程子曰不名史闕也○胡氏曰庸侯舊卒何
以不葬怠於禮弱其君而不葬者庸侯宿男
之類是也古者邦交有常制不以國之強弱
而有謹愷也不以情之疎密而有厚薄也秦
狄之時則異於是晉北國也楚南邦也地非
同盟而親往候其葬庸鄭境也宿同盟也計
告雖及而曾不之恤豈非以其壤地一小乎
卒自外錄不卒非外也葬自內錄不葬自外

夏城中丘

程子曰爲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
愛民力民力足則生養遂教化行風俗美故
爲政以民力爲重也春秋凡用民力必書其
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爲罪矣雖時且義亦書
見勞民爲重事也然有罪民力大而不書
皆爲敬之意深矣信公備詳宮復闕宮非不
用民力也然而不書子者復台興廢之大事
爲國之先務如是而用民力乃所常用也人
君知此義則知爲政之先後輕重矣凡書城
者完舊也書築者創始也城中丘使民不以
時非人君之心也王氏曰詩采芣曰天子
命我城彼朔方燕民曰王命仲山甫城彼東
方夫疆圉之難甚亟而築城之役乃順天子
之命齊遷隨商而仲山甫以玉卿臨之是知

李太白集卷之一

年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允端侯之母弟楊秉錫稱公子郭錫山也
杜氏曰凡聘皆使卿執玉帛以相存問
氏曰聘者諸侯遣大夫通好與國見於儀禮
之篇詳矣然古者間於天子之事則有卿交
殷聘之禮自隨公即位以來未嘗朝聘於天
子以魯推之則諸侯蓋可知矣齊侯因艾之
盟遽遣使於魯以結好忘君臣之大義恤同
列之私黨故觀年之聘則凡春秋書聘可以
例推矣

秋公伐邾

螟。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本草綱目卷之一

丁卯 周桓王九年
春天王使南季

南氏季子也。程子曰：周禮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王法之行時加聘問以懷撫諸侯，乃常禮也。春秋之時，諸侯不脩臣職，朝覲之禮廢絕，王治所當治也，不能正典刑而反聘之，又不見答，失道甚矣。張氏曰：隱十一年之問，天王之聘三至魯庭而公朝聘之禮不行於王室，春秋詳正使

必書漢儒傳其說而不達其理故所言多妄
三月大雨震電不時災也大雨雪非常爲大
亦災也。胡氏曰震電者陽精之發兩雪者
陰氣之凝周三月夏之正月也雷未可以出
電未可以見而大雨震電此陽失節也雷已
出電已見則雪不當復降而大雨雪此陰氣
縱也公子犛之諗兆矣鍾巫之難萌矣春秋
災異必書雖不言事應而事應具存惟明於
天人相感之際審慮之理
則見聖人所書之意矣

拔卒。夏城郎
城。壯巷曰要地不可以不城。但無王命。又非
其時。故書。許氏曰。七年。城中丘而後伐鄆。
其時伐書。許氏曰。七年。城中丘而後伐鄆。
其時伐書。許氏曰。七年。城中丘而後伐鄆。
其時伐書。許氏曰。七年。城中丘而後伐鄆。

戊戌周桓王十年
七年

此防宋內諸始誅也。勸者拔天子以令諸侯實防於

日魯與宋未嘗有怨齊背瓦屋之盟將連兵以伐氏

役則宋塲之不王豈至如鄭之甚乎。家氏

殊不知鄭莊特假此以誑齊魯耳觀繡葛之如此

地也主氏是其名而不察其實故錄之如此

可以招齊亡會訪之謀所以為明年伐宋之

復以不王之罪加於宋則興兵有名而其義

入訪志於眠鄰所仇宋故外為平末失形鄭

聚會耳。張氏曰魯隱自六年受輸平八年

國何為有此名凡書會皆歲也謂非王事相

譏非時而合諸侯以禁止天下之不義也列

城死。官行人曰時會以睦四方之禁此

程子曰爲

陳氏曰會稽君伐稱人畧之也。愚按凡會
盟雖在而使卿大夫主其事者亦多稱人。諸
君雖在此而生義例時以為褒時以爲貶如韓
傅於此始生義例時以為褒時以爲貶如韓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郕辛巳取防

地 律

程子曰取二邑而有之盜也。家氏曰齊於宋本無憾齊之隙徒以歸訪之故爲鄭所役

春秋集傳卷之一

帶駢帥師會二國於復自出奔兵以襲人史
虛而取其二邑十一月再取春秋書日所似常
其恭辭婉而
義兒者也

秋宋人衛人入鄭

入之。高氏曰宋又連衛以弔鄭鄭幸嘗之
敗而不設備故師還及劉宋衛已乘其虛而
入之矣春秋無義戰未有奇譎輕疾如宋衛

鄭之
者入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悲虜而俘之曰取程子曰宋人衛人入鄭
 人從之伐戴鄭伯圍戴克之取三師焉戴
 所與也故三國伐之鄭戴合攻
 盡取三層之衆其殘民也甚矣

冬十月壬午齊人入郕

程子曰詩不似會後末也宋以公子為臣鄭故
二國交惡左氏傳云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
討之於春秋不見其為王討也土臣不行王
師不出焉假以逞私忿耳高氏曰鄭所

與也。而三國伐之。內衛所與也。而齊鄭入之。是效尤也。故莒而口之。薛氏曰。入春秋之始。兵爭假援。未有若是歲之尤甚者也。戰國之役。人盈野。暴骨如莽。非於此矣。八月。桓王十有一年。

春滕侯薛侯來朝薛任姓侯爵黃帝裔吳仲後

程子曰諸侯雖有相朝之禮而當時諸侯於天子未嘗朝覲獨相率以朝得爲禮乎
胡氏曰周禮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殷相聘數
相朝然謂之殷則得中而不過謂之吐則終

春曉集卷之一

主

諸侯之世而相朝其為禮亦簡矣周衰典
禮大壞諸侯放恣無禮義之交壯強弱視
無合於中聘世期之制矣且列國於天子
所職者蓋闕如也而自相朝聘苟乎邦國
來聘小國來朝十加書而策削皆所以示
滕薛二君不待言者又譏旅見也非天子
旅見諸侯僭然受之而不
辭亦以見隱公之志荒矣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子謀伐許也。吳氏曰許與鄭相接壤

齊魯之君而借其兵力吞并小國以利蓋於已甚矣鄭之不仁而齊魯之不謂也。孫氏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許姜姓男爵

經 140—295

春秋集傳卷之二

湘川李文

桓公名軌史記作允惠公子

桓公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程子曰桓公即位而立不天無王之極也而
書春王正月公即位以天道王法正其罪也
愚按即位者行即位之禮也踰年改元正新
君之始是以行之桓篡位而行是禮者欲蓋
其弑逆之迹且以明已之為惠公適子而當
有國耳○朱子曰書即位者是不行即位之禮若
之體繼故不書即位者是不行即位之禮若
桓公之書即位則自正其即位之禮耳○
竊試之人行此禮以壓服國人此蓋邪之

春秋集傳卷之二

之權謀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衛

高氏曰鄭伯知公之篡逆不自安持為好會
將以求為魯急於會諸侯必從所欲故
也夫鄭莊與魯公同盟和好今見賊心豈
許反有所求欲以定其位是誠何心哉

鄭伯以壁假許田

程子曰隱公八年使宛來歸枋蓋欲易許田
魯受枋而未與許及桓執立故為會以求復
加以璧朝宿之邑先桓執立故為會以求復
場也故諱之曰假諱國惡禮也○胡氏曰鄭
既歸枋矣又加璧者枋薄於許故也湯沐之
邑朝宿之地先王所錫先桓執立故為會以求復
而莫之顧是有無君之心而發朝覲之禮矣
是有無親之心而棄先祖之地矣故聖人以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衛

程子曰桓公欲結鄭好以自安故既許田
又為盟也○程子曰桓公欲結鄭好以自安故既許田
盟以定之其罪大矣○家氏曰衛州吁之弑
其君魯隱宋隱宋為之出師會伐鄭以定其位
今魯隱見弑於其弟鄭莊遣弑賊取其田而
與之盟宋隱見弑於其弟鄭莊遣弑賊取其田而
後魯桓繼而齊襄其子忽頃於賊臣之手
國大亂幾亡○竊賊為利者亦知所懲矣

秋大水

程子曰君德脩則和氣應而雨暘
若相行連德而致陰沍乃其宜也

春秋集傳卷之二

冬十月

辛酉桓王二年

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父音

張氏曰穆公舍馮而立與夷使馮出居鄭與
夷既立鄭宋屢相侵伐筆督蓋馮之黨也
弑與夷而得孔父故先攻孔父○胡氏曰宋穆公
之逐召忽而立之書與夷之弑而後及孔父
明孔父之死為君故也○胡氏曰宋穆公
於其德非所謂格君心之非者然君弑死於
其難處命不渝亦可以無愧矣○春秋之所
亂臣賊子畜無君之心皆必先窮其所忌而

後動於惡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春秋賢孔
示後世人主崇獎節義之臣乃天下之大
有國之急務也

少隨程氏曰春秋時小國華太國其朝聘貢賦之多寡隨其爵之崇卑滕子之事魯以侯禮見則所供者多以子禮見則所供者少滕國土地小不足以附諸侯之大國故甘心自降爲子春秋因其實而書之耳子莒嘗爭承貢賦之次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爲請卽其事也○孫氏曰杞公爵也滕薛皆侯爵也入春秋杞或稱子稱侯或稱伯或稱子皆降也滕或稱伯稱侯正也稱伯降也此蓋歷王不作郊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會不常彼三國者力能不足禮多不歸武以
 侯禮而胡或以伯子而會孔子從而錄之以
 見其亂也滕子來朝弒
 達之人其罪可知矣
 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殺宋
 桂子曰宋弒其君而四國共成定之天下之
 大惡也。楊莊菴曰棄稷之會以立馮相督
 也馮魯公子馮立非亂但傷公之君宋火矣
 馮以君弒得立不能討賊而久相之是與聞
 弒弒也故並馮督而目之曰宋亂直書其以
 爲者以其所爲爲重會盟亦所論矣陰
 曰春秋大義數十如成宋亂宋災故之類是
 聖人直蔣諒曰自是分明白。胡氏曰華督弒
 君之賊凡民罔不怒者也而桓與諸侯會而
 受賂以立華氏使桓公甚矣故特書其所
 爲而曰成宋亂春秋列會未有言其所爲者
 獨此與襄公宋年會于濶淵各書其事皆桓

柜公

四

夏四月取郃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試通督祇錫殿符景皆天下太惡聖人所為
澤春秋所以作也一則愛宋賂而立華氏一
則謀宋災而不能討故特書其事以示貶焉
○陳氏曰會未有言其所為者其曰成宋亂
弑君之禍接述於天下於是焉始矣向也合
五國之君大夫以定州吁而州吁訖於討今
也合四國之君以立華督遂相宋莊弑君之
禍接述於天下四君為之也○張氏曰魯桓
弑隱方以類合三國黨惡謀以納行相與定
馮立督然後其亂始成遂使反異天常者得
以肆其惡於天下此聖人所深懼而春秋所以作也

秋七月杞侯來朝

蔡侯鄭伯會于鄧鄭侯姓

以爲功而受之故清取以成亂之路器真于
 周公之南周公其清之乎故清納者弗受
 而致致之也○胡氏曰最清得其有之邪
 納者不受而致致之謂賦述之賦不能致討
 而受其賂器真於其廟以明宗百官是教之
 習爲禽獸之行也慶父仲遂意如之惡又何
 誅焉故直載其事雖書其日垂訓後世使知
 罷賂之行保邪廢正能數
 人之國家也亦或知成矣

以七月杞侯來朝

李氏曰周制三恪惟宋得
 封公然則杞本侯爵也

然侯鄭伯會于登即東姓

孔氏曰此爲蔡潁川鄭城非鄭國○林氏曰

蔡鄭鄭三國爲會以濯楚也未詳孰是○胡

氏曰楚自西周已為中國之患宣王蓋嘗命
將南征矣及周東遷借號稱王遷陵江漢此
三國皆地與之鄰是以懼也其後卒滅鄧虜
蔡侯而鄭以王室懿親為之服役終春秋之
世聖人蓋傷之也

九月入杞

來朝未幾而遽伐之當時大國之凌人小國
之無以自容至此亦可歎已。高氏曰桓就
莫入莫伐乃反入杞伐也

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吳氏曰隱公因戎之請盟至再而後與盟今
戎不請盟而桓及之蓋與及鄭盟越之意同
也。已之負大惡而桓及之蓋與及鄭盟越之意同
也。主氏曰凡公行告於宗廟反行飲至合

桓公

五

春正月公會齊侯于贏

桓公弑君之罪王法所當治也然即位之初
年境內知之矣四鄰未盡聞也次年四鄰
聞之矣王室未洞察也至於三年則天下
應莫不知莫不聞也乃王室亦此衰如充耳
三綱九法數天下豈復有王道乎故正月
不稱王以後皆然聖人之惡惡雖嚴而責人
則以漸也。胡氏曰桓公弑君而立至今三
年而諸侯之喪事畢矣是入見受命於天子
之時也而王朝之司馬不施殘執之刑却與
之大夫不聞沐浴之耻使亂臣賊子肆其凶
反而事曾莫之耻使亂臣賊子肆其凶
無所忌憚人之大倫幾矣故自是而後不書

春秋集傳卷之三

夏齊侯衛侯晉命于蒲

蒲衛

王者見桓公無王與天王之失政而不王也
。家氏曰王望之也今魯隱喪事既終逆桓未
年猶書王望之也。明王綱盡矣天下不復知有
再入聘當誅而獎王綱盡矣天下不復知有
王自是不書王而示天下之無主也。張氏曰
亂臣賊子與會而為婚者齊侯之罪也。家
氏曰桓公以篡弑得國懼方伯之有討而乞婚
于齊以重此會夫婿姻之有媒妁所以締結
明微重匹婚之始合今魯桓親為媒妁所以
於強齊重匹婚之始合今魯桓親為媒妁所以
不而正也使其私人往逆不以正也越境而會
謹而親迎也使其私人往逆不以正也越境而會
討而終頌於齊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

春秋集傳卷之三

桓公

六

七

經

有年

楊士勛曰凡書有年於冬盡五穀畢入計用
豐足然後書之。張氏曰桓公行惡感召災
興於八年間獨今年五穀僅熟故以為異特
書於策著桓公之罪。閻魯國之民也。王氏
曰桓宣行惡宜得不恤民而天勤之也。考之
經桓公之命國之咎微叠見惟此以有年書見
為災之命國之所以存亡而深為人君不德
召災也。

癸亥年五十四年

春正月公狩于郎

張氏曰狩用夏時仲冬周正月乃其時也。
胡氏曰何以書議遠也。或紀國之大事狩所

春秋傳卷之三

桓公

九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渠氏伯糾字也。或曰渠國名伯糾糾其邑也。
下聘試之。或曰渠王臣之不細也。矣直書其事

以講大事也。用民以講大事。所以示之。而
威天下。取物以祭。宗廟所由。示之。而
下故中春。教民。旅遂。以蒐。中。長。教。義。合。遂。以
苗。不。時。秋。教。治。兵。遂。以。蒐。中。長。教。義。合。遂。以
然。不。時。秋。教。治。兵。遂。以。蒐。中。長。教。義。合。遂。以
有。原。不。時。秋。教。治。兵。遂。以。蒐。中。長。教。義。合。遂。以
害。民。物。而。百。姓。苦。之。可。不。謹。乎。孫。氏。曰。則。犯
冬。田。也。天。子。諸。侯。四。時。必。不。謹。乎。孫。氏。曰。則。犯
講。武。也。而。教。民。戰。也。豈。徒。田。者。蓋。安。不。忘。危
武。然。禽。獸。多。則。五。穀。傷。不。可。不。捕。也。故。因。田
以。捕。之。上。以。供。宗。廟。之。鮮。不。以。除。家。畜。之。害
於。田。必。以。時。殺。以。供。宗。廟。之。鮮。不。以。除。家。畜。之
不由。禮。謂。之。暴。惟。荒。也。妨。於。農。惟
暴。也。珍。於。物。聖。人。之。所。深。戒。也。

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難。作。此。文。亦。據。陳。國。史。而。記。之。驗。此。則。經。文
甲。戌。之。事。全。簡。脫。之。耳。

夏齊侯鄭伯如紀

程。子。曰。齊。侯。為。諸。侯。而。欲。為。賊。於。鄰。國。不。道。也。
甚。鄭。伯。助。之。其。罪。均。矣。胡。氏。曰。按。左。氏。亦

春秋傳卷之三

桓公

十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高。氏。曰。桓。王。欲。謀。而。魯。桓。以。寡。左。懼。諸。侯
討。已。欲。自。結。於。王。因。紀。之。故。而。為。王。謀。焉。故
桓。王。不。遣。使。來。聘。也。其。曰。使。仍。叔。之。子。者。見
世。權。不。重。於。尹。武。也。子。參。預。國。事。不。稱。氏。者
官。氏。名。字。見。今。曰。仍。叔。之。子。已。為。大。夫。經。曰。當。以
子。蓋。如。其。未。命。之。稱。也。

葬陳桓公

吳氏曰葬不書月史失之

城祝丘

高氏曰據文姜享齊侯於祝丘則祝丘齊帛兩境上邑齊將襲紀公欲助紀而畏齊故非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侯不書伯樂之戰於葛王卒大敗王以諸侯伐失也。胡氏曰春秋書王必稱其抗王道之

春秋傳卷之三

士

不朝以諸侯伐焉非天討也故不稱天或曰鄭伯弑君而得政天下大惡天討之

狀畢露矣莽操懿溫特尤而效之耳

大雩

程子曰成王尊周公故賜魯重祭得郊禘大雩山川耳成王之賜魯公也諸侯失道於境內

春秋傳卷之三

士

冬

州公如曹姓伯爵少王子無錡後

吾不知成王之賜伯禽之氣又與取卿以當時王之考考之喪王出而之報衰朝且然而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程子曰古者昆蟲蟄而後火田去奔野以逐禽獸非竭山澤而焚之也咸丘地名云其咸丘如盡其地見其廣之甚也黃氏曰焚林而田明年無田竭澤而漁明年無漁故春秋書焚咸丘惡盡物也夫求盡物於山澤而人猶且惡之況無遺類豈先王仁民愛物之心哉春秋書焚咸丘以著其殘忍害物之心○楊氏曰孟子以咸丘蒙為齊東野人杜氏謂西狩得其實地然則咸丘蓋魯西邑而近狩地者也今以火田而候燒其色恭懼極矣不書田於西野而但書焚咸丘者以田宜守火不守與特焚同而又以別咸丘之非狩地不宜焚而焚也故其書法如此

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穀伯綏侯稱名公穀皆以為失國之君然穀雖無考而鄧則尚有宣遺通逐而出者與不恒公

十五

春正月己卯燕

書秋冬亦開文也○葉氏曰穀伯綏侯失地之君也諸侯以奔來者書以奔以朔來者書以朝失地則何以能朔猶不失其為君者也古者謂是為寧公或曰寓公諸侯分地處之而不臣○程氏曰先儒皆謂逆亂天道歲功不成故不具四時其穿鑿傳會將以扶植世教而不不知其破綻經旨矣使孔子果以家宰聘桓而開秋冬不闕果以鄧侯朝桓而闕秋當復闕秋冬而不闕果以鄧侯朝桓而闕秋冬當先闕於時而不闕則與四國會稷成宋亂取郕鼎之時而又不闕則孔子取義於是乎踈矣今年四年七年秋冬適無事可書而闕之也如有其事焉不知孔子並其事闕之耶將伊昔其事而獨闕秋冬二字耶
丁丑有六年八年

秋伐邾

程子曰桓自弒立情其強惡以凌小國小國皆畏而從之故紀也勝也鄧也穀也邾也杞也高氏曰桓之故紀也勝也鄧也穀也邾也杞也皆畏而從之故紀也勝也鄧也穀也邾也杞也
天王使家父來聘
家氏父字也○程子曰魯桓弒立未嘗朝覲而王屢聘之失道之甚也
夏五月丁丑燕
程子曰正月既燕矣而非時復燕者必以前月已燕矣建辰之月又燕焉於春李而行冬祭非其時非其禮也

秋伐邾
高氏曰桓自弒立情其強惡以凌小國小國皆畏而從之故紀也勝也鄧也穀也邾也杞也

十六

冬十月雨雪

程子曰見酉之月未霜而雪書異也○王氏曰陰陽方中而寒氣先至此積陰後陽之象也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孫氏曰桓王娶后于紀命魯主之故祭公來謀逆后之期既謀之則當復命天子于命之逆則逆之不可專也祭公不復命於王專逆后于紀故書遂以惡之○張氏曰天子雖無親迎之禮然祭公謀於魯則當復命於王而因是往逆輕褻王配如此何以示正始之道哉○吳氏曰往紀逆后者王命也過魯而

期者非王命也故春秋書法如此魯為嫌而
不報歸女之期於王魯之慢也王未知后之
歸期而遽然造使往送王之輕也祭公無王
命而私過魯問期祭公之專也參穀之愚按

未和就同九年

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高曰大曰京盛曰師王者所都之名○吳氏
曰逆稱王后主王朝而言也歸稱季姜主紀
而人言也○陳氏曰諸侯逆稱女至稱夫人尊
夫人也天子逆稱后歸稱季姜尊王也○家
氏曰自王國而逆則曰王后女雖在紀而後
之名已正自紀國而往則曰紀季姜在紀而後
途而女之出必本其國所自此諸侯歸女於京
師之例也○陳氏曰后歸不書此何以書詳

春秋傳卷三

十七

紀事也后妃母儀天下以為天地宗廟社稷
之主義而宗國亡焉是不可以天地宗廟社稷
氏曰六年冬紀侯方託魯請王命以成於李
齊而公告不能今幸王有命魯求婚之事故
魯為紀誅亦不待請王命而遂會祭公之
之所以託紀也而紀卒不免臆度小切中事
可哀也已愚按此說雖未免臆度小切中事
情然以天子之尊而卒不能免其婚姻之國
書之亦以著當時
諸侯之極耳

夏四月。秋七月。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

朝射音

程子曰曹伯有疾不能親行故使其世子來
朝春秋之時君疾而使世子出取危亂之道
也○張氏曰春秋於恒方以誅亂討賊之事
望諸侯今曹伯之使世子世子從父之命揆

於義無一可者春

引周桓王十年

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

吳宥國曰十年稱王者必實有王章見焉自
桓公戰於郎則必有以矢加遺皆獨至是
年來戰於郎則必有以矢加遺皆獨至是
矣○左氏曰郎則必有以矢加遺皆獨至是
之班本後於魯則其來戰必不為是名而稱
兵與項王爭天下而其舉兵之名則為義帝
鄭必以是為名而假公義以洩其私忿將必
有聲罪致討之辭焉是十年之通誅人不
其隱惡至是者一且有人以刑書加之則王
心一振王法於是乎得伸天下無王而有王

春秋傳卷三

十八

繁此一戰也不然豈其以十
平數極而虛立此一號也哉
夏五月葬曹桓公○秋公會衛侯於桃丘弗遇

此說非
似有誤

衛地
桃丘
胡氏曰弗者遷辭惡失信也衛初約魯至是
中變而從齊鄭於是乎有郎之師則桃丘之
弗遇蓋惡衛侯之失信矣○季氏曰衛與齊
黨而齊以紀故侯之失信矣○季氏曰衛與齊
衛侯適齊則戰故侯之失信矣○季氏曰衛與齊
由他道過矣故曰弗遇若期而背約則當言
弗至安得以
弗遇言哉

冬十有一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兩兵相按曰戰來之為言有以二之謂也
來盟為前定之約來歸為本有二之謂也

為已有瑕而致人之攻也明矣然則假討賊
之義者亦聖人之所取乎曰天下不能假而
此獨能假之猶愈矣
於同惡相濟者矣
周桓王十有一年

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陳氏曰此即即之諸侯也召為戰稱君盟
稱人凡一役而再見者但人之畧之也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鄭莊公
陳氏曰春秋之秋罪莫甚於鄭莊宋魯齊衛
次之而父子兄弟之禍亦莫甚於此五國者
是皆可以為不
臣行之戒矣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
鄭厲公突乃宋雍氏女雍姑所生雍氏宗有
寵於宋莊公故誘鄭相祭仲執之與盟使以
厲公歸而立之則公奔衛夫祭仲執一國之
柄而宋人以非義見加抗辭不從卒而死之
可也宋盟無信歸而背之可也胡為順敵之
之欲以自誦於逐君之惡乎曰金氏曰祭仲
鄭相也宋執之欲其廢正立邪以亂人國家
莊之執也宋執之欲其廢正立邪以亂人國家
仲見執惟知始生之為安而不知死難之為
義遂從亂以忘君其為不道亦甚矣春秋大
其官所以惡仲也○程子曰宋不稱公以不
可以國也○忽稱正厲公不當立也○胡氏曰不稱公以不
紫之內則惟臣正厲公不當立也○胡氏曰不稱公以不
也忽之才不能自固也則其歸無難矣忽
以國氏正也其自取焉曰春秋書法如此欲
人自強於二也○蘇氏曰鄭忽未踰年之

春秋集傳卷之三

桓公

九

春秋集傳卷之三

桓公

千

君也宋踰年之君稱子不稱子何也不能君
也國人附大臣不援以至於出奔茲宋當
君也春秋
故不曰子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柔魯大夫叔蔡侯弟○家氏曰以大夫盟諸
侯強國行之則為抗弱國行之則為僭未流
之弊大矣因是而外交強國
以弱制其若此其權與也

公會宋公於夫鍾
鍾夫音扶夫
○冬十有二月公
會宋公于闕
關魯

張氏曰自去魯與齊衛為仇至今桓公
欲合黨以敵之於是結宋於陳蔡要之秋而
初無忠信誠恐不足恃以久而桓公又與宋公屢會
陳侯恐不足恃以久而桓公又與宋公屢會

辛周桓王十有二年
未三十一年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
池
杞公穀皆作
紀曲池魯地
左氏曰平杞昌也○莊子曰杞侯皆當作紀
與之盟皆以援之耳
二說不同未知孰是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於穀丘
姓穀丘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公會宋公于虛
宋地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龜亦宋地

張氏曰宋納突於鄭求賂而後使之入及突
平宋之忿屈已往來宋地與之為會不知人
之心不親非屢盟數會之所能回也故春秋
詳書以譏之汪氏曰宋之所以會宋者將以
求賂於鄭而魯之所以會宋者將以為鄭免
降心以相從也

丙戌公會鄭伯盟於武父

高氏曰突篡而書爵者其大臣君之其國人
君之諸侯亦與之會盟春秋因而君之旨從
其實也○張氏曰公自龜春秋因而君之旨從
期合而人交之道忠信誠懇本乎中則有不
利合而一旦非有是心則其相與也不過以
利合而一旦非有是心則其相與也不過以
利合而一旦非有是心則其相與也不過以
利合而一旦非有是心則其相與也不過以

春秋傳卷三

主

卿皆以寡國而立交政盟會紛離合懼
是視背盟濟信祇以長亂王法之所必禁

丙戌衛侯晉卒

重出丙戌因
史成文耳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不書公皆蒙武父盟而為文也○吳氏曰宋
莊食得鄭師之多而不許魯侯之請鄭突遂
忘宋之已之恩與魯結黨為伐宋之舉魯侯
原優會盟之好乃與魯怨之鄭與兵以贊
舊好之宋交趙氏曰魯執執隱宋馮弒鄭
況國君子之趙氏曰魯執執隱宋馮弒鄭
哭築忽三者皆逆賊周有常刑皆戮
餘也故稱兵為戰見王法之不行也

壬周桓王二十有三年

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已巳及齊侯宋公衛侯

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趙氏曰據經文內兵以紀為主外兵以齊為
主若實為宋鄭戰何得主紀為主外兵以齊為
國之師伐紀公與鄭救之而勝也○不紀紀
威之紀不暇豈敢主兵而助鄭乎愚按齊為無
道紀則欲吞紀而魯鄭救之而得救災恤鄰之義
矣紀則欲吞紀而魯鄭救之而得救災恤鄰之義
子而王室之威令已不得己而應之欲告之天
猶足合未出夫安能已於一戰哉○伯而勝
盜者不可同年語矣○師徒抗喪敗其功績雖
為後日危之實為今日快之也○諸先君子
云○王氏曰紀逼於齊齊哭以責諸而怨宋

春秋傳卷三

主

魯主紀因怨忽而助哭此一兵也○齊謀紀忽
嘗有功於齊故齊主之宋以昭怨哭而忽奔
衛故衛主之此一兵也○志各有在相糾合為
此戰非一紀能主兵也○趙氏曰衛大葬書
者稱子以吉行者稱爵志惡之淺深也

三月葬衛宣公

胡氏曰葬自內錄也既與衛人戰易為葬宣
公怨不棄義怒不廢禮是知古人以葬為重
也○禮喪在殯孤無外事衛宣未葬朔乃即戎
已為失禮又不獨子是以吉服從金革之事
其為惡大矣

夏大水

王氏曰經書水災者九而桓居其二莊居其
三是大水之災二公居三之二矣豈桓公積

秋七月。冬十月。
癸丑周桓王二十有四年

蘇軾得卷之三

恒公

主

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王曰公於鄭比之至矣
伐會盟同惡相濟明矣

無水

何氏曰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法當墜冰
冰者溫也。張氏曰陰不能成物之災。陳
氏曰天官占煥而無冰則
政治縱弛不明之所致也

夏五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吳氏曰夏五傳疑也疑而不益埋人之慎也
伯使弟語來魯與公盟也○揚服恭曰盟已
失矣況使其弟與諸侯國乎高氏曰來盟於
我彼欲之辭也盟盟於使我欲之辭
也鄭肅同惡而屢盟可惡之甚也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乙亥嘗

乙亥嘗

王氏曰秋當以物成而薦新爲義夏之六月
物未西成未可嘗也周官時享前期十日帥
執事而卜日誓戒令壬申乙亥相距四日不
卜不成非獨不誓天變而褻慢其祖亦甚矣
聖人明審二
日豈無意哉

春秋律例卷之三

恒公

毒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宋人以壘人

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明氏曰師而曰以者能左右之以符已意也
列國之兵有制皆統於天子而敢私用之與
私爲之用以伐人國大亂之道也故穀梁子
曰以者不以者也。張氏曰宋以矢入用其
羅而肯之且至見伐積其忿怒乞師於齊蔡
陳衛比於平口諸侯各帥其師以伐人者不
同故書以天宋不反其黨處華駒貨賄之失
而擅用列國之兵以伐其私忿四國輕以兵
殺入而使之逞其罪皆不可勝誅也。呂氏
曰齊方有喪而會伐惡之甚者也。家氏
曰書以有褒者有惡者此賤也春秋坐宋以
兵首責宋亦責四國也四國以某氏爲宋人
役賊其民者也定四年蔡昭侯以吳師伐楚
爲其後世讐推強楚故許之以之一字不可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牟泰山小國
葛梁國小國

董氏曰爲天王
崩而祖朝故與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程子曰天非正也國人君之諸侯助之書所以戒苦正者已不能保則人取之矣書入以見義不容也。薛氏曰櫟者鄭之大都也。入於櫟言將逼鄭也。鄭忽反矣。哭因櫟以有鄭忽沒歲而不見矣。春秋書太都之害閔忽之無臣子而不足有立也。愚按傳十七年高崇彌弑昭公立子魯十八年齊人殺廢祭仲逆仲子於陳而立之於十四年傳瑕殺桓公

春秋集傳卷之二

一七

仲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春秋皆不書
者蓋魯桓與天相比故赴告不及之耳

氏反公羊
你後宋地

呂氏曰哭在櫟忽在鄭經書伐鄭爲伐忽明矣。張氏曰魯桓宋莊衛初皆以不正得國其爲哭謀乃水流濕火就燥獨陳侯疑之耳然寡不勝衆所以疑而遂合也。王氏曰哭之未出也宋欲有所責故嘗伐之哭之既出也宋懼無所得故求納之始宋不和而公以也宋懼無所得故求納之始宋不和而公以鄭伐宋及哭已奔而公與宋伐鄭向者相戾之源今也相用之固夫豈無自而然哉蓋以正帶正禮之常諸侯無所求以亂易亂國之覺諸侯有所責故利其亂幸其位貪其顛寧其卯自哭入櫟公與宋公三會諸侯而再伐鄭興他賄故也

乙酉周莊王十有六年

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孫氏曰如此又邀蔡當益張矣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程子曰。哭善結諸侯。故皆爲之致力。哭伐鄭也。楊駉本曰。宋伐哭蔡。與焉哭出奔蔡。納焉。忽出奔衛。納焉。宋伐哭蔡。與焉。哭出奔蔡。納焉。及焉。宋伐鄭。魯會焉。春秋諸侯之離合可勝道哉。然曹葵會而不與伐。則彼善於此。苟耳。胡氏曰。周官大司馬設儀辨位。以等邦國。猶天建地設。不可亂也。及春秋時。禮制既亡。霸者以意之向背爲升降。諸侯以勢之強弱相上下。蔡嘗先衛。今序陳下者。先儒以爲後至也。以至之先後易其序。是以利率人而不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天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程子曰不惟告廟又以見勤勞於鄭突也○
家氏曰暴師一年爲是逆理悖常之事桓之

冬城向。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初宣公蒸於夷姜生伋齊諸公子爲之娶於齊而奚公販之生壽弱諸公子後又生朔諸弒伋齊而立一公子故怨惠公至是朔又得罪於天子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張氏曰朔已立五年二公子逐之必因其陵戕天子周室欲討而後

得行其志所以莊公

六年壬子突救衛也

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張氏曰公十三年會紀侯齊以益其然今乃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越

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書及者疆場之吏主兵而君躬不與也。受

紀之信豈可恃乎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立。秋八月蔡季自陳歸

春秋傳卷之三

于蔡

何氏曰蔡侯封人無子季次當立封人欲立

而心故賢而字之。胡氏曰蔡季之去以通

所去者足也其歸以禮而歸者足也若季者劉敬

居遠而不攜通而不偏皆也足以見賢於春

去也。劉氏曰蔡季何以稱字賢也何賢爾其

季之六也。其言也。禮公不子賢也。何賢爾其

氏曰蔡人嘉之也。大蔡人嘉之則必蔡人逆

之矣。張氏曰復國於危疑之際考之書人逆

癸巳葬蔡桓侯

以爲高其去就合宜是以春秋貴之

胡氏曰蔡桓侯所以稱侯蔡季之賢

知請也。人亦多愛其君者豈徒愛君以禮

而季能行之比賢者所以異於人也。春秋諸

侯雖伯子男皆稱公。志其失禮之實焉。後

世成侯伯子男之國稱其君曰公。臣子之辭

也。謚王不得云公。

及宋人衛人伐邾

微者將兵故書及。邾氏曰桓公春與齊師

盟既而戰。邾伐邾。見於一年之中。反與齊

日刑牲詔神棄如微。見於齊信不仁。人理滅矣

宜其不踰年而見於齊。五月戰焉。二月與邾

與齊爲黃之盟。而五月戰焉。五月戰焉。五月

之盟。而八月伐之。詩云君子屢盟。剛是用長

然哉。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丁卯王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

胡氏曰桓公已終復書王。若明試若之。藏

己身至是而王法不得赦也。又按桓公十

王崩至是而王法不得赦也。又按桓公十

之賊雖在前朝而古今之惡一也。然則蔡

若不容於天地之間。身無存沒。時無古今。皆

得討而不赦。聖人之法嚴矣。吳有誦曰十

有八年。見天討即王

法也。故復書王以正其罪。於十年見天討即王

有八年。見天討即王

王而桓侯之問也。春秋之法其嚴矣哉。

春秋傳卷之三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丁卯王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

胡氏曰桓公已終復書王。若明試若之。藏

己身至是而王法不得赦也。又按桓公十

王崩至是而王法不得赦也。又按桓公十

之賊雖在前朝而古今之惡一也。然則蔡

若不容於天地之間。身無存沒。時無古今。皆

得討而不赦。聖人之法嚴矣。吳有誦曰十

有八年。見天討即王

法也。故復書王以正其罪。於十年見天討即王

有八年。見天討即王

王而桓侯之問也。春秋之法其嚴矣哉。

公與夫人姜氏邊如齊

張氏曰：齊之會不言夫人者，夫人不與行會。禮也。如齊，不言及，而曰與，與者，夫人之見。夫不夫，婦不婦，進退制於夫人也。凡事之異，於常者，禍之所從起。觀公與夫人如齊之書，則見其違男女之常，而禍亂之所從生。聖人謹禮於微，慮患於早，而禍亂之不可不察也。近氏曰：與之為言，乃黨與匹敵之義，而不相屬之辭也。故以尊及卑，曰及，以此及彼，曰及。皆及者，為主曰與，與則匹敵，而無彼此尊卑之別也。桓公不能制義，而從文姜以往，其咎可知矣。春秋以一言為褒貶，豈不信哉。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公與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於車。

春秋傳卷之三

桓公

三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張氏曰：春秋書魯君見弑之例，有二：一在內則不書其地，以存其實；在外則不書其地，以明其地。而以上下之文，存其實者，見之於外，不書其地，而姜氏如齊，而明作書夫，此先書公與夫之不得其死，昭然矣。高氏曰：桓公弑於齊，見殺於人，天理亦不僭矣。春秋不以討賊書，齊殺之，非討賊隱之罪，不以討賊書，所以齊見之喪，不與不書夫人，以孫子齊見之不見入，不與其出，聖人之意微矣。

家氏曰：桓公之賊，魯臣子不能為隱，復其死於國，受斃之妻，自其身而為國，為不於蔡始無以異。春秋誅姜氏，葬桓公，明桓之亦隱然以為足，以快魯國臣子之心哉。王

氏曰：朱子發明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之義，謂賊之及然，則在外書葬者，勢或未可以討。雖於久，猶不葬也。非許其可葬也。不討則義猶不葬也。非許其可葬也。不討則義猶不葬也。非許其可葬也。

春秋傳卷之三

桓公

三

春秋集傳卷之三

莊公名同桓公子法

戊辰年

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君誓未復不可以行即位之禮也
公羊子曰公何以不言即位春秋君執子
隱也穀梁子曰何氏曰莊之不書即位隱之也
即位也穀梁子曰何氏曰莊之不書即位隱之也
之痛滅此而後君焉則寢苦枕戈必申人子
於是以為正而已矣

三月夫人孫子齊

春秋集傳卷之三

莊公

不書姜氏蒙前如齊文也國君夫人備極
養無孫氏蒙前如齊文也國君夫人備極
遊道路之事書孫氏齊喪未久正當哀毀無
耻畢見矣吳氏曰魯人齊喪未久正當哀毀無
夫人曰哀去諸夫人曰齊喪未久正當哀毀無
孫氏何也與聞弒桓之罪已極與桓公故奔齊
與弒二君皆罪大惡極不可復居魯國故皆
見其無所容則其絕之也至矣哀姜去而不
於魯而或會或享如齊也所以深惡魯之臣
再書春秋非與其歸齊也所以深惡魯之臣
子無忿疾之心而不
能伏大義誅之也

夏單伯通王姬

後同

淮川李之昭編輯

春秋集傳卷之三

莊公

二

范氏曰單姓伯字禮諸侯歲貢士於天子
子命之使還其國為大夫者不名公羊子
日逆之者何使主之也易為之主之諸侯
女子嫁於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杜氏
女嫁於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杜氏
高氏曰王姬不稱下嫁禮雖不傳而義推之
侯國當躬至京師天子置館命同姓之尊
行賓主之禮然後歸本國此亦男下女之
義也今齊既不朝王又不親迎而魯之單
反性逆之莊王不朝王又不親迎而魯之
主婚如魯有喪而直書逆而王姬猶曰魯
不書如京師而直書逆而王姬猶曰魯
婚固已非禮況齊乃不書而王姬猶曰魯
主婚於此見魯之君臣無復魯之心而國
三綱絕矣如京師而直書逆而王姬猶曰魯
使單伯通王姬也魯桓見殺於齊天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胡氏曰穀梁子以為仇讐之人非所以接
姬也築之於外得變之正乎曰不正有三年
外也築之於外得變之正乎曰不正有三年
之喪侯於義不可為之主築之於外為宜
魯侯於義不可為之主築之於外為宜
不若辭而不主之為正也是以君子貴端
焉高氏曰夏逆而秋築館
又見前逆之為太早計矣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桓王亦名林居臣同名而
不更可見古人二質也

王使榮叔來賜桓公命

榮氏叔字。高氏曰：禮諸侯嗣立三年喪畢，以士服朝天子。天子錫之黼冕，主璧然後歸。以臨其民，謂之受命。桓桓之試，未嘗入朝。受命王命，魯主婚，故追錫桓桓之試。以寵之。胡氏曰：春秋助云：不稱天子，王寵桓桓之試，以寵之。胡氏曰：書王必稱天，命之所履者，天位也。所行者，天道也。君篡國而王，不能誅反，追命之無天，甚矣。

王姬歸于齊

胡氏曰：魯主王姬之嫁，舊矣。在他公時常事，不書。此獨書者，歸於齊，故也。書歸于齊而後，春秋復警之罪，明矣。

齊師遷紀郕郕郕

沙隨程氏曰：土地人民盡有之，曰取逐其地。有其地曰遷。莊公胡氏曰：郕郕郕者，紀三邑也。

春秋集傳卷之三

其以師遷之者，見紀民猶足與守，而齊人暴用大衆以迫之，為屈也。高氏曰：紀與齊乃同姓之國，況天子妻后於紀，而王姬又歸於齊，豈無親之愛乎？黃之盟，一舉而遠三邑，蓋自是遂滅紀矣。

春王二月葬陳莊公。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莊氏曰：於餘丘，小國，蓋其後屬郕。張氏曰：莊公之立，寢苦枕戈，莫先於率一國以同仇。於不義之齊，舍是而命將帥，先有事於無罪之小國，兵興無名，而慶父以尊屬主兵，使移於下，以成異日子殺閔公之禍，故詳書以

秋七月齊王姬卒

魯主其嫁，故錄其卒。桓弓曰：齊王姬之喪，公為之服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為之服。婦人嫁，公為之服。吳氏曰：禮經本無為王姬之服。張氏曰：公為之服，不共戴天，誓而主齊夫人之禮。莊公因齊之告，喪特為之服，以姻之也。之禮，莊公因齊之告，喪特為之服，以姻之也。王姬至，此特書，而不知有父其罪大矣。故自逆，大倫誣滅天理之罪，所謂婉而後成，章者也。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家氏曰：姜氏身負弑君未討之誅，而除喪而往，會其兄齊襄方有王姬伉儷之戚，未踰時而出，漁其妹於春秋聯書之比，而誅之也。○

春秋集傳卷之三

胡氏曰：婦人無外事，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闕。今會齊侯于禚，是莊公不能防閑其母，失子道也。曰：子可以制母乎？夫死從子，通乎其下，況乎國君？若人臣之主，風教之本也。不能正家，於正國何若？莊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督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平夫以之，往也則公威令之不行，哀戚之不至，爾。

乙酉宋公馮卒

高氏曰：觀宋莊使求敗，類則勝公。之不，以國與子有以知之矣。

庚申六年三年

春王正月朔會齊師伐衛

高氏曰：衛朔奔齊，齊欲納之。然天王已絕朔，立公子伋，年為衛侯。魯與兵會仇之，人

抗天子之命納不義之君其罪大矣。家氏曰或謂衛朔在齊此會齊納朔非成父志乎夫納朔者父惡也不能復父之讐而成父之惡誠不孝矣

又四月葬宋莊公。五月葬桓王

胡氏曰穀也天子七月而葬同執畢至諸侯至五月同盟是蓋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贈於諸侯然後克葬桓桓崩七年乃克葬者蓋承諸侯背畔王師傷敗之後力益不足矣夫以天下葬一人安可緩也聖人書之以警天下臣子之罪莊王以後王室益弱無有以緩葬書者而有速葬者抑以禮滋畧與。沙隨程氏曰周人東遷之初尚有志於歸葬已而侵削益甚故於此始葬

紀季以鄫入于齊

莊公

五

季肥侯弟鄫紀邑名。陸氏曰紀季以君之邑入於他國不書曰叛以有兄之命也。高氏曰紀侯自度滅亡歸季姜於京師而天王終不能正求援於魯而鄫國卒莫能救與其殘氏絕祀孰若使季以鄫為附庸以事齊庶以王法則不滅也此從權紓禍不得已之甚概去國降志以事仇非季之心也。張氏曰王政不行霸者未作強大并吞無道肆行小國不能命於強暴春秋所以於季無幾為書入以志其難蓋閔之也。李氏曰紀季之事謂之不貶之則恐未可與微子適周例論也

凡師一宿為舍而宿為信遇信為次夫師見
可而進則安步以退故易曰左次无咎然施之
救兵則是安步以退故易曰左次无咎然施之
哉。張氏曰公欲閱紀之難而度其力終不
能救故次師于滑將以鄭之不會而辭於紀
耳非實有救紀之心也彼於父之讐尚忘之
而不圖豈真有存紀之心也彼於父之讐尚忘之
無名以深譏之。胡氏曰春秋紀兵伐而書
次以次為善救而書次以次為譏次于滑譏
之也齊紀有婦姻之好當恤其患於齊有父
之讐不共戴天苟能救紀抑齊一舉而兩善
并矣見義不為而有畏也春秋之所惡故書
次於滑以譏之

周莊王四年

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祝丘魯地

卷三 莊公

吳氏曰古者飲食之禮有三享燕食也燕禮
最輕蓋主於飲酒而食物不盛食禮次之食
物甚盛而不飲酒享禮最重飲酒如燕禮之
多食物如食禮之備雖君大夫亦無行享食
燕之禮於野者况婦人乎然此不足責也
高氏曰禮姑姊妹已嫁而反兄弟不與同席
而坐况用兩君相見之禮乎蓋為名而已矣
呂氏曰前此嘗會矣而未之享也今享矣
又復如齊師矣人之為不善一
縱之後如水方至莫知所極

月紀伯姬卒

禮諸侯女嫁為夫人則服大功常事耳何以
書問紀之將亡耳。汪氏曰內女為諸侯夫
人者七惟紀伯姬宋伯姬志卒志葬蓋闕
紀之亡而葬共姬之賢故特詳其本末也

紀侯大去其國

鄭伯厲公也于儀執就自保豈敢遠出而哭
則善結強鄰恣行不義其為厲公明矣。許
氏曰齊與陳鄭遇垂蓋謀取
紀侯是以紀侯見難而去也

春秋集傳卷之三

莊公

七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紀侯賢而無罪也出奔所以護紀也齊君
其紀也

秋七月。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齊侯書人隱辭也不忍公之與魯會
也謂之齊人似不詳也齊人何以知其為

紀侯之罪去國雖夫人自其君者見齊襄迫逐
其女之猶加刀於人以其手撫之也而可以為
禮乎。陸氏曰齊侯恃其強大拜人之國而遭
葬也。齊侯之仁也

春王正月。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王辰王五年

齊侯之君曰會獵遊田之事也遊田微者則君
何為與之會獵之非微者也。高氏曰狩以君
奉祭而與之共深罪之。胡氏曰父母之讐不
共戴天則無時可通也。而與
之符是忘親釋怨非人子矣

春秋集傳卷之三

莊公

八

秋鄭黎來來朝

杜氏曰附庸國其後數從齊桓以尊周室王
命仲以爲小邦子。李氏曰鄭後援役於宋故
書仲黎來朝者未能同於中國也其不與介葛盧
書來朝者已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吳氏曰三年齊師會魯伐衛以納朔而不克
納故今又會四國之兵以納之也。劉氏曰
不言納衛侯朔不與納也諸侯失國諸侯納
之正也。有其名者其功無其名者其功不
其名曰非正也。何氏曰天子命魯卒矣。其
陳氏曰凡會伐有諸侯在則其大夫不稱人。魯國佐始

胡氏曰師者衆多之地曰會曰牙猶爲之名
也。至是如齊師者衆多之地曰會曰牙猶爲之名
可援。至是如齊師者衆多之地曰會曰牙猶爲之名
患。至是如齊師者衆多之地曰會曰牙猶爲之名
皆。至是如齊師者衆多之地曰會曰牙猶爲之名
時。至是如齊師者衆多之地曰會曰牙猶爲之名
以。至是如齊師者衆多之地曰會曰牙猶爲之名

十三

三式刀圭

吳三
公
三

—

吳氏曰諸兒斜小白皆僖公之子寢公遺執而無嗣則斜與小白皆可君齊齊人初欲迎斜既先當國者知斜不如小白故拒斜而召小白先入於國而奉以爲君蓋齊國公議爲社稷計也則小白爲齊國之所共戴而斜特魯君之所私納故曰齊小白言其當爲齊君也入者難辭雖齊大夫之所欲立然有魯兵見伐奉斜爭國故小白亦藉莒兵護送而後得入齊非如歸之易也○汪氏曰韓享謂齊桓衛姬之子有寵於僖而程子謂襄公于今不可考然以經考之忽繁鄭而天不繁鄭繫曹而赤不繫曹則嫡庶之辨也捷菑不繫齊知而書不克納則長幼之辨也今小白繫齊則鄭忽曹羈之佞也斜不稱子而稱納則捷

吾召

毒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乾音干

...

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至是鮑叔
帥師請殺子糾召忽元之管仲請囚鮑叔
以爲相書子糾者明其爲先君之子况桓未
正諸位則乎糾不得爲篡奪取而殺之亦已
甚矣○吳氏曰魯君戰敗力不敵齊故齊聲
于糾爭國之罪偏魯殺之魯不能庇遂殺之
於生實殺之者雖魯從齊令也是猶齊人取
桓公殺之而書齊人殺子糾以路人絕之貌
使之於魯所以畏齊而殺之焉耳○案氏曰此
使受而甘心焉魯亦有罪矣○李氏曰前桓
書子糾黃子糾以天倫之義此復書子貢桓
公以天倫之恩也○黃氏曰魯莊納糾有四
罪忘讐德怨一輔邪姦正二事定復戰三既
納復殺四○庄氏曰玉著之道自脩身齊家
以及於爲國桓公殺子糾晉文殺懷公以欺
國夫子糾懷公論長幼之序難不當立而桓
文之殺亦非也以是得國而霸諸侯其本固

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出奔莒

卷之三 莊公 十四

冬浚洙

丁酉周勃王十
有三年十年

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楊恥菴曰齊入魯魯迎而敗之允戰皆罪
主兵故乾時以罪魯長勺以罪齊餘倣此

莊公

十五

興師焉
無名甚
矣

潛師繞境曰侵。蜀杜氏曰：周官九伐之法，非列國可得而專春秋之世，侵伐戰國者其衆必詳錄之以示譏也。張氏曰：莊公以僖倖得志於齊，遂舉無名之師以掠宋境，此所以致卽之師也。

三月宋人遷宿

宿亦尤
王封國
而宋擅
遷之無
王甚矣

高氏曰宿介於宋魯之間屬於宋而親魯宋
公以爲貳於魯而遷之。許氏曰遷之使未
失其國家以往其義猶有所難則是王澤之
未竭也。僖文以後有滅國無遷國矣。胡氏
曰其曰遷宿者宿非欲遷爲宋人之所遷也
懷土常物之太情還國重事也。雖遠害就利
去危卽安猶或不肖卑從況迫於橫逆非其
所欲棄久宅之曰里刈新從之高達道途之
勤營築之勞起怨宮傷和氣豈不惻然
有隱乎肆行而笑之顧其不仁亦甚矣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郕公敗宋師于乘丘

地魯

李氏曰齊之忿魯始於子糾之納宋之忿魯始於公之侵而其實則齊挾宋以圖霸也汪氏曰齊宋書師著兵力之強也書次見其師出之無名也魯書公書敗見其以千乘之君而勝人不以也魯道也記稱職於乘丘馬驚敗績公墜佐車授綏公雖能勝宋魯亦殆矣此春秋所以目公而譏之也與陳氏曰其言次所以桓公之圖霸而未集也桓公所甚汲汲者魯也苟不得魯不可以合諸侯宿師於卽將以誅魯耳於是書次見桓之未得志於諸侯也是故書齊宋次卽以志齊霸之難書楚戮厥貉以足楚霸土難於此焉可以知人心矣不苟於從齊是人心猶有晉也有王者作天下歸於從楚是人心猶有晉也有王者作天下歸

六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蔡姓即楚

晉熊
後

吳氏曰蔡侯爲荆所獲而以之歸留於楚九年。勿氏曰蔡侯何以名絕之也。九書敗書滅書入而以之君歸皆名者爲其服爲臣虜設絕之也。國君死社稷正也。逃之雖罪猶虜耻焉。虜甚矣。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失地則生而名之。比於賤者欲使有國之君戰戰兢兢長守富貴無危溢之行也。劉氏曰楚祝融之侵其上世有元德顯功通於周室與中國冠帶之君無異。惜稱王故以州舉。

戊戌周莊王十有一年

春秋傳卷之三

莊公

十

春王正月。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鄆。鄆魯地也。

秋宋大水

李氏曰外災告則書弔則書。張氏曰比歲
交兵怨不能廢救之一言而以新宋萬自禍乃
閔公之所謂出災異以譴告之而不知變者春
董子之存災異
秋之不察哉

冬王姬歸于齊

孫氏曰羣公受命主王姬之婚者多矣惟元
年與此書者羣公忘父之讐再與齊接婚姻

也。○王氏曰：主襄公之婚，其罪大故書之。詳主桓公之婚，其罪亦故書之。畧已周莊王十有五年。十有二年。

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鄆

胡氏曰莊公四年紀叔姬至
 于鄰辭以紀侯在鄰歸奉
 者順辭有來歸之義紀既
 婦節守義不以亡故而虧
 全節義恩禮有加焉是故
 其節書爲後世勸張氏曰
 冊悉書爲後世勸張氏曰
 隱七年歸于紀者伯姬既
 而能不以國之存亡貳其
 身之禁悴變其奉宗廟之
 於其身易曰眇能視利出
 之矣春秋可不錄其本末
 以示婦道之正乎

春秋集傳卷之三

大

國。陳氏曰。紀亡矣。曷爲謂之紀叔姬存。紀也。
陳滅而後見者。善辭也。是故紀亡書紀叔姬。
陳亡書紀叔姬。

夏四月。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太子

夫仇牧

宋萬試閱公於茅澤遇仇牧於門批而殺之
遇太宰督於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胡氏曰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徒殺其身不能
執賊亦足爲求利焉而逃其難苟之則矣大
軍督亦死於閔公之難
刑而不書身有罪也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宋人以曹師殺子游立桓公南宮萬奔陳宋人賂陳人乃使婦人飲之酒而以屏葦累之

宋人駭之。公氏曰：「宋人殺萬而奔閔，公陳人，不以爲高，而納之。公氏曰：「宋人殺萬而奔閔，公陳人，不以爲高，而納之。公氏曰：「宋人殺萬而奔閔，公陳人，不以爲高，而納之。」

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侯殺梁。

吳氏曰：「是時管仲爲政四年矣，故齊桓糾合諸侯以圖霸而始爲此會也。按上年宋有狄公之亂，蕭叔大心僅能率五族珍亂，桓公之亂，蕭叔大心僅能率五族珍亂，桓公之亂，蕭叔大心僅能率五族珍亂。」

春秋集傳卷三

主

齊桓公名莊，字季，魯之公子也。桓公之亂，蕭叔大心僅能率五族珍亂，桓公之亂，蕭叔大心僅能率五族珍亂，桓公之亂，蕭叔大心僅能率五族珍亂。」

夏六月齊人滅遂。遂，庚。

齊桓公名莊，字季，魯之公子也。桓公之亂，蕭叔大心僅能率五族珍亂，桓公之亂，蕭叔大心僅能率五族珍亂，桓公之亂，蕭叔大心僅能率五族珍亂。」

其力也。公氏曰：「宋人殺萬而奔閔，公陳人，不以爲高，而納之。公氏曰：「宋人殺萬而奔閔，公陳人，不以爲高，而納之。」

秋七月。公會齊侯盟于柯。齊侯盟于柯。

齊桓公名莊，字季，魯之公子也。桓公之亂，蕭叔大心僅能率五族珍亂，桓公之亂，蕭叔大心僅能率五族珍亂，桓公之亂，蕭叔大心僅能率五族珍亂。」

春秋集傳卷三

主

齊桓公名莊，字季，魯之公子也。桓公之亂，蕭叔大心僅能率五族珍亂，桓公之亂，蕭叔大心僅能率五族珍亂，桓公之亂，蕭叔大心僅能率五族珍亂。」

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齊桓公名莊，字季，魯之公子也。桓公之亂，蕭叔大心僅能率五族珍亂，桓公之亂，蕭叔大心僅能率五族珍亂，桓公之亂，蕭叔大心僅能率五族珍亂。」

夏單伯會伐宋。

齊桓公名莊，字季，魯之公子也。桓公之亂，蕭叔大心僅能率五族珍亂，桓公之亂，蕭叔大心僅能率五族珍亂，桓公之亂，蕭叔大心僅能率五族珍亂。」

秋七月荆入蔡

吳氏曰齊雖圖霸於未能以帖荆十年荆方
敗蔡而虜其君今人破蔡而入其國春秋之
書病中國之不競也。張氏曰息之亡蔡之
入皆哀侯之故非也。楚師始則身縲之謀而
會一婦人之故再召楚師始則身縲之謀而
破楚熊黃以悅婦人而與兵嘗時齊桓
之霸業未成遂致具橫行於江漢耳。齊桓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音絹
吳氏曰春秋陳曹二國伐宋其夏魯單伯方
往會伐將宋已成而三國還師單伯不及至
宋境故冬而單伯會也。此衣裳之會以一齊霸
衛鄭之君亦求會也。已此衣裳之會以一齊霸
魯定矣。若陳蔡曹却已歸諸侯也。卓氏曰
齊之霸政務簡便不欲煩諸侯也。

春秋集傳卷之三

莊公

王

十有五年

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

許氏曰三合諸侯而不盟以示慎重是以盟
則衆信莫敢渝也。張氏曰傳以爲齊桓始
霸蓋指諸侯始定而言然魯未信服而自是
之後宋人猶或主兵衛鄭未免復叛蓋齊之
霸業驟驟向定而諸
侯之心猶未一也

夏夫人姜氏如齊

張氏曰文姜不如齊八年矣至此復如齊桓
公欲求魯好以定霸業而不之拒也。文姜攝
惡於襄公之世桓公絕之義也以欲求魯之
故而不得

天下不爲之法乎若
秋特書以累桓也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鄭

杜氏曰宋主兵故序齊上。蜀杜氏曰齊桓
內不能率諸侯以朝天子外不能據荆楚以
救中國爲宋討一附庸以
其服從斯德之小乎

鄭人侵宋

張氏曰間諸侯伐鄭而侵宋不誠服齊以皆
二鄭之會鄭之反覆於齊楚之間蓋始於此
昔書侵以惡之。李氏曰按左氏鄭厲公以
去年自櫟侵鄭傳玃殺子儀而納之忽儀雖
死而莊公之子尚多也齊桓若不能明大義告
諸侯聲厲公篡逆之罪而廢之豈不爲霸業
之光哉。不此之顧首列於二鄭之會及其反
復三國伐之又以宋故爲辭亦何足以服之

春秋集傳卷之三

莊公

王

安宜乎於幽院成而
亦有鄭詹之執也

冬十月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家氏曰鄭突以庶尊篡嫡昭得返國突復據
據以逼之昭以弒死突之爲也齊桓始霸當
聲哭舊惡請於王正其罪宣示遠近以警
乃爲宋而作鄭非名也

秋伐鄭

李氏曰鄭桓公始寄幣於號節得十邑而國
之前華後渭左洛右濟主榮驍而食漆洧
春伐要領之國而南比之桓桓也故楚之
禍及鄭始此而春秋爲霸主之輕重焉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

滑伯滕子同盟于幽公羊作公會許男下公

劉氏曰同盟所以名盟也。周禮言之曰：諸侯之盟，分三：一曰會，二曰盟，三曰誼。會者，衆之共知也；盟者，衆之共聞也；誼者，衆之共見也。此三盟之義也。又曰：會者，衆之共知也；盟者，衆之共聞也；誼者，衆之共見也。此三盟之義也。又曰：會者，衆之共知也；盟者，衆之共聞也；誼者，衆之共見也。此三盟之義也。

非長諸侯

邾子克卒

高氏曰：邾子克，魯之附庸，有功於魯，故魯葬之。

其征伐有功，王至以是請命而

甲辰年十有七年

春齊人執鄭詹

張氏曰：詹，鄭之大夫，與齊同，諸侯不暇不暇。詹之執，齊人執之，以爲齊之利也。詹之執，齊人執之，以爲齊之利也。

夏齊人殺于遂

制氏曰：于遂，齊之大夫，與齊同，諸侯不暇不暇。于遂之殺，齊人殺之，以爲齊之利也。于遂之殺，齊人殺之，以爲齊之利也。

秋鄭詹自齊逃來

張氏曰：鄭詹，齊之大夫，與齊同，諸侯不暇不暇。鄭詹之逃，齊人逃之，以爲齊之利也。鄭詹之逃，齊人逃之，以爲齊之利也。

春秋集傳卷之三

莊公

二五

春三月有食之

范氏曰：天子之食，而朝日於東門之外，故始出而有食。食之，天子之食也。食之，天子之食也。

古之疑矣

夏公追戎于濟西

其氏曰此未有言侵伐者而書追戎是不覺其來已去而追之也為國無武備故戎心而

危道也

秋有蜮

柳子厚曰蜮居水中以氣射人者名射工居水傍林木間含沙射人者名射工居此陰物也藥亦陰物也是時莊公上不能防其母下不能正其身陽淑消而陰愿長矣此惡氣之應也。張氏曰藥者迷也蓋者惑也。是時文姜為亂於閨門之內其遺毒餘患也。哀姜卒再成篡弑之禍。莊公之示人顯矣。

春秋集傳卷之三

莊公

姜

冬十月

壬午周惠王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

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

楊恥菴曰媵者使事之名公子列於兄弟女木異姓使逆非遠嫌之道又等於父兄婦乃同姓使媵示親授之理故可媵而不可逆陳人之婦陳侯夫人之衛女也。未入國不可稱夫。人故稱媵陳侯夫人之衛女也。公命也。結不送。知但大夫無私交結之媵婦必公命也。言于鄆至衛向鄆聞齊宋為會聘禮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便道從之特不受專對之辭耳。有此命得以便道從之特不受專對之辭耳。

蓋當時出境止在五服之內故非原無是命而可以專主行之也。諸侯專相為盟猶以不可況以大夫日使結盟而齊宋不來伐猶當以無益而有罪乎。

夫人姜氏如莒

楊恥菴曰莒非父母之邦不知何所私亦不知何所託較之翔歸齊其蕩更甚而莊公之不能幹姜氏至起六年之不能遠嫌其夫肯見矣。或曰姜氏至起六年之不能遠嫌其夫肯見矣。無故踰境即作私斷矣。未必有私索婦人私而踰境即作私斷矣。未必有私索婦人。所取也。餘做此私則不可。故經但書如莒不書有八年不出國十五年又。一氏日所謂禮之所去刑之。昏滿之。子莊公不能制。故於今如莒也。父母。改不得歸寧。莊公兄弟之國且不可往。況他國乎。

春秋集傳卷之三

莊公

姜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鄙者邊陲之地。程子曰齊桓桓始霸責魯不恭故來伐也。家氏曰是歲周有子類之亂。桓公不能討乃以三國伐魯是春秋所責也。

春王二年

夫人姜氏如莒

汪氏曰文姜以桓三年至白齊至是蓋年六十矣。淫姦之行老而尤甚。比歲如魯將祖之。刑雖國惡不諱也。朱子綱目於武王將祖之際雖國惡不諱也。朱子綱目於武王將祖之際。爵如國公其亦春秋志。姜氏如莒之遺旨也。與。

夏齊大災

杜氏曰來告故
書天大曰災

秋七月。冬齊人伐我。

杜氏曰齊桓於是舉攘戎之兵伐在徐州之
城最近齊桓為盟主若罔聞鄭伯說公晉命於
之亂以兵討亂殺子頹王入於王城齊不能預
也去以年伐魯今年伐戎大率
逐利以自私於王室何有

戊申四年。二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張氏曰墓祇宿國之人而春秋終始君之且
後記其卒於位所以著小人也。家氏曰自
王法不行而於世之所由亂也。及周惠王以子
突之入於陳春秋蓋絕之矣。

春秋傳卷之三
莊公

類之亂出居千櫛諸侯動王者獨鄭與
屬公雖有篡國之罪亦有勤王之功是以
葬復錄之。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張氏曰文姜之行惡矣而卒以國君之母
葬終身此魯之禍所以未艾必至於莊公之
終而後魯亂始息也。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王氏曰據左氏鄭伯有納王之功勳在王
然不免謫為厲公其始以賂而篡立中
而不出奔周室雖哀公議尚在臣子
謫不敢妄加美名古意猶可考也。

西巳五年。二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肆大胥。

肆放也。胥過也。胡氏曰肆者蕩瑕
之稱也。周官司刑掌赦宥之法。壹有曰不
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遠忘。壹放曰幼弱。再
曰老。三赦曰愚。愚未聞肆大胥也。大胥皆
以則廢天罰。國典縱有罪。大德無辜。惡人
惠其為政。於諸葛孔明。數與而赦。不妄下
得春秋之旨矣。肆傳而曰大胥。識失刑也。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劉氏曰夫人之謚皆私謚也。婦人不尸
不當別謚。高氏曰婦人無爵。何謚之有。先
王之制。但取夫之謚。冠於姓之上。以明所屬
豈有不繫其夫而列自為謚者哉。夫人姜氏
試通。淫亂之人。得罪於宗廟。國人之所不
今也。云也。雖以母子之故。不忍棄絕。則葬之

春秋傳卷之三
莊公

足矣。又別為之謚曰夫人。而不復繫於桓公。自
是魯國從而效尤。夫人之死。皆為之別立
謚。後世因循不改。
大失春秋之旨矣。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張氏曰不稱世子。未嘗於天子也。未嘗則稱
公子。重王命也。揚。取。卷。曰。國君不得專殺
其臣。父豈得專殺其子。春秋天子之事也。故
書而宣公之不仁。不必言御寇之有罪。無罪
俱可勿問矣。

夏五月。

孫氏曰春秋未有以五月首時者。此蓋下
有脫事附。吳氏曰書時之首月而四說為
也。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侯盟于防地

防魯地也

冬公如齊納幣

程子曰齊疑婚議故公自行納幣後二年方納幣也呂氏曰莊公大婚者三娶也女一也喪未畢二也親往納幣三也恩按文姜既於齊襄必欲魯莊娶其女故齊女待年而趙禮以求速婚也適母之遺命而忘父之深誓豈非走獸之通乎

二十有三年

春公至自齊祭叔來聘

莊氏曰祭叔地叔字天子之大夫也但曰來聘見其假王命而私交也○按氏曰私行假

春秋傳卷之三

莊公

元

夏公如齊觀社公至自齊

言聘故不言王使以讓之○陸氏曰不言使皆原其來意非天子之命耳

程氏曰諸侯非王事不出境且諸侯各有其社合所事而觀他國之社已非禮矣况齊為魯國父廢禮注忘廉耻縱遊觀罪具見矣○吳氏曰社者諸侯祭其土示之常事未聞鄭國之君往觀之者如齊而門觀社此何禮哉按襄公二十四年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蓋齊俗每因祭社則蒐軍以誇示威衆而聚人觀之故莊公得託此為名以如齊也

荆人來聘

張氏曰楚自四五年來先加兵於荆蔡而聘使至魯用遠交近攻之術杜氏曰不書荆

子使某來聘君臣同辭者楚之始通未成其禮

公及齊侯遇于穀

張氏曰為婚姻而齊難之也不可為婚如則當終之數與之約而後與之書此所以著莊公之待人不以義也

蕭叔朝公

胡氏曰蕭叔附庸之君也為禮必當其所而後可以言禮蕭叔朝公在齊之穀非其所而禮非其所野合而朝公於外是委之於野矣故禮非其所野合而朝公於外是委之於野矣故此亦春秋撥亂之意也

秋丹桓宮楹

春秋傳卷之三

莊公

三

桓宮桓公之廟楹柱也○穀梁子曰桓天子諸侯廟室大夫舍士對丹楹非禮也○高氏曰桓公不能為桓復讐而反娶其女以奉祭祀故丹楹刻桷以示孝甚矣莊公之行詠也夫宗廟之制責先君不恭莫大焉聖人直書其事具文見意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危

危鄭地

程子曰遇穀盟危皆為要結期好○愚按魯弱而齊強文姜尚存則以母黨自託文姜既死而齊強不擇德而擇勢適足以釀異日之禍哉

平周惠王二十有四年

春王三月刻桓宮楹

殺侯之子曰禮天子之楹斷之磐之加密不馬
諸侯之楹斷之磐之加密不馬
非正也。家氏曰宗廟祀享之禮自天子至
公侯大夫士降殺有等然後盡於禮不以
踰禮為榮也不以僭禮為孝也。今莊公娶仇
女為夫人既又丹桓公之楹以刻其楹以蓋
其無父之恥。又丹桓公之楹以刻其楹以蓋
於其父之薄。於其祖無祖也。無父無祖禽獸
制而盛飾深著莊公之罪也。
葬曹莊公。夏公如齊逆女。秋公至自齊。
吳氏曰親迎常事不書公納幣越三年而後
得親迎以非常而書志之以示譏也。張

春秋傳卷之三

莊公

三

氏曰王親之義之詩而哀痛終其納公
思妃偶之合兩年之間三至齊庭而納公
其父春秋所以詳書而誅其心也。楊
日公於今三十七年矣而始納公。雖
在喪不可婚而未喪以前胡為不婚乎。雖
治緩嗣續玩宗廟於此皆可見矣。其
幣無異者結正緩婚之罪也。諸公婚於
即位之前或得正緩婚之罪也。諸公婚於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張氏曰妻者齊也書八月丁丑入見後公而
至之日多也。胡氏曰何以不娶不見公而
宗廟也姜氏齊襄公之女入者不順之辭以
宗廟為弗受也昏義以正始為先而公不與
夫人皆至姜氏不從公而入已失而公不與
夫婦之正就問孫邾之亂兆矣。
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

御孫曰男賁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
女賁不遇裸采桑傭以告虔也。今男女同
也。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
氏曰姓而無乃不可乎。曰同姓大夫之妻
以私言公事而宗婦則曰同姓大夫之妻
羣臣故以私言之也。張氏曰大夫之妻
見於宗廟婦見於內也。張氏曰大夫之妻
女之別矣。莊公娶仇女為夫人既又丹桓
仲秋以大夫之妻見於內也。張氏曰大夫
麟不德而致武后淫毒遷移百官命婦同
其防納幣於夫春秋書娶夫惟移移妻最
防納幣於夫春秋書娶夫惟移移妻最
其防納幣於夫春秋書娶夫惟移移妻最

大水

春秋傳卷之三

莊公

三

汪氏曰莊公娶仇女又奪其以誇示之故有
陰淫之應唐高宗立太宗才人武氏為昭儀
而萬年宮夜與高宗共浴其
身天相感之際焉可誣也
冬我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張氏曰羈繫於曹明其正也赤不繫國喪
也亦以虜繫天子方伯不能正病之也。
陳氏曰我既侵曹而羈始出奔是曹懼我而
赤其君明矣羈既出赤乃入是戎出羈而納
赤亦明矣

郭公

胡氏曰此郭公也。襄公不可曉而先儒以為郭
亡者於傳有之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
故亡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郭子之言乃賢
君也。同至於亡父老曰郭若善善不能用至

二十有五年

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村氏曰女氏叔字季友相魯原仲相陳二人
有舊故女叔來聘季友冬亦報聘○黃氏曰
陳女叔來聘雖其君使之實出其臣之
私意也大夫交政於中國其見於此乎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汪氏曰朔之入國魯莊與有力焉未必不會其葬所謂治其罪而不矣者也

蘇軾集傳卷之三

雜記

三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殺梁子曰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天子殺日置
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兵三鼓
大夫摯門士摯柝言充其陽也杜氏曰諸
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呂氏曰天子代鼓
於社陰之神也日食則陰勝陽也天子尊
以責神諸侯卑自責而已諸侯鼓於社非正
也復用牲排禮也牲者祭祀之事牛必在滌
三月三月之後方成牲日食用牲取具於
時耳

伯姬歸于杞

胡氏曰其不言逆何也逆皆非解其名
姓不登於史策則書歸以志體之矣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社土示也。門秋所記者於是而數用牲焉。反助陰矣。高氏曰：古人遇水旱雖有一共新禋之禮，然靡神不舉，鼎爨斯牲，先王必躬脩行以爲之本。況于社乎？門非所以致災者也。自古豈有伐鼓用牲救水災之禮乎？

冬公子友如陳

如友莊公之弟稱公子者史策之通言

二十有六年

春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

張氏曰爲進於
西之耻報怨也

曹殺其大夫

東坡先生集卷之三

...

舞

家氏曰魯殺其大夫不惟譏其專殺又譏其
溫殺曹赤挾戎援以篡兄之國又挾戎威以
去兄之黨所殺者必皆無罪而又不止一人
魯史不得其姓名是以闕之耳。陳氏曰凡
殺大夫恒名之此其不名何惡言也莊公卒
有戎難羈出奔陳赤於是篡曹篡而殺其大
夫則必不義其君者也宋杵臼無道而殺其
大夫則亦不義其君者也。胡氏曰古者
諸侯之卿大夫士命於天子而諸侯不敢專殺
命也其有罪則請於天子而諸侯不敢專殺
也及春秋時國無大小卿大夫士皆專命之
而不以告於王朝有罪無罪皆專殺之而不
以歸於司徒無王甚矣凡諸侯之大夫方其
交政中華會盟征伐雖齊晉上卿止錄其名
氏至於見殺雖曹莒小國亦書其官或折或
揚或奪或予聖人之大用也
明此則可以同頒罰之權矣

成爵涂
 大伯肅
 大益姓
 成後伯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甲寅二十有七年

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伯姬雖莊公之女然行會禮則非事于洮則
非地失歸寧之常矣故書卓氏曰伯姬歸
寧當在魯而會于洮豈哀姜方扶嫡寵不以
于女待伯姬故伯姬未敢遽來而與乃父謀

春秋集傳卷之三

三

與其滴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張氏曰再舉同盟之禮以申霸令而一諸侯之心也曹宋陳鄭皆至而衛獨不來故明年

衛伐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吳氏曰無會葬鄰國大夫之禮季友與原仲有舊欲往會其葬以大夫不可私行出境諸於公而公命之行故書○吳有函曰大夫三友而葬同位至夫使同位而第爲本國之知哭請寢門之外則必送諸首丘之原情有所難已禮有所不廢故惻然請命於君以往焉不然豈以季子之賢而違禮抗命以自遂乎

冬杞伯姬來

張氏曰志其往來之數非為一歸寧之義所以厚男女之別也。張氏曰伯姬來朝始知伯姬之來爲伯道殷勤也。然邾邾朝聘紆皆必假伯姬以自託於是見莊公之過愛其女而弱杞之過崇其夫人也。

莒慶來逆叔姬

胡氏曰莒慶莒大夫也叔姬莊公女何以稱
字大夫自通則稱字爲其君通則稱女尊卑
之別也何以書諸侯嫁女於大夫而公自主
之非禮也。陳氏曰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

春秋集傳卷之三

并公

議

杜氏曰賜齊侯命爲侯也

乙酉二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

敗績

胡氏曰按左氏衛嘗伐周立子類至是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則齊人舉兵乃奉王命聲衛立子類之罪以討之也今衛不微辭請罪而上逆王命下拒方伯之師自與之交戰則是衛人爲志乎此戰故以衛主之也書曰耆見齊人奉辭伐罪方以是日至而衛人不請其故直以是自與之戰所以深疾之也齊稱人將卑師少也。汪氏曰衛豈不類其罪固不容誅然已越十年而衛君又易世矣當其時不能治後之人何罪且受賂而

能仲天討雖曰齊亦不丁以
夏四月丁未邾子貜卒。秋荆伐鄭公會齊人

宋人救鄭

胡氏曰按左氏楚令尹子元無故以車六百乘伐鄭入自純門是凌弱暴寡之師也故以州舉狄之也鄭人將奔桐丘諸侯救之楚師夜遁是得救急恤鄰之義也故書救鄭善之也桓公主兵接蠻戎安中國之事見矣

冬築郿

凡土工大曰城小曰築郿書築蓋田獵之地臺圃之類也歲凶而興不急之力役可謂知務矣

春秋集傳卷之三

莊公

壬

大無麥禾

張氏曰不言水旱而言大無麥禾天時人事兩不足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

辰字文仲。劉氏曰不言如齊告糴而曰告糴于齊者言如齊則其辭緩告糴于齊則其情急所以譏大臣任國事治名而不治實之弊也魯人悅其名而以急病讓夷為功君子責其實而以不能務農重穀節用愛人為罪。張氏曰一年不熟而上下相顧無以救民重臣自往告糴若不遇齊桓則魯之民溝壑矣

丙辰

周惠王二十有九年

春新延廐

夏鄭人侵許。秋有蜚

羅氏曰負蟊今謂之蜚蟊蟲好以清旦集稻上食稻花田家嘗以委作撥拾置他所日出則散去又其氣臭惡能壞稻使不蓄春秋書之當由此耳。劉向曰蜚色青非中國所有南越盛暑男女同川而浴淫風所生為蟲與惡公娶齊女故蜚至天戒以為將生與惡聞莊公

春秋集傳卷之三

莊公

壬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方也。季氏曰不書曰國已無起者也猶書卒者魯人聞而往弔恩禮有加焉故也

城諸及防

吳氏曰凡書土功雖時非善之也愈於非時者謂其間垂興土功而亟書之不繫乎時與不時皆與也若此兩年築郿新延廐又城諸及防豈不為亟而譏之乎

丁酉惠王三十年

春王正月。夏師次于成

趙氏曰魯蓋欲會齊閭鄒至成待命閭鄒已降不獲行耳以前會成閭鄒已降

注說
待其
情故
存以
考

必也注氏曰鄭紀
叔姬未合兵以滅
而不敢故伴為救
名猶前次滑之意
秋七月齊人降郭
萬氏曰以齊桓之
郭之地不足以為
乃必降而有之使
遺聖人所以書降
八月癸亥葬紀叔
家氏曰滅國不葬
勝不葬此以賢叔
以叔姬不為國亡
世以此坊民猶有
身於仇敵如晉惠
○汪氏曰國滅而
莊公

春秋集傳卷之三

莊公

壬戌

其亡滅而存
之意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冬公及

齊侯遇於魯濟

杜氏曰濟水歷齊魯界在齊界為齊濟在魯
界為魯濟許氏曰齊桓伐鄭伐徐皆
以宋人主兵與公會城濮而後伐鄭與公會
齊濟而後伐我以為是知齊桓之霸不自待也
為功遂能力正天下澤潤生民

齊人伐山戎

此戎病無齊人伐之蓋桓公管仲親至燕解
而後命將以迫逐之也故稱夫人之力不
不至等於邪衛之危亡者微夫人之力不至
此一匡天下豈其然乎○汪氏曰上遇魯濟

謀山戎下獻捷皆以齊侯書則山戎北
微者矣○王氏曰據史記山戎伐燕告急
於齊則不得不救矣然春秋不以救書而
書獻捷則齊侯之志實在遠畧宰孔已知
之矣

戊周惠王十三年三十有一年

春築臺于郎

胡氏曰何以書厲民也天子有靈臺以侯天
地諸侯有時臺以侯四時去國築臺於遠而
不緣占侯是為游觀之所厲民以自樂也

夏四月薛伯卒。築臺于薛。六月齊侯來獻

戎捷

春秋集傳卷之三

莊公

甲

秋築臺于秦

張氏曰莊公一歲三築臺所謂及是時般樂
急於治國治家之當務荒廢多矣此所
以踰年而身死而蕭牆之禍至
奕世而不能定也可不鑒哉

冬不雨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汪氏曰莊公之薨至是十有一月而始克葬蓋以國亂子弑嗣君幼弱危不得葬也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季子來歸

張氏曰邦之挫折有親且賢執不賴之於故魯人思之齊侯從魯人之請而召之歸魯春秋從諸侯昆弟之例特字之而許來歸所以齊季子力不能正違而去之權也君立見召而得中義也故聖人善其歸不譏其去以明變初何有大功於魯又況通有立僖之私恩耳初徒何異春秋書季子來歸恐只是因舊史之

春秋集傳卷之三

閔公

聖主

冬齊仲孫來

仲孫名湫齊大夫。陳氏曰書來識也仲孫之來視魯也莊公薨子般弑閔公幼落姑之盟嘗請於齊僅能復季子而已而使人以夫人之志未可知也桓公不能正視然使人以夫人之魯曰是可取乎桓公霸諸侯將罔人之難以孫國有罪矣然其言魯秉周禮於此見周公之澤入人者深足以維持其國於政亂俗壞公

辛酉七年十二年

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張氏曰移其國於陽中而為附庸蓋桓公之強力施於可取者如此非有與滅繼絕之心也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吳有函曰禘有三其名同而其義則異有時禘有大禘不吉禘時禘之禘夏祭也以依時所自出則以名禘次第也大禘之禘近祭太祖審諦昭穆而得吉致生之帝而得名禘也晉人告穆叔所

春秋集傳卷之三

閔公

聖主

秋八月辛丑公薨

初公傳奪卜歸田公弗葬慶父使卜歸賊公於武闕不書地諱之也。劉氏曰公薨何以葬慢也非臣子之事也。汪氏曰或謂慶父已殺何不以不書葬今考慶父謀共而公薨如為卿則慶父之誅不以賊討是以不書葬如

春秋集傳卷之四

湘川李文

僖公 名申莊公子諡法

王周惠王十一年

春王正月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夏六月邢遷于夷議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春秋集傳卷之四

僖公

一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齊人討賊之辭也歸則為魯誅其罪而夷者諱

楚人伐鄭

趙氏曰此荆稱楚人之始稱楚其自改也人

春秋集傳卷之四

僖公

二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榿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鄆獲摯力

知反擊居他慶父走莒莒人逐之因而自縊莒人來求賂

高氏曰齊諫之是齊已絕之矣魯諫之是魯不忍絕之也是以聖人因其喪至特去姜以絕之齊之喪不當歸魯將如之何曰即其然則哀姜之喪不當歸魯將如之何曰即其然所而葬之可也○張氏曰古者兵死尚不入於兆况得罪於先君見誅於方伯而可以配祖廟秩烝嘗乎故春秋於其喪至而賤之以罪魯僖之不知義也○王氏曰哀姜帷薄不飾與弒二君大義已絕不可入廟魯不當請齊亦不當歸也齊以大義誅之魯以私意請之絕於前而請於後魯之過也

周惠王十三年

僖公

三

狄既入衛衛之遺民渡河立戴公卒文立
公廬於濇齊桓公使公子無虧帥甲士戍之
歸以乘馬魚軒祭服犧牲門材文帥諸侯以
城其國都焉城耶魯不與其役故叙三國之
師城楚丘魯與其役故舉魯以概諸國也既
城而後遷故不曰城衛或乃以桓公之不與桓公
之專封夫衛立戴文二君非桓公之策命也
率諸侯定其國都助其力役豈得謂之專封
乎東晉南宋之方鎮生視郡境之崩潰而莫
為之恤安得一齊桓者出而救之吁可歎哉
○孔氏曰不言城夷儀而言城邢邢已
遷也言城楚丘不言城衛衛未遷也

此說恐非身得罪祖宗安可入

吳氏曰哀姜有罪齊桓以霸令誅之者義也然姜實莊公之正配僖公之嫡母也子無紉母之道故僖公以小君之禮葬之也○李氏曰先儒皆謂哀姜僖公之嫡母子無紉母之

新休公
有子西
於原也

義得用。小君之禮。竊謂既得。罪於夫。宜絕於宗廟。以私禮葬可也。以小君禮附不可也。虞師晉師滅下陽。虞姬姓公。爵虞仲後。晉姬姓侯爵。武王子。唐叔虞後。○

下陽號

胡氏曰按孟子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
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
然則晉人造意以虞首惡何也貪得重賂遂
其強暴滅兄弟之國以及其身而亡其社稷
所以爲首手下陽
既舉而虞號亡矣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賈

胡氏曰按左氏盟于貫服江黃也荆楚天下
莫強焉江黃者其東方之與國也二國來定
盟則楚人失其右臂矣桓公此盟其肥楚之
慮周矣其攘蠻戎安中夏之義著矣○張氏

春秋律卷之四

信公

四

曰齊桓謀楚先服此二國脅迫近楚之境者所以遠交而孤楚之勢此桓公服楚之規模也惟宋與盟不煩諸侯也

冬十月不雨。楚人侵鄭。

甲子二十三年

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穀梁子曰不雨者勤雨也每時而一書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歷時而總書不憂雨者無志乎民者也○楊耻菴曰每時一書蓋仲李之月非無霖潦不沾足也歷時而總書蓋恒暘也

徐人取舒舒偃姓

家氏曰舒與楚地而為中國患其來久矣徐
帥諸侯之師救之是以知徐徐受命於齊桓
○李氏曰徐始見經而得書人始滅國而得
書取皆未滅之詞先儒以為舒者楚之黨徐
人取舒為中國通伐楚之徑也春秋以其效
順於中國也故書人
書取此說疑得之

六月雨

殺梁子曰雨云者喜雨也喜雨皆有志乎民
若也○李氏曰一經書雨此為持筆與他公
止書不雨
者異矣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家氏曰桓公之伐楚所謂處勝而動好謀而
成者也宋魯鄭衛同盟已久猶未敢聲楚人
之罪必江黃至而後定討出師去年盟江黃
今年會江黃皆為後楚討也諸侯之師當其
前江黃之師後楚將腹
背受敵有在戰勝必勝矣

春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信公

五

冬公子友如齊蒞盟

莊臨也史尊肉也○公羊子曰蒞盟者親盟
乎彼也來盟者何盟乎我也○趙氏曰來盟
彼欲之也不書其誰敵者也皆簡辭也
欲之也不書其誰敵者也皆簡辭也

楚人伐鄭

四年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

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陘楚地

春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信公

六

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
問師故管仲對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
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
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
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郟
楚師聞之曰蔡自附楚之蔡先賁其以文王
楚而加兵於附楚之蔡先賁其以文王
而甘也於附楚之蔡先賁其以文王
而故可以遂伐楚之蔡先賁其以文王
而管仲復以法則不奉天子之命未敢正其
天吏討罪之法則不奉天子之命未敢正其
其專書火以著其師有烈之功烈之卑書遂
民塗炭也○吳氏曰孫子云自戰百勝非用
兵之善不戰而屈人之兵者善也齊以楚方
強若不待其自來屈服則勝負未可知也故
千王曰荆楚晉主罪之大者也包茅不入
○信公

夏許男新臣卒

趙氏曰許國與楚近蓋許男
遷疾而歸故不言卒於師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胡氏曰楚大夫未有以召陵為盟者其曰屈完
義也盟于召陵序桓桓也桓桓公率八國之師
侵蔡蔡潰伐楚楚人震恐兵力強矣然桓公

經 140—338

進不能自明退不能通難愛父以姑息而
之書也而目晉侯片殺何也春秋端本
之專齊卓子璧後亂木成矣尸此者其
故有以位以敗其國使後世有欲索紀
猶太子之先母名門使姦臣逆所成焉
後如流經世而自登子者蓋獻公嬖
而公卒卒後亂二十餘年兵敗
俱破可以示有國之盛衰矣
張氏曰杞伯姬來杜氏以爲寧成風也
蓋年十餘歲杞伯姬在而使其子隨母
九

杞伯姬來朝其子

春秋傳卷之四

朝者人君見於宗廟朝廷之上而在使
子行之又使歸於宗廟朝廷之上而在
先王之制諸侯未冠而即位謂之童子
歸杞方十三年有子必成人之體接之
朝子。吳氏曰魯有疾遺其子何而勝
父朝魯春秋諫之惠公疑有疾伯姬
子魯之甥故執之至魯就舍攝父行朝
年杞惠公卒成公嗣位蓋伯姬欲託其
於魯也杞伯姬失道失父道伯姬失
妻道失母道其子失道也
而魯侯受其朝皆非禮也

夏公孫茲如牟

娶而逆之也吳氏曰以私事行而有
請於公託君命以往故書以譏之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

世子于首止

張氏曰初惠王娶陳嬀爲后生太子鄭及叔
帶愛叔帶欲立之恒公以其廢長立幼將啓
亂階遂率諸侯會王世子于首止不天
之曰以爲王會尊所以尊國本絕階也
則陵以扶諸侯而王世子于首止春秋
強曰王扶諸侯而王世子于首止春秋
若曰王扶諸侯而王世子于首止春秋
而抗也。陳氏曰諸侯咸會王世子于
桓公也於是平帶曰諸侯咸會王世子
桓公也於是平帶曰諸侯咸會王世子
爲會也於是平帶曰諸侯咸會王世子
殊爲會也於是平帶曰諸侯咸會王世子
夷於諸侯也於是平帶曰諸侯咸會王世子
莫知以爭矣。劉氏曰王世子于首止
十

春秋傳卷之四

於首止而諸侯咸會王世子于首止
孔子曰止而諸侯咸會王世子于首止
身可謂之變而不失其正者也乃思桓
太子不命於王而桓公私其正者也乃
無王命於王而桓公私其正者也乃
之至私愛世子桓公私其正者也乃
已則齊桓公私其正者也乃
然則齊桓公私其正者也乃
罪之也楊氏曰桓公私其正者也乃
尊故世子或與朝會位有特設也後世
宰臣下不可得矣竊謂世子自處宜謙
人臣則當尊之道固有並行而不相悖
可執一而論哉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丘

鄭伯逃歸不盟

春秋集傳卷之四

僖公

十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變賢者守其常聖人盡其變會而止逃鄭伯
虞父子君臣之變而不失其中也張氏曰
桓公之驛天下之公義也惠王之命一人之
私心也鄭伯肯公徇私濟棄衆善
行同匹夫故書逃歸以深罪之也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冬晉人執虞公。

任公輔曰地譜光州化光縣故弦國。張氏曰闕穀於苑輔楚頽以當齊桓桓雖外受盟於召陵而內懷負固之心至此因王間鄭而帥師滅弦書人罪之也弦子書奔不服於楚而逃去之不名以爲尚可隍以興復其國故不絕也黃弦同壤而黃受弦子之奔楚滅黃自此始矣桓公於此時因弦子之奔而舉諸侯以討楚復弦豈不足以立列國之威而制楚之橫與故詳書之以罪桓公之失此機會也

春王正月。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

伐鄭圍新城

范氏曰齊桓糾合諸侯翼戴世子而鄭伯背義逃歸是以諸侯伐而圍之罪著於上而討

春秋集傳卷之四

倍公

士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張氏曰楚人國許蓋攻其所必救以解新城

之圍也。穀梁而拔歸。所以扣髡而救患。見於
公之急于義也。故書遂以予之。汪氏曰。楚
人圍許以救鄭。經不書救者。不予楚之救。鄭
也。下書諸侯救許。則楚人之罪不可掩矣。

冬公至自伐鄭

戊辰十有四年七年

春齊人伐鄭

張氏曰鄭求服故復伐齊
力足以制之不煩諸侯也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春秋集傳卷之四

信公

十五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吳氏曰蓋惠王前年之冬有疾今年歲終乃崩也

庚子年 九

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公

同盟苟四而不會其
葬於邦交之誼薄矣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

于葵丘
周公名葵丘宋地

胡氏曰：「或三公分其人，則以下卿上兼師保之職，宰兼三公也。」
 或三公分其人，則以下卿上兼師保之職，宰兼三公也。
 有進退之職，出入均勞之義，非王世子貴有
 常尊之可比也。禮也。梁子曰：「宋其稱子何也？」
 未葬之辭也。禮也。梁子曰：「宋其稱子何也？」
 而出會以宋子為無衰矣。陸氏曰：「淳閏君子
 不奪人之喪，齊為霸主而使宋子與會，桓公
 失正可知也。陳大士曰：「桓有大功三無召
 殺楚無周也。春秋所以與桓也。汪氏曰：「惠王
 侯無周也。春秋所以與桓也。汪氏曰：「惠王
 之喪適常同執殯至之際，襄王方居諒陰，百
 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之時，桓公不卒諸侯豈
 於京師反徵冢宰於葵丘而春秋無譏者，豈
 桓公能弭王室之大難而功可掩過與抑會

春秋傳卷之四

億

集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姪氏曰經書有女未嫁而卒者三雖曰許嫁
 則喪之切成人之禮亦時君溺愛之過耳。
 按禮諸侯姑姊妹女子子嫁為諸侯夫人則
 服大功大功以尊則無服蓋諸侯絕期苟嫁
 為諸侯夫人則尊同尊同則為之服如許
 嫁未可稱夫人而喪之如成人非也。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孟子曰五霸桓公爲匹夫之會諸侯更相
戴書而不貶血初尊賢曰疎不孝無易樹子無
以爲羞焉再命曰尊賢有材以彰有德三命
曰敬老慈幼無怠實於四命曰士無世官官
事無偏取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
防無過釋無有封而不告曰仇我同盟之人

甲子晉侯諱諸卒。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與

○胡氏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予也不正其後申生而立之也人君擅一國之名罷為其所子則當子矣國人何為不予也民至殷而神是非好惡難知且公也其為子而弗子者莫能使入弗之子也非所子而子之者僖公

春秋集傳卷之四

莫能使之
 齊舍未
 遇我雖
 殺申生
 公爲之
 按諸說
 其言
 其說
 似合而
 赤內重
 外重也
 柳君
 親則
 君之
 周襄王
 二年
 十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

秋滅溫溫十奔衛
諸侯大夫來魯朝聘皆明書之齊往他國朝聘皆但言如者亦內辭而孔子因之也蓋魯不朝王而朝齊霸業愈盛而王綱愈墜矣魯然則他國可知○張氏曰桓公霸業未盛不則諸侯以朝禮葵丘之後霸體漸肆諸侯不朝天子而朝霸主自此始矣

邑畿內諸侯欲以國方主曰出居於鄭之
 權輿也趙氏曰狄滅溫而齊桓不問豈葵
 丘之會乎心日生以溫爲無足救與視其
 而不救蓋以其無驅於齊也豈隔主
 之公心爲懷於有不克終之漸矣
 倍公
 太

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卓犖也。張氏曰：「臣克因優施焉。」
謀及中，立以公卒，乃救齊。卓犖，齊之無罪而死，正諫
人。以里充當申生，未死之前，不能納重耳。
前車。以里充當申生，未死之前，不能納重耳。
驪姬。認賊以求免，坐視太子之無罪而死，以成
弑。立君。夫奚齊、卓子雖庶孽，而有先君之命，而
以立。其位則固里克之君也。君臣之分已
是而純。上作亂如此，故正名其弑。君而苟
不失信於君，得以死節，肅此其定罪。所以
輕重。權衡非聖人莫能修也。胡氏曰：「人
臣所明者，義於功不貴幸而成所立者，節於
死。不貴幸而克克欲以中立，祈免自謂智矣。
而終亦不免等死耳。不死於世子而死於獄。
君其亦不知命之蔽哉。苟息不言故書。」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所以著其節或曰息既從君於齊不食其言
成固危之俗也息不食言其可少乎○抑子厚
曰春秋之進荀息非聖人之情也進荀息以
其苟免之惡也○家氏曰既不能正諫於其
君又為之託孤之寄雖欲臨難苟免其可
得乎聖人所取特在於不食其言若以事君
猶有所愧也

晉殺其大夫里克

張氏曰里克在獻公父子則為賊而惠公幸
夷齊卓子之死而得立初未嘗有討而惠公幸
心獨以其志在重耳而不已懼其又將克之
已為夷齊卓子是以討賊之辭書之也○鄭氏
曰既書弑君於前誅里之為賊推見至隱曲
夫其情非明惠公之非為討賊推見至隱曲
盡其情非聖人莫能倚之也○問荀息不能
正君之非而能守君之命里克欲從君之義
而不從君之命而能守君之命里克欲從君之
息不得則刻齒不成立為犬矣

秋七月○冬大雨雪

高氏曰酉戌亥月皆非大
雨雪之時故云為異也

二十有一年

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

平鄭言於秦伯請出晉君晉侯遂殺之蓋討
里克之黨也○張氏曰惠公志於得國而無
君人之度外則失信於秦內則忌克多殺故
平鄭雖有私謀之心而春秋以累上之辭書之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薛氏曰夫人齊侯之女也歸寧可也為會而
從夫於外非歸寧之禮也○汪氏曰齊及以
會所以別男女也相公如齊綱公與姜氏此
稱及則傳公猶能防制云爾魯頃解摩姜為
令妻則聲姜必無文姜之行矣

秋八月大雩○冬楚人伐黃

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夏楚人滅黃

汪氏曰江黃二國之滅皆不書以其君歸
不書其君奔者蓋君臣同力效死以守而往
中國之救也故滅不書代而黃則書伐所以
書國齊不救黃其罪可知晉雖救江而所以
救之者非其道與不救無異也○程子曰
江黃國小而近楚齊桓桓與之盟而不救則
君子之責有所歸矣夫齊桓桓未霸求諸侯如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甲戌
周襄王
十有三年

春秋侵衛

張氏曰楚既滅黃而莫之恤狄侵衛之師所以肆也趙氏曰前年狄滅溫溫子奔衛今狄侵衛以納溫子也霸主豈容安視而不救乎楚滅黃畏其大而不救狄滅溫以其小而不恤大者吾畏之小者吾忽之則諸侯安用夫霸主也

夏四月葬陳宣公。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

春秋集傳卷之四

億公

王

鄭伯許男曹伯于鹹鹹衛地

左氏曰難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之有戎難也
○汪氏曰十一年揚拒犀奔伊雒之戎同伐
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王子帶召之也十二年
王以戎難討王子帶奔齊此謀王室爲
戎難也

秋九月大雩。冬公子友如齊。

家氏曰陽穀甯母及鹹之會其後公子友皆如齊蓋伐楚服鄭城緣陵之事魯皆同之亦以見友之專魯政也

乙酉周襄王十有四年

春諸侯城緣陵

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姓馬

魯裔
大地防

呂氏曰女子許嫁笄而字書曰季姬則字也婦人書字許嫁之辭也豈其許嫁於鄆而未歸於鄆故遇之而使來請已乎○陽和菴曰公怒鄆子之不朝爲愆其期季姬遂與鄆子遇於防使來請已其道淫可知矣○張氏曰此足以見僖公之不以鄆子之大夫季姬之

春秋集傳卷之四

德公

主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孫氏曰鹿山足也謂山連吳而前爾詩山窮
率崩猶以為焉此吳之甚也○揚雄楚辭晉
山名不繫之晉者古者各山大澤不以封爲
天下紀異也○胡氏曰書沙鹿崩於前書獲
晉侯於後雖不指其事應而事應具存此春
秋畏物之反常爲異使大恐懼脩省之義也
其垂戒
明矣

狄侵鄭。冬蔡侯眚卒。

劉氏曰臣子懷則赴不與目
月春秋不改者蜀文以見也

丙子
周襄王
十有五年

春秋不能事考何以能改

張氏曰公十年朝齊此又朝齊純用
五年一朝之制同於事天子之禮矣

吳氏曰徐首僭王楚次僭王徐楚同惡者也
因齊和之合諸侯匡天下徐亦革面而即諸
夏所以即諸夏而爲
楚所伐可悲也夫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

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敎帥師及諸侯之大

夫救徐○杜丘齊地
匡衛地

胡氏曰楚都于郢距徐亦遠而舉兵伐徐暴橫憑陵之罪著矣徐在山東與齊密邇以封

春秋集傳卷之四

信公

奎

境言之不可以不救以形勢言之非有餽糧
越險之艱也今書雖於丘見諸侯救患之
不協矣書次乎匡見霸主號令之不嚴矣書
大太帥師而諸侯不行見相德益衰而禦
戎安中國之志急矣凡兵而害救未有不善
之也救而書次則尤罪其當速而故緩失用
師之義也○許氏曰遂救許遂之善者也以
其進也遂次于匡遂之不善者也以其止也
○汪氏曰不獨言大夫若曰受命於其君故
書諸侯以純之蓋當時諸侯雖以其權畀之
大夫而春秋之法必欲其權係於諸侯也

夏五月日有食之。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高氏曰諸侯大夫救徐而齊侯獨帥曹司伐
麇厲雖可討然非所以救徐也見強楚。專
禦中國之威已頓矣

八月蟲。九月公至自會

李氏曰不以救徐至者諸侯不親行也

季姬歸于鄆。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震雷也。夷伯魯大夫展氏之祖父。大夫既卒，書字夷伯之廟。過制是以天災加之。張氏曰：震爲雷，凡震擊之怒皆震之發也。程子以爲夷伯之廟，每而言震夷伯之廟，天應之也。然天之意擊而在於惡夷伯而不加誅之後，春秋嘗震者惟此事耳。詩云：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君子知天之怒，無敢而畏其威如此，所以事天也。穀梁子曰：因此以見天子至於士皆有廟。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貴始德之本也。始封必爲祖。

春秋集傳卷之四

億公

毒

冬宋人伐曹

張氏曰莊十四年曹從齊桓伐宋至今城之
今諸侯始貳曹伯伐厲救徐而襄公乘虛以
伐之尚可繼桓而圖霸乎於此
見桓德之衰而襄志之私矣

楚人敗徐于婁林婁林徐地

高氏曰齊桓大合諸侯以救徐固有餘力而師出三時無功而返故書楚人敗徐于婁林以罪之。張氏曰書以見楚兵之獨勝而救徐之威不立伐厲之謀無補也。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秦嬴

以河外列城五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伯

饒晉之羅故秦伯伐晉三敗及韓秦復晉
侯以歸晉陰陽明會秦伯盟於王城改館焉
侯饋七牢焉於秦秦始晉晉河東晉官師焉
夫責賂望忿秦之卿也背施幸災晉之意故
秦無可執之辭故不書伐晉無責已之意故
以晉及之書敗書獲賤之也然一怒而喪人
之帥辱人之君幾使苟之亡國則已甚矣
春秋之諸侯營其苟其曲直亦不足深較
此桓文之所為彼善於此也張氏曰晉惠
惠茂施以虛氣抗秦所以師敗身執而不辱
其國也秦舍晉君於外已而歸之所以不辱
以歸也胡氏曰君獲外已而歸之所以不辱
敵也大夫戰而見獲必書師敗績師與大
言何以君為重而次之春秋之法也與孟子之
故以民為貴君為輕春秋正名定分為萬世
法此經世大常也惟此義不行然後為世
逆之黨有託以為民輕棄君親者矣

丁酉襄王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

過宋都

程子曰隕石于宋自空凝結而隕六鷁退飛
倒逆而飛必有氣驅之也春秋所書災異皆
天人響應有之也人之道故石隕于宋而言隕
石此天應之也人之道故石隕于宋而言隕
實皆應之然漢儒言災異皆牽合不足信
者見此因盡廢之宋襄欲圖霸而無其德故
也鷁退飛不順也宋襄欲圖霸而無其德故
天出怪異以警之也楊氏曰後五年見執六
見災異之類仍也何氏曰後五年見執六
年終敗如五石六鷁之數天之與人昭昭著
明甚可畏也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呂氏曰春秋之初公之子為大夫則稱公子
公子之子為大夫則稱公孫非公子公孫而
為大夫則但書名自倍公以後則皆書族且
使齊之世為卿矣是故魯有仲孫叔孫季孫
孫有卽氏齊氏韓氏崔氏魏氏衛有孫氏甯氏
氏游氏皆世卿也先王之禮制蕩然矣○張
氏曰書季友蓋友以王之禮制蕩然矣○張
氏俾世其卿也故特書其氏以著
待大臣不以禮法為陰始疑之戒

夏四月丙申節季姬卒

不葬以其國微也魯人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牙子○冬十有二月公

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

淮

左氏曰謀節且東畧也城節役人病不果城
而還曰汪氏曰桓公安壞之志至會淮而愈
急矣會淮之前楚伐黃城黃而不能恤伏侵
衛侵鄭而前楚伐黃城黃而不能恤伏侵
緩於救徐而前楚伐黃城黃而不能恤伏侵
其暴有所窺而後也萬氏曰許以男而先
於邢曹邢以侯而後於鄭許聖人之作春秋
從主會者之所為而無所改正所以著其罪也

戊戌 十有七年

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英氏卒

魯莊初氏曰楚人南徐齊桓不
能服楚而伐其與國是遷戮也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胡氏曰凡書葬者未有不善者也書師救齊者許秋也許外高則罪則伐者惡矣或曰仲桓公嘗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世子矣則桓公伯以從可立乎曰不能制命雖天子欲撫鄭伯以從乃欲以私愛亂義初之節其可哉也桓公君臣齊立無虧義也宋納考公非義也二君曲直已判然救無虧而無虧考公勝義也而孝公義則安在夫義固存也不義而勝義且安在哉聖人而不以勝敗爲褒貶而以公義定邪正故魯亦書救秋

胡氏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威令加乎四海幾於改物雖名方伯實行天子之事然

信公

五九

冬邢人狄人伐衛

狄主兵而先邢者不以狄先中國也衛伐齊爲不義故狄亦得稱人以伐焉李氏曰衛之伐齊正與鄭伯逃歸事同鄭知有桓公之命而不知長子之不可奪衛文君有桓公之心恐非有背恩之實也但不可奪衛文君有桓公之心恐以顯之正以宋公此舉似義而實非義耳若止責其不能報德安知

庚子十有九年

衛人不以爲報齊乎

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宋稱人者特求以暴寡也滕稱名者辱身而失國也蓋宋以滕子久不與齊盟故執之以威諸侯不自省其專擅之罪書之以著其虐爾。吳氏曰宋襄志在繼齊桓之霸然去春首伐齊襄奉少以慕長今春首執滕子於齊而凌弱如此欲霸得乎蓋以滕子久不與齊盟執之暴所以威諸侯然非有德義以服人心肆已之暴而執宋公矣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黃氏曰北杏之會齊霸之首事也雖人心始疑於齊然所致者猶有四國也今宋襄圖霸爲盟於曹然所致者猶有宋而邾於宋者猶且不服況盟曹也曹弱於宋而邾於宋者猶且不服況

信公

手

鄆子會盟于邾

諸侯乎故曹南之盟所與偕者僅一邾人而已寡助如此而以宋霸是亡舟楫而涉不測之淵未有不死於溺者也

已酉邾人執鄆子用之

宋公使邾文公用鄆子於次睢之社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齊桓存三國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兒將求霸而不亦難乎得死爲幸。吳氏曰用之者殺之而用其尸爲社不忍言也但曰用之不書所殺之而用其尸爲社不忍言也但曰用之則知其以人爲用也。張氏曰鄆子會曹南之盟而後期宋公使邾執之邾鄆世讐因

附勢而肆虐用之惡也觀後日戕節子亦出於和則和之准節必有用節子而天子不誅所以復出爲惡也與

張氏曰盟于曹南口血未乾今復圍曹者討不服也襄公不能以自省德而急於合諸侯執嬰齊非霸討不足以示威盟曹南非同志不足以示信幸於兵敗身傷不知反求諸已欲速見小利之過也

胡氏曰衛不自省其從宋伐喪之罪而專以報復爲事罪之也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春秋集傳卷之四

僖公

王

梁亡
爵伯益後

陳穆公請脩好於諸侯以弭志桓公之德故
討而攘之其後桓志稍衰威黃敗徐驥鬯抗
衡然尚有所懼也桓公既沒宋襄欲圖霸而
諸侯不服故楚假不忠桓德之說求參與列
國之會盟陳蔡公親見其父極力屢楚聽其
先受其謀齊楚公與盟信公亦忘是德之志
借言納之國都而行其志春秋諱公而人諸
侯所以謹其始也○王氏曰齊桓伏羲以伐
楚屈完來盟於師未嘗引楚而內之也內楚
而列於齊盟自止會始或者皆以合南北之
成自向戌始而不知此會已爲之權輿矣陳
合齊楚之戎而楚執宋公宋合晉楚之成而
楚爭爲長楚人東甲寇不
可啓漸不可長此之謂也

辛酉周襄王十
已有二年
二十年

深罪梁。非言秦得滅人國也。

春新作南門

高氏曰改舊制而增大之罪正於勞民而已
○楊氏曰舊制而增大之罪正於勞民而已
天子五門自外而內牽庫雄應路按孔氏尚
書顧命傳南門路寢門也僖公勤於土木泮
水闕宮猶曰之以教以祭可以無書今新作
路門而增大之是不義又不時也故書之

夏郤子來朝

鄭氏曰郛有二取郛大鼎北郛也郛于來朝
南郛也○王氏曰郛分爲南北皆附庸於宋

春秋集傳卷之四

僖公

三十一

五月乙巳西宮災

何氏曰禮夫人居中宮右媵居西宮左媵居東宮○家氏曰小寢人君燕私之地災見於是警戒深矣人君之過不在朝路臨之而後魯僖沒於小寢

鄭人入滑

高氏曰鄭伯與滑同等諸侯滑服於衛遠與
此師而張氏曰此志天王已居於鄭之始騁也
○家氏曰宋襄欲霸諸侯擅兵相侵者告於
王而懲之如鄭人滑當先糾
者也舍是弗爲焉能有成哉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宜申闕氏子西也諸侯從楚伐宋而魯獨不
與故楚來獻捷以脅魯不書宋捷於中國隱
之也汪氏曰晉景公使鞏朔獻齊捷於周
天子猶責其姦先王之禮況蠻荆肆虐中國
而可受其捷乎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春秋集傳卷之四

信公

制在人。也。若曰諸侯不會則宋公不得釋也。此以重楚之惡。亦以病宋公也。邪。子曰。宋之爲國也。爵高而力卑。者乎。盟不度德會不量力。區區與諸侯並驅中原。耻居其後。其於霸也。進乎。

癸周襄王十
未
有四年
二十有二年

春公伐邾取須句句其側反。須句風姓伏羲後

汪氏曰文十年再書取須句而傳謂寅邾文
公于焉比事而觀則魯之取須句非以存其
祀實貪其土耳使果有興滅繼絕之功則春
秋必書公伐邾歸須句于於須句以著其善矣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吳氏曰鄭初宋霸不可成其力不可恃遂朝於楚宋公不自反已以脩其德義乃遽怨鄭

而興師以伐之所以挑
楚釁而取泓之敗也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陘音神。升陘魯地。

此則知春取須句非有
行亡繼絕之公心審矣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

敗績名流水

穀梁子曰泓之戰以爲復孟之耻也孟之耻宋襄公有以自取之伐齊之喪執滕子圍曹

五、本集傳卷之四

禧公

美

爲孟之會不顧其力之不足而致楚或江成
王怒而執之故曰禮人而不答則反其智
人而不親則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則反其智
過而不改艾之是之謂過襄公之謂也古者
拔甲嬰冑非以興軍也則以征無道也豈曰

一也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

德而一會虐二國之君罪二也昔人不服蓋姑省德無闕而後動而興師圍之罪三也凡

此三者不仁非義襄公敗行而獨受重傷與

乎故宋公書
及以深貶之

甲子
申有五年
二十有三年

春齊侯伐宋圍緡

王德伙人步其女阮氏爲后畜辰諱不禮太叔帶通於隗氏主糾伙女類叔懼伙之怨已

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宋蕩伯姬來逆婦。

世氏曰伯姬魯女爲宋大夫蕩氏妻自爲其
子來逆稱婦姑存之辭婦人越境逆婦非禮
故書。家氏曰禮有親迎婦從夫也今屈尊
者以迎卑者而亦謂之逆亂婦姑之分故特
書以識之。張氏曰姑自逆婦公不使大夫

春秋集傳卷之四

倍公

弄

宋殺其大夫。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趙氏曰楚納子而逐之楚人貪昧反假仁仗義
而納之此誰致之也故陳之罪重於楚也張
氏曰頻姬姓國也迫於陳而不能有其國故
楚圍陳然後能納之聖人書此見中國諸侯
不能恤小而定其位反使荆楚行其義聞中
國之無霸也

葬衛文公。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伋慶

盟于洮
地洮魯

楊趾菴曰衛成在喪稱子而主陽
莒慶大夫而與盟失而又失者也

丁周襄五十
二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地

吳氏曰衛本欲平魯莒之怨洮盟莒子不親至僖公必欲與莒子盟故爲此會也

齊人侵我北鄙公追齊師至鄒弗及

及張之也然則何以言爾譏畏也譏畏奈何

矣未聞以千乘畏人者也。胡氏曰書人書

其衆以邀魯也其爲緩明疾亢庸追者在境

內則譏其不豫追戎於濟西是也右境外則譏其深入追齊師至鄒是也鄒者齊地至者

言遠也弗者遷辭也有畏而弗敢及之也齊
僖公

魯皆私饋之兵而

夏齊人伐我北鄙。衛人伐齊。公子遂如楚。

乞師

吳氏曰衛平莒魯齊何與焉洮向之二盟雖
實其過在魯非齊人之所當問也季公乃連

與侵伐之師非義甚矣其致衛之伐與魯之伐自取之也。湛氏曰兄弟闕於牆外禦其

侮僖公不忍齊人侵伐之怨使遂乞師于楚
是置毒於心腹也其害義唯禍亂大焉，高

氏曰楚僭王矣而諸侯共推爲盟主魯見侵伐於齊乃乞師於楚以伐之尊蠻荆以伐中

國天下之大變也書曰乞師濟罪之也魯頌稱公專于乘公徒三萬戎狄是膺荆舒是懲

楚寧無愧乎

春林集卷之四

僖公

粵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夔子姓子爵爵

胡氏曰諸侯之祀無過其祖者而夔祖熊棼是不得祀祝融與鬻熊也而楚反以是滅之非其罪矣故特存其爵而不名也

冬楚人伐宋圍緡

吳氏曰前年宋成公忘父之讐與楚平而往朝之今而即晉可謂速於從義者矣楚伐其國而圍其邑書以著讐荆之肆橫也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

吳氏曰公不用魯師而用楚師雖取齊之邑而借接強楚辱國莫大焉將以制西鄰比鄰之耻而適所以甚其耻也○高氏曰齊人加兵於魯魯欲報之當請命於天子會諸侯以信公

春秋傳卷之四

信公

同討其罪夫楚豺狼也安可遠引其師以伐親鄰之國乎

戊戌周襄王二十有七年

春杞子來朝

趙氏曰伯姬奉柩其天託其子於魯庚戌魯能駕甥舅之好也當其自國且見彼叔父世乎僖公號賢君乃不念姊妹妹死他君乎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秋八月乙未葬齊孝

公

杜氏曰弟潘移其子而自立是為昭公三月而葬也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趙氏曰宋成公以父之讐不居於楚亦可謂賢子者與於時晉文與霸蓋已四年宋亦有足恃者而楚處宋不已楚之暴橫至是極矣執宋于孟改宋于泓伐陳圍陳而陳屈圖緡取城濮豈獨宋賴之天下賴之也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國宋稱楚人子玉主兵也盟宋則概稱諸侯楚子親敵也不列序者不與楚之主盟也宋門之外也明年楚子入居於申是必見晉之信公

春秋傳卷之四

盟

楚之強而往之留子玉於宋耳○高氏曰公畏國衛中國之心哉宋於是告急於晉而文公得以為資遂霸諸侯也○張氏曰春秋書公會諸侯不曰會楚使宋皆楚為會主也然猶曰會後見聖人之忠厚春秋之微婉可見矣

癸巳周襄王二十有八年

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項氏曰晉方潛師侵曹出其不意衛固未以為慮忽焉揭聲以伐衛又出衛之不意魯人狼狽而微成楚人自宋而救之晉方與楚爭衛曹固幸而得紓忽焉回軍又出曹之不意經入其國執其君以罪其仇經書晉侯侵曹晉侯伐衛明晉文之禍也○朱子曰晉文詭如侵曹伐衛皆是當時自出不禮之私却只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名謂治其從楚又曰皆所以致楚師也。揚
壯於一舉不再書晉侯伐衛不卒戍刺之
而再書也。黃氏曰是時諸侯俱已事楚
宋尚存而國且受圍晉侯所以力排楚者
齊秦兩國而兩國之師又未戰而楚
潛掠晉境以搖四國之心聲言伐衛以
顯之故及楚救衛晉侯又與戰而入曹
使楚人兩地奔馳秦之至也
時日以待齊秦之至也

曾使買戍衛以助守畏晉之強故召歸又恐
楚之嫌故罪其辱君命而以不卒戍刺之周
官有三刺一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
刺曰訊萬民內殺大夫稱刺者若曰刺審其
情與衆棄之而隨其專殺之罪耳。張氏曰
懼於晉而殺公子買者其實也謂不卒戍而

信公

聖

楚人救衛

張氏曰衛服罪請盟文公不許懷報怨之意
不聽衛侯之改過自新失霸主竟宏之度故
春秋予楚人以恤患之名罪晉文之忌刻也
楚人救衛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界宋人

胡氏曰曹伯廢者卡仰晉政莫知所承晉文
不脩辭令遽入其國既執其君又分其田累
矣欲致楚師而與之戰而以曹伯界宋人誦
矣雖一戰勝楚遂主夏盟舉動不中於禮多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

城濮楚師敗績

不待敗絕而罪惡見者也。李氏曰書法
者下奉上也。錫尊卑言之。吳氏曰晉非
於曹衛也。實欲致楚而與之戰。先以假
必衛之不潔治曹也。移師則還衛責其
曹境不潔治曹也。移師則還衛責其
曹取魯邑。逃還則楚人不得拒衛矣。楚
出衛則又移師臨曹而執其君。又與之
則楚人不得方以激晉戰矣。
城濮楚師敗績

信公

聖

之寬和猶可以理論之。文公所遇者子玉
剛俊則不得以威攝之。召陵則伏義執言而
則陰謀詭道是以有正誦之分耳。呂氏曰
召陵之次一得屈完之盟而退師城濮之役
不至敗楚師不已蓋桓公之所為將以服強
之。心晉文之舉將以挫強楚之勢也。然召
規模既定聲其罪而伐之。則楚亦屈服而不
校此正也。晉文又加兵曹衛以激楚復許
以攜楚也。拘子玉之使。以楚楚三合避之
怯以誘楚其詭計如此。此孔子斷之曰請
信哉。宋子曰齊桓公死楚子斷之曰請
公過也。宋子曰齊桓公死楚子斷之曰請
為所淪沒心矣。魯齊許氏曰論君子之優
劣見焉。以詐較詐。小人之勝負分焉。為
而不亞於善之長。為小人之勝負分焉。為

則未見可以過人者蓋當於晉楚爭鋒之際
觀之得臣不自料其力之所造與文公
君臣之深執深遠使伯勞請戰于楚子告於
晉師請復衛侯而封曹徒知急間諒惡勇於
乃以離而不知區區小數已墮於公堂之誦矣
之曰其賜也彼文公君臣巧譎萬變分曹衛
戰之受使絕於楚者非愛衛也致私許曹
以報使於此豈惟不言之心以作三軍之忿
而得臣以於此豈惟不言之心以作三軍之忿
而莫能支者果誰之咎耶然思於楚子起
得臣之忍私忿固請一戰楚子雖怒其不可
而竟不能止城濮之戰為不可勝敗使偶而
或勝則得臣他日恃功專恣之禍必有甚於

楚殺其大夫得臣

子玉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恩
之奈何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
也曰莫予毒也巳然軍敗而將必死亦足以
見其用法之嚴明與九明之斬焉伏青之
新陳昭穆世宗之誅樊愛能何敵一也此其
所以為法於一時乎和氏曰講人軍師敗則死
之陳戮敗而誅子玉泚水退而誅子辛是乃禁
振而誅子反屬國報而誅子辛是乃禁所以

衛侯出奔楚

吳氏曰衛侯黨楚之心深固晉雖私許復之
終懷疑而不敢信故聞楚敗懼晉害已而出

存楚也○汪氏曰陸氏云令叔武攝位而去
故不名蓋晉文雖絕衛侯之位而春秋不絕
其位罪文公不當廢衛侯也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燕侯鄭伯衛子
莒子盟于踐土
杜氏曰諸侯盟于踐土官之王庭王子虎臨
盟不曰諸侯盟于踐土官之王庭王子虎臨
故稱子而序鄭伯武攝位受盟從未成君之禮
為此會以定霸先盟諸侯以下○黑按晉侯勝楚後
晉序齊上而序鄭伯武攝位受盟從未成君之禮
也○張氏曰文公負震主之威不率諸侯朝
王而致天子屈尊下勞失正位居體之道非
所以正天下之大分諸侯之受盟陳侯之新
附皆為文公而來皆書天王下臨而列踐土
之盟則尊卑倒置綱常易矣故即其可書者

陳侯如會

杜氏曰陳本與楚楚敗懼而
屬晉來不及盟故曰如會
公朝于王所
天王下勞晉侯于踐土策命晉侯為侯伯賜
之大辂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晉侯受策
以出出入三觀諸侯即踐土之行宮而朝之

曰王所者以別于京師也。○吳氏曰春秋
史故但書公朝非是魯一國獨朝而諸侯不
朝也。○高氏曰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今乃
出王畿從諸侯之會尊卑倒置不可以糾故
但書公朝王所而
知天子在是矣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

元咺衛之大臣奉叔武以守衛侯疑元咺
立叔武殺其子角及歸公子猷大前驅射叔
武而殺之故元咺奔晉以訴焉夫叔武之死
不書于經蓋非衛侯有意殺之也枕之股而
哭之歸獄於獄大衛侯之則其本心可見元
咺何處訴之於晉乎衛侯稱名失國之辭也
叔武與賤土之盟晉則失國明矣言復者國其
所固有也元咺懷殺子之怨而加君以殺弟
書出奔罪之也
信公

春秋傳卷之四

信公

聖

陳侯款卒。秋杞伯姬來。

吳氏曰杞桓公伯姬之次子繼其兄成公而
立即來朝魯而為魯所卑又使卿帥師入其
國魯之待杞可謂無恩矣故
伯姬又求謝過而求平也

公子遂如齊

薛氏曰始
平於齊也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

子秦人于溫

吳氏曰中國諸侯服楚而同圍宋者陳蔡鄭
許也楚既敗蔡鄭即從晉陳雖後盟亦來如
會許最弱小而衛侯既敗之使復國矣猶欲
諸侯以討許也衛侯既敗之使復國矣猶欲

天王狩于河陽

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
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若天王巡狩
至此而諸侯畢會也。○吳氏曰城濮勝楚之
後襄王下勞晉侯故踐土之盟晉侯得以天
王在會為榮而誇示諸侯今溫之會晉侯又
欲如踐土故召王來狩於其國之地則天王
又在會矣然踐土足王自來故沒而不書存
君體也。○胡氏曰晉實召王故書天王自狩存
臣體也。○胡氏曰晉實召王故書天王自狩存
義之罪人也。○其可訓乎若原其自嫌之心
其尊王之意則謂王之所謂原情為制以誠變禮者
特書狩於河陽所謂原情為制以誠變禮者

春秋傳卷之五

信公

聖

壬申公朝于王所

杜氏曰有日而無月史闕文。○吳氏曰踐土
之盟天王在盟所若主是盟者然故既盟而
晉率與盟之諸侯以朝王溫之會天王在會
所若主是盟者然故既會而晉又率與會之
諸侯以朝王也古者天子巡狩方伯率諸侯
以朝於方嶽之下此禮之廢久矣今一歲之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胡氏曰古者君臣無獄諸侯不專殺爲臣執
君故衛侯不名而元咺耦復大夫不世其稱
復絕之也自晉者晉有奉焉因其力也歸者
易辭以文公爲之主故其歸無難而方伯之
罪亦著矣○家氏曰元咺臣也衛侯非咺所
宜訴衛侯執而元咺歸名分掃地矣春秋於
則治此獄宜何歸曰執衛侯治其殺弟之罪
執元咺正其訴君之戮

春秋集傳卷之四

陳公

罕九

諸侯遂圍許

汪氏曰晉文之圖許鄭曰討其不朝王所之
 罪實乃假公義以逞私忿也當時之小國若
 滕若薛若杞若鄆之類不朝王者不可疏舉
 豈獨許哉善以許附於楚故以兵力攻之使
 從中國耳○吳氏曰合諸侯勝楚而盟踐土
 霸業成矣是後常休兵息民修德行禮以服
 諸侯之心而澹繁威黷踐土之盟血未乾人
 以圖許諸侯亦罷於應命矣是以合四國之
 力能勝強大之楚合十一國之力乃不能服
 弱小之許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者矣
 蓋圖許之諸侯亦強從耳孰有盡心竭力哉
 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晉侯有疾使其豎侯孺齋史曰以曹為解晉
 侯恐於是復背伯何以名失國也身且殍來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晉侯有疾使其掣侯儒壺史曰以曹爲解晉侯恐於是復背伯何以名失國也身亘月來

庚周襄王二十有九年
寅十有一年
春介葛盧來

孫氏曰東夷微國不言朝者不能行朝禮也

公至自圍許。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會上公。有公字。翟公作狄。翟泉王畿地。

春秋傳卷之四

信分

季

秋大雨雹

范氏曰陽氣之在水雨則溫熱陰氣薄而沍之不相入轉而爲雹

冬介葛盧來

以未見公

故復來朝

辛卯周襄王二十三年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晉侯使醫行既衛侯命貨醫使薄其醢不
死公為之請納至於王與晉侯皆士穀王許
之秋乃釋衛侯使周於治歷殺元咺及
子適子儀適即瑕儀其弟也。吳氏曰衛侯
未入國而殺元咺稱國殺者衛侯使人殺
之也夫元咺以臣訟君君被執而咺不
國假霸主之權而易置其君如奕碁然其不
臣之非所當誅也今以國殺為文而無討賊
之辭者衛侯未嘗正召其罪而陰使人殺之
誅之不以其罪也。李氏曰當衛侯始盟既

春秋集傳卷之四

僖公

王

使居者無懼又可失信以殺軍乎我不去大
夫謂宜待以不死也。思按殺武之死或出
誤殺故疑之而不死也。若瑕之死則實出於
侯之命矣瑕取代君衛乃以臣殺君者元咺
之強且明瑕之末嘗篡也特書公子
而衛侯推刀同氣之罪不可遺矣

衛侯鄭歸于衛

衛侯何以文書名爾夫國也夫叔武既死
無悔心而又殺公子環是長惡而不悛也尚
足以君國乎故其歸不稱復所以深絕之也
言歸者易辭也。高氏曰晉文受賂免衛侯
妾罪於天子而又私釋
之故不言歸自京師

晉人秦人圍鄭

以其無禮於晉日武於楚也鄭使燭之武見
秦伯而退秦師晉侯亦去之二君皆在而稱

人者蓋雖自行而圍城必遣將也逞忿窮兵
秦晉之隙自是開矣。胡氏曰晉文以私忿
勤民動衆圍人之國秦伯惟利為向皆從燭
伯之武之言皆不以義舉也春秋故於晉侯秦
稱人而

介人侵蕭

蕭宋附庸。張氏曰介再來魯而次年遂侵
蕭求援而後舉兵也與荆入秦術之聘同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

晉

周公名閱。胡氏曰冢宰上兼三公其職任
為至重而來聘於魯天王之禮意莫厚焉公
既不朝京師而使公子遂往又以二事出夷
周室於列國此大不恭之罪有不待駁絕而

春秋集傳卷之四

僖公

王

罪惡見

王周襄王二十三年三十有一年

春取濟西田

胡氏曰晉侯執曹伯班其所侵地於諸侯不
繫國者吾故曰也復吾故田而謂之取何也
春秋之法不以亂易亂。張氏曰復魯之舊
地亦與非其有而取之者同蓋無王命以正
疆理皆取之以其私滅而非有至公之義者乎
與魯本以其私滅而非有至公之義者乎

公子遂如晉

高氏曰晉未嘗來聘而公子遂去冬既聘今春
又往謝取濟西之田何厚於晉而薄於周也
夏四月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春秋集傳卷之四
是公不釋而猶釋也○案纂云三望之說諸
家以祀四望外實有實歌鍾舞大夏以祭山
亦曰祀山川之望別有別望亦曰祭山川之
天神山川之望別有別望亦曰祭山川之
矣鄭注賈疏謂日月星辰在四望之神者四
司神之屬而日月星辰在四望之神者四
天神之屬而日月星辰在四望之神者四
雨師皆在祀中與姑附存之以俟考焉
秋七月○冬祀伯姬來逆婦
吳氏曰祀伯姬自來求歸蓋疑不自來求則
婦人不可得也求而得之則疑不自來求則
夫人經不書婚而得之則疑不自來求則
被出乃見於經○胡氏曰王后之詔命不施
於天下夫人之教令不施於境中昏姻大事
也祀獨無君乎而夫人主之也故特書於策
矣蓋聞之也
春秋集傳卷之四
是公不釋而猶釋也○案纂云三望之說諸
家以祀四望外實有實歌鍾舞大夏以祭山
亦曰祀山川之望別有別望亦曰祭山川之
天神山川之望別有別望亦曰祭山川之
矣鄭注賈疏謂日月星辰在四望之神者四
司神之屬而日月星辰在四望之神者四
天神之屬而日月星辰在四望之神者四
雨師皆在祀中與姑附存之以俟考焉
秋七月○冬祀伯姬來逆婦
吳氏曰祀伯姬自來求歸蓋疑不自來求則
婦人不可得也求而得之則疑不自來求則
夫人經不書婚而得之則疑不自來求則
被出乃見於經○胡氏曰王后之詔命不施
於天下夫人之教令不施於境中昏姻大事
也祀獨無君乎而夫人主之也故特書於策
矣蓋聞之也

春秋集傳卷之四
秋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胡氏曰遷于帝丘避狄難也而衛侯不能自
強於政治冒文無卻狄衆安諸夏之功莫不
見矣
己亥周襄王二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衛人侵狄
秋衛人及狄盟
胡氏曰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其不地
何盟于狄也稱及者所以罪衛也盟會中國
諸侯之禮衰世之事已非春秋之所貴況
與狄人即其虛懷刑牲揖血以要之哉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金氏曰晉文霸劫不齊桓之盛而晉世主
夏盟齊桓止其身蓋齊桓之家不治而晉文
之身治也齊桓之夫人有五公子之亂齊隄
太身死晉不使逆夫人而即有五公子之亂
衰傳稱晉使逆夫人而即有五公子之亂
杜和以君故諫偏姑而上之以狄故諫季隄
而巳次之故諫班在四辰歲賤班在九人但齊
姜存否不見於傳而劉向列女傳晉文之家
法大槪可知矣家法治所以無身後之亂也
有國者當知治亂之
木不可不為治
甲子周襄王二十有三年
春秋集傳卷之四
秋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胡氏曰遷于帝丘避狄難也而衛侯不能自
強於政治冒文無卻狄衆安諸夏之功莫不
見矣
己亥周襄王二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衛人侵狄
秋衛人及狄盟
胡氏曰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其不地
何盟于狄也稱及者所以罪衛也盟會中國
諸侯之禮衰世之事已非春秋之所貴況
與狄人即其虛懷刑牲揖血以要之哉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金氏曰晉文霸劫不齊桓之盛而晉世主
夏盟齊桓止其身蓋齊桓之家不治而晉文
之身治也齊桓之夫人有五公子之亂齊隄
太身死晉不使逆夫人而即有五公子之亂
衰傳稱晉使逆夫人而即有五公子之亂
杜和以君故諫偏姑而上之以狄故諫季隄
而巳次之故諫班在四辰歲賤班在九人但齊
姜存否不見於傳而劉向列女傳晉文之家
法大槪可知矣家法治所以無身後之亂也
有國者當知治亂之
木不可不為治
甲子周襄王二十有三年

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初秦與晉圍鄭納燭之武之言而與鄭人盟
使杞子逢孫高偃戍之乃還至是欲因以襲
鄭鄭商人弦高假以君命犒其師且使遽告
於鄭鄭人乃覺成者奔齊宋秦軍知鄭有備
滅滑而還○茅室胡氏曰秦人滅滑而晉入
肆其悻心無故滅人之罪著矣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

戎敗秦于殽

晉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一日縱
敵數世之患也遂發命遽興姜戎于墨衰經
敗秦師於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
歸○程子曰晉不稱君居喪未葬無道越晉踰周
也○起親背惠其惡甚矣秦為無道越晉踰周

春秋傳卷之四

僖公

宣

以襲入秦所共憤故書晉人其稱及姜戎亦
然○愚謂晉以秦滅同姓而與師不為無名
但一時之利不聞有與滅絕之舉則不遇
邀而胡氏謂客之館而謀其主因人之信
已而不哀其喪叛盟失信以貪勤民而棄其師
哉吳言矣

癸巳葬晉文公狄侵齊

吳氏曰狄之所以兩侵齊者問晉之虞因晉
之喪則狄未嘗無畏晉之心也晉
縱狄而莫之攘則為可罪焉獨

公伐邾取訾婁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薛氏曰升陞之役十歲矣邾亦嘗侵伐
我也夏取其邑秋又伐之無名甚矣

晉人敗狄于箕

家氏曰成狄微賤非中國諸侯之敵故不書
戰而止書敗○楊趾菴曰狄侵晉晉敗之雖
如此其又何譏焉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薛氏曰周公下聘而卿入拜鄰國聘
而君往朝輕重不倫不可以言禮矣

乙巳公薨于小寢

家氏曰于小寢歿不以其地也當疾革而居
於正寢所謂以齊終者也成王將終洮額水
被冕服遇玉几以發命於其公將終洮額水
元子弘濟多報此人君沒於正寢之事也非
夫存養有素明之禮也
者豈能盡將終之禮也

春秋傳卷之四

僖公

宣

饋霜不殺草李梅實

吳氏曰霜當重而不能殺草李梅
再花而結成實皆冬緩之咎徵也

晉人陳八鄭人伐許

張氏曰許自文公所不能致襄公承業之志
自以為勤然不知為慢秦氏失道之甚也

春秋集傳卷之五

湘川李文煥繪輯

文公名興僖公子謚文慈惠愛民曰文

乙未十有六年
周襄王二十二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胡氏曰卽位者告廟臨羣臣也國君嗣世定於初喪必逾年然後改元書卽位者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緣臣民之心不可曠年無君也○朱子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學之語謂此類耳如伊訓元祀十有二月朔亦是新喪伊尹漢唐新奉卽位祇見冊禮固不可用凶服追述先帝主卽位皆先祖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爲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爲

服已也之私

三月癸亥日有食之。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汪氏曰諸侯五月而葬僖公薨至是三月而王臣來會葬者豈王室謹禮以懷諸侯惟恐失期而先至也與僖公未嘗遣使會惠王之葬而襄王遣使會僖公之葬比事以觀得失見矣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天王使毛伯來錫。

公命

毛國伯爵周禮諸侯諸伯七命其合瑞用信圭其寃服以七章王賜晉懷公命晉侯受王情則合瑞之證也晉武公請命於王詩言子之衣安且吉則加服之證也錫則是而不侯

晉侯伐衛

而晉遽伐之可謂暴矣

叔孫得臣如京

楊恥菴曰如京師拜錫命也錫命本不宜受則不親拜不可以衰經見不可即服其命

滑臣往
亦須拜
送然則
拜送服
春醪

袁可平

衛人伐晉

孔達不忍晉之橫逆而輕伐盟主無誦之甚也。張氏曰霸主聲罪致討不自反其不仁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薛氏曰卿始會諸侯也大夫而專會諸侯不在公室矣。程子曰諸侯非王命會罪也。况魯國有喪以大夫而會霸主乎。晉侯居喪而下會大夫亦非禮也。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頤

楚子將黜太子商臣而立王子職商臣謀於其傅潘崇遂以宮甲圍成王王縊穆王立春秋之初楚首僭王是無君也至是又弑父是無父也彞倫攸斁自南國始聖人安得不予

公孫敖如齊

丙申
周襄王
二十二年

春秋集傳卷之五

文公

三

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

績秦彭衙地

程子曰越國襲八秦罪也忘親背惠晉惡也
素經人之國襲人雖憤無以為辭矣故其
來不弔伐不論秦而與戰故書晉及忿以
師平晉喪徂於勝而不能屈血氣用事而無
義以養其心終於穩怨結讐蹟武殘民而
已春秋書秦晉之戰所以為
世之不能懲忿窒欲者之戒

丁丑作僖公主

范氏曰主蓋神之所憑依其狀正方字中夾達四方天子長一尺一寸諸侯長一尺○何氏曰禮作東主當以十二月○胡氏曰作丁者造木主也既葬而反虞虞主用桑期年而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魯之君卿未嘗如晉是蓋聽父來魯而魯使大夫盟之耳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

垂隴
鄭垂
地隴

蜀杜氏曰春秋盟會未有外大夫列會於諸侯者垂隴之會議政在於大夫也桓文之盟

春秋集傳卷之五

文公

四

或盟王人或致天子是天子受制於諸侯也
春秋不與之侵書王人以先諸侯晉襄紹
致諸侯而大夫會之是諸侯受制於大夫也
春秋亦不與之故序諸侯以光士穀○吳氏
曰晉以士穀主盟魯以公孫叔敖抗三國之君
皆非禮也故書以譏之衛敢於伐盟主者孔
達之罪也今陳侯爲請而執孔達衛服其罪
故免於晉之伐也○陳大夫主曰翟泉以列國
之大夫盟王辟大夫張也見諸侯之輕天子
也垂隴以霸主之大夫盟諸侯大夫張也見
霸主之輕諸侯也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楊趾菴曰恒賜也不書八月雨不沾足也○
胡氏曰不書八月雨者見文公之無意於雨
不憂民也

秦伯雖在而用孟明上兵故稱人濟河焚舟
取王宮及郊晉人不封穀尸而還遂弱西
戎○程子曰秦人極速禍殘民以逞晉人畏之
而不取○秦人極速禍殘民以逞晉人畏之
能終悔耳○鄭氏曰夫子於秦穆錄其悔過
之辭於書以爲法著其窮兵之禍於春秋以
爲戒○按治春秋者先定五霸之功罪宋襄之
○愚按莊之暴詠不足道也獨是周自被大
狂○愚按莊之暴詠不足道也獨是周自被大
戎之禍以秦之暴詠不足道也獨是周自被大
世血戰隕身殉國乃無恥安士卒而秦人屢
小戎婦人甘泉心曲至於無恥安士卒而秦人屢
地千里仲神州陸曲至於無恥安士卒而秦人屢
此因祖遊劉現宗澤岳飛所歎血吞聲而不
得遂者而秦能爲之其巨秦誓於百篇之功豈不
在桓文之上乎仲尼序秦誓於百篇之功豈不
夫亦稱穆公爲五霸之首良有以也向令秦
人增修其德則周祚垂盡與之代興者非彼

秋楚人圍江

高氏曰江近楚自貫澤之盟江從中國楚自
城濮之役亦未敢侵伐今晉文既沒襄公不
能討商臣弒逆之惡故楚人輕視中國
復有窺諸侯之意而圍江以試之也

雨螽于宋

趙氏曰螽自空而下又多似於
雨耳歷代雨血雨毛雨土皆是也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公及晉侯盟

張氏曰不書地
盟於晉都也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春公至自晉○夏逆婦姜于齊

稱婦姜者有姑之辭謂聲姜也然則納幣之
失亦不能無責焉○陳氏曰文公使卿納幣

秋侵齊○秋楚人滅江

高氏曰江之不祀晉襄之無遠謀也○汪氏
曰黃書伐而江書圍晉襄之無遠謀也○汪氏
者止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江黃之君不書
奔不書以歸則能固守待援而死於其位天
可知矣

晉侯伐秦

程子曰秦逞忿以伐晉晉畏而避之其見報
乃常情也秦至此乃悔過矣故不復報晉聖
人取其能遷善也○張氏曰晉襄以王官之
役不報爲耻未若商臣之得志於江爲耻之
大也報秦而不誅商臣使亂臣賊子得以夷
城弱小逞其凶毒晉襄之爲盟主末矣比事

書之深罪晉侯不以江亡為耻而敵秦怨也
○朱子曰謂書晉侯以常情待晉襄書秦人
以王事責秦穆恐未必如此程
子所謂微辭隱義未易言也

衛侯使甯俞來聘○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

氏薨

程子曰自戚風以後安母稱夫人嫡妾亂矣
仲子始潛尚未敢同嫡也○胡氏曰風氏傷
公之母莊公妾也以妾勝為夫人徒欲奪麗
其所愛而不虞卑其身以妾母為夫人徒欲
崇貴其所生而不與賤其父卑其身則法
位賤其父則無本越禮至是不亦悖乎

己酉襄王三十年五年

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贈

春秋經傳集注

文公

九

榮叔地叔字王朝大夫珠玉曰含所以寶口
者○胡氏曰不稱天者弗克若天也夫婦人
倫之本王法所尤謹者今成風以妾媵嫡王
不能正不使大夫歸含賜焉而成之為夫人
則王法廢人倫亂矣是謂弗克若天而悖其
道非小失也故特不稱天以謹之曰劉氏曰
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治之三綱也道莫大
焉桓也臣弑君而王命之成風以妾媵嫡而
王成之於是三綱廢矣是失人之所以為人也
王之無天不亦明乎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高氏曰既以夫人之禮薨之後以小君之
禮葬之又別為之謚焉書實以示識也

主使召伯來會葬

召采地伯爵天子卿也○程子曰天子以多
母同嫡亂天理也故不稱天聖人於此尤謹

夏公孫敖如晉

高氏曰王含且贈又來會葬矣舍
天王而證事晉不待貶而惡見矣

秦人入郿

高氏曰郿音微國秦以其叛而入之後遂為
楚所并楚昭王復國之後畏吳之強去郿而
都鄧

秋楚人滅六

陶商

春秋經傳集注

文公

十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庚子有一年六年

春葬許僖公○夏季孫行父如陳

吳氏曰行父欲逆婦於陳而請於君
借聘禮以行前此魯陳未有邦交也

秋季孫行父如晉

汪氏曰諸侯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
聘五年一朝文公即位六年君朝於晉而
卿比年往聘過於事大夫之禮而京師之朝
終其世不居於經蓋諸侯知有霸主而不知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冬十月公子遂如晉。

汪氏曰鄭子太叔曰先王之制諸侯之葬士
弔大夫送葬稽之於經前此未有使卿送葬
者雖齊桓之霸止遣微者會葬蓋晉文助爲
霸令使大夫弔卿共葬事故叔孫婁姑葬平公
季孫意如葬昭公則致少姜
以妾媵而諸侯使卿會葬矣

葬晉襄公

汪氏曰趙盾患秦之送公子
雍欲禦秦師故急於襄事也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晉蒐於夷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言於晉侯改蒐於董易中軍陽子

春秋集傳卷之五

文公

+

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且謂有能是以上
之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使續鞠君殺之
晉殺續簡伯賈季奔狄稱國以殺者執君甫
立罪執政之不能鎮亂也或以爲罪君渾言
則乃人君聽諫而進退人材豈得不顯官大
而人以不使人知乎或視將相非其臣之侵
臣以聽人事君豈可爲哉○家氏曰射姑以私
怨殺一大夫其罪固當誅而處父以私意當
趙氏使盾由是爲政於晉擅廢立專刑賞其
末流遂有弑君之事然則處父固當言言而以私乃其罪也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一歲天旋地外日放天中較天行稍遲每日
 一周年而不及天一度積三百六十有五
 日準一度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
 郝氏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

有三時晷盡與天會是爲一年而月之行北

九日又遲
日行不及天十三度有零積二十
九日半
諸與日遇是爲一月日月一歲十

二遇是爲十二月每二十九日半月及於日
是以一月二十九日一月三十日也每十五

日零二十一刻交一氣而一歲止三百六十日改每歲氣盈六日每月又不能實滿三十

日故每歲朔虛六日總之一歲十二月口多
十二日積三年則多三十六日可置一閏五

年則多六十日可置再閏再閏而無餘日七

奉之藏於祖廟遇月朔朝廟以其月之令告

廢禮也。猶朝幸之繼此便廢朝矣。杜氏曰。

盡廢聖人愛禮之深意也。○孔氏曰天子用

特牛告帝及神以文武醕諸侯用特羊皆太
祖而已非徒議將然所以考已然又惡其密

春秋集傳卷之五

本公司

士

辛丑周襄王三十七年

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郛

杜氏曰絕太神之祀以與鄰國叛臣僖公反其君之後却復滅之今却文公子叛却在魯故公使爲守湏句大夫○汪氏曰文公以却叛臣守湏句之地又重勞民力築城內邑以防却師之至心有憚焉故畏鄰國之伐而不加愈重其過也又曰僖公雖曰私其母家猶有崇明祀徇小寡之義文公棄霸國之喪貪土地而舍逋逃其罪益甚矣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汪氏曰其弟禦殺世子而自立國人欲禦而立其少子杵臼足爲昭公之高氏曰以國重

故不書葬凡治則
禮詳亂則禮畧

宋人殺其大夫

昭公將去齊公子穆襲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於宮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吳氏曰穆襲之族率國人非其罪也。故稱宋人死者不卒而遭亂兵非有可殺之罪故不書名。余氏曰成公在殯昭公前爲亂階使公族構難大夫罹殃其不君甚矣然則同貨鄭也何以不名是必從君牧荀息齒即大義也。夫不名之義也。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襄公卒太子幼趙盾使先蔑如秦逆公子雍秦康公以師納之襄夫人日抱太子以啼於秦。秦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今地。

春秋集傳卷之五

文公

七

狄侵我西鄙

高氏曰魯閭晉難而代執則狄亦閭晉難而侵晉聖人書此罪魯之不自正也。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烏鵲

地。

晉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諸侯首盟於危晉侯立故也。吳氏曰經書諸侯皆皆前目後凡此年以前並無諸侯之日不列序諸國而但言諸侯以無盟主而大夫預合諸國之君故畧之也。

冬徐伐莒

高氏曰徐本戎也厥後自進於中國數與中國諸侯會盟今輒興兵而伐莒以中國無盟主是以收爾故。聖人從狄之。

公孫敖如莒泣盟

高氏曰莒爲徐所伐故來求援而請脩泚之盟救爲弟娶於莒故許其盟而請泚泚之。吳氏曰魯臣每欲娶婦必請於君行聘會之禮假公事以遂其私君之無政臣之無禮也。

春秋集傳卷之五

文公

十四

死教代第逆各九不正
卒以淫奔禽獸之行也
壬周襄王三年
寅十有三年八年

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高氏曰衡雍晉文公會諸侯朝王之處也夫天王崩諸侯不奔喪而自諸侯朝王之正卿乃自相會盟於王畿之內惡其大焉。汪氏曰前此盟翟泉猶有僑公在會也自是而有左妻之盟雖翟泉猶有僑公在會也自是而有左于宋于城則晉楚大夫押主齊盟而諸侯不復在矣其事自衡雍始也三桓專魯六卿分晉夫豈一朝一夕之故也哉。

乙酉公子遂會雜戎于暴。

地。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公孫敖，魯之大夫也。如京師，朝也。不至，不朝也。復，反也。丙戌，日也。奔莒，奔莒也。公孫敖之奔莒，以魯之大夫也。如京師，朝也。不至，不朝也。復，反也。丙戌，日也。奔莒，奔莒也。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司馬，宋之大夫也。殺其大夫，殺其大夫也。司馬宋，司馬宋也。司城，宋之大夫也。來奔，來奔也。

春毛伯來求金

春毛伯來求金。毛伯，魯之大夫也。來求金，來求金也。

夫人姜氏如齊

夫人姜氏如齊。夫人，魯之夫人也。姜氏，魯之夫人也。如齊，如齊也。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叔孫得臣，魯之大夫也。如京師，如京師也。辛丑，日也。葬襄王，葬襄王也。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晉人，晉之大夫也。殺其大夫，殺其大夫也。先都，晉之大夫也。三月，月也。夫人姜氏，夫人姜氏也。至自齊，至自齊也。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

吳氏曰襄公於夷之蒐將登箕鄭父先都使
士殺梁益耳將中軍以先克之言而止故先
都等陰使賊殺先克時趙盾在政先克其佐
也惡先都等使賊殺其佐不問止先都殺
箕鄭父之罪而使箕鄭下殺之故書殺而
箕鄭殺之由王氏曰箕鄭之死由士殺之失職
以大夫職而謀作亂其罪人矣時晉侯年幼政
書之而稱人以殺也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弑父之賊而國北方是禽獸食人也救之宜
以汲之胡為緩不及事乎故不列楚盾華耦
孔連之名而書人微之也。襄公曰楚自城
濮以來不得志於天下其君臣之心實未始
一日忘也趙盾為政欲攘楚而大在列國正
富力懷其始以振弱國之威乃為常役而

文公

主

夏狄侵齊

齊氏曰楚得氣去而狄
交侵矣故書以病晉也

秋八月曹伯襄卒九月癸酉地震

李氏曰周語伯陽父云陽伏而不能出陰遁
而不能蒸於是地氣不升以至於地動。任氏曰
見迫於陰故不能升以至於地動。任氏曰
前此百餘年未有書地震者而自此至哀公
承地者五地地道以靜為體以動為變正安以
承天者也逆其常理而不得靜焉則震而不
安其所承矣於此見諸侯之象也

冬楚子使椒來聘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櫬

衣被曰櫬所以斂死者。公羊子曰其言僖公
成風何櫬之也。兼之非禮也。吳宥曰僖公
公葬已九年成風亦五年僖公葬任先故辭
先僖公成風葬在後故辭後成風禮諸侯五
月而葬同歸櫬不以葬時至而以此時至亦
之謂矣。乃歸櫬不以葬時至而以此時至亦
大非諸侯相弔之常矣。張氏曰是時秦
楚交病列國秦欲伐晉而歸櫬於魯猶焚狄
來聘也

葬曹共公

文公

大

甲子周頃王十年

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張氏曰文仲魯之名大夫也知卿下惠之矣
而不與立自莊公以來已與國政而四十餘
年而魯政多疵
而文公尤甚

夏秦伐晉

晉子曰晉舍嫡嗣而外求君非也既而悔之
正也秦不顧義理之是非惟是報復為事非
道之甚也故不稱人
而但曰秦以黜之

楚殺其大夫宜申

城濮之役子西繼而應斷王使適至故之至
是與子家謀殺穆王穆王聞而殺之天春

以之法不以亂易亂世乎逆賊之朝即逆賊之臣僕也或廢或尊或生或殺惟彼所命耳故雖懷先君再生之恩有討賊復讐之志而仍以其大夫稱之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是百年身上君子可不審擇所從哉○吳忠曰商臣弑君父天地所不容宜申爲工尹不能與同列共謀討賊乃北面事之越十年君臣之分已定而乃謀弑其義不足稱也然其謀不遠而身見戮聖人不以其當受無將之誅而以國報其大失爲文意深矣

汪氏曰正月之五不繫主者總書不兩
但紀月數而已非若歲首正月之比也

蘇氏曰項王卽位諸侯莫有朝京師者主命
蘇子盟魯文公欲知事君之道辭不敢盟躬

文公

光

○楚子麇侯次于厥貉

拔楚子田孟諸來公怒在孟賁伯齊左孟諸
藥子逃歸而陳侯不可考蓋則宋鄭之君不
列叙皆以其夫位而自降爲臣僕也故特書
蔡侯以著其常則違賊之罪也高氏曰楚子
者弑父與君之賊將求諸侯恐諸侯疑貳於
前而未破而宋陳鄭之君乃皆俛首而聽命
焉聖人於此不從諸侯會盟之例特書曰次
于厥貉次者遲疑不前之意著楚子包藏禍
心欲遷陵諸侯而未敢遽前也

乙酉頃主
十有一年
春楚子伐麇
麇俱偏反
麇小國近楚

夏叔仲彭生會晉卻缺于承筐承筐宋地

王氏曰此會諸侯之從夫未
夫交爲會禮以謀國事諸侯之政大夫莫有至
矣○家氏曰邵缺爲會諸侯之大夫莫有至
於魯獨遺彭生如會不以楚強替於從晉春
秋亦褒魯也

秋曹伯來朝。公子遂如宋。狄侵齊。冬十

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鄧瞞侵齊遂伐我公使叔孫得臣追之獲長狄裔如初宋武公之世司徒皇父獲緣斯晉

春秋集傳卷之五

文公

辛

之滅路也獲僑如之弟焚如齊王子城父蘇
其弟濤如衛人獲其弟簡如鄭肅由是遂亡
傳稱僑如身長九畝肩見於軾然則身長四
犬五尺首長六尺六寸有餘可謂偉矣然卒
殞身滅種與防風氏同讎
則怙強肆暴者果何為哉

丙戌年
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邾伯來奔

孫氏曰諸侯失地皆名此不齊者齊師自是入齊爲附庸也昔公八年卿降於齊師自是入齊爲附庸此又來奔爲齊所伯耳故不名也

杞伯來朝。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趙氏曰時君之女故曰
子以別非先君之女也

夏楚人圍巢

巢吳楚之國也。王曰：王之道之小國，各安其職而貢獻於天子。及其衰也，小國困於強暴，不得保其社稷。仁而小國之無所庇賴也。

秋滕子來朝。秦伯使術來聘。

術，西乞術也。秦伯曰：秦人以賄結魯而魯亦以厚賄答之。賓主相與以貨利而坐視國主之受兵比事以書而自見矣。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李氏曰：不言及無曲直之辭，不言敗無勝負之辭。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郛。

春秋集傳卷之五

文公

注

此魯東郭也。邑遠偏於莒，故師城之。

春王正月。夏五月，陳侯朔卒。邾子貜卒。

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世室屋壞。

孔氏曰：此周公之廟，壞也。太廟之制，其曆四阿而下，室當其中，又接出為重屋。此是太廟堂中之室，其上之屋壞，非太廟全壞也。吳氏曰：世室，伯禽之廟也。周公封於魯，留相王。新使伯禽就封，周公雖不適魯，然實為魯之始祖。故魯之大廟祀周公，百世不替。伯禽雖代受封，然上有周公為之，父則不得為始。其廟為昭之第一室，親盡則毀。成王賜魯重祭，俾太廟得以天子之禮祀周公，魯人以伯

此說考證有據，與故錄之以備考。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狄侵衛。十有二

春秋集傳卷之五

文公

注

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

地。

高氏曰：凡言公及諸侯會者，皆公往與之會也。魯之會公已出魯而衛侯因公之將如晉而來會，公之會鄭伯因公還未至魯而就魯之故，皆曰公會鄭伯。衛侯舍晉而從楚，豈得已哉？強弱之勢不敵，滅亡之徵可待。姑為一時之計，兩而晉未之察，季文子相魯，侯為之請成，以紓兩國之患。春秋善和難，故詳誌之。且見公一出而二國附之，如此惜乎其自意也。甲戌，周頃王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歲首不書所在之途，內地也。頃王崩，周公闕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則不書。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至是與南邾之師亦仇取須句邾人不能報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高氏曰昭公名昭而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齊國盟于新城

諸侯同盟于新城宋地也非矣况以大夫主之

春秋集傳卷之五 文公 二十三

秋七月有暈于斗

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

死也亂口胡氏曰斗者惡氣所生閭亂不君皆將

貌也宋先代之後齊晉之君皆將死也

者也宋先代之後齊晉之君皆將死也

車而著除舊布新也禍祥又孽隨其成先

又二年晉欽實公此三君者皆連道失德而有

斗而明矣齊之禍哀十三年季子東方而英將

為越所城始而應在霸國繼而應在王宜將

公至自會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殺梁子曰五穀也變人主里過宋鄭之何

入千乘之國未伐而曰非克何也弗克何

知且正也捷菑不而曰非克何也弗克何

如齊定公捷菑不而曰非克何也弗克何

聖克引師而公捷菑不而曰非克何也弗克何

九月甲申公孫叔敖卒于齊

齊高氏曰叔敖命奔莒此誅廢之罪也已而奔

齊大夫齊而後公奔莒此誅廢之罪也已而奔

齊公孫叔商人弑其君舍

孫氏曰人子之心則未踰年而稱子國人弑

分而防之則本惡也若陸氏曰所以稱子國人弑

而秋之防之則本惡也若陸氏曰所以稱子國人弑

內惡也故原其清以立此義晉奚齊本不正

又里克不代也其清以立此義晉奚齊本不正

宋子哀來奔

十哀為蕭封人以為卿不義宋公而出故來

春秋集傳卷之五 文公 二十四

乃備二說其義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楊氏曰單伯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也蓋世卿也十二年子叔姬嫁齊公女也蓋世卿也位日久文為世子叔姬嫁齊公女也蓋世卿也無書至是舍見弒齊公使單伯往聘齊人執之與之罪大於執魯使改兩書稱齊人執之與之春秋輕重之權衡也而齊人執之與之齊人執之與之伯而行其辱國辱身宜矣而齊人執之與之齊人執之與之也別而言之若二事焉所口明無與事而重齊人之罪也○愚按稱齊人分惡其罪皆不容諒矣若商人則已正其弒君之罪豈有二類可加乎

春秋集傳卷之五

文公

重

己酉周王十有五年

春季孫行父如晉

張氏曰魯不能開明政刑以義討齊而友之因晉以求於齊行父為大夫不能請討弒君之賊日為盟主不能奉天討則人皆罪也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孫氏曰昭公問亂國事廢弛而賢臣外奔孫懼鄰國諸侯因其閒隙而侵伐之於是不由君命權宜來盟以紓其國之難春秋以其不實不受命於君不可稱君使又其憂國而舉職異於高子屈完特書宋司馬華孫來盟見其憂國之難乃其職事之所當為皆不可以稱命罪之也宋失其職事之所當為皆不可以稱命罪之也宋失其職事之所當為皆不可以稱命罪之也

夏曹伯來朝齊人歸公孫叔之喪

汪氏曰曹伯來朝齊人歸公孫叔之喪也蓋世卿也位日久文為世子叔姬嫁齊公女也蓋世卿也無書至是舍見弒齊公使單伯往聘齊人執之與之罪大於執魯使改兩書稱齊人執之與之春秋輕重之權衡也而齊人執之與之齊人執之與之伯而行其辱國辱身宜矣而齊人執之與之齊人執之與之也別而言之若二事焉所口明無與事而重齊人之罪也○愚按稱齊人分惡其罪皆不容諒矣若商人則已正其弒君之罪豈有二類可加乎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汪氏曰莊公兩以日食鼓用牲于社必以為非禮也作義已著矣今文公復如此必以為非禮也

春秋集傳卷之五

文公

重

單伯至自齊

楊氏曰大夫不至至自齊譏辱命也

晉卻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張氏曰君弱不可以怠修德以來蔡上也缺乃以兵伐人而入其國徒示威武暴及其鄰民而蔡終不心服謂之能佐霸主服諸侯可乎言伐而復言入甚之也

秋齊人侵我西鄙

趙氏曰商人大逆無道弒合而執叔姬又執單伯亦可以已矣今甫釋單伯而又伐我西

幸也而春秋之公義
何懼哉
至嗟子
鄙嗚呼春秋之公義
可勝誅乎微春秋亂

季孫行父如晉。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危。

胡氏曰盟于危者晉侯宋公衛侯陳鄭曹許
人國之君也何以不序晉侯宋公衛侯陳鄭曹許
諸侯盟而曰諸侯盟者分惡於諸侯也。晉侯
氏曰八國討齊之戰晉侯分惡於諸侯也。晉侯
弱趙盾導以明也不書晉會諸侯則晉弱也。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家凡曰父母志歸其女情之不答已者國君
志討齊人亦義之不答已者也。晉侯以試
頃齊女以執辱弱主不能討齊國所當問文
公誠然然發憤請命天三大與師徒問齊人

春秋集傳卷之五

主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郭。

高氏曰齊人欲君自立諸侯會于危請伐之
晉取賂而還成商人自為君也。故自此時
書齊侯商而還成商人自為君也。故自此時
其於暴且志魯使晉以能為君也。故自此時
要魯而及曹非理益甚矣。故自此時
亦有以賄賂也。故自此時
網兵於魯且侵魯而可也。故自此時
之泊天怪笑宜其不旋踵而取禍也。

戊辰年十有六年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鄆丘。

家氏曰齊魯皆千乘之國齊能伐魯魯豈不
能扞齊況直而壯者在魯而老者在齊豈不

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汪氏曰齊侯之禮責魯而不盟非果能以大
魯而責文公之親至及襄仲納賂則貪於利
而不可不責文公之親至及襄仲納賂則貪於利
及盟而不復責文公之親至及襄仲納賂則貪於利
罪則雖大國必畏之矣。故天子方伯以討其
人則雖大國必畏之矣。故天子方伯以討其
得兵以與國蒙伐此有安於其國復使其臣犯
之時也。文公方且宴安於其國復使其臣犯
分求盟以平累日之
際抑何弗思之甚哉。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汪氏曰告朔乃諸侯所以奉行天子之政令
當時諸侯既不奉命於天子而自立又不朝
文公

春秋集傳卷之五

主

子貢有
當以爲

不能
之惡也

以其力我以其義吾何嫌於彼而行父義也
乞盟不得至納賄求盟魯之君臣有愧甚矣
然行父請盟則非及仲遂納賂則俯從商人
之為君可知矣見
試於近習宜哉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杜氏曰僖公夫人文公母也

毀泉臺

泉臺即莊公所築于郎者。孫氏曰毀者全
除之與墮異也先君為之是而後之是毀先
君之美也為之非而毀之是暴先君之惡也
。鄭氏曰魯因妖蛇毀泉臺以戒衆國有罪
矣苟不因妖蛇而毀之亦徒勞百姓之
力彰先祖之過而已何益于政治哉

春秋傳卷之五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楚大賂庸人帥羣蠻以叛楚楚人謀徙都於
夷高為賈不可乃出師伐庸。張氏曰庸人巴人從之
蠻從楚子盟遂滅庸。張氏曰庸人巴人從之
蠻從楚子盟遂滅庸。張氏曰庸人巴人從之
蠻從楚子盟遂滅庸。張氏曰庸人巴人從之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宋公子鮑驪於國人宋飢竭其粟而貸之鮑
美而驪妻夫人欲通之乃助之施耶公將用
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夫鮑
之厚施所以結民心而取國襄夫人助之夫鮑
將以結鮑心而遂其欲也人者聚辭言賊黨
之盛也夫人乃初母而亦不免於弑逆之罪
者國君之位受之天子傳之先君豈遙授之
所能擅奪乎滿意諸不得以死節書者君無

道而不能正失致主之忠既出奔而又復歸
失保身之哲斯亦不足錄也已。高氏曰不
書葬賊不討也。趙氏曰
稱人以弑失賊之辭也
三年王十有七年

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程子曰行天討而成其亂失天職也故不卿
之。愚按經者凡無主名而稱人者概辭也
寧石楚之從若高而位而行不義亦不足詳矣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高氏曰九月乃葬慢也不稱
僖姜而別為之謚非禮也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春秋傳卷之五

諸侯會于扈

汪氏曰二虎之會皆取賂而還見利而忘義
也。家氏曰兩虎之會皆取賂而還見利而忘義
也。家氏曰兩虎之會皆取賂而還見利而忘義
也。家氏曰兩虎之會皆取賂而還見利而忘義
也。家氏曰兩虎之會皆取賂而還見利而忘義

秋公至自穀

高氏曰公不與扈之會而及齊盟苟
免齊難書至自穀則不會扈可知矣

高氏曰公已與齊盟而遂者政在遂故也

子子
四廣
年臣
王
十有八年

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注氏曰或謂因陋而斃不能順受其正故以非命而終今雖莫考其詳然經書斃于臺下則其失正終之道亦同矣

秦伯瑩卒公。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

人

齊懿公刑而歌一人父屍而使戰僕紂閻韞之
妻而使驢乘二人相激怒遂謀弑之按周

春秋左傳卷之五

生

官取右皆大夫士爲之受有位者也然
 者未聞割二丞之罪則非貨聞乎哉
 齊人以爲之○張氏曰商人固當討之則然
 齊人不以爲財比而稱臣而君之皆三年以
 爲賊則充當事以爲累則不可討今三年事
 之一旦試之亂作於太暴已定之後故曰
 其君也况商人驟施聚士以成弑舍之謀則
 齊人乃同惡之黨所以歌職殺商人而特書
 齊人○楊則菴曰商人鄭弑逆之賊但齊人
 實奉以爲君如是者三年矣以爲君而復殺
 之故不從討賊之例而曰弑核實以定有春
 秋之義也齊人稱弑而齊執政之罪明罪執
 政非子商人也蓋如此始足以明君父之重
 而孤亂賊之黨舉凡陽順陰逆以爲後圖者
 皆不可爲訓而叛其叛逆者即爲叛逆以至
 因祖拒父以子繼祚者律以此義皆在所不
 許而未嘗妄質爲臣者則固在人人得討之
 列况天子諸侯有治亂扶危之責尤不得以

齊入即所以討商之君商人畏而不敢討商
韓退之謂春秋謹嚴者蓋以平恕爲謹嚴而
寬猛之宜本於盡性此將夏所以不能贊一
辭也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冬十月子卒

冬十月子卒

子名惡字子赤爲襄仲所弑並及其弟御
胡氏曰諸侯在喪稱子繼世不忍富也旣葬

秋葉集卷之五

丈公

幸

不名終人齊之事也。踰年稱君，緣臣民之心也。子辛何？不用遇，斬不忍言也。陳氏曰：惡位未定，則其稱子辛何？成之爲在喪之世，處君在喪，恒稱子未葬，稱子某成之爲在喪也。君以獄罪，罪宣公也。敬書胡氏曰：不書弑，猶不忍言也不忍言，則惡極當誅可耳。此聖人言。

夫人姜氏歸于齊

胡氏曰書夫人則知其正書姜氏則知其非見絕於先君書歸于齊則知其無罪而魯國臣子殺適立庶敬肅宣公不能事主君存嫡母其罪不書而並見矣○家氏曰平人弑金而歸叔姬于魯魯人弑赤而歸出姜上齊皆君出母後先一轍主綱鑒頒顯政廢弛莫有聲其罪而討之者聖人書比重爲慨歎矣

春秋行父如齊

家氏曰經書行父如齊於夫人大歸之後則
行之亦與於行父如齊之利也適於齊之利
家氏曰行父如齊之利也適於齊之利也
國政在季氏昭公也四君矣或者以行父
臣誤矣

莒弑其君庶其

按左氏謂莒紀公愛季佗而黜太子僕僕因
國人以紀公紀公愛季佗而黜太子僕僕因
施出諸境是則子弑父而稱國可乎吳氏
左氏之謂是僕與國人同弑君則當自立矣
國弑手且僕與國人同弑君則當自立矣

春秋集傳

卷之五

又何以奔魯乎疑僕因國人也
之弑君懼華及禍而來奔人也

三

春秋集傳卷之六

湘川李文焰編輯

宣公名接一名接文公子
宣公名接一名接文公子

宣公五年元

春王正月公即位○公子遂如齊逆女

胡氏曰魯秉周禮喪未及葬遣卿逆女何亟
乎宣公懼其見討故結婦於齊為目安計越
立禮以逆之如此其亟而公不顧者必敬嬴仲
遂請齊立接之始謀也○吳氏曰文公使僖
子遂納幣已非禮况宣公逆夫人而可遣僖
祖之弟乎然負弑逆之罪而急於結齊婦以
定其位者乃石氏之說也○公之立逆女使
相公之立逆女使

春秋集傳

卷之六

而桓公以爲忠也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家氏曰夫人非大夫所得以也遂扶齊以弑
其君娶齊女爲妻也於卒之後書夫人姜氏
歸於齊以著其罪也始立書遂以婦姜至自齊
以責齊受人之出母而與之婦姜至自齊
母於齊而注氏曰有姑則以婦姜至自齊
理其夫人禮氏曰有姑則以婦姜至自齊
之欲速而以姑自始也○趙氏曰書遂以
見娶齊之謀本於姑也○趙氏曰書遂以
也○愚按宣公以子遂母敬嬴以妾奪嫡而
汲汲圖昏母子皆有責焉故稱夫人文
稱婦而忘父喪母哭之罪更不待言矣

故春秋不示其救與○張氏曰陳無罪而蒙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黑林伐鄭

此趙盾移救陳之師以伐鄭也○不書趙盾大
失不可以移救陳之師以伐鄭也○不書趙盾大
乃不自反而聲罪以致討乎○張氏曰不討
有罪固晉之無義而亦未至於僭王之罪大
楚亦非也

冬晉趙盾帥師侵崇

胡氏曰崇在西止秦所與也晉欲求成於秦
而不以大義動之而伐其與國則為護已甚矣
而傳謂設此謀者趙穿也意者趙穿已有逆
心欲得兵權託於伐國以用其衆乎不然何
謀之迂而當國者亦不裁正而從之也○家
氏曰晉欲求成於秦發

春秋集傳卷六

宣公

四

晉人宋人伐鄭

家氏曰鄭背華而即楚諸侯會晉而討之公
也晉取宋賂而輔之以楚今復伐鄭則不可也○高
氏曰宋鄭怨與楚之侵也後請晉伐鄭晉亦
以前救之無功也遂連兵伐之夫晉以貪賂
致諸侯之怨不能退而自責乃謀動干戈於
境外以遂宋之復怨況宋
人弒君豈可與之合兵乎

甲寅六年二年

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

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大棘宋地

華元為宋大臣忌警黨賊鄆國致計惛終不
俊衆喪身辱成其自取故以宋及之○胡氏
曰兩軍接刃主將見獲其負明矣又書師敗

先師三軍之司命而輕重若班乎自行師
而言則以元帥為司命而輕重若班乎自行師
衆為邦本明此義然後知
王者之道輕重之權衡矣

秦師伐晉

張氏曰欲求成而反召兵所以深著趙
穿之妄動干戈而欲竊兵權誅其意也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家氏曰鄭叛華侵之釋宋不討而從楚晉之役則
不可也鄭惡晉之釋宋不討而從楚晉之役則
自愧猶為宋報鄭之釋宋不討而從楚晉之役則
是時晉趙盾欲據兵權託於伐國實無關心

春秋集傳卷六

宣公

五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

晉侯欲殺趙盾盾與公闕而出奔其弟趙穿
攻弒靈公於桃園盾未出山而復太史董狐
書曰趙盾弒其君以不討賊非子而誰○胡氏
曰亡而越境謂去國而不討賊非子而誰○胡氏

宣

六

欽定四庫全書

宣公

七：

義絕及而討賊謂復讐而不釋也然後臣子之事終不然是盾偽出而實與聞乎故也段令不與聞者而縱賊不討是有今將之心而意欲穿之成乎弑矣雖欲辭而不受其可得乎。家氏曰晉襄託其孤於趙盾盾乃與甚大夫謀而求外君及畏逼不得已而後立靈公則靈公之立非盾意也齊商宋鮑弑君篡國盾爲政不惟不討又爲之定篡竊之位於扈之會盟知盾有他志不能事君矣。高氏曰靈公之立非盾本慾及專國政國不知君靈公不堪故欲殺盾觀擊輒內叛提明格鬪無妻臣禮矣堂上之甲力與挑國之攻隨至靈公固在趙氏置網之內欲無及不得也及其反國非獨解賊不討反使徃逆新君則盾之爲弑又誰掄乎。薛氏曰君將殺盾而穿盾者盾也穿受命而加刀行弑君之事則主弑者盾也穿受命而加刀者也在肆人未

誅成濟未全忠殺友恭叔琮等尚不免君子
直筆之討況盾使穿逆成公於周以固新君
之寵則元惡之誅不於盾而誰任乎。朱子
曰左氏見讖甚卑云孔子曰惜哉越境乃免
如此則專是回避古使宜者得計聖人作春
使而亂臣賊子懼豈反爲之解免耶。劉氏
肩之免使不免有賊之討與不
討而不在境之越與不越也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乙卯
周定王
三年

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

三望

公羊子曰其言之何緩也曷爲不復卜養牲
養二卜帝牲不吉則扳緩牲而卜之帝牲作

葬匡王

1

於歷三月於慢者惟具是視郊則曷爲必祭
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爲必以其祖
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
○胡氏曰禮爲天王服斬衰周人告喪於魯
史册已書而未葬也祀帝於郊大豈其時而
或謂不以王事廢天事禮乎○張氏曰此固
事之變以明魯郊之非禮蓋借禮之中復有
忘哀從古之罪三年之喪乃臣子斬衰奔赴
之時豈可偕天子越紼行事之禮春秋所以
譏之○家氏曰此魯宣除喪始郊而天示之
禮也○邵子曰此因魯事而莊之聖人何容
心哉無我故也豈非
山性命而發言乎

楚子伐陸渾之戎

8

胡氏曰四月而葬王宣不君其禮畧也微者
性會魯侯不臣其情慢也○呂氏曰或謂桓
王匡正之葬皆公親銘然以他文考之葬諸
侯而使卿者則備而書之其他不書其大者
皆爲公親
仲可乎

夏楚人侵鄭

1

1

1

1

1

L

楊耶菴曰外姓之戎本居陸渾在秦晉之西
北不知何時遷居於伊洛邇近王都誠周室
隱憂也楚于果有寧周之志當請於王合諸
侯而遷之故地今無故而代之猶之無名之
師耳歷周細而不入觀於王則其伐非爲周
代亦可見矣○趙氏曰陸渾在伊洛之間邇
近王都楚於陸渾無絲髮之憾莊王之兵非
疾陸渾也蓋將城周鼎岳淵業以尊周爲義
舍尊周無以令諸侯而徙爲戎首無足怪也
忘其不能霸諸侯而徒爲戎首無足怪也

秋赤狄侵齊

張氏曰赤狄之別種謂之赤狄白狄赤狄尚赤衣白衣也譜洛州春秋赤狄之地

宋師圍曹

宋文公即位，蓋逐武穆之族。二族以曹師伐宋，及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高氏曰：武氏之亂，非曹人所啟也。宋不能安睦九族，而圍兵以圍人之國，不亦左乎？家氏曰：宋鮑大罪，未討以兵伐人，春秋書之，即所以惡之。不宣公。

春秋集傳卷之六

待賤斥而見笑

冬十月戊申伯藺卒。葬鄭穆公。

禮氏曰葬也

丙寅年
五十四年

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賓公伐

莒取向爵太皞復

高氏曰莒鄭相怨而鄭乃魯嬖倖之國公爲之
鄭平莒而扶齊以爲重公之民不足以服莒
之心故所以不齊齊者心以爲然而強之也
曰莒人見不齊者非特其君也不知自反而
取邑於人亦已甚矣○楊 equal 楚白平而不齊
伐面取邑是得未盡得失而又失者也況止

以不宥而伐取則其失又大矣公之失即邾
之失但公雖私邾而平實善道莒之不宥亦
不爲無過齊雖因魯及邾然惟以平來不平
即止而伐取不與可謂善矣○王氏曰魯挾
強齊以平邾莒假力以爲義也及其不服取
向而還假義以爲利也春秋書及以見公之
所貪利之罪

秦伯稻卒謚共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弒

其君夷

此言可
加於君
平君可
以名南
北乎

公子宋欲弑君謀於子家子家曰畜老猶憚
殺之而况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
吳氏曰歸生貴戚之卿秉國重權嗣君新立
必有所不獲於其君者因宋之有邪謀陽爲
畜老憚殺之言陰實似乎於宋以除其君此
亂臣之畜而宋特其從也○鄭氏曰凡人同

春秋集傳卷之六

宣父

九

人討幽公之亂歸子寧之於其族貝通
國以爲首惡何必孔子歸獄於歸生哉

赤狄侵齊。秋公如齊。公至自齊。冬楚子伐

鄭

高氏曰中國諸侯不問鄭國弑君之罪而荆楚與兵以討之所以病中國也○趙氏曰鄭弑其君諸侯不問而楚伐爲有辭雖楚兵之興志於得鄭非爲討罪而來也然其兵之壓境未必不以是爲辭聖人亦因其辭而權子之非與楚也責晉重矣○楊趾菴曰賊無主名罪在執政賊有主名而不討罪在繼世之君非德其立已而克之即畏其圖已而容之不共戴天之謂何而可宴然民上乎雖襄公之罪與與弑有聞而楚師實非無名不必問

其爲何而伐也此義行而天下無可逸之賊則亂賊懼而君父安矣美惡同辭而不別者得失在經可考而知也

丁巳年五年
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秋九月齊高固來

逆子叔姬

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公自爲之主故曰來。吳氏曰宣公負篡國之罪倚齊以安數朝數聘卑身事齊猶以爲未甚至齊之臣強娶其女甘心與之而不敢違自爲之主如敵體然蓋身爲不義故忍恥辱而屈於人下如此曹子臧吳季札強與之國義不肯受不降其志而常伸於人上者果何人哉。家氏曰委巷之人爲強有力者脅之而

春秋傳卷十

宣公

十

婚且猶不受况於堂堂之侯國乎魯而求婚已爲不可而又以大夫伉儷於國君所以陵暴魯者甚矣宣公用力齊之力簒弑得國固不以爲辱魯之宗社重爲之辱矣春秋書之責魯也責齊也正高固陵犯之罪也

叔孫得臣卒。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家氏曰反馬不躬至歸寧無並行高固列國之卿而挾婦俱來前日以臣伉儷猶以爲未足更挾婦以要魯宣公館甥之禮宣固無嫌而魯之宗廟朝廷實重爲之辱矣。高氏曰于叔姬不冠夫氏者承上高固及之也

楚人伐鄭

家氏曰書楚伐而不書晉救者歸生弑君晉當出師討賊而不當救也晉人苟能爲討

有亦賊也豈荷討歸生以自彰乎

戊午年六年
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家氏曰陳之叛晉即楚以鄭故耳鄭穆其年棄楚弗事而託身於中國亦望晉人有以大極其危急曾未期年鄭有歸生之亂晉視莫之顧陳叛而與楚良以是耳晉成君政在趙氏豈能爲鄭討賊然陳鄭每相視以爲向背賊之不討無以服陳人之心陳雖受伐而終不爲晉屈也。楊恥掩曰擅伐大罪也況以弑君之賊而帥師伐人國則晉成不惟失刑且見柄用與弑同科不得以見賞矣

春秋傳卷十

宣公

十

夏四月。秋八月螽

高氏曰書八月者惟八月有之螽爲農災王道所重今以月書則爲災不久異於以時書者矣。汪氏曰春秋書螽災者十有六而宣公之世有四焉蓋身爲不義而貪暴於民是以致天災之亟數也

冬十月

己未年七年
春衛侯使孫良來盟

家氏曰魯宣因齊得繁不事晉矣晉將有討衛人來告欲魯之預於會也非若齊大夫魯而求盟是以無譏。汪氏曰宣公倚齊篡國晉爲盟主缺於脩好故與衛結盟而不能追

出使獲還不正其罪喜樂既不以正聞喪當哀又復心知其不可故行吉禮春秋謹書如謬疾如此詳觀書法見聖人格心之道矣

戊子夫人嬴氏薨

敬嬴文公妾也嬖事襄仲而屬宣公故以子貴援成風例而稱夫人也○汪氏曰春秋既知書夫人姜氏薨于夷又書夫人風氏薨則知哀姜爲莊公夫人而成風乃妾也既書夫人姜氏歸於齊又書夫人嬴氏薨則知出姜爲夫人公夫人而敬嬴乃妾也直書於策諱者比事以考之雖微傳而嫡妾之分明矣

晉師白狄伐秦

家氏曰不書及偶晉於狄亦狄晉也○胡氏曰秦人之怨起自侵崇其曲在晉責已可也宣公

春秋集傳卷之六

宣公

楚人滅舒蓼

此張氏曰地譜上義鵬之蓼文五年已滅於楚此即如舒鳩舒庸之類別種非二國也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冬十月已丑葬我

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胡氏曰喪事即遠有進無退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漆車載蓼笠上喪禮也也有國家者乃不能爲雨備何也○孫氏曰雨不克葬識無備也葬既何日不爲雨止已丑之日喪既行而遇雨也且雨之遲久不可知或或淹旬獨月其可停柩路次而不行

乎○愚按內事以乘日庚寅而葬是用剛日矣何以卜爲哉○張氏曰孝子事親莫大乎葬禮庶人葬不爲雨止豈國君而獨無備乎冬有母喪明年春即如齊朝會其哀心之微也久矣

城平陽

李氏曰城平陽三傳皆無說豈非黑壤阮歸魯仍事齊故城邑以備晉乎

楚師伐陳

高氏曰陳以晉衛見侵復棄楚而從晉故楚以爲討然晉不能救陳陳遂復則楚○汪氏曰書師書伐所以著楚之

辛酉九年

春秋集傳卷之六

宣公

宣公

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

孫氏曰公有母喪而遠朝強齊無哀甚矣

夏仲孫蔑如京師

胡氏曰當歲首月公朝于齊夏使大夫聘於京師此皆地事可考不待賸絕而惡自見者也

齊侯伐萊

許氏曰亦狄比侵齊不敢報萊不伐齊齊垂伐之可以觀惠公畏強凌弱矣

秋取根牟

汪氏曰根牟蓋小國內諱滅故書取

八月滕子卒○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

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汪氏曰黑壤之會討魯而宣公以賂免也之
會謀齊陳而二國不會蓋晉成爲弒君者所
立不能致討侵陳之役奄然以元寇土兵牙
以外不足以致却荆楚內不齊以服諸侯今此
謀齊而發立之魯宣獨事齊而不齊無所忌
憚故成公世霸僅能兩會諸侯卒無成功者
難曰與晉而不能庇陳其失亦著矣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公諡成○冬十月癸酉衛

侯鄭卒

公諡成

魯皆不會葬魯私憾也可謂以怨廢禮矣○
胡氏曰衛成欲爲晉政魯特使孫良夫來盟
以定之及會于扈墨衰止公略然後免是
以二國以喪赴皆不會葬此所謂無其事而

春秋集傳卷之六

宣公

宋

宋人圍滕

者其文

金氏曰宋以柔吳卑屈仰晉楚五六十年間
幸無兵革不能及是時明其政刑強於爲善
乃乘小國之喪而圖之其爲之不
仁亦甚矣春秋人之者賤之也

楚子伐鄭晉卻缺帥師救鄭

楊耻菴曰凡書救未有不善者但身居親喪
禍非切已謹守封疆可也越縹緲忠非亦不
可以已乎子道有虧而責人之無王不可也
且我日五年荀林父救鄭不書救也以非時
汪氏曰五年荀林父救鄭不書救也以非時
方有弒君之亂所當討而歸生之罪以此書
卻缺之救據明年傳載鄭討歸生之罪以此書
棺而逐其族蓋此時歸生已死矣故書救以

陳殺其大夫洩冶

予晉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袖
服以戲於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
且國不令公以告二子殺之○胡氏曰
稱國不令公以告二子殺之○胡氏曰
大矣○汪氏曰洩冶之官守而殺之者有專
矣○汪氏曰洩冶之官守而殺之者有專
止其君之惡然其捐生盡言於不能早諫以
爲避禍之計則忠言不入於耳淫虐之君無
所不至其禍不可勝言矣○黃氏曰左氏載
孔子曰民之多辟無自立矣○洩冶之謂子
此非孔子之言也昔者紂爲無道殷有三仁
箕子爲之奴比干爲之諫而死洩冶曰殷
道危行言孫此明哲見幾不仕而高尚者之
宣公

春秋集傳卷之六

宣公

宋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齊人歸我濟西田

壬戌八年王十年
程子曰齊魯倚好故歸魯田田魯有也齊非
義取之故云歸我以不足爲善也○呂氏曰取
會故不言我宣公以見內無惜之之意也於其
內有婚姻之故豈亦欲得而齊以歸之是以

言我以見內有欲之之意也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已已齊侯元卒○齊

崔氏出奔衛

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倡也公立而逐之○許氏曰崔杼出而能反及而能殺者以

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

家氏曰天王之喪魯君不奔不賻今也懷輔墓之私恩如齊奔喪事之悼也故備書以貶之

春秋傳卷之六

宣公

大

六月宋師伐滕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出戲言徵舒射殺之夫喪國敗家亡人必先去其禮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胡氏曰宣公葬齊惠公能定其位而又以齊西之由歸之也故生則傾身以事之而不辭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莊氏曰晉衰沒靈成景皆不克負荷而楚周繼將逞其所欲而爭諸侯侵陳鄭觀兵

春秋傳卷之六

宣公

五

秋天王使王子來聘

王氏曰王子之母弟食采於劉焉劉康公曰汪氏曰定王始則徵聘於魯中則厚賄於仲孫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江氏曰宣公篡立而猶稱兵於邾以奪其地者蓋以晉弱之不振而強齊為之援故耳不

大水

家氏曰宣即位以來六年螽七年大旱今復大水咎徵類仍未有甚於此時旱而書大水

而書大以變常言也宣以臣弑君以下逐母
罪大惡極天討未加發而爲水旱之災民受
其虐書以示戒也

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

高氏曰以伐邾故恐齊人以爲討遂謀伐莒焉甚矣魯之懼齊也二歲之間而公與大夫五如齊矣○汪氏曰自反而縮則可以自立何畏於齊宣公行已有歉故君臣相及如齊而猶懼其獲戾也

齊侯使國佐來聘

高氏曰惠公之葬既速又未踰年而以君命遽遣使來聘焉議伐莒也當凶勢而行吉禮哀思而結懽好書齊侯若其惡也

○楚子伐鄭

家氏曰士會用偏師無益於救鄭是歲鄭即楚故畧而不書耳

癸周定王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辰陵陳地

王正月○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辰陵陳地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矢見

張氏曰豈恃晉而不事齊魯從齊而伐之
兵不討亂而挾強凌弱深著齊魯之罪也

秋晉侯會狄于欒

胡氏曰中國有亂天王不能討則方伯之責也又不能討則四鄰諸侯宜有所請矢而魯方會齊伐莒晉方求成於狄是夫肩背而養其一指不亦僨乎張氏曰晉侯爲盟主而性與狄會舍夏徵舒以遺楚討又欲與楚爭鄭楚直晉老所以敗于郟也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

孫寧儀行父于陳

程子曰人衆辭大惡衆所欲誅也誅其罪莫
也取其國惡也入者不受而強之也致亂之
臣國所不容也故善納○卽氏曰誅惡者衆
人之公心故曰楚人取國皆一人之私意故

曰楚子楚子有
得則無事於入

也故不曰取○孫氏曰此楚子殺陳夏徵舒也其言楚人者與楚討也徵舒弑其君天子

不能討諸侯不能討而楚能之故聞人必楚討也。胡氏曰楚莊以義討賊勇於爲善

之徒也以貪取國急於爲利賾之徒矣爲善
爲利特在一念頃臾之間而書法如此故春

之徒也以貪取國急於爲利跡之徒矣爲善
爲利特在一念頃史之間而書法如此故秦
狄傳心之要典不可不察者也或曰聖人大
改過楚雖縣陳而復封陳猶書入陳以貶之
何也曰楚莊意在滅陳雖復封陳然卿取一
人焉以歸謂之夏州而又納其亂臣是制人
之上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也此二臣者從
君於昏宣淫於朝誅殺諫臣使其君見執蓋

人用之是猶人有飢渴而死者幸而衛生又強以毒飲之可乎爲楚莊者宜奈何諸徵舒

春葬陳靈公

十年十有二年

之宮封洩治之墓尸孔寧儀行父於緡讓於
陳衆定其君而去其廢幾乎。汪氏曰孔寧
儀行父不書奔奔奔則其請討於楚也其歸
不緊陳不使爲奔奔之臣也經凡書納皆非
所宜納曰入曰納則二臣之罪與楚非納之
行之惡則知謀出兩人而陳自後從
楚不貳者以內人爲主於內也

胡氏曰討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天下之
惡一也凡民皆得而討之所以明大倫存天
理也徵舒雖楚討之陳之臣子亦可以釋怨
矣故得書葬君不問內外蓋惡惡者天下之
情也故討賊不問內外蓋惡惡者天下之
情也故討賊不問內外蓋惡惡者天下之

春葬傳卷六

宣公

楚子圍鄭

趙盾爲之春秋所以予楚也魏主臨
江突厥入塞綱目皆書伐豈得已哉

高氏曰封陳侯者非楚本謀也不善而能敗
故書入與鄭平者楚本謀也不爲利謀所誘
故書圍。李氏曰鄭自此從楚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

師敗績

荀師將救鄭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
遂濟楚孫叔敖欲還楚人伍參不可楚子遂
次于邲以待之郤缺趙旃致師怒楚人王逐
之車馳奔桓子鼓於中軍曰先濟者有賞
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

上軍不戰而退季穀其卒而退唐侯爲楚左拒
故三不戰而退季穀其卒而退唐侯爲楚左拒
失三不戰而退季穀其卒而退唐侯爲楚左拒
莊既陳亂則師出有名而所以不能討陳亂已
又進退得宜勇怯中節此行本爲救鄭而鄭已
服楚以行明主之德恃強專制行本爲救鄭而鄭已
可敬而不敢之徒恃強專制行本爲救鄭而鄭已
不書救而特止諸師之從楚師此春秋所以
罪也。江氏曰林父身爲元帥始既不能禁
副將之違令而專行終又不敢討其不戰而退
敗走則力戰乃鼓於中軍爲元帥始既不能禁
胡氏曰寧白之戰先穀趙旃實敗晉師而獨
書林父者責元帥之戰也武侯初山之職連命於
街自責以爲咎皆在已此亦春秋之義也

春葬傳卷六

宣公

楚子圍鄭

無滿從吳楚既滅陳侯用條侯梁之責
唐六道重慶國推禁無功及裴度視師
弘亦與疾督戰遂擒元帥一左而潰其成敗之
績豈大若明哉。朱子曰左傳分謗事近世
之侯先殺違命而此只要詢久情如荀林父之
是何等見識當時爲林父者只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楚子滅蕭

注氏曰楚莊滅蕭所以通大宋而脅中國諸
侯之服已也。趙氏曰楚莊得陳而不肯得
鄭而復其君論者以爲賢觀今城蕭之樂則
未易絕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注氏曰新城之同盟清丘之同盟以四國之大夫盟齊盟所以一天下之志而晉以大夫尸之又其甚而諸侯之大夫與焉晉業之不振宜矣胡氏曰原毅違命喪師乃晉國罪人而主盟非大夫之事也諸侯同盟不盟趙氏曰同盟非大夫之事也諸侯同盟不盟於方岳之下皆以大夫用同盟之禮蓋猶趙盾將求諸侯而不知晉之所以不能得諸侯者有之故也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注氏曰清丘之戰書恤病討貳而宋之討陳衛之救陳皆非春秋所與者不度德不量力而故發於強楚淪盟失信以從簡書名難矣而宣則非矣○家氏曰胡氏謂宋師非義陳

春秋傳卷六

宣公

宣公

為可憫思以為未然楚用詠入陳幾也人國春秋不與也宋伐楚之與國為人所難謂之非義不可衛南受清丘之盟乃救陳以媚楚謂其救之為義亦不可也

丑乙周定王十有三年

春齊師伐莒夏楚子伐宋

楚人滅蕭以脅宋宋人伐陳以挑楚楚固不義而宋人之致寇亦有以招之矣

秋螽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高氏曰邲之役三帥皆欲還先穀固請戰遂及於敗王是以為討然釋趙盾魏錡不討而獨謀先穀為政不平殺者不受治矣又伐滅之惡之甚也○張氏曰越椒將攻王而楚葉尚思子文之治楚而復克黃之所先穀先軫之孫而滅其族蓋晉之德刑皆不足以敵楚矣

丙寅定王十有四年

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晉人討衛之救陳孔達曰請以我說縊而死而大國見討亦可踐言不自首乎而況同盟而死之求說於晉與自經溝瀆而莫之知者奚遠哉○家氏曰據傳孔達自以其身紆國患然達為政而背清丘之盟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晉侯伐鄭

鄭之敗乃晉自取耳不能自反又不能報楚而徒釋賊於鄭所謂怒於室而色於市者也

春秋傳卷六

宣公

宣公

秋九月楚子圍宋

楚子使申舟聘於齊不假道於宋宋人殺之按蕭而見伐令又以殺楚使而見圍楚之薦食上國宋之挑釁強楚俱可罪也陳大士曰伐宋其甚也圍已甚也伐有名也圍無名也直書其事而輕重自明必怨鄭而苛宋責晉而寬楚豈春秋之旨哉

葬曹文公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王氏曰遂以不正而立宣公公以不正而任其子歸父此年會齊侯明年會楚子見公與之深也諸侯失政自歸父始

丁卯周定王十有五年

初稅畝

公羊子曰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使畝而稅也何以書歲始履畝而稅也何譏乎爾古者什一而藉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而碩聲作矣杜氏曰公田之法什取其一今又侵其餘畝復什收其一故京公曰二君猶私足遂以爲常昔氏曰古者井田八家皆私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耕之以奉其上所謂藉也藉之爲言借也借民力爲之而非稅也今魯初稅畝是於公田之外又稅其私畝壞井田之制開厚歛之門使民不聊生國無善治蓋自此始矣○汪氏曰三代制田取民雖皆不過什一而其爲法至周始詳密而周盡爲人君者苟能謹守其中正之制則可以足國而裕民矣○宣公以篡得國既不能修德以弭天災又增稅歛奢以節國用於貪其害不素先王之制增稅畝之法作法於甲哀公用田賦民財言矣易世而成公作丘甲哀公用田賦又使諸國效尤鄭子產則作丘賦魏文侯則增租賦卒之暴秦開阡陌更賦稅而先王之制窮今不復豈非宣公首禍以致然乎

蠅生口饑

胡氏曰始生曰蠅既大曰蝥秋蠅未息冬又謹天災仁人之心王者之務也如此者急民事遽至於饑者宣公爲國務革去宜與虛內事外煩於朝會聘問賂遺之末而不救其本府庫竭矣倉廩匱矣水旱蝥蠅天降蝥蠅亦無以振業貧乏矣經所以兩書饑以示後世爲國不可不敦本也

春秋集傳卷之六

宣公

夫

春秋集傳卷之六

宣公

无

戊辰定王十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家氏曰晉滅路氏則曰討有罪也而復用師
不已是必欲窮極其黨類盡夷滅之而後已
大豈仁人之所忍爲楚人國未坐視不救諺
曰鞭長不及馬腹志存乎逐利而不能赴人
之急謂諸侯何○薛氏曰攢函之會未幾而
三滅狄大無信也

夏成周宣榭火

李堯俞曰榭者講武之所宣者其宣王之所
爲乎至是歷十二世王業日壞求其如宣王
盛既不可得而王之迹又煨燼蓋痛之也
○榑取菴曰書不恭也成周東鄉也兩廡可
射謂之榭宣王南征北伐講武於此故稱宣
榭祖宗之遺澤存焉今火故書○黃氏曰亭

得卷之大

宣公

无

望氛視櫛讎軍實底周之地有宣櫛者與主
之遺跡也宣王承厲王之後積勢衰弱於是
修車馬備器械南征北討中興王業其用武
於四方則必有講肄之所即成周宣櫛是也
宣櫛火興王之跡泯矣聖人重之而書示不
忘古也

秋郊伯姬來歸

出之者
恐示可
罪婦人
不肯不

冢氏曰女生而願爲有家故嫁者謂之婦人
道之常也見出而曰來歸若其變也曰汪氏
曰春秋書鄭伯姬杞叔姬來歸所以譏父母
之訓育弗至致內女之婦德有虧而亦譏鄭
杞之君失齊家之道而棄其伉儷也然杞叔
姬書卒書杞伯逆其喪歸則叔姬之出必有
不當絕者而鄭伯姬不書卒不書喪歸則出
者與出之首
其罪皆著矣

出之者
恐未可
罪婦人
不肖不

可教訓
當若之
何曾子
亦嘗上
其矣

冬大有年

水旱螽蟥不絕於書而忽獲有年卒
之也亦以憫之耳不爾則人類滅矣

已周定王十
已有五年
十有七年

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丁未蔡侯申卒

○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

日卒書名赴而得禮葬而不月其
畧在內而不謹於邦交之罪見矣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已未公會晉侯衛侯曹

伯邾子同盟于斷道○秋公至自會

五國同盟懼楚而謀齊也○汪氏曰魯衛曹
和皆迫於齊故同有伐齊之心而晉又欲討

春秋傳卷六

宣公

三

其戰會通集通觀明年晉衛伐齊又二年四
國與齊戰鞏則此盟為同謀伐齊可知矣

戰而和人不與者國
小不能以兵從也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矜卒

汪氏曰叔矜之生不名於策書則非卿矣死
不目為公子則未仕矣變文曰公弟合與

字卒之者知其賢而得書也○穀梁子曰其
日公弟叔矜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其而

之也非之則胡為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
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繼後而食終身不食

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為通恩也所以取貴於
春秋○胡氏曰論情可以明親親言義可以

厲不執所以取貴於春秋書
曰公弟而稱字以表之也

庚周定王十
十有八年

十有八年

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前氏曰齊不與於諸侯之會而伐之也書衛
之世子臧伐齊不與於諸侯之會而伐之也

翟泉以來不與於諸侯之會而伐之也書衛
之世子臧伐齊不與於諸侯之會而伐之也

魯小國是以晉累欲振奕世之霸業始則君
卒衛以伐齊蓋非專以婦人笑客之故也

公伐杞

趙氏曰杞世婚於魯桓公魯出且娶於魯僖
文之世各一來朝惟宣公殺惡及視以自立

杞伯蓋以宣公僖文之罪人未嘗朝焉宣公
憾之故躬擐甲有以伐杞君子不以杞被伐

為不幸適所以彰
杞桓公之義也

夏四月○秋七月和入戕鄆于鄆

春秋傳卷六

宣公

三

楊趾華曰陰殺曰刺陰殺曰戕此蓋和子使
人卒殺鄆子於其國內復殺之而知其為和

雖復殺之不足書矣蓋者天子所不治而和
子之惡不可掩故不稱盜而稱和子核實之

辭也然鄆之不可掩故不稱盜而稱和子核實之
氏曰鄆文公之弟也地處滅人理而恃天常

人惡其也二君不名蓋無罪而受禍耳
也鄆之也二君不名蓋無罪而受禍耳

甲戌楚子旅卒

公羊子曰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坊紀
口春秋不稱吳楚之王喪恐民之惑也此書

氏曰前此不稱吳楚之王喪恐民之惑也此書
之者以楚入為中國之害甚於前日中國不

能自正乃相與朝聘相與盟誓
相通問好故自此詳志其卒也

公孫歸父如晉

公孫歸父如晉

春秋集傳卷之六
父為君
謀去三
家特借
殺適五
耳

家氏曰歸父為宣公謀去三家以張公室
欲因大國之勢而後去之豈不思晉之諸卿
自趙盾秉權而後去之豈不思晉之諸卿
欲夫強宗豈皆卿之不遂也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至笙
遂奔齊

公薨季文子宣襄仲殺適立庶而欲逐其子
臧宣叔以爲其時不能治後之人何罪然
復命祖居氏即命而哭三踊而出遂奔齊
胡氏曰歸父以君命出使未返而君薨在聘
禮有執圭復命於殯之文升自西階子臣皆
哭情亦戚矣宣公猶未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
手哉。穀梁子云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
亦奔其父也。行經意矣。家氏曰季氏不以
君薨爲戚此時此心犯上作亂何所逐其腹心
用之公薨之後書歸父奔齊所以著季氏不
秋於公薨之禍亂矣茲以齊政在強家魯君
臣之迹其肯端亂本實肇於此彼魯人之
不復能君其禍端亂矣茲以齊政在強家魯君
季氏亦竊其禍端亂矣茲以齊政在強家魯君
之所以致亂之討垂將來之戒云。高氏
曰人臣之正命而出君薨猶當致命於殯
前若其有罪特命於新君可也今歸父還及
魯境遽即奔齊則有惡於新君矣又曰先君
未殯而逐其臣是死其君而忘其父也歸父
既畢使事盡其忠是知其君而忘其父也歸父
不失度於殯造次之時異乎他大夫之奔

春秋集傳卷之七

春秋集傳卷之七

湘川李文

成公名黑肱宣公于謚

辛酉定王十一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啖氏曰二月今之十一月舉此無冰則一時
無冰可見矣。胡氏曰無冰者常燠也此政
事舒緩網紀

三月作丘甲

古者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
甸地方八里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

成公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陸氏曰淳聞於茅戎之王者之師有征無戰今
王與戎爲敵此取敗之道非戎所能敗也故

夏滅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高氏曰許爲及晉侯盟于赤棘成矣
晉侯不可緩也汲汲焉求爲此盟

惡其素亂先王軍賦之制故書以譏之

成公使一丘出一丘之甸共出甲士三人而
作也。萬氏曰四丘之甸共出甲士三人而
成公使一丘出一丘之甸共出甲士三人而
殺牛馬步卒之賦率加其四之一聖人

以自賊為文所以深譏之○常山劉氏曰王
者不能以義征四裔○過激之○致敗豈不
自取之乎聖人立法以垂後世○一書王師
績於茅成而尊王之義咸得而見矣○愚按
諸侯不勤王之義咸得而見矣○愚按
敗其於陳而不能敵之也王至尊
無敵故不書戰而止書敗績焉

冬十月

壬申周定王十二年

春齊侯伐我北鄙

齊氏曰此齊人爭魯於晉也前日魯宣專意
事齊晉莫如之何也今魯人去齊即晉赤棘
朝盟齊師暮至書齊侯伐我所謂日其人而
敗之也夫既辱晉使又以兵加於魯則其志

春秋集傳卷之七

成公

二

在與晉為敵好戰而
不度力頃公之謂矣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

衛師敗績

新築衛地○張氏曰易曰師左次元咎凡戰
而不能勝者聖人立全師受民之法所以重
民命而存國體也良夫不從石稷之言必進
而戰致敗其師幾於喪身辱國此春秋所以
罪良夫而以之主新築之戰也○程曰良
夫專兵輕進以致敗亦罪也齊侯侵虐鄰國
雖得勝於一時遂來鞏之敗績亦罪也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
齊帥師會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

戰于鞏齊師敗績

初魯晉衛曹之卿聘於齊或禘或粢或
侯齊侯使衛曹之卿起傾國之師會諸侯之卿以
報執政之忿也魯舊有三軍今作丘甲而增
一軍故四卿並將雖無入乎成公之無所
不恤矣大夫齊侯茂禮敵侮招伐罪固無
然諸國大夫以一笑之微殘民毒衆幾獲其
君而怒猶未急抑何報復之已甚乎春秋無
義戰而忿兵之極莫過於此役故以四國及
之○陳氏曰凡師是極莫過於此役故以四國及
不書書魯四卿是極莫過於此役故以四國及
使介至是無將佐魯三家之勢成矣○張氏
曰兵法爭無恨小故不忿魯三家之勢成矣○張氏
為盟主與師討齊非有救亂誅暴之忿兵今起
於卻克一怒之忿故春秋不以齊為主見四
國之大夫為志乎是戰雖得一朝之勝不足

春秋集傳卷之七

成公

三

道也○趙氏曰鞏之戰以四國之七大夫而
敵一齊侯雖項公橫逆有以召天下之兵而
大夫之專恣亦甚矣驕傲不悛以犯諸侯之
怒者齊也威柄下移而啓大夫之橫者四國
也齊侯不義四國之君
不智春秋蓋同一貶焉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袤

國佐如師將以賂免諸大夫乃欲使齊人盡
其見笑之憾故國佐不可而去乃追及於袤
其去國都五十里而與之盟春秋惡盟誓而
張氏曰卻克挾上盟之勢以行其私憤一且
戰勝而以不義求多於齊反為國佐以理折
之其氣遂挫○曰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袤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

宣公之廟謂之新宮者初入主之辭猶祔位而謂之新君履端而謂之新歲也宣公薨至是二十八月既禘而主歸廟乃忽遇災則稱恭之罪有不免矣三日哭者理之宜情之稱也記曰有焚其先人之居則三日哭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子之道也○家氏曰此入廟之始也主方入廟而廟災此人情之戚成公三日哭可謂知所哀而哀也焚先人之廬猶三日哭今主始入廟而廟爲火所焚人之痛切爲甚而謂之不令禮失春秋所書之言矣○高氏曰宣公弑君篡立生不能誅死方立廟遽遇火災春秋志此示有天道報之也

乙亥葬宋文公

胡氏曰按左氏文公卒始厚葬蓋車馬重器
備君子謂畢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考於經未
有以驗其厚也數其葬之月則信然矣天子
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以降殺遂
速為禮之節不可亂也文公之卒國家安靖
外無危難曷為越禮踰時速乎七月而後克
襄事哉故知華元樂舉之舉於君特欲誇耀
淫後無知之人耳秦漢之間窮竭民力以事
丘隴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春秋據事直書豈
戒哉

夏公如晉

江氏曰信公取濟西田而使公子遂如晉拜
賜已非正矣况以成公取汶陽而射朝於晉

春齊傳卷之七

成公

六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乎濟西汶陽魯之故田也以爲霸國之私惠
而朝聘之見魯之不振也○張氏曰汶陽之
田特書曰取足見疆場之令不出於王矣
今爲取田而往拜賜於霸國晉偃然受之而
八年復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
之於齊足見私情之納侮於晉也

公至自晉○秋叔孫僂如帥師圍棘

高氏曰疲命於晉楚而以伐之君子是以惡
鄭也○張氏曰晉方怒鄭之不服其爲魯
有底止也乃怒許之不事已而使大夫勸大
衆以伐之見其與兵之不度德不量力也
胡氏曰按左氏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
復故地而民不聽至於命上將用大師環其
邑而攻之何也魯於是時初稅畝作丘甲說
役日益重矣棘所以不願爲之氓也成公不

大雩

知薄稅斂輕力役修德政以來之
而肆其兵力難得之亦必失之矣
晉卻克衛孫良夫伐麇咎如咎古刀反
此赤狄之別種也晉滅潞氏甲氏及留吁其
餘黨散入其地欲盡殄絕之非仁人之心也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

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言及者蓋使大夫盟之也言聘復言盟嫌其
生事也若果相信何借於盟苟或未然苟之
何益藉聘而尋盟大夫之私也○高氏曰庚
晉之下卿良夫衛之上卿而魯人盟之先晉
後衛豈非畏晉之強乎

鄭伐許

成公

七

春齊傳卷之七

成公

春宋公使華元來聘○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胡氏曰稱國以伐狄之也專意事楚一歲而
再伐許甚矣○陳氏曰楚之霸鄭人爲之也
是故狄秦而後狄鄭微
秦鄭中國無荆患矣
戊辰周定王四年

杞伯來朝

杜氏曰將出叔姬先
修朝禮言其故也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公如晉○葬鄭

襄公○秋公至自晉○冬城鄆

家氏曰此西鄭也不務安靜而
輕於用民之力鄆雖城何益哉

鄭伯伐許

居子曰鄭伯見其不復為喪以吉禮從成也○家氏曰父所為義已繼之為孝父執楚之援陵暴小國歲用師其子繼而之能改足之謂濟惡庸得為孝乎不書子而書爵絕之於名

春王正月

叔姬來歸

吳氏曰信二十一年把伯姬為其子求婦而信公以次女叔姬與之歸為把恒公夫人至今四十四年夫叔姬年皆六十之上而姬始被出而歸疑是叔姬無子把伯別有妾子為太既卒而把恒復來逆其喪以歸也

春秋傳卷之七

仲孫蔑如宋

注氏曰蔑與華元交桓聘問其情厚矣而明年通於晉令遽與侵宋之師朝玉帛而暮于弋謹邦交者固如是可乎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於穀

高氏曰荀首逆女而僑如往饋之此之謂非禮之禮故以大夫會大夫書之

梁山崩

晉侯以傳召伯宗絳人謂之曰國君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降服乘綬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伯宗以告而從之○胡氏曰梁山韓氏以為邑焉書而不繫國者為滅而夫韓氏以不言晉也絳人之語於禮文天下記異是以不言晉也絳人之語於禮文

秋大水○冬十有一月巳酉天王崩

高氏曰不書葬罪諸侯之不書葬罪

十有二月巳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

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薛氏曰天王崩而為盟會無王之甚也○李氏曰鄭自卿戰後皆從楚至此始從晉而晉盟誓此所以尊王之義以示之汲汲於要之以也○杜氏曰晉齊序於宋上杞伯序於諸侯之下者以強弱為大小也

春秋傳卷之七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二月辛巳立武宮

武公名叔伯會之玄孫○胡氏曰立武宮非禮也宮廟即遠有毀而無立故二昭二穆與太祖而五者諸侯之廟制也武公至是歷十

故特書曰立立者不立也○高氏曰武公在宣王時南征北伐佐王師有功而謚曰武焉至成公時季孫行父自多其功一旦出私意再為立宮聖人於此書立武宮以著季氏作亂之由

取鄆

胡氏曰鄆敵國書取者滅之也滅而書取為君隱也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家氏曰去年冬宋與魯牛之盟今一辭會而
家氏曰去年冬宋與魯牛之盟今一辭會而
莊公以兵以爲未快復命○魯人繼之前日楚
莊公以兵以爲未快復命○魯人繼之前日楚
莊公以兵以爲未快復命○魯人繼之前日楚
莊公以兵以爲未快復命○魯人繼之前日楚

夏六月邾子來朝○公孫男齊如晉○壬申鄭
伯費卒○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胡氏曰左氏載此師晉命也兵戎有國之大
能立乎春秋之所
能立乎春秋之所
能立乎春秋之所
能立乎春秋之所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春秋傳卷之七

成公

十

楊耻巷曰桓兵
伐喪大罪也

冬季孫行父如晉○晉欒書帥師救鄭

高氏曰楚伐鄭喪而悼公不奔晉救雖至已
苦兵矣然而不肯背莊卒之盟是以善其救也

丁酉簡王七年

春王正月麇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麇鼠又食其

角乃免牛

羅氏曰牛有力之畜何至爲麇所食蓋將祭
之犧設福而制其角故能得而制之○劉
子政曰鼠小蟲性竊盜又其小者也牛大
畜祭天尊物也角乃竊盜之將執國命以傷
鼠食至尊之牛角乃竊盜之將執國命以傷
君威而害周公之祀也改卜又食天重謹告

也之

吳伐邾○吳姬姓子爵仲雍

李氏曰吳自太伯奔吳後五世至周章而武王
克殷封之吳又十四世至壽夢而始大僭
稱王此即稱王之二年也蓋成公二年楚中
公巫臣奔晉求通吳以罷楚吳兵始及上國
矣○胡氏曰稱國以伐狄之也吳本太伯之
後以族屬言則周之伯父也何以狄之爲其
僭入子之大號也○項氏曰楚初主盟於蜀
而吳已伐邾入州來異時入郢之禍已兆於
矣此

夏五月曹伯來朝○不郊猶三望

杜氏曰間有事於書不郊○高氏曰三望因
郊而設不郊則望祭之禮不備矣正祭已

春秋傳卷之七

成公

十一

蔡而舉其從祀此僖公之
舉也祭從先祖蓋有感焉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

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

于馬陵

王氏曰齊桓之救徐先盟于牡丘所以盟者
爲救徐設也晉景之救鄭後盟于馬陵非特
爲救鄭也有宋莒在焉宋以五年辭會魯衛
受晉命侵之莒自晉文之卒至是始與盟約
故知其因馬陵之

公至自會○吳入州來

家氏曰吳伐邾春秋所憂也入州來又春秋
所喜也州來楚之附庸要害之地吳得之可

楚也
冬大雩

酉戌之月雩

衛孫林父出奔晉

高氏曰衛定公惡孫林父故逐之林父亡七年而特晉逐衛復專衛政又十九年遂逐其君卒以邑叛則定公可謂知所惡矣○家氏曰林父結晉之權臣久矣至是奔晉扶盟主以抗其上未幾返國稱兵犯上逐其君更立所善之公子卒入戚以叛為衛患者幾四十年晉實為之也

戊周簡王八年

春秋集傳卷之七

成公

十三

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汪氏曰來言則見晉命之從蓋自知其言之不順而未易必魯之從也曰歸之于則見取魯田之易晉卿之一言重於三軍而不放固拒也○胡氏曰齊人貪得晉有二命穿也列卿無所諫止皆罪也為國以禮者無擇於強而魯災微鉤遂以歸齊而不能保其罪一矣見

晉欒書帥師侵蔡

許氏曰侵蔡報伐鄭也大國爭衡而小國受戕春秋矜焉

公孫嬰齊如莒

杜氏曰因聘而逆○吳氏曰大夫托聘之名而自逆婦非禮也

宋公使華元來聘○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家氏曰華元來聘乃宋公始使請婚俾通其意此媒氏之事而遣命卿魯既許之公孫壽繼至納幣再行聘書宋使議也○汪氏曰九年季文子致女復命穆姜再拜則知伯姬乃宣公女穆姜之孫所出成公之妹也○孫氏曰納幣禮之小者無事則不書宋公納幣其行事不聞見於伯姬之賢也婦人不預外事耳伯姬傳母不至不惟備書之可以見其賢奔之世而伯姬火死春秋賢之故舊其始終以見意焉○納幣致女三國來聘卒葬無遺焉聖人樂人之善何如也公羊以為錄伯姬最為得之

晉殺其大夫趙盾趙括

春秋集傳卷之七

成公

十三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劉氏曰錫命者爵也而有加而賜所謂賜命也古者制三公一命衮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命故賜若謂命加也義觀之錫命若其世世相襲不發矣賜命者服過其爵所以彰有德也成公未有入功明德而服過其爵讓爵賞也○愚

按天子即天王也說者以為王者制治天下而主乎法也天子者養天下而主乎恩也成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陸氏曰諸侯無大功以下之服杞叔姬雖出猶書者為喪歸杞故也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僂如會晉士燮齊人邾

家氏曰不能制楚而徒欲服鄭不能制吳而反欲責鄭晉之君臣無能甚矣先書吳伐鄭此書四國會伐鄭不能救之又伐之若晉之罪所以貶也高氏曰內討如殺趙盾趙盾外討如伐鄭則何哉

春秋傳卷之七

衛人來媵

成公

十四

胡氏曰媵者何諸侯有三歸嫡夫人行則姪娣從二國來媵亦以姪娣從凡一娶九女所以廣繼嗣王國來媵非禮也○程子曰媵小事不書伯姬之嫁諸侯皆來媵之故書以見其賢女子之賢尚問於諸侯況君子乎或曰媵魯女之賢豈能問於遠乎曰古者妻女與非嫡者則求為媵因為之擇賢小君則諸侯國之賢女當自問也

己卯四年九年

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汪氏曰宋襄公母出歸於衛襄公即位其母思之義不可往賦河廣之詩而聖人取之出妻固與廟絕不能復反是以鄭氏謂出歸未反而逆其喪非禮也然春秋書叔姬卒與

杞伯逆喪以歸悉無貶辭則知叔姬無悖德反義之行故杞桓公猶逆其喪夫在而逆喪歸葬自應於廟與宋襄公母不同矣○胡氏曰夷考杞叔姬之越禮也杞伯初來朝魯亦不致於卒而復逆其喪以歸者豈非叔姬本不應出故魯人得以義責之使復歸葬乎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張氏曰晉因諸侯之貳不自反其失信返汝陽田之非而復會諸侯同盟以威制約束之然自此鄭魯俱有叛晉之心執鄭盟魯紛紛甚矣治人不治反其智同盟豈所以一諸侯哉公至自會○二月伯姬歸于宋

春秋傳卷之七

成公

十五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劉氏曰諸侯逆女而不書者君自逆也自逆則常事不書矣程子曰女既嫁父母使人安之謂之致女古者三月而廟見始成婦也伯姬賢魯國重之使卿致也

晉人來媵○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公子成於鄧鄭伯如晉晉人執諸銅欒書伐鄭鄭使伯欒行成晉人殺之○高氏曰鄭伯雖與楚會旋即悔過而躬朝於晉晉人當舍其前失而待之以禮可也豈有以禮來朝而反蒙執辱者哉又况鄭伯使伯欒行成而殺之耶春秋所以

罪晉而人之也。○胡氏曰：楚子重侵陳以救鄭，削而不書者，鄭亦有罪，為夫皆刺即華正也。今以重賂故，文與楚會，則是惟利之從而不要諸義也。故鄭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有能救之各也。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春秋集傳卷之七

城公

士

莒恃其陋，不修城郭，決辰之間，楚克其三都，信無備矣。然兵至而民逃，其上不能使民效死，而不去，則昧於為國之本也。雖隆莒之城，何益乎？

秦人白狄伐晉

胡氏曰：中國友邦，自相侵伐，已為不義。又况與白狄共焉，不亦甚乎？○楊趾菴曰：前晉以白狄伐秦，今秦即自受也。

鄭人圍許

張氏曰：君在外而與兵復怨此大臣之罪也。

城中城

薛氏曰：中城者，鄆之內而宮中之外也。不能自治而夾城重險，故穀梁謂之外民也。○汪

氏曰：諸侯有道，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境不務脩政撫民，而僅完國中之城，以自守其能保乎？

春秋集傳卷之七

吳八口晉既執鄭伯矣，又命欒書伐鄭，又使衛侵之，霸國之所為如此，其何以服鄭之乎？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吳氏曰：二月下旬，初三、三月、上旬、再卜三月，下甸、三卜，不從，則當止而不郊矣。乃於三月，下甸、三卜，不從，而後四月，上旬、五卜，五卜不從，而後不郊，讀神甚矣。

春秋集傳卷之七

城公

士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鄭人立欒穀，子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高氏，而晉既敗人，之國使其君臣變亂而後伐之，而歸其君，春秋惡首亂，不以舍服與之也。

齊人來媵

傳稱：媵必同姓，然寡姓之國何以給之？觀齊人以姜姓而媵伯姬，則媵不必同姓可見。○家氏曰：自入春秋，內女適他國者有矣。諸國之來媵者，皆不書。至是，伯姬歸于宋，衛人晉人齊人皆來媵，蓋伯姬有賢行，諸侯慕之，雖抑亦讓其過，制也。○楊趾菴曰：歸期足而後速晉失之，邊齊失之，貽數詳書，而今衛失之，國同受其咎矣。又曰：如是則三勝十二女矣。

蓋魯以宋為王者之後而不知禮不可同於王者遲速又不足道矣

丙午晉侯獮卒。秋七月公如晉。

胡氏曰此葬晉侯也而不書諱之也天子之喪動天下屬諸侯諸侯之喪動國國大夫之葬晉侯非禮也○高氏曰公昔不奔天子之喪今乃奔晉侯之喪又為晉人所執使之送葬故聖人於景公之葬沒而不書

冬十月

辛酉簡王十有一年

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侯使卻棼來聘。己丑

及卻棼盟。夏季孫行父如晉。

春秋集傳卷之七

成公

大

張氏曰公之至自晉也既受盟矣及文子之聘也亦且蒞盟焉春秋皆不書而獨書卻棼之盟何也蓋成公自汶陽之歸齊也欲滅晉而不果然嫌隙竟章無以自明晉因公之朝而止之數月公請受盟而後使歸又使卻棼來聘而蒞盟魯使行父往則又從而盟之據蒞盟之勢要君臣之盟皆魯之耻也惟卻棼聘而盟春秋以荀庚孫良夫例而書之若成公之受盟與行父之不書而諱者皆魯之耻也之乎亦大大盟之耳不書而諱者皆魯之耻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

許氏曰魯蓋激晉之德禮不施將貳於齊而未能者與

冬十月

壬午周簡王十有二年

春周公出奔晉。周公

高氏曰周無出也天下皆周也周公為天子三公而無出也又命而奔伯與爭政不勝而出王既復之又命而奔伯與爭政不勝而自絕於周故書之以為萬世之戒是時王室衰微號令不行於天下故周之臣諸侯時王之書此而晉侯昭然矣○趙氏曰周之盛時王臣有罪放殺屏厥惟上所令未聞有罪而奔然自奔也王之所奔天下同奔之水火則討之以敵王所仇晉也周室不綱晉為道逃子其罪何可勝誅哉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劉氏曰據左氏則瑣澤之會本以合楚鄭也今楚鄭不至魯衛是會何耶且合晉楚者宋

春秋集傳卷之七

成公

大

也宋亦不與又何耶凡晉楚為平則應大合諸侯之言申成好今三國會而巳又何耶然則秦起大耳明年春使卻棼來乞師五月會諸侯伐秦比事而觀之可見矣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交剛

劉氏曰春秋於狄未有言戰者蓋中國可戮以禮義故不結日不偏陳雖有道猶惡之狄不可與言禮義其來為寇能勝之而已矣雖不結日不偏陳無讓焉○高氏曰此狄蓋白狄也先敗狄而後伐秦是知報九年之役也

冬十月

癸酉簡王十有三年

秦晉侯使御鉗來乞師

張氏曰自齊桓以來召兵侵伐雖不出於王命然揀施討罪為中國舉猶足以令諸侯也今晉以私怨報秦則其義不足令諸侯矣故懼其不從而卑辭以乞之春秋直書以見其舉事不公自貶霸體也

三月公如京師

氏曰公如京師於王所皆時王不在京師故指王之所據王言之不得不得稱朝此則王在京師常朝聘於鄰國之文稱如而已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

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春秋集傳卷之七

成公

二十

曹伯廬卒

高氏曰公如京師專行之辭也然本會晉伐秦道過王畿不得朝其可道者志敬也然上書晉來乞師下書公自京師遂會伐秦則是挾他事以往而非專行乃志其不敬也其辭若志敬而實志不敬此春秋微辭也夫諸侯擅興兵而大會於京師罪之大者故聖人詳言之以著其惡也○家氏曰書如京師自京師錄其稱知有王也書自京師會諸侯伐秦示其稱知有王也書自京師會諸侯存周之意也劉康公成肅公皆行不書晉與秦私聞上公不當與俱不言戰畧之也自秋秦○陳氏曰但書伐秦戰于檿晉師敗績但書伐晉以爲不詳焉耳

楊氏曰公以晉侯之命來乞師而晉侯之命豈特無王而己耶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孫氏曰不以師至者明本非朝京師也○王氏曰此年書法抑揚于奪則變無窮始書乙師知伐秦謂公意也次書如京師知成公之朝非專過也次書自京師伐秦使若繼事焉不可過天子也卒書至伐則著公之此行非爲朝王名言其實也春秋之辭微而顯非聖人孰能脩之

冬葬曹宣公

甲周簡王十有四

春秋集傳卷之七

成公

三

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徐氏曰莒稱謚古行夷禮君終無謚故不書葬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春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定公不可晉受衛國南逃罪戾之臣又強難之故書自晉歸○趙氏曰林父晉晉以得入知衛侯畏晉而不敵治已則驕惡於衛庸何忌哉故其後卒至於殺所以叛衛者林父也而致林父之叛者晉也晉侯之罪當加林父一等故吾以爲春秋責晉爲尤重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許氏曰鄭逼許楚鄭以國大小兵力強弱更相吞噬也

九月僑如以夫 婦望氏至自齊

僑如不氏蒙 文也稱婦宣公夫人穆姜尚
存也大夫而以夫人至則不親遇之失舊矣
○李氏曰夫人有姑而稱婦者三文四年逆
婦姜宣元年婦姜至皆不書氏惟此齊姜書
氏無貳辭也○趙氏曰書氏
傳寫誤二說不同未知孰是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秦伯卒謚桓

乙酉簡王十有五年

春王二月葬衛定公○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公孫歸父奔齊魯後仲嬰齊卒
氏曰以仲遂生而嬰氏仲世其卿之說考之
則仲固為族無可矣○劉氏曰嬰齊孰後
後歸父也歸父出齊魯人徐傷其無後也

春秋集傳卷七 成公 三

於是使嬰齊後之非
正也古者蓋一昭一穆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曹宋世子成齊國佐邾
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胡氏曰稱侯以執霸討也何以爲霸討晉合
諸侯伐秦曹宣公卒於師曹人使公子資蜀
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負芻殺其太子
而自立至是晉侯執之又不取自治而歸於
京師使即天刑夫是之爲霸討春秋執諸侯
者衆矣未有執得其罪如此者故獨書其
○張氏曰春秋爵廣公而執曹伯與其討也
然猶不特曹伯之與盟者以爲先執曹
令諸侯然後盟之乃善也觀曹人請於晉
日若有罪則召列於會夫由一舉措之不當
遂開釋之

公至自會○夏六月宋公固卒○楚子伐鄭○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恭○宋華元出奔晉

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

奔楚

李氏曰公羊注引春秋說言宋公卒子勿華
元以憂國爲大夫山所誅出奔晉晉人理其
罪宋人反華元而誅山故繁文大之也言歸
者明出入無惡魚石與山有親恐見及故奔
楚也如左氏說則魚石亦自知其罪又知華
元之有大功寧自奔反華元又立向戌
以存桓氏矣何至後來魚石
親爲亂首入彭城以披宋乎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

春秋集傳卷七 成公 三

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鮒邾人會吳于鍾離

程子曰吳益強大求會于諸侯諸侯之衆往
而從之故書諸國往與之會以見吳盛而中
國之衰也○孫氏曰諸侯大夫不敢致
吳子也吳子在鍾離故相與會之耳

許遷于葉

高氏曰許畏鄭而南
依楚故以自遷爲文

丙戌周簡王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雨水冰

朱子曰上經六曰而不雪下冷故著木而冰
○高氏曰雪六曰而不雪下冷故著木而冰

象天人之應或可推也漢儒之學豈無所受但不當每事求合耳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公諡文鄭公子喜帥師侵

宋○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晉侯使欒黶來

乞師

程子曰時以穆姜叔孫僑如將作難故師出後期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

敗績鄢陵地

鄭人聞有晉師使告於楚楚子救鄭楚辰壓及戰呂錡射王中目楚人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楚稱晉傷其躬也鄭稱師喪其衆也君

春秋集傳卷之七

成公

五

傷不言師敗上下之體不以楚而廢之也○高氏曰晉將伐鄭鄭告於楚楚子遠引師而來於是晉不暇俟諸侯之兵先與合戰而敗之我既未致伐於彼彼亦未與我戰而敗言戰而已○汪氏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晉勝楚者惟城濮鄢陵而自宋襄泓之敗楚顯橫行列國至城濮而沮其志自荀林甫之敗楚之敗楚之凌駕尤甚嬰齊盟諸侯之大夫從之者十有一國至鄢陵而挫其鋒伯楚未與諸侯助楚以戰者惟鄢陵之役鄭伯依楚共以敵晉使無呂錡射目之勝則楚將倚鄭為援長驅中原其害可勝言耶所可惜者厲公始無制勝之大計不能堅忍持重從欒黶之謀以困楚終之持勝之實德不能修政於內而徒務求逞於外是以三假王命以伐鄭而鄭伯不服聽讒譖之言而刀鋸日弊卒及於難述其所為去楚虔無幾耳由是論之鄢陵之戰固不可不勝而厲公無取勝之

道所以不能霸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則

汪氏曰楚審躬臨戰陳以罷卒致敗而集矢於其目乃歸咎於司馬劔而殺之亦異於奉穆公之不替孟明者矣傳稱王使止之弗及而更蓋亦僞耳嬰齊身為令尹以將左軍與側相惡使敵國謀臣知其莫有闕心而委罪於劔何耶春秋稱國以殺不去其官所以著楚君大臣之罪也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至自會宋地

見公至自會

程子曰晉經公之後期故不見公君子正已而無恤乎人魯之後期國難故也晉不見為

春秋集傳卷之七

成公

五

非矣彼曲我直故不足耻也

公至自會

楊趾菴曰伐重於會故雖以伐出而實未與伐不赴會不赴會至會輕於伐故雖未與會而實始以會至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尹子王卿士前此王臣與會王師不行故劉子成子會伐秦不書至是王臣始與伐而六軍之衆皆為霸主之所擄蓋勝秦勝楚之後氣驕而陵上也○家氏曰桓文大征伐必以王命行之焉用師四方必請王朝公卿與俱而兩年之間三伐鄭尹單奔走繼不及息謂之挾天子以令諸侯可也謂之尊天子而正諸夏則未也

吳氏曰九月夏時孟秋建申之月宜郊之時
乎不卜日不卜牲而後用其禮焉故曰用非
敬之大也

晉侯使荀息來乞師。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
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十有一月公至自伐

鄭
李氏曰晉自鄆陵以後兵威非不振霸事非
不舉而鄭卒不服者以厲公無服人之德也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囿
李氏曰以下文十二月丁巳朔推之則
壬申為十月十五日故杜氏以為誤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邾子貜且卒

春秋集傳卷七

成公

壬午

公。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犇卻至

晉厲公伐外驂反自鄆陵欲盡去羣大夫
而立其左右胥童夷羊五長魚矯等以弑殺
而伯苦成叔於其位及溫季於車殺之皆尸
諸朝晉童以甲劫樂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
殺二子憂必及君公不忍矯出奔胥童為卿
張氏曰卻氏雖多怨既為大夫則其君之
股肱也厲公不正其有罪無罪而用嬖倖之
計一朝殺三卿又劫樂書中行偃能無多乎此
秋所以列書而深罪之也

楚人滅舒庸
夷偃姓

戊子周簡王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高氏曰宋晉殺孔父而弑殤公春秋書及立
大夫書僂然胥童而弑厲公而書晉殺其大
夫蓋孔父忠於殤公若胥童變於厲公者也
變臣導君為不道亡其身以及其君故春秋
兩治之以為萬世戒。家氏曰三節之死春秋
殺之也胥童之死書僂然之也春秋一以死
後為文著胥童導君作難而君死於難是以
謂死節者童與厲公先死春秋繫之國殺
為其有當誅之罪也使其君而書死矣
必用孔父牧息之例繼其君而書死矣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公遊於匠麗氏樂書中行偃遂執公焉使
滑弑之葬之於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使
瑤士魴逆周子於京師而立之。張氏曰聞
論之師日稱國以殺者衆弑其君之辭也孟子
論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

春秋集傳卷七

成公

壬午

聽則易位厲公之過大矣既用小人殺戮無
辜舉朝公卿不保首領書僂晉之世臣以社
稷為心可以行易位之權而程滑遠弑之故
稱國以弑而不行易位之權而程滑遠弑之故
逐不臣者七人而不誅書僂非里克喜之
比故也。愚按晉人二年之間殺四大夫
勢歛怨人皆稱國所以著人情之同也三節
胥童邪佞達君人所忌嫉厲公君臣因怨而
而殺之故皆稱國以殺所以為臣之戒也
厲公無道夷羊五長魚矯等僂然之也
百官萬姓莫非其黨也抑又以正道討之尚
貴御公之禍而兄其黨以無道行之其能無
之悔乎子臨兆民禦手若朽索之馭六馬其
亦可畏矣哉他日中行偃夢厲公以戈斷其
首正如沈竹夢齊和帝以刀斷其舌
也此心之靈皎如日月焉可欺乎

齊殺其大夫國佐

高弱奔盧及崔杼殺國佐之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以殺齊侯使甲申勝使士華免殺之張氏曰國佐叛而後復之意靈公非不知國佐之直與靈公之內亂宮闈也卒殺國佐則靈公之智又下魯成數等矣國佐不能見幾而去以邑叛君又仕危亂之朝身死官闈非不幸矣

公如晉。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春秋集傳卷之七

成公

三

魚石首惡故不書向為人鱗未向帶魚府等孫氏曰比楚鄭聞晉之變伐宋取彭城與魚石守之以逼宋也不與楚鄭伐宋取邑以與宋叛臣故以魚石自入犯君為文。劉氏曰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諸侯世也大夫失位諸侯納之非正也大夫不世也。胡氏曰其言復入者已絕而復入惡之甚者宋魚石是已。

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

許氏曰公朝始至而聘使繼至晉悼之下諸侯肅矣此列國之所以睦而叛國之所以服也

秋杞伯來朝。八月邾子來朝。築鹿囿。

李氏曰成公自朝晉而歸士匄來聘杞邾來朝蓋晉悼之初欲親魯以成霸業故致此耳而或公遽自以為安肆意於苑囿之樂所謂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教者也

己丑公薨于路寢。冬楚人鄭人侵宋。

汪氏曰書楚鄭侵宋而不曰殺彭城彭城不可救也比事考之黨叛臣之迹見矣

齊侯使士匄來乞師。早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

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打。高氏曰諸侯師至而楚鄭之師已退故宋人辭諸侯而請其師以圍彭城而先為此盟也。丁未葬我君成公。

春秋集傳卷之七

成公

三

春秋集傳卷之八

湘川李文炤編輯

襄公名午成公子謚法

已周簡王十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

衛甯殖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春秋集傳卷之八

襄公

一

春秋集傳卷之八

襄公

二

左氏曰非宋地也追書也於是為宋討魚石故
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謂之宋志晉人以宋五
大夫在彭城者歸實諸鄆丘。胡氏曰楚已
取彭城封魚石成之三百乘矣則為楚繫之
宋楚不得而取之魚石不得而受之楚雖專
其地君子不登叛人所以正疆域固封守謹
王度也。師氏曰荀書彭城而不書宋則無以
見魚石之不臣楚子之獎亂與夫諸侯討叛
之功矣。李氏曰魚石倚楚為援據邑要若
非人臣之禮晉侯始起即合諸侯討之可謂
義矣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
人杞人次于鄆

高氏曰晉以韓厥已足以當鄭不使重勤東
諸侯之師故使次于鄆以震鄭心且簡楚師
之出也。趙氏曰晉之圖鄭亦可謂有謀矣
以韓厥獨攻其前以五國之兵援其後楚兵
不出則一韓厥足以奪鄭而有餘楚兵出則
五國之師足以闢楚而無懼此皆所以謹用
諸侯而不忍輕關其民也書
伐書次美其得問罪之舉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汪氏曰楚憤宋之復彭城且欲援
鄭而退諸侯之師故復釋憾於宋

九月辛酉天王崩。邾子來朝。冬衛侯使公

孫剽來聘晉侯使荀偃來聘

楊氏曰禮諸侯相見揖讓入門聞天子崩
廢又童子侯不朝而喪事尚質聞天子之喪
則必崩今三國之朝聘有不聞天子之崩有
聞天子之崩者矣但是後不聞有天子之崩有
而喪公雖切能受朝聘而獨不能奔
喪何也。李氏曰以觀其失俱可見矣
周靈王二十一年

春王正月葬簡王。鄭師伐宋。夏五月庚寅

夫人姜氏薨。六月庚辰鄭伯貽卒

高氏曰不書葬者以成公背
中國故諸侯不會其葬也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蘇氏曰鄭雖有畔中國之罪而伐其喪非禮
也。張氏曰士句侵齊聞喪而還春秋予之
待貶而自見矣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

人邾人于戚。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諸侯之
大夫專
會謀
鄭政在
大夫也

叔孫豹如宋。冬仲孫蔑會晉荀偃齊崔杼宋

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

感歲虎牢

虎牢者鄭巖邑也自平王東遷鄭武公為卿士賜之虎牢以東後失其地鄭厲公納王而王復與之焉然齊桓之霸悅申侯而與之虎牢則固未嘗以爲中國之輕重也必城郭頽毀地墮澤竭孟獻子獨知其爲中國之要領故獻策於知武子而請城之未嘗強戰爭奪故不書取而不繫之鄭也既城之後則屹然拒鄭之不繫衛緣陵之辭也○汪氏曰當悼公自野外而創建之之辭也○汪氏曰當悼公之霸近楚之列國若陳若蔡若許已服役於楚表於屬縣而鄭以王室懿親畿內大國亦屈而從楚苟非扼虎牢之險以制其奔同即與之心則楚將越鄭而求踪躡北方之境矣故虎牢之城不繫於鄭也

春秋集傳卷六

襄公

三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劉氏曰嬰齊王夫與申三人者執楚之政申賄而專嬰齊王夫畏其僭已也而殺之故稱國以殺罪

辛周靈王三年

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高氏曰楚始志伐吳吳與鍾離之會故也楚自鄢陵之敗勢稍屈於中國畏中國諸侯並力誹之而吳乘其間故先伐吳以張其勢

公如晉

高氏曰童子侯不朝王蓋不可接以成人之禮也豈可反朝同列乎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樛公至自晉

高氏曰不出國都而與公盟此悼公之敬也○家氏曰不於國都而盟於外謙也魯君童穉之年晉悼勤於用禮書以美之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

齊世子光已未同盟于雞澤

汪氏曰悼公自京師歸而得國故會單頃公假王命以再舉諸侯也春秋於柯陵平丘及此盟皆不再舉諸侯所以若王臣與盟而敗其資分之罪也蔡丘之盟宰孔不與而再書諸侯則齊桓謹分之美見矣○李氏曰日在諸侯下所以別會與盟之異日也會與盟異日而不重出地者非甚美惡則仍舉重之例也

春秋集傳卷六

襄公

四

陳侯使袁僂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

及陳袁僂盟

趙氏曰悼公所以霸諸侯之效在得陳得鄭而已然鄭以君會而陳以臣至勢不可以君而同盟故離澤之盟以諸侯盟鄭之君戊寅之盟伯以大夫盟陳之臣尊卑之分不其正與蓋鄭伯之來既與離澤之盟矣袁僂至而無以贊之則懷附之心不因苟復自及其盟則袁僂實亢而霸主之權不尊故以大夫盟之則晉無屈已之辱而僂無亢君之罪其體甚安而分甚明此所以見悼公之賢也○陳氏曰以大夫盟袁僂晉侯不欲袁僂詐諸侯也雖然有諸侯在而大夫自爲盟而後大夫專盟矣也諸侯在而大夫自爲盟而後大夫專盟矣

秋公至自會○冬晉荀息帥師伐許

張氏曰荀偃悼公之賢大夫也偶見陳人之服不能輔仲益脩德以保陳陳固則許何患其不來今遽帥師以問罪於許

三年王四年
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襄公名午孔子作春秋在哀公時曷不諱其皇考之名乎詩書不諱臨文不諱故莊公名同而書宋人盟偕公名申而書戊申定公名宋而書宋人一也若晉廢司徒宋廢司空魯廢

夏叔孫豹如晉

左氏曰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

春秋集傳卷之八

秋七月戊子夫人如氏薨

杜氏曰成公妾襄公母

葬陳成公。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許氏曰傳載季文子欲不以夫人之禮葬定姒而不得已於人言卒夫人之觀此速葬禮

也

公如晉

公之母喪復如晉朝非禮也然公是時方七歲耳雖魯執政之失輔而晉之勤勞諸侯亦

矣

東人圍頓

李氏曰陳圍頓以甚楚人之怒與蘇穆公之愛以激楚之爭二事正相類皆連兵數戰而不息非楚已寡怨之道也且楚昔嘗國陳而納頓今陳復圍頓以怒楚禍患之極安有已哉逃歸之

五年

春公至自晉。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李氏曰魯與鄭自輸平來盟之後未嘗有聘問之使終春秋僅見於此則以悼公之盛諸侯之睦也

叔孫豹節世子巫如晉

劉氏曰節不勝莒魯之患求為附庸以自定節屬於魯為附庸故相與往見於晉也諸侯

春秋集傳卷之八

死社稷正也不能守其國以卑其宗廟節夫正矣天子建附庸非天子命而私有之魯夫

曰叔孫豹節世子巫如晉猶吾大夫焉交讓之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張氏曰悼公初立其風聲所及遠人慕之故吳有志於親中國辭謝難澤之不而聽其自來

後會之期悼公告以會戚之期而聽其自來足矣至使魯衛特往會之則是以中國大邦而為蠻夷所屈此一大

夫會吳所以特書也

秋大雩。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鄢陵敗後而連殺三大夫遷怒之甚也仕暴君之朝者可以省矣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鄆人于戚公至自會

穆叔以屬鄆為不利使鄆大夫聽命於會則魯人之二三其德可知以其微弱故序吳之下也○程子曰吳來會非為主也○石氏曰凡序吳者來會我也殊吳者往會之也

冬成陳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十有二月公至自

救陳家氏曰成者成之於無事之時救者救之於被兵之日悼公既以諸侯之師成之及楚師之來以成爲未足又動大兵往救焉書成書救以善晉也○杜氏曰諸侯在成會誓受命成陳各還國造戊不復有告命故獨書晉成○程子曰非王命而勤民遠戍罪也而善於

春秋集傳卷之八

襄公

成陳何哉蓋陳附中國而楚爭之則成之者在於而陳而距楚與之可也○李氏曰范宣子憂晉之不能保陳與管仲憂齊之不能保江黃正相類甚矣遠人之來固不可不恤而中國之力亦不可不量也然則晉之竭力以救陳視齊之坐視不顧者又有間矣

辛未季孫行父卒

左氏曰相繼君矣而無私穢可謂忠乎

甲午周靈王六年

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夏宋華弱來奔

華弱諱子蕩子蕩以弓結華弱於朝平公見之遂逐之亦遂于蕩○高氏曰不言逐而以自奔爲文者朝廷尚敬而弱賁慢如此所以罪弱也

秋葬杞桓公○滕子來朝○莒人滅鄆

李氏曰四年公如晉請屬鄆晉以鄆屬魯其冬邾人莒人伐鄆滅鄆孫結救鄆侵邾敗於狐駟五年移叔觀鄆世子至於晉九月會于戚穆叔以屬鄆爲不利使鄆大夫聽命於會則魯人之二三其德可知以其微弱故序吳之下也○程子曰吳來會非為主也○石氏曰凡序吳者來會我也殊吳者往會之也○此節事之本末也○補氏曰莒人如晉謝亡鄆立其子使守之而爲附庸其子又鄆之外甥令奉鄆祀然神不歆非類是使鄆祀故須書滅鄆今滅爲附庸後魯取鄆故復書取也○愚按春秋之世滅人之國恒隄其祀故須何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抑飲食以娛其神也今有盜焉入室廬逐主人而侯薨祝取廟主而藏之爲其哀傷也而況於戚亡乎曰然則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者非與曰此謂古昔之先民不謂當前之仇敵也

春秋集傳卷之八

襄公

冬叔孫豹如邾○季孫宿如晉

許氏曰魯既世卿而大夫無復三年之喪哀典廢於下矣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萊亦姜姓而齊侯不名故知滅同姓名之說誤也

未己周靈王七年

春邾子來朝○夏四月三卜邾不從乃免牲

汪氏曰三卜雖得禮而卜邾止於三月今書四月而三卜不從則過時不敬以致龜違書以譏非時而非議其賁卜也

胡氏曰費季氏也南遺爲費宰叔孫昭伯
爲隧正汰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
費吾多與而役無故勞民妄興是役季氏益
張其後孔子行于季孫三月不違至於帥師
墜費其越禮不度可知矣然則書城費乃屢
霜堅冰之戒強私家弱公室之萌用人不惟
其賢惟其世豈不殆哉○家氏曰季孫行父
身死子繼首城賜邑將以抗君而專國春秋
書以著犯上

作亂之漸

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楚公子貞帥師

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

春秋集傳卷之八

裏公

規

伯苦子邾子于鄆。鄆，邾于鄭地。

高氏曰晉悼將修文公之業復有志於攘夷而楚先圍陳陳侯遂出會諸侯以求救於晉晉悼於是遽爲之合諸侯也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鄆七
報反

將見諸侯而先以疾卒書之以著其棄嬖從
華之志也。鄴雖境內而志已往會矣。傳皆以
爲大夫弑之爲中國諱。故書卒然則中國乃
亂。臣賊子之藪乎。吳有函曰：於如會見鄴
伯從省之志於未見諸侯見諸大夫因而從
楚其陽。鄴伯而惡諸大夫之意亦從可識矣。
曷嘗窮伯實弑弑而聖人反爲之變文以沒其
慘而逸其賊哉。

陳侯逃歸

變虎變寅通誅於楚使執公子黃而將改立君陳侯所以逃歸也當時之大夫縱橫如此而陳侯之衆德背信不能自立亦可見矣

七年八月

春王正月公如晉。夏葬鄭僖公。鄭人侵蔡。

獲榮公子燹

前欲從楚故侵蔡以致楚然後告
於晉此下國子耳之謖謀也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

丘
即邢
故丘
邢衛
國地

胡氏曰聘事之大者重煩諸侯而使大夫
命母乃以姑息愛人而不由德乎使政在

春秋集傳卷之八

襄公

十

大夫而諸侯夫國又豈所以愛之也○李氏曰論其事則子欲煩諸侯者晉侯之美意也

公至自晉○莒人伐我東鄙

高氏曰鄆田按於魯而疆界不明故興兵伐魯以正之鄆遂屬於莒矣。王氏曰見莒子

秋九月大雩。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胡氏曰鄭介大國之間困強楚之令而欲息
肩於晉若能信任仁賢明其政刑經畫則盛

以禮法自守而親比四隣必能保其封境
楚雖大何畏焉而子耳子國加兵於蔡獲公

子樂無故怒楚所謂不修文德而有武功者也楚人來討不從則力不能敵從之則晉師必至故國人皆喜而子產獨不順焉以晉楚之爭御自茲弗得寧矣犧牲玉帛待於境上以待強者而請盟其能國乎

晉侯使士句來聘

丁酉靈王九年

春宋災。夏季孫宿如晉。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杜氏曰成公母成十六年為僑如故徙居宋宮。愚按穆姜筮得艮之隨而推元亨利貞之義孔子取之以入文言固非無知者然以國母之尊而比驢臣下自取幽辱抑何其無耻哉知之非難行之為難固學人之切戒而聖人之道大德宏不以人廢言亦可見矣

春秋集傳卷之八

襄公

十一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戲奇宜反

諸侯伐鄭鄭人恐乃行成荀偃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而與之戰不然無成荀偃曰許之盟而還師以備楚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不可與爭乃許鄭成。胡氏曰武子明於善陳之法以佐晉悼公屢與諸侯伐鄭楚輒救之而不與之戰楚師遂屈得善勝之道矣故下書蕭魚之會以美之

楚子伐鄭

汪氏曰書楚子者臣君自將恃強以弱邊陵也從楚也稱也明年諸侯伐之

戊戌周靈王十年

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汪氏曰成十五年晉率諸侯之大夫會吳于柤離不致屈吳而往與之會已為過禮今悼公霸業方盛乃合中華十二國之君世子而往主吳以為會則是舉天下之諸侯皆宗吳矣雖曰資吳以困楚然楚弱而吳興去蕪亦而得腹心之疾庸愈乎。卓氏曰合十二國

春秋集傳卷之八

襄公

十二

以會壽夢於楚界示楚以得吳也晉得吳則楚右臂斷不敢議鄭鄭則忍吳之據其後也其後蕭魚之會卒得鄭不叛者二十年矣制楚楚不取伐鄭也雖然晉悼虎牢之城先識地勢扼鄭咽喉自戲盟之役三分四軍以待來者是故楚疲晉逸三駕而不可爭豈獨以和會吳之故哉

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

汪氏曰偃陽國及地皆在今沛縣乃吳入中國之要衝則悼公之會吳于柤蓋謀滅偃陽而通吳也齊桓之霸滅譚滅遂降邲陽皆文之霸執曹伯逐衛侯悼公之霸滅偃陽罪人也。陳氏曰以偃陽子歸不書有偃陽之子也以為非其罪也悼公合十二國之衆而遂滅偃陽於偃陽子何譏焉

春秋集傳卷之八

襄公

十

冬盜殺鄭公子騂公子發公孫輒

王氏曰齊世子光以期會而長四君蓋霸主
上諸侯之術也。呂氏曰齊世子光序諸侯
示誠言專以張弱勢為先後也。

鄭

秋莒人伐我東鄙。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

晉師伐秦
家氏曰諸侯惟宋享晉最謹今宋受兵不速救乃更出師伐秦不書大夫帥師畧之也

胡氏曰鄭公之亂
師與射止有樂及爲田漁司馬爲司
政之宮也本強則精神折難者有偃息談笑
而却敵之兵勝千里之難矣乃至於身
不能保盜得殺之於朝安在其爲陪貳乎
故削其大卿夫不當失職也陳程子曰
以聽殺三卿不稱大夫失卿之職甚矣書盜
自此始春秋之季小臣柄甚者陪臣執國
命矣張氏曰鄭公卒之從楚以勞列國皆公
駢罪也鄭成公卒之初楚大欲伐鄭子
公欲守以待命而改之及楚子囊伐鄭子
展子驥若罪人而公請從公孫伐之故
從惡積而不可搶也而本能討而盜殺之
謂上慢下暴而致冠至孔子爲盜之扣也

春秋集傳卷之八

襄公

十四

已周靈王十有一年

公至自伐鄭

成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前此城虎牢與鄭平而還之今此鄭復與楚
平故造戌以徇之序諸侯者據魯而言以
虎牢繫鄭者明己復鄭之邑也○魯汪氏曰
陳已服而悼公命諸侯戍之春秋書戍陳者
著其人心不協保陳不終遠致春秋書之逃
鄭未服而韓公戍虎牢以逼之使春秋書得
虎牢著其據地利以脅之故戍陳雖善而使
逃歸則戍陳爲無功矣戍陳雖善而使楚人
而下書楚救鄭則無功矣戍陳雖善而使楚
九戍不書惟晉悼公之爲有罪矣故陳氏謂
成陳鄭也特書之焉

春王正月作三軍
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每車一乘法用百人
大國車二千乘法當用十萬人甲士三千步卒
七萬二千餘丁二萬五千然盡用之是衆國
而行故其用三軍而已爲車三百七十有五乘
三萬七千五百人周公封魯本爲大國常有
三軍然凡采地之祿公家取之以予臣下而
其民皆屬之公以足三軍之數若有侵伐諧
卿更帥以出車畢將歸於朝車復於甸甲散
於丘卒還於邑故大夫無蔽甲春秋以來齊
晉諸國皆更軍制列國效尤魯作兵甲四鄉
並將非復三軍之舊矣故魯作兵甲四鄉
爲失兄子弟之四等季氏盡取四分之二而
四之半而以半歸公孟氏止取半而三
三分歸公蓋分國民爲十二公家得五而三
家得七也名雖是而寔則非矣欺而不作詰
國獄其罪可勝誅哉故不曰復而曰作詰擅

兵之始也

夏四月卜郊不從乃不郊。鄭公孫舍之帥

師侵宋

杜氏曰欲以致諸侯。鄭氏曰鄭諸大夫既知楚弱於晉即當勇於從晉乃與大夫既犯大國而一殺師殺國將如之何春秋書之見鄭之無謀而罪其大夫之過舉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高氏曰以前伐未得志而鄭復來侵宋故也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春秋傳卷之八

襄公

十五

亳之盟其書稱或問茲盟司慎司盟各山大川羣神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經之則知同盟為四方明之禮明矣

公至自伐鄭。楚子鄭伯伐宋

胡氏曰盟于亳城北鄭服而同盟也尋復從楚伐宋既盟而不叛從子展之謀欲致晉師而後與之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程子曰會于蕭魚鄭又服而請會也不書鄭信謂其不可信也而晉悼公推至誠以待人叔盼告於諸侯而鄭自此不復背晉者二十

四年至哉誠之能感人也。汪氏曰齊桓霸業至葵丘而盛桓公求柱載書而不歃血天而下諸侯咸輸平桓公之志晉悼公業至蕭魚而盛悼公信鄭不疑不復以諸侯同盟而鄭自此不復待之以誠而使人自服也

公至自會

李氏曰厲公三伐終以伐至悼公三伐終以會至春秋之立文精矣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杜氏曰書行人言非使人之罪古者兵交使在其間所以通命示整或執殺之皆為議也。高氏曰鄭使良霄告絕於楚楚不能得鄭故執良霄以舒憤懣不平之氣自是不復出師以與晉爭鄭於是堅從晉矣。趙氏曰稱行人將使命於楚告絕也故楚子怒而執之

春秋傳卷之八

襄公

十六

然執鄭行人何傷哉適足以張楚之虐而昭鄭人之誠也

冬秦人伐晉

高氏曰秦景公妹為楚共王夫人於是為楚伐晉報去年之役。家氏曰晉為秦所敗秦秋畧敗而不書不與秦人之為楚而救鄭也

子庚有二年

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呂季孫宿帥師救

台遂入鄆

胡氏曰鄆莒邑也遂者生事也入者逆辭也大夫無遂事受命而救台不受命而入鄆也季孫之擅權使公不得有為於其國也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許氏曰晉悼服鄭柳楚而聘魯善於持盈也

秋九月吳子乘卒。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高氏曰秦人與焉而削之者楚人率秦故專罪楚也

公如晉

辛周壁王十有三年

春公至自晉。夏取郟郟音

高氏曰郟小國魯乘亂滅之以為附庸不書滅者內大惡故統其辭也。許氏曰晉始息郟而不討取其無大亂而已

春秋傳卷之八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王其冬城防

高氏曰防楚之邑也。王其後齊高厚伐我北鄙周防則城防者長齊也

王周靈王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

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

邾人會吳子向向鄭

胡氏曰使驛上客而叔老並書者以內卿行則不得不書矣。季孫宿以卿為介而不使之免叔老介於宿而不致避蓋所失之卿晉人輕其幣而致其使於君命使人之體豈為得哉。高氏曰吳來在諸侯之大夫往會之夫楚結秦以病晉而晉又交吳以害楚亦相

公始然耳。許氏曰四卿帥師自成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夏四月叔孫豹會晉

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

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報標之役也。晉侯待於境使六卿率諸侯之師以進濟涇而次。樂驪先歸下軍從之。伯游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還。延之役。高氏曰春夏與師煩擾中國將帥不和威德兩弛晉國衰矣

已未衛侯出奔齊

孫林父寡強逐之也。按林父嘗奔晉衛定公如晉晉侯使見之而不可乃強納之使事衛

春秋傳卷之八

政夫以先君所惡之人則少主必無相容之理。飲酒而使工歌巧言之人則少主必無相容之矣。與盟則不從而使臣見殺出奔則嚴追而公徒敗績春秋以來之強臣未有若林父之惡者。聖人所以不忍言故以自奔為文所以抑心正刑以討其惡也。然獻公不能修德以服其

迫。王其曰。遺春則輕棄社稷之罪亦不得辭矣。臣孫林父所逐止書出奔而仲尼筆削稱衛侯出奔孫林父所逐止書出奔而仲尼筆削稱衛侯

也。臣孫林父所逐止書出奔而仲尼筆削稱衛侯出奔孫林父所逐止書出奔而仲尼筆削稱衛侯

也。臣孫林父所逐止書出奔而仲尼筆削稱衛侯出奔孫林父所逐止書出奔而仲尼筆削稱衛侯

也。臣孫林父所逐止書出奔而仲尼筆削稱衛侯出奔孫林父所逐止書出奔而仲尼筆削稱衛侯

也。臣孫林父所逐止書出奔而仲尼筆削稱衛侯出奔孫林父所逐止書出奔而仲尼筆削稱衛侯

也。臣孫林父所逐止書出奔而仲尼筆削稱衛侯出奔孫林父所逐止書出奔而仲尼筆削稱衛侯

也。臣孫林父所逐止書出奔而仲尼筆削稱衛侯出奔孫林父所逐止書出奔而仲尼筆削稱衛侯

也。臣孫林父所逐止書出奔而仲尼筆削稱衛侯出奔孫林父所逐止書出奔而仲尼筆削稱衛侯

也。臣孫林父所逐止書出奔而仲尼筆削稱衛侯出奔孫林父所逐止書出奔而仲尼筆削稱衛侯

也。臣孫林父所逐止書出奔而仲尼筆削稱衛侯出奔孫林父所逐止書出奔而仲尼筆削稱衛侯

也。臣孫林父所逐止書出奔而仲尼筆削稱衛侯出奔孫林父所逐止書出奔而仲尼筆削稱衛侯

耳 臣所 而為 孫

其內君之解以見所惡也叔武攝位而鄭不
名與武解子不名其不名也同而所以不
也稱侯者寡之實也美惡不嫌同辭
昔人侵我東鄙○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正氏曰楚既不得志於
中國故致怨於吳也

冬季孫宿會晉士句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
莒人邾人于戚戚衛地孫

張氏曰前書衛侯之奔此列孫林父于會晉
為霸主抑君而臣是助且書於策則晉大夫
之言專罪其罪惡其情可見左氏所載師曠中行
師於鄭衛行無會不往無役不從今為其臣
所逐晉會諸侯納衛君誅孫齊以伸罰討

春秋集傳卷之八

左

乃盟主賦分之所宜為既不能然反聽賊臣
立君而為會以定其位此春秋之所甚惡也
定君之賦此晉之強大於春秋之所甚惡也
於政事或於其臣而不之省也○李氏曰年
會適歷釋君助臣之禍昭公在乾侯而季孫
孟喪矣苟僂本弑君之禍昭公在乾侯而季孫
之聰明不逮少年矣齊
人之貳豈待假羽毛哉
有四年十有五年

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許氏曰不盟於國而盟於
劉崇向戌故公猶甚矣

劉夏逆王后于齊

劉采地夏各周之官師也○胡氏曰劉夏何
以不稱使下天子之使夏也○胡氏曰劉夏何
本王倫之天下之天子之母夏也○胡氏曰劉夏何
重公監之禮也春秋下之得禮者常事不書
逆公監之禮也春秋下之得禮者常事不書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高氏曰齊侯在齊季孫宿為戚之會以定衛
而齊不與焉齊固有益於諸侯矣我北鄙
魯不足於當時三分其民而公室卑弱已
不魯以當敵故書公救成至遇耳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張氏曰先事之無備敵去而後城亦已晚矣
我之者見三家相黨以備齊為名而與役之

春秋集傳卷之八

左

于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邾人伐我南鄙
高氏曰邾貳於晉屬於齊而黨
於邾齊苦來伐故邾亦黨尤也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李氏曰晉悼公其猶有君子之資乎不獨霸
功之美也齊桓公其猶有君子之資乎不獨霸
而行之事未也齊桓公其猶有君子之資乎不獨霸
然血氣之驕悍未除悼公之滿淺矣乃能忠
厚而不迫堅忍而持重有迴顧却慮之謀無
輕進輕退之舉其亦知以道養心與八年
九合則勤於安夏也三分四軍則謹於用民
也士有法也此其所以能得諸侯服御而知訓
也然能服諸侯而不能杜大夫月事之漸能

得卿而不能擯失陳之責能駕楚而不能蓋
 誘吳之非不悼悼公之霸過於桓文矣季
 氏曰晉悼公名集諸侯則惟示謙德經營列國
 則惟務息民可謂有君子之資矣但以孫林
 父之懷竊而無忌正齊靈公之提弱而不能
 疎和苦之肆行無忌春秋之時霸主之治亦
 於中國莫大於齊悼公之才高惜其無學力
 故天理不明急於功利或曰使文王為之何
 如曰使聖人為之必不率諸侯以節執度補
 王室朝貢以時必無不庭之諸侯階王之
 楚譚弦江黃必不見滅信我既乎盟歟必不
 虞用仁恩既治陳鄭必不有叛荆楚必不敢
 以陵禮樂征伐目天子出已則奉命而行所
 以替時王以與役文武成康之業必不如桓
 文已之私也

平周靈王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
 晉平主會晉之助臣逐君是以逃歸諸大
 高平不義晉之助臣逐君是以逃歸諸大
 大本欲盟高厚而後已不與故遂自相盟諸
 侯者無不也此盟君在而但曰大夫者無君
 也白文以下則有斥言大夫而不序之揚耻也
 之盟會所以弱天子大夫之盟會所以弱諸

侯然諸侯弱而天子未必強大夫強而天子
 益弱故以亂易亂非春秋之志而愈趨愈下
 則仲尼之憂也凡盟會內與必書及之十五
 十七年不書公及則知非公不與此不書內
 大及而公在會又盟則知公不與此不書內
 諸侯既盟大夫又盟則知公不與此不書內
 於信不在此諸侯會而大夫盟之諸侯以見
 見信不在此諸侯會而大夫盟之諸侯以見
 繁於國而實不知有君是並無諸侯矣三
 家專魯六卿分晉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高氏曰諸侯有罪執之以歸而不歸京師已
 則不臣而以討人非正也故稱晉人而二君
 不名大夫曰莒邾何獨魯晉為執之莒邾信
 有罪矣魯之滅邾何獨無討而晉滅鄆陽不
 歸自反乎莒邾力屈而心未服況不
 歸示師是無王也故書人以貶晉

齊侯伐我北鄙。夏公至自會。五月甲子地

震。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高氏曰許欲棄楚請遷於晉既而不果故晉
 會諸侯大夫同伐之鄭與許有宿怨故君親
 行鄭不先諸侯先伐之鄭與許有宿怨故君親
 張氏曰許男有從中國之志而大夫沮之足
 以見一時之俗矣

大雩。冬叔孫豹如晉
 齊侯曰齊拔晉而屢以師伐魯欲敗晉而與
 之戰其志在於爭霸也。愚謂齊果爭霸當
 伐衛而納其君戮其賊臣則晉人何
 恃而與之抗乃汲汲伐魯何為者哉

高氏曰魯不能內修其政以禦無道之齊而乞憐於晉魯之君臣庸道矣

乙酉靈王十有七年

春王二月庚午邾子貜卒

孫氏曰去年晉執以歸此書卒者蓋晉人尋燕之也

宋伐陳○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衛孫蒯田於曹重丘人閉門而詬其父逐君之罪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汪氏曰孫蒯犯上之臣凡民罔不惡者也越境田獵而遭曹人之辱盡亦內有耳乃拔責卿將重兵以攻其國不亦甚乎經之書伐所謂欲加之罪不忠無辭者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

春秋集傳卷之八 襄公 重

圍防○九月大雩○宋華臣出奔陳

宋華閱卒華臣弱舉比之室使賊殺其卒繼其妻而求大壁國人逐之○高氏曰華臣暴其宗室而亂宋政不有國討失政刑矣君子違不道警國陳乃宋警而奔焉尤可誅也

冬邾子伐我南鄙

高氏曰邾之先君以伐魯而為晉所執既歸而卒嗣子在喪而復興師伐我者叛晉與齊齊人使之脩先君之怨也

此祝柯之會所以復執也

于內周靈王十有八年

春白狄來○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劉氏曰石買以君命聘於晉晉人執之晉能知買伐曹之為惡矣而未能知孫氏逐君之

知買伐曹之為惡矣而未能知孫氏逐君之

為惡也假晉欲明天子之禁脔方伯之義矣如正孫蒯之惡而諸侯服矣今置所先而執所後急所輕而緩所重霸者之計固若是乎○張氏曰石買而執之執有三失焉舍大治小一也行人非所執二也不歸於京師三也三

者有其一不得為霸討况兼而有之乎

秋齊師伐我北鄙○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

齊

諸侯伐齊齊侯禦諸平陰登巫山以望晉師畏其衆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將走鄭棠太子抽劒斷鞅乃止晉師東侵及維南及沂穀夫晉人助臣逐君不足以爲盟主故齊人無所忌憚教伐隣國觀加兵于魯則可見矣然如水益深如火益熱適足以致諸侯之怒

而動天下之兵耳故書曰同圍齊言四隣共忿不得歸咎於霸主之擄伐也

曹伯負芻卒于師○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薛氏曰楚公子午之伐問鄭伯之出也

陳人不備而迄無成功黷武而已矣

于內周靈王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杜氏曰前年同圍齊之諸侯也

孫氏曰諸侯不序前日後凡也

晉人執邾子

劉氏曰執之舍之則取其田

不以王命雖常罪非正也

公至自伐齊○取郛田自漣水

季孫宿如晉。葬曹成公。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張氏曰前年執和子以歸以伐魯也。和人之宜有所懲戒而伐魯不忌如此。弱令之不足令。諸侯可以自反矣。不言以歸釋之也。言取和而後威以強。取明矣。魯肆強奪抑失郭水田。而後其異相繼來。奔和自是衰亂矣。水田。氏曰取和之田自濟水何非所成也。鄭水非其所。自也。魯之惡又甚焉。交其國介人之威而私其利。晉魯之惡又甚焉。交其國介人之威而私其利。其取田之罪也。正。疆為名而妄取和田以

衛獻公在齊林父伐之亂賊肆行未有若斯之甚者也。傳稱晉樂鮒帥師從之則晉亦亂。賊之黨耳。尚得謂之盟主哉。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家氏曰齊靈廢嫡齊光篡父其所從來由高。厚質其君伐本樹葉已為之傳崔杼陰謀更添。輔先以篡殺厚而兼其至復弑光以姒於晉。亂臣賊子患失為心其禍至於殺身喪邦而

晉士句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胡氏曰穀齊地也。還者終事之辭。古之為師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利人之難。以成其私。欲者衆矣。士句乃有惻隱之心。聞齊侯卒而還。不亦善乎。或曰若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為士介者宜。雖帷而歸命。

此說與左傳合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齊殺其大夫高厚。命介則非矣。使士句未出晉境如是焉可也。已至齊地則進退在士句矣。猶欲俾而歸。命乎介則非古者命將不從中覆等制境外之意。而況喪也。必家氏曰。殫進退可未出疆之禮。及殺則境之外。非侯命之地。書乃還善之也。禮。陳大士曰春秋之大夫猶有義舉焉。納捷。還。思動孝子之心。義服諸侯之君。此。易及乎。則胡宋襄之伐齊喪也。

高厚嘗逃梁之盟。嘗伐魯而圍防齊欲析。結好於諸侯。故歸罪於厚而殺之。此明年所。也。以與諸侯之盟也。張氏曰殺高厚者崔杼。上之辭。謂若明矣。襄公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胡氏曰初盜殺鄭三卿公子嘉知而不言。既又欲起楚師以去諸大夫。故楚人伐鄭至於純門而返。至是嘉之為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展子西率國人殺嘉而分其室。不能正以王法。肆諸市朝。與衆同。子展子西不能正以王法。肆諸市朝。與衆同。殺而利其室。而分此春秋原情定罪之意。

冬齊靈公。城西郭。叔孫豹會晉士句于柯。

柯。晉地。城武城。江氏曰君弱臣情安於不競。內則疲民於逐。城之勢外則微惠於霸國之援。魯無一毫自。立之志。使齊莊而無報怨之。國則魯之禍未有紀極也。

戊戌年二十

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苦人于向

高氏曰向本苦邑宣四年取之者也苦魯結好自是十五年不交兵速代父為卿未練而從政無復三年之喪也汪氏曰孟獻子禪縣而不樂則始不三年其防於速與獨與。愚按孟獻子禪縣而不樂此御而不入令速乃反父之所行如此聖人獨取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以為孝故曰仲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莒

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澶淵

春秋傳卷之八

襄公

左

薛氏曰齊之無道諸侯國之而不以士句間喪而還師迷會於澶淵修德來遠不誣也哉。高氏曰齊以晉不伐其喪而感服居喪而出盟蓋亦越禮而畔道矣

秋公至自會。仲孫速帥師伐邾

許氏曰祝柯之會既執邾子又取其田報亦足矣而復伐之議已甚也且澶淵在彼何以盟為。季氏曰莊子父喪甫逾五月而即會苦盟向又汲汲於伐邾不可為善政矣

蔡殺其大夫公子燹蔡公子履出奔楚

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燹求從先君以利蔡不從而見殺。高氏曰燹蓋嘗為卿所獲若欲合蠻荆而從中國正也追念先君之志而成之順也楚政無常求寬其民利也而用事者安楚弗欲

懼蔡之起晉爭也而殺之非所謂可殺者也。同國殺者蔡侯以為罪也。家氏曰履燹不與其兄同志書所以聚也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陳慶虎慶寅與黃於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為為討故出奔。程氏曰異姓大夫不得於君有可去之義同姓無可去之道况兄弟乎為國而奔楚甘於從荆書奔楚亦所以不奔他國而奔楚甘於從荆書奔楚亦所以不。高氏曰黃與履何以奔楚自理也黃以寵之辯明是一國之大而不能容一弟也已

叔老如齊。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季孫

宿如宋

春秋傳卷之八

襄公

天

李氏曰魯之報齊雖已甚故聘齊以解仇聘宋以求援耳

春王正月公如晉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庶其邾大夫漆閭丘二邑也。薛氏曰天下之惡一也納人之叛而疾人之叛已不可以言理矣公在晉而叛臣之受魯之無政甚矣。王氏曰公在晉而叛臣之受魯之無政甚矣。奔內外異辭也。黃氏曰春秋三叛臣魯受之皆非君命棄公如晉而廢其以漆閭丘來昭公如晉而年夷以年妻防茲來昭公在乾侯而黑肱以溫來然則實為賊淵藪者惟李與氏

夏公至自晉。秋晉欒黶出奔楚

與氏

昔穀通
同於樂
氏為報
得世報
施然即

春秋集傳卷之八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石氏曰日食之變起於交也有雜交而不食者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而食才三十六有頻交而食者此年及二十四年三年之內有頻而食者再此年及二十四年三年之內有頻誤然漢之時亦有頻食者高帝三年及文帝前三年是也天道有遠不可得而知執推步之術按交會之度而求之亦已難矣。吳有疾則其勢或猛或平亦間有之故月常有不常見而見者晦或平亦間有之故月常有不為其行而疾者晦或平亦間有之故月常有不度而致然乎必欲以此為必無之事是以天為鐵板律令而絕無神明變化之用矣。

此者謂
非是謂
論月行
化者謂

樂盈之母與其老州賓通懼討而愬其子於范宣子曰盈將為亂宣子信而逐之。劉氏曰不以范句逐之為文而書盈之自出使盈無可逐之句則句下得深探其情而大正其本也。失道莫難此春秋所以深探其情而大正其本也。治在國家之治天下而天下之治在國家也。詩之在首周召書之在首堯舜皆從此生矣。春秋述堯舜者也是以謹於人治之治門之內。易曰閑有家悔亡家之謹於人治之治門之內。又自言歷不能保其言曰樂賢汰虐已甚而盈惡有自來矣。高氏曰盈不能防閑其母遂為范句所逐既取奪之後有作亂之志故特奔於楚以歸也。黃氏曰盈雖非其罪而惡積有自來矣。以內亂也。其家盈雖非其罪而惡積有自來矣。

襄公

主

春秋集傳卷之八

叔老卒。齊子。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公至自會。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益祿而有馬數十乘國。患之王討殺于南。

曹伯來朝。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許氏曰蔡盈之出非其罪也徒以權門私相忌怨何有於國而平公受其激怒勤動諸侯以逞其憤卒與禍亂此皆以私敗公足以為古之至戒是時中國無事晉無所發政以王曰會諸侯則知楚非晉之令所能行也。王氏曰按蔡盈奔楚知楚非晉之令所能行也。王氏曰諸侯而求入亦必歷諸國晉知盈必求入故預約而求入亦必歷諸國晉知盈必求入故預約諸國使皆不容其跡跡所向以杜其還耳。春秋十有一年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夏四月。秋七月辛酉。

襄公

主

觀觀起於四境大臣昵近小人所

謂辟則為天下僂者可不成哉

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三月己巳杞伯

句卒○夏邾邾我來奔

家氏曰魯受抑庶其二邑復納其黨天王不問方伯無討春秋再書責魯也亦責晉也

葬杞孝公○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正氏曰公子黃之奔為愬二慶而仲也陳侯之如楚蓋或於權臣而將為二慶與黃和解之耳屈建之圍扶陳侯以討二慶二慶之閉城知楚人之必誅已而拒之非叛陳侯也故不書二慶之叛陳人逼於兵殺二慶以說於楚故不以討與之辭言之識其殺之不以罪罪以

春齊桓公

襄公

主

若陳侯之無能為也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高氏曰二慶死則黃之歸易矣書自楚者罪其奔晉荆之國復藉其力以歸黃之進退不楚力也自此當用國事矣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齊侯以蒲欒盈及其上納諸曲沃欒盈以退殺樂傷欒盈公門見欒氏曰此樂盈以曲沃之甲入晉敗而奔曲沃也經言欒盈入於晉入於曲沃者明欒盈犯君當誅曲沃大夫納之當坐○欒氏曰欒盈自齊入于曲沃不言自齊何也齊之納欒盈非以兵納之也譬如盜賊私納之耳○杜氏曰曲沃欒氏邑

也然則曷為不言叛陳叛者也劫衆以蔽君

雖出奔猶繫於晉復入者甚逆之辭為其既

絕而復入也曲沃者所食之地當是時權寵

之臣各以利誘其下使為之用至於殺身而

不避莫知有君臣之分者也故開語欒盈

則或泣或歎以爲得主而爲之死猶不死也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陳氏曰其書遂何齊侯伐盟主也自袁婁以來齊再從晉於是始叛則晉弱之哀而諸侯貳矣晉之衰諸侯之憂也○乘塞云上音樂盈入曲沃而繼書齊侯伐晉則盈之爲齊所

春秋傳卷六

襄公

主

知可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劉氏曰晉有欒盈之難重以齊侯之伐魯命卿帥師救之斯義事也豹乃急棄君命不恤同姓之憂次于雍榆卒不克救豹罪大矣○欒氏曰欒盈之役先言次而後言救按先言

時卒能救邪故以救晉出兵而盤桓於雍榆不救而後言次以救晉出也○孫氏曰不

救則懼晉之討往救則畏齊之脅

已卯仲孫速卒

汪氏曰魯自仲遂殺適立庶公室於是子孫政魯自季孫宿以私意廢秩立揭叔孫氏之監臣效尤孟氏之豐點廢秩立揭叔孫氏之監牛殺孟丙而立舍皆託廢立以擅其權而三

桓微矣作偏之禍
其流弊可勝言哉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之師武子廢長子公而立悼子孟孫
公之寵也亦廢孟氏長子伋而立孫以與
之紇所廢門之關以出奔孫紇命仲
之智仲不容於魯國作不順而施不怨也又曰
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怨也又曰
信也○杜氏曰阿順季氏為之廢長立少以
取本武仲書奔罪之○楊趾菴曰入防不書以
防本武仲私邑而求後又為美名論心則有
可誅而紀實則無可據聖人平允欽恤之
於此亦可見矣

晉人殺欒盈

春秋傳卷之六

襄公

李氏曰晉人而不稱
大夫討賊之辭也

齊侯襲莒

杜氏曰輕行掩其不備曰襲因伐晉還襲
不言遂者閭有事也○高氏曰以十八年莒
子同諸侯圍齊故也○凡用兵皆聲言波罪執
辭以伐若乘人不備而掩之則盜賊之為耳
○汪氏曰齊侯以諸侯之尊為盜賊之事也
○行華莒卒不能勝一微國身傷
○臣獲此君子所以貴乎正也

子十周靈王二十有四年

春叔孫豹如晉○仲孫羯帥師侵齊

高氏曰叔孫豹救晉無功故復帥師侵齊為
晉報焉蓋懼晉之疑也獨代述為卿未錄而

帥師亦無
二年之失

夏楚子伐吳○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齊崔杼帥師伐莒

高氏曰去年齊侯襲莒已與莒平今崔杼
帥師送使者如楚而遂伐莒是見利則乘齊
人之無信也

大水○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家氏曰二十一年九月十月朔此年七月八
月朔連書日食預家引曆術謂無連月日食
之事○愚按謂天道有時而變常片執
一定之律恐失春秋記災示警之意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春秋傳卷之六

襄公

薛伯杞伯小邾子子惠儀陳侯

陳侯許男伐鄭

汪氏曰晉會諸侯欲伐齊而不能伐故書會
而不書伐以著大合十二國之君而無所事
也鄭伯在會而楚子帥諸侯之師以攻鄭諸
侯是以去齊而救鄭鄭侯不果救不及事晉
弱之畏亦可知矣春秋所
以不書諸侯之救鄭也

公至自會

江氏曰晉合十二國之君不能伐齊楚乃能
合四國之君以伐鄭此可以觀蠻方諸夏之
得失矣師克在和
不在衆豈不信哉

陳鍼宜咎出奔楚

慶氏之黨也其後在楚為嚴尹宜咎

叔孫豹如京師○大饑

穀梁子曰五穀不升為大饑一穀不升謂之暵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饑五穀不升謂之饉六穀不升謂之饉七穀不升謂之饉八穀不升謂之饉九穀不升謂之饉十穀不升謂之饉

春秋左傳卷之六

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高氏曰崔杼不能防閑其妻以淫於家又不絕其妻而行大逆於君齊莊公背諸侯之盟數行侵伐崔杼因民之忿遂以宣淫之故弑之

胡氏曰齊莊公見弑於崔杼等十人皆死之而不死以死節何也所謂死節者以義事君責難陳善有所從違而不苟若是也雖在屬車後乘必不有同入崔氏之宮矣若此十人者獨以勇力聞皆達君之惡從於魯亂而莊公嬖之者死非其所比諸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猶弗逮也雖殺身不償責安得以死節之哉一旦有事則假社稷禍嬰固早知之矣及一且有事則假社稷禍嬰固早知之矣及一且有事則假社稷禍嬰固早知之矣

春秋集傳卷之六

襄公

三

如是以得書則臣子之不誠于君父者可以此

名矣是故鄭人歸生之棺而葬之齊人葬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胡氏曰諸侯會於夷儀將以討齊使昭公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神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夫晉本為報朝歌之役來討及會夷儀既聞崔杼之弑則宜下令三軍建而復施齊人問莊公之故執崔杼而戮之則伯連帥之職修矣今乃知天討之義則萬伯連帥之職修矣今乃知齊取新穀者晉人之私憾也杼弑其君天下之大惡也今晉會於夷儀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弑君說而遂釋之是知有一已之私憾

春秋集傳卷之六

襄公

三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陸渚者井埋木刊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其衆男女別而累以待於朝子展執紼而升子產入數俸而出大楚人主兵而遷怒於陳是乘則茹之而剛則止之也執謂子產為有禮

秋

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重丘鄭地也受齊賂而釋賊且盟於齊地是齊亦與盟矣則亦皆齊之黨而已矣故畧言之

呂氏曰五月會喪儀之衛侯剽也此入夷儀之衛侯衍也不嫌兩君名實相亂乎曰衍雖無道非臣常逐剽亦非臣下所得立故衍入不各鄭伯哭入於櫟何以名曰哭不當立者衍當立者○楊耻菴曰蓋喜納之也不當立者故沒而不書○家氏曰春秋之世內外二君皆卿忽與哭衛衍與剽也忽之君國正也祭仲以哭篡之衍之君國正也孫朴父以剽篡之忽既復位哭乃賊也是故哭之入櫟以名衍入街地剽猶居位剽乃賊也是故衍入夷儀不名及剽死衍入然後名衍以正其失國罪之

世有傳者之八

師伐陳

陳已降服而更伐之斯亦已甚矣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巢吳楚間小國

業屬於楚而吳人門之蓋攻其城門也業人
隱於短檣射殺之亦足為輕身重敵者之戒
矣乃或罪業之不飾城而請罪夫譬方丈之
暴而可以虛文免乎陳氏曰自入州宋至
是而書伐楚畧之也於是吳子親門于巢
牛臣隱於短檣以射之則其但書門于巢
何以不咎業人也藩樊始施於上圖爭
長於楚而喪身於匹夫是以自取之也

甲周靈王二十有六年

季夏月辛卯衛寧書弒其君景妙反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左氏曰孫林父以賊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
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退
身而退專祿以周族戮也○王氏曰林父逐
君立君本爲首惡今也衍入口出不披君之

家塾傳卷之八

邑以市於大國罪不在試剝者之下春秋書入于成以叛深誅之也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衡侯何以名別於剽也哉者一君歸者一君
別而名之皆不沒其實也○楊趾菴曰獻公
方入夷儀而林父即以數書示君臣之通嚴
弗失位而可忽獻公已入夷儀而至此始書
歸衛見社稷之託
重必居正而始安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宋氏曰林父據戚以叛晉人以兵戍之黨叛
臣也衛人伐戚殺晉成三晉人晉不知自反
乃會諸侯謀有討於衛侯使荀吳來召公當
晉平之時齊臣歸櫜阿行建施卒以此失諸侯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子盧

林父據威以侯晉人以兵戍衛人伐戚殺晉
成三晉人晉會諸侯以報衛侯戚田取衛
鄙之邑六十以與孫氏衛侯如晉晉人執
而四之晏平仲私於叔向曰晉君宣其明德
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危而治其煩
所以為盟主也今為臣執君若此會者何
許歸之○家氏曰晉平之為君若此會者何
分而己晉自悼公葬其君也霸者無他主
上替之禍幾遍於中原平亦以仇其君而
父作亂逐君悼公為之定葬君之位今
獻入晉平受賂臣平固甚惡亦何利而為
衛田以益林父平固甚惡亦何利而為
晉之諸臣各為私計羽翼諸侯之地而
交起為亂也魏趙韓三分晉國悼公平
桓良可謂也魏趙韓三分晉國悼公平
敬之

春秋左傳卷之八

哀公

元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寺人伊戾諸之也○家氏曰宋寺人伊戾內
連宮禁外結大臣共造譏而殺太子宋平
知其子之權任不為之衰更立棄之子為太子
向戌之權任不為之衰更立棄之子為太子
此人道之大變春秋謹而識之
穀梁所謂曰君以著其惡者也

晉人執衛甯喜

家氏曰甯喜可執坐林父之新而執之則悼
也是時趙武為政叔向為之謀晉無一事可
稱二子者崇虛譽而無其實亦何益於人之
國乎○高氏曰執君之賊人人得而討之晉
人執之非計其執君也討其伐我而殺晉成
也○陳氏曰甯喜以歸衛侯之臣必命大夫而
書於是執甯喜以歸衛侯如晉復執之則世
書甯喜何是之謂筆削也宋人執祭仲亦執

厲公但書祭仲晉人執甯喜亦執厲公但書
書執衛侯是以討賊之義予晉則放乎利而
盜名者罪宋以討賊之義予晉則放乎利而
得志矣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高氏曰十六年晉代許他國皆大夫獨鄭伯
自行故許男欲報之以中國諸侯而卒於
其所死非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葬許靈公

家氏曰許靈公如楚請伐鄭卒於楚楚子為
之伐鄭師還乃葬許靈公楚之求諸侯亦勤矣
乙酉周靈王二十有七年

春秋左傳卷之八

哀公

甲

春齊侯使慶封來聘○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
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
曹人于宋

杜氏曰齊秦不交相見抑滕為私屬皆不與
盟宋為主人地於宋則與盟可知故經惟序
九國大夫○孫氏曰隱桓之際天子失道諸
侯擅權宣成之間諸侯僭命大夫專國至宋
之會諸侯日微入下之政中國之事皆大夫
專持之故二九年城杞三十年會濮淵昭
元年會諸侯莫有見者○高氏曰此會楚
意也楚人患吳而結諸夏也諸侯之大夫不
詳其故始狗其弭兵之名遂會於宋而與之
盟桓文數十年之功業一然而壞之百姓雖
晉免於兵革之苦而天下之大勢遂大潰而

經 140—433

鄭以伐公門非勝死於平肆不言復入者其
位未絕也不言叛者將以滅國非直叛也若
華亥之入南里宋辰之入蕭其書叛者皆據
土背君以自保未有滅國之謀也○張氏曰
大夫者非其大夫矣討賊之辭也○張氏曰
良霄之出公孫也伯有之為春秋舍黑專伐
之罪而罪良霄何也伯有之為春秋舍黑專伐
身之不自省又入伐君而大亂其國此春秋所
以正名討賊之辭也春秋於喪國失家者
皆不書所逐之人以明其身之有罪使有國
則有亡之禍遠矣

冬十月葬蔡景公

凡被弑之君葬多草觀晉人葬厲公以車
一乘則可見矣今般乃固之子也不得不任
襄公

主喪之事備送終之儀然野行大逆徒見其
欺而已矣國人相率而為禽獸也○張氏曰
葬非而會之是相率而為禽獸也○張氏曰
葬蔡景公使人求其所以死所以葬之故而
其罪惡自見矣○張氏曰
乃公然會葬而侯之罪與般均矣○張氏曰
春秋大法君制而天下之諸侯也○張氏曰
何以獨書葬而侯之罪與般均矣○張氏曰
情禮之寓於辭而不以為賊而討之也○張氏曰
君夫狄禽獸之不若也而討之也○張氏曰
知討豈不廢人倫滅天理乎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
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宋災故言因宋災而謀恤之也魯卿不書蓋
叔弓先已在宋婚姻之國調恤之也魯卿不書蓋
與會耳○胡氏曰會未有言其所為者比獨
言其所為何為刺天下之大變人理所不容也○張氏曰
弑其君大下之變人理所不容也○張氏曰
葬而不討宋國有災小事也則合十二國之
大夫更宋之祭也○張氏曰
亦不為宋之祭也○張氏曰
謂之不仁矣是故諸國之大夫聚而議之
義而後焚子慶得○黃氏曰自晉人廢討賊之
為名而滅陳以討蔡亂為名而行之以討陳亂
滅蔡則濟淵之會為之者也

春王正月○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未已周景王三十有一年

杜氏曰公適楚其宮闕而作之不居先君
之路寢而安所樂失其所也○張氏曰楚宮
別宮也小寢猶非
正也况別宮乎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孫氏曰子野襄公太子未逾年之君也名未
葬也不葬先王之禮也○張氏曰
葬也○張氏曰
教也○張氏曰
以致滅性亦不子矣○張氏曰
中野亦不得以為非聖賢者之過也○張氏曰
而巳矣○張氏曰
聖人書之傷孝何如哉

已亥仲孫羯卒○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許氏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滕子會葬非禮也

癸酉葬我君襄公○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容

州

家氏曰左氏云書莒人弑其君言罪之在也置其子之大惡歸過於其父春秋必不然黎比公虐國人作亂而弑之展與既廢於父而見立於國人使展與能討賊於既立之後庶乎可免矣○趙氏曰左氏傳文展與因國人之攻莒子弑之乃攻莒子當云展與因國人之攻莒子弑之乃誤為以字耳

春秋集傳卷之九

襄公

已

春秋集傳卷之九

湘川李文

昭公

名稠襄公子諡法成儀恭明日昭

申周景王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茅堂胡氏曰子野毀而卒穆叔方言昭公有位者不可立然則昭公誰受之命乎其書即位雖不欲而不能止也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

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

于號號鄭

春秋集傳卷之九

昭公

一

張氏曰春秋正中外之分宋之盟楚爭先而晉不與較今號之役又以諸諸書加姓上則是蠻荆而爭勝也○汪氏曰宋號之盟楚再先晉皆先趙武焉○汪氏曰宋號之盟楚再先晉盟而春秋以晉居吳之上也○辰陵之會吳子主之會楚序諸侯之上皆主盟會也○孟之會楚子亞於宋公而序諸侯之上宋號兩役楚屈建公子圍亞於晉趙武而序於諸侯大夫之上皆兩霸之辭也○孔氏曰八年招殺世子故稱弟以彰招罪此宋使以會諸國非義利之所與舊史書為公子而野人因之也

三月取鄆

李孫乘莒亂而取其邑故直書而不諱鄆有三此莒邑也東鄆西鄆則魯邑也○李氏曰書伐莒是以討賊予魯也不書伐而書取則叔奪而已矣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胡氏曰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召於景其母
曰弗去懼選鍼遂出奔其車千乘書曰弟罪
秦伯也春秋以均愛望人父以能友貴人兄
父母有愛妾猶沒身敬之不哀況兄弟乎兄
弟有而後父母順矣故特稱秦伯之弟云
家氏曰以千乘之國而區區弟車之多抗
其君鍼之汰甚矣書秦伯之弟鍼秦伯亦取
鍼也其好使之奔亦智矣卒得返國由母賢耳
大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晉荀吳帥師敗狄于
大

即太原
晉地
戰車崇卒狄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此
廢車戰而尚步卒之始也詩云薄伐獫狁至
于太原禹服之內而狄人來侵
禦而覆之非窮兵黷武之比矣

春秋集傳卷之九

秋莒去疾自齊入於莒莒展與出奔吳

國無二君去疾展與易為皆繫之莒乎蓋展
與為弑君者所立而不能討賊去疾假齊之
力以討之繫者明其先有莒也展立已踰年
而猶不稱爵與齊乎故斯不可以有國矣○
李氏曰去疾因齊許力以入國未見其能討賊
也必與國人約衆許入而後為之遂展與耳
展與不稱爵與為弑君者所立不以爲君也○
劉氏曰莒展與爲弑君者所立不以爲君也○
道也凡人之所以稱乎臣者以有君也所以
稱乎子者以有父也君弑矣而臣不討賊父
弑矣而子不復讐是故無臣之理也展與
之見奪而不亦宜乎○高氏曰展與而非莒之
氏明已立也若曰是莒之與與而非莒之君
所謂與陳佗也

叔弓帥師疆鄆田

王氏曰取鄆不書帥師而疆鄆田書之者以
見其因莒亂出師不意而得之爲易今欲因
其所得則莒來爭必矣故遣卿帥師而疆之
然魯秉周禮既因人之亂以取田又持其師
志亂也○汪氏曰春秋一經書假田者一幾
予之譏取之非義也書疆田者一幾
者一譏取之非義也

葬邾悼公。冬十有一月楚子麇卒

吳宥函曰傳言公子國將聘鄭未出境閉王
有疾而還入問疾繼而弑之遂殺其子孫及
平夏然則何疾繼而弑之也因其子孫及
久蓄無君之心而未動於惡適值鄭教有疾
因而取之非必乘其疾而繼之也何難曉得
國專制楚之非必乘其疾而繼之也何難曉得

春秋集傳卷之九

楚公子比出奔晉

其欲而自出聘於鄭則其情緩矣庸詎知
之卒非以疾而卒乎人見其性之近也必以
前暴虐於後弑君固其非性之所近也必以
加之耳理人居心平恕非其所近也必以
大逆加人豈靈王自繼而猶治比以弑君
之罪然則熊麇而反沒公子國弑其名乎
必不代然矣然則慶封言楚公子國弑其名乎
曰反唇相稽豈君而軍中黎然皆笑不其誣與
。恩按圖嘗自言其信以彼證此抑又何憑
以君子惡居下流而天下之惡皆歸焉
楚公子比出奔晉
此有爭國之心而力不敵是以出奔圖比
西辛周景王二年

鄭駟黑好在上攻良霄而逐之又與公孫
楚爭室而楚被放又將作亂去蒯氏代其位
爲疾作而不果子產使吏數之縊而尸之精
國以殺而不去其官者議鄭人討罪之緩也
討也胡氏曰黑則有罪而鄭人初畏其強不
以殺累乎上也劉氏曰國君專殺大夫非
王法之所得爲也然而春秋或予之所以見
君臣之禮扶上而抑下也聖王之法不誅不
嚴不誣無罪及其惡成而罪見誅之猶鷹鷂
之發也無留獄矣豈幸而勝之哉

春秋集傳卷之七

公



以國君而齊同則之妾非禮非美習人之辭亦是苦意非必拒公而下比也書至河可徵歸魯臧足燕之齊

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人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高氏曰公如晉而晉不納春狄以公至河乃服爲文者臣子之心不欲其君見拒于人而以爲公臨河而不濟懼涉難而自復也乃有阻之辭。劉氏曰千乘之國至重也而動不以禮難爲之卑伏曲從猶之無益也適得輕焉以此觀之爲國以禮者處勝人之地矣。胡氏曰經書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而昭公失國之因季氏逐公之漸皆人下比之而不待夷絕而自見矣。王氏曰晉以少姜非伉儷辭公公見辭乃復未爲失禮其失在公不能守正而妄動所謂茶不近禮不能遠耻辱者公也至於季孫宿如晉蓋公既返矣猶有所未盡于心故遺宿以終其事焉耳此理易見諸家之說反使聖人之意晦而不明恐皆非也

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夏叔弓如滕葬滕

成公

杜氏曰卿共小國之葬禮過厚葬襄公滕子來會故魯厚報之

秋小邾子來朝。八月大雩。冬大雨雹。

不振吳楚會諸侯之兆也

北燕伯款出奔齊

照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嬖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出奔大簡公親小人而疎大臣信有罪矣然爲大夫者豈可遽然專殺嬖人而逐其君哉蓋當是之時君

有秋集傳考之九



五

癸亥七年 周景王四年

春王正月大雨雹

宋氏曰凡陽侵陰不入爲歌陰侵陽不入爲歌陽時以極陰而侵微陽乃李也是陰極陽微之也氏爭權脅公專制之象也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

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申胡姬姓
中楚地

楚侯劉曾是在會者皆賊也淮夷與會是在
會者皆夷也至是而展外商安中國誅亂臣
討賊子之大法皆掃地盡矣霸運之降其變
至此趙武向成之彼豈非桓文之罪人哉

楚子執徐子。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

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孫氏曰諸侯復序有不與伐者也。高氏曰諸侯畏楚之強守宋之盟而從之然備不能致魯斷齊薛邾杞至伐吳之役則中國之諸侯皆去惟屬楚者從之耳人心之向背可知也

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

慶封奔吳吳封之朱方楚克之而肅拔其族使負斧鉞以拘於諸侯而殺之。趙氏曰慶封時已非齊臣夫子以其與執君之賊法所當討故繫之齊焉。汪氏曰執宋公而不書楚執分其惡於諸侯也。楊趾菴曰賴子爵小國楚滅之也楚主會者而諸侯從之則同分其咎矣。家氏曰遂滅賴著楚之暴也齊侯

春秋左傳卷之九

昭公

六

九月取鄆

侵蔡滅之楚遂寧之正也楚處怙其強橫劫諸侯而滅無罪之國書遂所以誅之也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許氏曰豹卒而與中軍則公若寄矣以是知豹之有力於公室所謂刺之无咎者與

甲子八年五年

春王正月舍中軍

初作一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子取其半焉及其舍

春秋左傳卷之九

昭公

七

楚殺其大夫屈申。公如晉

汪氏曰昭公如晉者七至晉而見止者一及河而不至者五惟此年得善往返然以苦人之愬幾不免於辱蓋昭公習於威儀之節而不知禮之本是以晉平難備其善於禮猶欲止而討之也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牟婁君邑也防茲臣邑也言及者不可使私邑與公邑相次序也。家氏曰廢其牟夷和莒之盜也季孫宿魯之盜也襄公如晉廢其

以其地來奔李氏納之今公如晉年夷復以地來奔李氏又納之季氏乘魯君之出招納內盜可乎襄公如楚還及城李孫宿取之使人以告公懼不敢入幾欲適諸侯今公如晉而宿所為復爾蓋置其君於兩罪皆獲之地將使晉人執之而已得遂其竊國之計意如逐君之謀完兆於是矣。江氏曰三叛之受皆非魯君之意黑肱之來乃昭公已遷定公未立之時蓋水流濕火就燥李孫有叛以納叛也

秋七月公至自晉。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蚡泉魯地

張氏曰晉人方欲止公而受年夷敗莒師不顧霸討君辱書此而罪大夫之專可見矣

春秋集傳卷之九

昭公

八

秦伯卒。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

人越人伐吳。越姓子

吳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楚於是以前諸侯伐之始通越以病吳亦猶晉之通吳以病楚也然朱方之役猶假義此則愆忿而已矣

乙丑周景王六年

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葬秦景公。夏季孫

宿如晉。葬杞文公。宋華合比出奔衛。

寺人柳宿之也。胡氏曰宋公寵信閹寺殺世適齊而父子之恩絕遂革合比而君臣之義廢刑人之能敗國亡家亦可畏矣猶有曰趙高以亡秦信恭顯十常侍以亡漢寵王守

澄田令致以亡唐而不知蔡費車之故皆不亦悲夫。家氏曰伊戾與柳所以諸太子出右師皆以用性理書以售其險謀後先如出一轍而華亥之比柳與向成之比伊戾而半公不之悟也嗟乎閹人禍人國家必外廷臣與之合而可其譖乃魯伊柳戍亥之事後世往往有之可不戒哉

秋九月大雩。楚薳罷帥師伐吳。冬叔弓如

齊侯伐北燕。王氏曰昭公內見迫於強臣外見絕於盟主區區求附於不信之荆蠻宜其終見逐也

春秋集傳卷之九

昭公

九

而還是以不能成功也齊景公賢君每欲有為而國非其國矣。沮氏曰晉人納捷簡于邾則書弗克納此不書齊侯伐北燕納捷簡于邾則免納者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非奉少奪

若以納燕若耳

丙午周景王七年

春王正月暨齊平

李氏曰禮記曰伐客暨豐果毅貌也襄公之世齊數伐魯景公初立使慶封來聘而不書魯報則魯蓋無汲汲於齊可知矣。胡氏曰當是時昭公結婚強吳外附荆楚其與齊平無汲汲之意乃齊求於魯而許之平故曰暨

江氏曰昭公屢朝於晉不納又迫於強令而朝楚其卑辱亦甚矣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九月公至自楚。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行父。○十有二月

癸亥葬衛襄公

丁未周景王十八年

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陳哀公元妃生厲師嬖妻生留有寵屬謝司
徒招公子過哀公有廢疾招過殺悼太子偃

春秋集傳卷之九

昭公

又十

既而立公子留口孫氏曰招以叔父之親不
顧宗社之重項家嗣以立庶孽致楚滅陳招
之由也其曰陳侯之弟親之者所以甚招之
惡也口許氏曰陳侯罷其庶子資以強輔而
濟之搆以軋太子使之失職至於亂作
躬受其禍惟其溺愛法勝私也悲夫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高氏曰：陳侯之弟招立公子留而靈王縊。春秋謂比弑其君，陳侯之弟招立公子留而哀公繼立，亦不與比並存。是靈之死，由比也。招之立，留由君之廢也。見君有命，哀難不繼，亦不可以君國定哀之死，不以留也。君臣之間，死生之際，善惡之嫌，常罰之別大矣。聖人所以正其名也。嚴氏曰：因懼師之變，患而卒，是則哀難麗留，非有殺師之意也。懼師殺而哀始痛求死，無地矣。廢立之際，問不容髮，顧欲

之思不亦過哉

叔弓如晉。楚人執陳行人子徵師殺之。陳公

子留出奔鄭

于微師赴於楚且告有主君公子勝旃之於
楚楚人執而殺之公子留奔鄭○家氏曰陳
殺太子罪在一招行人何罪楚靈因陳亂以
爲利賊殺不辜欲以震怖陳國而墟其宗社
殺人以行其詐者也○蕪氏曰楚將討陳故
番出奔留既爲君不曰陳留何也留立於招
耳未成爲君也○高氏曰偃師
曰世子魯曰公子刳嫡庶也

秋蒐于紅

穀梁子曰正也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蒿以爲防置旃以爲轅門以葛覆質

春秋集傳卷之九

昭公

五 十

以爲禁流旁挫御聲者不得入車帆塵馬候
蹄揜禽旅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
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
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獸以習
射於澤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
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
賤勇力也○胡氏曰蒐春事也秋興之則蒐
天時有常所失其于紅則易地利三家專行
公不與焉而兵權在臣下則憚人理此亦直
書其事不待疑絕而自見者也凡亂臣之欲
竊國命必先爲非禮以動民而後上及於君
父昭公至是民食於此不恤其所昧於履霜
之戒甚矣○陳氏曰蒐狩不肅必違理而後
害於是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
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蒐於紅也革車千乘
皆三家之師也自是而屢蒐三家所以擢式
焉爾是故莊桓之狩必言
公昭定之蒐不言公定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吳氏曰按哀公屬留於招與過故招過同殺
太子二人之罪均也招畏國人公論懼楚人
來討故歸罪於過而欲免已人其可欺乎

大雩。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

之于越殺陳孔與

陸氏曰招殺世子之賊也宥而赦之矣招之
黨也沈而殺之楚子滅人之國又為濫刑此
不待與絕而殺之楚子滅人之國又為濫刑此
世子偃師之子與國陳及棄疾立又封吳子
陳則知放招殺與蓋討其殺偃師也○徐氏
曰楚莊入陳先書殺者彼乃楚子行義故先
書其殺今楚子託義討賊音
在滅後見其本懷滅心也

春秋傳卷九

昭公

主

葬陳哀公

茅堂胡氏曰覆人邦國至為不仁有人亂賊
至為不義又討其逆黨而禮葬其君是猶芥
鉞加人而以手撫之也而惡可掩乎○楊氏
曰滅國不葬今書葬者以楚無道滅人故書
葬以存之也

戊辰有二年王十九年

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許氏曰楚既滅陳威震諸夏是以無所訾召
而諸國之大夫會之○王氏曰內朝聘皆言
如今楚子在陳不可言如陳故以會為文○
家氏曰繼滅陳而書議也楚滅人之國天下
所當同疾魯以望聞
偶諸侯與會故議

許遷于夷

汪氏曰夷一名城父陳地
今楚滅陳遂遷許於此焉

夏四月陳災

楚已滅陳必無赴告叔弓見而諫之耳○家
氏曰陳災已為楚所滅俾其臣儲爵以居之而
猶書陳災者以盛德之後見於
楚持若義存之耳不與楚得陳也

秋仲孫矧如齊

家氏曰桓四年公狩于郎莊三十一年祭
于郎今復築郎以為國非以為講武之處特
以為游觀之地耳是時三家用車魯君虛
器而猶興築園之役其為季氏敗民也○許
氏曰公內制於強臣外輕於大國亂亡危
兆矣弗是之慮而築郎園知公之志以荒也

春秋傳卷九

昭公

主

已酉有三年王十年

春王正月。夏齊藥施來奔

高氏曰藥施與高強以兵攻君宮欲伐君以
伐陳地遂與君戰不勝而來奔此罪大矣不
書高強非奔亡之臣非義也
而納其奔亡之臣非義也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獲帥師伐莒

項氏曰既舍中軍公室無兵兼有往彼三家
各將其兵以行經皆據實並書伐莒之役三
家並將獨叔孫氏之兵使叔弓帥之此可見
叔孫之賢雖曰家徒獨然使公臣歸之也○
上氏曰三子代莒皆書者惡
其專國而使公不得為政也

戊子晉侯乞卒。八月叔弓卒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杜氏曰無

庚周景王十有一年

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棄疾帥師

圍蔡

公羊子曰楚子虔何以名總易為絕之為其誘討也此討賊也雖誘之則曷為絕之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與也。胡氏曰蔡世子般弑其君諸侯與通會盟十有三年矣是中國變為梟獍而莫之覺也楚子若以大義倡天下奉辭致討執般於蔡討其弑父之罪而凡昭公

春秋集傳卷之九

昭公

南

在官者無赦焉殘其身雖其官室謀於蔡聚置君而去雖古之征暴亂者不越此矣又何惡乎今虔本心欲圖其國不為討賊舉也而肆行無道貪得一時流毒于後棄疾以是殺戎蠻商鞅以是結親將秦人以後棄疾以是殺成成商鞅以是結親將秦人以後棄疾以是殺誠之至也故衛燬楚度之詐皆斥而名之文楚子殺蔡侯刑其士七十人而經不書者不承自待也立元陽排牆之禍綱目僅錄其首阿陰鉄騎之慘綱目僅舉其凡亦以黨惡無聊錄耳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胡女歸姓襄公之妾

公尊為夫人也

大蒐于比蒲

胡氏曰其曰大蒐越禮也君有重喪國不廢蒐不忌君也三綱軍政之本君執此以取其下臣執此以事其上以之大本於是乎在君有三年之威而國不勝一日之蒐則無木矣。士有喪既葬卒哭升經帶以從金草之事恐有不小君之喪未葬而

仲孫覆會邾子盟于侵禚

王氏曰季孫當昭公有喪而講蒐禚仲孫背齊歸之蔡而從會盟齊之臣子於君親盡矣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

春秋集傳卷之九

昭公

十五

佗鄭平虎曹人把入于厥慙慙反

許氏曰蔡能毀城堅不下楚此易功也厥慙合天下之兵畏不敢救遣使請命示之不楚使楚益驕有以量中國之力而卒取之此韓起之罪也。家氏曰厥已死而度猶頻兵於蔡諸侯共起而擊逐之義所得為也而晉之用事者庸假無能蔡遂滅矣厥慙之會欲以何為。汪氏曰書八國大夫會厥慙於楚師圖蔡之後滅蔡之前則失救患之義矣夫恃強并弱春秋之常也故厥慙之大夫不能救蔡不待敗絕而罪惡見臣弑君子弑父非常之變也故于危之諸侯澶淵之大夫不能討賊必待敗絕以見罪惡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冬十有一月丁酉

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集

汪氏曰申無字稱用諸侯則世子有已嗣君位矣特以其父訪死乎外其國被圍於內狼狽憂虞未備爲君之禮其孝世子者人以著世嫡之正也。家氏曰般固有可討之罪父死子立宜也而豐城固守國亡身死特存其世子之名錄其爲宗社死也。高氏曰滅國而周世子者怒其拒師之久也用之者以爲牲也。蔡背中國而即蠻荆必以爲可惜也。蔡侯既爲所誘殺又從而滅其國絕其世然則蠻荆何補於蔡哉此萬世人君之戒也。楚子不道之甚聖人所以詳錄之者非專罪蠻荆也乃所以罪吾中國主綱既墜霸統又絕諸侯莫敢致蠻荆之自恣至於此也然則向戌之誅寔何利於中國哉。程子曰蔡殷弑君父以篡位人所得討幸不見殺於當時而假手於強楚身殄國滅及其嗣子亦可爲亂臣賊子之鑒。

昭公

意亦知罪之所在而公苟至晉輒爲所卻豈
晉之諸臣曲爲季氏之地公有辭而不能以
自申與○揚趾巷曰未練
而朝同列失而又失者也

五月葬鄭簡公○楚殺其大夫成熊

成熊子玉之孫與鬬氏同出於若敖楚子以
其爲若敖之餘遂信譖而殺之夫越椒之叛
已七十餘年而猶波及
其族楚之刑抑何濫耶

秋七月○冬十月公子慙出奔齊

高氏曰季氏之臣南蒯將去季氏而立慙不
克而以費叛慙還奔齊是以君子譏其妄而
哀其
志也

楚子伐徐

七

辛則景王十有二年
未石五年 十有二年
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

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杜氏曰偃高孫玄孫陽即唐燕別邑三年燕伯出奔齊今因唐衆欲納之故得先入唐不言于燕未得國都也。家氏曰燕伯入陽與衛獻入夷儀皆以亂臣迫逐而出因大國之力以入於其邑皆不名所以正君臣之分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高氏曰公始以卿共平公之葬
故宋元公嗣位而即使來聘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家氏曰魯受莒之叛臣慍色敗其師伐其國
取其地然皆季氏之所爲也晉八缺如

昭公

意亦知罪之所在而公苟至晉輒爲所卻豈
晉之諸臣曲爲季氏之地公有辭而不能以
自申與○揚趾巷曰未練
而朝同列失而又失者也

五月葬鄭簡公○楚殺其大夫成熊

成熊子玉之孫與鬬氏同出於若敖楚子以
其爲若敖之餘遂信譖而殺之夫越椒之叛
已七十餘年而猶波及
其族楚之刑抑何濫耶

秋七月○冬十月公子慙出奔齊

高氏曰季氏之臣南蒯將去季氏而立慙不
克而以費叛慙還奔齊是以君子譏其妄而
哀其
志也

楚子伐徐

七

晉伐鮮虞

程子曰晉假道於鮮虞而遂伐之見利忘義非諸夏之道也故以國舉而不書人

五十六年
有六年
十有二年

春叔弓師師圍費

南蒯以費叛故園之○胡氏曰費內邑也命
正卿爲主將與大衆圍其城若敵國者家戶
強大夫弱也季孫意如不忠於其君不禮於
其臣出乎爾者反乎爾宜南蒯之及此也春
秋之法不書內叛反求諸已而已矣○家氏
曰南蒯不書叛何也曰蒯號於人曰吾以尊
公室其心跡未著烏得正其罪卒之以費奔
齊於是爲叛臣矣曰家臣尊公室可乎曰可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春秋集傳卷之九

楚師伐徐楚子次于乾谿爲之援公子棄疾
君陳蔡主方城之外有覩從者謀欲復蔡率
羣失職以棄疾命召比於晉既至齊比而立
之殺太子祿及公子罷敵今於乾谿曰先至
者復其田里師潰而歸楚子繼於申亥氏○
汪氏曰春秋以弑虐之罪歸獄於比者蓋楚
共之子長則康王次虐次比次黑肱次棄疾
棄疾因虐無通而謀代其位以已次居切不
足以服國人故魯比而君之而虐之猶寔在
比立之後故向謂比涉五難以弑舊君當時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比爲王黑肱爲令尹棄疾爲司馬棄疾夜使
人以至至駭于子哲二子皆自殺春秋仍
譏獄於棄疾者曖昧之惡無隱而勿彰示人
以謹獨之學也此未成乎君故不稱弑君棄
疾志在盡剪諸兄而收國非獨舊君復讐也
故不著楚人殺比黑肱同惡相濟非爲智比

而死矣不足鎮也故不書及其大夫○蘧氏曰比弑其君殺之不稱楚人而曰公子棄疾殺公子比何也棄疾非討其弑而代之也比既爲君不曰楚公子棄疾弑其君比何也衆難以比爲君而比不當君也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

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汪氏曰晉主夏誦不賴于楚矣以諸侯皆
貳而會平丘然不能脩德以感人而徒恃甲
兵之威不能辨分以服人而乃盟天子之老
卒失霸業無其本而專事其末故也○高氏
曰晉若果能與劉子大合諸侯以討楚平弒
逆之罪亦足以強中國之威矣今但同盟於

春秋集傳卷之九

昭公

丸

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如意以歸公至自會

之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以平于歸魯
 國賁賦之不共而怒之豈有抑強扶弱之心
 哉耶鄭之取非盟公之意而季孫所爲也故
 有所歸也○胡氏曰稱人以執非霸討也三
 家專魯而季氏罪之首宿及意如尤爲強逼
 使告於諸侯以其罪執之請於天子以大義
 廢之則方伯之職修矣今徒以却莒之愆遂
 辭魯君而執意如則是意在貨財而不責其
 無若臣之義也何得爲霸討乎稱人以執罪
 晉之倫也○孔氏曰宣七年會于黑埭晉人
 止公盟於黃父公不與盟故不書盟諱之也

乃彼諱不書而此書之者彼不相朝聘公寔有罪諱國之惡故不書其盟此年却人舊人以貢賦不共勉晉晉人信之所謂諱惡人多也晉受讒言公則執行父平丘公不諱汪氏曰沙隨不見公則執行父平丘公不諱汪氏執意如晉人固知李氏之專魯政矣惜乎泗於私欲但以能辱魯君而季氏得逞其討由季氏之權臣專權而庇強家故也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廬隱太子有之子吳悼太子偃師之子二君皆未嘗有國者故其歸不言復也。高氏曰楚聖不道暴滅陳蔡而平始依陳蔡之國藉以終難今既得位遂復陳蔡以報其以暴聖之惡而歸恩于已以說中國而春秋不言歸自楚者見二國之復乃自當復非蠻荆得城

昭公

于

而復之也。胡氏曰歸者順辭也陳蔡昔皆滅矣不稱復歸者不與楚處之得城也其歸于者國其所宜歸也。魯與吳皆亡世子之子也而棄其封之可謂有承矣不言自楚者不與楚子之得封也其稱侯者位其所固有也

冬十月葬蔡靈公

三十有一月乃葬國復故也然般乃弑父之賊楚人之終所謂天網恢恢疎而不漏者而本國送其終歸國會其葬是不以為當其當磔之物也天理民彝果安在哉

公如晉至河乃復

汪氏曰蓋以請季孫也既不得與平丘之會而猶託躬朝之禮以請其臣其失進退之義亦甚矣宜其見拒於晉而不得入也

吳滅州來

高氏曰州來本屬楚至是吳取之以封季子其後又以遷蔡焉

癸酉周景王十有四年

春意如至自晉

孫氏曰不稱氏前見也。胡氏曰其始執之為之抑苦之共而非有扶弱擊強之義也其終歸之為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而非有為夷執親之悔也然則晉人喜怒皆以利發其勸沮皆以利行

三月曹伯滕卒。夏四月。秋葬曹武公。八月莒子去疾卒。

三月曹伯滕卒。

昭公

于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莒者丘公卒子郊公嗣公子鐸與蒲餘侯茲夫殺意恢郊公奔齊乃逆子與於齊齊隱黨公于鉅野之有賂田然則意恢者郊公之親臣將逐君而先殺意恢其犯上無君之惡極矣齊人受其賂而不問何哉

甲戌周景王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

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汪氏曰有事武宮乃春祠之常而不時祭名皆以叔弓之卒去樂卒事變禮而書之非時

夏蔡朝吳出奔鄭

蔡之失故止曰有事而不... 昭公

昭公

主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秋晉荀吳帥師伐虞

鮮 鮮人請以戒叛穆子弗許... 昭公

冬公如晉 十有六年

春齊侯伐徐

桓公親帥諸侯以盟于丘... 昭公

昭公

主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家氏曰書誘殺罪之深也... 昭公

夏公至自晉

公與兵討之勢不容已論者謂為... 昭公

已邨地震

許悼公癰成辰飲世子止之藥卒書其君
者止不常藥也○張氏曰藥劑所以致人之
死○非一端故以藥言之今之治瘧以砒燬
而悼公之死多愈然類不得法而反殺人之
日殺人以死○死必此類也然止以砒燬而
可與政有以異乎○死必此類也然止以砒
臣子之於君父○不可同也○春秋之文一施之者以
事雖若之於君父○不可同也○春秋之文一施之者以
藥以亂之○而自附於不世也○春秋之文一施之者以
為亂也○而自附於不世也○春秋之文一施之者以
不肖同歸於大惡然則窮理居敬之學君子
史可源

春秋傳卷之九

昭公

主

汪氏曰經書地震者五昭公之世再見此年
及二十二年是也夫地道安靜以震動為反
常之異臣過禁順以悖逆為犯上之惡是時
季氏強惜已甚天一示變欲人君知所警而
以德銷之也昭公漫不知省過及於難不亦
悲乎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汪氏曰齊景爭霸之心不下於僖桓而徒計
近功汲汲焉有事於徐莒以晏子之賢為之
輔佐而亦不能有所匡正則
所謂以其君願者何足稱哉

冬葬許悼公

弒君大惡而加之許上罪其悞也凡事之悞
可以悔而改之獨至死生之變則難欲改之
而無由又况施於君父乎賊不討而書葬原

已邨周景王二十三年

春王正月○夏曹公孫會自鄆出奔宋○鄭公反

春秋傳卷之九

昭公

主

此論近
詩亦未
見會已
辭位恐
汪氏說
得之

得罪待放君無赦命是以自其所食之邑而
奔他國也○揚雄卷曰春秋書奔皆讓其見
幾不早不能辭位而苟免於辜猶之悖君也
今會退處私邑其位辭矣而猶懷私竊祿至
於不得已而後自邑出奔者又加惡矣此春秋
輕重之權衡也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其屬通然同胞者必
稱兄第之尊兄弟不得以其屬通然同胞者必
而不相悖也○公孟卿齊豹而奪之書盜故
與北宮喜衛師國公孟卿齊豹而奪之書盜故
言其有疾故也吳有孟卿齊豹而奪之書盜故
平日不知調護以至於為盜所殺既被殺又
不能正辭討賊乃倉皇歸國載寶以出是說

其兄如路人矣不然子產猶能攻盜而殺之豈國君不能討亂而誅之乎故書曰誨衛侯之兄繫惡盜所以惡元也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呂氏曰宋一國也而三大夫同出奔以見君不能待其臣而臣不能事其君也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庚周景王二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葬晉平公○晉侯使士鞅來聘

許氏曰禮好不結而則求無度則聘義亡矣蓋自是聘不復志也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春秋傳卷九

昭公

天

胡氏曰初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三大夫謀曰亡愈于死先諸乃誘羣公子殺之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公取太子及其母弟以爲質公怒攻之華向奔陳至是入於南里以叛南里宋國城內之名也傳稱華氏居虛門南里以叛而宋城舊都及桑林門以守是華氏與宋分國而治矣故其入其出皆以離南里繫之宋此深罪叛臣通脅其君已甚之也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八月乙亥叔輒卒

○冬蔡侯朱出奔楚

江氏曰或疑此書朱出奔楚後書東國字于楚朱無歸入葬之文東國無出奔之事疑只是一事東即東國而誤爲朱也然左傳昭二十七年記沈尹成之言亦曰出蔡侯朱而史

記蔡世家亦曰隱太子東國攻平侯子而代立則宋東國固兩人也豈殺梁經文因後書東國而誤也與○潘菴胡氏曰楚庚誘殺蔡而親之惡何可言哉

公如晉至河乃復

辛周景王二十有二年

春齊侯伐莒

趙氏曰前年齊高發伐莒今齊侯伐莒皆責其救意飯之故也殺意恢者何與齊哉齊特莒子來奔齊迫之也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春秋傳卷九

昭公

天

胡氏曰華向誘殺羣公子又劫其君取其太子母弟爲質又求助於吳楚蠻方入拔其國都於內諸侯必誅不赦之賊也宋宜竭力討之於諸侯之使而戮之於境今楚人釋君而臣執之則諸侯之使息於救患固請逸賊而宋文從之則皆罪也故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曹大夫皆畧而不書其曰自宋南里者譏宋之縱釋有罪而不能致討出奔楚者不待貶絕而亢不喪獎亂人之罪自見矣○程子曰三叛奔陳又自陳入宋據國以叛復出奔楚往來三年出入自如無能討之者三叛之罪著矣陳楚之逼明矣然則宋公之爲國亦從可知矣

大蒐于昌間

雖得時而亦書者譏其簡天子之振旅也○胡氏曰昭公之世凡三書蒐或以非其時或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六月叔鞅如涼師。蔡景

王王室亂

初王子朝有寵於景王既葬因舊官百工之
喪職秩皆以作亂逐劉子追單子單子殺王
子還等子朝奔京京人奔山劉子入於王城
叔鞮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胡氏曰王
者以天下爲家則以京師爲室京師者本也
治外者先自內治遠者先自近本亂而末治
者否矣景王寵愛子朝使孽子匹適以本亂
者其言王室譏國本之不振也○家氏曰子
頽子帶之亂不書今而書聖人之特筆也是
時周有兩天子其亂與頽帶異矣劉單所守
者禮律之正尹召以景王之刑志爲治命亦
足惑人非劉單所守堅確衆人惟義是輔成

春秋集傳卷之九

昭公

三

周之亂將底於亡所以書也。陳氏曰周
不書書王室亂則天下無人紀矣昔者惠
之世子頹亂鄭號討之子帶亂晉討之春秋
不書猶有臣子焉耳於是景王崩悼王即位
既葬矣子朝欲篡悼王而立凡歷悼敬五
年而後定而訖於佚賊則天下無人紀矣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單子欲晉急於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
 遂如圃車次于皇。楊耻菴曰：劉子名卷單
 子名旗，不名史逸也。猛景王嫡子，非王無以
 定尊位。非猛無以名嗣。君不稱王子，猛以別
 於王子。朝稱于皇，明有土當得位也。二子奉
 王猛以出，所謂社稷之臣是也。不書王子朝
 爭者，景王雖有亂命而事未行于朝，雖有逆
 志而位未篡，但羽翼有人，逼近射狼，故猛不
 得不出耳。不書出者，皇在王畿之內也。居狄
 泉放此。○劉氏曰：公羊云：其稱王猛何？當國

春秋集傳卷之九

秋

也非也王猛乃王矣未踰年是以不可獨天
則似魯之子冠王於子則父與他王子相亂
故稱王繫猛者明是乃王者在喪之通稱無
可疑也○嚴氏曰不曰王猛居於室而曰劉
單以之者猛不能自立其出與入皆劉單之
功也儒者泥於以之一言而曰能廢立之又
曰挾天子令諸侯而專國柄夫爲人臣秉忠
孝之性出萬死以赴君父之難既奉上猛于
王城又立敬王而逐亂賊卒以成功告文武
之靈斯亦可以免於貶矣而以之一字疑
聖人之情豈春秋之功罪若是其倒置乎哉

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晉藉談荷驃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師
以納王子王城王城西周一名東都所謂邾
邾是也劉單之忠國晉人之勤王皆衰世之
隴事也○張氏曰以經書魯之法推之天王

秋

晉籍談荷璠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師以納王子王城王城西周一名東都所謂邾邾是也劉單之忠國晉人之勤王皆衰世之能事也張氏曰以經書魯之法推之天王

春秋集傳卷之九

冬十月王子猛卒

孫氏曰言王所以明常嗣之人也言子所以
見未踰年之君也言猛所以別羣王子也不
崩不葬降成君也以楊耻菴曰案公毅諸儒
以劉單專制衆志未協夫景王黜命未正一
朝儲位未定不得以伯夷讓國之仁律後世
當立之嫡也經稱劉單二子其首義者耳寔
未必止二子也兩弑以王猛猶管仲以其君
霸晏子以其君顯明其有匡弼之功非著其
有專擅之罪也是非不兩立者王猛則當予
子朝子子朝則當奪王巧王巧弑天王而子

胡氏曰庚與虐而好劔苟鑄劔必試諸人國
入忠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逐之庚與來
奔齊人縱郊公三代之得失天下仁與不仁
而已矣苟無仁心甚則身試國亡不甚則身
削庚與免死道左而出奔於魯卒耳入
國不書而書其出奔惡之也郊公出入皆不

天王敬王也。太子壽早卒。次猛。次丐。皆嫡子。故皆宜稱王也。高氏曰。敬王始立而遽稱天王者。景王崩已踰年矣。不可曠年無王。故稱之。且明正也。舊天下已有王。而子朝不可以亂之也。陳氏曰。敬王居狄泉。在王城之東。謂之東王。子朝在王城。謂之西王。書曰。王居于狄泉。黜子朝也。劉氏曰。衛人立晉衆人所欲立也。不曰公子。君位定矣。尹氏立王子朝。獨尹氏所欲立也。已僭位號。猶稱王。子言莫之君也。

震而有陽州之孫天之示人顯矣

計氏曰是時叔孫婁拘囚於晉未有赦命昭公是行本以請媼而終懼晉之不見納故託疾而還春秋因其託疾而書之以免其不得至晉之耻也人臣將命以修聘雖有疾亦常復不可壅君命也人君修隣國之好有疾則不可不復既有疾則不得成禮故也

二十有四年

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覆卒。叔孫舍至自晉。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秋八月大雩。丁

赤松集傳卷之九

昭公

音

酉祀伯郁釐卒。冬吳滅巢。

家氏曰吳之滅巢能復諸樊門矢之仇故錄之也。吳氏曰巢楚之附庸寔已之也。書吳入州來著陵楚之漸書吳滅巢著入郢之漸四鄰封境之守既不能保則國都危矣。國都之守既不能保則國都危矣。故沈尹戌以此爲七郢之始也。

葬杞平公

甲周敬王二十有五年

春叔孫舍如宋

汪氏曰憲如遣公室之正卿爲已遣驪車矣昔也討私邑使公室之卿國之令也娶妻使公室之卿逆之則名雖爲臣而實行魯君之事尚何待昭公孫齊而後專魯哉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

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家氏曰此爲王室而館不書無勤王之寔也
期以明年納王卒不聞晉侯躬御戎馬展義
王室晉之不能甚矣。高氏曰自二十二年
景王崩王室亂天王播越諸侯皆莫奔救四
年之謀晉始爲此會而諸侯不至但合諸大
夫以謀之曰明年將納王夫王室之急如此
豈可坐待明年哉有霸者作如齊桓公盟首
止以定王世子鄭晉文公叔帶以逆襄王豈
不美哉桓文不作猛朝拒競王室世臣不能
明先王一定之制順非而廢嫡使頃公而爲
桓文果至是乎是以聖人傷王室
之亂而又於此著諸侯之無霸也

春秋集傳卷之九

昭公

手

鷩鷩黑色穴居之鳥記曰鷩鷩不踰濟魯在
 濟北本無此鳥故書曰有去穴而巢自下而
 上之嚮也。張氏曰鄧子曰天下將治則天
 地之氣自北而南天下將亂則天地之氣自
 南而北禽獸之類得氣之先者也鷩鷩不踰
 濟而北魯豈非氣自南而北之驗哉當此之
 先楚雖爲中國患而齊晉猶足以抑之自此
 之後晉霸不競吳越皆以南蠻迭主夏盟諸
 侯缺祀事之駭至大亂則知鷩鷩來巢之祥
 不特昭公出奔之兆而已也

識且黷也禦災非遙而區
於禱祠之末將能勝乎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昭公欲伐季氏子家子曰季氏得民以君無
多辱公不從伐季氏遂入之叔源氏之司馬

保君之
與之
乘之
叔何
叔孫
修政
也公
四者
其不
公果
衆然
氏曰
能堪
成威
事同
昭公

春秋傳卷之九

昭公
之謀之不臧此其所以敗也若夫登臺之請
當時變起倉卒二家未集李孫豈能無所
也此正季孫之狡計非真有罪請四之寔
集而公之孫遂成矣彭山乃謂叔孫舍仲孫
向忌皆賢大夫無助季氏之事酸戾之語於
衆衆皆曰無季氏自為地也。李氏曰意如逐
之助季氏正其自為地也。李氏曰意如逐
君無後臣禮而傳皆歸咎於公若
李氏本無罪者大失是非之正矣
齊侯唁公子野井音步。
平生曰唁齊侯將唁公子野井音步。
井以帶為席以鞶為几以遇禮相見致單食
壺漿服脯服器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
乃齊侯將唁公子野井音步。
汪氏曰公孫于齊求齊之援也次子陽州侯

春秋傳卷之九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
李氏曰昭公之禍原於叔孫氏之司馬昭子
既歸納正禮成之罪而誅之亦足以剪季
氏之命不羽而徐為之圖今乃付之無可奈何
此年春昭子在宋與元公對語而泣
樂祈已知其魂魄去矣何待祈哉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宋地
昭公
之夫人曰宋元公為公故如晉卒于曲棘宋元
外舅也。不此之顧而求欲納公是以正倫
患為心而不此之顧而求欲納公是以正倫
別之也。家氏曰齊晉二大國而特書其地以
君恬不加省而宋元公特為此行所以前日之
逐華向者而討魯之強家非能行天下之義
猶已之惡豈能及此春秋書其卒于行錄之也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謝氏曰唁之矣而不能為之討賊居之矣而
不能為之復國齊侯之罪也。王氏曰取魯
邑昭公出奔之故執如納公也。使移國鄭之師
問昭公出奔之故執如納公也。使移國鄭之師
于魯則齊之義聲振于天下矣。家氏曰是
時晉政已衰霸權未有所屬齊景有志修桓
公之業當請命天王召流與國納昭公於魯

乙酉
周敬王
二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汪氏曰昭公在外而魯於宋晉鄭曹滕薛每遣使會葬不廢後紀則意如之專魯喪君無失矣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郕

禮稱君去其國太宰取羣廟一主以從不然則或如大夫之聘有依神之幣焉是以書至胡氏曰居者有其土地人民之稱也昭公失國出奔而攝居于鄆昔存一國之防也襄

春秋集傳卷之九

有限公司

夫

王已出而稱居于鄭敬王未入而稱居于狄
泉者存天下之防也天子之於天下率土之
濱莫非王臣非諸侯所敢擅也諸侯之於封
國四境之內莫非其土非大夫專邑是謂叛君
諸侯避舍以待巡狩而大夫專邑是謂叛君
日居于鄆其爲防也至矣。啖氏曰王者皆
尊雖在外皆曰居諸侯奔在境內亦曰居皆
言猶居其地但不得其所耳。家氏曰居于
鄆志公之失位也失位矣而猶書至書居所
以尊魯君而抑亂賊也自是每歲書至書居
凡五見焉及郭潰乃書公在乾侯亦所以存
公而繫魯國臣民之望也郭魯
地故書居乾侯晉地故書在

夏公圍成

胡氏曰成者孟氏之色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適齊貨梁丘據據受之言於齊侯曰使羣臣從魯君以下師有濟也而繼焉斯

無敵矣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圍成之也書齊師者景公怵於邪說爲義不終故微齊侯之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其罪戾具矣王氏曰公失國之君無師衆當書公以齊師圍成今直曰公圍成者惡齊臣受季氏之賂雖得其師不足以也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陵鄆陵新鄭反

卒不能納公則叛霸而已矣

公至自會居于鄆。九月庚申楚子居卒。謹平王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春秋集傳卷之九

昭公

无

成周東都也。一曰下都。周公遷以居。頑民者也。晉知隸趙鞅帥師納王于成周。使成公般成周而還。孫氏曰：不言歸而言入者，以著即位於外也。吳氏曰：王城曰東都，蓋以鎬京爲周之西都，東對西而言也。成周曰下都，蓋以王城爲洛之上都，下對上而言也。時子朝據王城，故王入於成周而居。汪氏曰：天子之居必稱之曰京，師悼王入王城，敬王入成周，自不稱京師，而以地名之者，著其衰弱不能自振與列國之諸侯無以異耳。其不稱京師者，見天王之失尊也。其稱京師者，示天下之當尊也。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尹氏舉族之辭。召伯毛伯一人之詞。子朝在楚至定公五年。周人囚楚亂而被之。汪氏曰：尹氏世卿秉政，擅權書立朝書以朝奔楚。若始終黨惡而不悛也，亦不言出者，篡賊遁。

錄也

逃以道天討無所出也故以此於城國之君與
在境外之臣但書奔爾書曰奔楚則楚受蒙
賊之罪亦見矣。何氏曰立子朝獨書尹氏
出奔並舉召毛者明本在尹氏當先誅首惡
後治其黨

周敬王二十有七年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夏四月吳弑其
君僚

春秋集傳卷之九

昭公

吳子壽夢有四子長諸樊次餘祭次夷昧次
季札諸樊兄弟以次相及必欲致國於季子
而季子終不受夷昧之子僚自立故諸樊不
服咸有察立之心然既奉而代札故諸樊不
其大變是相率為逆也故稱國以試而不專
歸獄于先非免光也光在其中矣以季札之
賢而不能定亂何也曰邵子稱季札之才近
伯夷則亦潔身守節之士耳其不受吳國者
蓋度其族姓之狼戾而不能化也觀其言曰
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則
其無定亂之才可見矣使光受夷昧之讓豈
去王號巨輔宗周不見然討光之弑逆擇賢而
立改紀國政皆可以興吳而遂諸兄之志惜
乎季子之不能也胡氏曰季子自度其力
有不能辦者故歸潔其身而已矣使札有周
公之才之美必討弑逆之賊正儲嫡之
名奉周正朔以治吳國為萬邦之憲矣

楚殺其大夫卻宛

趙氏曰卻宛之死費無極而殺之也
國殺為文蓋聽無極而宛之死者君也故
以黑上之辭書之耳。氏曰君不明故臣

得專其威殺其大夫而莫之止也不亦甚乎
然則卻宛則有以取之有以取之者避嫌不
審也。張氏曰恃國人之悅已而無見幾知
人之明以立於無道之朝至於見殺宜矣
秋晉士鞅宋樂初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
會于扈

春秋集傳卷之九

昭公

昭

許氏曰士鞅謀納公而以貨解無駭辭者以
今成周故也霸國不競苟有一善則為之臣
諸國而存之此春秋所以扶衰亂也。胡氏
曰魯之會令或周且謀納公而不克討故在會諸侯
為魯討齊齊侯路之而不克討故在會諸侯
魯而不序今齊謀納公而亦以賂故不克討而
諸國之大夫皆受賂而不欲納公者獨范鞅主之
耳又況成周之令行乎所以列序而不畧
也以此見聖人取舍之大情而輕重審矣

冬十月曹伯午卒邾快來奔

高氏曰快亦三叛人之黨魯為邾逃邾殺而受
之魯之強臣逐若而邾快來奔從其類也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汪氏曰上之於下有征而無戰而况敗乎以
君而伐臣已衰其威而况見伐於其臣乎孟
子所以存公也陽虎逆傳不足責仲孫何忌嘗
辱于聖人者也何乃味於君臣之大義亦至
於此其極乎

丁卯周敬王二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葬曹悼公。公如晉次于乾侯
汪氏曰兩書如晉次于乾侯傷其不得入於

晉亦不得返其國也書次則止於是而已矣
無可復之道矣夫次于陽州猶曰齊魯之境
也次于乾侯進退維谷則疆域之入耳理人
汲汲於存公而屢書不一書然昭公之迹愈
遠愈微而愈不能自振亦可見矣公之在齊
猶有齊侯取鄭成之事晉頃拒而不受豈無兄
弟孔懷同惡相恤之義不亦重可歎哉

夏四月丙戌鄭伯卒六月葬鄭定公。秋七

月癸巳滕子寧卒冬葬滕悼公

王氏曰昭公在外季氏使人會諸侯之葬以結外援也

戊子七年二十有九年

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春秋集傳卷之九

昭公

三

高氏曰昭公于野井齊地也昭侯晉地也
今在鄆乃魯地故但書來而已。昭侯曰遺
使來唁淺事也亦書於經者罪齊侯不能修
方伯連帥之職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
魯為鄰境弼之國昭公朝夕立于其朝會
不能陳師境上討意如逐君之罪而遣使唁
公豈得禮乎

公如晉次于乾侯。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叔詣欲納公而卒季孫辛之曰是天命也非我罪也則其欲納公羽翼之心不可揜矣

秋二月冬十月鄆潰

高氏曰昭公居於國而國人逐之出居于鄆
而鄆潰見魯民皆叛但知畏季氏也。汪氏
曰或謂意如間公于乾侯誘其民而使之潰
夫苟昭公之德澤足以固結其民而氏心不

昭公則雖欲之使與其民小必深思遠念
而不忍叛去樂毅叛齊淖齒殺王未嘗年而
王孫賈一呼齊人皆但石收賊以季氏之強
就與六國而魯人皆思昭公不若齊人之思
念其君何也豈非昭公失民既久而若是耶
然則鄭民之見請於季氏寔以耳濡目染之
有素而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己酉八年三十一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胡氏曰公去社稷於今五年每歲首月不書
公者在魯四封之內則無適而非其所也至
是而魯客寄乾侯非其所矣歲首必書公之
所在者蓋以存君不與季氏之專國也而罪
臣子譏諸侯之意具矣唐武后廢遷中宗草
命自立君子復繼嗣聖之年黜武氏之號自

春秋集傳卷之九

昭公

三

以為竊取春秋之義信矣。薛氏曰昭侯居
乾侯書在內外之別也。王氏曰天子所在
稱居示無外也故襄王奔鄭書居諸侯在其
國稱居寄他國稱在示有尊也故昭公于鄆
稱居則稱在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秋八月葬晉頃公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吳子滅徐徐子駒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
吳子嚭而送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
弗及遂滅之使徐子處之。常山劉氏曰齊
滅譚楚滅莒使徐子處之。常山劉氏曰齊
小力不能勝而奔義未絕也訴於天子方伯
則理可伸而國可復豈可遽絕之哉章羽既
已服吳而後奔楚則既降矣安有與復之志
哉故名之以著其絕也。家氏曰闔廬既秋

君怨徐納亡公子而焚之書滅徐與也章

周敬王三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

適歷適丁歷反。

晉侯將以師納公士鞅請召季孫而使私焉
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是以相會。陳氏曰
君在外雖卿有事不書必有諸侯之事而後
書故文公在晉教垂肫衰公在晉宿會耶
丘皆弔今也昭公在乾侯意如會晉荀躒
侯之事也則何以書以晉之釋君而助臣也
襄昭之際大夫無君之禍晉人爲之也。呂
氏曰郭陵之會四國同之伐季氏以納昭公
何不可之有所以不克納者以梁丘據之受
昭也慮之會六國同之伐季氏以納昭公尤

春秋傳卷之九

昭公

五

易爲力所以不克納者以士鞅之取貨也自
其爲義之心不勝其貪利之心而爲義者
不勇矣此齊晉納公之計所以姑爲之名而
卒之無功與抑不但其貴利之行而已也觀
晉侯欲以師納公而士鞅使人私於意如則
其互爲唇齒久矣當是時晉之六卿猶意如
也晉君猶昭公也其有並心一意以誅其臣
而納其君哉。汪氏曰意如之練冠麻衣跣
行卑辭伏罪皆外飾詐僞以欺晉晉定既惑
於范鞅之巧言而知躒亦墮其計而不悟非
惟奉命與之好會又躒之叛逐而不悟非
恤魯君有汲汲哀求之請不亦甚乎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晉侯使荀躒唁公子

乾侯

高氏曰陰交其臣陽唁其君空言無寔卒使
六卿之強遂分晉國而有之則晉侯亦魯侯

已而

秋葬薛獻公。冬黑肱以濫來奔

杜氏曰黑肱邾大夫不言邾史闕文。許氏
曰邾快黑肱相繼來奔季孫當國以類至也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平周敬王三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闕

家氏曰闕者魯羣公墓之所在公不得來宗
廟祭祀而先君墳墓所在特以取書著賊臣
據國逐君之罪晏書
特書致討於季氏也

夏吳伐越。秋七月。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

春秋傳卷之九

昭公

五

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

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士彌平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
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
餼糧以會役於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而
勅諸劉子轅渠子簡子臨之以爲成命。吳氏曰
王城自平王東遷以來天子世居之故其
城完固子朝據王城敬王居狄泉晉師納王
然後王入於成周子朝棄王城奔王段子朝
餘黨尚多故不居王城而留居成周成周乃
周公遷殷頑民之地其城圯惡故諸侯以兵
戍之至是晉師諸侯城成周之後始微諸侯
微弱之謝氏曰諸侯不勤王事以安王室善之
大者也。呂氏曰周室雖衰諸侯猶勤王如
此先王之德澤猶有存焉者也。季氏曰敬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季孫使役於闕葬昭公于墓道南孔子之爲
司祔也滿而合諸墓。高氏曰昭公薨半載
餘始以喪歸歸及餘月而遽葬
是魯之臣于無恩於先君如此

春秋集傳卷之十

薛氏曰國有三年之喪而行
大雩之禮見三桓之無上也

立湯宮

高氏曰煬宮考宮之弟也魯之以弟繼兄而立蓋始乎此昭公之在魯已立公爲太子及其居鄆又黜公爲而立公衍季孫舍嫡嗣不立而立定公定公乃昭公之弟季孫恐人之議已於是而立煬宮其意若曰一生一及非存之私意蓋魯國之舊制耳汪氏曰煬公至昭公已二十世毀廟已久而復立蘇如得罪於魯之先祖擢髮不足數而猶欲訴事煬公以邀福吾知煬宮之不享其祿也

冬十月隕霜殺菽

高氏曰菰草之難殺者也
言殺菰則凡草皆死矣

癸酉敬王十
巳有二年
二年
春王正月。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觀煥反

春聲傳卷辛

秋楚人伐吳。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謝氏曰延廐因舊而葺之故曰新南門南門兩觀去舊而爲之故曰新作劉氏曰魯用王禮是以其庫門天子卑門南門天子應門而設兩觀南門君甚矣習舊而不知以爲非觀變而不知以爲戒無怪於季氏之脅其主矣此森秋之微辭至意也。家氏曰定公受位於賊臣舉國以聽賊臣之所爲君不能若者也天之示異災及雉門兩觀此諸侯所以臨泣其臣民者一朝化爲灰燼變亦駭矣乃又從而新之有加於其舊是謂天變爲不足畏也

甲子周敬王十三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程子曰季孫意如上不請於天子下不告於方伯而正定公故晉怒而公往朝焉晉辭公

而復故明年因會而請盟于卑馳

二月辛卯知子穿卒。夏四月。秋葬知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知子盟于拔。

莊氏曰魯以大夫而盟知君若君臣之分也。知隱公父喪纔九月而出會盟薄父子之親也。未四年。四年。

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平。三月公會劉子晉

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知

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

召陵侵楚

春秋集傳卷之十 定公

中

楚令尹子常求蔡侯之喪唐侯之馬弗與皆止之三年既獻而後釋之蔡侯歸以其子與大夫之子為質而請伐楚荀寅求貨于蔡侯弗得乃辭蔡侯。程子曰楚恃其強侵凌諸侯晉上請于天子大告諸侯以伐之而不能明暴其罪以行天子討無功而還故書侵以罪之。胡氏曰楚為無道凌諸侯既歸請師於晉晉人請命于周大合諸侯天子之元老在焉若暴明其罪蔡侯行天討族幾哉王于蔡侯弗得遂辭蔡人晉由是失諸侯無功而還書曰侵楚陋之也。陳氏曰晉之合諸侯至平丘而止楚是役劉子為之也。劉子定國之師伐楚雖五霸未有盛於此時者也。以周之不競而能合諸侯盛于五霸哉而劉子卒君于蓋深悲之也。許氏曰梁丘據悅錦幣

殺之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

而昭公不復襄志於佩裘使蔡侯自絕晉士沈以昭公之盟而賁以貨沮召陵之謀故正盛於明時而賁而賁于衰世此晉霸之所以衰而吳所以橫行于上國也。

胡氏曰沈人不曾於召陵晉人使蔡伐之書滅沈罪公孫姓也書以歸罪沈子嘉也書殺罪蔡侯也奉辭致討而覆其邦家為敵所執不死於位皆不仁矣沈雖不會召陵未有大罪無公孫翩之及哉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卑馳

程子曰公意以不及見於晉故因會而求盟焉則此盟公意也故書公及。陸氏曰重言諸侯者劉子不與盟也

春秋集傳卷之十 定公

五

杞伯成卒于會。六月葬陳惠公。許遷于容

城

王氏曰許四遷皆受楚令經悉以自遷為文蓋違害就利而願遷也然不能脩德固圉而遷徙無常亦何益乎

秋七月公至自會。劉卷卒

劉氏曰王者之制內諸侯祿外諸侯嗣故生稱爵其祿也卒稱名其正也葬稱公王人之事也。陳氏曰王卿士不卒有關於天下之故則卒之於襄王之難有王子虎焉於敬王之難有劉子焉君子曰王室其成幾乎而無救於同是故特卒之也。家氏曰劉子擁立二

此說有
名也
蔡氏貳

春秋集傳卷之十

葬劉文公

特往會之也。尹氏王子虎皆不書葬此書葬以魯
定公

六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

舉楚師敗績楚薳瓦出奔鄭

蔡因滅沈於薳瓦出奔鄭地
吳師既至則楚已退于柏舉矣追而敗之乃
遂利之舉耳且伍員因其父仇奢之被誅伯
孫因其族卻宛之被滅思舊吳以報楚非有
按災卹鄰從簡書憂中國之寔也特書曰以
首見蔡侯不務自強而徒假于於人以快其
忿他年失國之禍兆於此矣薳瓦貪以敗國
又不不能死可賤甚矣故志其出奔。王氏曰
楚遇陵諸夏陳蔡尤被其毒蓋常滅而夷之
為縣其於蔡也誘殺而殺之用隱太子于罔
山逐朝吳出侯未東國客死至吳又以薳瓦
求美裝弗與拘於南郢數年而後歸之驢

葬杞悼公。楚人圍蔡

因滅沈而致楚師亦蔡人自敗之也。趙氏
曰諸侯侵楚不足以救蔡而適為蔡招楚令
蔡受圍而晉不救安事乎盟主哉故
冬蔡求吳以敗楚知晉之不足與也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趙氏曰晉伐楚諸侯之利而六卿之害也故
定公出而六卿忌其有功鮮蔡卑鄭而驟其
成故晉伐鮮虞晉之害而六卿之利
也故荀氏士氏趙氏交代以顯其績

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夏歸粟于蔡

申丙有五年

五年

但掘基無事而子胥已仕他國亦有可復之理

殺人不當而子之復也楊趾掩則曰天下有君

侯公羊子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父受誅

申包胥痛哭秦庭致秦人奮同仇之義吳師

滅楚絕其功高桓文可無如智不及此久使

易生故敗之其他雖良可惜矣。愚按漢陽諸

齊桓晉文之不自以為有則萌棄可成雖以繼

地撫輯其民休命蔡招子胥之徒分定楚

君之室曰大夫舍于大夫之室。胡氏曰君舍於

其宮室也乘襲之之敗長驅入郢吳其宗廟壞

楚善也乘襲之之辭也。孫氏曰吳子拔蔡伐

入郢非得國之辭也。孫氏曰吳子拔蔡伐

其宮室也乘襲之之辭也。孫氏曰吳子拔蔡伐

入郢非得國之辭也。孫氏曰吳子拔蔡伐

其宮室也乘襲之之辭也。孫氏曰吳子拔蔡伐

入郢非得國之辭也。孫氏曰吳子拔蔡伐

其宮室也乘襲之之辭也。孫氏曰吳子拔蔡伐

於越入吳

義而賈惠小仁施者大仁賊也蔡為楚所辱而己無救災之定楚敗吳勝乃歸蔡粟徒畏吳也小惠不足貴已

越才楚

范氏曰於越蠻言也春秋即其所以自稱者言之見其不能禁中國故以本俗自通也。高氏曰吳之伐楚有安中國之意焉越乃乘其子辛罷敝掩入其國若為楚復讐者是以吳夫差取盟晉之功而於越又入吳意有所逐而愛有所忘矣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胡氏曰意如何以書卒見定公不討逐君之誠以為大夫全始終之禮也定公受國於季氏苟有叔孫姑之見不貴私勞致辟意如以定公

春秋集傳卷之十

定公

八

利而忘其義則三綱滅公室益微陪臣執命宜矣故意如書卒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公初年孔子不仕此蓋仇意如也若公果奪逐君之罪重故不仕為公私冠何為子。愚謂為之先焉不立理宗真德秀魏了翁以史補速廢儒而應其徵與之同朝其於孔氏之心法合耶否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子。冬晉士鞅帥師

圖解虞

丁酉周敬王十六年

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伐許以許男斯歸

張氏曰楚困於吳鄭遂滅許然哀元年以後許復見者楚又存之也。家氏曰鄭之入而於許幾二百年矣自鄭莊王誅之加入而不敢有將以有也。未幾鄭有內亂許叔復滅其宗社今劉國無盟主鄭人肆其不道滅同盟之國剪太岳之後鄭之罪大矣

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

杜氏曰周虢緡因鄭人以作亂鄭為之伐晉廉故晉使魯討之。汪氏曰定公親帥師以討鄭之黨亂人固有獎王室之義然不能聲罪致武僅為潛師以掠境故不書伐而書侵觀季孫獻俘於晉則寔迫於霸令而非有獎王之寔矣況是時陪臣執國命兵權亦不屬公也

春秋集傳卷之十

定公

九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高氏曰一卿將命可兼他事豈可每事一卿乎故累數之見二卿之為陽虎所制也嗚呼天子微諸侯微陪臣魯理勢然也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

仰犁聘于晉趙簡子逆而飲之酒祁犁穀楊植六十范曄子以為不敬討之。張氏曰諸侯惟宋事晉懼討而遣使善逆以懷之猶懼不來而大夫賂貨賄爭權利卒使來者見伐叛者得志晉人賂貨賄爭權利卒使來者見伐黃氏曰晉卿賂貨爭權利卒使來者見伐以賂之矣然與祁犁未改君命而先飲酒通賄是以私交為重國事為輕已夫行人之職

分教稱行人見不稱其官宜執者也
杜元凱以為非其罪失春秋之旨矣

冬城中城。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郕。何字上闕

高氏曰郕自昭二十五年齊人取之以昭
公三十年鄭潰遂貳於齊至是二卿圍而欲
復取之蓋陽虎欲傾季氏以謀政也季仲圖
而曰陽虎者虎專季氏專魯也仲何為哉
戊辰有七年 七年

春王正月。夏四月。秋齊侯鄭伯盟于鹹。鹹地

家氏曰于鹹于沙齊景公之始事也是時
天王辟僖廟之亂出居姑猶景公不能仲勤
王之義乃今日求之鄭盟于鹹明曰求之衛
盟于沙皆強人之從我非心悅而誠服豈能
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諸侯無盟
春秋集傳卷之十 定公 十

主矣是故石門志諸侯之
合也于鹹志諸侯之散也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盟于

沙地

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
私于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
瑣瑣即沙也。吳氏曰執其行人而與其君
結盟以叛晉齊衛之罪均矣。劉氏曰善為
國者親近而遠信之附內而外歸之衛侯欺
其羣臣以紿晉殘其百姓以奉齊之執結
也固非霸討矣而衛之無良又甚焉從此觀
之孟子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不亦信乎
大罈。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家氏曰昭公流離顛沛惟齊景是依如是五
六年卒不能為之出偏師向魯鄙問意如之

罪今乃與無名之師而加于魯當為而不為
與不必伐而伐失其所以為方伯之道矣

九月大罈

兩月故不稱又一秋而
兩大罈儲積之甚也

冬十月

己酉敬王十八年

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二月公侵齊

三月公至自侵齊

李氏曰自宣公十八年書公伐杞之後魯無
君將者八十年至是而後一侵鄭再侵齊一
國成皆書公則三桓既微之微也然本非公
室能張寔以陪臣公山不狃侯犯陽虎之專
春秋集傳卷之十 定公 十二

權故託公以出師耳。任氏曰三月之間而
兩侵鄰國無尺寸之功而重丘山之怨輕用
其忿而不恤
其民甚矣

晉伯嚭卒。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公會

晉師于瓦公至自瓦

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故公會之言會晉師
者公不可會大夫之辭也。劉氏曰晉人與
師救魯春秋不以救書何哉夫所謂救者仗
大義以拯人之急者也魯昭接連侯之境
困亦甚矣晉之諸卿惟賈是狗黨臣而抑君
令齊師之來初非危急之會而晉三卿至以
春秋不與之以救。高氏曰不以會至者公
出非會也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晉士鞅帥師侵鄭遂

侵衛。許氏曰招攜以禮懷遠以德誠沙之盟諸侯已貳晉不思德禮之是務而欲恃力據服失霸何日之有

葬曹靖公。九月葬陳懷公。季孫斯仲孫何

忌帥師侵衛

高氏曰以其為晉與師故書侵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洹曲洹地

杜氏曰結盟叛晉也

春秋集傳卷之十

定公

三

從祀先公

三傳以為順祀傳闕然僖公在四世之外親已盡而廟常祧然未嘗毀亦不得而專祀之胡氏以為昭公始得從祀于太廟然昭公葬已稱諡疑必祔祭祖廟且何以不稱於莊公之文而但稱先公耶竊意陽虎將作祫必儲禘祫之禮舉周公魯公以下盡從而祈焉燕謂祫去公室政遠大夫茲予太享于先公其必佑我而除其害也而不知以亂易亂先公豈饗之乎故不書有事而云耳

盜竊寶玉大弓

陽虎劫公以戊三家弗勝脫甲以如公宮賊寶玉大弓以出入于譙陽關以收寶玉封圭或曰夏后氏之璜大弓武王之戎弓或曰封父之繁弱。陳氏曰虎陪臣也取周公之分

春王正月。夏四月戊申鄭伯燕卒。得寶玉大弓

人以出皆莫之禁書曰盜竊寶玉大弓魯無人之辭也是故陪臣皆不書書陽虎為盜是治陪臣也治至陪臣斯極矣。胡氏寧曰先王分器不能謹守而盜得竊諸公宮此無政之驗也失地則諱失寶

子有九年。九年

胡氏曰魯失其政陪臣擅權雖先公分吞猶不能守而盜得竊諸公宮其能國乎故失之書得之書所以譏公與執政之臣見不恭之大也。陸氏曰力禽之曰獲獲人獲獸是也非用力取之曰得得寶玉大弓魯何以復得之始虎曰陽虎既竊寶玉大弓魯何以復得之始虎

春秋集傳卷之十

定公

三

六月葬鄭獻公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陳氏曰外會書次自厥貉以來未之有也於吳再見中國無霸也齊衛伐盟主則其不書伐何重絕晉也有盟主非美事也無盟主非細故也是故春秋重絕晉也

秦伯卒。冬葬秦哀公

春王三月及齊平

李氏曰前此魯數侵齊齊數伐魯至孔子為相與齊釋怨相平而齊受之故魯及齊平與之平也及齊平若我欲平而彼從我平也

孔子之相魯也。以德親懷諸國。講信修睦。而二國於此乎焉。米楚其平起于下。故書人齊上。故書國。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夾谷之會。孔子相齊侯。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孔子曰。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劫之。非君所。所以命諸侯也。齊侯遽止之。桓仲曰。非君一言。威重。于三軍。亦順于理。而已矣。故天下莫大於理。而強衆不與焉。理而已矣。故逆而事。常服於順。而違於逆。故齊雖強。以其在道而已。不動。而至。不言。而信。不疾。而速。此之謂也。

晉趙鞅帥師圍衛。

春秋傳卷之十

定公

七

李氏曰。晉自召陵以後。凡用兵。書侵。以義之不足。以服人也。季氏曰。圖衛欲其離黨也。而卒不能服。晉衰可知矣。

齊人來歸鄆龜陰田。

夾谷之會。孔子秉禮責齊。却萊兵。拒野享。故齊人歸三邑。以謝過。曰。來歸者。齊人。心服而歸之也。高氏曰。孔子夾谷之事。人可能也。而使之至。崇德之素。威於其人。之天。譬如于羽。誠之至。崇德之素。威於其人。之天。譬如于羽。格有苗。非任智。者所能測也。李氏曰。孔子是年為大司寇。十二年。使仲由為季氏宰。墜三都。蓋聖人以王道化齊。而齊景服義。以王。道用魯。而三家墮邑。所謂。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秋叔孫州仇。

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郕。叔孫氏邑。汪氏曰。魯以諸侯而憐天子。三桓以大夫而專魯侯。犯以家臣而叛叔孫。皆上行而下效也。叔孫不知改過遷善。退守臣職。明其罪。臣感化而用重。師以國其邑。又不。能暴明其罪。討而誅之。乃使犯之。僚屬。赤。習為罔。上之舉。也。失政。刑矣。誣說。欺誣。人。不誠。下。執此。以。叛。其。上。上。執此。以。危。其。下。雖。幸。有。國。家。乎。以。

宋樂大心出奔曹。

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偽辭有疾。樂祁之子。明言於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不有。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逐。之。王。氏。曰。宋公信讒。而刑罰無章。固可罪矣。

春秋傳卷之十

定公

十五

宋公子地出奔陳。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安甫。齊地。

謝氏曰。會于安甫。以衛有晉難也。

叔孫州仇如齊。

高氏曰。夾谷之會。歸我鄆。龜陰田。侯犯以。卿奔齊。齊人又致。卿是以叔孫如齊。謝焉。宋公之弟辰暨仲他石。驅出奔陳。侯反。若。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以與桓。桓地。怒。扶。魁。奪之。魁。懼。將走。公泣之。母弟辰曰。子為君。禮。不。過。出。境。君必止。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為之請。弗聽。辰曰。是我迂吾兄也。吾以國人出。

壬寅
周敬王二十有一年

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陳入于

蕭以叛

季氏曰暨者以此強彼之辭及者以此及彼之辭亦陳稱暨入蕭以叛稱及可見仲佗石之叛乃其所欲但以辰主謀故以爲首惡耳稱自陳因其力耳

夏四月。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春秋集傳卷之十

定公

来

大心始非同事而卒同惡是亦叛人之黨矣
。楊取卷曰大抵先奔者其情危後入者其
力弱挾寵構亂而無忌者其惟辰乎故特標
宋公之弟以厚責之然奔同國入同叛其罪
一也大心不陳而曹無緣強適仇之迹不叛
而入有倚寵蔽罪之心謀不必同叛不必與
所謂末減者耳而陳之黨逆曹之納奔其罪
亦定於此矣原情以立文而是非自見莊周
所謂春秋議而不辯是也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泣盟

吳氏曰及鄭平者我欲之故鄭卿不來盟而我卿往盟也。陳氏曰書輪平以至諸侯之合書及鄭平以志諸侯之散此春秋之所以爲始終也。許氏曰夫晉之爲晉自若也定亦未有他惡而諸侯離心者政在多門貨賄譏慮洎昏其間則無以令天下極於執樂解

下周也犁

敬王二十有二年

春薛伯定卒。夏葬薛襄公。叔孫州仇帥師。

墮郢

趙氏曰州仇何為自墮其邑除家臣之患也
家臣為患之日久矣陽虎作難囚季孫居鄆
陽關以叛三家幾不免焉侯犯以師叛叔孫
與仲孫帥師圍郕不克再圍之侯犯以郕奔
齊齊人乃致郕而侯犯猶在齊也時邑宰叛
叛魯卿患之孔子方仕於朝而仲由為季氏
宰建墮三都之議以絕陪臣之禍故叔孫首墮郕郕易墮也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賈。

春愁集傳卷之十

定公

七

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
仲尼命申句須樂頌下伐之二子奔齊遂墮
費○朱子曰墮邑之事孔子因其機而爲之
若漸新掃除得去其勢自削弱可復其也○
王氏曰墮郕以一卿墮費以二鄉者費強於
郕故也○楊趾菴曰墮郕也惡其險固故毀
壞其城也○三桓私邑孟氏有成叔氏有郕季
氏有費其城久矣三桓專政增而爲高險固
難克因以逐君迨其後也家臣即以叛三桓
故昭公十三年南蒯以費叛叔弓圍之不克
前此十年侯犯以郕叛叔孫仲孫再圍之不
克是年孔子由司寇攝相事于路亦事季氏
而有墮郕之舉雖三桓之自爲計而聖賢所
以匡正激勸以然焉魯計皆亦必有道矣論
紀季氏依泰山伐繡史皆不見於經然則三
桓借亂因聖言而改者多矣
莽月而可共信然哉

秋大雩。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公至自黃。十有二月公圖成公至自圖成。

春秋經傳集解

卷之十

定公

大

將墮成公欽慮父謂孟孫曰成孟氏之保陵國成弗克○張氏曰南蒯侯犯皆以叛為叔孫季孫害故費卿皆墮獨公敵處父方特強以敗陽虎而辛弗克也聖人雖用於魯而季孫受女樂而違孔子而孟孫感於魯而不知之說陰與公欽慮父比成既方命而聖人不知之說陰天哉○李氏曰夫負固不服雖舜禹文王有所不免如三苗逆命有崇弗降始皆伐之至班師情德而後格之不克亦何損於聖人之至仲尼不終用於魯故聖人之化不遂行而公定公

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甲子周敬王二十有三年

垂葭

杜氏曰二君將使師伐晉次垂葭以為援

夏築蛇淵圍
李氏曰此正與受女樂事相類定公君臣安知不自以為齊人已服孫都已墮國家閒服非孔子為政時之事

大蒐于比蒲

大蒐

高氏曰圃所以養禽獸待畋獵也築固蛇淵今乃蒐于比蒲則罔何為哉魯既叛晉而三桓日懼人之圖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春秋經傳集解

卷之十

定公

末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趙鞅謂即郭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而許諾歸告其父兄皆不可趙孟怒召午因而殺之許諾歸告其父兄皆不可趙孟怒召也而相與睦遂伐趙氏鞅奔晉陽晉人圍之○高氏曰據土背君曰叛鞅入晉陽以拒范中行而不知其由君命專士與兵之罪○陳氏曰鞅非始禍曷為皆奔朝歌則皆叛也奔晉陽實吉射必奔朝歌則皆叛也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荀寅荀寅親襄子與荀寅范吉射相惡荀寅知文韓簡親襄子與荀寅范吉射相惡荀寅均矣諸皆逐之遂奉公以伐二子二子敗奔朝歌○王氏曰鞅入晉陽私邑也寅吉射入

家氏曰自齊景圖霸衛鄭魯既與之同盟米猶未忍絕晉至是始及齊爲此會蓋始從於齊也傳謂牽洮二會皆謀救范中行氏若然則四國相率而與於亂也春秋初年諸侯連兵助亂及桓公之弱明分義以示天下此風頓革今齊景欲復祖業而率三國之君以助桓人彼三國之君冥然與之俱而不知黨叛輔弼之爲不可世道至是一變春秋降爲戰國景公亦有責焉

杜氏曰石尚天子之士石氏尚名服祭社之
肉盛以蜃器以賜同姓諸侯親兄弟之國與
之共福。茅堂胡氏曰禮諸侯朝天子助祭
於宗廟。然後受俎。寔時魯不助祭而歸服非
禮也。汪氏曰襄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是齊
桓有獎。王室之功而加以殊禮也。今公受
國意如即位十有四年既不朝王又不遣使
往聘而干呈賜宜社之肉非緣助祭於京師
曾是以爲

衛世子蒯瞶出奔宋蒯若怪反
蒯瞶過宋野人作歌譏其母南子之淫于宋
朝蒯瞶耻而欲殺之南子歸於公太子奔宋
盡逐其黨。胡氏曰世子因本也以寵南子故
致不能保世子而使之去國以殺殺南子故

不能安其身至於出奔足輕宗廟社稷之所
付託而恣行矣春秋兩著其罪故特書世子
其義不繫于蒯瞶之世其國也而豐公無道
不能正家以危其國本至使父子相殘毀滅
天理之所由著矣

衛公孟彊出奔鄭○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胡氏澹菴曰書公弟見宋公之失兄道也書
自蕭罪衣據邑以叛也書來奔罪仍納叛臣也

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

薛氏曰大蒐天子所以會諸侯也幣蒐而邾
子來會毋乃太過乎○李氏曰公及齊遇穀
而蒐邾來朝大蒐于比蒲
而邾子來會皆非其所也

城莒父及霄

是歲無冬闕文。○汪氏曰：蒐比蒲城營父及晉其事皆在冬，但脫一冬字耳。

而周敬王二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邾子來朝。麋鼠食郊牛，牛死，改卜。

牛

何氏曰偏食其
身人不敬也

夏五月辛亥郊

趙氏曰五月非郊之時以改卜牛也牛在祭三月至是養牲始成故五月而郊

壬申公薨于高寢

鄭罕達帥師伐宋

杜氏曰宋公子地奔鄭鄭人為之伐宋欲取地以處之也

齊侯衛侯次于渠陳

許氏曰齊衛新與宋鄭同盟故為宋出諸侯曰齊景初求諸侯鄭先附之即而得衛得魯皆卿謀之最後宋亦附齊前年洸之盟是也今鄭伐宋欲救宋則失久好之鄭欲勿救則失新附之宋故出兵以觀望於二國之間此齊謀也

春秋左傳卷之十

定公

二

邾子來奔喪

茅堂胡氏曰諸侯為天子服新衰則告喪而會其葬若諸侯或同盟或同位或外相告終易代乎禮直書於策失自明矣

秋七月壬申妣氏卒。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丁巳葬我君定公兩不

克葬戊午日下景乃克葬

家氏曰左氏以丑日葬為得禮穀梁以塗車蓑笠不具為非制二者在孝子慈孫之誠敬何如耳而無害於力役葬可也或天變駭異兩甚水至不可即土左氏之說亦未為失然國君之葬宜無不備兩不克葬明日乃克葬謂之無貶不可也

辛巳葬定妣

不稱小君明其為妾母也喪未踰年不及葬崇而備禮之譏寔因是以先矣

冬城漆

哀公名蒲定公子諡法恭仁短折曰哀

丁未周敬王二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隨姬姓

杜氏曰隨世服於楚不通中國吳之入楚昭王奔隨隨人免之卒復楚國楚人德之列於諸侯定六年鄭滅許此復見者蓋楚封之也吳氏曰入郢者吳也城平王之墓者亦吳也

春秋左傳卷之十

哀公

三

楚不能報之於蔡吳而乘中國無霸服于三

也前年城頓去年城胡今又以兵加蔡其志在於蠶食小國以為利秦秋吳取我

懸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高氏曰魯不當郊故天示變以警之而陽卜是違天也雖改卜牛猶非如晴況公將焉在

哀公曰定公之薨未及小祥而備行天子之

郊禮釋肉服而從吉則為不祥而備行天子之

祭也喪者不敢哭而服不徹不入國門今在喪

而歲事則為不敬於天一舉而三犯不遵焉春秋書如之失禮未有甚于此者也

秋齊侯衛侯伐晉

汪氏曰前此齊衛五氏之次伐夷儀垂葭之次伐河內蓋皆道偏師伐晉而二君次止焉

之援故皆書次以著其無名妄動之罪今此
並書齊侯衛侯而以伐晉為文者若霸統之
絕而受諸侯之兵且誅齊衛之黨叛臣而伐
豈足為諸侯主乎無惑乎齊衛之同伐矣
然天下之惡一也不令之臣實人之所同
惡今乃棄君助臣不亦使乎書曰齊侯衛侯
伐晉交貶之也自是晉不復能為齊侯衛侯
年矣人主會于黃池而春秋終矣許氏曰
晉為霸主而諸侯至楚得專封之春秋特書
以著列國之無霸也楚得專封之春秋特書
受眾伐霸統亡矣王道既盡霸統復亡春秋
之變至是而窮矣家氏曰齊景輔范中行
以抗君獎衛輒以捍父所謂日暮途窮倒行
逆施者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春秋集傳卷十

哀公

王

高氏曰去歲邾子來奔喪今逾年而遽伐之
蓋魯人謀邾利故取其田不復知有禮義也
君黃氏曰邾子方朝魯又奔魯喪所以奉魯
如禽獸弱之無故而伐之何哉蓋亂世之人行

戊申十有七年二年

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

邾取鄆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

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謝氏曰邾子來會朝求奔喪猶不免於難
也書鄆東沂西田邾之分地也書取罪其不義
厭也。愚按三卿並伐曷為二卿與盟乎

季孫桓國卑邾而不屑與盟
故使叔仲結信以邀之耳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滕子來朝。晉趙鞅

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以世子蒯聵之罪見矣其位之未絕也其位未絕
而蒯聵拒父之罪已出矣其位之未絕也其位未絕
者皆以出也其身為公未嘗命而蒯聵拒父之罪已出
之不知以就為靈公未嘗命而蒯聵拒父之罪已出
孝不孝乎就使靈公未嘗命而蒯聵拒父之罪已出
不孝乎就使靈公未嘗命而蒯聵拒父之罪已出
正而天理得矣乃徒助之使爭斯又與於不
仁之甚者也黃氏曰蒯聵得罪于父靈公
其父沒入其國以爭君位不能為中父之死幸
輒乃蒯聵之子父逐於外不能號慕毀瘠以

春秋集傳卷十

哀公

王

亡未復為父而復之位王父死而已立不以父
以兵圍之是無父又甚于蒯聵也春秋
天性而絕滅至比其與梟獍異別哉春秋
備書蒯聵求納衛師圍戚之事以著父子相
戕之禍為後世之戒程子曰蒯聵得罪于相
輒計者委於所可立使不得背父而不與其國為
身從父則義矣。楊氏曰靈公以孝律而
猶不當立也此律輒無父不當立猶之輒無
義定而靈之命可以義裁矣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

鐵鄭師敗績

齊人輸范氏粟鄭子般送之上吉射逆
之趙鞅禦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王氏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李氏曰來會來朝來奔喪猶不免伐取濟祈田受繹盟猶不免圍不至於以邾子益來不止也諸侯無聞害哉

庚戌十有九年四年

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殺公穀

蔡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公孫翩逐而射之翩非微者而稱盜豈其失位者如齊豹之徒與。家氏曰翩非微者而書盜討之也弑其君以求悅於楚是盜也首惡者不名則凡在官者無人也最爾蔡也而連年誅故哀公

春秋傳卷之十

哀公

手

其大夫是貴近無人也是故殺翩不書以爲不足討也葬昭公以爲不必不葬也。高氏曰宣十七年蔡侯申卒是爲文公周人以諱也諱神豈有曾孫與曾祖同名者乎是必有一誤也

蔡公孫辰出奔吳

季氏曰蔡昭侯之弑辰爲正卿必蹤跡可疑者也故奔吳

葬秦惠公。宋人執小邾子。夏蔡殺其大夫

公孫姓公孫霍

辰姓霍皆與開手弑者不去其官者惡其居重位而黨盜賊也

晉人執戎蠻子亦歸于楚

城西郭。六月辛丑亳社災

孔氏曰殷有天下作於亳亳社殷社也蓋武王伐紂使諸侯各立其社以戒亡國其社有屋故火得焚之。茅堂胡氏曰天子大社必受霜露以達天地之氣亡國之社屋之武

春秋傳卷之十

哀公

手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冬十有二月葬蔡昭

公。葬滕頃公

辛酉三十年五年

春城毗。夏齊侯伐宋。晉趙鞅帥師伐衛

家氏曰城毗以子拒父齊國夏爲之圖戚也。前以父伐子晉趙鞅爲之伐衛其順矣乎。呼齊國失矣晉亦未爲得也晉人欲修明霸業陳大義以示天下當請之天王召諸侯伐衛執歸諸京師命公子郤而立之然後於義爲安若私于前曠必求其入亦非春秋所許也况寔以范氏之故而納前曠以爲名乎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冬叔還于齊。閏

月葬齊景公

劉氏曰喪以三年斷者不以閏數以月斷者以閏數則陳氏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安得謂之三年苟以閏數而書則諸侯崩薨卒葬皆宜書矣奚獨斯也。即子曰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於君不若臣臣臣臣父父子子公曰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是時也諸侯偕天子陪臣執國命祿去公而政在大夫景公自不能士亦周天子欲其臣下奉已不亦難乎厥後齊林卒為田氏所移天下奉已不亦難乎厥後齊林無諸子履霜之戒寧不思乎

春秋傳卷之十 哀公

三

春城邾瑕

高氏曰瑕邾邑魯未嘗取於邾而遽城之見魯之迫邾也邾是年冬伐邾明年遂入邾邾益微邾魯以不義難城之也聖人因其城而繫之邾者不與魯之擅弄人土也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吳伐陳

張氏曰夫差修怨躡兵以取城亡故春秋復狄之

夏齊國夏高張來奔

許氏曰陳乞將立陽生乃先逐國高國高布而後陳乞弒君之謀得肆矣。張氏曰高國為國世臣從君於齊受其顧命力不足以衛上委君而逃書奔於罪其不忠也。家氏曰景公放逐長子而樹孽于高國受託孤之寄景公葬雨離時而亂作又不能以死奉茶曾

荀息之不若名而奔之所以誅也

叔還會吳于祖

許氏曰叔還以吳在祖故往會之始結吳好也魯政之不脩務與吳親而資其力君子耻之將有吳患矣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王昭。齊陽生入於齊齊

陳乞弒其君荼

齊景公使國惠子高昭子乞嬖于荼公子陽生奔魯陳僖子召之遂行陳夜至於齊國人知之使子士之母養之與饋皆入冬十月丁卯立之使朱毛遷孺子于陽生書法與齊小白同幕之下。李氏曰齊陽生書法與齊小白同皆非有君父之命而以次則居長當立故不

春秋傳卷之十 哀公

三

書公子而稱國也。孫氏曰陽生入齊而陳乞弒君則陽生與陽生之茶之弒陳乞為之惡者陽生之入陳乞召之廢立之迹不顯而陽生之入而陳乞弒君則乞之惡若而陽生之與有罪焉。胡氏曰里克中立不免殺身之刑陳乞獻說終被弒君之罪是皆不

明春秋之義陷于大惡而不知者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宋向巢帥師伐曹

立周敬王三年七年

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張氏曰老丘之役宋鄭始因隙地以起兵爭卒致各取其師以逞其殺人之志所以詳其寔也

晉魏曼多帥師侵鄭衛

高氏曰衛報拒其父至今六年矣猶木納也晉不以此致討而以范中行氏加兵于衛故

夏公會吳于郢。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邾氏曰魯入邾以邾子益來而下書滅何也邾大夫茅夷鴻保於茅請救於吳明年吳為之伐魯魯復邾子故不言滅也。在外曰以歸在內曰以來內外之辨也。劉氏曰益何以名賤之也賤之奈何虜服也。薛氏曰伐邾本三家而公自為之不得已也公內迫於三過於上也

春秋傳卷十

哀公

孟

宋人圍曹冬鄭弘帥師救曹

宋氏曰中國無盟主諸侯擅伐更相吞噬不奪不饜春秋書宋圍曹罪宋也書鄭救曹善鄭也春秋予鄭之能救所以愧齊晉諸大國之不能救也

甲子周敬王三年

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曹伯陽好用戈鄭人公孫獲復白雁獻之因言弱說于曹伯遂背晉好宋宋公伐曹將還乃詰之復起而反遂滅焉。彙纂云虞不書滅當晉存其祀而不以滅告也宋之入曹或亦當然孟子時猶有曹交為曹君之弟則戰國之世曹尚未亡蓋滅而復存如陳蔡許之類

吳伐我

夏齊人取謹及闕

程子曰內失邑不書君辱當諱也不能保其土地民人是不君也已與之彼以非義而受其書取此與齊怒吳伐故賂齊以說之

歸邾子益于邾

張氏曰凡取邑之類少有復歸之者今魯不遂其惡而歸之故以順辭言之也黃氏曰魯

春秋傳卷十

哀公

孟

以不道肆虐於邾物極必反於是吳攻其國齊取其田不勝困挫乃始歸子於邾易所謂不威不懲者小人是也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齊人

歸謹及闕

邾子益齊出也魯以益來故齊人取謹及闕又如吳請師魯歸益於邾故齊人歸謹及闕者然較之迷復不返力戰天下之公義以自遂其私而卒至於極敗大壞者則有間矣。汪氏曰不言來者齊本取謹闕魯歸邾子今既歸邾子則齊遂所欲故歸謹闕非感於義而心悅誠服故不言來歸

乙酉周敬王二十九年

春王二月葬杞僖公。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雍丘

孔氏曰鄭圖宋雍丘皇瑗復於鄭師外築壘使表裏受敵無處可逃全軍盡食故書取。許氏曰春秋之季日每于戈詐力相傾奇變滋起於是始志取人之師甚其論惡其盡也鄭以不義深入敵境而圍其邑此固喪師之道也。○李氏曰觀左氏所載使有能者無死而止以二人歸則殺人多矣矣長平之坑所由來漸矣。

夏楚人伐陳

李氏曰六年吳伐陳楚昭救之卒於城父不克而還則陳之即吳惟強是從而已昭王旅卒楚惠若臣不念陳之有德於楚也而亟伐之此春秋所以以教予吳也與。

春秋傳卷十

哀公

季

秋宋公伐鄭。冬十月

而周敬王三十

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陳氏曰吳子討邾奉太子為政而後奔則其但書奔何以是為自失國也春秋之法苟其猶足以自致之文書之。

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吳氏曰當時以吳師在齊而公卒遂以為弑爾。○吳有函曰公會吳伐齊其勢未生於危也之甚也奈何齊人遽弑悼公以說於吳乎越是以四載孔子方修春秋祖之所遠聞尚欲以筆代鉞誅姦諛於既死豈及身親聞者而反逸之總之聖人不以疑以斷獄凡弑君者

必殺其事矣窮其黨與亦其類而嚴其罰或著其衆而渾其人書法不同同歸於直若委曲蔽之均非春秋彰善癉惡之旨矣知此然後可與斷鄭伯免頑始子繁齊侯陽生之失定或仇口之交加故必慎之所謂直道而行也先舜之聖不曰罰必當罪而曰罪疑惟輕孔子之心亦若是而已矣。

夏宋人伐鄭。晉趙鞅帥師侵齊。

吳氏曰吳猶遺齊喪而去之晉乘齊喪而伐之晉吳之不若也。

五月公至自伐齊。葬齊悼公。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

齊歸于衛

春秋傳卷十

哀公

季

李氏曰昭公十五年春蒯聵入國淫後奔齊棄蒯聵故十五年春蒯聵入國淫後奔齊。

薛伯夷卒。秋葬薛惠公。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陳吳救陳

張氏曰春秋卒吳之救而不以人帥師之者宣昭二公之時楚莊中國楚猶近於中國也故春秋於楚免其肆號之稱定哀之時吳主中國吳納於楚免其肆號之稱定哀之時吳以號舉莊足以觀世變而知春秋之嚴矣。愚按吳之行兵若以勢處宮新祀殺厲之類全非中國之紀律故多以號舉諸夏蠻夷之國其末流乃至如此可勝慨哉。

丁酉敬王三十有一年

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國而書四部此書伐我外故外之侵伐川書
國而書四部此書伐我外故外之侵伐川書
國而書四部此書伐我外故外之侵伐川書
國而書四部此書伐我外故外之侵伐川書
國而書四部此書伐我外故外之侵伐川書

夏陳轅頗出奔鄭

初轅頗為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為
已大器國人逐之○家氏曰聚歛附土者國
而逐之是象為政也而可哉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

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齊地 齊公

高氏曰戰不書公者設公乃所以深貶公也
且書及吳我師戰于艾陵不可也先言公會吳伐齊繼書及
吳戰則公與吳戰可知矣死獲故國書與宋華元
同然華元主獲而國書死獲故國書與宋華元
歸國子之元也○吳氏曰晉既不足以太史國
侯而開門延盜以吳氏乃在晉公之孫
東禮之望國會之伐齊而使之還其志於中
國聖人望國會之伐齊而使之還其志於中
無道犯間上國涉數千里之險以伐人之國
因求棄疾於人與之能交隣國而輕與之
也內不能安其君外不能交隣國而輕與之
者服上刑所謂惟志不亦此戰者也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冬十有一月葬滕
隱公。衛世叔齊出奔宋

春用田賦

戊午十有七年

春用田賦 戊午十有七年

禮而食肩假則雖以田賦又將不足則
孫而食肩假則雖以田賦又將不足則
荷而食肩假則雖以田賦又將不足則
里而食肩假則雖以田賦又將不足則
家而食肩假則雖以田賦又將不足則
里而食肩假則雖以田賦又將不足則
馬而食肩假則雖以田賦又將不足則
觀而食肩假則雖以田賦又將不足則
則而食肩假則雖以田賦又將不足則
子而食肩假則雖以田賦又將不足則
繪而食肩假則雖以田賦又將不足則
不出於私家明矣今田賦而甲冑矢
其力以取財也今田賦而甲冑矢
之計專為出車計兵而重千。王氏曰案賦
今之計專為出車計兵而重千。王氏曰案賦
賦蓋春秋諸侯盟會禮繁兵戎事廣不能
守先王之籍故魯用不遠事強吳事充政
作丘甲至哀公遠事強吳事充政重二猶不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足後用田賦蓋託以軍用加欵於田計而
出貸則也其數之多寡則不可考大約稅而
私田始有征也田賦扣田又加征也

春秋集傳卷之十

哀公

平

左氏曰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
稱夫人不反哭昭公墓絕其域祀其主則其
前此意如惡昭公墓絕其域祀其主則其
未嘗立廟可知昭公未嘗立廟孟子無地可
州况卒于先君薨後二十五年中宮易位已
久季氏專政其所以禮尊之乎觀其不官為
統孔子放經而拜其不得不得拜者尊君故也
而不與季氏爭禮者為無後也然則哀姜亦
無子何以書夫人書葬也曰哀姜雖誅死傷
公不致不以為母孟子于定公為丘嫂於哀
為世母誰其宜以丘嫂世母為母者乎不以
夫人之禮殯其宜以丘嫂世母為母者乎不以
夫人之禮殯則宜不以大人之名書也宜道

公會吳于橐皋

橐皋

家世曰閭閻和子以其功也夫差稱號以其
罪也拍舉有據楚之功艾陵有稍夏之罪此
春秋所為進退也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鄆

鄆魯吳

王氏曰初衛殺吳行人且姚故衛侯畏吳而
竊盟魯宋吳然衛侯之舍子貢陳墮黨渠
驍之說而衛侯歸然則子

宋向巢帥師伐鄭

冬十有二月

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大夫而後發
皆草令火播西流司曆過也。呂氏曰左氏

春鄭平達帥師取宋師于岳

岳

宋鄭之閭有隙地六邑于庄與宋人為成曰
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為之
城岳戈錫向巢伐鄭取師獲成謹卻延以六邑
為軍達救岳而取其師獲成謹卻延以六邑
全軍覆沒亦踰前日鄭人之覆轍佳兵不祥
其事好還信哉

夏許男成卒

公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黃池

春秋集傳卷之十

哀公

平

汪氏曰辰陵蜀申楚雖主盟而晉不與故春秋
皆先楚以紀寔也宋號楚同主會且先於春秋
然晉君猶未同盟故春秋但先晉以正名而
不書及焉今黃池之會吳子主盟而晉定公
以夾世之霸魯哀公以東禮之望皆存中國之
命于墳塋之上故春秋先晉以存中國之名
而書及以著兩霸之實則內外之分不素而
強弱之勢自見矣。趙氏曰魯左氏有單平
公對舉酒自然單者綠晉吳敵禮而會如賓
主對舉酒自然單者綠晉吳敵禮而會如賓
且經文有及字是兩霸之義分明也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於越入吳
越子伐吳大敗吳師獲太子友王孫庸庸
於姚丁亥入吳。薛氏曰吳子不戒爭中國
之諸侯而不共戴天。吳所謂無遠慮有近憂矣
吳子之不共戴天。吳所謂無遠慮有近憂矣
之所以霸諸侯乎。邵子曰大以力勝人者

人亦以力勝之吳嘗破越而有輕楚之心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貪婪攻取不顧德義侵侮齊晉專以夷滅為事遂復為越所滅恃強凌弱與虎豹何以異乎非所以謂之中國理義之師也

秋公至自會。晉魏曼帥師侵衛。

葬許元公。九月螽。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

東方

孫氏曰先世四出曰孛。杜氏曰平旦衆星皆沒而孛乃見故不言所在之次。家氏曰天欲且太陽將升而孛見焉妖星于太陽駭常之變也。汪氏曰星孛于東方乃東方恃

春秋集傳卷之十

哀公

星

亂吳爭強而越滅之之徵也

盜殺陳夏區夫。十有二月螽。

申周敬王三十有四年

春西狩獲麟

汪氏曰冬獵曰狩蓋虞人修常職故不書狩者大野在魯西故曰西狩。孔氏曰麟身牛尾狼額馬蹄有五采腹下黃高丈二一角而戴肉詠武備而不為害含仁懷義音中鍾呂行步中規折旋中矩知遊必擇土翔必有處不履生蟲不折生草。程子曰始隱周之衰也終麟感之深也世衰道不行有述作之意舊矣麟不出春秋亦必作也春秋之作不意因魯國之始而天地四時之無窮所以察其變遷而紀其差或者無一畧也中國荒裔之

賈所以錄其交際而別其典禮者無一遺也故曰非聖人誰能脩之。朱子曰春秋獲麟其不設指是書成感麟亦不敢指是威麟而按大槪出非其時被入殺之自是不祥。人每感四靈之生亦得其時天地中和之氣故聖情一叙感之而有作焉樂因麟而畫卦春秋虎變而後必有妖媚而起而乘之也孔子作春秋祥者以終之以麟蓋曰禽獸之類必賴慈年易移風之期也王若故勝殘去殺思聖人之萬世之太平者一言之蔽之必曰仁而已矣用其全則大治依其偏則小康後有作者尚念之哉

春秋集傳卷之十

哀公

星

春秋集傳附錄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

自北以下皆孔氏門人繼獲麟而脩之者也射小邾大夫名句繹小邾地名其來奔也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辭曰彼桓之黨也子路之言其桓之所以警之者深矣

夏四月齊陳恒執其君寘于舒州

簡公寵闕止陳恒爭權兄弟四乘如公逐闕止而追殺之公怒將出恒曰何所無君執公于舒州闕止不言奔者怙寵致寇不足當大臣之任也

庚戌叔還卒。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陳宗

春秋集傳卷之十

哀公

罍

豎出奔楚。宋向魋入于曹以叛。莒子壬卒

。六月宋向魋自曹出奔衛宋向曹來奔

向魋欲因享公以作亂公知之命其兄左師巢攻之魋遂入於曹以叛使巢伐之不克民遂叛之向魋奔衛向巢來奔其弟司馬牛致其邑與圭焉而適齊陳桓子受魋賈玉使爲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卒於魯郭門之外阮氏葬諸丘與按牛處兄弟之變遇簒僭之邦而皆能潔身若此誠無愧於內省不疚者矣

齊人弑其君壬于舒州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

後不敢不告也。程子曰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以力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上告天子不告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所以勝齊者孔子之亂極矣因是足以正之衆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足以正之周室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不從之可勝惜哉

秋晉趙鞅帥師伐衛。八月辛丑仲孫何忌卒

。冬陳宗堅自楚復入于陳陳人殺之。陳轅

買出奔楚。有星孛。闕文。○饑

辛酉敬王十四有五年

春王正月成叛

春秋集傳卷之十

哀公

罍

初孟孺子洩將圍馬於成成宰公孫宿不受孺子怒襲成從者不得入乃反至是成叛於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輸接內叛當諱而不諱者孟氏所激過不在君也

夏五月齊高無丕出奔北燕

陳氏將篡國故逐其世臣也

鄭伯伐宋。秋八月大雩。晉趙鞅帥師伐衛

。晉伐鄭。及齊平

齊陳諸如楚過衛仲尼見之曰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冬及齊平乃歸成

衛公孟彊出奔齊

加大成明去主
號改稱先聖

哀公

春秋集傳十卷 湖南巡撫
採進本

國朝李文炤撰文炤有周易本義拾遺已著錄是書
大旨宗胡傳而稍採諸說變其面貌往往蔓延於
經義之外如解元年而牽及改元已爲旁文又因
改元而深譽前明十三帝之不改元不更蛇足乎
衛桓書葬是爲據事而筆諸冊乃牽及衛侯不當
諡桓謂以著衛人之私然則凡葬必書諡以何者
別其非譏耶許世子不嘗藥引張氏之說謂其必
用砒霜鍛之不熟已屬臆揣又責以不能窮理居
敬去本事不太遠乎是但知拾五子之緒言而未
嘗知三傳之古義者耳

春秋左傳姓名同異考四卷

〔清〕高士奇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康熙自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左傳姓名

考四卷》提要

春秋左傳姓名同異考卷之一

國語附見

錢塘高士奇澹人軒



周天子名諡

平王宜臼 桓王林 莊王佗

僖王胡齊 惠王闕 襄王鄭

頃王壬臣 匡王班 定王瑜

簡王夷 靈王泄心 景王貴

悼王猛 敬王匄

周后妃

王姚莊王 陳嬀亦曰惠后 隗氏亦曰翟

后秋女襄 王穆后亦曰穆后

周王子

王子克亦曰子儀 王子桓王 王子頹亦曰子頹

惠王王弟 王子帶亦曰太叔帶亦曰甘昭公

曰太叔亦曰昭叔 襄王王弟 太子晉見國語

王子倭夫 王太子壽景王嫡 王子朝景

王子趙軍 王子瑕 王子廖

周襄內諸侯大夫有世系者從其世系不論歲月列國同例

號公忌父 號公林父亦曰號仲 號公 號

號仲

周公黑肩亦曰周桓公 宰周公亦曰宰孔亦曰

周公閱 周公忌父死叔帶難 周公楚

尹氏 尹武公 尹言多 尹文公亦曰尹氏亦

曰尹圉子朝 尹辛尹氏族亦 尹氏固或即尹圉

按諸尹傳皆稱尹氏

內史過 內史叔典父 內史叔服

祭公謀父 祭伯 祭公 祭叔

王子虎亦曰王叔文公 王叔桓公名不著 王叔

陳生亦曰王叔簡公

王季子亦曰劉康公 劉夏亦曰劉定公 劉毅

劉子摯亦曰劉獻公 劉益亦曰伯益亦曰劉

子亦曰劉狄亦曰劉卷亦曰劉文公子摯之 劉桓

公亦曰劉子 劉陀劉氏之族

單襄公國語 單頃公 單靖公 單蔑 單獻

公 單成公獻公 單公子愆期 單穆公亦曰

單旗 單武公 單平公 按諸單皆稱單子

召伯廖 召公 召桓公 召戴公 召襄公戴公

召莊 召伯奭 召簡公亦曰召伯盈

按諸召皆稱召伯

毛伯毛氏 毛伯衡 毛伯過 毛得亦曰毛伯

按諸毛皆稱毛伯

原伯亦曰原莊公死叔帶難 原伯貫 原襄公貫之子

原伯綏 公子跪尋 原伯魯 原壽過

甘成公叔帶 甘景公 甘簡公 甘悼公過公

弟 甘平公甘桓公 又有甘欽未知即成公否

甘大夫襄甘氏之臣

王僖季 僖括

成肅公 成桓公

鞏簡公亦曰鞏成公

周卿大夫士

辛伯 辛渠伯糾 凡伯 南季 仍叔之子

辛伯 榮叔 樊皮亦曰樊仲皮 夷詭諸 為

國亦曰子國 邊伯 石速亦曰膳夫 子禽

祝 詹父以上六人子類之 蘇子亦曰溫子 王子

黨 <small>周卿</small>	伯服	游孫伯	譚伯	富辰 <small>死於難</small>
顏叔桃 <small>子</small>	簡師父	左鄆父	倉葛 <small>周防</small>	
王孫蘇 <small>與王時與周</small>	聃啓 <small>同尹氏為周</small>			
王孫滿 <small>與王</small>	子服	王子捷亦曰王札子	伯	
與者或作伯與或作伯與	暇禽 <small>伯與</small>	陰里		
成愆	襄弘	庾皮子庾過	瑕辛	宮嬖綽
王孫沒	劉州鳩	陰忌	老陽 <small>庚過以下</small>	
伶州鳩	下門子 <small>悼王</small>	賓起亦曰賓孟		
還姑發	弱	驪延	定	稠 <small>子</small>
皆靈景之族	鄒野 <small>子</small>	南宮極	南宮嚚 <small>子</small>	
陰忌	儋翩 <small>賓起以下皆</small>	榮錡氏	慶氏	公
族黨 <small>皆周守</small>	樊齊亦曰樊頃子	陰不佞 <small>二人</small>	助討	
子朝				

魯十二公名謚	隱公 <small>息姑惠公</small>	桓公 <small>允一名軌</small>	莊公 <small>同桓公</small>	
閔公 <small>啓方莊公</small>	僖公 <small>申閔公</small>	文公 <small>興僖公</small>		
宣公 <small>接文公</small>	成公 <small>黑肱宣公</small>	襄公 <small>午成公</small>		
昭公 <small>裒襄公</small>	定公 <small>宋昭公</small>	哀公 <small>蔣定公</small>		
魯夫人 <small>不論嫡妾</small>				
孟子	聲子	仲子 <small>以上惠</small>	文姜 <small>桓夫</small>	哀姜
叔姜	孟任	成風 <small>以上莊</small>	齊姜	定嬖 <small>以上</small>
敬嬴 <small>以上文</small>	穆姜 <small>宣夫</small>			
成夫	敬歸	齊歸 <small>以上襄</small>	吳孟子 <small>昭夫</small>	定
嬖定夫人	公子荊母 <small>哀</small>			
魯公子 <small>藏氏三桓東門子叔自有世</small>	太子赤亦曰子惡	母弟 <small>視皆文</small>		
子般 <small>莊公</small>	公子伋	公子鉏 <small>皆宣</small>	子野 <small>襄公</small>	公
公衡	公為亦曰務人亦曰公叔務人	公果	公	
賁 <small>以上皆</small>	公子荊 <small>哀公</small>			
魯卿世系				
臧孫氏				

公子彊亦曰臧倍伯考公 臧孫達亦曰臧哀伯哀伯子按世本臧孫
臧孫辰亦曰臧文仲哀伯子按世本臧孫
之國語章 臧孫許亦曰臧宣叔文仲 臧賈
昭注從之 臧孫紇亦曰臧武仲皆宣叔子
臧昭伯名不著 臧會昭伯從弟以 臧賈如子
臧石子如 又臧氏之族有臧疇臧堅
孟孫氏附子服氏
公子慶父亦曰仲慶父亦曰共仲桓公 公孫敖
亦曰孟穆伯亦曰穆伯慶父 仲孫穀亦曰文伯
仲孫速亦曰孟莊子穀 仲孫羯亦曰孟孝伯
仲孫獲亦曰孟僖子 仲孫何忌亦曰孟懿子亦
曰說 孟亦曰孟武伯 孟獻子有庶兄名不著
仲孫蔑次子曰子服它亦曰仲孫它亦曰孝伯其
仲孫蔑亦曰子服椒一作湫亦曰子服惠伯
子服同亦曰子服昭伯椒 子服何亦曰子
服景伯亦曰子服伯子仲孫速長子曰孺子
仲孫蔑庶長子曰說亦曰南容亦曰南宮縚

亦曰南宮括亦曰南宮敬叔 又有支子公期其
族有孟公綽 孟之側 又公孫敖在齊三子
不著
叔孫氏附叔仲氏
公子牙亦曰叔牙亦曰倍叔桓公 公孫茲亦曰
叔孫戴伯牙 叔孫得臣亦曰莊叔茲 叔孫僑
如亦曰叔孫宣伯亦曰宣伯得臣 叔孫豹亦曰
叔孫穆子亦曰叔孫僑 叔孫舍一名媯亦曰
昭子亦曰叔孫昭子豹 叔孫不敗亦曰成子亦
曰叔孫成子舍 叔孫州仇亦曰武叔不敗 叔
孫舒亦曰文子州仇 又叔孫豹二子一曰孟丙
一曰仲壬其子皆在齊 又叔孫氏庶子有叔孫
輒亦曰子張 又其族有公若藐 叔仲彭生亦
曰惠伯叔牙之孫武 叔仲帶亦曰叔仲昭伯彭生
叔仲仲 叔仲小亦曰叔仲穆子 叔仲志
季孫氏
公子友亦曰季子亦曰成季亦曰季友桓公子其
不著世本云名無佚謚齊仲或 季孫行父亦曰
云無佚生齊仲齊仲生行父

季父 <small>子行父</small> 亦曰文子 <small>孫友</small> 季孫宿亦曰季武子亦曰武子 <small>子紇</small> 紇亦曰季悼子亦曰悼子 <small>子宿</small> 季孫意如亦曰季平子亦曰平子 <small>子紇</small> 季孫斯亦曰季桓子亦曰桓子 肥亦曰季康子亦曰康子又按季氏皆曰季孫 又季孫宿長子曰公彌亦曰公鉏 庶子曰季公鳥 <small>子申</small> 公鳥弟曰季公亥亦曰季公若 又季悼子子曰公父靖亦曰穆伯 <small>不傳</small> 著名其妻曰敬姜 公父歆亦曰公父文伯 <small>子靖</small> 又意如弟有公之 公甫 意如庶子有季寤亦曰子言	又有季魴侯其族有公鉏極 <small>公彌曾孫</small> 又有公何貌	子叔氏	叔肸 <small>文公子宣</small> 公孫嬰齊亦曰子叔聲伯亦曰聲伯 <small>叔肸</small> 叔老亦曰子叔齊子 <small>嬰齊</small> 叔弓亦曰敬子 <small>叔老</small> 叔輒亦曰子叔字伯張謚定伯 <small>叔弓</small> 子叔鞅 <small>叔輒</small> 叔詣 <small>叔輒</small> 叔還亦曰成子 <small>叔弓曾孫定伯</small> 敬叔 <small>之孫西巷</small> 叔青 <small>還</small>	東門氏
-------------------------------------------------------------------------------------------------------------------------------------------------------------------------------------------------------------------------------------------------------------------------------------------------------------------------	---------------------------------------	-----	---------------------------------------------------------------------------------------------------------------------------------------------------------------------------------------------------------------------------------------------------------------	-----

公子遂亦曰襄仲亦曰東門襄仲亦曰仲遂 <small>莊公</small> 公孫歸父亦曰子家遂 仲嬰齊 <small>歸父弟</small> 子家氏	子家羈亦曰子家子亦曰子家懿伯 <small>杜註莊公立後案隱云孟氏族謚</small> 展氏	司空無駭或曰夷伯 <small>展氏之祖</small> 展禽 展喜 展莊 叔展取 展玉父 <small>二人展氏家臣</small>	魯諸卿大夫士	公子益仲亦曰衆父 <small>公隱</small> 公子翬亦曰羽父 <small>公隱</small> 費伯亦曰費季父 <small>公隱</small> 衆仲 <small>公隱</small> 公子達 申 <small>公隱</small> 編 <small>桓公</small> 公子溺 <small>公莊</small> 單伯 <small>命大夫</small> 秦子 梁 <small>莊公</small> 子曹劌亦曰曹沫 公子偃 施伯 <small>見國語</small> 顯	孫生 御孫亦曰匠師慶 圉人犂 <small>以上俱莊公</small> 鉞	季公子魚亦曰奚斯 <small>閔公</small> 卜齮 <small>閔公</small> 卜楚丘	桓公至文公時人 展禽亦曰柳下惠 展喜 <small>二人</small> 見閔公文公昭公 公子買亦曰子叢 重館人 <small>以上</small> 侯叔夏	再見 公子買亦曰子叢 重館人 <small>以上</small> 侯叔夏	絳房甥 富父終甥 單伯 公冉務人 夏
--------------------------------------------------------------------------	------------------------------------------------	---------------------------------------------------------------------	--------	--------------------------------------------------------------------------------------------------------------------------------------------------------------------------------------------------------------------------------------------------------	---------------------------------------	-----------------------------------------------------	--------------------------------------------------------------------------------	--------------------------------------	--------------------

父弗忌文公以上 太史克 里革國語注里革即太史革 施

伯孝公 施孝叔施伯 匡句須幸施氏 匠慶

禽鄭 邱惠伯孝公 邱敬子 邱昭伯亦曰邱

孫 卿人紇亦曰卿叔紇仲尼 厚成叔亦曰厚

孫名瘠孝公生惠伯革其後為厚氏 御叔 閔子馬亦曰厚

馬父歷襄昭定 榮成伯亦曰榮駕鸛 公巫召伯仲

顏莊叔 郕鼓父 黨叔 公子慙亦曰子仲

女重子仲 司鐸射 請幣祝史失其名 申須

梓慎 師已 左師展 洩聲子亦曰野洩

左傳姓名考卷之二

十

林雍 顏鳴 顏高 顏息 冉猛 冉會 莒

無還 富父槐 共劉 子貢亦曰衛賜 公宿

庚 公甲叔子 析朱鉏 微虎 有若 樊遲

名須 林不狝 童汪錡 太史固 公孫有山

宗人爨夏 郭重 高柴亦曰子羔

季氏家臣

南遺 南蒯 曾天 公冶 冶區夫 司徒老

祁慮癸 秦遄 冉堅 陽虎 仲梁懷 公

山不狝亦曰子洩 苦夷亦曰苦越子陽 陽越

林楚 仲由亦曰季子 冉求亦曰有子 正

常 管周父

叔孫氏家臣

梁其蹯 曾阜 豎牛 杜洩 饒戾 公若藐

公南 侯犯 工師駟赤 車子鉏商

孟孫氏家臣

御騶豐點 謝息 公孫朝成大 公斂處父亦

曰公斂陽 顏羽 邴洩 公孫宿亦曰公孫成

卒成

左傳姓名考卷之二

十一

魯婦人

公孫敖妻戴已 聲已 已氏 聲伯母管于奚

妻 聲伯外妹施孝叔妻 孟僖子妾遠氏 泉

丘人女 僚 季公鳥妻季姬 秦遄妻秦姬

叔孫豹妻國姜 庚宗婦人 季桓子妻曰南孺

子

魯君之女

紀伯姬 紀叔姬 杞叔姬 莒慶叔姬 女公

子子股 杞伯姬 鄆季姬 蕩伯姬 文公女

子叔姬 齊子叔姬亦曰昭姬 齊高固子叔姬
郊伯姬 宋伯姬亦曰朱共姬 杞叔姬

左傳姓名考卷之二

十一

鄭君名謚

莊公 寤生 武公 昭公 忽 莊公 厲公 突 昭公

子 蠆 子儀亦曰鄭子 宣公 文公 捷 厲公

穆公 蘭 文公 靈公 夷 穆公 襄公 堅 靈公 宣公

公 費 襄公 成公 踰 宣公 僖公 髡 成公 簡

公 嘉 僖公 定公 寧 簡公 獻公 蠆 定公 聲公

勝 獻公

鄭夫人

武姜 武公 鄧曼 雍姑 皆莊公 陳嬀 昭公

陳嬀 鄭子 文 文公 燕姑 穆公 江夫人

蘇夫人 姚子 宋子 圭嬀 皆穆公

鄭莊公至穆公時諸卿大夫 穆公以後鄭卿皆出穆族別具世系

其穆公以後諸大夫及凡鄭人片七穆之後

共叔段亦曰京城大叔亦曰太叔 公孫滑 段

公父定叔 滑 祭仲足亦曰祭足亦曰祭仲 公

子呂亦曰子封 穎考叔 原繁 洩駕 鄭文公

曼伯 子元 公孫闕亦曰子都 公孫獲

祝聃 史記作祝聃 高渠彌 檀伯 子人亦曰語

傅瑕 高克 公子素 孔叔 申侯 鄭世
 子華 文公 子臧 子華 鄭詹亦曰叔詹 諸叔
 師叔 公子士 文公 洩堵寇 洩堵俞彌 按
一曰公子士洩堵寇一曰公子士洩堵俞彌社元
凱前註以公子士爲一人洩堵寇爲一人後註則
止言堵俞彌鄭大夫又似洩堵字上屬爲公子士
洩堵此必有誤按傳文文公公子自有公子士
 孔將鉏 石甲父亦曰石癸 侯宣多 子人九
 佚之狐 燭之武 公子瑕 文公 耗屯 皇
 武子 商人弦高 公子歸生亦曰子家 公子
 宋亦曰子公 公子龙 樂耳 皇戌 公孫申
 亦曰叔申 共仲 侯羽 伯蠲 行 石制亦曰
 僕叔 公子魚臣亦曰子服 公子曼滿 王子
 伯廖
 鄭七穆世系 穆公微蘭而生故其後大興于鄭
十一人其世爲卿者七家故曰七穆猶魯
之三桓也今并十一人可考者俱附見
 公子去疾亦曰子良 穆公 公孫輒亦曰子耳 子
 子良霄亦曰伯有 子耳 良止 伯有
 游氏

公子偃亦曰子游 穆公 公孫蕞亦曰子蟬 子游
 游販亦曰子明 子蟬 游吉亦曰子大叔
 亦曰大叔 子明弟注疏游 游速 太叔 又子游
 庶子公孫楚亦曰子南 又有公孫肸
 罕氏
 公子喜亦曰子罕 穆公 公孫舍之亦曰子展 子展
 子罕虎亦曰子皮 子展 罕嬰齊亦曰子舊 子展
 子罕達亦曰子姚亦曰武子賸 子舊 又子罕
 庶子公孫鉏 子展 罕朔 子鉏 子展庶子罕魋
 駟氏
 公子駟亦曰子駟 穆公 公孫夏亦曰子西 子駟
 駟帶亦曰子上 子西 駟偃亦曰子游 子帶 又子西
 又子駟庶子公孫黑亦曰子皙 子帶 駟歆亦曰子然 子帶
 次子駟乞亦曰子取 子帶 駟秦 駟氏
 駟弘亦曰子般 子然
 豐氏
 子豐 穆公 公孫段亦曰伯石亦曰子石
 子豐 穆公 豐施亦曰子旗 伯石 豐卷亦曰子張 從施

國氏

公子發亦曰子國穆公 公孫僑亦曰子產亦曰

子亦曰子美子國 國參亦曰子思亦曰

桓子思

印氏

子印穆公于名不著 公孫黑肱亦曰子張亦曰

伯張子印 印段亦曰子石子張 印癸亦曰子

柳子石 又有印堇父

孔氏

公子嘉亦曰子孔穆公 公孫洩子孔 孔張子洩

然氏

子然穆公于名不著 子革亦曰鄭丹亦曰然丹為

楚有子然 然明亦曰驥蔑

士子孔氏

士子孔穆公于名不著 子良孔子

羽氏

子羽穆公于名不著 子名不著 羽頡亦曰馬

師頡子羽 以上皆穆公之後

鄭穆公以後卿大夫士

鄭賈人 公子班亦曰子如 子驪班弟 孫叔如

子孫知子驪 公子縚班與縚當是 姚句耳

使楚 石首 唐荀郢陵 侯獮 皇辰皇戌

皇耳皇戌 皇頡 子狐 子熙 子侯 子丁

孫擊 孫惡二孫子之孫 王子伯駢子

伯廖 尉止子駢 司臣子齊 堵女父堵寇 侯晉

多子宣 子師僕七人殺三 太宰石奭亦曰子

侯石孟 師慄 師闕 師觸 師筏 師慧五人

皆鄭 堵狗堵女父 宛射犬亦曰公孫 公孫

揮亦曰子羽亦曰行人子羽此子羽非 裨竈

裨諶 僕展 樂成 馮簡子 尹何 徐吾犯

富子 屠擊 祝欬 豎柎 里析 渾罕亦

曰子寬 子上 商成公 公孫登 鄧析 公

孫林 許瑕罕武子 鄭張 鄭羅

春秋左傳姓名同異考卷之二 國語附見

錢塘高士奇潛人輯註

晉君名謚

穆侯 文侯仇穆侯長子 昭侯 孝侯 鄂侯

侯 緡侯 小子侯翼君以上 曲沃桓叔成師穆侯子

莊伯相叔 武公稱莊伯子 獻公詭諸武公子

奚齊 卓子 惠公夷吾皆獻公子 懷公圉惠公子

文公重耳惠公兄 襄公驩文公子 靈公夷臯襄公子

成公黑臀襄公弟 景公成公子 厲公州蒲景公

子 悼公周襄公會孫公子捷之孫孫談之子 平公彪悼公子

昭公夷平公子 頃公去疾昭公子 定公午頃公子

晉夫人

夫人姜氏穆侯夫人 齊姜武公妾獻公所 賈君獻公夫人

大戎狐姬 小戎子 驪姬 驪姬姊以上皆獻公夫人

齊姜 文嬴 季隗 倡姑 杜祁 懷嬴

亦曰辰嬴以上皆文公夫人 穆嬴襄公夫人 晉

悼夫人杞公 晉少姜亦曰少齊 夫人姜氏 衛

姬 四姬昭公以下所娶皆不著

晉公子

伯僑武公子 太子申生獻公 伯儵 叔劉

子雍 公子樂皆文公 孫談悼公 揚干悼公

子懋悼公子

晉女

趙姬文公妻 趙莊姬襄公女 下公女楚人

叔隗趙衰妻

晉卿大夫世系族姓

狐氏晉公族姓姬氏唐叔子孫別在戎狄者

狐突亦曰伯行狐姬父國語但言狐姬伯行之子不言名突杜註以突即伯行為重

狐毛突子 狐偃亦曰舅犯亦曰子

狐漆毛子 狐射姑亦曰賈季解子佐

狐鞠居亦曰續鞠居亦曰續簡伯狐氏別族

樂氏

樂賓靖侯之孫為曲沃桓叔傳父字子樂 樂成亦曰樂共子亦曰

樂枝亦曰樂貞子成之子 樂

樂書亦曰樂武子亦曰樂伯將下軍

樂厲亦曰樂和子書子將 樂鍼厲子

盈亦曰樂懷子子生下軍史記作樂其族又

有樂弗忌 樂京廬 樂糾亦曰弁糾 樂魴

樂樂 樂豹 樂氏之臣又有辛俞 州賓 督

戎

荀氏二族一曰中行氏一曰知氏按行書紀年

其地賜大夫原叔點是

中行氏故曰中行氏

荀林父亦曰中行桓子亦曰中行伯先佐上軍後

卻缺將中軍史記注引世本日荀庚亦曰中行

宣子林父初將上荀偃亦曰中行獻子亦曰

中行偃亦曰伯游庚子初佐上軍後將上荀吳

亦曰中行穆子亦曰鄭甥偃子將荀寅亦曰甲

行文子吳其族有中行喜

知氏

荀首亦曰知莊子亦曰知季亦逝趙之子林父之

軍 荀瑩亦曰知瑩亦曰知武子亦曰知伯首佐中

下軍超知朔瑩長荀盈亦曰知悼子亦曰伯

精中軍荀躒亦曰知文子盈子佐荀甲亦

曰知宣子子樂荀瑤亦曰知襄子亦曰知伯

按左傳知朔生盈而死注云盈朔弟也盈生而

知盈之子有知徐吾 知甲之子有宵 又知氏

之族有知起 知伯國 又有知果亦曰輔果

史記年表又有知開知伯寬率其又有荀氏之族

有荀驩其曾孫曰程鄭按世本程鄭又有荀息

未詳世系 又有荀驪 荀家 荀會 荀賓

皆荀氏之族

范氏二族一為士為一為士渥濁

隰叔子周大夫杜伯之子士為亦曰子與隰叔

士穀士為士會亦曰范武子亦曰隨武子亦

曰隨季亦曰士季初將上軍後將中軍按國語

士燮亦曰范文子亦曰范叔子會士魴亦曰彘恭

子亦曰彘季會少子士句亦曰范宣子亦曰范

句彘子先佐中軍後彘裘魴士鞅亦曰范獻

子亦曰范鞅句初將中軍後士吉射亦曰范

昭子鞅又有士富亦曰范獻子國語注范文

范臯夷范氏側

士渥濁亦曰士貞子亦曰士伯按國語註渥濁士考或曰渥濁即士會之弟則士弱亦曰士莊子當云成伯缺之子今亦無考

士文伯亦曰伯瑕亦名甸 士彌牟亦曰士景

伯 士蒺陰地大夫

卻氏 與步揚同族

卻叔虎亦曰卻豹 卻芮亦曰子公亦曰冀芮叔

子 卻稱 卻乞 卻缺亦曰卻成子亦曰冀缺

芮子先將上 卻克亦曰卻獻子亦曰駒伯亦曰

卻伯缺子先佐上 卻錡亦曰駒伯克子先佐上

步揚 卻隼亦曰苦成叔亦曰卻州揚子將 卻

至亦曰溫季亦曰卻昭子佐新 卻毅亦曰步毅

卻至按世本載叔虎之子有卻義其子曰步揚

弟二子波沈于魯步揚至雖見傳而世系未

詳惟國語註據世本載之鶴居亦見註及疏

步招當亦步揚之族 卻氏又有卻毅將中軍

卻漆同時佐中軍

先氏先友先丹木當為先氏之祖世系未詳

先友 先丹木 先軫亦曰原軫初佐下軍即代

先且居亦曰蒲城伯亦曰霍伯後代其父將中

軍 先克止居子先下 先穀亦曰原穀亦曰甯

子亦且居子 先穀亦曰士伯將下 先都 先

僕 先辛四人亦軫後也

胥氏

胥臣亦曰白季亦曰司空季子佐下 胥甲亦曰

胥甲父臣 胥克甲 胥童克 胥氏又有胥嬰

將新 胥午

伯氏

伯宗亦曰伯尊國語註云孫伯糾之子 伯州犁伯宗子

伯詬州犁子 左傳註考卷之三

籍氏 與董氏同族

孫伯厯亦曰籍厯以司晉典籍為籍氏 八世至籍偃字辭

之按世本厯以下為司空頡南里叔子叔正官

子偃偃生談 籍談 籍秦

辛有 辛廖其後為董氏有 董狐 董叔見國

董安于

女氏

女齊亦曰女叔侯亦曰司馬侯 司馬叔游女齊

女寬字叔亦齊子

張氏

解張亦曰張侯張氏意解張之後無考 張老亦曰張孟

張君臣 張謖 張趯

屠氏

屠擊將右行 右行辛注曰賈辛 屠蒯

羊舌氏晉公族

羊舌大夫職父 羊舌職 羊舌赤亦曰伯華 羊

舌肸亦曰叔向 羊舌虎亦曰叔虎 羊舌肸亦

曰叔魚昔職子 子容赤子 楊食我亦曰伯石子

祁氏晉公族

祁奚晉公子高梁伯之後 祁午奚子 祁盈午子 家臣祁勝

邱臧 又有祁舉 祁瞞

趙氏

趙夙叔帶之孫公明之子為取大夫 趙穿夙孫或云夙子 趙旃穿子初佐

將新軍後 趙勝亦曰邯鄲勝旃子 趙朝 邯鄲

午俱勝 趙稷午子按正義自穿以下其家為取氏別封邯鄲世不絕祀

趙衰史記夙生共孟共孟生衰 亦曰孟子餘亦曰

原季亦曰子餘亦曰成季亦曰趙成子先將新上軍後代祁

趙盾亦曰宣孟亦曰趙宣子齊宣公六年襄公為夷之蒐使盾佐中軍後

趙同亦曰原同亦曰原叔襄公後佐下軍 趙

括亦曰屏括亦曰屏季襄公後佐中軍 趙

趙嬰齊亦曰趙嬰亦曰樓嬰襄公後佐中軍 趙

朔亦曰趙莊子晉成公之塔先代晉克 趙

武亦曰趙文子亦曰趙孟朔子莊姬所出先代魏

新軍後代晉將上軍後代士句為政 趙成子

亦曰趙景子武子父武卒後立為 趙獲亦武

趙鞅亦曰趙簡子亦曰志父亦曰趙孟成子魯昭

哀公時為政是時晉 趙母恤亦曰趙襄子亦曰

趙孟其兄曰伯魯

附趙氏家臣

鉅鹿 靈輒 提彌明亦曰祁彌明 趙羅 樂

丁 董安子 尹鐸國策作君鐸 壯馳茲 新彊狗

亦曰穆子 邴無恤亦曰王良 傅佗 張孟談

楚隆 少室周 牛談 程嬰公孫杵臼不見

經傳故不列

魏氏

畢萬周甲公高之後魏犇亦曰魏武子亦曰武

仲州畢萬孫也魏絳亦曰魏莊子史記

生悼子悼子生絳世木云武仲生莊子無悼子初

為司馬後代趙武佐新軍又代士魴佐新軍又代

樂勝將下軍史記魏犇亦曰魏犇亦曰

云絳謚昭子非是魏犇亦曰魏犇亦曰

廚武子亦曰呂錡魏相亦曰呂相亦曰呂宣子

錡子悼公初代魏頤亦曰令狐文子類子悼公

御犇佐下軍魏頤亦曰魏猷子猷子初佐下軍後佐上

軍佐新魏舒亦曰魏猷子猷子初佐下軍後佐上

子舒又有魏壽餘魏氏之族魏侈亦曰魏襄

附魏氏家臣有段規

韓氏晉公族韓簡子與萬之孫世

韓萬曲沃桓叔之子或曰韓厥亦曰韓獻子趙盾為司

伯韓厥伯生與韓厥亦曰韓獻子趙盾為司

馬後將新中軍又將下軍韓無忌亦曰公族穆

悼公初代樂書將中軍韓無忌亦曰公族穆

子厥長韓起亦曰韓宣子中軍父代趙武將中

軍韓襄無忌子也叔禽叔叔子羽起

韓須亦曰韓貞子韓早卒韓不信亦曰

伯音亦曰韓簡子須子為卿韓固孫箕襄

邢常二人韓附韓氏家臣

杜潤羅厥之弗喻胡御至田蘇韓起

晉卿無族系者

里克平鄭父取呂飴甥亦曰呂甥亦曰陰飴

甥亦曰子金陽處父太賈佗太箕鄭將上

史駢軍鞏朔將新亦曰士莊伯

晉獻惠以前大夫士姓名有世系可

師服梁弘御戎至政頃父嘉父潘父

富子游氏富子游氏皆舟之僑號大夫史

蘇主上上偃亦曰郭偃梁東關五優

施梁餘子養罕夷猛足僕人贊俱申生

杜原欸申生小臣圉寺人披亦曰奄楚亦

曰勃鞞梁由靡號射屠岸夷屠岸賈之父

錄平豹鄭之共華弟賈華叔堅驪端

麋虎特宮山祁共華以下七人家僕徒

蟻哲 慶鄭 司馬說 十招父

晉文公以後大夫十姓名

介之推亦曰介子推采操作介子綏 顓頊從亡以 豎

頭須亦曰里兒須 梁弘 舟之僑為戎右以

神瞞以奸命死 茅茷 醫衍 萊駒 王官無地

狼暉 甯羸 戎津戎右 詹嘉亦曰瑕嘉 公

圻池 鮑葵 逢大夫 解揚 鄭丘綏 蔡母

張 夏陽說 析公楚人 申公巫臣亦曰屈巫

亦曰子靈楚臣 羅茂 苗賁皇亦曰苗焚皇楚

叔之子 畢陽豫讓 夷羊五 長魚矯 清沸

魍 寺人孟張 匠麗氏公嬖人 鐸過寇 解

狐 和組父子 行人子員 行人子朱 師曠

亦曰子野 虞丘書 邢伯子 追喜范鞅

劉雖 士弱 箕遺有二 黃淵 嘉父 司空

靖 邴豫 董叔 邴師 申書 叔熊 樂王

鮒亦曰樂桓子 陽甲 州綽 耶綽 斐豹

輔蹠 宛沒 胥梁帶 史趙 絳縣老人 梁

丙 外嬖嬖叔記曰 狐父 賈辛祁大 司馬

督亦曰司馬烏下段 箕遺 樂徵 右行詭

成公般 司馬彌牟郭大 孟丙孟大 樂

大 僚安楊氏 成鱣 閻沒亦曰閻明 蔡墨

亦曰史墨亦曰蔡史墨亦曰史黯 觀虎 涉佗

成何 梁嬰父 析成鮒 小王桃甲二人范

繁羽 趙羅 宋勇 公孫龍 王生 張柳

朔二人范 史龜 司馬寅 董褐或云褐 鄒

魁壘 士苗 長武子

左傳姓名字卷之三

士

楚君名諡

武王熊通第文王熊賁武堵敖熊燮

成王熊暉又名顯穆王商臣子成莊王旅子穆

共王審子莊康王昭子共邾敖麇子康靈王虔子名

昭王軫子平惠王章子昭平王居一名棄疾

楚夫人

鄧曼武夫息嫺文夫楚莊夫人秦麇

巴姬共夫孟嬴耶陽封人女越女

昭大

楚女

江芊 季芊 界我

附楚婦人

關伯比妻却子女

楚令尹楚無世卿以令尹為相而祖孫父子執

關祁武王時叔祁無事彭仲爽文王時見王

子善亦曰子元成王時關殺於菟亦曰子文成王時

子善亦曰子元成王時

子善亦曰子元成王時

子善亦曰子元成王時

伯成成得臣亦曰子玉時為呂臣亦曰叔

伯成成上時關勃亦曰子上成王時上以發

揚子文成大心亦曰大孫伯子修王時關般亦曰子

揚子文越椒亦曰子越亦曰伯棼亦曰伯賁

為子文艾獵亦曰孫叔敖亦曰沈尹亦曰

公子壬夫亦曰子辛共王時公子貞亦曰子襄

舒亦曰子南莊王時公子午亦曰子庚莊王時公子追

亦曰子木康王時王子闢即靈王時遠

亦曰子蕩靈王時公子黑肱亦曰子皙共王時

變成然亦曰子旗平王時陽句亦曰子瑕王時

王時襄瓦亦曰子常王時公子申亦

曰子西王時公孫寧亦曰子國惠王時

成嘉亦曰子孔亦王時公孫寧亦曰子國惠王時

楚卿大夫自左右尹司馬以下楚有二公子

子故并太子建等皆列其

中諸國皆不能同例也

關伯比楚君若關卅道

道

道

道

道

亂衆 觀丁父 莫敖屈瑕 莫敖屈重取 鬬
緝 鬬敖二人皆 鬬拳亦曰大伯亦曰大鬬
鬬御疆 鬬梧 耿之不比 申公鬬班若敖
王孫游 王孫喜 鬬射師杜注云即鬬 鬬章
屈完子重 逢伯 樂師師緝 鬬克亦曰申公
子儀莊王師 屈禦寇亦曰申公子邊 鬬宜
申亦曰申公子西後為商 申公叔侯 為賈亦
曰伯贏呂臣子 司馬子良子文弟 宛春 王
孫啓子元子 榮黃亦曰榮季 潘崇亦曰師叔
太師 王子職成王 息公子未 仲歸亦曰子
家 公子燮莊王傳與鬬 范山 公子夜 范
巫裔似 期思公復遂 文之無畏亦曰申舟亦
曰子舟 廬戢黎 叔麋 析公臣晉 子陽或
子貝 箴尹克黃子文孫 申叔時 潘廷或
師叔楚之崇也語 公子側亦曰司馬子反 嬖
人伍參 楚少宰 許伯 樂伯 攝叔 潘黨
亦曰叔黨潘氏 許偃 養由基亦曰養叔後為
尹 彭名 屈蕩完 王尹齊 唐狡 蔡鳩聲

熊負羈 連尹襄老 公子穀臣 士亶太子
熊相 宜僚 公子丙 司馬卯 申叔展
公子馮 申犀申舟 申公巫臣亦曰屈巫亦曰
子靈 黑要襄老 申叔跪叔時 公子申 公
子成 郕公鍾儀 子闔 子蕩 清尹弗忌上
三子巫 申驪 公子平 公子辰亦曰太宰子
商 公子罷 伯州犂 工尹襄 叔山冉 穀
陽豎 公子夜亦曰王子發鉤 公子寅 公子
樂師右司 鄧廖 司馬公子何忌 公子罷戎
屈到亦曰子夕屈蕩子 屈蕩為連尹又 揚
豚 尹宜公子格 申叔豫申叔 觀起 公子
畸為司 太宰遠啓疆 沈尹壽 師祁犂 子
疆 息桓 子駢 子捷 子孟以上五人助令
為掩子馮 穿封戌 申公子牟 伍舉亦曰
椒舉參之子 椒鳴伍舉 申鮮虞齊人為 屈
申屈蕩 鬬韋龜子文元孫克黃 申無宇亦曰
子尹無宇亦曰范無宇或云申叔 芋尹申亥無
子 涓人時 沈尹射 鍼尹宜咎本陳 然丹

亦曰右尹子革本鄭穆公孫 彭生 莫敖屈

子建 遠射 沈尹赤 遠洩 史老亦曰子壘

成虎亦曰成熊子玉 蕩侯 潘子 司馬督

露尹午 陵尹喜五師 僕析父亦曰僕夫子哲

工尹路 觀射父 遠居 左史倚相 蔦掩

族 白公子張 蔡洧 許圍 觀從起尹為

須務牟 史俾 太子祿 公子罷敵二人皆

枝如子躬 舉伯 屈罷 邱公闕辛成然

巢 闕懷俱辛 費無極 司馬子魚亦曰公子

魴 工尹赤 太子建亦曰子太平王 伍奢舉

伍尚亦曰棠君尚 伍員俱奢 左尹王子勝

司馬沈尹戌莊王曾孫沈 城父司馬奮揚

遠越 太宰犯 熊相祿 季然 莠尹然 工

尹樂 鬬且 左尹御宛亦曰子惡 工尹壽

中廐尹陽令終子句 陽完 陽陀 晉陳 鄒終

師 監馬尹大心 公子繁 武城黑 史常

鍼尹固亦曰遠固 吳句甲 王孫由于亦曰吳

由于為樂 鍾建為樂 公子結亦曰司馬子期

子啓亦曰子閭平王 鑄金武國人 甲

包胥亦曰王孫包胥 鬬與罷 葉公沈諸梁亦

曰子高 后臧葉公 藍尹聲 王孫圉 王孫

賈 宋木 潘子臣 小惟子 左司馬販 單

浮餘 白公王孫勝 王孫燕勝 石乞 市南

熊宜僚 平子期 齊管脩管仲後 圉公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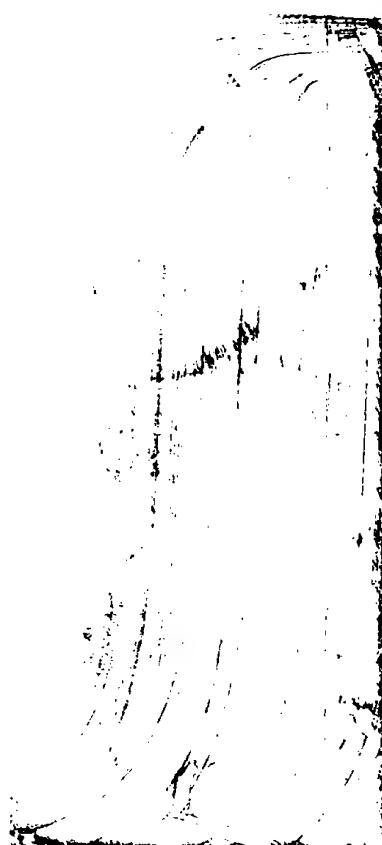
公孫寬亦曰魯陽文子子期 太師子穀 右領

差車 武城尹公孫朝子西 子良 沈尹朱

公子慶

左傳姓名考卷之二

大



春秋左傳姓名同異考卷之三

錢塘高士奇澹人輯註

齊君名謚

僖公祿父
襄公諸兒
桓公小白
武

孟無虧世公長子
孝公昭和公
昭公潘桓公
齊

君舍子相公懿公商人子相公惠公元子相公

公無野子惠公
靈公環子頃公
莊公光子靈公
景

公杵臼景公
安孺子荼景公
悼公陽生景公

簡公壬子悼公

左傳姓名考卷之三

齊夫人

王姬襄公夫人 王姬 徐羸 蔡姬 長衛姬亦曰

衛共姬
少衛姬
鄭姬
葛嬴
密姬
宋華

子叔姬昭公夫人舍母
蕭同叔子宣公夫人惠公夫人

聲孟子
顏懿姬
驪聲姬
仲子

戎子 穆孟姬 叔孫穆如女景公母 公夫人 子仲子

燕姬
齊姬
胡姬
公以夫人景
季姬
妾南公

附齊婦人

鮑司徒女 棠姜 莒葵

齊公子公孫州

東宮得臣莊公子
僖公兄夷仲年僖公
母弟公子彭生

公子疆不知何公子公子買亦曰賈公子鉏公

子糾衛公子
公子雍桓公
子山
子商
子周

子成公子固
子工鑄
子角
公皆與
子車亦

曰公孫捷頃公孫公子鉤公子嘉公子黔

公子鉏亦曰南郭且干自鉏以下皆景公子公孫無知

公孫使
公孫青亦曰子石
頃公

齊卿世系

本傳姓名考卷之三

國氏齊公

國歸父亦曰國莊子世本國懿仲之子國佐亦曰國武

子亦曰賓媚人子歸父 國勝子佐 國弱亦曰國景

子勝
國夏亦曰國惠子孫佐
國書子夏
國觀子苦

子當卽觀也

高氏齊文公子
子高之後

高倬亦曰敬仲
高固亦曰高宣子
倬曾孫莊子之孫頤子之

高無咎子固
高弱子無咎
高厚子固
高止子固

高賢子止 高郵亦曰高偃敬仲 高周

發 高張亦曰高昭子 高無平

按世本敬仲生莊子莊子生頃子頃子生宣子固固生厚厚生止又云頃子之孫武子僂即高鄭也據此則固與僂為叔姪而傳文謂為敬仲曾孫則是再從兄弟不應相距六七十此必誤有

管氏 敬姓當是管仲後

管夷吾亦曰管敬仲亦曰管仲 管嚴仲 管至父

管于奚 管脩

鮑氏 鮑姓鮑文子女為李氏

鮑叔牙 鮑牽 叔牙曾孫 鮑國亦曰鮑文子 牽兄子

鮑牧

隰氏 齊公族

隰朋亦曰隰成子 莊公會孫戴仲之子 隰鉏 朋曾孫 隰囂

陳氏 嬌姓

陳公子完亦曰敬仲 陳須無亦曰陳文子 敬仲孫史

記敬仲生孫孟夷夷生 陳無字亦曰陳桓子 無字

孟莊須無莊之子也 陳武子亦曰子疆 無字子史 陳乞亦曰陳

僖子 武子弟 陳書亦曰孫書亦曰子占 乞弟 子士

僖子 陳恆亦曰陳成子亦曰田常 乞弟 陳確亦

曰子玉 恆從兄 陳莊 恆兄 陳豹 陳逆亦曰子行

皆陳氏族

崔氏 齊公族出自丁公

崔天 崔杼亦曰武子亦曰崔子 崔成 崔疆

崔明 三人皆杼子 又有崔如

慶氏 齊公族出自桓公無虧之後

慶克 慶封亦曰慶季亦曰子家 克子 慶佐 封弟

慶舍亦曰子之 子封 慶嗣亦曰子息 慶繩亦曰

慶輿 麻嬰 皆慶氏族

樂氏

公孫竈亦曰子雅 惠公孫公子樂之子 樂施亦曰子旗

高氏

公孫薑亦曰子尾 惠公孫公子高之子 高疆亦曰子良

晏氏

晏弱亦曰晏桓子 晏嬰亦曰晏平仲亦曰晏子

弱子 晏釐亦曰晏萊 晏圉 又有晏父戎

東郭氏 齊公族出自桓公

東郭偃 東郭書 東郭賈亦曰大陸子方

齊諸卿大夫士 公子不知所出者皆再見

公子彭生 連稱 徒人費 石之紛如 孟陽

雍廩 召忽 仲孫湫 賓須無 王子城父

寺人貂亦曰豎刁 易牙亦曰雍巫 邴歇

閻職 蔡朝 南郭偃 公子疆 邴夏 逢丑

父 鄭周父 宛蒧 銳司徒 辟司徒 士華

免 王湫 夙沙衛 析歸父亦曰文子亦日子

宰 殖綽 郭最 郭榮 王孫揮 召揚 成

秩 莒恆 申鮮虞 傅摯 申鮮虞之子 曹開 上

之登 邢公 盧蒲就魁 盧蒲癸 盧蒲嬖

牢成 襄罷師 狼遽疏 商子車 商子侯

侯朝 桓跳 夏之禦寇 燭庸之越 杞殖亦

曰杞梁 華還亦曰華周 棠公 棠無咎 侍

人賈率 州綽 邴師 公孫敖 封具 鐸父

襄伊 僂堙 祝佗父 申蒯 駸茂 王何

太史兄弟四人 南史氏 士孫 烏餘 北

郭佐亦日子車 司馬竈 公孫皙 梁嬰 子尾

土黑 消寇 孔虺 賈寅 閻丘嬰 閻丘

公孫僂 子韓皙 梁丘據亦日子猶 裔

欬 祝固 史嚭 沛廋人 烏枝鳴 北郭啓

子 高齋 梁丘據臣 子淵捷亦日子車 子囊帶

籍丘子鉏 敝無存 犂彌 王猛 邴意茲 邴夏

後 茲施亦曰茲多 朱毛 王甲 江說 王

豹 宗樓亦日子陽 桑掩胥 公孫夏 公孫

揮 闕止亦日子我 諸御鞅 公孫言已 太

史子餘 閻丘息 萊章 顏庚亦曰顏涿聚

顏音 涿聚子

宋君名謚

穆公和武公弟 殤公與夷宣公 莊公馮穆公

閔公捷莊公 桓公御說昭公 襄公茲父桓公

子 成公王臣襄公 昭公杵臼成公 文公鮑

昭公 共公固文公 平公成共公 元公佐平公

子 景公樂元公 昭公得景公嗣子景公弟 周之子

其弟 日啓

宋夫人

襄夫人王姬 共夫人共姬 景夫人景曹

附宋婦人

蕩伯姬 杞妣皇野

宋卿世系

華氏戴族

華督亦曰華父督亦曰宋督亦曰太宰督戴公孫

之 華御事督孫子 華元御事 華閱 華臣

皆元 華皐比 華合比 華經 華亥皆閱

華無感亥 華喜督曾孫督生子家子家生 華

納亦曰司馬子伯亦督 華椒 華弱 華定杜

弱叔孫定桓曾孫傳文 華啓子定 華費遂華氏

考無 華疆亦日子皮 華多僚 華登皆費

呂封人華豹華氏 華姓亦華 華吳卑此

樂氏戴族

樂豫戴公元孫公生樂甫衛生碩甫澤 樂嬰

齊 樂舉世系 樂呂豫從弟碩甫澤又生夷

樂懼戴公六世孫 將鉏樂氏 樂轡亦日子蕩

樂裔冠 樂喜亦日子罕司城為政術五世

甫衛生石甫顧澤生夷甫傾生東 樂遄

鄭克克生西鄉士曹曹生喜見檀弓注疏 樂人

冠 樂大心亦曰桐門右師 樂祁犁亦曰樂

祁亦曰司城子梁 樂輓冠為司 樂舍大心以下

按杜注齊大心不言子罕孫然言子 樂溷亦曰

子明冠 樂兒 樂莢亦日子潞以司城為 樂

朱鉏冠 樂得亦曰門尹得

皇氏戴族

皇父充石戴公冠 公子穀甥 司寇牛父皆充

而曰公子未詳 皇鄭亦曰大司馬椒為子 皇

國父充石後世 皇奄傷 皇野亦曰司馬子仲

師少成 向魑亦曰恒魑亦曰恒司馬 巢之弟	宜亦曰子祿 皆成 向勝 向行 向巢亦曰右	師 守勝 守生 守成 及向 向寧 子成 向鄭 向	向爲人 恒公子 父盼之後 向帶 從弟 向戌亦曰合左	向氏 桓族	壽 子蕩 意諸 蕩澤亦曰子山 子	公子蕩亦曰司城蕩 桓公 公孫壽 子蕩 蕩意諸	蕩氏 桓族	魚石 子友 魚府 石	公子目夷亦曰司馬子魚 桓公 公孫友 子目夷	魚氏 桓族	成也 仲江 師之 仲幾 孫仲江 仲佗 子仲幾	公子成 莊公 公孫師 成從子世本曰右帥成之	仲氏 莊族	老佐 戴公五世 孫爲司馬	老氏 戴族	我野 皇伯 亦野 皇緩 從弟 皇懷 從弟	皇瑗 充石八世 孫爲右師 皇巢 子瑗 皇剗般 子 皇井
---------------------------	----------------------------	--------------------------------------------------	------------------------------------------	----------	------------------------------	------------------------------------	----------	---------------------	--------------------------------	----------	------------------------------------------	--------------------------------	----------	--------------------	----------	----------------------------------------	--------------------------------------------------

公孫援 公孫丁 母弟辰 公子地 公子城	惡 公子寅 公子御戎 公子朱 公子固	司徒 太子座 平公 惠牆伊戾 寺人柳 戴	公子肥 文公 西鉏吾 莊朝 伯氏 司 蒞	帥甸 公子朝 狂狡 羊斟 還無社 宋屬國	襄公 公孫鍾離 襄公 郈班 文公母弟須	大司馬固 門尹般 公孫鄭 公子卬 孔叔	猛獲 子皆萬 仇牧 蕭叔大心 公孫固亦曰	雍氏 公子游 南宮長萬亦曰宋萬 南宮牛	宋諸卿大夫士	弗父何 宋厲公 正考父 弗父何曾孫弗父何生	孔氏	公子圍龜亦曰子靈 靈不綏 圍龜	靈氏	鮮曜 桓公子公 子麟之子 麟朱 聯會孫曜生文文	麟氏 桓族	子頤 子車 司馬牛 皆魁	子超 趙生
---------------------------------	--------------------------------	-------------------------------------	----------------------------------------	-------------------------------------	---------------------------------	---------------------------------	----------------------------------	------------------------------	--------	--------------------------------	----	-----------------------	----	-------------------------------------	----------	-----------------------	----------

公孫忌 司馬疆 鄭甲 宜僚華費遂 張

何 鄭翩 曰任 豐愆 廚人濮 翟僂新

莊董 十犖 省臧 士平 邊印 遠富獵

石彊褚師 褚師子肥 宋公子朝亦曰宋朝

成謹 郤延 公文氏 田丙 子儀克桓司

大尹 祝爲 祝襄

左傳卷之三

士

衛君名謚

桓公完莊公 州吁桓公 宣公晉桓公 惠公

朔宣公 黔平宣公 懿公赤惠公 戴公申宣公

孫昭 文公燬戴公 成公鄭文公 穆公速成公

子 定公臧穆公 獻公衎定公 殤公剽宣公

子 襄公惡獻公 靈公元襄公 莊公蒯聵靈公

子 出公輒莊公 衛君起靈公 悼公黔

衛夫人衛女附 莊姜 厲嬀 戴嬀以上莊公夫人 夷姜 宣姜以上公

人 宋桓夫人 許穆夫人皆宣公夫人 定妻定公夫人

敬嬀宣公夫人 宣姜襄公夫人 嬀始襄公夫人 南子宣公夫人

呂姜莊公夫人 孔伯姬宣公夫人

衛公子

左公子洩 右公子職 孝伯 太子伋亦曰急

子 公子壽 昭伯頑 齊子昭伯 叔武亦曰

夷叔 公子瑕亦曰子適 子儀皆成公 子叔黑

背定公 子展 子孺 子伯 子皮 子行

子鮮亦曰公子鱣獻公 孟縶亦曰公孟宣公

公子郢亦曰子南寤公子世本日昭子 太子疾 公子青

公孫般師襲公孫

衛卿世系

孫氏武公之後七世而至良夫其先有惠孫孫武仲

孫莊子見哀公傳 孫昭子名不著 孫良夫亦曰

孫桓子 孫林父亦曰孫文子良夫子 孫蒯林父弟

孫嘉 孫襄亦曰伯國蒯弟

寧氏亦武公之後至寧喜為九世

寧跪 寧速亦曰寧莊子 寧俞亦曰寧武子速子

寧相俞子 寧殖亦曰寧惠子 寧喜亦曰悼子

亦曰寧子殖子

北宮氏成公之後

北宮括亦曰懿子武公會孫 北宮遺括子 北宮化亦

曰文子 北宮喜亦曰貞子 北宮結

公叔氏獻公後

公叔發亦曰公叔文子世本發亦作拔何晏論語注作公孫枝枝字當即拔

字之 公叔戌亦曰公叔朱下發

石氏

石碯亦曰石子、石厚碯子碯之族石不 石祁子碯之子名不

著 石稷亦曰石成子碯四世孫 石買亦曰石共子

石魋曼姑子 石惡亦曰悼子買子 石圃惡從子 石曼姑

孔氏姑姓

孔嬰齊 孔達禮記稱莊叔當謚莊子 孔烝鉏亦曰孔成

子達孫禮記 孔羈烝鉏子 孔圉亦曰仲叔圉亦

曰孔文子魯會孫禮記曰文叔 孔悝圉子按世本莊叔達

生成叔烝鉏組生頃叔羈生昭叔起 起生文叔圉生悝見禮記祭統注疏

太叔氏春秋作世古太世二字通用故王太子曰王世子

太叔儀亦曰太叔文子 太叔申亦曰懿子儀孫

太叔疾亦曰世叔齊亦曰悼子申子 太叔遺亦曰

太叔僖子疾之弟

王孫氏

王孫賈

王孫齊

史氏

史朝 史鮪亦曰史魚朝子禮記謂之柳莊 史苟亦曰文

子朝

南氏

公子郢亦曰子南靈公公孫彌牟亦曰子之亦

曰文子亦曰木即子權弓有司冠惠子亦曰惠叔

齊氏

齊惡 齊豹

褚師氏

褚師圃 褚師子申 褚師定子 褚師比亦曰

褚師聲子

衛諸卿大夫士

左傳卷之五

左

右宰醜 孺羊肩 渠孔 子伯 黃夷 華龍

滑 禮孔 禮至 元咺 元角 鍼莊子 士

榮 周歆 冶廬 向禽 仲叔于奚 太師

師曹 遽伯玉 尹公佗 庚公差亦曰子魚

公孫丁 右宰穀 殖綽 雍鉏 公孫免餘

公孫無地 公孫臣 公子荆 趙厲 屠伯

宗魯 祝龍 華齊 慶比 公南楚 華寅

鴻駢魋 析朱鉏亦曰成子 渠子 子玉 霄

子 高魴 彪侯 子行敬子 祝鮒亦曰祝佗

子魚 公孟 子 滑羅 趙陽 戲陽

速 夏戊亦曰夏丁氏晉悼公子 行人子羽

子木 渾良夫 寺人羅 樂寧 召獲 子

路亦曰季子亦曰仲由 子羔亦曰高柴 公孫

敢 石乞 孟獻 司徒驪成亦曰還成 鄢武

子亦曰肸 子伯季子 許公為 占夢嬖人

胥靡救 匠氏 戎州已氏 彭封彌子亦曰彌

子瑕 公文要亦曰公文懿子 司寇亥 司徒

期 優役 拳彌 鄧子士 祝史揮

左傳卷之五

左



春秋左傳姓名同異考卷之四 國語附見

錢塘高士奇滄人輯註

陳君名謚

桓公鮑文公 厲公躍桓公 莊公林厲公 宣

公杵臼莊公 穆公欸宣公 共公朔穆公 靈

公平國共公 成公午靈公 哀公溺成公 惠

公吳哀公孫 懷公柳惠公 閔公周悼公

陳夫人

哀公元妃鄭姬 二妃 下妃

附陳婦人

夏姬

陳公子

太子免 太子禦寇 悼太子偃師 公子酉

公子勝

陳大夫

五父亦曰陳佗 鍼子 公子完亦曰敬仲 顓

孫 女叔 原仲 轅濤塗亦曰轅宣仲 轅選

御叔少西子 洩冶 公孫寧亦曰孔寧 儀

行父 夏徵舒亦曰少西氏亦曰夏南 袁僑

公子黃 慶虎 慶寅 慶樂 鍼宜咎 司馬

桓子 賈獲 孔魚 公子招 公子過 干徵

師 袁克 夏齧 公孫佗人 逢滑 轅頗

轅咺 宗豎 轅買 公孫貞子 芊尹蓋

曹君名謚

桓公終生穆公 莊公射姑桓公 僖公赤莊公

昭公班僖公 共公襄昭公 文公壽共公

宣公廩文公 成公負芻宣公 武公滕成公

平公須武公 悼公午平公 聲公野悼公

公通平公 靖公露聲公 曹伯陽靖公

曹大夫

曹羈莊公 僖負羈妻 豎侯犕 公子首 公

子欣時亦曰子臧 公孫會子臧 翰胡 公孫

疆亦曰司城疆

左傳姓考卷之四

三

蔡君名謚

宣公考父戴侯 桓侯封人宣公 哀侯獻舞桓侯

子穆侯肸哀侯 莊侯甲午穆侯 文侯申莊侯

子景侯固文侯 靈侯般景侯 平侯廬隱侯

子之悼侯東國平侯 昭侯申悼侯 成侯

朔昭侯

蔡大夫

蔡季 司馬公子樊 公子履 太師子朝 公

孫歸生亦曰子家亦曰聲子子朝 朝吳聲子

公子元 公子乾皆昭侯子 公子駟 公孫獵 公

孫翩 文之錡 公孫辰 公孫姓 公孫盱亦

名霍

左傳姓考卷之四

四

秦君名謚

文公襄公 寧公文公孫 出子寧公 武公寧公

長子 德公武公 宣公德公 成公宣公 穆公宣公

任好成公 康公穆公 共公康公 桓公康公

共公桓公 哀公景公 惠公哀公 桓公哀公

悼公惠公 厲共公悼公

秦夫人附女

穆姬 女簡璧

秦大夫由余之屬不見經傳者不載

左傳卷之四

五

百里奚亦曰井伯 蹇叔 冷至 公子繫記曰顯

大夫子明或曰即孟明 公孫枝亦曰子桑 平

豹 卜徒父 小子憖 杞子 逢孫 揚孫

百里孟明視亦曰孟明子奚 西乞術蹇叔 白乙

丙 奄息 仲行 鍼虎 繞朝 杜回 成差

不更女父 史顓 士雅 庶長鮑 庶長武

庶長無地 右大夫說 右大夫詹 后子鍼

亦曰伯車 子蒲 子虎 醫綏 醫和

越君名謚

越子允常 越子勾踐允常 太子適郢

越大夫

常壽過 胥犴 公子倉 壽夢 大夫種亦曰

文種 疇無餘 謳陽 范蠡 后庸亦曰舌庸

苦成 皐如 諸鞅 諸稽郢

左傳卷之四

六

許君名諡

許莊公 穆公新臣 僖公業 昭公錫我 靈

公甯 悼公買 許男斯 元公成

世子止 悼公

許大人

百里

邾君名諡

儀父 子瑱 儀父 文公遠條 子瑱 定公猷

文公 宣公輕 定公 悼公華 宣公 莊公穿 悼公

子 隱公益 莊公 桓公革 隱公 邾君何 桓公

邾夫人

齊姜 晉姬

邾大夫

捷菑 庶共 畀我 羊羅 公孫鉏 徐鉏

丘弓 茅地 黑肱 夷射姑 茅夷鴻亦曰成

小邾君名謚

邾黎來亦曰小邾子 穆公自穆公以後盟會皆有小邾子不著名謚

小邾大夫

小邾射

左傳卷之四

九

吳君名謚

吳子壽夢乘 吳子諸樊過壽夢 吳子餘祭諸樊

吳子夷昧餘祭 吳子僚亦曰州于夷昧

吳子闔廬光諸樊 吳子夫差闔廬

吳大夫

延州來季子亦曰季札 壽越 屈狐庸 蹇由

公子苦雒 偃州員 伍員亦曰子胥亦曰申

胥 鱣設諸 公子掩餘 公子燭庸 太宰嚭

亦曰子餘 子山 夫槩王亦曰堂谿氏 太子

終縶 洩庸 王犯 王子姑曹 徐承 胥門

巢 展如 行人且姚 太子友 王子地 王

孫彌庸 壽于姚 申叔儀 王孫雄 華登

行人奚斯 右畸 少司馬茲 舅獲 王孫苟

公子慶忌

左傳卷之四

四

滕君名謚

滕侯 宣公嬰齊 昭公 文公 成公原 悼公 頃公結 隱公虞母

左傳卷之四

十一

薛君名謚

薛侯 薛伯 獻公穀 襄公定 薛君比 惠公夷又名寅 薛大夫 薛宰

左傳卷之四

十一

杞君名謚

武公諱發靖公武公共公靖公惠公共公

成公惠公桓公姑客考公桓公

文公益姑平公郁釐悼公成

隱公乞僖公過閔公淮

杞夫人

杞伯姬魯莊公女杞叔姬魯宣公女

莒君名謚

茲平公紀公庶其季佗渠丘公朱犂比

公密州又名賈展與著丘公去疾共公庚

與郊公

莒夫人

向姜叔姬

莒大夫

莒嬰莒咺公子務婁晉柁公子城太

子僕牟公子鐸公子意恢滿餘侯亦

自茲夫苑羊牧之烏存

附諸小國君臣見經傳者

紀侯 紀伯姬 紀叔姬皆紀夫人 裂繻 紀季皆紀

夫大

鄆子有二一在僖公時為宋襄公使邾人用之一在宣公時為邾莊之 鄆世子

巫 鄆季姬魯僖公女為邾夫人 莒女為邾夫人

鄆侯吾離 鄆祁侯 驪甥 聃甥 養甥皆鄆大夫

芮伯萬 芮姜

沈子揖 沈子逞 沈子嘉

隨侯一見魯桓時一見魯定時 季梁 少師 鑄金皆隨大夫

左傳卷之四

主

唐惠侯 唐成公

胡子髡 胡子豹

虢叔亦曰虢公 虢公醜 虢公林父 祝應

宗區 史嚳皆虢大夫虢公多為周卿士故復見于周

蕭叔 蕭同叔

成蠻子壽 成蠻子赤

邠伯 太子朱儒

虞公在桓僖二公時 虞叔 宮之奇虞大夫

商公欸 南燕仲父

介葛盧

無終子嘉父 孟嘉嘉父臣

邢侯 國子邢大夫

遂君不著 因氏 工婁氏 須遂氏 領氏

萊共公浮棠 正與萊大夫

徐子 徐子章羽 儀楚徐大夫

梁伯 卜招父梁臣

潞子嬰兒 潞伯姬晉景公姊 鄆舒潞臣 仲章潞賢人

穀伯綏 牟人 葛人 頓子牂 舒子平

肥子綿畢 鼓子鳶鞮 戎子駒支其先姜戎氏 宿

男 滑伯 郕子 邾子 郕伯姬 郕子 郕

夫人宋向戌女 譚子 弦子 偃陽子 陸渾子

荀侯 賈伯 息侯 黎侯 賴子 淳于公

祁子 夔子 宗子 舒鳩子 鍾吾子 巴子

韓服臣 麋子 白狄子 驪戎男羅君不著

伯嘉羅夫

伯嘉羅夫

伯嘉羅夫

伯嘉羅夫

伯嘉羅夫

左傳姓名考四卷

江蘇巡撫
孫進本

國朝高士奇撰士奇有左傳地名考已著錄是編蓋與地名考相輔而行然體例龐雜如出二手如不論嫡妾皆謂之夫人已於篇首發例而於齊乃別出悼公妾季姬一條有世系者從其世系不論歲月亦於篇首發例而晉平鄭父平豹巫臣邢伯皆不相隨楚伯州犁吳伯嚭仍系之晉楚管修仍系之齊而巫臣之子乃不系之楚魯婦人戴已楚婦人鬬伯比妻齊婦人棠姜陳婦人夏姬宋婦人蕩伯姬之類各出一條而他國皆不載僖負羈下旁注一妻字尤不畫一魯君女紀伯姬楚君女江芊之類亦各出一條而他國不載秦女簡璧衛孔伯姬併列之夫人條中尤爲舛謬周石速以膳夫列之大夫晉優施寺人披豎頭須並以賤役列之士許叔名見於傳削之不載滕薛杞莒皆自爲篇而虢公虞公紀侯隨侯皆儼然躬桓之班乃與潞子嬰兒介葛盧等併爲一篇其他顛倒雜亂自相矛盾者幾於展卷皆然不能備數其委諸門客之手士奇未一寓目乎

春秋測微九卷

〔清〕朱奇齡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道光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春秋測微

十三卷》提要

不似左氏之微而古之釋經者一曰改二曰微春秋自左氏微釋氏微張氏微而外又有春秋微指春秋專主發微春秋續義發微蓋思釋其微旨也竊嘗以爲春秋與他經不同他經多說理而春秋爲紀事理或可以意推而事則難以懸測索微言於春秋尤微乎微者也禮曰屬辭比事春秋故也論者以爲按所繫之辭合其所記

之事比而屬之其事既存其義自顯庶筆削微旨可得而見不知聖經辭簡義奧寓意宏深說經者惟有先見策書原本然後筆削之義可求筆削義明然後聖人所以去取予奪之意可推今筆削之微自昔無微求其原本改本具在故但有公羊所引春秋測微序

若左氏之微而

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實如雨一隙若左傳所稱甯殖言載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而經祇書衛侯行出奔齊其爲聖人所改與否已未可定至稱書曰天王狩于河陽乃僅有改本併不知原本爲何語則其孰爲史官記載孰爲聖人筆削將何從而辨之又況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事既屢變文亦屢更是以比事之例有順文上下而爲比者有分別事類而爲比者屬辭之例有事同而辭不同者有事不同而辭同者左氏躬爲國史親覽載籍公穀授目經師去古未遠對於聖經微旨無不妙合然或則事詳而義疏或則義精

通鑑
卷之

而事謬。學者主數千百載之後。欲以所書推所不書。以所不書揣度所書。自非尋其始終通其脈絡。因事以核其義。據義以斷其事。參指互考。融會全經。而折衷之。勢必有疑其義而害其事。否則執其事而害其義。又不然。於此則以為褒。於彼則以為貶。辭其文而事義俱害。下免如前人之所識者。至于官名地名人名之舛舛。異時日月之偽傳。於當世事實不能縷析條分。則於聖人筆削之旨。必不能推求詳盡。類例愈繁。大義愈隱。而微言下且愈晦。哉。海昌朱樵先生著春秋測微十三卷。埽除一切穿鑿附會之弊。以經解經。經有者不敢疑。經無者不敢信。弟本林測微序

一卷。備記王朝列國年系。謚號。附及諸卿氏族。可以得時勢之詳。十二公各為一卷。備載經文事實。兼註地名。嗣世可以探筆削之意。其說以胡傳為宗。而於傳之深刻過當者。時為糾正。如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即駁駁而書名之說。公敗齊師于長勺。即駁詐戰曰敗之說。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即駁君與臣同殺則稱國之說。吳子使札來聘。即駁去公子責其讓國之說。齊人來歸郕。即駁陰西。即駁聖人自序其功之說。若斯之類。不可殫述。大旨主於簡易正。直言必有本。意必持平。酌情理之中。而立褒貶之準。不肯依附牽就。致蹈強經從傳之習。至其於夏時冠周

月之說。則謂不應匹夫竊議禮之柄。於祀滕攝子。則謂春秋無黜陟諸侯之理。於趙盾則數以三罪。謂司馬昭之不若。而辨左氏為法受惡之誣。於歸生則斥其畜老為戲言。而據鄭人斷子家之棺之事。定為謀逆之首惡。大義凜然。足以翊綱常而扶名教。深有合於劉謙疑明是非之微旨。又以莊公二十七年公子友如陳。本復至閔公元年始歸。揆以當日情事。及左傳請復季友。使召諸陳之文。信而有徵。尤於前人所未核。視彼逞私見而曲聖經。與拘舊說而昧新義者。相去奚啻倍蓰。固春秋家所當寶貴矣。先生是書初上

春秋測微序

序

三

秘府世間未有刊本。學者無由得見。今先生裔孫半塘利史。密宰六合。將附其書於剞劂氏。遂得見先生手錄。而讀之。竊幸見先生親筆之書。有若親炙先生之門。且吾先生子孫承家學。並能廣先生之傳。益信能發聖人之微言者。其後決不憂武。也。爰不揣固陋。謹述大凡於簡端。併以質諸半塘。道光庚子林鍾月既望。晚松後學田復敬識於六峯書院

修

春秋測微跋

吾師朱半塘先生以其曾祖樵叟人所著春秋測微十二卷屬埴校正謄脫將付之攻木氏埴據取說春秋之書比而讀之以審其異同既卒業復於師曰謹案春秋正義述漢嚴氏春秋引觀周篇云孔子將修春秋與左邱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春秋之經邱明為之傳共為表裏則造滕之言不誣也以經考之如鄭伯克段于鄆天王狩于河陽許世子止弑其君買衛侯出奔齊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及公亮以不地見弑師以戰見敗公夫人奔曰孫內殺大夫曰刺吳

楚不書葬宋盟先晉之類非讀左氏傳烏知為聖人之所修哉桓譚新論云左氏傳於經猶衣之表裏相持而成經而無傳使聖人閉門思之十年不能得也旨哉言乎公穀雖義例精嚴而比附日月頗傷繁瑣然遺文隙緒尚有存焉唐人始東三傳於高閣而肌說滋矣宋胡文定公傳為經筵進講之書大半係題發揮自成一說而攻之者鉅起蓋是非之心不可沒也是書大旨宗左氏而兼采公穀及諸儒之說雖頗右胡傳然駁議者一百數十餘事且指其失曰迂曰鑿曰此胡氏之春秋非聖人之春秋深切著明殆擇善而從不苟為同異者與至其詞旨淳實

不為橫騫別驅之習尤春秋家所不可廢之書也

春秋測微

卷首

東海樵叟朱奇齡述

王朝世次

周自平王東遷洛陽舉豐鎬之地而棄之秦所謂東周也至平王四十九年己未始入春秋為魯隱公之元年王名宜臼在位五十一年崩孫林立是為桓王在位二十三年崩子佗立魯桓公是為莊王在位十五年崩子胡齊立魯莊公是為僖王亦曰釐王在位五年崩子閔立魯閔公是為惠王元年有子頹魯惠王之亂出奔溫鄭伯虢公帥師殺子頹奉王歸于周其後王欲

廢太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公會于首止以定之惠王在位二十六年崩子鄭立魯鄭公是為襄王二十四年以王子帶之亂出居于鄭晉文公迎王入于王城殺太叔帶亂乃定在位三十三年崩子士臣立魯襄公是為頃王在位六年崩子班立魯頃公是為匡王在位六年崩弟瑜立魯匡公是為定王在位二十一年崩子夷立魯定公是為簡王在位十四年崩子泄心立魯簡公是為靈王在位二十七年崩子貴立魯靈公是為景王太子聖早卒少子朝有寵于王欲立之未果王在位二十五年崩單子劉子立王次子猛魯景公是為哀王在位二年

是為同母弟弓立魯昭公是為敬王周大夫尹氏立子朝為王亂于王室者四年晉荀躒藉談帥師會劉單克之王子朝奔楚王室乃定春秋終于哀公十四年蓋敬王三十九年也

附世族

王子虎王叔簡公王叔桓公

劉康公即王子季子定公獻公文公桓公

單伯襄公頃公靖公獻公成公穆公武公

列國世次

魯姬姓侯爵周公旦之子伯禽父始封于魯七世孫曰惠公弗

皇惠公生隱公息姑隱公以平王之四十有九年己未立位十一年卒弟桓公執立魯桓公在位十八年被弑于齊子莊公同立魯莊公在位三十二年卒子閔公啟方立魯閔公在位二年卒兄僖公申立魯僖公在位三十三年卒子文公興立魯文公是為宣王在位十八年卒子成公黑肱立魯成公在位十八年卒子襄公午立位三十一年卒子昭公稠立魯昭公在位二十五年討季氏弗克孫子齊在外八年凡三十三年卒于乾侯季氏廢太子立公弟定公宋宋宣公在位十五年卒子哀公蔣立魯哀公在位二十

有七年欲以越伐魯去三桓弗克因孫子邾遂如越國人迎公
乃復歸卒於有山氏而春秋則以十有四年終焉其後傳悼公
寧元公嘉穆公顯共公奮康公屯景公匿平公叔文公賈頃公
孺自魯公以後魯如小侯卑於三桓之家起隱公至頃公凡二
十一世為楚所滅

附世族

孟孫氏即仲孫氏公子慶父桓公之子也莊公卒子般立共公即慶父

使賊殺之閔公立共仲又使賊殺之奔莒季友立僖公討共仲

於莒乃繼而死立其子公孫敖為後是為穆伯卒於齊子殺嗣

春秋測微

三

是為文伯其次子惠叔請其父喪歸葬之惠叔名難文伯卒子獲嗣

是為獻子獻子卒子速嗣是為莊子莊子卒子獨嗣是為孝伯

孝伯卒子獲嗣是為僖子僖子卒子何忌嗣是為懿子南宮敬叔

僖子懿子卒子肅嗣是為武伯終哀公之世其出自獻子者則

又有子服宅子服椒子服回子服景伯凡四世

叔孫氏公子牙亦桓公之子也與慶父謀為亂故季友矯之而

死立其子公孫茲為後茲卒子叔孫得臣嗣是為莊叔莊叔卒

子僖如嗣僖如有罪奔齊弟豹亦往魯人召豹而立之是為穆

子穆子卒子楷嗣是為昭子昭子以昭公孫於齊告季孫而請

復之季孫諾而復振昭子以為欺君遂自殺也子不敢嗣是為

成子成子卒子州仇嗣是為武叔武叔卒子舒嗣莊叔同產則

有叔仲彭生是為惠伯為襄仲所殺傳叔仲帶叔仲小凡三世

季孫氏季友亦桓公之子也立僖公有功於魯賜之汶陽及費

而季氏始大是為成季成季卒子無佚嗣無佚卒子行父嗣是

為文子相三君有賢名文子卒子宿嗣是為武子武子廢長子

公彌而立少子鮒武子卒子鮒嗣是為悼子悼子卒子意如嗣

是為平子平子卒子斯嗣是為桓子桓子卒子肥嗣是為康子

先哀公而沒世專國政

春秋測微

四

東門氏公子遂即仲孫莊公之子也殺子赤立宣公東國之政遂

卒子歸父嗣宣公之末年歸父謀諸公欲以晉人之力去三桓

而張公室遂聘於晉適公薨季文子乃追論其父殺嫡立庶之

罪逐東門氏子家即歸父奔齊魯人立其弟仲嬰齊為後

子叔氏叔矜宣公之弟也不義其兄終身不仕傳公孫嬰齊為

後子叔氏叔老叔弓叔輒叔輒弟叔詣叔還叔弓凡七世

城孫氏公子驅惠公之弟也是為城僖伯傳城哀伯伯氏視城

文仲達城宣叔許城武仲紇武仲得罪奔邾請立後於魯魯人

立其兄城為傳子城昭伯昭伯之從弟會城魯為讒於城氏而

逃於李氏臧氏將執之入季氏之門平子怒拘臧氏老於是季
臧相惡故昭伯從昭公出亡平子乃立會為臧氏後傳臧賈臧
石凡九世

孔氏弗父何出於宋傳宋父周世子勝正考父孔父嘉金父暉
夷防叔伯夏叔梁紇仲尼兄曰凡十一世

展氏公子展之孫無駭為司空及卒隱公命以展為氏展禽即柳
惠下展喜皆其後也

齊姜姓侯爵系出炎帝裔孫伯夷為四岳佐禹平水有功賜姓
姜氏謂之呂侯商末太公望佐武王定天下以功封於齊傳世

春秋測微

五

十有二至僖公祿父九年始入春秋蓋魯隱公元年也在位三
十三年卒子襄公諸兒立魯桓公襄公無道公子小白子糾皆
出亡於外在位十二年為無知所弒桓公小白立稱伯於
諸侯魯莊九在位四十三卒子孝公昭立魯僖十在位十年
卒弟昭公潘立魯二十在位二十年卒子舍立公子商人昭公
弒舍自立魯文公十五年是為懿公在位四年為其臣邴歇闕職所弒
兄惠公元立在位十年卒子頃公無野立在位十七年卒子宣
公環立在位二十八年卒子莊公光立在位六年為其
臣崔杼所弒弟景公杵臼立魯二十在位五十八年卒子安孺

子荼立魯六其臣陳乞弒之立悼公陽生景公在位四年卒左
弒子簡公立魯十在位四年其臣陳恒弒之立其弟平公魯
而春秋終於是年云是時田常即陳恒相平公專齊之政刻齊安
平以東為田氏封邑其君守位而已傳宣公積康公賁賁卒遂
絕呂祀田氏卒有齊國

附世族

高氏自高儀相齊傳高固宣子高厚殺之高無咎奔莒二人高止
被放高弱無咎止子高豎叛齊人立高邲為後傳高偃高張
齊弱之子高無平有後於齊

春秋測微

六

國氏自國歸父為命卿傳國佐殺國勝及弟弱弱子國夏惠
齊人立夏之子國書傳國觀終平公之世
鮑氏自鮑叔牙奉桓公為管仲而立伯功其後人見於春秋傳
者則有鮑牽被諸則足鮑國文子鮑牧殺之世次已不可考
晏氏自晏桓子弱始見於春秋傳傳晏嬰仲晏晏圉凡三世
閔丘氏閔丘嬰閔丘明閔丘息見於春秋傳者三人
陳氏自陳公子完仲齊桓公傳傳孟得孟陳須無文陳無宇
桓陳開及其弟乞乞弒安孺子立悼公而陳氏始大至陳恒
成兄弟六人開子陳豹陳堆陳遄強橫尤甚恒遂弒簡公專齊

政而篡齊之勢成矣

晉姬姓侯爵成王封弟叔虞於唐都翼傳八世至穆侯夫人姜

氏生世子名之曰仇仇以條之其弟名曰成師以千畝之穆侯辛

子文侯仇立傳子昭侯伯乃封其叔父成師於曲沃是為桓叔

魯惠公之三十年晉大夫潘父弑昭侯將納曲沃伯不克晉人

立孝侯平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莊伯伐翼弑孝侯翼人立

其弟鄂侯都鄂侯二年始入春秋蓋魯隱公元年也紀是時晉

分為二以翼曲沃別之鄂侯六年隱五年曲沃莊伯伐翼鄂侯奔

隨其明年翼人迎翼侯歸納諸鄂故稱鄂晉列侯桓王立鄂侯

春秋測微

之子先於翼是為哀侯曲沃武公伐而獲之小子湫立曲沃伯

武誘而殺之遂滅翼桓王復立其弟緡於晉在位二十七年為

曲沃所滅莊十六年癸卯

曲沃武公稱立三十八年莊十六年滅晉而并其地盡以寶器賂唐

王王命以一軍為晉侯其明年辛子獻公詭諸立獻公嬖驪姬

生子奚齊於是殺世子申生逐羣公子屬奚齊於荀息而立之

獻公在位二十六年辛荀息立奚齊里克弑之又立其弟卓克

又弑之夷吾入是為惠公僖十年在位十五年辛子懷公國立

秦人殺之納重耳於晉是為文公僖二十五年稱伯於諸侯在位

八年辛子襄公驪立僖三十三年甲午復伯在位七年辛子靈公夷皋

立文七年在位十四年其臣趙盾弑之迎公子黑臀於周而立

之宣三年是為成公在位七年辛子景公宣十年在位十

九年辛子厲公州蒲立成十一年在位八年為其臣欒書中行偃

所弑迎公子周立之襄元年是為悼公復伯在位十五年辛子

平公彪立襄十六年在位二十六年辛子昭公夷立昭十一年在位

六年辛子頃公去疾立昭十七年在位十四年辛子定公午立昭三

十年在位三十七年而春秋以三十一年哀十四年終焉其後傳

出公哀公幽公烈公孝公靖公凡六世韓趙魏烈公時已受逆

春秋測微

滅晉而分其地晉絕不祀

附世族

趙氏造父七世孫趙夙始仕於晉傳公孟趙衰衰從文公出亡

反國以功封原大夫任國政成趙盾固之宣傳子朔屠岸

賈殺之并殺趙同趙括趙嬰齊滅其族朔子武以遺腹得脫後

遂復其田邑如故平公時為正卿秉政文傳子成景孫鞅

子諡簡鞅子無恤諡襄立其從子浣伯魯子稱獻侯子籍受王命

為諸侯烈而春秋傳終於無恤云

魏氏畢公高之苗裔畢萬事晉獻公以功封於魏遂為魏氏萬

之子魏罃武從文公出亡反國封列大夫治於魏武子生悼子
悼子生莊公佐悼公定伯徙治安邑魏之昆弟呂錡莊子生
獻子錡滅祁氏而分其邑使其子魏戊治之錡之子相顯之子
獻子生襄子錡傳魏豹魏斯斯受命為諸侯文侯而春秋傳
終於約云

韓氏韓之先與晉同姓其後事晉有功得封於韓原曰韓武子
傳韓簡子與三世而至韓厥居卿位號為獻子獻子傳宣子起
穆子起之弟宣子傳貞子韓徙治平陽起子又有叔禽叔貞子
傳簡子信春秋傳止此其後傳莊子康子武子至韓處遂受
春秋測微

命為諸侯諡曰景侯

范氏杜伯隰叔始事晉至士蕩而始顯獻公時為大司馬傳成伯貞子
會武會有三子曰士燮文曰士魴士曰士渥濁燮傳士曰士鞅宣士鞅

獻士吉射昭吉射與知韓趙魏相攻遂出奔據邑以振趙鞅滅
之出於士渥濁者傳士弱士伯服士彌牟皆晉大夫

中行氏荀林父顯於晉傳荀庚荀偃獻荀吳穆荀寅與范氏
同振趙鞅滅之

羊舌氏羊舌大夫傳羊舌職職有四子曰伯華羊曰叔向即
曰叔虎叔曰叔鮒叔叔向之子楊食我伯以黨于祁氏為范鞅

所殺滅其族

智氏荀首傳荀瑩武荀盈荀躒文子盈次荀甲宣荀瑤子後為
三家所滅有程鄭者亦智族也

祁氏祁奚為晉名臣傳子午孫盈盈執其家臣之亂法者將殺
之其家臣賂荀躒告於晉侯晉侯殺之祁氏亡

樂氏樂賓傳樂成樂枝貞樂書武樂及鍼子樂子盈遭母
之喪之讒為范鞅所逐非其罪也卒殺之滅其族

卻氏卻叔虎傳卻蒍欲秋文公不臣故其子卻缺子耕於野曰
季蒍之仕於朝卒使為政傳卻克蘇卻錡其族有卻鞏卻至者

春秋測微

與錡皆為晉卿亦從政專利而多怨厲公之嬖臣合謀而殺三
卻卻氏亡

狐氏狐突晉文公外祖以其子狐毛狐偃從文公出亡患公殺之毛
偃皆有功於晉偃子狐射姑奔狄晉以狐鞠居即續為後

先氏先軫即原軫先軫奔先且居先僕先克子先穀召狄為亂
滅族

樂氏樂伯樂王鮒樂微樂霄見於春秋傳者四人

解氏解揚解張解孤見於春秋傳者三人
籍氏籍偃籍談籍秦見於春秋傳者三人

張氏張老張君臣見於春秋傳者二人

齊氏自齊臣曰李為晉名臣傳司室李子齊克齊重屬公外甥
殺三郕者

齊梁華凡五世

司馬氏司馬侯司馬齊即士叔
齊女齊司馬督卿見於春秋傳者三人

宋子姓公爵周成王既克武庚封微子為宋公以奉殷祀傳世

初傳弟仲後十有二至穆公和宣公舍子之七年紀始入春秋

又二年穆公疾屬與夷宣公
子於孔父而立之出其子馮居於鄭

穆公卒穆公與夷立隱四年
士戌在位十年其臣華督弑之立莊公

馮在位十八年卒子湣公捷立莊六年
庚寅在位十年其臣宋萬弑

春秋測微

之桓公御說湣公立
之弟立莊十三年
庚子在位三十一年卒子襄公蒞立

傳十年 襄公欲伯求諸侯於楚於是為孟之盟而為楚所親明

年與楚戰於泓又大敗在位十四年卒子威公王臣立隱二十
四年乙

在位十七年卒子昭公杵臼立文八年
士寅在位九年宋人弑昭

公立文公鮑文十七
年辛亥在位二十二年卒子共公圉立成三年
癸酉在

位十三年卒子平公成立威十六
年丙戌在位四十四年卒子元公佐

立昭十一
年庚午在位十五年卒子景公頭曼立昭二十六
年乙酉春秋終於

景公之三十六年中云其後景公在位又二十八年卒傳昭公

元公之 悼公休公剔成成弟假凡五世假僭稱王恃強為暴號

曰禁宋齊合楚魏共滅之而三分其地

附世族

戴族戴公之裔凡四氏

華氏自華督戴公
孫始督弑殤公立莊公賂齊陳鄭而遂相之傳

華耦督華弱
孫華弱耦華御事華喜華元
子元益顯名於宋元子

華臣陳華閱華臯比華合比皆元閱子華撰華玄及華定閱之
子

為宋元公所惡遂作亂殺羣公子於是君臣交質已而元公復

攻華向華向奔陳是時華族有華費遂者為大司馬生三子長

曰驅為少司馬次曰多條為御士季曰登前以黨華向者吳

春秋測微

多條與驅相惡諸諸公曰驅將納亡人公使費遂逐驅驅家臣

張句殺多條遂劫司馬遂以叛華向入於南里公子城以晉師

至會齊衛之師大敗華氏華向向出奔楚

樂氏自樂豫始傳樂呂樂嬰齊樂商樂密樂懼樂喜子為司城

有聞於宋傳孫樂舍樂挽大司
馬樂祁子樂潤子明樂後樂大心

潤叔桐
子明諧大心於景公而逐之潤之後有樂兒兒之後有

樂朱鉏

老氏見於春秋傳者止有老佐一人戴公五
世孫

皇氏自皇父克石始傳皇武子國皇耶皇野皇瑗皇緩瑗從
子皇

非我皇懷非我

莊族

莊公子仲公孫師仲江師仲幾江仲仲佗江仲公孫固莊公

桓族桓公之裔凡四氏

魚氏自公子魚桓公始傳公孫友魚石魚府俱友為華元所逐

奔楚

鱗氏自公子鱗桓公始傳鱗鱗朱為華元所逐奔楚

蕩氏自公子蕩桓公始傳公孫奇蕩意諸子蕩澤意諸蕩馳意諸

蕩山意諸為華元所殺

春秋測微

十三

向氏自公子向桓公始傳向帶向為人俱為華元所逐孫向成

為合左師傳子向寧以華氏故奔楚戍別子有向宜向鄭傳向

集仍為向難集司馬牛集魁初娶於景公侍寵而驕為景公志

景公將討之事在表十四告其兄集集奉命攻之魁入於曹以

板曹民板魁奔衛集奔魯司馬牛自齊適吳

文族 子靈靈不綏

共族 諸師段石繼

平族 公子成公孫忌

元族 公子地母弟辰俱出公子端秦公孫周秦

莊族又有公子游景族又有邊印俱下世

鄭姬姓伯爵出自周厲王之少子友宣王母弟也宣王二十二

年封友於鄭友相幽王是為桓公其子掘突相平王是為武公

孫寤生亦相平王是為莊公三世相繼為司徒莊公二十二年

未始入春秋桓王奔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

之王卒大敗鄭之不臣自此始矣莊公在位四十三年卒子昭

公忽立是時莊公有子四人曰忽曰突曰子亶曰子城突宋大

夫雍氏之甥也故宋人誘祭仲時仲而執之強與之盟而立厲

公突桓十一昭公奔衛厲公在位四年畏祭仲之偁出奔祭昭

春秋測微

十四

公入桓十厲公入於櫟鄭別都於是昭公復位二年其臣高渠

彌素為昭弑之立子亶其明年齊襄公師於首止討鄭之亂子

亶往會齊人殺之祭仲立子儀子儀在位十四年其臣傅瑕弑

之納厲公厲公在位二十七年并居櫟卒子文公捷立莊二十

七年判即始伐鄭鄭人將奔桐邱諸侯救之而楚師適楚與諸

侯爭鄭自此始文公在位四十五年卒子穆公蘭立穆三十

穆公從楚故諸侯屢伐之在位二十二年卒子靈公夷立宣公

西公子歸生即子弑之與公子宋弟襄公堅立宣五襄公既服

於楚又平於晉公子宋之謀也在位十八年卒子悼公費立成

年乙 在位二年卒弟成公踰立年成成公既與諸侯盟矣復貳

於楚三年成公如晉晉人執之遂伐鄭略晉乃歸自是而後從

楚則晉師至從晉則楚師至未有寧日也成公在位十四年卒

子儋公號頑立哀三年 在位五年卒左氏曰子子簡公嘉立八

年丙是時晉楚兩事交受其兵于駟之謀也二十年以後諸侯

會楚於宋而鄭之患亦少紓矣且子產為政有辭而國賴之也

簡公在位三十六年卒子定公寧立昭十三年 子產相之鄭國以

寧在位十六年卒子獻公曼立昭二十九年 十一年與齊景公盟

於鹹始叛晉也在位十三年卒子聃公勝立定十年 春秋以聃

春秋測微

公二十年庚申終焉其後入十七年而聃公卒傳哀公共公幽公

繻公及弟乙凡五世韓滅之

附世族

鄭惟穆族最盛穆公有子十一人其出亡者三氏曰子孔曰子

然曰士子孔顯於鄭者七氏曰良氏曰駟氏曰罕氏曰國氏曰

游氏曰豐氏曰印氏故稱七穆子羽不為卿亦不在七穆之數

子孔公子嘉當簡公時專政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遊殺三

知而與純門之師子孔呂楚而殺之其子公孫洩孫孔張仍仕

於鄭

子然之子子革以嘉之黨出奔楚子革即無後

士子孔之子子良亦以嘉之黨奔楚無後

良氏公子去疾之子公孫輒即子當簡公時執政為盜所殺宮西

之其子良宵即伯繼立為卿嗜酒無度駟氏攻之奔許欲為亂

而不得遂死於外後為厲子產立其子良止為後

駟氏公子驍即子與輒同執政為盜所殺其子公孫夏即子繼

立為卿傳子驍帶子帶子驍偃非偃子繇凡五世夏弟公孫黑

初與子南爭室後又將作亂去游氏吉游而代其位疾作未舉

子產救其罪而討之乃緇尸諸衛立其子印為後帶弟驍乞

春秋測微

傳子驍敬敬子驍宏子凡三世

罕氏公子喜子執政子公孫舍之繼之舍之即子展舍之子罕

虎虎子又繼之皆有令名傳子嬰齊即子奮孫罕達子凡五世

舍之弟公孫鉏傳子罕朔號馬師氏子皮惡而攻之出奔晉降

之階一等虎弟罕魁罕朔殺之

國氏公子楚國與輒同執政為盜所殺其子公孫僑子繼之相

簡定二君功最盛傳子國參即桓凡三世

游氏公子偃游傳公孫蔓子游游販販于游吉即子吉子游

達凡五世蔓弟公孫楚子與公孫黑爭室放之吳

豐氏公子之子公孫段石傳子豐施凡三世施弟豐卷欲攻子產子皮遂之出奔晉

印氏公子印傅公孫黑肱子印段石印癸柳凡四世

公孫揮子羽羽頡出奔晉其無世次可考而與子羽齊名者則有譚譚離後即然皆鄭之良也

衛姬姓侯爵初封伯爵夫王時命為侯出自武王少弟康叔之後成王封康叔於衛傳十世而為武公和修其德政百姓歌之和卒子莊公

揚立莊公卒子桓公完立十三年已始入春秋又三年嬖人之子州吁弑之而自立衛人殺州吁立桓公之弟宣公晉隱五年春秋測微

在位十九年卒于惠公朔立桓十四年左公子洩右公子職怨惠公之奪嫡也而攻之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黔牟立七年齊襄公伐衛納惠公惠公復位放黔牟於周殺二公子在位三十一年卒于懿公赤立莊二十六年淫奢不度國人惡之九年狄入衛殺懿公衛人更立黔牟之弟申以廬於漕是為戴公戴公立一年卒更立戴公之弟熒是為文公僖元年文公徙居楚邱

勵精圖治國人愛之在位二十五年卒于成公鄭立僖二十五年三年晉文公伐衛不克成公請盟弗許成公欲與楚國人下欲出其君以說於晉成公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成公以

受盟晉人復衛侯受盟衛侯入殺叔武元咺出奔晉成公與元咺訟不勝於是晉人執成公歸之京師置諸深室必欲殺之賴甯俞之忠而得免元咺歸立公子瑕魯僖公為成公請納玉於王與晉侯乃釋成公成公使人殺元咺公子瑕而後入在位三十五年卒于穆公連立宣十年穆公在位十一年卒于定公緘立成三年定公在位十二年卒于獻公衎立成十五年孫林父甯殖攻公公出奔齊孫甯共立公孫剽是為殤公長十五年殤公十一年晉平公納獻公於夷儀衛已於是其明年甯喜弑殤公獻公復入在位三十三年卒于襄公惡立襄三十四年在位九年春秋測微

年卒于靈公元立昭八年三十六年逐其世子剽賁又四年卒國人立剽賁之子輒是為出公長三年春秋以出公之十二年終焉庚申是年剽賁入立是為莊公出公奔齊莊公立二年被弑出公復入傳悼公出公敬公昭公懷公暴慎公暴聲公成侯平侯嗣君既懷君元君及角凡十二世為秦所滅

附世族

甯氏甯速子甯俞或子忠於成公甯相子甯殖子忠獻公甯喜悼弑殤公皆有玷於先世

石氏石碭純臣已石稷成子碭石賈石惡出石圓石甯

孫氏孫良夫子孫林父子初遷獻公獻公復入遂入於戚以振
孫則孫嘉孫襄皆其族也

孔氏孔達孔然鉏達孫孔圉子孔恢

北宮氏北宮括北宮適北宮佗文北宮喜子北宮結以公叔戌

太叔氏太叔儀文子太叔遺魯復復

公叔氏公叔發文公叔戌欲去南子之黨南子譖而逐之魯

史氏史朝史向文史鮒即史其世次不可考而與史氏同稱君

子者則公子荆公子朝遂瑤王伯也

陳媯姓侯爵出自帝舜之後武王克殷求舜裔得媯滿者封之

春秋測微

九

陳是為胡公傳十一世至桓公鮑二十三年紀始入春秋桓公

在位三十八年卒弟佗殺世子免音而自立是為厲公桓六年

在位七年世子免之弟躍與蔡人謀殺厲公而自立是為利公

桓十二年利公立五月卒弟莊公林立在位七年卒弟宣公枋曰

立莊二年宣公殺其世子禦寇公子完敬素與世子友善故奔

齊宣公在位四十五年卒子穆公欽立傳十三在位十六年卒

子共公朔立在位十八年卒子宣公平國立文十四十五年湣

於夏氏為夏微舒所弑子成公午奔晉宣十年楚莊王率諸侯

伐陳殺微舒因縣陳而有之從申叔時之言復封陳迎成公於

晉而立之在位三十年卒子哀公弱立哀五年在位三十五年

有疾其弟招殺世子而立少子留哀公怒欲誅招招發兵圍之

哀公自殺楚靈王伐陳滅之平王立欲和諸侯乃復封陳米故

世子師之子吳立之是為惠公昭十三在位二十四年卒子懷

公柳立在位四年卒子湣公越立湣作閔定春秋以閔公之二

十一年終庚申為又三年而楚滅之

蔡姬姓侯爵出自蔡叔度之後成王既放蔡叔蔡叔死封其子

胡於蔡是為蔡仲傳九世至宣侯考父二十八年紀始入春秋

人七年而宣公卒子桓侯封人立昭九年在位二十年卒子哀

春秋測微

二十

侯獻舞立桓十八十一年楚文王伐蔡以獻舞歸留楚九年卒

於楚蔡人立其子穆侯昭二十在位二十九年卒子莊侯甲

午立傳十五在位三十四年卒子文侯申立文十六在位二十

年卒子景侯固立宣十八在位四十九年湣而不父為其世子

般所弑般弑父自立是為靈侯十二年楚靈王誘蔡侯而殺之

遂滅蔡蔡滅三歲楚平王復立景侯之子廬於蔡是為平侯在

位九年卒子朱立昭二十楚費無極取貨於宣公春秋列國之

孫東國乃假平王之命令蔡人出朱而立東國是為悼侯在位

三年卒於楚弟昭侯申立昭二十四十年朝楚令尹子常求美

表不得霸之者三年於是昭公怨楚質子於吳欲以謀楚十三
年楚伐蔡告急於吳吳救之遂與吳破楚入郢蓋昭公導之也

二十六年吳人遷蔡於州來二十八年昭公將朝於吳大夫恐
其復遽使賊弑之立其弟成侯胡哀五年春秋以成公之十年

庚終焉後九年而成公卒傳四世為楚所滅

曹姬姓伯爵出自文王子叔振鐸之後武王克殷封其弟叔振

鐸於曹傳十世而至桓公終生之三十五年杞始入春秋又二

十年而桓公卒子莊公射姑立桓十一年在位三十一年卒子僖

公夷立又名赤莊二在位九年卒子昭公班立閔元年在位九

春秋測微

三

年子共公襄立傳八年共公無禮於重耳浴而觀二十一年晉

文公伐曹虜共公既而歸之在位三十五年卒子文公壽立宣

年甲在位二十三年卒子宣公廬立宣十五年十七年晉與秦師

戰於麻隧宣公卒於師其弟負芻殺太子而自立是為成公成

四年甲中晉伐曹虜成公既而釋之成公在位二十三年卒子武

公滕立哀十九在位二十七年卒子平公須立昭十五年在位四

年卒子悼公午立昭十九在位九年卒弟驁公野立昭二十

在位五年平公之弟通弑之而自立是為隱公定元年在位四

年驁公之弟露弑之而自立是為靖公定五年在位四年卒子

伯陽立定九年六年曹鄙人公孫彊用事以伯說進乃叛晉背
宋為宋所滅陽十五年國亡

杞姬姓伯爵出自夏禹之裔武王克殷求夏後得東樓公封之

於杞傳四世而至武公之二十九年杞始入春秋武公在位四

十七年卒子靖公名立桓九年在位二十三年卒子共公立

莊十四年在位八年卒子惠公立莊二十二年在位十八年卒子成

公立傳六年在位十八年卒子桓公姑容立傳二十四在位七

十年卒子孝公句立哀七年在位十七年卒子文公益姑立哀

十四年在位十四年卒弟平公郁釐立昭七年在位十八年卒

春秋測微

三

子悼公成立昭二十五年在位十二年卒子隱公乞立其弟遂弑

之而自立是為僖公定五年在位十九年卒子閔公維立哀公

乙春秋以閔之六年終焉又十年而閔公弑傳三世為楚所滅

秦嬴姓伯爵顓頊之苗裔柏翳之後也柏翳十四世孫非子為

周孝王主馬為大蕃息遂分土為附庸邑之秦號曰秦嬴傳六

世至文公四十四年杞蓋魯隱公之元年也又六年而文公卒

傳寧公隱八年出子桓九年武公桓十五年德公莊十年宣公莊

九年成公莊三十一穆公僖元年穆公任好十五年與晉戰於

韓始見於經穆公任賢圖治遂伯諸侯在位三十九年傳康公

文七年共公宣元年桓公宣五年景公乙酉立
惠公宣十年悼公宣四年春秋以悼公之十一年中終焉其後
傳十世而始稱王前此本常降號也

燕姬姓伯壽出自召公與之後召公相成王主漢以西諸侯封
其子為北燕伯傳十四世至穆侯七年蓋魯隱公元年也春秋
於桓之十二年書會燕人於穀邱然而其君本著也又傳十五
世至簡公款始見於經簡公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燕大夫
比以殺其外嬖公懼奔齊見昭齊景公納簡公於陽邑燕人立
獻公春秋以獻公之十二年終焉又六世而始稱王又六世而
春秋刪微

為秦滅

楚芊姓子壽出自帝顓頊之後其苗裔熊有功于周成王
封其曾孫熊繹於荊蠻其後都郢改號曰楚自熊繹傳十八世
至熊通始稱號是為武王武王十九年蓋魯隱公元年也傳文
王熊貲莊五年始都郢文六年見於經書曰荆仍其舊號也熊
貲傳諸牧熊莊二十年弟丁未立熊立是為成王莊二十
立成王結好於諸侯使人獻天子天子賜之昨於是兼并小國
而楚地始大世子商臣弑之而自立文元年是為穆王傳子莊
王戊申立任賢國治稱伯於諸侯傳共王成元年康王

昭襄十四年鄭叔康平丁巳立靈王虔即公子圍昭二年辛酉
公子比因羣作亂者弑靈王而自立平王素疾以計殺比乃立
為王改名昭昭十昭王昭二十昭王昭二十昭王昭二十昭王昭二十
奔秦師救楚昭王復國傳子惠王章襄七年春秋以惠之八年
終焉其後傳十三世而秦滅之

附世族

執政諸公子若故之子闕氏詳成氏孫令尹子文子玉曾孫
子孔即太成族則有王子職穆族則有公子嬰齊公子側
公子長即莊族則有公子午與公子貞公子士夫公子追
春秋刪微

為秦滅

舒共族則有公子黑肱公子索師公子何忌公子罷戎平族
則有公子成公子魴公子鮒及囊尾康族則有子期子西子問
昭族則有公孫寬期公孫寧公孫朝西子
闕氏二自闕伯比傳二子曰令尹子文曰司馬子良子文
於傳闕嚴尹充黃闕素疾闕事龜楚成然闕平有功於
皆成子良傳闕即子越族而有望一自闕康傳闕班公
闕亮
成氏若故孫成得臣子玉繼子文為政傳成大心成虎凡三
世

遂奇氏自遂章佐武王傳遂啟鍾子遂子馮遂俱為遂射遂

居遂遂子遂越射凡六世

萬氏自萬賈伯嘉關始顯於楚傳孫叔敖為令尹萬子馮叔敖

為大司馬萬掩為司馬室王凡四世

中叔氏自中叔時為楚名臣傳中叔跪中叔豫中無字凡四世

熊率氏始於熊率且比傳熊負羈熊相謀凡三世

屈氏自屈暇為莫故傳屈重屈完屈湯連屈到莫屈建令尹屈

原名凡七世

伍氏始於伍參傳伍舉伍鳴伍胥伍尚皆平伍員奔吳

春秋測微

三五

沈氏本小國蔡滅執沈子嘉以歸殺之嘉嘉生沈尹戌奔楚而仕吳入郢戌死於難生子諸梁及后城諸梁為葉公平白公之亂有功於楚

吳姬姓子爵出自周太王長子太伯仲雍之後太伯既奔荆蠻自號勾吳荆蠻立以為吳太伯無子仲雍繼之傳五世至周章已君吳武王因而封之又傳十四世至壽夢而吳始大逆偕稱王二年始見春秋蓋魯成公之七年也丁於是通使於諸侯屢伐楚壽夢有子四人曰諸樊曰餘祭曰餘昧曰季札以季札賢欲立之札下可乃立諸樊兄弟以次相授欲終致位於札以稱

其父意而季札終不受吳人立餘昧之子僚公子光諸樊執之

而自立是為閭廬為越所殺子夫差立報越仇卒為越所滅

越似姓子爵出自夏禹之苗裔少康庶子之後也封於會稽傳

二十餘世至允常與吳戰伐始見於春秋蓋魯定公之五年也

子勾踐立自稱越王滅吳而有其地而越始大其後傳六世為

楚所滅

魯之所滅者三國曰項信公時季孫曰郭庸曰郭子武

齊之所滅者六國曰萊齊宣公姜姓子爵國於萊夷曰紀姜姓

侯爵魯莊公之三年齊人公義紀季以鄒入於齊不廢其祀紀侯

春秋測微

三五

遂去其國曰滕姬姓侯爵文王子叔繡之後隱公七年始見春秋其後諸侯之會盟征伐皆與戰國以後為齊所滅曰薛任姓伯爵黃帝之後奚仲封於薛隱公十一年滕薛朝魯始見於經其後會盟征伐皆與戰國以後為齊所滅曰遂桓公帝曰譚公晉之所滅者三國曰號姬姓公爵出自文公弟號仲之後武王克商封仲於號魯僖公五年晉獻公假道於虞以伐號滅之曰虞姬姓公爵出自太伯仲雍之後在荆蠻者為周章封於吳在中國者為虞仲弟封於虞僖公五年晉師滅號還襲執虞公滅其國曰偏陽姁姓國晉人滅之以通吳晉往來之道

鄭之所滅者一國曰許姜姓男爵出自皂四岳伯夷之後武王封其苗裔文叔於許魯隱公十一年公與鄭伯入許莊公許莊公奔衛魯桓公十五年因鄭之亂許叔入於許鄭屢伐之魯成公時許宣公畏偏於鄭請遷於楚楚人遷之於葉又遷於夷人遷於白羽至定公六年鄭因楚敗游速帥師滅之

衛之所滅者一國曰邢文公蔡之所滅者一國曰沈昭侯秦之所滅者二國曰滑穆公曰郕穆

楚之所滅者十六國見於前音曰弦滅之曰黃曰麇楚國曰江穆王滅曰六曰庸莊王滅曰舒曰麇庸國曰舒麇齊康王

春秋測微

主

滅之曰賴昭王滅之曰胡曰莒麇姓子爵出自少昊之後武王封茲與期於莒傳十一世而莒茲平始見於春秋僖公二十六年會莒子盟於向者是也自是而後會盟征伐亦多與焉共公庚與而下微不復見後四世而楚滅之曰郕曹姓子爵出自陸終第五子晏安之後武王封其苗裔曹挾於郕為魯附庸魯隱公元年與邾儀父盟於蔑始見於春秋以後數從會盟征伐進爵為子傳七世至隱公孟之十一年魯入邾執邾子益七年明年歸之吳又執而囚諸樓臺使邾人奉其子莘以為政是為桓公春秋以桓之七年終焉後并於楚曰小邾曹姓子爵出自

邾挾之後表父頗有功於周周封其子友於邾為附庸魯莊公

五年邾挾來朝魯始見於春秋其後數從齊桓公尊王室室命

為諸侯僖公七年稱小邾子始爵命也其後卒并於楚

吳所滅者二國曰巢楚附曰徐莒所滅者曰郕

防魯所滅者有郭

莒所滅者有郛有霍有郕有莒有郛有郕有肥有郕

有郕有陸渾有郕

楚所滅者有郕有郕有郕有郕有郕有郕有郕有郕

春秋測微

主

春秋測微

隱公 公名息姑 魯惠公之子 攝政自周公子伯禽始
受封傳世十有三而至隱公。攝法不尸其位曰隱

元年 周平王十四年 春王正月

按公羊傳曰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故元有更始之義不必
深解春王正月者周之建子月也以冬為春者時從月改也
當一陽之初復亦可謂之春也如曰以夏時冠周月則是匹
夫而竊議禮之柄矣而謂聖人為之乎稱王不志周也以天
子之朔遷之天子公羊所謂大一統是也不書即位左氏以
為攝公羊氏曰成公意教梁氏曰成公志攝者明其非君成
春秋測微

元

者明其將讓皆非確論據左傳惠公元祀孟子辛繼室以聲
子稱繼室則非妾可知隱公乃聲子所生則隱公居嫡長
矣嫡長而立國其宜也又豈必奉桓而攝之苟以為隱將授
之桓故不書即位則後如閔公僖公何以不書即位耶苟以
為上不棄於天子諸大夫擬已以立故不書即位如胡氏之
說則後如桓公文公成公宣公何常稟命於天子而書即位
耶大抵有書有不書者魯史之舊其故不可得而知聖人亦
因之而已矣或曰隱公之立也以桓公少故非由父命故不
書即位或曰仲子有寵於惠公則桓公雖庶反有奪嫡之勢

迨惠公沒而桓公幼隱公乃以嫡長當立而國人立之非受
命於君也故不書即位二說近之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於蔑魯地

詩曰乃命魯公俾侯於東則魯之稱公久矣故書公者亦魯
史舊文也及者內志也邾儀父者三傳皆以為邾子克之字
也末王命故不書爵猶之乎倪黎來來朝則下爵而名之也
然則此何以不名而字之蓋朝則以尊臨卑故名之者事大
之義也盟則以卑亢尊故字之者同盟之義也且於公乎有
譏焉何譏乎爾邾本魯附庸之國隱公初立則宜有世相朝

春秋測微

三

之禮否則有較相聘之儀皆未之前聞而公顧汲汲焉出境
而與之盟不已甚乎故書曰及卑之也胡傳謂中國之附庸
例稱字恐非定解

夏五月鄭伯克段於鄆

傳稱段不義而得眾則段亦昔桓叔之傳也其有成有敗者
天也非人已若論其才則固可以竊國而有之矣況又有故
之者乎苟謂莊公可以善養之善教之使不陷於罪亦迂濶
之論非所以責莊公也但不當假之以大官大邑以資其叛
逆耳及其叛逆既形則不得不討討而克之亦勢所必然然

則克之者固莊公之所欲也故直書曰鄭伯克段咎其縱之於始以成其惡也名之曰段而弗稱弟弗稱公子紀之於鄭也故梁傳曰夫子弟之道也夫推叔段之志不叛不已推姜氏之志不故下已莊公而欲無廢天倫免於罪戾必如何而後可乎曰能為子臧季札則無罪矣嗚呼是豈可望之莊公也哉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暱

仲子左氏以為惠公之妾是也故梁以為惠公之母嫁矣如果惠公之母則雖非正嫡亦當以惠公之母稱之奈何而書春秋測微

至

惠公仲子乎夫魯未常往朝往聘而寵命反加於諸侯之妾此天子之失禮也書曰使宰其義目著不保乎名與不名也九月及宋人盟於宿

按左傳惠公之季年敗宋師於黃公立而宋成焉於是宿之盟然則與宋盟於宿者公志也何以不書所遣之人而弟書曰及蓋當時隱公懦諸大夫專公子豫則違公命而盟於翼矣羽父則違公命而帥師伐鄭矣則知宿之盟亦必有專擅而行者故弟書曰及非公命也人有微詞非卿大夫已若大釋怨修好亦春秋之所節取而何惡乎盟胡氏曰凡書盟

者惡之非定論也亦視夫盟之善不善而已矣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祭伯之來公羊曰奔故梁曰朝然當時祭伯未常得罪而隱公又當新立則朝之說近是然非奉王命而來則私交之罪直書而自見矣

公子益師卒

益師卿也而去其爵何也非命卿也其不曰曰遠曰惡曰公不與小飲三家之說胡氏辨之詳矣然以為恩數之有厚薄亦未必然其不書曰晉史偶遺之耳

春秋測微

至

二年平王十五年春公會戎於潛魯地

徐戎在魯之東邠近而可患固宜有以緩之故左傳曰修惠公之好也然與之通聘問慎交際則可矣親往會之則已過又從而盟焉不又甚乎胡傳僭矣

夏五月莒人入向

向亦小國故梁以為我邑非也君不親往而以衆入故稱人入者下宜入也

無駭帥師入極

極魯之附庸也無駭下承君命而擅興師以入之其罪大矣

故去其爵而序其名所以罪魯臣之專見隱公之懦也侵小

虐郕紀先王之禁故凡書入者皆惡之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於唐唐地

盟而書日志事之變乎常也胡傳備矣

九月紀履端音須呂大夫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於紀

左傳曰卿為君逆也不親迎而使其臣非禮也胡傳備矣

紀子伯莒子盟於密密已

按左傳子伯作子帛以為魯故也解之者曰莒魯有舊怨紀

侯新昏於魯故使子帛盟莒以和解之子帛裂繻字也然裂

春秋測微

三

繻紀大夫何以序於莒子之上曰紀志故也未知確否胡傳

以為闕文亦見慎言之意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子氏公羊傳曰隱公之母殺梁傅曰隱公之妻而左氏則無

傳焉如其為隱公母也則當稱惠公夫人矣直書曰夫人則

妻可知或又曰子氏仲子也隱讓桓以為太子故成其母喪

稱夫人以赴於諸侯然則前此之歸贈何以不稱夫人而稱

惠公仲子耶其不書葬者殺梁以為從君之義最為得解故

胡傳皆從之

鄭人伐衛

公孫滑叛人也以衛師取鄭邑則衛之黨惡助孔明矣使莊

公告於天子聲罪致討豈不名正言順而為堂堂正正之師

也哉而乃擅自伐焉無王甚矣不待貶而義自見其稱人有

非其君卿大夫也

三年平王五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此春秋書日食之始嗣是每食必書謹天戒也胡傳所謂一

以治曆一以懼災盡之矣

三月庚戌天王崩平王崩

春秋測微

一

崩何以書日左傳曰赴以庚戌故書之赴既有日矣而隱公

不奔喪不會葬是無王也故書日以著其罪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尹氏公殺皆以為周大夫而左氏闕曰君氏聲子也謂隱公

之母如果為聲子亦斷無舍其族而稱君氏之理此字之訛

左氏之誣也尹氏者太師尹氏世卿之亂政者故去其爵以

示貶也不特譏世卿抑亦黜權奸也

秋武氏子來求賻

武氏天子之大夫去其爵而稱武氏子亦貶也求賻非王臣

之所為也而天子之失道亦著矣故曰未卑之也以後求車
米金不降其賄貨之心而君不君臣不臣矣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穆公卒
穆公立

外諸侯之喪來赴則書魯史之舊文也聖人因之者恤隣同
志之義其不書薨而書卒者胡傳所謂不與其為諸侯是也
此夫子作春秋之微權也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於石門齊地

外會盟何與於魯而書曰盟於石門來告也存而弗削者罪
兵息民所以志諸侯之始合

春秋測微

癸未葬宋穆公

至

外諸侯葬公又不曾何以書而不削公殺梁曰危不得葬也
何危乎爾當時宋穆公承宣公之謀故亦舍其子而立姪此
非世及之禮兆亂之道也假使子與姪爭國兵端一開便有
不先葬之勢故曰危也幸而五月葬赴告諸侯故并存其日
以見穆公之讓國危道也其得葬者幸事也

四年桓王元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春秋伐國而取其邑於是乎始故書伐書取惡始禍也天子
不討方伯無征遂日尋干戈而下已矣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前此未有書弑君者有之自州吁始是首亂之人也削其屬
籍宜矣魯為以國氏公羊傳曰當國也殺梁傳亦曰弑而代
之也州吁既弑君而自立矣而經不書篡位何也曰不予其
為君也明其為賊而已也

夏公及宋公遇於清齊地

禮曰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非朝會之常期也及者內志也
元年盟於宿矣是年春公將與宋公為會以衛人告亂而止
故夏後遇於清修舊好已然當時宋陽公新立本有世相朝

春秋測微

至

之禮乃不為會而為遇簡略之至不成禮也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謀伐鄭者州吁也宋陽以私怨而從逆且為之主故首宋而
從陳蔡胡氏之說善矣

秋鞏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宋人助逆伐鄭隱公以衆仲之言辭其乞師善矣乃羽父國
請而行會師實惡故削籍書名深疾之也然國之利器不可
以假人隱公以兵權授羽父而縱之專命帥師不惟履霜之
不戒為失其道即其優柔無斷受制於臣亦可悲矣故第書

翠帥師明魯之無君也

九月衛人殺州吁於濮地

衛之討賊也主之者石碯蒞之者右宰醜也稱人者同公詞也人人之所共惡猶曰國人殺之也胡傳備矣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宣公

立君而稱人眾詞亦順詞也晉本當立而國人立之亦人心之所同然王法之所不廢何嫌何疑而曰不宜乎如曰內不承於先君則君已沒矣孰從而承之如曰上不承於天子則諸侯傳世固有定典當是時衛既無君矣然則繼桓公者舍

春秋測微

卷七

晉而誰且諸侯之不稟命而立者比比皆然誅之則不可勝誅而必以是罪衛人乎故曰順詞也

五年桓王春公觀魚於棠地

觀魚細故也何以譏譏非禮也古者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則諸侯之於漁大抵皆然矣大親往嘗魚是亦觀魚之意也但以薦廟而往則與游觀不同周之春月夏之冬月也適當嘗魚之候非不可往然不聞有寢廟之薦則亦游觀而已矣而復誅飾詞如此是以譏

夏四月葵衛桓公

衛侯爵也何以稱公魯史之舊文也夫子何以不改正曰因

其謚故不易其稱也大桓之為謚本無當於衛完身弑國危何桓之有其因之者何也曰州吁篡弑之禍莊公實貽之非完之罪也衛之臣子憫其未有失德不忍以惡謚加之而名之曰桓忠孝之思也故因之所謂書卒書葬之不同者胡傳得之矣

秋衛師入郕國

師衆也衛以伐鄭之衆入郕報鄭之衆亂而侵衛也然則開釁者郕也而致寇者亦郕也而何罪乎衛人曰大侵小衆暴春秋測微

卷八

寡王法所禁不告於王而擅用師以入人國罪有歸矣故書曰入人者不宜入也

九月考仲子之宮

仲子桓公之母惠公之妾也考宮者立別廟也公將讓位於桓故尊其母別立廟以祀之然而諸侯五廟之外豈得更有別廟以祀其先而況於妾乎故胡傳曰非禮也

初獻六羽

嘗用天子之樂於羣廟之中僭侈已久至是始從衆仲之言降而為六故曰初獻然以侯妾而用六羽亦非禮也故上書

曰仲子之宮下書曰獻六羽不待貶斥而義著矣

邾人鄭人伐宋

宋人取邾田則侵小之罪宋始之矣夫鄭國王之卿士畿內諸侯也當是時使邾人告於鄭曰宋為不道無故侵小敢告諸方伯請王師以伐之則名正而言順矣顧乃以釋憾於宋為言且曰敝邑為道皆非聲罪致討之義故首邾人罪邾也鄭人以周師會猶假天討之名故次之

螟

周之九月夏之七月也正木稼木熟之時故螟則為災書之

春秋測微

子元

者重民命也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彊音卒

公子彊左傳謂臧僖伯稱公子子賢也葬之加一等猶見隱

公之不忘善

宋人伐鄭圍長葛

此春秋書圍之始公年傳曰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強也恃

其強恐陵鄰邑罪可知矣

六年桓王三年春鄭人來輸平

輸平左氏曰史成公平穀梁曰墮成皆非也和而不盟曰平

輸者輸其款誠以求和好也魯本與鄭有舊怨今欲解怨釋

怨以携宋魯之交故來輸耳胡傳謂其相結以利是逆計其

歸訪之事而貶之也聖人就事論事於此亦無貶詞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於艾地魯

此齊魯通盟之始

秋七月

公年傳曰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所謂四時具而成歲胡

氏之說蓋本諸此故每書四時之首有全無事可記者其說

是矣然考桓之四年七年皆有春夏而無秋冬則每時必書

春秋測微

甲

之說又何以解乎愚意以為凡無事而書者或有闕文非徒

記時而已也

冬宋人取長葛

公年傳曰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勞民動衆至於經年

而後取之其所傷殘者何可勝計故書之以著其暴耳

七年桓王四年春王三月叔姬歸於紀

叔姬者姊也姊而歸何以書以其人之賢而書之也美其終

故不沒其始也其不言逆何也較梁傳曰逆之道微無足道

焉爾蓋言賤也愚竊謂不書逆無逆之者也無逆之者而何

以歸自歸之也夫女子有行必有主之者而何以自歸乎魯歸之也紀下逆而魯仍歸之所以全其梯道也

滕侯卒

左傳曰滕侯卒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則稱名以告神故堯則以名計此說得之既不同盟則不奔喪不會葬亦未為過故不書葬然卒何以書不遺小國也

夏城中丘

地音

殺梁氏謂城者益城也民衆城小則益城言加築之也夫保民以德下以城因其小而加築之是得已而不已已其為勞春秋測微

里一

民下已甚乎故曰益城無極言將有無限之役也若論其時則周之夏猶非摘種之時耳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諸侯之母弟則書弟著其實也非貶也故鄭之來盟書弟衛之帥師書弟陳黃衛鱄秦鍼宋辰之出奔書弟陳招之殺世子偃師則書弟各因其事以明其義非必以弟示貶也其來聘而使弟親與國也何貶之有至於襄之被弑乃其自取亦非獨無知之罪且禧公亦安能逆料其姪之弑逆而豫跡其弟也哉

秋公伐邾

鄭公之仇也乃背宋而與之平邾公之與也乃又懼宋而為之伐始終反覆曲在魯可知直書曰公伐而背盟棄好之罪著矣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於楚丘

衛地以歸

按桓王之立至是四年矣隱公未常一往朝焉不惟不往朝而已未常使其臣一往聘焉而王顧命卿士來聘則魯之所以迎其來送其往者宜同如之慎重而乃使之單車獨返遭戎之寇耶然則凡伯之見伐豈獨衛之罪哉以歸者執之以執言也

春秋測微

里

八年桓王春宋公衛侯過於垂

地衛

按左傳齊侯將平宋衛有會期宋公以幣請於衛請先相見衛侯許之則非下期之會矣何以書曰過蓋不為會同之禮簡略以相遇也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訪

音

庚寅我入訪

許田訪田魯與鄭受之天子而傳之先世者也俱不可易故書歸書入交讓之也胡傳備矣

夏六月己亥孫侯考父卒宣公立桓公立

辛亥宿男卒男卒

公羊傳曰宿微國也未能同盟故男卒也此言不書名之故與左傳同義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於瓦屋地

穀梁傳曰外盟不日此其日何也諸侯之參盟於是始故謹而日之也有參盟然後有主盟瓦屋之主盟者宋也故先之然未幾而齊人且與鄭人伐宋矣則盟亦安足恃哉故曰盟詎不及三王

春秋列微

八月癸亥宣公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於浮來邑

莒未常與於會盟其國微也而稱人又非其君可知隱公與之特會而盟之何也左氏以為成紀好也蓋前年紀莒盟於密為魯故故公尋之也然以大國而盟小國之臣亦卑甚矣胡傳譏其失禮也宜哉

堯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按左傳無駭既卒而羽父為之請族於是賜氏為展魯之賜

探自此始無駭之書名未賜族也胡傳備矣

九年桓王六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前此凡伯來聘矣而魯既不往朝又不報聘無王甚矣至是又使大夫來聘何與按左傳宋公不王鄭伯為王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宋有宿怨於魯不告命受伐之命公怒紀宋使於是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且使大夫來聘也然宋既以不王而討之而魯之不朝不聘可謂有君乎天子有求於諸侯為不君諸侯無禮於天子為不臣故書來聘交譏之也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春秋列微

公羊傳曰記異也胡氏陰陽失節之說得之

扶卒

魯大夫之未賜族者故書名

夏城郎邑

譏踰制也邑無百雉之城而加築之為不度矣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於防地

按左傳謀伐宋也伐宋本奉王命而卒不聞聲罪致討告使於王竟竊取二邑以歸無君甚矣故書會以譏之

十年桓王七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於中丘

按左傳為師期也與會於防同譏

夏齊侯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按左傳羽父先會齊侯鄭伯於老桃是專命而行也故書曰
鞏帥師會伐宋則鞏之不臣隱之不君俱著矣胡傳所謂戒
兵柄下移是也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於菅音計宋地

齊鄭後期故魯獨敗宋師兵敗則書敗本無深解傳必以詐
戰為辭恐非定論其稱公何也公在師也

春秋左傳

五

辛未取郕辛巳取防

按左傳庚午鄭入郕辛未歸於我庚辰鄭入防辛巳歸於我
夫鄭克其邑而我取之又不敢於王不義甚矣故不書歸而
書取深譏之也然今日取邑而明日歸魯其下奉王命可知
鄭之擅于為得無罪何以略而不書魯會而鄭謀也

秋宋人衛人入鄭

按左傳鄭師猶在鄭伐宋而運故宋衛入鄭乘其虛也未幾而三
師喪敗自取之也抗王命距王師不知自反而欲以詐勝故
書曰入鄭罪之也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伐戴者宋也而蔡與衛從之蓋入鄭既無功遂移師於戴使
小之罪著矣鄭乘釁而伐之取三師焉時三師在戴故合圖
而克三師非克戴也三國書人而鄭書爵明其直也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按左傳伐宋之役蔡人衛人鄭人不曾王師故其冬齊人鄭
人入郕討違王命也胡氏以為宋鄭之交惡本以公子馮之
故非王討也若討違王命則不書入矣夫鄭莊之假公濟私
宜亦有之然以命則王命矣以位則王卿矣有言可執即謂
春秋左傳

宋

之義豈得以書入而謂之不順乎據胡傳書法之內造其國
都曰入兩國之師既造其國都矣安得不謂之入乎入者直
書其事非不順之詞也

十有一年桓王八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諸侯世相朝體也旅而見非禮也胡傳備矣

夏公會鄭伯於時來鄭地

左傳曰謀伐許也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入許與入郕不同伐郕有辭伐許無辭也書曰入許而虐鄭

侵小之罪著矣君親往故稱爵非予之也鄭莊主兵而以公及之者本國之詞故凡書會書盟雖非內志大抵皆以公及之

冬十月壬辰公薨

三傳皆以爲隱公被弑而經直書曰公薨胡氏曰爲君隱惡似也然弑逆大故當時既不討賊聖人作春秋以垂法萬世復不誅之於既死之後則亂臣賊子皆可幸免又何所懼乎愚竊揆之當日爲氏之變或得之傳聞而載之野乘而非確有實據故魯史不書夫子亦無從而考正之耳即如公羊之

春秋測微

聖

說則曰公子翬謂桓曰吾爲子口隱矣隱曰吾不及也因請作難而弑公於鍾巫之祭焉夫隱公猶在位而遽稱其謚誣乎不誣乎其未可據一也左氏之說則曰羽父使賊弑公於爲氏而未有賊之名桓公立而討爲氏爲氏既受其寃豈無一言及於羽父者而傳無聞焉不然弑君大逆人心之所共惡豈無忠臣義士或起而指摘之者而傳又無聞焉其未可據二也大抵事在疑似之間傳聞之際故聖人因魯史之舊文而不書弑君耳如曰魯史本書弑而夫子削之則討賊之義謂何矣爲國諱惡而縱賊不討何以垂戒萬世乎或曰以

羽父之專兵權方君命則弑逆之事固宜有之然經無明文終屬疑案不可以此爲定論也薨不書地者非正寢且以志疑也其不書葬何也左氏曰不成喪也言桓公之簡於禮不以君道喪其兄也

外之月改

後學楊大靖校



春秋測微

桓公公名桓史記名先惠公庶子。諸法研土服遠曰桓。

元年桓王春王正月公即位

桓公雖未常立為嗣儲視受命於隱公然隱公不聞有世子而例以兄終弟及之義則桓之當立明矣故書即位順詞也如曰美惡不嫌同辭則春秋之所謂義者亦甚混淆而莫辨矣至其弑逆之故事在疑似之間為臣子者寧忍以傳聞影響而遽加之惡名乎胡氏以為著其罪惡非定論也

三月公會鄭伯於垂

春秋測微

修好於鄭也

鄭伯以盟假許田

前之歸訪者為許田也茲復加盟為欲之甚也湯沐之邑朝宿之地私相授受其罪均矣故書曰假明鄭之不當有而有也鄭不當有而有則魯之不當易而易從可知也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於越地近垂

左傳曰盟於越結訪成也同盟而以公及之者本國之詞若論其志則兩欲之矣故上書假許田下書盟於越則兩國之不義合而以利交罪可知也

狄大水

公年傳曰記災也桓公或有陰謀行逆而陰沴應之未可知也然而經無明文不敢從傳以為斷

冬十月

二年桓王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春正月必加王者此春秋尊王之義謹歲首也其有或不書者斷簡之訛耳宋之弑君適當歲首故書王馬非以王法正之也既書弑君則其罪已昭然矣豈必復以王法正之哉孔父稱大夫賢之也蓋孔父本華督之所忌故公年傳曰孔父

春秋測微

年

生而存則賜公不可得而弑也督有弑君之心憚孔父而不敢因民之激於戰先宣言曰司馬則然遂假衆怒攻孔父而殺之并弑賜公左氏所謂督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是也當時孔父死於前賜公弑於後而書及者先君而後臣也構父何也殺梁氏以為不稱名為祖諱也然名其君而字其臣可乎此必有闕文焉胡傳直以父為名則左傳何以謂之孔父嘉矣

滕子來朝

五等之爵頒於周室久矣東遠而後時王固無黜陟之權謂

孔子以布衣而進退予奪之者尤非也且以爲滕本侯爵昔朝篡弑之桓故黜而生子則夫齊魯陳鄭之君受宋之賂而立華氏者何以不見黜乎此皆說之不可通者也然則滕何以降稱子曰非降也滕固子爵也其前之稱侯者訛也何則古者子男之國五十里滕之地適如其數則子爵可知故終春秋之世皆稱子其滕之稱侯者僅見於隱公之七年與末年簡之訛也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於稷宋地以成宋亂立莊

宋督弑其君於是召公子馮於鄭而立之恐諸侯之不從也春秋測微 聖

故賂齊魯陳鄭以助成其惡而華氏立矣書曰成宋亂惡黨逆也

夏四月取郕大鼎於宋戊申納於太廟

以貪黨惡其罪大矣且納之太廟以汙祖宗之盛德不孝之甚者也故書曰取者不當取也書曰納者不當納也

秋七月杞侯來朝

按杞夏之後妣氏侯爵自東樓公始受封五世至武公而入春秋而紀之爲國微乎微者也世系未有所考公殺以杞爲紀而胡氏從之非也夫杞紀本二國各有所紀豈必改杞爲

紀乎故左氏從杞其來朝者杞武公也世相朝禮也

蔡侯鄭伯會於鄧鄧小

三國近楚故會於鄧謀事楚也外會何以書傷天下之無王而僭王猾夏之勢漸熾而不可遏也

九月入杞

杞先代之後以地見侵於諸侯而致微弱故朝魯以求援焉魯宜親之恤之乃以儀節細故用師以入其國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也書曰入著其暴也

公及戎盟於唐

春秋測微

魯與戎盟舊矣故左傳曰修舊好也

冬公至自唐

左傳曰告於廟也然行不以告反行而告何也曰告會事之成也夫魯雖隣戎羈縻之可也乃親往而與之盟反行而告於廟下已甚乎故書盟書至陋之也

三年經王十一年春正月

經不書王胡傳以爲弑君之罪三年而莫討故不書王者見桓公之無王與天下之失政而不王也此執已見以說經未敢以爲定論也夫三年而後固不書王矣何以十年十八年

復書王乎胡傳曰十者盈數十八年桓公已終皆強為之解耳且不書王者不獨桓公也即如隱之二年五年六年八年九年俱不書王莊之七年九年十二十四十五十七年二十三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九年三十一三十三三十二俱不書王僖之五年七年十一十三十四十七年二十二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一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一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一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一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一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俱不書莫不皆然此非經之有異義也闕文也蓋自秦火而後漢儒之傳經者偶有脫誤遂相沿而不改又豈必強為之解乎

春秋例微

公會齊侯於贏齊地

左傳會於贏成昏於齊也不由媒介會而成昏始不以正宜其不得令終也故書會以譏之

夏齊侯衛侯齊命於蒲衛地

左傳齊命於蒲不盟也信義不足而後有盟誓盟誓不足而後有交質齊命者但以命令相申約不來往不歃血古之道也故曰近正

六月公會杞侯於郕

左傳曰杞未成也以二年入杞故

秋七月士辰朔日有食之既

日月之行本有常度則薄蝕者固曆法之所有也然春秋日食必書以為陰之亢陽為失其道故謹而日之以志其變日食而既尤變之大者此易所謂龍戰于野其血元黃之象陰勝陽臣敵君兆於此矣若夫荆楚之僭號已在春秋之前非其應也

公子翬如齊逆女

逆女而不親迎使大夫非正也胡傳備矣

九月齊侯送姜氏於魯地謹

春秋例微

吾

公羊傳曰越竟送女非禮也然則送女當何如左傳曰凡公女嫁於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公子則下卿送之公不自送其曰姜氏未夫人也

公會齊侯於謹

會於謹者為齊侯而往非迎女於境也

夫人姜氏至自齊

至之者言其自至非親迎也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來聘致穀助於大人也使其弟親之也

有年

公年傳曰有年者何僅有年也無年而僅有年故書之以志
喜如常有年則不勝書矣若以為記異則失之太鑿

四年桓王十春正月公狩於郎

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也農隙以講武事古之制也故左傳
曰古時禮也然而亦有譏焉即非狩地非其地而狩則害氏
毒物謂之禽荒必如原圖其圖乃可狩矣

夏天王使宰梁伯糾來聘

梁伯王之卿士何以書名胡傳以為不能討桓之逆而反承

春秋測微

五

命以聘是為亂首故貶之也然桓之執德而朱彰魯人弗聞
列國弗聞王朝又焉得而知之梁伯又焉得而討之哉特以
桓之立也已四年矣未常往朝未常往聘而天王顧使上卿
下交於魯則王之不君桓之不臣可知矣書曰天王使宰某
來聘而其義自見不係乎書名與不書名也如曰貶必書名
則宰桓之稱名固宜矣而家父之來車毛伯之來金獨不當
貶乎何以不稱名也榮叔之錫桓公命獨不當貶乎何以不
稱名也胡氏解之曰錫桓之命王不稱人所以示貶也然榮
叔之歸昭召伯之會葵俱下稱人召伯之賜或公命則稱天

于初何常拘拘於天字之有無載據其事而直書之而義存
乎其中矣非有一字之例可執也其曰則者胡氏之春秋而
非孔子之春秋也

五年桓王十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桓公卒陳侯鮑卒太子而自立

卒以二日者何左傳曰再赴也公疾病而亂作文公子佗殺
太子免而代之國人分殺言不與其為君也則前之赴者
陳佗獲之赴者國人也書史主存之故梁氏所謂疑以傳疑
也

夏齊侯鄭伯如紀

春秋測微

五

紀本主魯而鄭乃魯之與國齊人魯之昏姻已二國懷詐以
如紀欲以襲之齊鄭之惡不必言矣紀人來告而魯不能救
則救災恤隣之義安在故存而不訓者暴露魯也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左傳曰仍叔之子稱已聘者幼小之謂使其子而復稱其父
子未從仕已未從仕而使之大王之失使也古者論辨然後
使之使世曹非正已

葵陳桓公

城視丘地魯

與城中丘城郎同義譏勞民也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伐鄭者王也三國之師孰以之王以之也乃不曰王以諸侯伐鄭而以從王為辭者所以正君臣之義也何謂正君臣之義從王義也王有事於征伐合諸侯而命事焉固也其戰不言戰敗不言敗何也諱之也臣下可以戰其君君不可以見敗於其臣王師下直自取其辱故諱之也大鄭既不朝矣何以謂之不直曰有所以致其不朝者也既取其田又奪之政可謂直乎然而以鄭之無君也故稱伐以正其罪

春秋例微

王立

大雩

書大雩志僭也胡傳備矣

姦

姦記災也正當夏五六月之時有害於稼故曰災

冬州公如曹

淳于公稱公有或入為卿士如胡氏之說是也外相如何以書公殺以為過我也

六年經王十春正月實來

州公如曹因而通魯謂之曰今則非有故而出命已謂之曰

朝則非繼世而相朝也左傳曰度其國危遂不復是來托於魯故書曰來寓公也實有其名諸侯失地則名無爵已

夏四月公會紀侯於郕

左傳作成魯邑

左傳會於成諸謀齊難也齊欲滅紀故諱之紀主于齊而齊又魯之昏姻也則所以排難解紛者莫如魯矣公既往會而不能救故書公會以譏之

秋八月壬午大閱

大閱軍禮也古者因田獵而簡車徒下以武事明民也今以非時無故而舉之近於瀆矣或曰魯以鄭忽之怨故為之備春秋例微

王立

然而思患豫防者不在振懼軍容而在崇修德政桓之不能可知矣故書之者譏其不知務也

蔡人殺陳佗

屬公罪立

陳佗篡位已踰年矣書曰陳佗不與其為君也不殺於陳而殺於蔡自取之也公于傳曰淫於蔡殺梁傳曰獵於蔡而爭禽未知孰是總謂之自取

九月丁卯子同生

殺梁傳曰疑故志之明莊公之為魯之嫡嗣以擇後人之疑也他日公謂姜氏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故曰釋疑也或

曰姜氏之歸在三年子生在六年何疑而欲釋之曰別嫌明微君子之道也故終春秋未有書子生者而此獨書意可知矣

冬紀侯來朝

桓之立六年矣木常往朝木常往聘焉得而請王命乎公之告不能固也然不能得之於王者猶或可得之於齊故紀侯始而告繼而會又繼而朝求援者切矣而卒不能爲之救故志其來朝以愧魯也

七年桓王十春二月魯焚咸丘地

春秋測微

聖元

焚林而射滋獵也故書以譏之公使以爲咸丘邪地越境而焚林尤非禮矣

夏救伯綏來朝鄒侯吾離來朝

諸侯下生名此其稱名者何公救以爲失地之君非也失地則下爵矣名之者外之也救鄒在方域之外楚之附庸也以其服屬於僭王猶夏之楚故外之也

公年桓王十春正月己卯烝

春正月夏之十一月也冬祭曰烝周以子爲歲首則春不當烝矣何則月與時俱改則祭亦當易其名矣故穀梁子曰志

不時也

天王使家父來聘

王之來聘者再矣而魯曾不聞一介之使通於王室是無君也既不能討又加禮焉故書之以志天王之失政

夏五月丁丑烝

記曰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春既烝矣夏而復烝煩矣或曰己卯之烝春祭也丁丑之烝夏祭也何以謂之煩乎曰諸侯之禮約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而不約故不書禘而書烝謂非禮也

春秋測微

聖元

秋伐邾

不書公非公命也有專之者矣

冬十月雨雪

冬十月夏之八月也雨雪志不時也

祭公來遂逆王后於紀

祭公之來以昏姻之故謀於魯也古者天子娶於諸侯使同姓諸侯爲之主卜擇其可者以告於王而往迎之故公年傳曰成使乎我也遂者專事之詞不獲反命也未后而稱王后昏已定也

九年桓王十春紀季姜歸於京師

從逆者而言故稱王后尊天子也從歸者而言故稱季姜不忘本也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音姑來朝

諸侯世相朝禮也然曹伯既有疾則使大夫聘可也使世子

危道也胡傳備矣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桓公卒子莊公射姑立桓王十八年

春秋測微

夏五月葬曹桓公

秋公會衛侯於桃丘衛地弗遇

按左傳鄭人以班後之故怒魯而請師於齊齊人以衛師助

之故衛初與魯期會已而中變於是公至桃丘而不得見罪

在衛矣書曰弗遇胡傳所謂惡衛侯之失信是也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於郎

鄭以小忿而稱兵而齊衛助之素其昏姻志其約信以加兵於魯尤屬無謂故不曰伐不曰侵而以來戰為文者明其恃強挾衆好戰而無名也其先齊者何也鄭恃齊以為之主也

十有一年桓王十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於惡曹

外同盟何以書謀魯也謀魯以非其罪而結黨構怨仇其親故故書人以貶之胡氏之說是也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莊公卒世子忽立是為昭公

鄭公子之爭立莊公故之也胡傳備矣

秋七月葬鄭莊公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忽以世嫡而立而祭仲相之是受遺輔政之大臣也明知突

之出於雍氏而托於宋則不當為宋所誘宋既誘而執之則

春秋測微

卒

當以死奉忽而勿許不然或許許之而實背之亦行權之道

也奈何與宋人盟以突歸而立之是亂鄭者仲也故稱其名

而係之以鄭明廢置之權在仲而罪有所歸矣

突歸於鄭是為

去其公子而名之惡其恃強後藉權臣以爭國也曰歸於鄭

者不予其為君也

鄭忽出奔衛

忽何以不稱世子已在位也既在位矣何以不稱爵失其位也失位而出奔故名之也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於折音古地

公平傳曰柔者何吾大夫之本命者已蔡不稱侯而稱叔亦其大夫可知也此大夫盟諸侯之始以臣而敵君春秋之所惡也故書之

公會宋公於大鍾鄭地

鄭厲公之立也宋人多賁賂焉鄭人不能堪於是公欲平宋鄭故為大鍾之會始要成也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於闕音咸地

十有二年桓王二十一年春正月

春校測微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於曲池魯地

左傳盟於曲池平杞莒也先是隱四年莒人伐杞遂不平故為盟以平之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於穀丘宋地

左傳曰公及宋公盟於句音清之丘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於虛又會於龜胡傳所謂屢盟而卒叛數會而愈離春秋故詳書之以明會盟之無益也

八月壬辰陳侯躒魯公辛公會宋公於虛宋地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於龜宋地

丙戌公會鄭伯盟於武父鄭地

左傳曰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於武父逆帥師而伐宋戰焉宋無信也所謂君子屢盟亂是用長者於此驗之矣

丙戌衛侯晉宣公辛忠公朔立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於宋

曰伐曰戰兩罪之也胡傳備矣

十有三年桓王二十二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春秋測微

審

攻紀者齊為也主合宋衛燕之師以攻之也後紀者魯為主合魯鄭之師以援之也故始而會既而戰皆主乎我也戰而四國之師敗紀似乎得志矣而不知其所以速紀之亡也胡傳所謂不度德不量力輕與齊戰禍之始也然始其禍者非紀紀之謀於齊者屢矣既不能請命於王以義逼齊之師復不能請成於齊以策解紀之難而徒逞其兵威以取勝於一時而紀之禍於是不可解矣故書會書及罪魯也

三月癸亥宣公

宣公在殯而衛朔從戎非王事也非國難也從齊伐紀不過

強凌弱耳衆暴寡耳是亦不可以已乎故上書二月戰下書

三月葵而衛朔之罪者矣

夏大水

秋七月

冬十月

十有四年桓王二十二年春正月公會鄭伯於曹

此參盟也故曹人致餼

無冰

穀梁傳曰無冰時燠也按月令仲冬之月冰益壯季冬冰方

春秋測微

室五

盛水澤腹堅命取冰冰以入周之春月正其時矣書曰無冰

記異也洪範咎徵曰豫恒燠若當時王室廢弛四國無政豫

可知矣其無冰也固宜

夏五

公羊傳曰夏五者何無聞焉爾即胡氏所謂傳疑也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前此鄭人來請修好會於曹矣至是來盟舊約也使其弟穀梁傳曰舉其貴者也介弟雖貴猶臣也以臣而盟君故名之非罪其有寵愛之私也且胡傳以爲諸侯之兄弟例以字通

凡書名者皆貶詞然考之於經齊侯之弟年鄭伯之弟語衛

侯之弟黑背陳侯之弟光秦伯之弟鍼宋公之弟長皆名也

未有以字書者而謂之曰則此胡氏之春秋而非孔子之春

秋也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書災志不謹也御廩者梁盛之所自出乃不修火政而豫爲

之防是以譏

乙亥嘗

左傳曰乙亥嘗書不害也言雖災而不妨於祭也果如是則

春秋測微

季不

災亦可以不書矣胡傳以不改卜爲不敬者得之至以八月

嘗爲不時者非也周之改朔既以六月爲八月則是以夏爲

秋矣嘗乃秋祭也何謂不時乎

冬十有二月齊侯祿父卒魯公卒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宋以私怨挾四國之兵伐鄭而焚其門取其邑可謂暴矣四國從之亦非義也故書曰以者惡挾衆也既非方伯又非公討而結黨橫行以毒鄰國罪之大者也稱人者何非其君也賤其帥故不書其名

十有五年桓王二十三年春二月天王使宋父來求車

古者列國各以其所有時獻於天子謂之曰享禮也春秋之時此禮亡矣然下雖無獻於上而上不可有求於下况車服命自天子而及下求於諸侯乎故書曰來求卑之也

三月乙未入王崩桓王崩莊王立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突之立也本藉祭仲既立矣推歸於仲而不能收志其專而不能去殺雖糾而又不能討何也突固非富有國者已廢置

春秋測微

卷六

之柄仲主之已仲而與之則國人皆與之矣仲而下與之則國人皆不與之矣則其出奔宜矣故舍逐君之罪而以自奔為文胡傳所謂自取之也其入也不以正故其出也亦不以正

鄭世子忽復歸於鄭

忽本先立而此復稱世子者國無二君也突已稱伯則忽宜世子矣然世子而係之以鄭明其當有鄭國也

許叔入於許

按左傳初鄭滅許許莊公奔衛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

以居許來偏雖曰鄭之而許叔已儼然君許矣至是因鄭之亂而復其國未為不可然不曰歸而曰入者何故梁傳曰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言其孤楫以取之上無天子之命下無方伯之援也

公會齊侯於艾齊地

左傳曰謀定許也

邾人牟人郕人來朝

三國皆附庸小國稱人者何或曰其世子也下稱世子微之也若其君則當書爵矣若其臣則當書聘矣

春秋測微

卷六

秋九月鄭伯突入於櫟音來鄭別都

是時祭仲已死本公而厲公有謀故因櫟人殺檀伯而逆居櫟居櫟則有土有民矣其於復國已何有昭公以世嫡而復位乃聽其竊據而不敢問則其無能為可知矣故公羊傳曰言忽為君之微也未復國而稱爵何也突始終為君者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於袤音多宋地伐鄭

厲公結強援以求復其國故諸侯伐鄭以納之不助當立之世嫡而助篡位之庶孽不義甚矣故先書會而後書伐惡黨逆也

十有六年莊王九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於曹

左傳曰謀伐鄭也前此謀納厲公不克故為此會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再書伐鄭甚之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左傳曰行飲至之禮也以黨惡不義之舉而策勳告廟不已
註乎故書至以譏之

冬城向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春秋測微

李元

公羊傳曰衛侯朔何以名紀蜀為絕之犯命也殺梁傳亦曰

朔之名惡也天子召而不往也二家之說必有所據矣而左

傳則曰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故惠公出奔齊惡

意朔之出奔或先得罪於天子召之不往而出奔於齊故二

公子別立君耳不然朔之已立五年矣二公子何能一旦而

遽易之哉則二家之說似可據也

十有七年莊王九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於黃地記

左傳盟於黃平齊紀且謀衛故也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於越地記

左傳尋獲之盟也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於奚地記

左傳曰戰於奚疆事也於是齊人侵魯疆夫盟於春而侵於

夏齊之反覆變詐甚矣乃疆史來告而公漫語以辭之何其

怯也故書曰及而不稱人非公命亦非公志也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辛地記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於蔡

左傳蔡人召蔡季於陳秋歸於蔡蔡人嘉之也嘉之者賢之

也是時獻壽已立則季之者一公子耳何以書其歸而不削

春秋測微

李元

錄賢也何以不稱公子季不以公子貴也

癸巳葬蔡桓侯

諸侯之葬例稱公而蔡獨稱侯者彼以公告此以侯告也曷

為以侯告請諡於王故從其爵也胡傳備矣

及宋人衛人伐邾

左傳曰宋志也是時邾宋爭疆魯乃助宋而伐之夫春方盟

於越口血未乾而背盟素好助宋為虐惡莫大焉雖或不由

公命然縱之而不能禁亦不君甚矣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左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於朝今魯不日則曆官失其職矣亂征曰先時者殺無赦下及時者殺無赦曆官失職而桓不問故仍其舊而書之見魯之失政也

十有八年莊王三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於濞

林堯叟曰公本與夫人俱行至濞公與齊侯行會禮故先書曾濞既會而又相隨至齊故曰遂

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凡女嫁於諸侯父母在則有歸寧之禮沒則不及此載馳竹

春秋測微

主

竿之詩所以賦也姜氏當僖公之時未常一往及其既沒而反縱之往焉是變乎常矣况公將有行申繻之諫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漬也易此必敗其言切矣盡矣公聞之宜惕然悔沮乃弗聽而偕之以行是明知其有淫亂之禍而縱之也故書曰公與者罪公也其稱夫人者何公干氏曰內辭也言既為魯之夫人則不當復如齊也猶詩所謂既曰歸止曷又懷止夫人而稱姜氏內而外之也

夏四月丙子公薨於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按左傳齊侯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於車是齊襄殺之

也何以書薨魯史舊文也舊文何以不書其實諱之也問罪之師不出而討賊之義不伸故諱之也魯史既諱之而夫子必書之是彰國之惡也然上書曰公與姜氏如齊下即書曰公薨於齊則公之不得其死昭然矣故夫子因之而義自見夫有賊不誅何以稱義曰殺桓者雖襄而所以致其殺者姜氏也有賊在內而何以誅書曰孫於齊乃所以誅之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既葬而書葬者其常也然葬舉而莊公慎終之事畢矣心已

春秋測微

主

安矣無復有討賊之志矣故雖書國之常事亦以見莊公之志仇而忍其父也

後學楊大靖校



春秋測微

莊公公名同桓公子。謚法勝厭克亂曰莊。

元年莊王四年春王正月

莊之不書即位削之也既即位矣何以削忘仇也父賊未討告廟改元人子之心之所不忍也故不書即位以刺之公年傳曰不書即位隱之也執隱隱子也言為人子者所當隱痛而不忍也

三月夫人孫於齊

桓公之弑文姜與焉魯人責之故出奔內諱奔謂之孫言其春秋測微

三

適於齊而不敢歸也去姜氏示若非齊女者然正所以深著其罪而絕之也然此書孫於齊矣二年復書會齊侯於謀則前此歸魯可知而經不書歸者何也禮母出與廟絕不可以私反況文姜之罪上通於天并不可與出母同科何為而得復歸於魯乎其得復歸於魯何也公羊氏曰莊公念母也姜氏乃父之仇宗廟之罪人不可念也念之是知其母而不知有父矣故不書歸者罪莊公也

夏單伯逆王姬

單伯公叔皆以為魯之命大夫以我為之主故單伯逆之也

雖曰承王命然而昏於齊是為仇逆也故書曰逆者不當逆也或曰魯無單大夫單伯王之卿士也逆者送也字之訛也此說得之

秋築王姬之館於外

為昏於齊而築館是為仇築也故書曰築者不當築也胡傳備矣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莊公卒子宣公梓曰立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錫命者追錫之也桓公篡弑之事雖隱而未彰然即其在位

五

十有八年未常往朝未常往聘未常有勲勞於王室無故而加之錫命者特以主嫁王姬之故而寵及其先耳故書來錫以譏王之濫賞且罪魯之為仇人受賜也

王姬歸於齊

公年傳曰何以書我主之也以我而主齊昏罪之大者也

齊師遠紀邢音部音部音

遠者驅其民以歸諸己也師者用大衆也書之者著其暴也

二年莊王五年春王二月癸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於餘丘邾邾魯附庸已無故而侵其地何也意不在乎三邑也蓋是時莊公幼慶父責公子而有惡才欲立威於外以內脅其君故專命而行也書帥師書伐胡傳所謂志慶父之得兵權也

秋七月齊王姬卒

公羊傳曰外夫人不卒此何以卒我主之也以我主嫁之故故莊公為之服夫天王之崩也木常奔喪未常會葬何有於王姬而親之若姊妹乎況其為仇人之姊乎故書曰齊王姬罪莊公之親仇也

春秋測微

十五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於禚音酌齊地

姜氏既奔矣則不當迎之以歸既歸矣則不當縱之復出書會於禚罪莊公也胡傳備矣

乙酉宋公馮卒音莊公卒子閔公立

三年莊王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溺魯大夫去其籍罪之也殺梁傳備矣

夏四月癸未葬莊公

五月葬桓王

左傳以為桓公卒傳曰改葬也殺梁傳曰危不得葬也夫天

子之葬至於七年而後舉亦緩甚矣急緩至此幾幾乎有不得葬之勢二傳之意略同若曰改葬則前此之葬何以不書當以殺梁之說為正

秋紀季以鄭書入於齊

齊欲滅紀久矣至是有必不能存之勢故季以邑入齊為附庸以存其宗祀此亦小役大弱役強出於無可奈何之計也故書入者無貶詞

冬公次於滑鄭地

左傳次於滑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時子儀有次屬公之難

春秋測微

十六

者止而不進之意公教皆以為欲救紀而不能也夫魯有救紀之意而莫為之助亦無如之何矣然苟以報仇討賊為志則何勇之不可當乎惜乎莊公之忘之也故書次以譏之

四年莊王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於祝丘音魯地

一淫亂弑逆之婦人也敢於出郊行非禮之事而莊公不誅禁羣臣莫敢言其國尚可謂有人乎故直書其事以志其醜也

夏紀伯姬卒

殺梁傳曰外夫人不卒此其卒何也吾女也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於垂

按左傳桓十八年齊侯師於首止于魯會之齊人殺于魯祭仲逆鄭子於陳而立之鄭子者子儀也至是則子儀在位已四年矣屬公雖入於櫟猶未得正其為君也然則遇於垂者其為子儀無疑矣不期而會曰遇何以書為謀紀故也初公將為會於鄭以救紀鄭人辭以難齊侯必知之故為垂之遇所以阻鄭之援紀也首齊侯者齊志也

紀侯大去其國

紀侯之去滅也奔也何以不書而書曰大去其國此非舊史

春秋微

七

之文聖人之特筆也蓋紀侯見幾明決知國必不可守於是命其弟以邑入於齊而存其宗祀已乃委土地而去之而不受其兵革不害其人民下為俘囚下為臣僕庶幾有去卻之遺風焉故不書滅者不與齊之滅紀也不書奔者不同於失地之君也爵而不名責之也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外夫人何以書葬當女也滅其國逐其君而葬其夫人可謂仁乎胡傳所謂加必於人以手撫之也君子是以惡齊襄之詐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於禚

前書姜氏會齊侯於禚矣茲且公從而往狩焉是姜氏之謀也公既從之於是肆行無忌矣書公及齊內為志也不惟不以為恨不以為恥乃及與之同樂焉是尚可謂有人心乎故稱人者賤襄亦賤公也

五年莊王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師者眾耳眾目之所屬也如而不顧無恥之甚也

春秋微

七

秋鄭祭來朝

鄭附庸國也祭來名也何以名左傳以為未王命也其後數從齊桓以得周室遂命為小邦子則此時尚非諸侯故稱名耳胡氏執例以說春秋非皆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莊公伐衛之舉有三大罪為逆王命一也親父仇二也黨罪人三也故四國皆貶而稱人而以公會之殺梁傳曰人討侯所以人公也

六年莊王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殺衛

王人王朝之微者也書字責之也書教嘉之也自子突不能
勝五國而天子之令不行於天下矣故春秋以王人之教衛
為再王之義以衛朔之入衛為討亂之辭

夏六月衛侯朔入於衛

入者強入之詞公羊氏曰篡辭也為其犯命也

秋公至自伐衛

較梁傳曰惡事不至此其至何也不至則無用見公之惡事
之成也可謂簡而當矣

煥

春秋測微

冬齊人來歸衛俘

三傳俱作實而經文獨稱俘者言俘而實在其中也諸侯皆
受衛之賂而助之何以稱齊人蓋齊為之主而以衛之賂歸
之齊也左傳又曰文姜請之也姜氏知莊公之貧而無恥故
欲假賂以悅之也書曰來歸罪莊公之致其歸且受之而不
辭也

七年莊王春夫人姜氏會齊侯於防地

衛寶既歸姜氏之計得矣於是肆行而無忌莊公之罪也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恒星不見左傳曰夜明也言月光如日故列星皆隱也星隕
如雨左傳曰與雨偕也言隕者之多同乎雨也皆言陰氣盛
也史記天官書曰天子微諸侯力政五伯代興更為命主此
其應也胡傳之意本此

秋大水無麥苗

畏天災重民命胡氏之兩言盡之矣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於穀地

一歲而再會蕩極矣春秋詳書之不惟著姜氏之罪所以病
莊公也

春秋測微

八年莊王十春王正月師次於郎以侯陳人蔡人

前此書公會齊宋陳蔡伐衛矣則陳人蔡人乃齊之與國而
為齊役者也次於郎以侯者將與陳蔡同聽命於齊耳釋怨
事仇下亦可恥之甚乎故書次書侯深惡之也

甲午治兵

治兵者何師久於郎未免有失伍離次之患故復整其隊伍
申其約束以待齊命也此與次於郎同譏蹟武又其小者矣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於齊師

陳蔡不至嘗乃獨以其師助惡而圍郕親仇虐鄰其罪大矣

故書曰及惡在內也邾降於齊本莊公之所甘心慶父不知而請伐齊師謂兩國共攻而齊獨取之也然而魯本役於齊乎邾非公志也故詭辭以却之

秋師還

邾既降齊矣魯師何以不速還而必遲之又久數月而後歸乎曰不敢歸也其不敢歸奈何邾雖降強降之耳必待整頓而後服故魯助齊以定之也書曰秋還著其久役殃民親仇虐鄰之罪也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春秋測微

三

周禮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而諸兒有其四焉皆誅之而有餘辜者也所謂憑弱犯寡則齊之如諸兒之滅紀滅鄆是也所謂暴外陵內則壇之如諸兒之賊殺魯桓虐用其民是也所謂負固不服則侵之如諸兒之逆王命抗王師是也所謂外內亂而獸行則滅之如諸兒之淫於文姜是也立十二年惡既盈矣夫怒人怨而假手於無知然則無知可無罪乎曰烏得無罪無知之殺諸兒私怨也非公討也以私怨弑其君可乎故去其籍而名之

九年莊王十
二年春齊人殺無知

無知既弑襄而篡其位矣仍稱曰無知不與其爲君也稱人者與衆棄之之謂

公及齊大夫盟於莒音器

左傳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則公之所盟者管召也稱大夫無貶辭也因亂而避難又何貶焉子糾幼故盟其大夫稱公及者欲納糾也糾非襄之子乃僖公之子舅氏也何爲而不可納襄公既死則於齊乎何仇故亦無譏焉

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於齊

糾與小白皆齊之公子也小白得立而糾見殺所爭者幾之

春秋測微

三

先後爾據左傳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悞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及乎君弑賊誅國內無主而小白已自莒先入國人皆欲得君而事之故其勢順子糾至亂作而始奔魯求援坐失事機之會迨君位已定然後用兵以爭之故其勢逆納者難詞也入者易詞也然先書伐齊者從魯言之也皆去其公子何也因亂以爭國非有所當立故也若從無嫡立長之義則桓爲正胡傳論之詳矣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於乾音干時我師敗績

乾時之戰納糾而不得也戰而敗軍無謀也是役也公畏戰
路則公在軍中矣不稱公譏也何譏乎譏前此之未常與齊
戰也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按左傳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乃殺子糾於
笙賓則是魯殺之也曷為而書齊人殺糾者齊志也成之者
魯也夫欲納糾而不能與戰而人敗魯之負糾亦甚矣又從
而殺之何其自相背謬若此與故書曰取者易詞也言無異
齊人之自殺之也校梁傳曰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以
春秋測微

公為病矣若夫齊之必欲殺子糾桓之患也故稱人以敗之

冬浚洙在魯城北

勞民於戰矣復勞以役可乎況當收成之際民力未暇又非
其時也故書以譏之

十年莊王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於長勺在魯地

魯既畏齊而殺子糾矣齊人與師以伐魯何其暴也故不書
其伐而第書曰敗齊師明魯無可伐之名而齊有可敗之道
也據左傳長勺之戰謀出曹劌堂堂正正以敗之何詐之有
所謂詐戰曰敗者此胡氏之春秋而非孔子之春秋也

二月公侵宋

宋未常開釁於魯無故而往侵之不過東勝齊之勢而潛師
以入其境將以掠之也黷武虐鄰罪在公矣故書公以譏之
三月宋人遷宿

宿小國也遷者以師迫而遷之取其地也書之以著用強凌
弱之罪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於郎公敗宋師於乘丘在魯地

齊宋之來伐報魯也其言次何未陣也按左傳公子偃曰宋
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伐之公弗許自霄門竊出蒙
春秋測微

卑此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齊師乃還此所謂攻取之
術束縶之機乃兵家常事不得已而應敵者也又何譏乎故
書曰公敗幸內勝也

秋九月荆敗秦師於華在秦地以秦侯獻舞歸

此志荆楚猾夏之始前此伐國有書入者矣有書還者矣有
書奔者矣未有虜其君者書曰以秦侯歸甚其惡也名秦侯
者胡傳以為絕之也既不能死又不能奔故絕之諸侯失地
則名況於虜乎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呂

此志齊桓滅國之始不假王命而擅滅之非伯者之舉也故

書之以著其暴奔而不名無罪也胡傳備矣

十有一年莊王十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於郕音慈

按左傳宋為乘丘之役故使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

諸郕此應敵之兵非好戰也故雖詐無譏

狄宋大水

按左傳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梁陳若之何不

弔是以書胡傳所謂謹大戒恤民隱也

春秋測微

冬王姬歸於齊

歸於齊何以書魯主之也左傳以為齊侯來逆共姬是親迎

也何以不書不之京師而之魯非禮也

十有二年莊王十五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於鄭

不歸魯而歸鄭者始終於紀也胡傳備矣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閔公秋桓公御說立

公年傳曰仇牧聞君弑起而至遇宋萬於門手劍而叱之萬

因而殺牧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故書及其大夫賢之也華

督亦被殺何以不書督弑君之賊也死已晚矣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萬之奔陳也宋人賂陳而請之既歸而醢之矣何以不書宋

人殺萬以明討賊之義乎胡傳以為罪陳之黨賊非也夫書

曰奔陳則陳之黨賊著矣何為削殺萬而不書愚竊意是時

魯宋方交兵未息故殺宋萬莫闕公皆下以告不告則舊史

不書舊史既不書夫子焉得而書之然則宋萬之弑君何以

未告歟曰弑逆大故也雖不告亦聞所聞而書之矣然則前

此之水災何以未告歟曰亦非告也魯聞之而往弔有釋怨

春秋測微

恤鄰之義故書之也

十有三年魯王九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於北杏齊地衣

此志齊桓伯業之始自是諸侯無私盟而為衣裳之會者凡

故齊桓齊子桓也人諸侯何也不予其戴桓已役梁氏曰桓

非受命之伯也胡傳以為誅諸侯者正與桓公者權得之矣

夏六月齊人滅遂

遂小國也或曰齊之後先王所封之國無故而強奪之可謂

有王乎故書之以著其罪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於柯已

左傳盟於柯始及齊平也齊可乎子曰可矣繼好息民治國之善經也襄公既死而復誰仇盟而不恃君子於是乎善桓

公矣蓋當時曹刺子糾而桓公反我汶陽之田而盟終不渝信也故公羊傳曰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仇而桓

公不忍桓公之信著於天下自柯之盟始焉

十有四年傳王二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伐宋討貳也稱人者所謂將卑師少也胡傳備矣

夏單伯會伐宋

春秋測微

單伯王臣也左傳曰齊請師於周單伯會之取成於宋而還

此齊桓尊周室之始

秋七月荆入蔡

因息媯而假楚以滅息者蔡哀侯也因息媯而致楚以伐蔡

者亦蔡哀侯也然則蔡之兵自招之也書曰入言自我致寇也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鄭秋子儀於鄭衛地衣裳屬公入於會二

林免災曰齊平宋亂宋人服從欲歸功天子故以單伯會諸

侯言尊王也

十有五年傳王三年春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會於鄆衣裳之會三

左傳復會焉齊始伯也然鄭猶未服背約而使宋故胡傳以爲未成乎伯

夏夫人姜氏如齊

穀梁傳曰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此不可以責文姜矣書如齊罪莊公也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鄭即小邾

左傳諸侯爲宋伐鄭解之者曰鄭宋之附庸屬宋而叛故齊桓爲宋伐之書先宋者宋志也

春秋測微

鄭人侵宋

宋

左傳鄭人聞之而使宋言伐鄭之役鄭乘諸侯之間隙而侵之也蓋是時鄭厲公已復國矣厲公固因宋而得立已而宋人責賂不已於是日尋干戈而不思故厲公之怨宋最深至是乘宋師之出而侵之所謂間也然宋既與於鄆之會矣未幾而背約焉可乎故書曰侵宋惡之也

冬十月

十有六年傳王四年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以侵宋之故伐鄭先宋者宋主兵也

秋荆伐鄭

左傳鄭伯自櫟入緩告於楚楚伐鄭及櫟為不禮故也此齊

楚爭鄭之始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
於幽宋地衣裘之會四

公羊傳曰同欲也殺梁傳曰同尊周也而齊桓之伯業成矣

其不稱公何也胡傳以為惡失信而諱之非也夫既書曰自

齊逃來則魯之叛盟已昭然著矣又豈必諱公之會以示譏

春秋測微

允

乎或曰幽之盟魯仗微者會故下稱公亦非也夫使公不親
往則當見討於齊如鄭之盟矣且公與齊侯既盟於柯豈於
同欲之會而反不往乎然則不稱公者何也按公羊傳經文
有公字則不書公者疑脫簡也

鄭子克卒
子頃立

十有七年
傳王五年前經下書志王立 春齊人執鄭磨

鄭不朝齊失事大之禮故執其用事之臣以辱之此何以書
殺梁傳曰以其逃來志之也又曰鄭磨鄭之倭人也公羊亦
曰書甚倭也以一倭人之故而失信於伯主魯之愚亦甚矣

不書齊執則不知納逃之為非義故書之然則齊之執磨義

乎曰亦非義也何以言之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

非諸人君子之道也桓之立已九年矣未常一至京師且於

傳王之崩也不奔喪不曾葬於惠王之立也不往朝不往聘

名曰尊王不臣實甚而頗有鄭以世相朝之禮可謂義乎律

以春秋之法則管仲亦當見執於天子之庭矣

夏齊人殲夫於遂

齊滅遂而戍之戍者乃為逆人所殲則非心服可知而四族

之不忘其君不屈於敵亦概見矣

春秋測微

允

秋鄭磨自齊逃來

書曰逃比於罪人矣書曰來惡魯之受之也自此端一開於
是叛人來奔者往往納之如邦庶其齊慶封之類是也魯國
之失政此其作俑乎

冬多虞

虞非異物何以書蓋虞者於國者也多則或散詣田野故能
害稼

十有八年
志王九年 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殺梁傳曰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然夜食亦有朔與日其不

言者層官之失職也

夏公追戎於濟西

書追戎能用武也有振威之氣與向之與戎盟者異矣故志之

秋有虱

虱雖微陰妖也姜氏非國之妖乎此所謂惡氣之應也

冬十月

十有九年志王二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春秋測微

秋公子結勝陳人之婦於鄆遂及齊侯宋公盟勝奇

穀梁傳曰勝賤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辟要盟也蓋當實欲

要二國之盟未知其得盟與否故以勝婦為名耳遂者專事

之詞言因禮之輕者而繼及乎重者實因禮之重者而兼及

乎輕者也夫同盟於幽好已結矣又使其大夫強而要之是

亦不可以已乎通所以取人之怒也故兩書之以著其失

夫人姜氏如莒

如齊猶曰父母之國也如莒則顯然奔矣此必有導之者而

莊公姜之禁可謂有羞惡之心乎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秋盟而冬受伐自取之也胡傳所謂責魯不恭也

二十志王三年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再書如莒甚之也

夏齊大災

公羊傳曰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及我者告我也昔宋水災魯使往弔况齊甥舅之國而魯未常有一介之使焉故書之以志其無恤鄰之義也

秋七月

春秋測微

冬齊人伐我

伐我攘夷之一端也故志之

二十志王四年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屬公卒子文公扶立

按左傳王子頹之亂惠王出奔溫鄭伯和王室下克夏鄭伯

遂以王歸處於櫟秋王及鄭伯入於鄆遂入成周告號叔使

納王其明年夏鄭伯將王自圍門入號叔自北門入殺王子

頹及五大夫是屬公有定亂戴王之功其事偉矣春秋何為

而下書豈周下以告而不書歟抑亦有闕文歟觀於鄭有四

君而厲公獨書卒書葬或亦以此歟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冬十有二月葬鄆厲公

二十有二年惠王五年春王正月肆大青

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也故善爲治者不語赦惟大亂之後立國之初可以行之魯無故而肆大青縱惡養奸莫甚

於此胡傳備矣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孫於齊與魯紀矣歸而死於魯葬於魯皆莊公之罪也詳書

春秋測微

之而義自見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殺梁氏曰公子未命爲大夫也左氏以爲太子未知孰是稱

人者衆人擅殺之謂胡傳備矣

夏五月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侯盟於防

高侯齊大夫也孰及之公及之也何以不稱公羊氏曰諱

與大夫盟也曷諱乎蓋高侯之來本以議昏故不諱卑躬屈

體而與之盟是議所不當議盟所不當盟也故諱之

冬公如齊納幣

納幣者何聘齊襄之女也齊襄父仇而可聘其女乎或曰受命於文姜也然此時文姜已死而昏禮未成獨不可以亂命

而索之乎況文姜之淫亂已有明鑒豈其娶妻必齊之姜乎

書曰如齊深惡其忘父而昏仇也公校以親納幣爲非禮此

所謂齒決之間其小者也

二十有三年惠王六年春公至自齊

至之者譏公之親往也

祭叔來聘

春秋測微

殺梁氏所謂不正其外交是也非天子命故不言使

夏公如齊觀社

殺梁氏傳曰觀無事之辭也以是爲尸女也言本爲女而往而

以觀社爲名耳社者何蒐軍實也諸侯會同自有典則觀蒐

而會已非禮矣況爲女子故書如書至以譏之

公至自齊

荆人來聘

楚始通也稱人胡傳以爲進之也

公及齊侯過於軟齊地

及者內志也

蕭叔朝公

叔梁傳曰朝於廟正也於外非正也言來朝與受朝者皆失禮也

秋丹桓宮楹

莊公既昏於齊矣雖丹楹刻桷為足以妥備先靈哉徒亦之侈耳故書以譏之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辛莊公卒子石姑辛信公大立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於尼邱音戶地

春秋測微

九五

公既聘矣何為數數會盟若惟恐其絕昏者然蓋莊公之娶

過時而齊女之年猶待是以皇皇如此也胡傳備矣

二十有四年惠王七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

叔梁傳曰夫人所以宗廟也娶非禮與非正而加之於宗廟

以歸夫人非正也序言桓宮忌莊也言桓之宮而盛飾之以

見仇人之女莊之罪大矣

莫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

叔梁子所謂不正其親迎於齊也

秋公至自齊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叔梁傳曰入者內弗受也何用不受也以宗廟弗受也夫娶

仇人于義國不可受矣况以表姜之淫妒性成始入而婦道

已虧如公羊所謂與公有所約而後入是也則其不可以承

宗廟而為國母國不待試閱孫邦而昭然可覩矣

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

公羊傳曰用者不宜用也謂女而用男幣是無別也桓之試

國內男女無別而生莊公亦既聞之而見之矣今聞御孫之

春秋測微

九六

言而莫之省能無兆亂乎故易歸妹之象曰君子以永終知

戒

大水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亦歸於曹

羈已嗣位而莫其親矣何以下爵未成乎君也不稱世子者

何微之也歸者順詞羈出而亦歸非戎歸之國人歸之也如

制在戎則當書曰戎納亦於曹矣

郭公

公叔皆以為即曹赤者非也當以郭亡之說為正胡傳備矣

二十有五年惠王八年春陳侯使女音來聘

穀梁傳曰下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已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惠公卒子懿公立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

穀日禮也下鼓於朝而鼓於社不用幣而用牲非禮也胡傳備矣

伯姬歸於杞伯姬莊公女也

穀梁傳曰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言非其君又非卿大夫也

春秋例微

秋大水鼓用牲於社於門

左傳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青下鼓則鼓而用牲皆非禮也

冬公子友如陳

報女叔之聘也

二十有六年惠王九年春公伐戎

當公伐莊之也齊桓救之也

夏公至自伐戎

至之者告成事也

曹殺其大夫

公殺皆以大夫為曹霸者非已羈之為世子無疑矣然此大為何以不名不氏闕文也稱國者何有假君命以專殺之者已不去其爵者無可殺之罪已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徐與戎為犄角以病魯者也故會齊宋之師以伐之兵法所謂伐其交也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惠王十年春公會杞伯姬於洮音洮

春秋例微

九六

禮父母在歲一歸字伯姬之嫁已越歲矣歸寧可也越境而會非禮也桓不當來公不當往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於魚音魚

穀梁傳曰同者有同欲也言齊桓之信義著於諸侯諸侯皆願推戴之為盟主也故曰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常有缺無之盟也信厚也兵車之會四未常有大戰也愛民也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公年傳曰原仲者何陳大夫也大夫不言葬此何以言通乎季子之私行也何通乎季子之私行辟內難也內難者何公

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以脅公季子欲起而治之則不得
與於國政坐而視之則親親固不忍見也故於是復請至於
陳而蔡原仲也今以經考之季友之如陳在二十七年其復
五年之間不書其反則是未常歸也迨莊公薨子般弑叔牙
死慶父奔而後書季子來歸則前此之辟難可知矣此所謂
內難而能正其志書如陳嘉之也胡傳之說蓋道其常非語
其變也

冬杞伯姬來

歸寧常事也何以書為會於洮書也來可也會不可也

春秋測微

九元

莒慶來逆叔姬

不主大夫而公自主之非正也胡傳得之

杞伯來朝

杞侯爵也何以稱伯先儒以為為時王所黜

公會齊侯於城濮

衛地

將討衛也左傳曰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

王子類也

二十有八年惠王十一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

衛人敗績

齊奉王命以討而衛人戰之是無王也故書曰及罪之也胡
傳備矣

夏四月丁未邾子貜卒

子文公

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楚之伐鄭已雖未常交兵然而鄭畏楚矣故將奔桐丘馬賴
諸侯救之而止故書之

冬築郕

邑魯

築邑勞民也又農事未畢為非其時矣故書

大無麥木

春秋測微

一百

周之冬夏之秋也是時麥既無收矣及木稼將登而又無收
故併書之志民饑也且夏麥既無秋木將槁而妄興築郕之
役則莊公之不畏天災而恤民命亦甚矣

城孫辰告羅於齊

書告羅譏無備也公羊傳曰君子之為國也必有三年之委
一年不熟告羅譏也穀梁傳曰古者什一稅連年補敗下外
米而上下皆足也雖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姓饑
君子非之

二十有九年惠王十二年春新延廐

新厥細故也何以書國民也當無麥無禾之後不聞有賑饑
周乏之令而復再役以困之為民父母者固如是乎殺梁之
說備矣

夏鄭人侵許

許本因鄭亂而入故文公立而侵之修舊怨也

秋有蜚音

左傳曰有蜚為災也凡物不為災不書按說文蜚一名阜螽
即蝗子也周之秋夏之五六月也正未稼未熟之時蝗乃災
之大者於是乎書

春秋測微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卒叔姬閔紀之亡也紀已滅矣何閔乎爾叔姬之歸即猶存
紀也姬存則紀與之俱存姬亡則紀與之俱亡

城諸邑及防

凡書城者皆譏為勞民也而救梁氏曰可城者何故蓋冬十
二月建亥之月也左傳曰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
而致用水昏正而戕日至而畢昏正者亥月也言農將閒暇
可以興作也故曰書時也

三十年惠王十春王正月

夏師次於成

救梁傳曰次止也有畏也欲救郭而不能也不言公恥不能
救也

秋七月齊人降郭

郭公殺以為紀之遺邑胡傳曰附庸未知孰是降郭者以兵
威脅服之也故書之以著其凌弱暴寡之罪

八月癸亥葬紀伯姬

胡傳備矣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

春秋測微

冬公及齊侯遇於魯濟地魯

左傳曰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

齊人伐山戎

救梁傳曰善之也何善乎爾燕周之分子也貢職不至山戎
為之伐矣然則伐山戎者救燕也揅夷而救郭伯者之事也
又何譏乎故曰善之

三十有一年惠王十四春築臺於郎

救梁傳曰一年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惡內也三時者
謂春夏秋皆有築也臺者游觀之所有臺必有園故曰虞山

林義澤之利害奪民財也既勞其力又奪其財故曰財盡則怨力盡則怨君子見之故謹而書之也

夏四月薛伯卒

不名者何未同盟也

築臺於薛魯地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討戎而捷不獻於王而獻於魯非禮也其親來者何公羊氏曰威我也其威我奈何桓桓而過我也於是魯人爲之城小教

春秋測微

秋築臺於秦魯地

冬不雨

秋而無雨亦傷稼故書

三十有二年惠王十五年春城小穀

左傳曰爲管仲也小穀者管氏之私邑畏齊而媚齊故城之也書之者譏勞民之已甚也

夏宋公齊侯遇於渠丘

左傳齊侯爲楚伐鄭之故請會於諸侯宋公請先於齊侯故遇於渠丘蓋私爲之會不成會禮故曰遇齊主盟而先宋者

宋志也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按經書季友如陳未常志其歸也則五年之間在陳可知故閔之元年乃書曰季子來歸前此又未常書其奔陳也賊子般而成季奔陳此左氏之說焉知其非誣也君子信經不信傳則公子牙之死乃疾死也非季友賊之也賊之之說始於公羊詁於左氏然較梁何以無聞乎公羊以爲慶父叔牙季友皆莊公母弟故其說曰莊公以病召季子而授之以國政曰寡人即不起此病吾將焉致乎魯國季子曰般也存君何

春秋測微

言四

憂焉公曰牙謂我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慶父也存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爲亂乎於是耽叔牙而殺之左氏之言與此略同夫所謂及者兄終弟及之謂故以慶父爲言然惡致莊公之生也在桓之六年及即位之日年止十三四慶父爲弟纔十餘齡耳而莊之二年即帥師伐於餘丘以十餘齡之幼子而主兵征伐有是理乎則慶父非莊公母弟明矣或其庶兄則有之此其說之不可信一也公羊既以爲慶父叔牙與哀姜比而脅公則內外之權皆二人操之矣君且不畏何畏乎季子之一言而遽爲之死此其說之不可信二也且世

未有弑逆尤惡之徒肯從人之言而飲酖以自斃者也愚竊謂當時季子揆情度勢逆知二子之必將為亂而又力不能制之故避跡於陳者五年又焉得取叔牙而酖之乎使其可以用吾酖則亦可以不必要矣然則叔牙之死孰殺之天殺之也

八月癸亥公薨於路寢

書曰路寢正詞也亦幸詞也何幸乎爾不死於表姜慶父之弑而得善其終猶幸之也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春秋測微

五

子般者孟任之所出則見惡於表姜可知其死也慶父與表姜謀而殺之也何以不言宮省事秘聞跡難明故從而卒之也或曰據左傳共仲使圉人華賊子般於黨氏明保慶父弑之矣何謂聞跡難明乎曰左傳既曰公薨而子般即位則必入臨君喪而在宮寢之內矣豈有復次於黨氏之理故謂賊子般於黨氏者或得之傳聞而非其實也不然般殺梁傅何以獨不云然乎然則子般之死非顯殺之隱殺之也故曰難明也何以稱名未成君也

公子慶父如齊

慶父之出奔畏季友之及而討之也君薨而子般弑則季友必及及則仗義執言必由是人矣故奔齊齊者表姜之所倚而魯之所畏也故求援焉然不曰奔而曰如者所謂出自如無所畏也以平日得專兵柄之故胡傳備矣

秋伐邢

閔公公名啟方史記名閔莊公之子。據法莊國遼東四閔。

元年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者閔公幼弱未告廟臨羣臣也

齊人殺邢

春秋測微

百六

救郕善矣據夷以救郕尤善之善者也胡傳備矣

夏六月辛酉莒君莊公

左傳曰亂故是以緩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於落姑齊地

左傳曰盟於落姑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於郕以待之夫季友魯之公子召諸陳可矣何為而請於齊蓋慶父與表姜比而恃齊之援以濟其奸且必諧季於齊而阻其及故會齊侯而告之故且請之也次於郕望之切也時閔公尚幼安能知此此必有憂國之臣陰為之謀者矣

季子來歸

賢之故曰季子喜之故曰來歸二義本於公救蓋國之安危係之也

冬齊仲孫來

左傳曰齊仲孫湫來省難仲孫者齊大夫湫其名也公殺以爲慶父謬矣何以不言使齊桓有窺伺之心欲因亂以取魯非者難也故不言使其曰來者何也喜其來也曷喜乎蓋桓公感於哀姜慶父之言猶未知其惡若此之甚也及仲孫歸告桓公曰下去慶父魯難未已且曰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

春秋測微

百七

然後桓公知慶父之必不可容而慶父乃失所恃矣仲孫之

一言亦偉矣哉書曰仲孫而不稱名嘉之也

二年惠王十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陽小國遷者以師迫逐之也

夏五月乙酉吉禘於莊公

祭吉禮也故曰吉禘宜用禘而禘喪未畢而禘祀於寢而禘

胡傳所謂三失禮也

秋八月辛丑公薨

左傳以爲弑公者共仲也共仲即慶父經何以不書曰其弑

有闇昧而不明者也或曰共仲使卜筮賊公於武闕則明有

其人矣何以謂之不明曰此亦左氏傳聞之說也果爾則季

子何以不討卜筮而戮之慶父何以不委罪於卜筮也然則

閔公之死孰弑之慶父與哀姜謀而弑之也宮省事秘闇昧

不明故國史不得而書之也國史既不書夫子又焉得追書

之以彰國惡乎故書曰公薨仍舊文也不地所以存疑也然

下書孫邾奔莒而情已見乎辭矣

九月夫人姜氏孫於邾

左傳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於邾不敢歸齊者畏桓

春秋測微

百八

珠也

公子慶父出奔莒

罪大惡極自知其必不可容於魯故奔莒以爲苟免之計慶父

既奔則兵權解矣於是季友立僖公討國賊而慶父卒死於

密書曰出絕之也不去其公子何也爲其有後於魯也

冬齊高子來盟

高子者齊大夫高傒也下稱爵而稱子賢之也其來者何將

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也僖公新立欲結大國之援故盟

之也何以不言使非高子之賢不能存魯也公羊傳備矣

十有二月狄入衛

衛之涵亂有取滅亡之道非一朝一夕之故矣罪不獨在懿公也書曰入易詞也

鄭棄其師

人臣有罪則削其職奪其權未有假之以兵以為放逐之地者卒至師散而克奔則用人行政兩失之矣書曰棄其師危道也

後學楊大靖校



春秋測微

僖公 公名中莊公之子閔公之兄。諡法小心畏忌曰僖。

元年春王正月

下書即位左傳曰公出故也言閔公被弑成季以公適邾公出復入不行告廟之禮也

齊師宋師曹師次於靡北救邾

書救魯之也公羊傳曰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諸侯有相滅亡

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此其言次何不及事也言師至而邾已滅勢不及也故先救而後次者識其緩也先次而後救

春秋測微 卷

古美其意也會師合衆蓋將為逐狄之計故無貶詞

夏六月邾遷於夷儀

齊人遷邾而書曰邾遷者所謂邾遷如歸如其自遷也云爾

齊師宋師曹師城邾

城邾者既遷而為之築也安其衆定其居救患分災之義著

矣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於夷齊人以歸

按左傳姜氏孫於邾齊人取而殺之於夷以其尸歸魯為以禭書固齊人之告也歸尸必不言殺故仍舊史之文而諱之

其諱之奈何良姜既伏其辜矣聖人卒忍特書之以彰國惡
乎其於夷者絕之於魯也歸者義不可以也

楚人伐鄢

初稱荆外之也至是稱楚進之也其外之者何按史記周成
王封熊輝于楚蠻子以子男之田傳世至熊渠曰我蠻夷也
不與中國之號謚遂階稱王其後楚武王始入春秋故前之
言荆者皆外之也其進之者何楚成王以莊之二十三年篡
立史記稱其初即位而德施惠結諸侯於諸侯使人獻天子
天子賜昨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于是是地十里
春秋測微 卷 二

是時之伐鄢者成王也雖下去王號而結鄢封奉王命駁駁
乎有諸夏之風焉故進之也伐鄢者與齊爭鄢也以強凌弱
暴也

公會齊侯宋公鄆伯曹伯人于榘齊桓公地左傳作
榘宋公之會也

左傳曰謀殺鄢也

九月公敗鄢師于榘鄢

左傳曰虛邱之戎將歸者也解之者曰鄢人以良姜之見殺
故成虛邱欲以侵魯齊送姜氏喪鄢人懼乃歸公要而敗之
大邦本魯之附庸又世好也納良姜已為非義況以良姜之

故而欲侵魯乎鄢誠有取敗之道焉然鄢既與于榘之會矣
則可以擇小怨而圖義舉師懼而歸縱之可也要而敗之過
矣書曰公敗鄢師交責之也

冬十月壬午公于友師師敗莒師于鄆音麓
音地獲莒俘

按左傳李友既立僖公以略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則是納
叛者莒也而許略者李友也既許之而不與之是失信于莒
也故莒人稱兵而求略雖曰莒人之下量力而開釁而所以
致其兵者李友也故以公子友主戰罪其有誥責也或曰狄
公于傳以為慶父奔莒莒人逐之是未常以略請也然觀于

春秋測微 卷 三

莒之求略而與師則其貪而無謀概可見矣以為逐之者不
然也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至齊下宜至也胡傳備矣

二年惠王十
九年春王正月城楚邱

按左傳文公為衛之多患也先通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衛
之遺民男女七百三十人益之以共賂之民為五千人立載
公以廬于曹是年載公卒乃立文公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
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成曹至是城楚邱而封之齊桓于榘

鄰之誼可謂至矣何以略而不書蓋鄰國之相恤義也諸侯之專封非義也故公羊氏曰實與而文下與也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虞師晉師滅下陽也

易震之上六曰震下于其躬于其鄰無咎象曰雖凶無咎畏鄰戒也言人能于禍未及身震及其鄰之際而預為之戒則可以免咎晉欲伐虢此正震及于鄰之時矣虞下惟不能戒反貪其賄而助之其愚不已甚乎下陽雖虢邑亦虞之門戶助晉而滅之正所謂自撤其藩籬已雖欲下亡下可得矣故春秋測微 卷 四

晉主兵而以虞先之者明其自取滅亡之道也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黃也

當時與齊爭強者莫如楚服江黃則是失其所與矣書曰盟于黃嘉服遠也

冬十月下雨

左傳曰不曰旱不為災也蓋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木稼將成之候故下為災

是人侵鄭

從齊故也

三年惠王二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正月者夏之十一月四月者夏之二月不雨雖不為災然亦見恒陽之咎矣故書之以志異也若曰勤雨則不雨本無關於民事何閔之有下書六月則前此之不雨可知故曰恒陽

徐人取舒

取者易詞以強凌弱者其暴也

六月雨

六月者夏之四月也麥將收矣農事方興故喜而志之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也

春秋測微 卷 五

陽穀之會所以謀伐是者侵鄭故也然鄭何以不與畏楚而不敢會已江黃何以下畏曰黃之盟已定之矣

冬公子及如齊盟

公不與陽穀之會故往盟于彼以結齊之歡也

楚人伐鄭

左傳楚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素德下詳自是而後鄭始與于會矣故知陽穀之會為侵鄭也

四年惠王二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楚記

蔡自北杏一會不附諸侯甘心事楚者二十五年故桓公會諸侯伐之兵法所謂伐其交也何以不言伐而言伐出其不意攻其無備也潰者衆散民離之謂兵本爲楚而出而先使蔡國楚及蔡故曰遂專詞也次者需待之義師有當次而次者則次爲善易曰師左次先咎詩曰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皆此意也然則春秋與是戰乎曰與之無譏乎曰無譏大齊桓下奉王命而與師伐楚專矣何以無譏曰楚首偕王旋無王之曰父矣無王者方伯之所宜討也

夏許男新臣卒

公卒信公棄立

春秋測微

卷

六

在師不言師將死而歸其國也胡傳畏死之說迂矣古禮有必不可行者如出疆必載櫟死而以尸聘之類是也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首屈完者嘉楚使之再言盟者喜服楚也所謂不戰而屈人

兵師之善者也于召陵者序其績也胡傳備矣

齊人執陳轅濫

陳大

公羊傳曰濫塗之罪何辟軍之道也蓋桓公假道于陳以伐楚其反也陳人畏其由已故濫塗說桓公還師濱海而東乃大陷于沛澤之中于是顧而執濫塗惡其欺也公羊所載與

左傳小異其爲辟軍之說一也夫王者之師秋毫無犯市肆不驚又何畏乎陳人所以畏之者師出不以律也不知反已而以責人非正也故公羊氏曰陳人不欲其反由已者師不正故也

秋及濟人黃人伐陳

既執其臣又伐其君不已甚乎故書曰及罪齊也

八月公至自伐楚

公至者行飲至之禮大服楚之功也

葵許穆公

春秋測微

卷

七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陳于伐楚與有功焉乃以一言之不協而率諸侯以屢伐之

同好之義安在無言可執故書曰侵以著齊之暴胡傳所謂

楚受盟而志踰德之所以衰也

五年惠王二十三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申生之死於讒惡孝也故君子亦有譏焉然而惡信謹殺嫡立庶晉獻之不仁甚矣原其始不過由于一念之愛驕姐而極其禍至于父子相殘君臣相弑幾亡其國而不可救矣

秋故直書之以為荒于色者之戒

杞伯姬來朝其子

公羊傳曰與其子俱來朝也蓋伯姬歸寧成風因見其子于公故曰來朝其子然是時杞惠公尚在其子甚幼未能行禮乃惠公不以世相朝而以子來非禮也故穀梁傳曰杞伯夫夫之道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非正也故曰杞伯姬來朝其子參譏也

夏公孫蒯如平

左氏以為娶蓋因聘而娶也不言聘惡私也

春秋測微 卷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會七

惠王欲廢太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平諸侯以會太子謀定其位也公千氏所謂殊會者往朝之義所以尊王室修臣節也以公及者本國之詞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盟于首止定世子之位也一舉而國本立王室寧故曰美之大者也惠王下鑒于桓之禍而從欲貽之以亂故諸侯雖違王命而大義昭于天下矣穀梁子所謂變而得其正者也

鄭伯逃歸下盟

鄭伯之不盟承王命也何以書曰逃歸蓋事有邪正義有經權不可以不審也惠王之欲廢嫡立庶背齊從楚者邪也齊桓之欲定國本寧王室者正也尊王命而無害于義者經也違王命而有合於義者權也鄭伯曾不能察乃從王之亂命背諸侯而不盟亦不智極矣故持書曰逃賤之也

楚人滅麇麇在平陸子奔黃

奔不書名非其罪也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春秋測微 卷

不言教譏失政也

冬晉人執虞公

左傳晉滅虢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經何以不書滅不煩一兵不折一矢生而收其地略其人非滅國之常情故下書滅獨言執虞公何也蓋今日亡虢而明日亡虞不惟言之奇知之國人皆知之所不知者獨一虞公耳故書曰執言取之之易也稱公有胡虢以為非存其爵猶下執之之詞是也

六年惠王二十二年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國新城

左傳曰以其逃首止之盟也公羊傳曰邑不言圍此其言圍

何強也言師徒衆多也兵法所謂五則攻之十則圍之也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楚之圖許所謂攻其所必救也故諸侯救許乃還大救之善

矣然按左傳楚師退舍武城楚猶未已蔡穆侯將許僖公見

楚子面縛街壁大夫衰經士與概楚子親釋其縛使復其國

其為解諸侯而虛盟主不已甚乎故春秋于救許有遺憾焉

書曰遂逐者兼及之詞譏救許之不力也或曰是師既還則

春秋測微

卷

十

諸侯之兵亦可罷矣何以謂之下力許自畏楚而降之與諸

侯何與曰是人下然大救之則必有以安之或為之成或為

之後使許有所恃而楚不敢攻然後謂之力救不然則救猶

勿救也雖欲其從楚安可得乎

冬公至自伐鄭

公至行飲至之禮也

七年惠王二十五年春齊人伐鄭

鄭未服也

夏小邾子來朝

小邾子即邾黎來也始受爵命于王故稱于小邾以別于邾也諸侯世相朝禮也

鄭殺其大夫中侯

殺中侯以說于齊謂其楚產而勸之從楚也此駕言也故不

去其大夫不以其罪殺之也蓋中侯之罪自在專利而不顧

而乃駕言以說之不足以服其心矣故書鄭殺以著其用刑

之謬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海魯地也毋齊地也

是會已齊侯從管仲之言修禮於諸侯又不納鄭子華之請

春秋測微

卷

十二

而奸無所施春秋所以善齊母之盟也

曹伯班卒昭公卒子共公哀立

公子友如齊

冬葬曹昭公

八年惠王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

陳世子款盟于洮曹地鄭伯乞盟

按左傳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

于齊故盟于洮謀王室也然則王人曹哀王之使臣也爵微

故稱人序于諸侯之上首尊王也乞盟者請服之詞孔叔所

謂下齊以救國且不聽于華故也

夏秋伐晉

按左傳是年春晉李克帥師敗狄于采桑至是伐晉報采桑之役也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公羊傳曰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譏以妾為妻也其言以妾為妻奈何蓋魯子齊賤女之先至者也此一說也左傳曰禘而致姜姜為非禮也此一說也胡傳則曰夫人者成風也謂舉大事于始祖之廟立以為夫人此又一說也此本經語而夫胡氏詳之

春秋測微

卷

十三

良姜之淫亂弑逆季友皆親見之豈有神而祈廟之理以妾為妻亦未有聘嫡之明文也三說之中當以成風之說為正母以子貴如後世帝王以廢而嗣位者莫不尊其所生為太后此亦人子之常情耳僖公既為諸侯矣雖欲下夫人之馬得而不夫人之乎况良姜既紀于廟則莊公已無嫡可配成風之祭而正位人何譏焉胡傳以為亂嫡妾之分非所語于良姜矣所可識者行禘也禘祭則無識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惠王崩于哀王立

左傳曰王人來告喪雖故已是以緩蓋崩在盟洮之前至是

而始書者從所告也其不書葬何也罪諸侯之下奔喪也

九年哀王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託卒桓公卒于哀王立

按左傳宋桓公卒未葬而哀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王曰小室公侯曰子

夏公會宋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邱齊地也

葵邱之會皆以天子之大夫尊王命也時哀公新立故會諸侯以尊之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邱

春秋測微

卷

十三

盟于葵邱申明天子之禁伯業之所以成也然公羊傳曰葵邱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故志其盛者亦志其衰

甲子晉侯詵諸卒莊公卒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攝君之子者未成乎君也左傳曰殺奚齊十次次殺次也未即位之詞也

十年哀王春王正月公如齊

秋滅溫溫子奔衛

晉里克弑其君卓

稱君稱叔即位故也左傳曰殺公子卓子朝是已告廟臨辱臣已

及其夫人荀息

荀息雖從君于昏不可謂正然危下避難死不食言故下去

其大夫荀息也

晉齊侯許男伐北戎即山戎

晉殺其大夫里克

按左傳晉卻芮使夷吾略秦以求入于是齊燕朋會秦師納昔患公患公既假齊秦之勢以爭國則里克不得不逆之而

春秋測微 卷

四

入然而非其志也故殺梁傭曰里克所為弑者為重耳也蓋中主之死固曰以重耳為奇矣故弑二君者將以奉之也惠公逆如其意故曰是又將殺我乎假討賊之名以徂文公之入是以殺之也春秋下與其爭國以殺大夫故稱國以殺下去其前惡之也然里克亦有罪焉當驪姬之發難也聽優施之誘而為中立之謀則將焉用彼相矣夫國本將傾焉之儲者當以死爭之爭之則世子或不尼而身亦可以不死此何事也而可以杯酒甜其口乎一念之隱忍而禍流于滔天殺身之本其基諸此矣為人臣者往往有以容身持祿而喪其

生平者如長孫無忌之于武氏王旦之于大書皆此類也

秋七月

冬大雨雪

周之冬夏之秋也不宜雪而雪故書

十有一年哀王三年春晉殺其大夫平郭父

左傳平郭之聘于秦也言于秦伯曰呂甥卻稱冀尚實為不從若重耳以召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後不濟矣于是秦伯

使冷至報問且召三子卻芮曰帶重耳而言甘誘伐也逆殺平

郭及其黨九人然則平郭之死亦為重耳也故稱國以殺不

春秋測微 卷

十五

去其官不與其爭國以殺大夫也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夫人者桓公女也女子既嫁但有歸寧無踰境之事桓公不

知守禮乃使踰境而往會焉信公又從而順之皆非正也故

參議之

秋八月大雩

旱故也穀梁傳曰雩得雨曰雩

冬楚人伐黃

左傳黃人不歸楚有故楚伐之然則黃之所恃者齊已乃黃

被兵而齊魯不開出師以救之則九國之叛固其宜也桓之

志荒矣伯業衰矣

十有二年哀王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夏楚人滅黃

江黃連齊而近楚乃貫之盟下期而會可謂有向風慕義之

誠矣乃坐視其亡而莫之救民哉故書滅黃著楚之暴罪齊

之偷也夫救桓之伯者管仲之力此時管仲尚在何以不救

而不言曰桓公老而昏此必言之而不聽也觀穀梁所稱盟

晉之日管仲即以不救為慮豈至此而反不言乎或曰穀梁

春秋測微

卷

十六

以為管仲死故不能救然歎曰左傳紀楚滅黃在夏齊侯使

管夷吾平戎于王在冬是仲未常死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榘卒宣公卒于
葬公穀立

十有三年哀王春秋侵衛

秋之侵衛窺中國之無人也為言乎窺中國之無人向者秋

滅溫矣溫王畿也秋滅之而居其地皆侵莫能討固有輕中

國之心矣今楚滅黃而又不救是無人也于是侵衛侵鄭而

下已書之者罪齊桓之偷也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衛地也
之會二

左傳會于鹹溫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謀王室者戎難也故

請侯為之戍固城緣陵而遷杞焉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十有四年哀王春諸侯城緣陵杞

城之者遷杞也遷杞者避夷難也稱諸侯不係之于齊穀梁

氏所謂散辭也故而下能統伯業衰矣

春秋測微

卷

十七

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過于防使鄆子來朝

按左傳鄆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鄆子之不朝也夏過于防

而伏來朝果爾則下不應復書季姬歸于鄆矣歸寧而歸國

常事爾何以言歸者于歸也則前此之未嫁可知然則過于

防者何胡傳使自嫁配之說是也其說本于公穀而胡氏詳

之夫禮男女非有行媒下相和召非受幣不交不親所以厚

其別也今未嫁而過是交之親之也未聘而使公平所謂非

使來朝使來請已也召四嫁配何異于介故備書之而公之

不父鄆子之不夫季姬之下婦俱見矣

秋八月辛卯沙鹿山崩

公羊傳曰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

伐侵鄭

冬蔡侯貶蔡公卒于莊公甲午立

十有五年哀王七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楚人伐徐

徐近齊而遠楚楚人伐之範齊桓也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邱齊地

次于匡衛地

春秋測微 卷

盟于牡邱謀救徐也夫徐在山東齊師可以朝發而夕至人

何待乎諸侯之後盟而後救下已緩乎況乎師甫出而頓兵

不進遲回觀望是無意于救也故書曰遂次深譏之也

公孫救師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前之救邢稱國稱師者以齊為之主而諸侯從之也茲獨稱

諸侯之大夫者散辭也兵權下統于一此易所謂長子師師

弟子與尸山之道也

夏五月日有食之

不書朔與日官失職也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左傳伐厲以救徐也厲楚與國所謂攻其所必救也其明年

又伐厲不克救徐而還

八月螽

穀梁傳曰螽螽災也甚則月不甚則時八月乃夏之六月故

螽為災之甚者

九月公至自魯

會盟不至此何以至公羊以為久也

李姓歸于鄭

春秋測微 卷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夷伯魯大夫展氏之祖也公羊傳曰李氏之子也左傳曰震

夷伯之廟罪之也于是展氏有隱慝焉蓋夷伯既為李氏所

子則必有惡寵藉勢陰行其惡者魯人畏之而莫敢言故謂

之隱慝于是上干天怒而震及其廟故曰天戒之也

冬宋人伐曹

左傳討舊怨也時宋襄方欲自強故逞其威以修舊怨

楚人敗徐于婁林徐地

左傳徐恃救也

十有一月士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晉記獲晉侯

秦伯伐晉而以晉侯及之晉自取之也胡傳所謂背施幸災

貪受怒鄰皆取伐之道獲其君則敗可知故不書敗

十有六年襄王八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五月六鷁退飛

過宋都

石隕星也鷁風也皆見于宋外異也何以書來告也春秋

何以不削胡傳所謂益之執泓之戰明天人感應之理有不

與也且左傳有之周內史叔與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

祥也占山馬在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

春秋測微

卷

二十

而不終其言皆驗則不獨為宋記之為天下記之也

三月士申公子李友卒

稱公子親之也稱李賢之也故于仲遂之卒稱氏而不稱公

子于嬰齊之卒稱公孫而不稱氏春秋之書法見矣胡傳以

為生而賜氏命之為世卿者其說或有所本存之以備參考

夏四月丙申鄭李姬卒

內女嫁于諸侯書卒例也其不書葬胡傳以為李姬恃愛不

以禮自持故奪之也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邾侯曹伯于

淮兵車之會四

左傳會于淮謀鄆且東略也鄆為淮夷國故

十有七年襄王九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左傳齊人為徐伐英氏以報姜林之役英氏楚與國也

夏滅項小國子簡

公未歸而滅項者季孫也大臣專擅用兵滅人之國而不以

告至于其君見執夫人出詣辱莫大焉乃公歸而不問無怪

乎季氏之世身國政也故書之以志其柄之下移自此始

春秋測微

卷

三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魯地

以公故也

九月公至自會

公至危之也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桓公內有嬖妾六人外有奇寵易牙之寵志先亂矣故既屬

孝公于宋襄以為太子人許易牙立無虧是故之亂也何怪

乎五公子之爭立哉

十有八年襄王十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是時齊豎招易牙已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故襄公伐齊納孝公也夫齊桓以私愛屬孝公于宋非正也弭亂息爭之道莫善于立嫡立長惜乎管仲之賢而不知出此乃順其君之欲而立其所私愛焉遂為亂階幾亡其國故知爭國本者大臣之義也

齊師救齊

伐喪而救正也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廟音莫齊師敗績音公

宋襄公受齊桓之托用師而納孝公亦未為非也在齊則為

春秋測微

卷

主

亂長幼之序在宋則為全寄托之仁故君子于宋師之戰亦無譏焉公羊氏亦曰曷為不以齊主之與襄公之征齊也其敗績者何按左傳齊人殺無虧將立孝公下駁曰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宋敗齊師立孝公而還則知齊人本無關志將迫于四公子之徒而強為之戰耳故敗

狄救齊

是時孝公已立宋師已還狄何以復來救乎四公子之徒召之也君位既定而復召狄以亂之是戰爭無已時也故書曰狄救惡召之者也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桓公之死也五公子爭立國亂于是桓公六十七日乃殯九月而復葬國之下亡者幸爾此可以為國本不定者之戒冬邢人狄人伐衛

狄常伐邢矣齊人救之而得免然則狄者邢之仇也衛者邢之鄰也合狄以伐與國罪在邢矣故以邢為之首人者衆詞救梁氏以為伐衛所以救齊故稱人以進之者非也夫齊已立君而亂定矣何以云救望救者特四公子之徒耳是亂人也而謂之救齊可乎

春秋測微

卷

三

十有九年春秋王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執滕子不與會盟故也執人者與見執者均有貶焉胡傳備矣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盟于曹南要之也曹邾與盟猶木服也

鄆子會盟于邾已而邾人執鄆子用之

鄆後期而至下及曹南之盟故來會于邾亦未為大無信也況既盟矣又以其後期而執之且用之于次睢之社宋襄之殘暴極矣然何以不稱宋而稱邾使之者宋公成之者邾子

也為邦子者宜力為之請而免之聞之以下忍人之心而示之以勸來者之義則襄公雖愚亦或見聽乃順而從之以成其為其罪大矣故歸罪于邾者正所以罪襄公也

秋宋人圍曹

息壤在彼而遽興師以攻欲以威劫之耳君子于宋襄之會盟征伐莫不有識焉用鄆子非仁也執嬰齊非義也崇法齊之祀非禮也求諸侯而強合之非智也盟曹南而復圍之非信也五德皆失而欲專以威劫諸侯以此圖伯不亦難乎故書曰圍曹著其暴也

春秋測微

卷

二五

衛人伐邾

報莒國之役也從秋而後與國其見伐宜矣故書曰伐有言可執也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左傳陳穆公請好于齊以無忘桓公之德故盟于齊首陳者陳志也然楚晉王猾夏故終桓之世據而不與今始得與于會齊公可謂不才矣胡傳以為內則汲公外則人諸侯與大夫春秋不與是盟也

梁亡盡姓伯商伯翳之後

梁亡不言秦滅自亡之也左傳稱梁伯好土功罷民力以至于潰潰者衆散民離秦因而取之耳胡傳備矣

二十年襄王二十春新作南門

書新作譏勞民也胡傳備矣

夏邾姁姓子來朝

五月乙酉西宮災

西宮公羊氏曰小寢也故梁以為閨宮非也

鄭人入滑姁姓

左傳滑人叛鄭而服衛故也書入惡其暴也

春秋測微

卷

三五

秋齊人狄人盟于邾

左傳曰為邾謀衛難也書盟者惡齊之黨狄也

冬楚人伐隨姁姓

左傳隨以漢東諸侯叛楚故楚師伐隨取成而還書之者惡使小也

使小也

二十有一年襄王二十三年春秋侵衛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姁姓

左傳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于楚楚人許之夫盟主者以義合諸侯使天下翕然來會者也未有借他人以為重者

故以宋為之首而稱人卑之也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宋地執宋公以伐宋

楚僭王得夏強而無義為盟主者宜奉王命合諸侯以擒之乃反欲仗其力以得志于諸侯其見執宜矣首宋公愧之也下稱楚執者不與楚之執襄公也且罪諸侯之黨惡助之而伐宋也是時齊人不至而陳蔡許鄭皆楚之黨而曹又宋之仇也其為助虐又何疑乎然楚何以稱爵蓋前之稱人者其臣茲之稱爵者其君也按史記宋襄公欲為會盟召楚楚王春秋測微 卷 三

冬公伐邾

左傳邾人滅須句須句于來奔因成風須句也成風言于公公為之伐邾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楚之獻捷魯魯也不稱宋捷諱之也何以諱不與公之受其捷而示貶也胡傳備矣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宋地釋宋公

盟于薄請成于楚也宋公無故而見執宜討不宜和求之而後釋魯莫大焉故釋不稱楚不以釋之權予楚也胡傳備矣二十有二年襄王十四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左傳曰反其君是復其國也經何以不書而直書曰取胡傳以為不請王命而專為母家報怨與收奪者無異然齊桓之遭夷儀城楚師亦未聞請命于王也何以下書取乎春秋之世諸侯之相伐相救者其不請命于王比比然矣然則書取者何蓋來其服而利之也入其版圖收其貢賦而縣鄙之也春秋測微 卷 七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身為盟主而見執于人求成而後得釋恥莫大焉是宜退而修省率德改行以義奉天子以禮合諸侯然後可以討有罪而征不服乃襄公甫脫于難遽興師以伐朝楚之鄭真可謂不度德不量力矣此所謂自我致寇也故子魚曰禍在此矣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音經魯地不書公為戰諱也胡傳備矣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兵以奇勝以正合故用兵者在乎出師之義與不義而不在乎戰法之正與誦也宋襄之論戰亦迂甚矣夫可以伐人之喪何有于阻隘可以用人于社何有于重傷真所謂放飯流歠而問無當決者也況以楚之詐而欲以正勝之可謂知兵乎適足以取敗而已矣故楚人伐宋以救鄭而以宋公及之者自招之也楚敗宋師而以宋敗為文者自取之也

二十有三^{襄王十五年}春齊侯伐宋圍緡^{音氏宋邑}

孝公因宋襄而得立其困于楚也既不能救又乘其敗而伐

春秋測微 卷

宣

之此所謂以怨報德者也下義甚矣身受其恩且下之石其

他又何責乎故書伐書圍以著其罪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襄公卒子成公王臣立}

左傳陽于泓故也不言葬者不告也大敗之後倉卒行之不

及告于諸侯也

秋楚人伐陳

左傳討其貳于宋也遂取焦夷城頤而還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杞伯爵而攝子必時王之所貶也春秋斷無黜陟諸侯之理

其不書名左傳曰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赴以

名則亦書之不然則否或曰春秋無黜陟則其義竟安在乎

曰稱名稱字稱人稱伐稱沒稱取稱入稱滅之類皆其義也

若大爵者朝廷之名器夫子豈得而進退之耶

二十有四年^{襄王十六年}春王正月

夏秋伐鄭

王召之也左氏鄭不聽王命而執王使王怒故使桓叔桃

出秋師以伐之

秋七月

春秋測微 卷

宣

冬天王出居于鄭

天子無出書曰出居譏之也何譏乎王下聽富良之諫而出

秋師立秋后以致王子帶之亂而蒙塵于外胡傳所謂自取

之也是以譏

晉侯夷吾卒

按左傳晉惠公以信之二十三年秋九月卒何以至是而始

書文公立而後來告也前此何以不赴國有新喪必多內難

不及赴也然春秋之法諸侯繼世而立者多下書至于自外

而入或出而復入者皆書如鄭厲公齊桓公是也文公之入

何以不書蓋納文公于晉者秦也秦未與諸夏之會盟故下以告不告則下書

二十有五年哀王十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滅同姓則書春秋亦未常概見而獨于衛侯稱名者何歟蓋文公令主也而以詐滅同姓是其涼德也春秋責備賢者于此見矣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文公卒子成公即立

宋蕩伯姬來逆婦

以姑逆婦非禮也外逆婦何以書公主之也以尊主早故譏春秋例微卷

之也

宋殺其大夫

大夫不氏下名闕文也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頓迫于陳而出奔楚故楚人圍陳而納之罪在陳矣然則與

楚納乎曰不與惟下與故罪陳也陳為淵驅魚者也

葬衛文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在喪莒慶盟于洮魯地

左傳盟于洮修衛文公之好且平莒也然衛在喪而急于會

莒小國而遣其臣皆非禮也

二十有六年哀王十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地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鄆齊地弗及

從梁傳曰人微者也侵淺事也公之追之非正也微者謂將卑淺事謂師少將卑師少而所侵者鄙則一微之微之可矣重則命將以出足以道之乃以公自追輕敵甚矣故曰非正曰至鄆遠已曰弗及畏也

夏齊人伐我北鄙

春秋例微卷

至

前書曰侵潛師而至也此書曰伐用衆而末也齊魯本甥舅之國而地又相近何為一侵再伐結怨而不已乎則閉塞音洵齊之罪矣然桓公死而公未常奔喪孝公立而公未常往聘則魯亦有取怨之道焉

衛人伐齊

左傳曰洮之盟故也

公子逆如楚乞師

楚本則盟潛王稍夏強而無義者也僖公乃下思修好于齊反欲階楚以爲助楚可恃乎則宋襄之事可鑒矣故書曰如

楚乞師甚之也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滅同姓而不名正與衛文公相反名衛文賢之也人楚成什之也夔子之不名無罪也

冬楚人伐宋圍許

穀梁傳曰此其言圍何也以吾用其師曰其事也言楚師為晉出使道而伐宋故并志之也所謂師之所過無不殘滅者楚之暴可知矣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

春秋測微 卷一

以楚師者卑詞也其至鄙詞也假借是力以取人之邑而飲

至告廟誇大其功故却之也

二十有七年襄二十九年春杞子來朝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辛齊公卒弟昭公滿立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乙巳公于逆師師入杞

杞成公魯之甥也用師以入其國罪在魯矣稱公于逆者或下由公命也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序楚于諸侯之上者楚主兵也稱人者何不與楚之伯諸侯也書圍宋者楚之暴罪諸侯之黨惡也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會諸侯者即圍宋之諸侯也宋圍未解故就其師而往會之盟于宋盟楚于宋地也不言楚不與楚之主是盟也

二十有八年襄三十二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左傳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此從狐偃之謀將以解宋之圍而攻楚之所必救也雖兵家常事然一舉而奪二國之君亦暴矣故兩書晉侯甚之也

春秋測微 卷二

公子賈成衛不卒成利之

成衛始楚已公懼于晉殺賈以說馬人畏楚而謂楚人曰不卒成故殺之也春秋書其誣詞明賈之無罪譏公之失刑也何以不言殺而言利蓋終春秋之世魯未常殺一大夫獨賈以無罪而見誅故特書曰利見其非與衆棄之之義也

楚人救衛

左傳衛侯請盟于晉弗許欲與楚國人不欲出其君以說于晉楚救之不克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此先軫之謀也。界宋人者，蓋欲謀其禍于宋，以激楚怒而絕之也。然入其國，執其君，分其田，師亦暴矣。非所以招攜而恤小也。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楚人請戰，而以諸侯及之者，何也？蓋設謀用間而主戰者，晉也。喜賂怒頑而欲戰者，齊秦也。應敵恃援而不得不戰者，宋也。故以諸侯之師及之也。楚何以稱人不由君命也？按左傳：晉先曹衛楚子退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因子玉之請而為城濮之戰，是進止不出乎君。其敗宜矣。書曰：「敗績自取之也。」然則春秋與是戰乎？曰：與之。憑陵諸夏，又奚不有是戰？何以懲制蠻安中國乎？然而君子以為亦異于召陵之師矣。

楚殺其大夫得臣

子玉剛愎自用，強要君命，以致喪師，固有罪矣。然孟明再敗而穆公弗聞，卒使為政，以稱伯西戎，能用人也。若子玉者，亦晉之所畏也。故晉侯聞其死而喜，曰：「莫余毒也。」已殺之，是以其將予敵也。故稱國以殺，下去其官，明楚之不能有其臣也。

衛侯出奔楚

左傳：衛侯出居于襄牛，聞楚師敗，懼出奔楚。夫奔則書名，常例也。衛侯何以不書？衛嘗請盟于晉，晉人弗許，是絕之已甚，迫而從楚也。故寬其罪而不名。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于踐土。
地鄆

晉侯平王室之亂，是以城濮之戰，哀王勞之。晉侯乃作王宮于踐土，尊王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夫以天子而下勞諸侯，其事近逆，故削而不書。其不稱王子虎者，何？天子在上，為其嫌與臣盟也。故以晉主之，衛何以稱子元咺奉叔武春秋測微 卷 三十五

春秋測微 卷 三十五

卷

三十五

經 140—592

陳侯如會

按左傳：衛侯自楚適陳，故陳侯為之請也。下朝王，故書曰：「如會。」罪無君也。

公朝于王所

王所踐土之王宮也。天子所幸，即為行在王所。昔行在之謂也。書朝王美之也。晉自隱公以來，歷五世矣。至是而始朝王，故美之。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

衛侯之出也以叔武受盟于踐土故晉人復之則是為衛居

守者固叔武之功而歸衛侯者亦叔武之力也衛侯誤聽立

叔武之言而殺南叔角者殺弟之漸也故稱名以著其罪然

殺叔武何以不書前驅射殺之非公命也故始而疑之既而

知其無罪抱之股而哭之是以原其情而為之諱也元咺出

奔而係之以衛者明咺之無負于衛也

陳侯款辛共公初立

狄把伯姬非公來

公子遂如齊

春秋測微 卷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大莒子邾子秦人于溫

溫歲內地會于溫謀尊周已秦之與會自此始稱人者非其

君也

入王師于河陽

溫之去京師不遠也乃不往朝而往召亦不臣矣然而春秋

美其意故以附為召為文公諱也

士申公朝于王所

穀梁氏曰諸侯盡朝也書公而諸侯可知矣或非旅見故特

書之一意而再朝其禮已數然而有尊王之義不患其數也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會于溫而衛不至狩于河陽而衛不朝然則晉人之執衛侯

討不服也非為元咺執也觀下之圍許可知矣元咺在晉固

而訟之而衛侯之罪益著于是歸之京師欲請命于王而廢

之也胡傳以為為臣執君偏矣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以臣訟君世道之大變也然而處此亦有道焉在易訟之九

二曰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言以下訟上雖直

亦曲義弗克也若能知其義之弗克歸而竄避退然自處去

春秋測微 卷

其隙勢強大之形而居于弱小則可以无眚此所以抑其無

上之私而測之以免禍之道也元咺不知此義而自以為直

求勝其君而且恃昔之援傲然歸國立君而相之正與易義

相反殺身之禍其能免乎故書曰自晉罪晉之成其惡也書

曰復歸罪咺之外其君也立公子瑕下書下與其立君也

諸侯逐圍許

圍許討不臣也稱逐者固執衛侯而反之也胡傳備矣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以賂而得國者春秋往往有之誅之則不可勝誅未必是以

罪之也夫抵諸侯之奔與復書名者其常不書者或有故耳

二十有九年夏王二春介內葛盧朱

公至自圍許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王城內

盟于翟泉者皆列國之大夫故諱不稱公也胡傳備矣

秋大雨雹

周之秋夏之夏也雨雹不時故書

冬介葛盧朱

春之朱也公在會未得見公故從來也何以不言朝公羊氏

春秋測微 卷

曰不能乎朝也謂下成朝禮

三十年表王二春王正月

夏秋侵齊

書侵齊譏晉之下殺也胡傳備矣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左傳衛侯使賂周顯治屋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為卿于是周

治殺元咺則是殺元咺者衛之臣也何以不稱其人蓋主之

者衛侯也何以不稱君君未入也故稱國而君臣皆在其

矣元咺有訟君之罪而不去其爵者為社稷守也及者因元

咺立之而累及之也稱公子者監國之義也

衛侯鄭歸于衛

復國而書歸常事也然衛侯既書奔奔而書復復而書執而

且歸之京師置諸深室以略而得釋又以略而後入不成乎

君矣故再書曰歸于衛不待貶絕而其惡自著

晉人秦人圍鄭

秦尚詐力而無信義者也穆公雖賢未能免此晉乃與之協

盟國鄭是扶強援彼同姓也卒為秦人所敗私與鄭盟而去

之且為之戍守秦之詐晉之惡亦甚矣故皆貶而稱人而以

春秋測微 卷

晉主之者尤罪晉也

介人侵蕭宋附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宰來聘異數也公下朝而使大夫且以遂事往是無君也胡

傳備矣

三十有一年表王二春取濟西田本魯地之

公子遂如晉

左氏曰分曹地也胡傳備矣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按魯頌閟宮之詩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牲犧蓋言郊祭而配以后稷也記有謂魯之郊祫自惠公請之然前此未有以郊書者則知成王雖賜惠公雖請猶未常行也行之自僖公始于是遂為常祀而不可易常祀則不勝書故夫子固其夫禮之中又夫禮者而志之也左氏曰常祀不卜郊而卜非禮也公羊氏曰求吉之道三四十非禮也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封內者不郊而猶三望亦非禮也而郊祭之非不待言矣

秋七月

魯秋泚微

四十

冬祀伯姬來求婦

春秋謹于男女之際故于內女之往來必書禮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則求婦者媒妁之事以姑求婦非禮也

秋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邱

書圍書遷攝晉文之不能救有愧于桓也

三十有二年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衛人侵狄

狄圍衛人及狄盟

左傳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然以衛及之者何也衛志也就其虛帳而盟之也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三十有三年

入滑者襲鄭之師也孟明知鄭有備故不敢攻來滑之不意而滅之然下曰滅而曰入者不能有其地也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秦之越國以襲鄭晉之墨經以興師皆見利而忘義也故交

春秋泚微

責之胡降備矣

癸巳姜晉文公

狄侵齊

公伐邾取訾婁

狄公子遂帥師伐邾

再書伐邾惡侵小也

晉人敗狄于箕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乙巳公薨于小寢

僖公從齊桓晉文合諸侯尊王室可謂魯之令辟矣然而僖

郊祀之禮成季氏之專未免有違識焉

頤霜下殺草李梅實

不殺草者宜殺而不殺也李梅實者不當生而生也陰陽乖

戾故志之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後學楊大均校

春秋測微

文公公名與孫公子。諡法。黃志。黃氏曰。文志信。得禮曰文。

元年襄王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公君之嫡嗣告廟臨羣臣正也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左傳曰于是閏三月非禮也蓋以曆法推之置閏當在僖公之末年今于文公之元年三月故曰非禮由此觀之則日食之迷于大衆可知矣故曰不書朔官失職也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春秋測微

僖公常有勞于王室使大夫來會葬禮也

夏四月葬我君僖公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公羊氏曰命者何加我服也文公初立未嘗往朝而遽加服命非禮也胡傳備矣

晉侯伐衛

左傳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下朝使孔達侵鄭喪既祥告于諸侯而伐衛及南陽先且音居居曰效尤禍也諸君朝王臣從師于是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胥臣伐衛圍戚取

之朝王何以不書不書諸侯故不告也取戰何以不書衛人告于陳不告于魯也

叔孫得臣如京師

拜錫命也

衛人伐晉

左傳衛人以晉之伐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故衛

人伐晉

秋公孫叔會晉侯于戚已衛

疆戚田也

春秋測微

卷

二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音君商臣弑成王而自立是為穆王

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古今之大變也而商臣兼有之故書曰

世子曰其君不惟著商臣之大逆不道亦以志世道之極亂

罪諸侯之不能討也若楚成者本以篡弑得國而又逞其兵

威滅英滅黃滅麇伐許伐宋伐齊其為毀人之宗廟殺人之

父兄臣妾人之子女者不知凡幾矣故入生妖孽之子姪日

而刑聲者將以禍之而處之又不得其道其見弑也宜哉

公孫叔如齊

二年襄王二十七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左傳以為報穀之役此秦伐晉也而以晉侯反之者何師未及國出而禦之彭衙彭衙者秦地故以晉侯主是戰也敵至而應又何暇乎如曰處已急爭則是宋襄之仁義矣

丁丑作僖公主

公羊氏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桑者奉之几筵者也桑而

作用栗者藏之宗廟者也明而作今已踰練祭之期故曰慢

二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左傳晉人以公下朝來討公如晉晉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

故諱下書公且去其氏以厭之也

春秋測微

卷

三

夏六月公孫叔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地

左傳以為晉討衛故也陳侯為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晉

以大夫盟諸侯非正也魯何以無譏公如晉未反也

自十有二月下雨至于秋七月

不雨者凡七閱月百物之凋耗可知然尚非播種之時故不

書旱不早則不災何以書記異也何異于爾恒暘也恒暘者

僭也季氏專政之兆著矣胡傳以為文公之無意于雨則亦

未見其然也

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躋僖公逆祀也三傳之說備矣蓋國家以父子相繼為一世兄弟相及者則先者君後者臣不得以臣而位乎君之上亦下易之理也且不惟兄弟而已後世更有以叔而繼子姪者如唐之武宗宣宗是也宋曰以叔而躋其姪子故春秋志之以為亂昭穆者之戒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晉再勝而怒猶未已合諸侯之師以伐秦是好戰也討戰者缺氏故稱人以貶之取秦二邑不言不與其取也

公子遂如齊納幣

春秋測微 卷

四

禮弓曰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故曰絃而慨然祥而廓然言除喪未忘也僖公卒以末年之秋至是年之冬甫祥耳而遽行納幣之禮忘除喪矣故書以譏之

三年癸丑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鄭人

伐沈沈潰

沈附楚而伐之師出有召矣五國稱人將卑師少也潰者衆散民離之謂

夏五月壬子虎卒

王朝之大夫卒何以書以同盟故來赴也

秦人伐晉

率師以伐晉者秦伯也何以稱人蓋清河焚舟楫之乎忿兵也幸而晉師不出出則勝敗未可知也故雖有悔過之思猶未能變其强悍之俗詐力之風故人之也

秋楚人圍江

兩益于宋

兩益公左皆以為望而死也既望而死則不為災矣何以書殺梁氏曰災甚也此說得之飛蝗蔽天故謂之兩外災而書未害也

春秋測微 卷

五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公如晉晉人請改盟也晉人盟公而以公及之者一洗前恥公所欲也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左傳晉以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由此觀之晉之伐楚以王命討也息公子朱是大大之圍江古聞晉伐楚而圍解故晉師亦還則是改已奉王命解江圍非不善也然下合諸侯之帥聲楚滅大之罪而討之故雖救而下能卒殺也胡傳備矣

四年襄上春公至自晉

公至雪前恥也

夏逆坤姜于齊

不曰如齊逆女而曰逆坤者卿不行也稱坤姜者何譏魯世受姜氏之禍尚不知變而娶妻必于齊之姜也其入國不書至者逆之不以禮不宜至也左氏所謂君而卑之立而廢之下允宜哉

秋侵齊

秋楚人滅江

春秋則微

卷

六

左傳秦伯降服出次下舉同盟滅故也晉襄繼伯主夏盟乃坐視江之滅而不救何其無恤鄰之義若此乎故書是以著楚之暴罪晉之偷也

晉侯伐秦

楚人暴橫恣陵諸夏曾不聞出師以伐之秦甥舅之國也而且大有造于晉乃修怨而下已兵連禍結而不解是亦不可以已乎故上書滅江下書伐秦而忘戰與好戰均罪矣稱晉侯者親率師也

衛侯使甯俞來聘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庶以嫡庶禮也母以子貴情也故並后匹嫡在大婦則不可而非所論十母于其況成風之嫡乃哀姜也哀姜者宗廟之罪人則陪公可以下母不母哀姜則成風又何嫌何疑而不正夫人之右乎故因其舊而書之

五年襄上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舍且贈台

歸舍贈皆以夫人之禮命之也

二月辛巳葬我小君成風

王使召伯來會葬

春秋則微

卷

七

夏公孫叔如晉

秦人入郿音若是

左傳初郿叛楚即秦又武于是故秦人入之自取之也

秋楚人滅六音陶

之後

左傳滅文仲聞六與楚滅口卑陶庭堅下祀忍諸德之下建

氏之無救哀哉傷天下之無主又無伯也

冬十月中申許男業卒公孫子昭

六年襄上春莫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

秋季孫行父如晉

八月乙亥晉侯驪卒

長公卒明年十月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僖公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孤射姑出奔狄

按左傳孤射姑恐陽子以續鞠居殺之晉殺續簡伯射姑奔

狄則是殺處父者孤射姑也何為繫之以國蓋是時晉無君

政出自大夫故射姑敢于擅殺而無忌故稱國以殺明晉之

國亂而無政也然則公羊氏君漏言之說然歟曰非也夫國

家用人之誤同列蓋有顯然爭之者寧曰畏其仇殺而不言

春秋測微

卷

八

乎即使君或漏言安得遂謂之君與乎殺所謂君與臣同殺

則稱國者此胡氏之春秋而非孔子之春秋也不去其大夫

者下以侵官罪之也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書曰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蓋日月合朔並行而為一月月前

為節節不過望月後為月中不過晦過晦過望則閏生焉每

歲三百五十四日比一周天之度餘十一日三時有奇積三

十二月多二十九日餘而為一閏五歲再閏十九年而七閏

蓋積月之餘日以成閏因閏之餘月以成歲所以授人時勅

民事也今下告朔棄時政也是無王也是無民也故書以譏

之猶朝者為後之不朝言也

七年春王三月春公伐邾甲戌取須句

晉逆成部魯邑

左傳取須句置文公子為文公子者邾之叛臣也然則伐邾

者為叛臣伐也紀太皞之祀以納鄰國之叛臣不義甚矣故

書取者惡內之詞城郭者備郭也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成公卒于昭公許曰立

宋人殺其大夫

左傳不稱名來也蓋宋昭公新立欲去羣公子故穆襄之族

春秋測微

卷

九

平國人以攻公固殺其大夫昭公有取亂之道故書曰宋人

言其犯眾怒也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

晉先獲奔秦

逆公子雍者趙盾也背先後者亦盾也戰秦師者亦盾也反

覆變詐其惡甚矣故書人以賊之也秦稱人者何師眾而將

卑也非罪之也故戰不言收下與晉之敗是師也然則左氏

以為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非乎曰所謂送之者非親往也

故曰多與之徒衛

秋侵我西鄙

秋八月公會諸侯普大夫盟于危音尸

諸侯何以下序左氏以為公後至非也如果後至則不當書

公會矣蓋主是盟者普也普以大夫而主諸侯之盟不與諸

侯之來會故下序也大夫何以不名趙盾擅廢立之權且要

盟于諸侯以同其位專恣甚矣書曰普大夫而不名不以國

柄予盾也

冬徐伐莒

公公孫叔如莒盟

左傳莒人請盟故移伯如莒言謀莒也

春秋測微 卷

八年 哀王三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哀王崩于頃王立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地鄭

乙酉公子遂會郕戎盟于昧地鄭

公子遂本以盟晉出乃因而盟戎非公命也非公命何以書

罪其專也

公孫叔如京師不至而後內成奔莒

如京師奔莒王之喪也不至而後廢命已安命不討又聽其

奔故書之以譏文公之失政不能御其臣也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司城朱會

殺公子卬齊戴氏之族也何以稱人人衆而不可紀也皆舉

其官者何死者能握節奔者能殺節不廢命也不氏不名史

失之也

九年頃王春毛伯來求金

毛伯之來告襄王之葬也因而求賂非王命也故不稱使

夫人姜氏如齊

如齊者胡傳以為歸寧也歸寧常事爾何以書婦人既嫁不

春秋測微 卷

踰竟書之所以辨內外之防也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晉人殺其大夫先穀

左傳夷之蒐襄公將登箕鄭父先穀而後使士穀謀益耳將中

軍先克曰以趙之熱下可廢也從之于是趙盾為政于晉至

是箕鄭父先穀士穀等作亂使賊殺先克然則殺先穀者討

賊也何以不去其大夫而稱晉人以殺之蓋是時靈公幼趙

盾專生殺出于其口而諸大夫皆盾之所忌也故因先克之

被殺逆誣之以作亂而殺之耳夫先克者盾之黨也故恐龍

指勢奔人之田而無忌其專利橫行故有取禍之道亦未必
由于諸大夫也如果諸大夫殺之經何以不書據左氏云使
賊殺亦莫須有之詞也故下去其大夫明其無罪也稱人
者國亂無政衆人擅殺之之謂也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夫人越禮而行者多下至其至歸寧也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再書殺其大夫甚之也趙盾欲盡去其所忌故因先克之難

連類而誅之也又書曰及一網打盡之詞

春秋測微

卷

三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楚恃其強憑陵諸見其君貶而稱人宜矣救之而卿不書鄭

已平楚不及救也胡傳備矣

夏秋侵齊

秋八月曹伯來平共公平子
文公去立

九月癸酉地震

冬楚子使叔來聘

楚書簡書使以其來聘故從之也自是而後非國非滅稱爵

者多矣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歸襚非禮也始死曰襚送死不及尸又焉用此以為贈遺之

其子僖公成風者何也公羊氏以為兼之也言襚僖公而兼

及子成風也何以不稱夫人夫以亮則夫人矣以葬則夫人

矣于此而不夫人之者蓋稱夫人于下則嫌于匹也稱夫人

于上則非其所重也稱母則又非臣子之詞故別之曰成風

明其兼也

葬魯共公

十年昭王春王三月辛卯祫孫辰卒民即
文仲

春秋測微

卷

三

夏秦伐晉

晉人迎公子雍于秦而秦納之乃怨改國而潛師夜起以敗

秦師由在晉矣至是又伐秦而取少梁則秦之伐之又何識

乎稱國以伐者明舉國之人皆悉趙盾之反震變詐而欲致

其伐也故上不係之于君下不係之于臣也

楚殺其大夫宜申

按左傳城濮之役宜申以左帥收歛自經王止之使為商公

己而入郢又使為工尹由是觀之則宜申感成王之恩而欲

報父吳穆王者弑父弑君之賊也宜申必有報仇之志隱忍

未發至是而始與子家謀殺之耳故稱國以殺者不與楚移之殺之也下去其大夫報仇故也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下雨恒賜也故屢書之

及蘇子盟于女栗

頃王新立欲結好于諸侯故為女栗之盟稱及者我及之也我及之者惟何不稱公則非公也不稱名則非大夫也非公非大夫則其微者也以王朝之卿士而下盟乎列國之微臣是謂上替以列國之微臣上盟乎王朝之卿士是謂下陵下

春秋測微 卷

陵上替傷天下之無伯也故志之

冬秋使宋楚于蔡侯次于厥貉

次于厥貉欲舉宋之有秋難而陵之也于是宋人聽命書次

者惡其逼也是時陳鄭皆服屬于楚而獨舉蔡者蓋陳鄭新

附而蔡之從楚已久也

十有一年頃王三年春楚于伐麇晉國

書伐惡陵小也

夏叔仲彭生會晉卻缺于承匡

承匡之會在氏以為謀諸侯之從于楚者然晉靈不君趙氏

專政雖欲與楚爭雄得乎

秋曹伯來朝

公子遂如宋

左傳襄仲聘于宋且言蕩意諸即司而復之因賀楚師之不害也

秋侵齊

冬十月甲子叔孫得臣敗狄于鹹齊地

伐我故也

十有二年頃王四年春王正月鄭伯來奔

春秋測微 卷

十五

左傳鄭太子未滿自安于大鍾國人弗拘其明年鄭伯卒鄭人立君太子以大鍾鄭却來奔公以諸侯逆之故書曰鄭伯此未必然必既立而國人不與故來奔也

杞伯來朝

前稱于此稱伯者時王復之也

二月庚子于叔姬卒

不言杞紀昏也

夏楚人圍巢

秋滕子來朝

秦伯使術來聘

此秦聘于魯之始書爵書使來之也

冬十有二月戊子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秦晉皆稱人者睦也怨爭而不已是好戰也好戰者殃民故睦之秦師不戰而遁故不言勝敗康公其亦有悔過之思乎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郛音逆

十有三年頃王五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其公卒于室公卒因立

邾子遯餘卒文公卒于定公覆且立

春秋測微 卷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世室屋壞

按閭宮之詩倍公以之作頌美修廟也今文公忌于祀事久

而不修至于屋壞不敬莫大焉故書以譏之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蔿

左傳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請平于晉也

狄侵衛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渠音渠

左傳鄭伯會公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

十有四年頃王六年春不書爵書使來之也

邾人伐我南鄙叔仲彭生帥師伐邾

夏五月齊侯滿卒昭公卒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

新城宋

左傳同盟于新城從于楚者服謂宋陳鄭也楚借土積夏強

而無義合諸侯以同擯之正也然晉主夏盟靈公之立已八

年矣不可謂幼何以具君不出而以大夫盟諸侯抗甚矣故

書曰晉趙盾所以罪盾之專晉靈公之下君也

春秋測微 卷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記異也胡傳備矣

公至自會

公至大其同外楚也

晉人納捷莒于邾弗克納

公羊傳曰其言弗克何大其弗克納也胡傳備矣晉人者公

羊以為卻缺左氏以為趙盾本和孰是

九月甲申公孫拔卒于齊

拔從己氏而奔其卒何也告喪也請葬弗許正也

齊公子商人執其君舍試舍自立是為懿公

商人以舍之孤尼政驟施于國而為篡奪之謀已非一日故公子元曰爾求之久矣舍之立也不過數月而君之者討賊之義也稱公子者明其骨肉相殘猶之于商臣之稱楚世子也

宋子良來奔

言來奔嘉其避禍早也胡傳備矣

冬單音伯如齊齊人執單伯

左傳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恤于齊曰殺其子馬用春秋測微 卷 十九

其母請受而罪之故單伯如齊為魯請也齊人惡魯而欲奪之故肆其汙蔑而執王使且執昭恤也狂悖極矣

齊人執于叔姬

稱齊人有誅黨惡也胡傳備矣

十有五年王九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左傳曰為單伯于叔姬故也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稱華孫者譏華督之孫而世卿也不稱使非君命而外父也曰來盟者公以諸侯盟大夫故諱之也內以諱為恥

夏曹伯來朝

左傳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

齊人歸公孫救之喪

左傳孟氏歸棺置諸堂阜惠叔猶毀以為請立于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故書于策者為其子也胡傳備矣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單伯至自齊

王朝之卿士執之數月而後得反于魯狂悖甚矣故至之者

惡齊也

春秋測微 卷 十九

晉卻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左傳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故伐之遂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

秋齊人侵我西鄙季孫行父如晉

行父如晉告齊之侵也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危

左傳曰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是以八國之君

略而不序罪晉之受賂且惡諸侯之阿晉而釋齊也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歸子叔姬者魯請之也曷為不曰叔姬歸而以齊歸之齊人

紀之已弑其子故絕其母明非有罪而紀于齊也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郭音

左傳伐曹討其來朝也

十有六年王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左傳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請盟齊侯不肯曰請

俟君聞

夏五月公四下視朝

下奉天子之朔而告之廟不臣也下奉天子之朔而頒之民

不君已故言以譏之

春秋測微 卷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郕音邱

左傳公使襄仲納貳于齊侯乃盟于郕郕故書盟者惡之也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毀泉臺

左氏以為有蛇妖故毀之公乎則曰先祖為之已毀之不如此

勿居而已矣胡傳本此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庸人來楚之國而率羣蠻以叛之國有取滅之道然楚人凌

弱暴寡之罪下因之而少滅也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昭公弑杵

公子紀之卑禮厚施與商人相似實有親親之心焉以誅意

之法論之即謂之弑君也亦宜然而稱宋人者同也蓋昭公

無道喪夫人因國人之所惡而使甸殺之故曰國人弑之也

此豈商人之親弑其君者不可同平而語矣

十有七年王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列國之卿率師伐宋討弑君之罪已然宋聞宋以何辭見答

遂立文公而還則此舉為無名矣故書人以貶之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文公之母

春秋測微 卷

齊侯伐我西鄙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左傳齊伐我襄仲請盟遂盟于穀晉不能救故魯請服于齊

也

諸侯會于危

左傳晉侯范子黃父逆復會諸侯于宋也諸侯略而下序不

與晉之主斯會也

秋公至自穀

冬公子遂如齊

十有八年上四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堂下

秦伯晉共卒共卒康公卒

以穆公之賢而不卒此其卒何也來赴也使命往來同好故也

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懿公弑見惠公元立

按左傳弑懿公者即歐閻職也曷為舍賊而書齊人蓋商人本弑君之賊而又不君宜為國人之所共討特假于十此二人耳然則此二人之罪何以違乎曰公羊氏所謂賤者窮諸人也

春秋測微 卷

三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按左傳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因見齊侯而請立宣公在襄仲宜有是事而書介糾之意則不在此蓋二卿並使非使之正故書以譏之殺梁所謂不正其同倫而相介也若曰以變文起問則是春秋為射覆之書矣

冬十月子卒

按左傳仲設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然諱之者非春秋削而諱之也當時事由宮闈闇昧不明故魯史之舊

文諱之也何謂事由宮闈故竊既私事襄仲則必有陰謀以殺之而非顯然出于襄仲之手故外庭不得而問之魯史不得而書之也不然李父子方專魯政何以坐視其殺默無一言乎魯史既不書夫子又豈得追而書之耶或曰當出姜之歸之哭而過市曰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則已明知為仲矣何為不書曰舉國不言而獨出于姜氏一人之口貽為董狐而肯記之耶故夫子因之也

夫人姜氏歸于齊

歸大歸也胡傳備矣

春秋測微 卷

三

季孫行父如齊

莒弑其君庶其

公羊氏曰稱國以弑者衆弑君之詞言庶其之無道也然左氏以爲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受季佗而黜僕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則是弑父弑君者僕也春秋何以置而不討而祭之以國惡竊殺之使僕而果弑君則恃國人之勢可以自立矣何為而出奔也意者紀公多行無禮于國人惡而弑之且以立僕為名而非僕之所欲又無以自明也故來奔耳此春秋所以原其情而稱國以弑聖人之特筆

已

春秋測微

卷

後學楊大燾校

三

春秋測微

宣公。公名倭一名倭文公之子。攝法善則用達四宣。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公羊傳曰雖弑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其意也叔梁傳曰雖故而言即位與聞乎故也胡傳本此然宣公雖不以正君嗣也告廟臨羣臣則書即位繼統也以爲美惡同詞混矣春秋無是義也

公子逆如齊逆女

春秋測微

卷

十

淑政之初一事未舉且喪猶初練而結昏如此其急者畏齊也惡宣公之越禮罪夷仲之違君故書之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公羊氏曰稱婦者有姑之詞胡傳以爲貴敬寵是也敬寵以妾而奪嫡且違其主君其罪大矣與成風不同蓋妾姜以罪奔者也出姜以哀去者也

夏季孫行父如齊

左氏以爲納賂以請會也胡傳備矣

晉欽其大夫胥甲父于衡

欽安置也左氏以爲討下用命者則阻撓軍計莫如趙穿矣

乃舍穿而獨罪胥甲父書曰故其大夫譏失刑也胡傳備矣
公會齊侯于平州地齊

公既會于齊又請賂而為會恐齊之以出姜子赤為討已故
喪甫期而行會同之禮罪可知矣

公子遂如齊

逆如齊拜成也胡傳所謂內交宮禁外結強後皆逆之罪也
故再書之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魯賂之而書曰齊取焉其貪也

春秋測微

卷

二

秋邾子來朝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楚之稱爵解見于前人鄭者何鄭以晉之受賂為不足與而
附楚情猶可原從之而侵陳侵宋則甚矣故稱人者惡之也

然則于楚獨無惡乎曰凡書侵者惡之

晉趙盾帥師救陳

救陳善矣傳稱救宋何以不書胡傳以為前以不能討宋而
貶政聖人削之蓋言宋之下當救也若是則孔子之春秋自
以意為增減而非信史矣夫春秋之義當其可貶則貶之當

其可善則善之原無一定之例豈曰因善其故而升為之諱

其下當救者耶然則何以不書曰或魯史原無救宋之文或

春秋之後傳經者偶有所闕皆未可知也下必強為之解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紫林地鄭伐鄭

晉主兵而以諸侯會之者不以臣抗君也故稱師而不稱名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書穿帥師者罪趙盾之假以兵權也河曲之戰穿不用命當

門而呼弗加之罪又從其言而與兵侵小下已甚乎胡傳所

謂穿有逆心欲得兵權托于伐國以用其衆固已宜惟穿有

春秋測微

卷

三

是心哉趙盾實有以故之矣

晉人宋人伐鄭

前此伐鄭楚人救之而因晉解揚故又偕宋伐鄭以報北林

之役人之有惡其憐恐而下已也

二年即上六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

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鄭嘗從楚侵宋至是歸生又受命于楚而伐之則主乎是戰

者鄭也何為而以宋及之蓋華元無呂迎而禦之于大棘師

未及國故以宋主之也書敗書獲喪師擒將不獨見宋之危

亦以志鄭之暴交責之也

秦師伐晉

無故侵小晉有可討之罪故書之以明其可伐也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合四國之師鼓行而入鄭非潛師掠境者比何以謂之侵惡

晉之避楚而伐鄭也師既合矣闕叔救鄭而速去之此所謂

箴竊伺偷而非堂堂正正之兵可知故書曰伐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臯

按左傳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趨登扶以

春秋例微

卷

四

下闕以出又其所私厚者靈輒為公介倒戟以禦公徒于是

趙穿弑靈公于桃園則是提彌明也靈輒也趙穿也皆盾之

黨而相助以弑君之賊也特趙穿為抽戈之成濟耳而主乎

弑者盾也以為為法受惡左氏之誣也且夫盾之為逆非一

日矣穆嬴領首于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于此子才

也吾受子之賜不才吾惟子之怨受君之遺而欲易之其為

逆一也既刺為立長君之說而逆公子雍于秦遂殺公子榮

其為逆二也既使先蔑迎公子雍是將奉之為君矣又背先

蔑而立靈公其為逆三也彼視其君如草芥然欲生則生之

欲殺則殺之耳又何有于靈公之冥頑不君者乎況趙穿親

弑其君竟置不問而反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是又將

脅成公而使畏以明生殺廢置之權皆在趙氏也嗚呼曾司

馬昭之下若矣殺梁氏乃曰于盾也見忠臣之至不亦謬乎

故曰說經者當以經文為斷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臣王崩弟
定王立

三年定王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魯自僖公以來以郊為常祀矣故書不勝書每于不郊而變

禮者書之以寓刺譏之意若曰不郊咎矣三望亦非禮也故

春秋例微

卷

五

曰猶者未盡善之詞

葬匡王

魯不奔喪會葬而書崩書葬者來赴也且以志宣公之不臣

也

楚子伐陸渾之戎

戎逼王都而楚伐之用兵得其正矣故觀兵閭闔皆略而不

書恕之也恕楚者所以罪諸夏之君也

夏楚人侵鄭

鄭平于晉故楚人侵之楚恃其強欲以力服人故書曰侵鄭

惡之也

秋亦秋侵齊

宋師圍曹

書圍惡其暴也夫曹從武穆之亂以伐宋則宋之報之乃其自取何為而惡之哉蓋文公本以篡得國又殘其宗不能相保復逞其兵威以伐曹是以君子惡之也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穆公卒子宣公立

葬鄭穆公

四年定王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郕

莒人不肯公伐莒

春

六

取向

左氏曰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大平之者將以和之也和之者必使二國各有先心而後可今莒人不肯必有不得其平音矣和之而不能和已為非禮乃反加之以兵威又從而利之不已甚乎故書伐書取以著其陵小之罪殺梁氏所謂乘義而為利也

秦伯梅平

共公卒子桓公立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夷公弑弟夷公堅立

按左傳公將殺子公子公與子宋謀先子宋曰畜老猶憚殺

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宋子宋懼而從之子公者公子宋也子

宋者歸生也夫伐國不問仁人弑君何事而子公敢與之謀

則必有窺其忌者矣當是時靈公新立國人未附歸生以責

戚之卿而又持兵柄必先有篡逆之心而後動于惡非畏子

公之譖而從之也且老畜憚殺之言直戲言耳豈所以拒子

公乎故正歸生之罪而不及公子宋者誅首惡也或曰歸生

既有篡逆之謀則何以不自取之而立襄公乎曰國人不與

也其後鄭人討幽公之亂斷于宋之棺而逐其族則其為首

惡無疑矣

春秋測微

卷

七

赤狄侵齊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冬楚子伐鄭

靈公既弑國人立襄公而歸生之罪竟莫之討也故楚假此名以伐之雖國公清松而師出則有名矣故書曰伐鄭寬之也

五年定王春公如齊

夏公至自齊

左傳公如齊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公至齊書遇也

夫匹夫之衆強而委禽且猶不可乃以諸侯之尊而使鄰國之臣得要而劫之自春但夏必得請而後已其爲辱身玷祖亦已甚矣故曰言過微辭也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于叔姬

大夫而書來逆公爲之主也降尊喪體莫此爲甚而公甘爲之者蓋平日恃齊之後受齊之命與其大夫若故尋夷故不敢以大夫主之也是以譏

叔孫得臣卒

按春秋公子孟師卒而不日無復卒而不日若以爲不日所

春秋測微 卷

八

以示貶則公子子公孫叔何以皆日故胡濟謂內大夫卒無

不日亦非確論也或曰或不日無與于褒貶

冬齊高固及于叔姬來

歸寧常事耳何以言惡高固之越禮而行也胡濟備矣

楚人伐鄭

按左傳楚子伐鄭晉荀林父救鄭楚稱于是莊王親率師也何以貶而稱人蓋前之伐鄭輸以討賊爲名賊不能討而屢出兵以侵之是結怨而不已也故貶或曰楚自通聘以來非固非滅則下去爵茲稱人者或非其君親率師之故而非貶

也晉救何以不書不能救也不能救者卒使鄭人成于楚也

六年定王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晉衛侵陳陳及楚平故也夫趙盾弑君之賊成公立而不討又使爲政以其有迎止之私恩也故復假之以兵權使連與國以侵陳下君甚矣夫鄭之背晉也以其受賂于宋而不討其亂則陳之從楚也又安知其不以感賂之恩而不問其罪乎夫從楚雖逆猶愈于弑君今以殺君之賊而討服楚之陳謂之仗義執言亦愧甚矣故書曰侵惡之也

夏四月

春秋測微 卷

九

秋八月

秋八月夏六月也蓋害稼之甚者也故書

冬十月

七年定王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左傳衛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所謂爲晉救魯是矣然衛與魯雖有約言乃不與公相見于陳地而相詛盟而使其臣要之即仗宣公有從晉之心已不足以及其約況又恃齊而未嘗通晉者乎故書使書來識衛之要盟非禮而魯之受盟不誠也

夏公會齊侯伐萊小

伐萊齊要戮以從軍非公志故不言及然畏齊之怒而助強凌弱焉得無罪故書會以譏之

秋公至自伐萊大旱

公至行飲至之禮也殃民毒衆上干天和故書大旱譏召災也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晉地一古其父

公之會齊侯晉侯無虛歲而于晉未嘗通問故晉人止公于會不得與盟而以賂免自取辱也故黑壤之盟不書為公諱

春秋測微 卷

十

八年定王春公至自會

公至幸之也幸其以賂而得免也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齊地乃復

大夫以君命出未卒事而復非人臣之義也然則有疾當何如曰有疾則急請于君以介副將命與已階位未死則以已將之既死則以副將之則不廢命矣必如胡傅所謂以尸將事此古禮之必不可行者也

卒已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齊地

仲遂不稱公子廢君命也然則公羊氏以為高弑子赤疑非

與曰非也弑逆大故去其公子遂足以為討子且生既不明正其罪于子卒之日死而貶之何足以懼亂臣賊子之心乎

壬午猶輝萬入去喬

禮大夫死為廢一時之祭有事于廟而聞之者去樂卒事猶輝用萬非禮也胡傅備矣

戊子夫人薨氏薨

敬嚴之與成風則有間矣謀子赤逐出姜宗廟之罪人也然而稱夫人者母以子貴宣公尊之也宣公既尊之則春秋不

春秋測微 卷

十一

得而削之矣

晉師臼狄伐秦

侵崇以啟繁者弑君之賊已猶踵其事以結怨于秦固非義

矣乃至春秋以惡陵與國尤悖之悖者也故書伐秦以惡之

楚人滅舒舒二國

楚日強于是強舒楚盟要越攝伯中原然未嘗去王號尊周

室又逞其兵威以惡陵弱小故書人書滅焉其暴也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不朔官失職也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而不克葬庚寅日中而葬

敬嬴氏曰葬既有日不為兩止禮也而不克葬喪不以制也

言不為兩備

城平陽

楚師伐陳

左傳陳及晉平楚伐陳取成而還稱師用衆也爭強不已用

衆以強服之故書伐不書平惡其以力服人也

九年定王七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

夏仲孫蔑如京師

春秋測微

卷

十三

宣公自即位以來如齊者五從齊征伐者再遣使者三而未

常有一介之使聘于周也至是王使來微聘始遣孟獻子一

往何其事齊之恭而事周之慢也故上書君而下書臣所以

深責其無王也

齊師伐萊

秋取根牟國

不言使非公命也

八月滕子卒昭公卒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危即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陳既畏楚而與之成矣故不會然楚可畏晉獨不可畏乎與

其從獨不如從同則伐陳乃其自取也荀林父帥師者諸侯

之師皆聽命也然不曰以者不以兵權與大夫也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危

或公卒于宋公備立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或公卒于穆公過立

二國之君不葬魯不會也胡傳備矣

宋人圍滕

書人書圍惡伐也

楚子伐鄭晉卻缺帥師救鄭

春秋測微

卷

十三

前屬之使楚伐鄭取成而還既成鄭伯逃歸于是復伐鄭結

私怨也何以稱爵所謂非國非滅則不去齊者正其名也晉

師書救善之也鄭敗楚師何以不書不與其敗也以小勝大

國之災也十良之所憂者是矣

陳殺其大夫洩冶

君臣宣淫夫相相戲是禽獸也君不君臣不臣故稱國以殺

明國非其國也稱大夫無罪也然則于洩冶無譏乎曰有孟

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如

陳宣公者尚可以有言乎言非其時招禍之道也胡氏所謂

潔身而去可矣

十年定王春公如齊公至自齊

如齊受田也受田而至早公也

齊人歸我濟西田

親暱之至故及其田書曰歸我譏公之謹于事齊也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己巳齊侯元年惠公卒于頃公立

齊崔氏出奔衛

按崔氏曰氏者舉族而出之之詞也夫崔杼雖有寵于惠公

春秋測微 卷

十四

未有可以明言之罪特以高國之爭寵而逐之至于舉族以

行高國之專恣如此而君不問頃公可謂不能君矣子曰人

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況逐之以非其罪乎則其出而復復

而亂也固宜

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

如齊齊喪也齊喪而至譏事齊之謹也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重公弑于成公午立

稱名氏以弑常例也非以是寓褒貶也夫下書在氏則非討

賊之義矣直書其事而被弑之由與大逆之罪俱已昭然又

豈必史為之說乎

六月宋師伐滕

左氏謂滕恃晉而不事宋故伐之夫晉雖不親宋之奉為盟

主久矣則其在晉猶在宋也而用大衆以伐之暴矣況陳有

內亂而不能討而惟滕是陵故稱師稱伐惡侵小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晉為盟主陳有弑逆大變宋嘗與師討賊而惟合諸侯以侵

鄭故也而稱人者罪其用兵之不以道也取成于鄭何以不

書伐宋以要之也

春秋測微 卷

十五

狄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以宣公之無王而天子下交且不遠臣而遣弟可謂隆矣故

書曰來聘憫王室之陵夷也胡降備兵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已邾

不稱公征伐自大夫出也書伐書取而凌弱暴客之罪著矣

大水

季孫行父如齊

季子來聘而報頃公初立而往聘故書如齊者譏公之媚

齊而慢周也

冬公孫歸父如齊

專命伐國又取其邑亦不臣矣乃不畏其君而請罪于齊蓋

欲以齊之勢壓公也自是而魯之兵柄遂下移矣書歸父如

齊惡歸父之私交譏宣公之失政也

齊侯使國佐來聘

喪未期而報聘非禮也

鐵

書鐵重民命也

楚子伐鄭

春秋測微

卷

十六

楚稱前軒見于前書伐鄭者惡其兵連而不解也左氏稱晉士曾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諸侯之師成鄭何以不書蓋逐楚師者非勝之也因其退而逐之不及戰故不書救成鄭不書

者成無益也何以知其無益觀于長陵之盟則知之矣

十有一年定王九年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長陵陳地

左傳楚伐鄭及櫟子良曰晉侯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信乃從楚夏盟于長陵陳鄭服也然則陳鄭之服特以兵威劫之耳非心服也乃以楚主是盟而

二國各舉其爵則是以伯于楚也其子之者何諸侯無政各

逞其私莫有申大義于天下者矣楚莊猶知討陳之亂而伏

義興師故與之也雖不能去王號尊周室春秋傷天下之無

伯故不得已而與之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書伐莒惡侵小也會齊人者聽命于齊也

狄晉侯會狄于櫟音玉地

晉主夏盟乃就狄而求成焉可恥甚矣故書會言之以譏之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春秋測微

卷

十七

左傳楚子為陳夏氏之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于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是入陳而後殺之也經何以先殺而後入殺梁氏所謂外徵舒于陳也明其為賊非陳人也楚稱人者與眾棄之也

丁亥楚子入陳

入陳者縣陳也縣陳者滅其國珍其祀矣然不書滅而僅書

入者楚莊從申叔時之言乃復封陳故嘉其討亂而不為亂

法從善也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孔率儀行父宣淫妄殺以致弑君之禍罪在不赦而楚莊納
之何耶故納大夫不書而此獨書者譏楚莊之失刑而縱惡
也胡傳備矣

十有二年定王春莫陳靈公

楚子圍鄭

左傳楚圍鄭旬有七日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
人修城退復圍之三月克之鄭伯肉袒牽羊以逆平辭以請
戒左右曰下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
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夫書圍書滅例皆貶
春秋測微 卷 六

而稱人茲之圍也何以不去其爵貳而討之服而舍之不辱
其君不殘其民皆得行師之道焉故無貶也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音弼鄭地晉師敗績

此晉之救鄭也何以下書救公羊氏所謂下與晉而與楚也
夫晉上夏盟與師救鄭何為不與蓋荀林父雖良不又保叔
救之賢遠甚又況其君之德刑政事典禮下易大非晉景之
匹乎且林父身為元帥而疏于趙括趙同之徒皆不用命軍
之無政概可知矣易曰長子帥師弟子與尸貞凶則其取敗
也固宜若楚莊者討鄭之不服而不利其土地敗晉之銳師

而下肆其驕矜能以道用兵者也故其言曰君子篤於親而
薄於利要其人而不要其土又曰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
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故曰不與晉而與楚也

秋七月

楚子滅蕭

此滅國也何以下去其爵從寬與也寬之者何也賢楚莊之
能任賢以國治也且蕭亦有取滅之道焉按左傳楚伐蕭宋
以蔡人救蕭蕭人因楚大夫熊相宜僚及公子丙莊王曰勿
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夫以小國而請于大國
春秋測微 卷 九

猶將育之況以強大之楚臨蕭蕭之蕭又兵壓其境而以退
為請乃竟殺之而不顧是惟恐其滅之不速也楚莊之釋鄭
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今蕭當危亡之際猶驕亢
若此則平日之虐用其民可知故不戰而自潰潰者衆散民
離之謂民無固守之志臣有苟活之情則其取滅也固宜且
夫以宋襄主諸夏之盟而猶用鄧子于次睢之杜楚雖強未
聞誅其君戮其民也則無義之戰猶為彼善于此然則與楚
之滅蕭乎曰不然滅國非仁也節取焉而已且不以一省掩
大德

晉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邱衛

左傳清邱之盟曰恤病討貳于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夫主

是盟者晉也乃不使荀林父而以違命喪師之原穀主之其

不足以盟神而信人明矣是以宋伐陳而衛救之不討貳也

楚伐宋而晉不救不恤病也言猶在耳不旋踵而背之則何

貴有是盟乎故皆貶而書人明列國之大夫皆非其人也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左傳宋為盟故伐陳討其貳于楚也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

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元之蓋是時楚已縣陳而復之則

春秋測微

卷

十

陳之從楚亦勢之不得不然者矣況陳未嘗與于清邱之盟

安得謂之貳而討之乎為此役者不過欲逞其兵威以求媚

于晉耳是亦不可以已乎故書師書伐惡其用眾以毒民也

衛之救陳雖曰背盟然先君之約言亦不可廢但既與宋同

盟宜為之和解以明陳之無罪亦或可以兩全乃不知出此

而徒欲以身殉之計亦愚矣故書人以貶之

十有三年定王十一年春齊師伐莒

夏楚子伐宋

宋人救蕭而不能故伐陳以媚晉且報楚也然而不量其力

甚矣予楚以可伐之辭故書曰伐

秋螽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左傳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召狄歸罪于先穀而殺之盡

滅其族夫邲之敗違命喪師固宜誅矣乃復召狄入寇則亦

殺之誅不為過矣然稱國以殺不去其大夫者言國無政而

任用之非人也胡傳備矣

十有四年定王十一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左傳晉人有討于衛孔達乃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其

春秋測微

卷

主

以違之罪告于諸侯是衛之君臣殺之也故稱國然達不為

為謀棄信招禍上以危國下以殺身此與自經于溝洫者何

異而春秋不去其大夫何也蓋謀國洵有罪矣然而其心非

為私也以為先君之盟誓不可棄也寧殺其身以徇之勿顧

也君子以為愚忠而闕于計故下去其官憐之也

夏五月壬申曹伯弑于厘文公卒于厘

晉侯伐鄭

邲之戰本以救鄭以鄭與楚平遂不及救而又見敗于楚故

怨鄭而伐之然左氏稱告于諸侯危為而運則是未常加兵

也特先聲以懼之耳故稱伐者告辭也稱爵者君親帥師也
秋楚子圍宋

宋之開釁于楚非一日矣救蕭也伐陳也皆足以召兵而速禍猶以為未也又以聘不假道之故而殺其使者非所謂後虎尾而致噬人之凶者乎大聘而不假道楚固有挑釁之心然非有師旅之侵陵車徒之馳驟亦何辱于宋而必殺之以激其怒是華元之為謀不忠也即曰以楚之蔑視乎宋而有所不甘則亦道一介之使奉辭以責之問其所以不假道之故則以楚非之明孫叔敖之賢必有引咎而謝過者矣斯亦春秋測微

卷

三

義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人臣有聘而無會以臣而會其君非禮也齊之卑魯之亢齊失之矣

十有五年定王十春公孫歸父會楚于宋

文公之世楚嘗遣其臣聘于魯矣宣公即位以來正當楚莊稱伯之時賢聲之聞于諸侯非一日矣乃不能維持親仁遣使聘問而惟竭力以事宿庸之齊以為長城之倚計亦昧矣迨至楚師圍宋震及其隣始從獻子之言往而薦賄以謀其不免不已卑乎故書曰會楚于宋陋之也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楚之圍宋以殺其使也華元亦明知其必討而敢于出此者固出于一時之忿亦恃晉之救也乃至楚圍日久築室反耕告急于晉而晉師不出國之喪亡朝不及夕則華元之肉亦

春秋測微

三

足食乎卒而楚師禮之于反闕城華元得乘間而輸其情于及以為不欺故告之君而釋之然而律也非謀國之道也故書宋及楚平危宋而與楚也危宋者幸而免也與楚者不窮兵也人之言平在大夫不在君也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左傳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鄆舒為政而殺之又陽潞子之曰故晉伐之滅潞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既而略狄土立黎侯而還然則晉之伐狄討鄆舒也鄆舒以臣而殺君之妻傷君之日而嬰兒不能討則其不能君可知以

歸者欲別立君也狄地本黎地故滅狄而立黎侯復其國也
雖與城邢封衛不同而胡氏以爲不仁過矣故書滅書歸非
罪之也然則立黎侯何以不書曰上不告于天子下不謀于
諸侯而入其貢賦藉其民人所謂立之君者不過擁虛位無
廢祀而已故不書

秦人伐晉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殺梁氏曰輸王命以殺之也天子之大臣而王子得輸命以

殺之則國之無政可知矣故曰君不君臣不臣

春秋測微

卷

五

秋螽

志害稼也胡降蒲矣

仲孫後會齊高固于無婁也

大夫與大夫會政自大夫出也故書以譏之

初稅畝

志變法之始也古者藉民力以耕公田而收其入故曰穀出
不過藉私田則聽民自取宣公乃履私田之畝而稅之虐民
之政自此始矣螽不見恤又加之賦民何以堪

冬蝻生

蝻蝗之子也孽生不已災莫大焉故志之

鐵

書鐵于稅畝之後譏不恤民也秋既螽矣則田之無禾民之
無食已昭然可觀此即議賑議蠲猶恐其不足乃及創爲厚
款以困之其不驅而轉于溝壑者幾何矣

十有六年定王十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甲氏留吁皆潞之族類也赤狄鄆居于中原終以爲患故盡
滅之然士會帥師貶而稱人者邀功也

夏成周宣榭火

春秋測微

卷

十五

公羊氏曰宣榭者宣宮之榭也有堂無室故謂之榭宗廟至

矣故火而書

秋鄭伯姬來歸

來歸者大歸也夫婦之道下終人倫之大者也故志之

冬大有年

五穀熟常事爾何以書年之也宣公即位以來書螽者四書

飢者再書大水者一以有年爲僅事故特書之

十有七年定王十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昭公卒于

丁未蔡侯申卒文公卒于

景溪同立

夏姜許昭公蔡文公

辛日赴也蔡不日不會葬也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已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晉地

齊自懿公惠公以來不與諸夏之盟久矣晉侯將為斷道之會故使卻克微會于齊蓋欲與之繼同好也胡傳以同盟為同欲伐齊誤矣夫怒齊而欲伐之者卻克之私怨也卻克以帷堂而笑之故使齊而遂遂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則諸侯之同盟非為伐齊可知矣其盟而辭齊人三春秋測微 卷 主六

秋公至日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晉卒

叔肸左氏以為公母弟也母弟何以不用事殺梁氏曰宣弒而非之故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或亦有之然左氏公羊氏皆不載亦未見其確然也然則何以待書于策曰母弟故也宣公寵愛其弟故卒之也果其織屨以終身則亦不

登于魯史矣

十有八年定王十六年春晉侯衛世子弒伐齊

齊人畏卻克之怒故其君不出其臣逃盟于是晉侯興師以伐之有言可執也然既辱其使又伐其君亦已甚矣故書晉侯者責景公也盟于緡何以不書齊晉之難未已也

公伐杞

書公伐者親率師也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鄆子于鄆

春秋測微 卷 主七

不書伐不書戕是不用兵也不用兵而戕之者乃入其國而刺其君也必有剽剽鼎政之徒出于鄆人之所不及備者然而踈矣故書之以為設險守國者之戒

甲戌楚子旅卒

楚句武王入春秋以至穆王凡五君未有書卒者此其卒何賢莊王也稱子者以始封之爵正其名也下書葬者階號故也

公孫歸父如晉

此時三桓雖專政未有可去之罪也而歸父欲挾晉勢以去

之是假張公室之名而欲奪其權耳故書曰如晉惡其私也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獲

歸父還自晉至筮魯地遂奔齊

左傳公薨季文子曰使我殺適立庶仲也大是文子知去三桓之謀而欲借此以逐之也試問當此之時誰來國成而可以弑逆之事使之乎既堂其使則已亦與之同罪而可以安罪于仲乎且不討賊于其身而討賊于其子不討賊于君立之初而討賊于君死之後皆理法之所不可通也祇宣叔既知其非又從而順之罔上行私莫此為甚而成公不敢問逆春秋測微 卷 六

春秋測微

卷

六

使捐殯而奔其父之使且子父以篡逆之名也可謂孝乎

宋既歸壘惟復命袒括而哭下失使臣之禮也故書曰還自

晉善辭也書奔齊者罪成公之無父行父之無君也

春秋測微

成公名黑肱宣公之子。諡法安民立政曰成。

元年定王十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二之日寒極而無冰燠也

三月作邱甲

為齊難故益兵以備戰也民力有限乃于常賦之外又征其羨而欲試之于鋒鏑之間危亡之地為民父母者忍之于古

春秋測微

卷

一

曰作者罪作備也

夏滅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晉地

是時歸父奔齊晉固有憾于齊矣又知晉之方與齊修怨也于是結好于晉將以伐齊此皆三桓之私意而樹黨以興兵屢盟以長亂慙其先君範其幼主為惡甚矣滅孫者三桓之黨也故書曰及罪在晉也晉以諸侯而下盟于大夫亦非正也故并譏之

復學楊大琦校

秋王師敗績于平伐

左傳昔侯使瑕嘉平伐于王劉康公微我伐之敗績于徐吾

氏夫平戎非正也然既與之盟矣復進而伐之可乎乃不聽叔服之言以自取敗故書曰敗績罪失信也然伐戎者王季子也何以不稱其名氏而書曰王師譏定王之不能御其臣使之得專命而行是王自取敗也

冬十月

二年定王十春齊侯伐我北鄙

齊之伐魯以赤棘之盟謀伐齊故也于是齊頃公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棠邱故稱齊侯君親率師也與戎者齊也而致寇者魯也故書伐以交譏之

春秋測微 卷

二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

衛師敗績

衛與齊非有深仇宿怨特以誦晉之故而從之伐齊至是又使孫良夫石稷將兵侵之適與伐魯之師遇遂迎之而一戰

是主乎是戰音衛也故以衛及之夫齊方矜其氣甚銳良

夫乃不知避反從而擊之可謂知兵乎則其取敗也固宜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卻

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鞍

齊師敗績

晉以卻克當以行父衛以孫良夫皆以人臣之私怨也而與師動衆殘民以逞代人之國幾復其君可謂暴矣而怒猶未

已在齊國有取奔之道而晉與魯衛之臣下已甚乎首四卿者本國之詞三卿帥師而城孫亦與焉者逆晉師而道之故也書敗績者明齊之致敗有由止惡諸大夫之橫也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而及國佐盟于袁婁

齊地

書如師而繁之以齊侯者罪齊侯也何罪乎齊侯始則不謹于禮以開釁于強鄰既而專恃兵威以攻晉敗衛多為之樹敵而于晉以可伐之名卒至喪師辱國僅以身免乃始行賂以請成可恥甚矣故罪之也盟而書及者以晉為主也其以晉主之者罪卻克也以一笑之故而致伐其國辱其君亦

春秋測微 卷

三

已甚矣又為之辭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是豈人臣所以對隣國之君者乎夫魯之以兵劫之以賂又要之以非禮之辭諸侯之相攻亦未有如此之暴者況人臣乎故書及以著其橫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文公卒子

庚寅衛侯遫卒

穆公卒子

取汶陽

汶陽

汶陽之田齊所侵也不曰歸而曰取者假晉之威以強要之猶之于取非其有也

冬楚師鄭師侵衛

左傳楚共王立衛人不行使于楚而受盟于晉從于伐齊故
令尸子重為陽榆之役以救齊遂侵衛與晉爭強也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當受盟于晉晉伐齊故楚師侵衛及魯至于陽榆孟孫請
止賂之公衡為賈以請盟楚人許公此所以會于蜀也大楚
兵壓境而君親受成此與城下之盟何異況致賂納賈而後
得與嬰齊一會辱莫大焉是皆三桓之謀以君為孤注之策
也遂其成寸已而貽其害于君故書之以著其罪

春秋測微 卷

四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許人
鄭人盟于蜀

首公者本國之詞文楚者以嬰齊為盟主也不與楚之上及
盟故人之也列國之大夫攝人從楚之前此之會盟未有如
是之盛者故左氏曰是行也晉辟楚畏其衆也情書之者陽
天下之禍伯也

二年定王十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代鄭討其戾于楚也上書盟于蜀從楚也下書伐鄭從晉也
朝晉莫是以廢下常亦甚矣故書會以譏之諸侯攝爵非與

之也為魯榮也何榮乎爾楚盟乎臣四國會于君也宋衛不

子不以墨經從戎也

辛亥英衛移公

二月公至自伐鄭

公至危之也按左氏諸侯伐鄭鄭公子貜師師禦之使來鄭

復諸鄭敗諸鄭與師敗而還故危之也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新宮者宣公之廟也胡傳備兵

乙亥葬宋文公

春秋測微 卷

五

父喪未葬而從晉伐鄭至于七月而後舉葬書伐于前書葬
于後譏其緩也

夏公如晉

左氏曰拜汶陽之田也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左傳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討不服也

公至自晉

公至不曰自京師而曰自晉譏無王也胡傳備兵

秋叔孫淹如師師圍棘

汶陽田

林之下服不願為之民也蓋魯政日苛稅歛甲中相繼而作其民望而生畏故下願也以國有之邑歸其故主至于用大師以克之則其國可知矣

大書

晉卻多衛孫良大伐庸音咎 音如 音秋 音如 音秋 音如 音秋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大來聘丙子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大盟

大夫來聘有燕賜無誼盟況以國君而下盟于大夫降班失位非禮甚矣故兩書曰及卑公也

春秋測微 卷

鄭伐許

一歲而再書伐許惡段小也其稱國者非君非新偏師也

四年定王二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左氏曰通嗣君也是時宋共公新立故

三月子申鄭伯堅平襄公卒于 悼公卒于

杞伯來朝

左氏曰歸叔姬也時杞欲出姬故來告晉

夏四月甲寅城孫許卒

公如晉

莫鄭襄公

狄公至自晉

左傳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晉雖無道不可叛也國人臣時而適于戎諸侯聽焉季文子可以貳史佚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言字我乎公乃止

冬城鄆音達

鄭伯伐許

鄭人以師繼許田許人敗之故鄭伯伐許稱許者君親率師春秋測微 卷

也時襄公已薨故下稱子然喪未期年而攝怨不已再書伐許而罪自著矣若胡氏所謂稱爵以著其罪者則非春秋之旨也

五年定王二十一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來歸者大歸也禮始丁謹夫婦至于出則夫婦之道苦矣故志之

仲孫蔑如宋

報華元也

夏叔孫僑如晉晉荀首于殺齊

左傳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饒諸殺野饋曰饒運糧以饋之頃晉也

梁山崩

梁山晉境內之山也故晉侯召伯宗而問焉然此非獨晉之災也故公羊氏曰為天下記異也

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定王崩于前王立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

同盟于蟲牢地鄭

春秋測微 卷

八

晉與楚之爭鄭非一日矣一旦以許之愬而背楚從晉此晉之所求而不得者也于是會諸侯以誇其強以堅其約故曰鄭服也然天王之崩方赴而諸侯不聞有奔喪者徒汲汲于盟會以結其私罪可知矣故胡傳曰皆不臣也

六年簡王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二月辛巳武宮

新已毀之廟而復立之非禮也胡傳備矣

取郕

郕殺渠以為國非也公羊氏曰郕妻之邑也非國故下書滅

凡取邑皆書取如取須句取向之類是也非其有而取之故曰取取者不宜取也

衛孫良大帥師侵宋

按左氏稱晉衛鄭及伊維之戎陸渾蠻氏侵宋經獨舉衛孫良者何已衛志也蓋前此諸侯謀復會而宋人辭之則晉之惡宋可知衛欲媚晉必請于晉以伐宋故為之道而師于緘緘者衛地也然侵宋者幾至于自便衛亦惡矣故書侵以告責之

夏六月穆子來朝

春秋測微 卷

九

公孫嬰齊叔舒如晉

士中鄭伯費會仲孫費會叔孫費會僑如師師侵宋

按左氏子叔聲伯如晉晉命伐宋鄙伐也乃奉令惟謹命二卿曰大衆以伐之是為人役也故書侵以恥之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楚伐鄭蟲牢之盟故也然因喪而伐故書之以著其暴

冬季孫行父如晉

左氏曰賀遠也時晉遠于新田故賀之

晉樂書帥師救鄭

鄭既從晉而楚伐之則晉之救之必也救之而不戰何以書
美樂書也何美乎爾書能從善而辭兵也當是時楚師既還
乃移救鄭之師以侵蔡是遷戮也原非義舉及楚救蔡衆皆
欲戰戰則兩敗俱傷之道也武子竟從三卿之諫而還師可
謂能從善息民者矣故美之

七年前王春王正月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鼯鼠人食其角乃
免十

魯以郊為常祭非禮也故春秋每于不郊則書明其不當郊
春秋測微 卷 十

也免牲免牛若天限之者然

吳伐鄭音談
小國

吳見于經始此按史記太伯奔荆蠻自號句吳荆蠻義之從
之者千餘家立以為吳太伯自太伯作吳五世而武王克殷
封其後為二其一虞在中國其一吳在夷蠻吳自周章傳十
四世至壽夢而吳始大逆階稱王伐鄭者壽夢也稱國者既
階王號又未通于諸夏故外之也稱伐者傷之也左傳載季
父子之言曰中國下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吊者也
夫此春秋之旨與

夏五月曹伯來朝

不郊猶三望

三望必書亦僭禮也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
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比衛

楚再伐鄭爭強不已故書之以著其暴晉合八國之君以救
之者是強救也同盟于馬陵者堅攬楚之約也

公至自會

吳入州來楚

春秋測微 卷 十一

左傳晉使巫臣于吳吳子壽夢悅之乃通吳于晉且救之叛

楚吳始伐棠伐徐入州來蠻夷屬于楚者吳盡取之此晉情

巫臣以為弱楚之計然吳之強亦非晉之利也諺所謂前門

敵虎後門進狼者其晉之謂乎故書曰吳入傷天下之無伯

而使蠻夷相雄長也

冬大雩

大雩帝用盛樂孟夏之祭也故穀梁氏曰雩不月而時非之

也冬無為雩也大雩則已雩矣况非時乎

衛孫林父出奔晉

定公惡之也

八年簡王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齊侯與晉侯同盟于蟲牢又同盟于馬陵矣歸田者結齊好也公羊氏以爲齊侯恥鞍之敗七年不欲酒不食肉故晉侯

聞之而欲反其所侵地然汶陽本魯田既歸之魯又歸之齊

此所謂二三其德何以長有諸侯乎書曰來言罪晉之有二

命也書曰歸之罪魯之妄從人也季文子有辭而下敢明目

張臞以君命將之徒私語焉執政之無人又可知矣

晉樂書帥師侵蔡

春秋測微 卷

十三

純南之役從諫而不違戰吾矣至是復帥師以伐之非違戰

而何故書曰侵者惡其從善之不終也

公孫嬰齊如莒

聘也左氏以爲逆者因聘而逆也逆者其私故不書

宋公使華元來聘

來聘請命也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公羊氏曰納幣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言伯姬守節不苟

賢其人故詳錄其禮此說得之如曰使卿爲過則小國之卿

當大國之大夫亦未爲失禮也

晉殺其大夫趙盾趙括

同括以婦人之誨而見殺非其罪也故不去其大夫胡傳備

矣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公不朝而賜命天子之失禮也胡傳備矣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綏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邾

春秋測微 卷

十三

之于義爾之邾晉又坐視而不救則其求成豈得已乎乃復

合諸侯以伐之此所謂吐剛而茹柔也不義甚矣故書聘書

伐罪晉也罪晉則從之者可知矣

衛人來聘

左氏曰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媿之異姓則否

九年簡王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姬已出則與廟絕矣豈復有歸葬之理子猶不喪出母而況

大乎其來逆何也胡氏曰魯以義責之則何不責之于將出

之時乎且杞伯來告而後出則必有可出之詞故魯許之也

生而許其出死而責之歸不亦悖乎書曰逆者不宜逆也書曰歸者不宜歸也交識之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衛地

晉之一與一奪失信于諸侯諸侯貳之宜矣晉乃懼而要盟非同欲也書曰同盟晉志也

公至自魯

二月伯姬歸于宋

夏李孫行父如宋致女晉人來賂

致女來賂何以備書公羊氏以為錄伯姬也胡傳備矣

春秋測微

卷

十四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項公卒子室公僕立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楚強而無義者也鄭貪其賂而與之成計亦愚矣又如晉而

欲求免焉則其見執也固宜書曰執鄭伯自取之也然執其

君而伐其國亦以見晉之暴故兩書晉以譏之

冬十有一月癸酉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莒邑

孟子曰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昔恃其陋城惡不修固非設險守國之義矣然至于衆

散民離下戰而潰則人和之道失也故備書之以為自取敗亡者之戒

秦人白狄伐晉

秦雖尚詐力而無義然嘗與諸侯盟于蜀矣其伐晉何也以諸侯之貳于晉來其釁而伐之也稱人者何合狄以伐下當合而合之也故下曰及不曰以而並稱之者匹之也

鄭人圍許

左氏曰示晉不急君也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為將

改立君者而紂晉使晉必歸君于是立太子姬頑晉乃伐鄭

春秋測微

卷

十五

而求成焉鄭伯歸歸何以不書罪晉也取賂而歸之歸之不

城

中城者猶今之所謂內城也城者創立之名非修其舊也其

為備禦亦微矣而不免于勞民故書以譏之

十年前王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衛侯承晉之命而使其弟侵鄭是為人役也為人役而構怨

虐鄰故書侵以惡稱弟者左氏所謂諸侯之母弟皆稱弟也

若以公孫刺之事為成堅矣

夏四月五十鄆不從乃不鄆

魯之鄆祀非禮也故不鄆必書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鄆

伐鄆者歸鄆伯也按左氏是時晉侯有疾立太子州蒲以爲

君而會諸侯伐鄆君在而立君非正也何以稱爵景公之命

已後世傳位于太子此其作誦乎

齊人來賂

齊不當來魯不當受故交讓之也

丙午晉侯儒年景公卒于厲

春秋測微卷

秋七月公如晉

會葬也何以不書葬天子之喪不葬而獨勤于晉故諱之也

內以諱爲貶

冬十月

十有一年前王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左傳晉人以公爲貳十楚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故自秋

至春凡九閱月書至危之也

晉侯使卻鞮音來聘已丑及卻鞮盟

不稱公歸與大夫盟也

夏季孫行父如晉

左傳報聘且泄盟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

冬十月

十有二年前王春周公出奔晉

既後而出自絕于周也凡自周無出書曰出奔憫周室之衰

也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瑯澤

按左氏宋華元言晉楚之成于是晉士災會楚公子穀許偃

春秋測微卷

盟于宋西門之外鄭伯如晉聽成會于瑯澤成故也經不書

晉楚之盟不與其成乎楚也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按左氏狄人聞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晉人敗之

冬十月

十有三年前王春晉侯使卻鞮來乞師

來乞師者將伐秦也晉以盟主之威徵會于諸侯而書曰乞

師之也何卑乎爾不以王命討不庭而擅興諸侯之師罪也

三月公如京師

如京師者非王親也因伐秦之會道出于成周不得已而見王也故不書朝王而無君之罪若矣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秦背晉成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故晉侯會諸侯伐秦道由于京師于是公及諸侯朝王是所主有伐秦而兼及齊朝王也事也經書曰自京師遂會諸侯伐秦是所主有朝王而兼及者伐秦也義也春秋以義制事所以正天下之大經明天下之大分也

春秋測微 卷

曹伯廩卒于師宣公卒成公負芻篡立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伐秦之役傳稱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其將是戰勝而還行飲至之禮也故至之

冬葬曹宣公

十有四年前王九年春王正月莒子去卒渠立公卒于牟比公密州立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左傳衛孫林父七年奔晉至是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為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卻犇送林父而見之衛侯

欲辭以定姜言見而復之此之謂晉君故書曰自晉書歸交惡之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僑如名而下氏左氏曰舍族尊夫人也以夫人者殺梁以為判下親迎者得之而胡傳備矣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定公卒于累公立

秦伯卒桓公卒于累公立

春秋測微 卷

元

共公之卒也傳名茲不名者以麻隧之戰方與諸侯絕故不告也下告何以書諱好也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公羊氏以嬰齊為兄後者意以仲遂殺嫡立庶不得有後于魯故以後歸父也然則歸父獨非逆之子乎世未有立其子而能絕其父者也世又未有立其孫而能絕其祖者也嬰齊乃仲遂之少子則後遂矣豈曰後其兄乎左氏曰諸侯以字為謚因以為族則仲者國遂之族矣歸父出奔則仲遂無後

故以嬰齊後之以少子承父之統宜也胡氏乃以父字為氏
為非何歟且既曰生而賜氏則子仍父族又何疑耶而曰亂
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愚之所未解也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
威

左氏曰討曹成公也負解殺太子而自立故討之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討賊而歸之天子義之至正者也故謂之伯討此春秋使見
之事特稱爵以美之

春秋測微 卷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共公卒子
平公成立

楚子伐鄭

左傳楚子使鄭遂侵衛鄭子罕侵楚取新石大二國各有所
侵而獨書伐鄭者何楚方與晉爭鄭而晉人不救故罪之也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秋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
出奔楚

華元之出奔能引咎也華元之歸宋能定亂也故複書之而

下省者胡氏所謂晉其正也山下氏所謂背其族也下
去其大大何已使之為司馬假之以兵權見任官之非其人
也桓族五大夫皆奔而獨書魚石者以石能止華元為有裨
于宋也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
鄭公子鱣邾人會吳于鍾離楚

鍾離之會始通吳也吳晉王無義宜在所損乃以列國之大
大會之無伯故也吳以疏舉又殊會者外吳也外吳者所以
恥諸侯也

春秋測微 卷

許遷于葉舊

鄭屢侵許許畏鄭而從楚故遷也

十有六年前王十春王正月兩木冰

冰者乾泉也乾為君迨寒極凍冰方盛水渾腹堅今乃著木
成冰木能生火則冰易消以象君方盛年而有大折之患後
二年而成公沒此其應與若以為沙隨莒邱之應猶其微者

綱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文公卒子
成公原立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鄭人貪楚之賂受盟于楚于是子罕伐宋宋敗諸洧陵退舍于大梁不敵鄭人覆之亦敗諸洧陵復其將宋恃勝也互有勝負故不書獨書伐宋者惡鄭也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人使欒黶來乞師

伐鄭故也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伐鄭者晉殺鄭者楚故以晉侯及之是役也楚君親受陽重

可謂尊矣然晉雖戰勝而君弱臣驕自業日替而楚勢方張

春秋測微 卷

三

君子陽之故書敗績者非幸其勝危其勝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地不見公

沙隨之會嘗有內難師出後期人以渝如之哨卻擊諧公子

晉故不見公此晉之不明非公之咎也故直言而不諱

公至自會

危之也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尹子周卿士也王臣與伐自此始

曹伯歸自京師

賈第之師晉人歸之也而曰自京師者譏天王之不自為政而委其權于晉也夫既歸之京師則討其罪而誅之惟王之命乃復聽命于晉而歸之是臣令而君行也何以立于諸侯之上乎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莒邱

因渝如之諧也

冬十月乙亥叔孫淹如出奔齊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卻鞮盟于危

春秋測微 卷

三

左傳晉國范文子之言乃許當平叔季孫冬出渝如而盟之渝如奔齊季孫復與卻鞮盟于危然則其執其故皆出于卻

鞮可知也故詳言之以明晉君之失政

公至自會

乙酉刺公子偃

偃與鉏皆為穆姜所指而獨刺偃者偃與閔乎故也刺古非明正其罪而陰殺之之謂

十有七年簡上十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左傳鄆子如侵晉衛北宮括救之而侵鄆鄆以二子為質于楚楚為之成鄆于是諸侯伐鄆則是開釁者鄆也從楚者鄆也師出為有名矣而又以王臣會之故書爵書伐以明其正也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鄆地

秋公至自會

齊高無咎出奔莒

無咎以聲孟子之譖而逐之非其罪也故不言逐而書奔何以下稱大夫既奔則無爵也

春秋測微 卷

九月辛丑用郊

郊魯之常祭也何以書失時極也記曰周之始郊日以至蓋建子之月周之歲首也成王之命魯公則以夏正孟春郊祀上帝所以別于冬至也今于九月則已秋矣此所謂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曰用者不宜用也

晉侯使荀息來乞師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鄆

傳稱諸侯圍鄆楚公子申救鄆師于汝上諸侯遂故不稱圍畏楚也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鄆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狸廐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音且卒音定公卒音宣

晉殺其大夫卻鞫卻犇卻至

左傳晉厲公多外嬖反自郕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于是羣小皆有怨于卻氏謀諸公而殺之故稱國以殺不去其官者罪晉侯之以羣小殺大臣也

楚人滅舒庸音小

春秋測微 卷

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伐楚逆情吳而不設備楚襲舒庸滅之自取之也

十有八年音王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胥童道亂者也殺之可矣何以不去其大夫罪厲公之使焉卿且非君命殺之故也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屬公弑悼公周立

左傳晉厲公遊于匠麗氏樂書中行偃執公使程滑弑之莫之翼束門之外以車一來則弑君者樂書中行偃也何以不書而歸之于國殺梁氏曰稱國以弑其君之惡甚矣然則焉

人臣者其君惡雖弑之而無罪與胡氏之意若曰非其所親弑則不書故曰不以大刑如不弑之人誠如是則趙盾竟可委罪于趙穿歸生竟可委罪于公子宋矣豈春秋討賊之義乎惡竊撰之當時君既不君則國人皆惡之故親弑其君者猶莫之問又孰有良史如董狐肯追究其主使之入而書之于策乎策既不書則列國之史皆不書矣夫子又焉得以傳聞之說特表而出之乎故稱國以弑者魯史之舊文也且悼公既立逐不臣者七人何以含弑君之賊而不討則必有隱乎弑者矣曰執曰使或傳聞之誤也

春秋測微 卷

齊殺其大夫國佐

左氏稱國佐之罪有三曰棄命曰專殺曰以殺叛則國佐洵可誅矣何以不去其大夫罪重公之不君也夫國佐以疾淫亂之故得罪于齊孟于宣公乃不能察將討其罪而誅之致使殺慶克以殺叛重公啟之也夫宣公既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又縱慶克之淫亂而不誅反誅其討亂者可謂有人心乎且國佐既誅乃反其子國弱而嗣之是明知佐之無罪也而為夫人殺之獨何心與既知國佐之無罪則明知慶克之當誅矣而又官其子使為卿大夫顛倒甚矣故曰不君

公如晉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魯強後以求復國不臣吳况用兵威以劫之取其邑而據之其為悖逆不已甚乎故書曰復入深惡之也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句來聘

狄北伯來朝

八月邾子來朝

築鹿囿

春秋測微 卷

此所謂率獸以食人也故志之

己丑公薨于路寢

冬楚人鄭人侵宋

晉侯使士魋來乞師

將殺宋也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打

謀殺宋也

丁未葬我君成公

後漢書楊大靖校

春秋測微

襄公名午成公子。諡法因事有功曰襄。碑土有德曰襄。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簡五十四年前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

宋彭城

圍彭城討報也故繫之以宋胡傳備矣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荅在扞曹人邾人杞人次於鄆

伐鄭者討其從楚以伐宋也悼公但使韓厥獨當一面而東

諸侯之師次於鄆以爲之援蓋謂楚兵不出則不復動諸侯

春秋測微

卷四

一

禮也故書次以善之楚救鄭而不書不予其救也

秋楚公子士夫帥師侵宋

固救鄭而侵宋但書侵不書救者惡其侵不許其救也

九月辛酉天王崩簡五十五前子宣王立

邾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剡來聘晉侯使荀偃來聘

天王之前赴矣而諸侯不奔喪不會葬但修朝聘之禮而已

是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認小功之祭者也故書以譏之

二年宣王元年春王正月癸酉王

鄭師伐宋

左氏曰楚令也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襄公妻薨

六月庚辰鄭伯名突賂晉卒成公卒子偃公名突頑立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晉宋稱師將早師衆也衛稱將將尊師少也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於戚

左氏曰謀鄭故也

己丑莒莒小君齊姜

春秋測微

卷四

二

叔孫豹如宋

通嗣君也

冬仲孫蔑會晉荀偃齊荅在扞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

薛人小邾人於戚遂城虎牢

城虎牢以逼鄭也於是鄭乃成矣何以不書平諸侯伐鄭之

喪鄭人畏晉之逼非以義服故下與其成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左傳公子申爲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路以逼于重子辛楚人

殺之是殺之者于重子辛也何以繫之國公子申專制聚怨

有取禍之道也何以不去其大夫非君命罪專殺也

三年宣王二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楚人分力於吳其勢少衰然吳之強不減於楚自是遂成鼎立之形而諸侯微矣故吳楚之相攻必害諸侯也

公如晉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於長檮晉地

公至自晉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已未同盟於雞澤地

春秋測微 卷四

雞澤之會鄭服矣齊協矣諸侯事會而單子首盟焉尊王室也尊王室以外楚悼公之所以復伯也故言之

陳侯使袁偷如會

如會者畏楚之侵故求成也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偷盟

陳本服楚而袁偷來盟故特衣之嘉其義也公年以為殊會

則太過矣

秋公至自會

冬晉荀偃帥師伐許

討其事楚不與雞澤之會也

四年宣王三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成公卒子哀公溺立

襄公名午而不諱午臨文不諱也胡傳僑矣

夏叔孫豹如晉

左氏曰報聘也

秋七月戊子夫人如氏哀公母薨

按左氏定如薨下殯於廟無櫬下虞蓋欲以妾喪之也匡慶謂季文子曰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是不終君也君長誰受其咎此與呂夷簡之說略同故稱夫人者仍喪以小君

春秋測微 卷四

之禮也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冬公如晉

左氏曰聽政也因請屬鄆晉侯許之

陳人圍頓

頓受楚令而侵陳故圍之也

五年宣王四年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叔孫豹郕世子巫如晉

約與巫並稱而不言及者以郕屬於魯故此皆魯大夫也如

晉者受屬郕之命也

仲孫茂衛孫林父會吳於善道吳地

會於善道晉命也按左氏吳通使於晉辭不會難澤之故且

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

期故有此會

秋大雩

左氏曰旱也早宜請不宜雩雩則僭矣故凡書大雩者譏失

春秋測微 卷四

五

禮已不書早下為災也

楚救其大大公子士夫

左傳楚人討陳板故曰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救之故稱國

以救貧也不去其大夫罪楚共之妄救大臣也所謂已則無

信而殘人以逞為不利也八年而救三卿甚矣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

子光吳人鄆人於戚衛地

盟於戚會吳也吳僭王無義與楚何異乃親云而攢楚正所

謂放虎而進狼也故同盟下書春秋下與是盟也吳鄆稱人

其君不出而大夫聽命於會故微之也

公至自會

冬戍陳

孰戍之晉率諸侯之師以戍之也何以不稱諸侯公羊以為

離至而不可序也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辛未季孫行父卒

春秋測微 卷四

六

左傳季文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

相三君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六年宣王五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桓公卒子

左氏曰始赴以名同盟故也

夏宋華弱來奔

樂營梧華弱於朝大下敬也平公反以弱懦而逐弱失刑甚

矣書曰來奔罪平公也何以去其大夫既奔則無爵也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莒人滅鄆

左氏曰莒人滅鄆鄆恃賂也言鄆有貢賦之心在魯恃而輕莒故滅之則是滅者誠取其土地而鄆之也而公羊則以為莒女有為鄆夫人者欲立其所出也殺梁亦曰異姓以涖祭祀故云滅胡氏從而詳解之後之作史者別始皇於秦別元帝於晉蓋本諸此然夫子之作春秋滅則書滅以著其暴寧或有作為隱語使人想像而得之乎即如公穀所言亦鄆自取耳當書曰鄆以莒某為後而鄆亡非莒人稱兵以滅之也何得書滅凡此皆傳者之穿鑿附會而非春秋之旨也

春秋測微

卷四

七

冬叔孫豹如邾

季孫宿行父子如晉

左傳晉人以鄆故來討曰何故亡鄆責魯之不能救也故如

晉見且聽命觀此則立異姓之說謬可知矣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姜姓

左氏曰萊恃謀也賂夙沙之謀在襄二年至是齊人圍而滅之遷萊於郕何以不書為齊鄆也

七年案王春郊言于少昊氏之復來朝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先牲者不郊也魯之郊祀為非禮故不郊必書

小邾子來朝

城費音

城築之也志季氏之始強傷公家之漸替也胡傳備矣

秋季孫宿如衛

八月金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及之者公及之也不書公諱與大夫盟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春秋測微

卷四

八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於郕音規鄭地

會於郕殺陳也不書殺陳侯逃歸故也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於郕音韃鄭地信

以臣弑君大逆也聖人作春秋以討亂臣賊子寧有舍大逆

之罪下誅而反為之諱以為不使加乎其君則說之至誅者

也誠如是則弑君之賊既不討於當時復不誅於後世將何

所戒而何所懲乎愚竊揆之事有隱而未彰疑而未決乎聖

人亦因之而已矣何隱乎爾常日子駟之弑兄必非顯然以

兵必加之也或以鴆毒或以毒故可以疾赴於諸侯此國史

之所以不載也何疑乎爾國人不討國史不紀而子驷之弑或得之傳聞此疑案也彼方以疾告史且以子驷之子必欲追而持書之曰弑不已鑿乎故仍其舊文而書曰卒於剗不敢以疑而定人之罪也

陳侯逃歸

左傳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於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夫陳侯既有從晉之志而欲往會諸侯宜先察羣臣之有異議欲背晉而從

春秋測微

卷四

九

楚如二慶者以之自隨然後申師微備設守而行則必無道楚而為二國之事矣乃計不出此反使二慶居守卒至以楚見脅棄諸侯而逃歸亦可嗤矣書曰逃歸之也

八年宣王七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左傳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也晉之失政自此始矣

夏吳鄭僖公

鄭人使蔡獲蔡公子樊

侵蔡來媾於晉也媾晉則楚故子產憂之

李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於邢丘故邢地

左傳會於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鄭伯獻捷於會故親往焉夫會同大典也乃舍諸侯而令大夫降節失次甚矣若曰不敢煩諸侯則使受命於晉可也出而會於邢丘非正也以列國之大夫而上陵其君亦非正也故貶而稱人公在晉何以稱李孫雖曰晉命亦明晉政之在李氏也

公至自會

莒人伐我東鄙

左氏曰強鄆田已舊既滅鄆魯侵其田故伐魯以強之

秋九月大雩

春秋測微

卷四

十

旱故也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鄭之與於會盟者五楚未嘗討及子國子耳無故而與師侵蔡以求媾於晉此楚人所以有辭於伐也楚師既出則當如子展之謀完守以老楚使信以待晉則國可無虞矣而無如子驷之邪謀誤國以致晉楚交侵迄無寧日其自取也夫故鄭及楚平不書不與其平且反覆也

晉侯使士句來聘

左氏曰范宣子來聘拜公之辱告將用師於鄭也

九年宣王春宋災

樂喜能修火政故災而不害

夏季孫宿如晉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伯杞伯小邾子

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於戲音希

晉會諸侯以伐鄭鄭人請成於是同盟於戲鄭服已夫鄭貳

而討之服而舍之用兵之道已亞戰以罷之多力以分之用

春秋測微 卷四

十一

兵之法已故雖下與楚戰而已得制勝之要矣上書伐鄭下

書同盟善之已

楚子伐鄭

左傳楚子伐鄭子西將及楚平子孔子矯曰與大國盟口血

未乾而背之可乎子西曰吾盟固云唯強是從今楚師

至晉不我救是楚強矣且要盟無質神弗臨已乃及楚平大

楚來伐而鄭不告急於晉不可謂不救鄭請成而晉許之不

可謂要盟君子是以惡于西之專以反覆為計而子展亦從

而和之已故書伐下書平下與其平已

十年宣王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伯杞

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於柵音查

鉅離之會以列國之大夫會之君子猶以為非至是合十二

國之諸侯以會之抑又甚矣故殊會舉號外吳也外吳所以

外諸侯也

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姓

晉欲親吳乃滅偃陽以通往來之道故書曰遂然偃陽小國

縱欲通吳豈能為之梗乎無故而滅其國得君悼公於是

乎不仁矣書曰滅晉其暴也

春秋測微 卷四

十三

公至自會

楚公子負郭公孫輿帥師伐宋

楚師歷境背盟而平楚猶曰不得已已至於從楚伐宋以怒

晉而招其討是亦不可以已乎故下書曰及而是鄭拉搦罪

鄭已

晉師伐秦

不救宋而先伐秦以報私怨失緩急之宜矣故書

秋莒人伐我東鄙

左傳莒人間諸侯之有事也故來伐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伐鄭此悼公三

按左氏齊崔杼使太子光先至於師故長於滕是以至之元
後為序也夫滕薛雖小嚴然君已光雖世子猶然臣也以臣
而序于諸侯之上遂因以為例悼公之失禮也春秋何以不
改曰改之則其失隱矣仍其舊而書之正所以著其失也

冬盜殺鄭公子驂公子發公孫嫫

公子驂本以弑君之賊利簡公之幼弱而立之而竊權當國
固為衆之所惡矣而又賊殺羣公子多樹怨於國人則其見
春秋測微

卷四

十二

殺也固宜易曰負且來致寇至此之謂已彼發與執者雖與
于如不同然與之同執國政乃視其專執橫行曾無一言以
救正之則亦同惡相濟之人而已矣故皆去其大夫疾之也
聚羣下逞之徒以作亂故曰盜

戊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前書城虎牢則虎牢已非鄭有矣此復繫之鄭何也公羊氏
曰諸侯莫之主有故反繫之鄭也言虎牢本鄭地戊虎牢者
特過鄭而使之服耳服則虎牢乃歸之鄭矣此後亦書取其
地而有之也故戊而繫鄭者與諸侯非罪諸侯也楚之救鄭

以力爭也爭鄭而不能有鄭書曰救者蓋譏之非許之也胡
傳以為凡書救者善之原非定論亦視其救之善不善而已
矣

公至自伐鄭

十有一年重上春王正月作三軍

襄公初季孫專政於是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且季
氏之令曰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則民之避役者盡歸季氏
而公室幾無民矣此與六卿之分晉何異不臣之甚者也故
書作以著季孫之罪胡傳備矣

春秋測微

卷四

十四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下郊必書明魯之下當郊也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侵宋者子展之謀也欲致諸侯而與之盟故與宋為惡朝晉
暮楚及覆無常總不脫乎惟強是從之一言爾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伐鄭此悼公三

秋七月己未同盟於亳城北地鄭

盟於亳鄭服也載書之辭凜凜矣未幾而鄭人從楚盟之不

足恃也如是夫

公至自伐鄭

楚子鄭伯伐宋

屢盟屢背者鄭也故不書曰及而楚鄭並稱者惡從楚也然
是時鄭簡公方九齡耳軍旅之事豈其所能乃鄭之執政者
既以其君逆楚師為城下之盟矣又以其君從征於宋此所
謂孤注其君也不臣莫大焉故書曰鄭伯而記政之罪著矣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貜諸伯杞伯

小邾子伐鄭此悼公三駕之三

春秋測微 卷四

十五

左傳諸侯悉師以復伐鄭觀兵於鄭東門鄭人行成晉趙武

入盟鄭伯鄭子展出盟晉侯

會於蕭魚

蕭魚之會鄭請服也晉為鄭故會諸侯以兵車者五而宋皆

與楚一戰卒至楚人屈鄭人歸終於衣裳之會焉於是禮鄭

因納斥堠禁侵掠推赤心以置人腹自是而後屢叛者不復

叛矣非以力服心服之也故春秋美蕭魚

公至自會

楚人執政行人良霄

鄭以將服於晉告楚楚不敢與晉爭而徒奪其使是棄鄭也

楚棄鄭而不與鄭所以不背晉者二十四年也

冬秦人伐晉

左傳秦伐晉以救鄭晉人禦秦於秦師而不設備戰於櫟晉
師敗績敗何以不書晉方戰勝於廟堂之上小敗不足紀也
十有二年宣王十一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晉李孫宿帥
師救台遂入郕莒

書入郕罪李孫之專也胡傳備矣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春秋測微 卷四

一六

秋九月吳子乘卒壽夢卒子諸樊立

吳書卒書名始此吳通於上國同會盟故也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報晉之取鄭也既不取伐晉人不取乎鄭則侵宋者亦解制

之意然使而不殺則悼公之志亦荒矣

公如晉

十有三年宣王十二年春公至自晉

夏取郕音

按左氏郕亂分為三師故郕遂取之蓋言國也而公羊氏則

曰邾婁之邑也考之於經大抵國言滅邑言取則邑之說近是孰取之季氏取之也不由公命而取惡其專也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共王卒子康王昭立

冬城防

譏勞氏也

十有四年宣王十三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曼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於

向鄆地

吳乘楚喪而侵之戰於庸浦吳師大敗於是告敗於晉欲合

春秋測微

卷四

十五

諸侯以伐楚故為向之會則是會向者吳志也而以諸侯會

之者不與吳之會諸侯已正介何以並書識以卿為介也諱

事伯國二卿並行故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然而過吳士

句何以書數吳之不德以退吳人不與伐楚善之也公孫曼可以

書與人而能固已齊宋衛稱人情也曹莒以下稱人微也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曼齊人

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左傳諸侯之大夫從晉伐秦以報櫟之役晉侯待於竟使六

卿帥諸侯之師以進於是荀偃將上軍是元帥也故首書之

先叔孫豹者本國之詞北宮括公孫曼何以書奉先列國之

師以濟涅不斂命也然足役也君子惡樂廢之沮撓軍政計

簿荀偃之荀且隨人夫將者三軍之司命則行止進退莫不

由之荀偃身為元帥而曰惟余馬首是瞻亦未為過樂廢本

無欲戰之心而借此一言以為退兵之計是廢君命也是臨

陣而逃也以軍法論當請命於君而誅之矣荀偃不惟不能

討反從而徇之乃令大還則君命之謂何夫合諸侯以伐秦

乃木交兵而先還其貽笑於秦人不已甚乎君子於是乎知

春秋測微

卷四

十六

晉之伯業衰矣

己未衛侯出奔齊獻公出衛人立孫制

左傳衛定公卒夫人姜氏見太子之不良也歎曰是大也將

惟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嗚呼天禍衛國也大則獻公

之不君其母早知之矣及其行暴虐於國中而蔑視師侯暴

妾使母其母又歷數之則獻公之有罪可知也然君雖有可

出之罪而臣子無逆君之條乃孫林父寧殖之逐其君也

在諸侯之策矣聖人何為及削之而下高郵蓋衛之定姜賢

夫人也當日親見獻公之暴虐而為泣稷憂之故曰吾不獲

鱗也使主社稷則孫寘之徒必有奉夫人之命而為易位之圖者故獻公知之而出奔耳其事有賴乎霍光故表狄原情立素而歸其咎於君曰衛侯出奔言自取也若非出於定公之意而人臣以私怨出其君則必稱其名以討之矣寧曰以警乎人君而不書也哉然則何以不立公子鱗而立公孫剽曰此鱗之所以為賢也惟恐國人之立已也故從君而出以自歸於子臧之節弟道也臣道也

莒人侵我東鄙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春秋測微

卷四

元

左傳楚子囊伐吳吳不出而還以吳為不能而弗敵吳人自臯舟之隘要而學之楚人不能相救遂敗兩軍不相當非戰也故不書敗

冬李孫宿會晉士刖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曼莒人邾人於

戚林父

會於戚謀定衛也晉悼公因師曠之言從荀偃之計故不討出君之罪而合諸侯之大夫以定陽公衛於是乎有二君皆成之也

十有五年宣王十四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於

劉地魯

盟大夫非正也出其國都而盟抑又是矣故諱不稱公劉夏迎王后於齊

按左氏稱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釋者以為劉夏則劉夏非士可知其稱名者何尊王后也然則昏姻常事耳何以書公救以為過我也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魯公救成至遇地魯

齊貳於晉故來伐我救成至遇不敢進也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郭

春秋測微

卷四

二十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悼公卒于平公起立

十有六年宣王十五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

子於濮梁戊寅大夫盟

君在會而大夫盟政在大夫也故序言大夫而不序而下段上替之漸著矣公羊氏曰君若贊旒然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為魯討也且曰通齊楚之使

齊侯伐我北部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晉主兵而以鄭伯會之者臣不先君也

秋齊侯伐我北部圍成邑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春秋測微 卷四

十有七年宣王十六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貜音卑卒宣公卒子

宋人伐陳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秋齊侯伐我北部圍桃

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部圍防邑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華臣弱華比華閔子臣之弟而殺其宰不惟戕宗亦亂政也君雖

不討懼而出奔國其宜矣故書之以著其罪

冬邾人伐我南部

十有八年宣王十七年春白狄來

來者朝也不言朝者公羊以為不能朝也言不成朝禮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昔執石買伐曹故也然無故侵小宜聲其罪而討之因使而

執非正也

秋齊師伐我北部

書齊伐我者六焉邾伐我者再助齊也備書之以著齊之暴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

春秋測微 卷四

伯小邾子同圍齊

齊室背盟而素好亟戰以罷民諸侯之所共惡也故大動天

下之兵幾於窺身亡國皆其所自取耳書曰同圍言非魯國

之私怨也

曹伯負芻卒於師成公卒子武公孫立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按左氏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口

子庚子庚弗許楚子強之於是伐鄭

十有九年宣王十八年春王正月諸侯盟於柰柯齊邑

晉人執邾子

晉以魯故執之然盟而復執非正也宜以理論之使歸魯之

侵地而戒其相攻下從而後伐之斯為正矣

公至自伐齊

以伐至不以會至者從其所重且銘功也

取邾田自鄆水

音鄆邾田以歸魯也

季孫宿如晉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春秋測微

卷四

三

左傳音樂助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何以不言晉不別告也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宣公卒子莊公克立

晉士句帥師侵齊至穀

齊地

聞齊侯卒乃還

穀梁氏曰不伐喪吾之也胡傳滿矣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孟獻子卒子仲孫速是為莊子

齊穀其大夫高厚

左傳齊靈公廢太子光而處之東鄙使高厚傅廢子牙以而

太子齊侯疾崔杼微逆光而立之於是殺高厚而兼其室則

是殺高厚者杼也何為稱國以殺若眾討之者然廢嫡立庶

從君於晉也不去其大夫死君命也

鄭穀其大夫公子嘉

即子孔

知亂作而不言召楚兵以搆難嘉之罪大矣故稱國以殺之

不臣也不去其大夫者咎任官之非其人也或曰此時簡公

尚幼安得咎其任官之非人曰簡公以襄之七年立至是已

閱十三年矣豈尚幼乎晉悼公年十四而知人善任六官之

長皆民譽君不君於此判矣

冬葬齊靈公

城西郭

春秋測微

卷四

四

叔孫豹會晉士句於柯

柯地

城武城

左傳因穆叔之言以備齊也

二十年

宣王十一年

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於向

始及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於澶

澶淵地

齊服也薛氏云齊之無道諸侯圍而不服以士句聞是師之

遂來會修德遠來豈誣也哉

狄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左傳報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故姜逆于伐邾以報之

蔡殺其大夫公子獎蔡公子履出奔楚

稱國以殺有二義本有罪而公殺之則稱國非君命而擅殺之亦稱國公子獎欲從先君以利蔡國人不順而擅殺之故稱國以殺下去其大夫憫無罪也公子履之出奔畏國人也然其君惡楚其兄惡楚既奔吳何必於楚書曰奔楚惡之也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左傳陳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偏愬諸楚曰與蔡公子同謀

春秋測微 卷四 十五

楚人以爲討故奔楚蓋欲自理於楚且訴二慶也

叔老如齊始及齊平

聘也繼好息民正也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左傳報向戌之聘也

二十有一年宣王二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是年十一月庚子孔子生

左傳拜師及取郟田也

邾庶其以漆邾之閭立邾來奔

爲天下通逃主羊斟殺雖天子猶以爲罪況國君子然而爲此豈非襄公季孫宿也故上書如晉下書來奔而季孫納叛之罪晉矣書名書地所謂誅其竊邑叛君之罪也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

母于天性也欒祈以淫亂之故欲殺其子而諧諸父宣子乃不能察而遂之并殺其黨十人宣子則有罪矣於盈也何誅然而去其官者何也盈不能以禮防閑其母人好施而多害士致爲范氏所疑亦烏得無罪且奔則不爵國春秋之常也

春秋測微 卷四 十六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日行黃道而月入經之凡一歲兩交朔望值交則食今兩月之間再書日食非常度也乃天變之大者故志之

曹伯來朝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於商任晉主

左傳會於商任鋼欒氏也

二十有二年宣王二十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辛

冬公會普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於沙隨宋地

任商之會錮樂氏矣茲復會沙隨以錮之于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已況樂盈之謀亂原非實有可據不過出於一婦人之口曾不加詳察而遂其人誅其黨亦已過矣又從而極之不更甚乎故再書會者罪士句之專權譏晉平之失政也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即子南

春秋測微 卷四

重

楚康王殺子南於朝是君殺之也何以稱國蓋子南任用小人而縱之招權以致富國人患之故以國討為文耳不去其大夫者非視於其身為下吾也

二十有三年宣王二十二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乙巳杞伯司徒卒孝公弟文公益姑立

夏邾異我來奔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左傳陳侯如楚公子黃愬二慶於楚楚人召之使慶樂往殺

之慶氏以陳叛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城板陳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慶寅是殺二慶者陳人也故稱國以殺不去其大夫何也大夫者君之大夫也二慶專權至於蔑其君遂其弟曾不敢問而大夫如故必借人之刀以討之故書曰陳大夫罪陳侯之不能君也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於陳

黃之歸楚人納之也故曰自楚書歸與之也

晉樂盈復入於晉入於曲沃

按左氏樂盈自楚適齊齊侯納諸曲沃曲沃素德樂氏故聞

春秋測微 卷四

重

樂孺子之名者或歎或泣皆願為之死於是車曲沃之甲以入絳是作亂也何以書曰復入於晉蓋信讒而逐之以無罪者宣子也迫之於無所容而致亂者宣子也罪有所歸則樂盈之罪輕矣入於曲沃者既敗而奔據邑以叛也何以不書叛聖人原情定法罪不至於滅族而宣子致之使然故實之也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齊自靈公背盟伐魯至是而遂伐衛且伐晉矣諸侯之貳伯業之衰也故志之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於雍榆地晉

林氏曰次而後救匿其救之之形也救而尤次宣其救之之聲也自救晉而天下益多故矣盟於宋而南北之勢成會於申而淮夷至戰於雞父而為吳敗者六國於越入吳秦北於

為蓋於是馬始故謹而書之也

己卯仲孫速卒孟莊子卒仲孫獨是為孟季伯

冬十月乙亥滅孫乾出奔邾

晉人殺樂盈

齊侯襲莒齊敗及莒平

春秋測微

卷四

三九

左傳齊侯還自晉遂襲莒莒子敗之乃行成特書曰襲惡齊也

二十有四年宣王二十三年春秋孫豹如晉

仲孫羯帥師侵齊為晉討也

夏楚子伐吳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齊崔杼帥師伐莒

書伐莒者罪崔杼之專且無信也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於夷儀衛已將以伐齊固水不流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以救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討慶氏之黨也

叔孫豹如京師始聘於周

大饑

書大饑譏無救荒之政也

春秋測微

卷四

三十

二十有五年宣王二十四年春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報孝伯之師也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殺其君光莊公弑弟景公杵臼立

崔杼殺君莫不以禮凡為人臣者宜義激於衷而有討賊復仇之志況晏嬰躬為大臣又稱民望縱不必以身殉難亦當

上告天子下請方伯合諸侯而興問罪之師庶乎其可乃委

罪於君漫為之說以塗人耳目竟與亂臣賊子同盟以侯其

位豈人臣也哉竊以為十人之死猶賢於嬰一哥矣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

子於夷儀

夷儀之會本欲伐齊以報朝歌之後然聞崔杼之亂則當申師誓衆討弑君之賊而誅之然後置其君定其位與之平而還斯爲正矣乃聽其以莊公爲說如君臣皆受其厚賂而許之成是不以義合而以利動也故再書會以譏之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陳人從楚伐鄭以開蒙而召兵雖其所自取然入其國窺其君至使男女別而累以待命於朝亦已暴矣書曰入甚之也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於重丘地齊

同盟者盟崔慶也諸侯斥而不序惡索逆也

春秋測微

卷四

三

公至自會

衛侯入於夷儀

衛獻公初奔齊齊與晉平公於是逆之欲使陽公割夷儀以與獻公故獻公入焉是獻公假大國之後以爲行詐之計鄭突后標之故智也公羊氏所謂諉君以弑惡之甚者也故

書入者惡其入也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屈建國子爵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陳及鄭平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於棠吳楚間卒諸吳卒弟

吳子之卒樂人射而殺之也何以不書古者入境必假道過門必釋甲禮也樂雖小國無故而臨其門已爲非禮又恃而不爲之戒宜其死也故書曰卒言自取也

二十有六年重王二十五年春王二月衛甯喜弑其君剽音飄上聲

按左氏獻公既入夷儀使子鮮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此甯喜之所以惡於弑君而不顧也而乃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二宣情也哉夫乃父出其君猶欲掩之況弑君子剽之立已十三年矣寧曰非君乃弑剽而納衛是通所以彰父之惡而自居於亂臣賊子也此則不忠不

春秋測微

卷四

五

孝之大者矣故書弑君以正其罪

衛孫林父入於戚以叛

獻公之出也林父與有謀焉故陽公既弑林父遂以戚如晉

畏獻公之討也據其私邑故書曰叛

甲午衛侯衛復歸於衛

衛侯何以稱名凡同盟則以名告故稱名其褒貶之義不修乎此也書曰復歸者罪衛人之失置其君生殺予奪皆出於其臣也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晉人爲孫氏故召諸侯將以伐衛來聘者召公也下書微會
高內諱也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於澶淵

衛弑其君本有可討之罪乃澶淵之會不先聲寘喜之罪而
討之而爲之強戚田取衛邑以與孫氏是爲孫氏討也爲孫
氏討是以臣伐君也不已悖乎故趙武貶而稱人罪晉也宋
人者向戌也何以下書貪夫也譏人也故亦貶曹稱人微也

伏宋公殺其世子姪音

世子姪受伊戾向戌之誣而平公下貶祭致令含冤而死是

春秋微

卷四

三

君欲之也徐而知其無罪乃烹伊戾晚矣此其故皆由於嬖
妾盛惑有恃寵奪嫡之勢而貪冒無恥之小人如何戌者又
陰爲之助以成其奸故至此耳夫一夫人之稱尚取其賂豈
有謀殺太子而不受其賂者乎烹伊戾不烹向戌君子以平
公爲失刑矣書曰宋公殺其世子蓋言君下君父不父也

晉人執衛甯喜

澶淵之會晉執甯喜以歸衛侯如晉請晉人執而囚之士弱
氏凡六月衛人歸衛姬於晉乃釋衛侯執與釋何以不書其
執也不以正爲臣而執君也其釋也不以正爲臣而釋怨也

執甯喜者討賊之義正也故特書之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於楚宣公卒于
悼公立

冬楚子孫侯陳侯伐鄭

楚率陳蔡以伐鄭爲許伐也本無關志特以爲名而已其
產欲下戰以逞之得其情也

葬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宣公二十六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夏以孫約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
宵許人曹人於宋

春秋微

卷四

三

此晉與楚同主夏盟之始向戌貪冒之小人也將求賞於宋
故以弭兵爲名而合晉楚之交是天下之大變也夫吳楚僭
王無義故諸侯擯而不與所以尊周室也今使得爲盟主而
諸侯聽命焉則是天有二日民有二王矣豈非大變乎故書
曰會於宋者向戌之罪也

衛殺其大夫甯喜

甯喜悅於政由甯氏之言遂弑剽而復衛此殺身之本也於
是執政而專自取其禍其罪固昭然矣故稱國以殺言衆所
共惡也不去其大夫者罪獻公之許其專政而任以大夫也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子鮮之賢夫人攝之國人知之故從君以出而卒能復之
謂忠矣不義其君終身不仕可謂信矣獻公乃不能用致使
以失信而奔晉故書曰衛侯之弟鱄奔晉譏衛侯之不能
弟也

秋七月辛巳約及諸侯之大夫盟於宋

諸侯之大夫何以不序歃血而先楚也先楚是從楚也以列
國之大夫南向而從僭王之楚大變也故再書盟於宋以罪
之

春秋則微

卷四

十一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左傳辰斗在申司曆過已再失閏矣言自文十一年三月至
此通計之失閏者再

二十有八年宣王二十
七年春無冰

夏衛石惡出奔晉討衛氏
之亂也

邾子來朝

秋八月大雩旱也

仲孫羯如晉晉將為宋之
盟故如楚也

冬齊慶封來奔

十有一月公如楚

是時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俱往朝於楚伯業之衰諸侯
之替也故書如楚以譏之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宣王崩于
栗門止

左傳癸巳天王崩宋來赴亦不書禮也據此則天王之崩在
十一月之癸巳而經書十二月甲寅者左氏以為王人來告
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因之

乙未楚子昭卒昭王卒弟
昭立

乙未不在春正月而在十二月閏也

二十有九年宣王二十
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春秋則微

卷四

十二

歲首書公所在者一以譏公之見尊於楚一以憫公之受制
於臣也抑又有說焉是時宣王崩公與鄭伯俱會葬於楚而
邾子展能使印段如周曰王事無曠而魯曾無一介之使焉
故書曰公在楚則季孫宿無王無君之罪者矣

夏五月公至自楚

公至尼之也幸之也故梁丘謂始其往而喜其反也是時
季孫以下公畏其逼遂不敢入將通諸侯會葬無君矣榮成
伯賦武微乃歸故至之者見魯之猶有君也

庚午衛侯衎卒獻公卒子
衎立

閻弒吳子餘祭音債弟長也上改名餘味

閻越序也刑人下在君側况越得乎律則仇人矣故不稱不而稱閻弒者言其輕身以蹈禍自取之也

仲孫羯會晉荀息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貜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左傳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鄭子太叔曰晉國不恤宗周之闕而夏肆是屏其棄諸姬亦可和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觀此則城杞之役取怨於諸侯多矣夫平王以天子之尊而驅其民以成申氏倚怨之况諸侯乎乃平公於天王

春秋則微 卷四

晉

之兵則不奔莫則不會舍王事而顧私親動諸侯以役小國不已甚乎故書列國之大夫以城杞罪晉侯之下邾也

晉侯使士鞅范宣子士句來聘杞也

杞子來盟

左傳晉侯使其臣來言杞田孟使魯師杞之役地也杞雖倚晉之勢強魯以從之然畏魯故來盟稱來盟者杞志也杞伯爵而稱子者非時王之所序則簡之記也

吳子使札來聘

左傳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札辭曰君義嗣也誰敢干

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公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

棄其室而耕乃舍之大夫傳位以世三代而下所從來尚矣終弟久此時勢之變不得已也使季札自以為賢而兩夷末之位則非所以為季札矣且使札即不讓而成其父兄之志如僚如光能保其不爭乎胡氏乃曰季札辭國以生亂故去其公子以貶之誤矣夫讓美德也以讓而貶則將以爭而見夜與然則何以不稱公子曰季札之賢不係乎公子也公子者責也爵也季子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則以匹夫自處以匹民自居公子不得而名之矣其稱名何也諸侯之弟例

春秋則微 卷四

齊

秋九月英衛獻公

齊高止高厚子出奔北燕召公奭之後

左氏以為子尾子雅放之也高止好句以為功且魯故難及之經書曰出奔不由君命故不與其放也去其大夫何也奔則不爵常也且以者其有致此之由也

冬仲孫獨如晉

三十年齊王春王正月楚子使蓬音來聘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景公弑之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書災書卒錄伯姬已胡傳備矣

天王殺其弟佖夫信括欲立之也

王子瑕奔晉括之黨也與括俱奔括賂故下書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於鄭鄭人殺良霄

伯有侈而慢汰而荒園有取滅亡之道然子哲乘其醉以駟

氏之甲伐而焚之私怨也然則逐良霄者公孫黑也何以不

春秋微

卷四

无

書而書曰出奔醉而倉皇以出蓋自取也其自墓門之潰入

介於長庫以伐公門是作亂矣駟帶率國人攻而殺之討亂

也故書曰鄭人討亂之詞

冬十月葬蔡景公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於澶淵宋災故

以災故謀歸宋財而列國之大夫皆會此必向成請之也然

蔡有弑父弑君之大變曾莫之討而區區於謀宋之災是之

謂不知務故大夫貶而稱人且書其故罪諸侯也

三十有一年景王三年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於楚宮公適楚好其宮歸而作之

秋九月癸巳于野卒

左氏以為毀也于般子赤書無異詞此被弑之說所以傳疑

而未可據也

己亥仲孫羯卒孟孝伯卒子仲復是為孟孫子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卑比公弑于展與立

春秋微

卷四

甲

卑比公虐國人患焉故弑之左氏以為展與弑者誤也胡傳得之

後學楊大靖校



春秋測微

昭公公名稠襄公庶子在位二十五年孫於齊者八年終於乾侯之地。滅法成儀泰明日昭

元年景王四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

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於訖鄭地

左傳楚公子圍聘於鄭且娶於公孫段氏入逆而出遂會於

訖尋宋之盟也於是楚人請用杜預舊書如於桂上而已則

是會也楚再得志先諸侯而敵矣而書必先昔者不與楚之

主夏盟也且趙武能以信為本則固服人之要而立國之經

春秋測微 卷五

也故春秋與之

三月取郕魯邑

李孫因莒之亂而伐莒取郕不稱伐莒不由公命也

夏秦伯之弟鍼鍼音出奔晉

書弟者左氏以為諸侯之母弟皆稱弟也后子以桓之寵富

敵於君故懼而出奔此亦免禍之道非君逐之也故於秦伯

無貶詞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悼公卒子莊公卒立

晉荀吳帥師敗狄於大鹵晉地

大鹵晉地也狄必入而使晉故荀吳敗之至於車戰之法可

用之於平原曠野而不可用之於山林險阻故曰所遇又

則敗車以為行宜矣況當日之車非如後世偏箱鹿角之制

輕便而易舉也則因利乘便固兵家之常豈必拘拘於車戰

哉胡氏以為識過矣

秋莒去疾自齊入於莒

去疾齊出也故奔齊何以祭之於莒因亂而奔未絕乎莒也

齊人納之故曰自齊入者討亂之詞何以不稱公子未受命

於先君且自外來也

春秋測微 卷五

莒展與出奔吳莒公立

展與既立則儼然君矣下稱爵者為弑君者所立而不討賊

故不與其為君也

叔弓叔老帥師疆郕田

疆奪其田故用帥以疆之書曰疆郕田惡黨惡也

葵邦悼公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康音平 卿叔辛靈

左傳楚令尹圍將聘於鄭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入問王疾

繼而弑之以疾赴於諸侯是偽赴也春秋明大義於萬世又

其事為夫子之所見聞，曷為亦承其偽而不持筆以書？弑君乎？胡氏曰：以其主夏盟，故略其篡弑，以扶中國，誠如是則臣賊子之有權有勢者，皆得挾此以自重，而益無忌憚矣。將所謂諸侯之門仁義存者，豈聖人之所以立教乎？愚竊按之，國以問疾而弑，必有隱乎弑者矣。隱乎弑者，或托諸醫或託諸藥，故得以疾赴於諸侯。若顯然誣之，則雖楚史不書，列國之史或書之矣。雖列國之史不書，夫子亦必持筆以書之矣。惟其事隱而難明，故魯史不書，夫子亦遂因之而不改也。

楚公子比即子出奔晉

春秋測微 卷五

二年景王晉侯使韓起時趙武死來聘，公立

夏叔弓如晉叔宣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即子

子產教公孫黑之罪當矣，故稱國以殺與衆棄之也。然不仁

而在高位在上者之咎，故下去其大夫。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晉雖強諸侯也，以匹敵之國而奔君之喪，已為屈矣。况嬰妻乎？至於不見而復，復而季孫又致服馬，抑何卑也？故備書之以見公之處已不以道而晉之待人不以禮也。

三年景王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成公卒子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秋小邾子邾來朝

八月大雩也早

冬大雨雹

北燕伯款出奔齊燕足紀

大燕大夫比而殺其外嬖，即所謂清君側之惡，叛逆者之所

為也。為而不書，燕人出其君而以自奔為文，與蓋張官置史

所以治國也。若惟私人是任，則夫其所以為君之道矣。故書

春秋測微 卷五

曰出奔自取之也

四年景王春王正月大雨雹

建子之月而雨雹，非災也。以陰盛陽衰之象，有似於魯故而

書之

夏楚子靈王改名祭侯、陳侯、鄭伯、許男、蔡子、滕子、胡子、沈

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於申。

左傳：諸侯如楚，魯衛鄭不魯，楚子合諸侯於申。是時中原

皆小國而淮夷亦與焉。主盟者階王晏位之賊而魯又不至

春秋何以不削而書之？傷天下之無伯也。晉主夏盟，乃就於

女已不在諸侯鄒請朝楚則曰在左猶在晉也楚請合諸侯則曰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遂使楚靈威然攝伯蔑視

雄其為羞諸侯而辱中國不已也乎

楚人執徐子徐子吳出也故其或於吳故執之

林免叟曰書執徐子危會中之諸侯也

秋七月楚子秦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執齊慶封殺之因伐吳而圖東方故慶封滅其族

遂滅賴遂賴於郢

九月取郢郢而公下換郢郭

春秋測微 卷五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叔孫之子衛如之弟衛如以辛移子

為昭子

五年景王春王正月舍中軍

四分公室也季氏取二二子各一而貢於公於是公室無民

魯君子位而已言之者罪季氏之無君識昭公之失柄也

楚殺其大夫屈中

左傳以為武於吳也然經何以下去其大夫或者見靈之精

刻以疑而故之非其罪與觀其執徐子可推矣

公如晉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莒二來奔

以地來奔叛也叛人之罪昭然易見此特為納叛者書耳

上書如晉下書來奔而季孫宿專命無君內叛黨逆之罪著

矣

秋七月公至自晉

公至危之也莒人以受牟夷之叛慙諸晉晉侯欲止公因范

獻子秋之言乃免則其得歸者幸爾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於蚡蚡音泉魯北莒人來討叔弓敗之莒未降也

秦伯卒景公卒子襄公立

春秋測微 卷五

下名本同盟也

冬楚子秦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越見於經自此始其稱爵者君也稱人者臣也非進之也晉

主盟而會吳以伐楚楚主盟而會越以伐吳皆大策也

六年景王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文公卒

葬秦景公

夏季孫宿如晉

宿以納牟夷之故恐晉討及已故借聘之名以自結於晉私

交也故晉侯享之加蓬重其行貨蓋宿不惟賂晉以免罪實

欲假晉之威以脇其君也書曰如晉者其奸也

蔡紀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宋公信寺人之讒而逐華合比是宋公逐之也曷為以自奔
為父孟華合比大臣也大臣而欲決去小人則必有深謀遠
慮密運微權上有以見信於君下有以求助於友然後可以
揚於王庭乎號有衆而決去之不然社鼠城狐攻之亦非易
易也合比乃欲以一夫之力輕言請殺且入下密而使聞之
則其被讒而見逐也固宜故書曰出奔自取之也去其大夫
春秋測微 卷五 七

秋九月大雩

楚遂羈子帥師伐吳之故代吳

冬叔弓如楚

齊侯伐北燕納簡公也下

七年景王春王正月暨齊平

齊自景公即位以來會盟聘問與魯常通才嘗桓伐伐也何
為而稱平乎左氏曰齊求之也蓋是時景公畏吳故孟子曰
涕出而女於吳以昭公之昏於吳也欲假魯以親吳故求申

好國新交爾

三月公如楚

左傳楚子成羣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遂改疆曰巨能得魯
侯因召公故公如楚夫奔喪會葬猶以訕譏况落成乎故書
如楚以譏之

叔孫舍即昭如齊蒞盟有約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哀公卒于

九月公至自楚

春秋測微 卷五 八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季武子卒于統

十有二月癸亥莒衛襄公

八年景王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哀公有廢疾招乃

偃師通嗣也乃以二妃之嬖復屬其子留於招是致亂者哀

公而成其亂者公子招也故書陳侯以誅其奔適之私書招

以正其擅殺之罪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叔弓如晉賀虎

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徵師討於楚且言有立君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於越殺陳孔魚

左傳楚公子棄疾奔孫吳圍陳韓太子師之子韓太子滅之以穿封戌為

縣公夫公子招首惡也而放之孔魚從惡也而殺之楚之刑

亦不平矣故兩書以設之

葬陳哀公

九年景王十春叔弓會楚子於陳

是時四國宋鄭之大夫旅見於楚不悉書者不行會禮也

許遷於夷楚改城父為

春秋測微卷五

九

左傳楚公子棄疾遷許於夷實城父然丹遷城父人於陽遷

方城外入於許皆楚遷也而許以自遷為文不與楚之遷許

也其餘遷不書非國已

夏四月陳災

陳已滅矣茲復稱陳者救梁氏以為憫陳而存之也

秋仲孫獲如齊以聘

冬築郎圃

譏勞氏也

十年景王十春王正月

夏齊樂施來奔

按左氏樂高伐虎門戰公徒是叛也何以不書曰與高雖荒

而敵然未有可討之罪也陳鮑信諛言而久之則記自陳鮑

作矣樂高之欲劫公而稱亂乃迫之使然耳故春秋原情定

罪而以自奔為文也高雖不書非卿故省文也

秋李孫意如韓子平子意如叔弓仲孫獲帥師伐莒

三家率師是三軍也意如將中軍二子各將一軍而公不得

與聞故三卿並書惡其專也且是役也獻俘於廟用人於社

罪大而惡極矣故書伐莒以誅之

春秋測微卷五

十

戊子晉侯彪卒平公卒子

九月叔孫舍如晉葬平公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平公卒子

十有一年景王十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於申

楚虔貪而無信伏甲以饗蔡般醉而殺之故書曰誘惡其詐

也大般雖有可誅之罪而虔初無討罪之名行貪其土地而

以詐行之故斥而書名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昭公母齊姜也胡女歸姓

大蒐於比音蒲

蒐不稱公李氏之所為也國有大喪而臣下廢蒐音蒐君甚矣故書之以著其罪

仲孫閱會邾子盟於侵音侵又祥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於厥慙音慙

以八國之大夫謀救蔡而不能者何也蓋欲救蔡則必合諸侯之師以伐楚然後可以抑楚之暴而釋蔡之圍乃相暴而

春秋測微 卷五

十一

謀不過半詞以請蔡於楚則楚益驕而蔡益不可救矣所以然者以晉與楚狎主夏盟故諸侯皆畏楚而莫敢與抗君子是以惡宋之盟也然蔡雖不救而列國之大夫序而不略者嘉其志也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稱世子者在危難之中木成子君也書滅書執書門深疾楚之暴也

十有二年梁王十春齊高偃高侯帥師納燕伯於陽即燕伯也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簡公卒子定公事立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公如晉至河內復音以呂之想解公故從

五月癸卯蘭公

楚殺其大夫成熊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慙出奔齊與叔仲小南副謀去李氏故也

楚子伐徐以懼

晉伐鮮虞

春秋測微 卷五

十二

荀吳以滅肥之役假道於鮮虞以伐之此滅號滅虞之智也昔自文公創伯以來謀救則會諸侯討罪則同列國詐術之不行久矣今復行之是荀吳之罪也何以不稱荀吳而蔡之以國譏晉之兵權在下而不在上也

十有三年梁王十春叔弓帥師圍費

南蒯以費叛季氏故叔弓討之大夫陵其君陪臣叛其主上行而下攻也書曰圍費費不服也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於楚弑其君虔於乾谿梁王十

公子比因諸怨王者之亂而得入襲蔡以陳蔡之衆、楚

而殺王子晏王位於是度無所歸則不付不自殺是公子比弑之也然度之弑立十有二年比未常一日北面而弑之何以稱弑其君比雖在晉猶未絕乎楚也胡傳云

楚公子素疾殺公子比素疾殺公子比自立是為平王

使人周走而呼誕王以驚之扶衆以喝之迫令自殺皆素疾之謀也故曰素疾殺之也其不稱弑君者未成乎君也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於平丘地衛

叔向以示威之說進於是治兵於邾南甲車四千乘逆合諸

春秋例微 卷五 三

侯於平丘夫合諸侯以繼好息民王帛冠震之會也而以威

劫之可乎晉之失諸侯自此始矣故書會以識之

八月甲戌同盟於平丘

齊不受盟而以兵畏之是要盟也要盟者神弗聽人弗予也

故書同盟以識之

公不與盟

按左氏却人苦人怨於晉曰魯朝夕伐我雖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遂下見公使叔向辭盟故不得與夫不與者魯公也何以直書而不諱公羊氏所謂一恥也晉不修德而

強合諸侯張兵威以脅之假王命以持一畏是而不敢抗結吳以爲之後以是而爲盟主可恥甚矣故下以不與爲恥者正以恥其所不恥也

晉人執李孫意如以歸

疆鄆取郕李氏洵有罪矣然晉未嘗聲其罪而討之則執之者將以求貨於李孫也故君子惡之胡傳備矣

公至自會

蔡侯廬隱太子之子歸於蔡陳侯吳悼太子之子歸於陳

平王封陳蔡而皆復之不稱楚復下與楚之專制也廬與吳

春秋例微 卷五 十四

皆世子未嘗得國而君之而皆以侯稱皆以歸從吳封

之爵仍歸之天子也

冬十月葬蔡靈公

公如晉至河乃復爲李孫請也晉人辭公於河故復

吳滅州來

十有四年景王七年春意如至自晉

大夫不至此其至何也蓋季氏自武子專政以來并絕其君父矣而意如爲尤甚故魯國之臣惟知有季氏而不知有君魯國之民惟知有季氏而不知有君惠伯曰所命能具多子

亦曰為夷執親皆以魯國之權在季氏則意如之歸必振旅飲至以誇耀於臣民如君之入焉故至之者罪其無君也

三月曹伯滕卒武公卒子平公而立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呂子去疾卒晉立公卒子邾公立

書卒不書葬者不會葬也其不會葬何也季孫惡之也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是時邾公出介國人立者立公之弟庚與足為共公

按左氏邾公出喪下感國人弗順欲立庚與於是謀殺邾公

春秋例微 卷五

之常意恢將以出公故邾公奔齊國人立庚與與國以私者

國人弗順於君也不去其公子無罪也齊不書下吉也

十有五年景王十一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子餘立

二月癸酉有事於武宮晉入叔弓卒去樂辛事

此禮之變而得其正者也故志之胡傳備矣

夏蔡朝吳出奔鄭

朝吳之從棄疾於蔡也本欲復蔡故觀從當楚難之初作謂吳曰今下封蔡蔡不封矣從蓋素知其心故云然且卒用觀從之謀定楚以復蔡然則朝吳誠蔡之心臣也一旦以棄無

極之說而為蔡人所逐則罪在蔡矣何而自奔為文與夫范蠡之從勾踐於會稽也固從志難不避險阻既滅吳而復越則以為勾踐之不可與同安樂也遂飄然引而去之故不與文鉏同誅見幾明而避禍決也則吳當蔡之既滅以身奔廬在危難之中盡心竭力以圖復國此宜任以腹心如諸上位而顧使居人下則蔡平侯之忘恩而負義可知矣乃不能引身而退以致被說而見逐有以夫故書曰出奔自取之也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春秋例微 卷五

秋晉荀吳荀偃之子是帥師伐鮮虞

鼓級而不納請降而弗許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還不

戮一人春秋之戰未嘗有也故攝其名氏而無貶詞

冬公如晉晉人止公下書詳之也

十有六年景王十一年春齊侯伐徐徐人伐成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楚子因蠻氏之亂誘而殺之詐也何以不名非列國也

夏公至自晉

公至幸之也時晉人止公故幸其不見也

狄八月己亥晉侯夷辛昭公卒子頃公去疾立

九月大雩

李孫意如如晉

公如晉而見止李孫如晉而無辭卑君而親臣也

冬十月癸酉昭公

十有七年景王二十二年春小邾來朝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按左氏祝史請用幣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

君君矣謂其不殺乃安君之災而下臣也

春秋列微卷五

秋邾子來朝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陸渾之戎密邇王室晉雖以其貳於楚而討之然滅之則於

王室亦有利焉故稱其召氏示無貳也

冬有星孛於大辰

按左氏晉申須鄭裨竈皆以爲火災果然胡氏曰天子適庶

分爭之衆其說尤詳

楚人及吳戰於長岸楚地

吳伐楚楚人禦之故有長岸之戰不曰吳與楚戰而以是及

之者楚志也吳滅州來令尹子旗即請伐吳楚子弗許以爲

必息民五年而後用之則不伐者正欲大致其伐也至是而

五年之期將滿矣則因其來伐而敗之固楚志也故書曰及

不書敗互有勝負也稱人衆詞也

十有八年景王二十三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平公卒子悼公午立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四國同日而災大異也故志之胡傳備矣

六月邾人入郕音程

左傳邾人藉柎邾人襲邾入之盡俘以歸邾子魯公歸矣

春秋列微卷五

從節於邾邾子反邾夫人而舍其女故書曰魯公歸矣

秋吳曹平公

冬許遷於白羽楚邑一

楚遷之也不言楚者不與其遷也

十有九年景王二十二年春宋公伐邾

向寧向戌之子邾雖以私請然邾有可討之罪邾有可憫之

情故取邾邑歸邾俘而鋤強扶弱之意見矣言善力成善之

也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賈悼公弑子元公斯立

左傳許悼公癰飲太子止之藥卒太子晉經曰弑君而傳以爲非弑君將誰信乎曰信經大癰非必死之疾而飲之以藥爲知其非毒藥乎其所以弑之故必有隱情焉不可得而知矣若非弑君則經必不書弑君使其果有所疑聖人猶將辨其誣而改正之寧有以不嘗藥之故而遽加之以大惡之名者乎胡氏之言曰孟子闢楊墨至以爲無父無君而比之禽獸止不嘗藥而書弑君亦猶是也不知孟子之闢楊墨論其理也故可以推極而言孔子之作春秋正其法已焉可以故入人罪則必弑而後書弑明矣然則殺梁丘之詞其意歟

春秋微

卷五

元

已卯地震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左傳齊伐莒莒子介紀入伐之莒共公懼敝西門而出齊師入紀入紀不書已也

冬葬許悼公

傳以爲凡君被弑賊未討不書葬故以許悼公之書葬爲明

止之不弑君非也考之於經不討賊而書葬者有矣若邪僖公蔡景公是也非弑君而不書葬者有矣若晉侯夷吾陳侯款鄭伯捷宋公王臣是也其間或告或不告只言不書故書法不同非以此爲定例也惜曰爲許世子之非弑君而書葬則何以爲法受惡之趙盾獨不書葬以寬之乎故知爲此說者皆強爲之解舍經而從傳而非用傳以釋經也

二十年景王二年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鄆會出奔宋

春秋微

卷五

辛

公羊氏曰奔未有言其自者此其言自何畔也則爲不言之畔爲公子喜時之後諱也胡氏之說意亦入之於喜時者于臧也于臧雖賢不能庇其子孫之不肖曾之出奔必有得罪於君之故豈以其待放而遂賢之乎且鄆于臧之米邑也據其私邑以待放猶之乎臧武仲之如防也欲畔而不能故出奔耳奔則無畔之形矣故不書畔不去其公孫者所以存于臧之後也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殺公孟者齊約也齊約爲衛司寇何以不稱其名而謂之曰盜春秋之法君殺則稱君臣專命以殺則稱臣衆所共惡而

殺之則稱國若夫橫行作亂聚羣不逞之徒而私殺者則謂之盜而已矣彼齊氏之惟門伏甲置戈於薪真盜之所為也其稱衛侯之兄者罪室公也平日不能戒防其仇而裁之以法遂擇其臣而任之以位致使一夫作難而倉皇出奔幾亡其國其所由來者漸矣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按左氏宋元無信多私而惡華向於是華向謀作亂殺羣公子劫公交質其子而盟既而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故華向奔陳夫殺羣公子以作亂者華向也曷為不書以自奔為

春秋測微 卷五 三

春秋測微 卷五

文蓋元公下能討賊反與交質而受盟則不得以書且既盟而復攻之人殺其質則曲在公矣故書奔者罪元公也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平公卒子未立

二十有一年

景王二十四年

春王三月癸亥葬平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於宋南里以叛

按左氏元公信華多僚之讒而欲逐華驅之兄其家以張司

殺多僚劫司馬費遂也

張之父華

以叛而召亡人於是華向入居廬

門以南里坂木城舊鄆及桑林之門而守之夫南里在宋城

之內元公臥榻之側華向所以得入者有費遂父子以為之主也何以舍主謀創亂之人不書而獨書亡人乎蓋信讒而逐驅因逐而生變者元公也費遂父子本無作亂之懷特劫於東迫於勢而不敢以義自脫耳故聖人原其情而寬其罪也彼三人者既亂而出復亂而入故書叛以討之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亥叔輒

叔弓之子伯張卒

冬蔡侯朱出奔楚

平公之弟東國立是為悼公

按左氏費無極取貨於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下

春秋測微 卷五

卷五

三

王將立東國若下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而不立東國奔楚者想於楚也未與東國明是兩人而殺梁氏曰蔡侯

東則一人也傳之不可信也如是夫

公如晉至河乃復

晉將伐鄭威故辭公

二十有一年

景王二十五年

春齊侯伐莒

先是齊伐莒莒敗之故未伐莒莒子行成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華向乘亂復入據城以叛幾與元公中分宋更有吳楚以為

之援國之亡者幸爾始則賴有別人濮之謀焉校焉之衆

以敗吳師繼則賴有公子城之以晉師來救且發三矢於三

人大敗華氏而賊衆始懼由此協力而遂殲之以滅華向之
族誠快事也乃畏楚而回戍者之請竟出之以歸於楚則討
賊之謂何矣故書曰自宋南里罪宋之失利也書曰出奔楚
罪楚之納叛也而諸侯之戍者救者利在其中矣

大蒐於昌閭

大蒐者季氏之治兵也兵柄下移而權臣益橫故志之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景王崩于猛
立是為悼王

左傳王子朝有寵於景王欲立之王田於北山使公卿皆從

將殺單子劉子為其惡于朝也未及行而王崩

春秋左傳

卷五

主

猛盟羣王于於單氏而悼王於是乎立矣

六月叔鞅叔弓之子弑之弑之也如京師也

葬景王王室亂

太子壽既死則王于猛以次當立而王于朝欲以展禽嫡故

聚羣喪職之徒反置景之族以作亂由景王寵愛之有素嫡

庶之下明也故書曰王室亂以為國本不定者之戒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於星

以昔左右之也詩曰實維阿衡左右商王蓋王猛不能自立

賴二子之竭力周旋以扶危而定傾故稱曰子予之也居於

星者出次也單子欲告急於晉故以王如平時遂如國車次
於星以示急也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於王城

按左氏晉藉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師以納王
於王城單劉致之也故仍書曰以見其有恢復之功也然何
以臣稱于君稱名乎稱于者定策之國老也稱名者告廟之

冢嗣也

冬十月王子猛卒悼王卒
葬上立

是時悼王已立為君矣何以不書天王崩而言王子猛卒此大

春秋左傳

卷五

主

子之特筆也古者天子諱陰三年不言則未嘗知景

王喪未及期則臣民雖奉之以為君而人子必不忍遽死其

父故仍稱曰王子猛猶之乎諸侯之在喪則稱子亦不忘父

也以此為防後世猶有行短喪之令而以日易月者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敬王元年春王正月叔孫舍晉以叔孫舍
來討也

癸丑叔鞅卒叔弓之子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按左氏邦人城翼還自姑離武城人塞其道取邦師獲其三

帥邦人懇於晉晉人未討故叔孫如晉晉人執之當是時晉人使與邦大夫坐叔孫以周利爭之乃下果坐晉人使邦人聚其眾將以叔孫與之叔孫去眾與兵而朝以示必死乃不果與晉人求貨於叔孫而魯且使申豐以貨如晉叔孫又止之而下以貨免風節凜然可謂不辱君命矣故書曰行人嘉之也

晉人圍鄆

鄆子朝所居邑也晉為敬王討之而圍鄆也大夫帥師何以攝人罪晉侯之下勤王故點之也胡傳備矣

春秋測微

卷五

五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於楚

昭公六年

秋七月莒子庚與來奔

齊人納

庚與為臣所逐何以不書莒人出其君蓋庚與之下仁不可

一日而居民上故書曰來奔自取之也

戊辰吳收頓胡沈蔡陳許之師於難父

楚地

胡子乾沈子逞滅獲

陳夏鑿

晉

按左氏吳伐州來救之者楚也從之者頓胡沈蔡陳許六國之師也楚主兵何以不書主將既喪楚師燬矣即賤越代也

多寵欲救而不能已胡沈之君幼而往陳大夫鑿壯而頑

頓與許蔡疾楚政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固有取敗之道况以

公子光之善謀而去備薄威以誘之敦陳整旅以邀之則難

父之敗固其宜也六國敗則楚師之奔不待言矣君言滅滅

其國也臣言獲獲其身也

天王居於狄泉

謂之東土

王子朝入於尹

白京入

劉子伐尹而敗于朝入於王城納諸

莊宮於是敬王出居狄泉經書天王明正位也

尹氏立王子朝

謂之西土

書曰王子朝明非君也書曰立王當立也書曰

春秋測微

卷五

六

也

八月乙未地震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為叔孫

昭公屨將於晉至是難不得入猶可以疾為解故公羊氏曰

秋恥也夫季孫段苦沒郭往往得罪於晉而昭公輒為之請

蒙開於臣而恥貽於君此大子之所深惡而痛疾之者也故

每如每後必書蓋陽之也

二十有四年

春秋上

春王二月丙戌仲孫獲卒

結于卒于丙戌

叔孫舍至自晉

使臣至贛之也胡傳滿矣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釋以爲大水昭子四旱也

秋八月大雩旱也果如昭子言

丁酉杞伯郁廬卒平公卒子悼公成立

冬吳滅巢

巢乃附庸小國故書曰滅然實楚之縣鄙也諸侯守在四隣乃不能保其縣鄙則藩籬既撤門戶其可守乎故沈尹戌曰

亡郢之始於此在矣

葵杞平公

春秋列傳 卷五

二十有五年敬王三年春叔孫舍如宋

夏叔詣會晉趙鞅子簡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

人薛人小邾人於黃黃地

按左氏晉侯使士索伯淮問周故士伯立於乾祭北門而問

於介衆晉人乃辭王于朝不納其使於是爲黃父之會謀王

室也夫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粟其成以供王事且將納王

於王城臣職也故列國之大大序而不畧與之也然天子宋

處於外而諸侯莫有赴行在行現禮者是亦有誤而故書其

大人者亦以明諸侯之莫朝也

有鵲鵲音作鵲鵲音自字宋音音朱巢

六而巢夫上下也胡傳備矣

秋七月上辛大雩李牟入雩

一月而再雩者早甚也早甚而雩亦國典所不廢然內無修

省之誠外無凶荒之備徒欲以階禮之害妄冀回天安可得

乎故詳書以譏之

九月己亥公孫於齊次於陽州齊音

孫者臣子之詞不收斥言奔故書曰孫夫當日李武子專政

以來君失其柄臣皆李氏之臣也民皆李氏之民仁以出而

春秋列傳 卷五

不能備使祭而不能備萬君如貨疏久矣自王有人惡人之

才與德擇賢智而任之以漸收其權陰奪其政則不可以復

振昭公以庸懦之主有昭子懿伯而不能用則惟有憂危恐

懼以圖苟免而已易曰出涕沱若戚嗟若言離之六五以

陰柔居高位而無助則必受危恐惟至於出涕戚嗟然後可

以保其位也昭公乃聽讒人微幸之謀而不勝其一朝之忿

稱兵以伐李氏其不爲魏髦者幸爾及于平子既懼而請罪

又不從于家子之言見幾而許其亡至於難作而反出奔以

避之何其愚也書曰孫於齊悲之也曰次於陽州無所歸也

齊侯唁公於野井地齊

唁弔失國已累公所謂請致干社以待君命者特以虛詞相慰而非有納公討罪之誠救患恤鄰之誼也故書曰唁譏其失寓公之禮也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昭子卒于下故

左傳昭子自闕歸見平子平子猶顧曰子若我何昭子曰子以逆君為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於齊密與公言曰將安衆而納公昭子歸平子有異志於是昭子使祝宗祈死戊辰卒

春秋微

卷五

元

蓋為其欺君而自殺也愚竊以為過矣夫昭子既與季孫有成言則當申明大義反覆以喻之哀痛以道之至誠足以感人則意如雖逆亦或翻然聽命未可知也如其不然則告諸方伯請於天子合諸侯之師聲其罪而討之以復君而定亂斯為正矣不濟則以死繼之未晚也奈何身為正卿坐視其君之危辱而不能救而徒欲以一死塞責此與自經於溝洫者何以異哉故春秋於叔孫之卒有遺譏焉

十有一月

己亥宋公佐卒於曲林元公卒于景公頻是立宋公之卒書地為公故如晉故錄之也胡傳備矣

十有二月齊侯取郕魯

自有之邑而藉他人之力以取之亦可憫矣故書曰齊取胡氏所謂君不君臣不臣也

二十有六年敬王四年春王正月癸未元公

三月公至自齊居於郕

至自齊者以在國之禮至之也居於郕者存魯也曷言乎存魯是時魯無君矣無君是無魯也居郕猶之乎天王之居狄泉以是為魯之都矣

夏公圍成

春秋微

卷五

三

左傳齊侯將納公申豐賂梁丘據據以邪說託齊侯齊侯納其言使公子鉏帥師從公圍成非真欲納公也而季氏復帥師禦之是以臣而抗君悖逆甚矣而齊侯不討不戰而還則亦安責有是師哉故齊師不書而直書圍成以討之權乎公也事雖不濟見魯之猶有君也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貜伯盟於郕陵

按前此齊侯納梁丘據之言乃不親伐而使公子鉏帥師從公伐成齊人皆無聞志下克而還然則梁丘據者季氏之長域也至是又謀納公而為郕陵之會然梁丘據在雖盟何益

是以昭公卒不得復季孫卒不得討則此盟甚無謂矣故書

盟者惡齊侯之無信也

公至自會居於郚

九月庚申楚子居原名辛平王命子常故立子西子西不

冬十月天王入於成周

王者所居謂之京師敬王未入則成周猶未得稱京師也故曰成周晉人帥師納王何以不書天子無納納非人臣之所敢稱也故書曰入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于朝奔楚

春秋微 卷五

主

按左氏晉師克鞏子剌王于朝及尹氏召伯毛伯奔周之典藉以介楚大子朝非有尹召之徒則不能以濟其惡而作亂者孰年故書曰以惡助逆也

二十有七年春秋上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於郚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公子立

按左氏公子光伏甲於宮室而享王遂使專諸弑之則弑其君者光也何以稱國胡傳以為僚不當立故不歸獄於光然公子光既北而事之矣雖序先於僚等曰非君而可弑諸或曰吳諱而不聞於諸侯故史不書然與曰夫子生當其世

其於四方之故必聞之與而見之熟矣使光果伏甲以親弑

其君則雖舊史不書亦當大書特書以正其罪豈反有說以寬之乎愚竊揆之大抵僚之為君無道而虐用其民者也故十餘年間屢使楚伐州來救華氏滅巢取郢又來楚喪而伐之虐用其民亦甚矣必為國人之所共惡而公子光因陰激其眾衆聞而弑之耳不然以待衛之嚴防藩之密而謂可以一夫之力操數寸之刃而斃之於几席之間寧有是耶稱國以弑者衆詞也左氏生於孔子之後而所聞若是傳之或非其真也

春秋微 卷五

三

楚殺其大夫卻宛

信費無極之說而殺卻宛者令尹子常也何以稱國蓋楚有君而令尹得以專殺則不惟臣不臣君亦不君矣故稱國以殺所謂罪累上也下去其大夫無罪也

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於危

危之會成周而兼謀納公者晉侯之命也士鞅取貨於季孫故雖宋衛為之國請而卒以難從夫齊有梁丘據而景公無信晉有士鞅而晉頃無權甚矣貪人之下可與聞乎國事也故序三國之大夫者罪士鞅之賄貨與犁喜之恤隣也

冬十月曹伯午卒悼公年弟

邾快來奔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於鄆

二十有八年秋王六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公如晉次於乾侯晉

子家子固告公曰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公弗能從至於齊終不納孤立無依然後之晉固已晚矣況又不從子家子之言而親造於竟有辭以告哀人孰矜之且使請逆於晉何其愚也其見斥已宜哉

春秋列傳 卷五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定公年子獻公葬立

六月葬鄭定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悼公年子頃公葬立

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秋王七年春公至自乾侯居於鄆齊侯使高張偃來唁公

左傳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早君矣君祇辱焉公如乾侯夫昭公在齊至是且五年矣既不能納公以復國又不能盡禮於寓公遂使其臣亦生侮慢之心而卑稱以辱之

無道甚矣故書使書唁惡景公也

公如晉次於乾侯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秋七月

冬十月鄭潰

按左氏二十七年秋孟懿子陽貨伐鄆鄆人將戰子家子曰天命不恤父矣使君亡者必此衆也此必敗矣公徒果敗於且知此夫以臣而伐君又戰而敗之大逆也陽貨為季氏家臣與論兵孟懿子常學於孔子何為而出此乎求也為季氏

春秋列傳 卷五

軍聚敵而附益之夫子猶欲鳴鼓而攻之况懿子黨逆助惡

枉君於其所往夫子必下河兵所好而為之諱明矣然而經不書則事之未必然者也至是而書鄭潰則非季氏伐之乃

鄆自潰已潰者衆散民離之謂昭公在危難之中既無後心亦無改度人不能撫其民而決之固守是以潰也昭公於是乎無民昭公於是乎無位矣

三十年秋王八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易曰為其謙於無陽也故稱龍焉是時昭公寓於晉魯無君矣故歲首必書公所在者存君以點臣也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頃公卒子定公于立

秋八月葬晉頃公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按左氏吳子使徐人執徐餘吳公子出奔在徐者使鍾吾人執燭庸吳公子出奔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將以害吾也子西

以爲強其洗以怒吳下可弗聽吳子怒執鍾吾子遂滅徐徐子斷其髮獨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遂奔楚夫以亡人之故而辱二國之君亦慎矣哉故書曰滅著其暴也然吳本怒楚而先滅徐書奔楚者明入郢之由來者漸也鍾吾

春秋測微 卷五

不書微也

三十有一年敬王九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荀躒音於通音廬音地音

昭公寓於晉晉侯欲以師納公方伯之職也此時誠能下謀於左右不謀於諸大夫親率師以納魯君逐季氏更立賢臣如子宋子者以輔之斯真伯業矣惜乎定公尚少無悼公之明聽士鞅之邪說反仗叛臣得與於會貪夫之徇私而誤國豈細故哉夫以臣逐君其罪昭然豈問其來與不來乎故晉人召意如而以意如會之者著意如行賄之謀也

夏四月丁巳薛伯收卒頃公卒子定公于立

晉侯使荀躒唁公於乾侯

左傳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怒之不忍而終身怨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棄除宗祀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季孫已所能見夫人者有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忿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遂謂季孫君怒未怠于姑歸祭于家子曰君以一乘車

春秋測微 卷五

三六

入於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有公不得歸當是時昭公假晉之請因意如之來迎從于家子之言而歸國非不可也或不能忍其拘音則有說焉時公已立公衍爲太子矣或告於荀躒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君惠顧前好而欲復之君之寵也唯是亡人不佞不能修國之政不協於二三臣工不可以君國有先君之策孫公衍在賴君之靈藉吾子之力其令羣臣奉之以歸以無廢祀拜賜多矣晉必從之使意如不廢命而公衍得立則必反公傳位於世子而後游以沒世斯亦已矣如其廢命則告諸晉而討之晉亦

何辭乃沒無所主而為羣小所制卒以客死哀哉書曰信公於乾侯國罪晉之不能納亦譏公之下傳入也

秋葬薛獻公

冬黑肱以濫來奔

左氏曰賤而書名重地故也濫為邾邑何以不繫於邾殺梁氏曰邾乎邾也書曰來奔惡受地也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左傳晉史墨曰六年_{自此以後}及比月_{建亥也}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_{謂合庚午之日}始有譖

春秋測微

卷五

三

_{日食雖在辛亥而始於庚午}火南勝金故弗克

三十有二年_王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闕_{古喊}

夏吳伐越

左傳始用師於越也史墨曰下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夫吳越之分野在星紀越既得歲則吳亦同之何以謂之必受其凶此左氏之証也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_{子簡}齊高張宋仲梁衛世叔申_{世叔鄭}國參_{子生}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左傳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范獻子_士謂魏獻子_士曰與其成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豈有後事晉勿與知

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於是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於秋

泉尋盟且令城成周士彌牟_{即士}營之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而效_也諸劉子_{王之卿}韓簡子臨之以為成命夫王公

設險以守其國豈惟城郭之完固而已外而侯甸要荒內而山川關隘皆其險也自王室衰微天子僅守一隅與列國等

春秋測微

卷五

六

耳猶恐其不能保而欲城之早矣且是役也魏舒南面韓下

信專執宋仲梁不受功齊高張後至大夫之無王又甚矣故不稱京師而書曰城成周憫宗周也韓不信泄其事故魏舒不書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於乾侯

季氏之專政非一世矣昭公既下能自強於政治人無法以陰收季氏之柄而歸之公室徒因一二小人之私怨而奮其

血氣之勇冒昧以攻之所謂揚於王庭者固如是乎至於平子請奔勿許子家子諫而弗聽一失計之難已作矣公徒敗矣子家子勸公無出而偽若諸臣之劫君者而歸罪焉又弗

聽而遂行再失計也公始至齊齊侯許以千社子家子以為齊君無信不如之晉又弗聽而父於齊晉人終以為辭三失計也及意如從知伯而來子家子請與之歸既諾而又遷於衆說四失計也必不得已子家子所謂請以一乘入於魯師亦可惡恥為之乃欲從而又脅於羣頑五失計也夫周旋忠難忠而有謀者僅有一子家駒乃曾無一言之見聽而惟羣小之言是信是畏則死之不得其所也宜哉書曰薨於乾侯自取之也

後學楊大培校

春秋測微

定公公名宋襄公庶子昭公之弟。諡法安民大慮曰定。

元年敬王十一年春王

欽梁氏曰不言正月定無正也定之無正何也昭公之終非正終也定之始非正始也胡氏之說本此據傳所云則隱之弑也桓不宜有正子般之弑也閔不宜有正子赤之弑也襄不宜有正弑與奔執重何獨於定之元而無正乎若以為昭公既薨公子宋又未立魯於是曠年無君故不書正則定公之立也以夏之六月豈惟無正并無春矣書春而不書正其春秋測微 卷六 一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於京師

諸侯勤王事而宋仲幾獨不肯受功是無王也其見執宜矣

執之者晉之大夫韓不信韓起之子也何以稱人公羊氏曰不與大夫專執也夫城周之役魏獻子南面而蒞政衛彪俱曰將建天子而易位代王臣以令非義也簡子乃執人於天子之部而不以歸之司寇可謂義乎故書曰執於京師著其專也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上書喪至下書即位危之也何危乎爾當此之時昭公出而

不反世子廢而不嗣羣臣莫敢言國人莫敢議與魯國之政盡歸於季氏使意如以冢宰自居攝行君事外結齊晉之強

春秋測微 卷六

二

援內扶孟叔之私黨遂謀即真而篡位又誰得而禁之其無君而仍有君亡國而仍得國者幸耳故穀梁氏曰踰年即位屬也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別葬於先君墓道之南孔

九月大雩

立煬煬公伯宮

按左氏昭公之出也季平子請於煬公蓋祈公之不入也故取十七世已毀之廟而復立之非禮甚矣書曰立者不常立也耿楚侗曰煬公以年繼考公猶定公以弟繼昭既欲報已

之私人欲掩已之失故立煬宮此說得之

冬十月頒霜殺菽

冬十月建酉之月也霜未降而頒菽未焚而殺故以為災而志之陰盛極而早霜亦權臣專制之象

二年敬王十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音災

秋楚人伐吳

按左氏楚費旼子伐吳帥於孫章吳人見現舟於陳章偽射而潛師於巢既敗楚師遂圍巢竟之不書克巢微也

春秋測微 卷六

三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公羊氏曰昭公將討季氏告于家駒即子家駒曰季氏為無道僭於宮室父矣吾欲殺公羊稱代之何如子家駒曰諸侯僭於

天子大夫僭於諸侯父矣昭公曰吾何僭焉哉子家駒曰設兩觀東大路未于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皆天子之禮也由此言之則雉門兩觀之設僭踰父矣季氏尤而效之

殆有甚焉故仍舊制而特書曰新作者譏僭禮也

三年敬王十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月辛卯邾子貜卒莊六年立

夏四月

秋英邦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於拔左氏作邾即其地

四年春秋王十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惠公卒子懷公柳立

三月公會劉子劉文公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在鄭伯許男曹

伯莒子邾子邾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於召陵

侵楚

楚令尹子常哀公以一裘一馬之故止唐蔡二君皆三年橫極

矣故蔡侯怒而從晉質子以請伐楚於是晉人假王命以合

春秋春秋卷六

諸侯故以劉子為之主也蓋自王子朝奔楚而成周城周皆

以備于朝之請楚以入寇則伐楚者固劉子之所欲也為晉

侯者誠於此時奉天子之命令諸侯之兵聲楚納叛虐鄰之

罪而討之則文悼之熱可以復立定公乃不自為政竟以晉

侯之求貨下遂用其邪謀而背約罷兵遂釋楚而謝蔡驅蔡

以從吳晉於是失諸侯而不可復振矣故書曰侵楚譏其畏

楚而不敢顯比以伐之也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音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召陵之役沈下未嘗畏楚也夫以晉稱盟主合十八國之諸

侯猶畏楚而不敢伐况區區最爾之小國近楚而又屬楚者

乎且會諸侯本以伐楚楚既下伐則此舉已屬無名而於沈

乎何尤則晉人使蔡伐之固已非矣蔡乃一舉而滅其國殺

其君暴橫極矣故書滅書殺深惡之也

五月公及諸侯盟於皋鼬音右鄭地

定公之立季孫立之也昭公有嫡嗣而弟及非傳世之正故

要結諸侯以圖其位書曰公及所謂內為志也諸侯略而不

序貶也為焉貶廢置懸于推臣會盟固乎非義

杞伯成卒於會魯公卒于魯公乞立

春秋春秋卷六

六月蔡陳會公

許遠於容城

秋七月公至自會

公至蔡之也三年如晉至河而復未免有懼心焉至是得與

於盟而位固矣故飲至告廟以榮之

劉卷即劉卒

王朝之卿大夫不書年莫不吉也劉文公莫載故王定于朝

之亂有大功於王室故書年書莫錄賢也

葬杞悼公是年秋隱公亦遇賊隱公自立是為莊公

楚人圍蔡滅沈故也於是蔡國

晉士鞅衛孔圉文師師伐鮮虞鮮虞版晉三年秋

蔡劉文公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於柏舉楚師敗績

楚蒙危出奔鄭

楚自昭公即位以來無歲不有吳師所謂亟肆以罷之多方

以誤之者非一日矣至是因蔡之請救而與師故書曰以者

言為蔡所用也其為蔡所用奈何蔡昭公怨楚最深故曰大

下諸侯有能伐楚者寡人為之前列於是請於晉而晉師不

春秋測微 卷六

出圍於楚而諸侯莫解不得已而賈子於吳因請救焉伍子

胥曰蔡非有罪楚無道也君知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此時可

矣遂與師而伐楚以救蔡故曰為蔡所用也夫中國之諸侯

衆矣視蔡之困而不救者比比皆是而吳獨有討罪恤隣之

義以蔡主兵而不辭雖其素所蓄志然就事而論亦有足多

者故稱爵以進之也柏舉之戰司馬成之策良策也既下能

用人忘其功固已大得勝之道矣且以蒙危之下仁其臣莫

為死故大蒙土以其屬五十先擊子常子常之卒奔楚師

亂遂大敗之然則楚之敗蒙危收之也夫始而結蔡之怨而

致吳之兵者蒙危也既而敗楚之師而致郢之亡者亦蒙危

也故書曰楚蒙危出奔鄭罪楚任官之非人也晉以任士鞅

而夫伯楚以任蒙危而幾亡自占小人在位招權納賄以致

喪師亡國者往往有之故著之以為後世戒

庚辰吳入郢楚都

吳之入郢也以班處宮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

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橫之甚淫之甚故去其君

大夫而以號擊深惡而記之也楚子使歸於郢何以不書楚

未滅也

春秋測微 卷六

五年戰王十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歸粟於蔡

歸粟不言諸侯魯歸之也蔡方睦於吳魯欲通吳好故歸之

於越入吳

越來吳之在楚而入其國也稱於越者從其舊號也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平子平子斯

意如逐君之逆臣也何以不去其氏族而書法無異譏定公

也定公固意如之後立而為其所制授之以柄待之以禮儼

然有定采國老之尊而莫如其罪則定公之庸懦不足與有

為可知故書法無異而其義自見矣所謂定哀多微辭也類是也

秋七月壬子叔孫下救卒成子卒于州仇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六年敬王十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楚

敗也元公成立

二月公侵鄭

鄭伐周之胥靡故晉使魯伐之討亂也林氏曰自宣之季年

凡伐不言公魯無君將者八十年矣至是而書則以公山下

春秋測微

卷六

八

桓侯犯陽虎之專也言家臣挾公以為重故公與焉鄭有可

伐之罪而書侵者譏公之聽命於陪臣也

公至自侵鄭

夏李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故二卿

並行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

樂祁之聘本欲事晉而晉以士鞅之讒執之以視晉君方明

八卿和睦之世為何如耶其失諸侯宜矣故書曰行人明不

當執也

冬城中城前城中城在成公十年至是復城之修舊也

李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圍鄭

七年敬王十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於鹹地衛

按左氏周僖嗣率王子朝吳入即之時于朝之徒也鄭人

以作亂鄭於是伐周六邑則下為叛晉且叛周矣而齊與之

同盟是黨逆也故書盟於鹹者誅無王也

春秋測微

卷六

九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按左氏齊鄭之盟徵會於衛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下可乃使

結和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伐我欲以恐諸大夫齊侯從

之書曰侵言說道也

齊侯衛侯盟於沙地衛

大書

齊國夏國依之孫帥師伐我西部故也

九月大雩秋而再雩

冬十月

八年秋王十春王正月公侵齊

公至自侵齊門於陽州軍無北伴無功而還

二月公侵齊

是時主兵者陽虎已扶公而往故稱公

三月公至自侵齊政原立之邪無功而還

曹伯露卒靖公卒子伯陽立

夏齊國夏師伐我西鄙

公會晉師於危地衛

是時晉士鞅即范趙鞅趙武之荀寅荀武之子殺魯師未入

春秋測微 卷六

境公往會之稱師者往會乎大夫故稱之也不言救齊師已

通下及救也

公至自危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陳公卒子閔公越立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侵鄭者討其亂且伐伊闕已衛亦叛晉故并侵之然此時

吳楚方強而齊鄭衛三國皆叛天下之大勢已去晉果有舍

後之志宜奉王命合諸侯替其罪而討之庶或有濟士鞅乃

以一大之力因偏師以掠境欲以服人難矣故書侵不言伐

隨之也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為晉討也

冬衛侯鄭伯盟於曲濮地衛

從祀先公

按公羊氏曰從祀者順祀也叔梁氏曰責復正也左氏亦曰

順事先公而祈焉卒即禘於僖公此皆言文公逆祀而至是

始正之也然不曰順而曰從當以馮氏通解之說為正蓋昭

春秋測微 卷六

公之主於是乎始入太廟而從祀已胡傅備矣

盜竊寶玉大弓

公羊氏曰盜者執謂謂陽虎也是時陽貨專魯政欲殺季孫

而弗克却公以伐孟氏季孫避敗而走脫甲如公宮取寶玉

大弓以出非其有而取之故謂之盜大寶玉大弓藏之內府

者已以果衛之嚴防藩之密而貨得出入自如取之以去則

國法安在故書曰盜竊譏魯之無人已寶玉者夏后氏之璜

大弓者封父之棨弱

九年秋王十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薨古年獻公年于

得寶玉大弓

陽貨歸之也夫寶玉大弓先世所藏之重器宜世守而弗失
昔也乃盜得而竊之如入無人之境盜得而歸之亦無畏罪
之心則魯之無政可知矣故書曰得若幸獲之者然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於五氏地音

按左氏齊侯伐魯失儀入之晉車十乘在中年殺夷儀也衛

侯將如五氏與齊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以請師圍衛人之

春秋測微 卷六

十二

年之言而止乃伐齊師敗之夫齊伐晉何以不言不與其伐

晉已不與其伐晉者傷天下之無伯也

秦伯卒哀公卒葬

冬葬秦哀公

十年哀王二春王三月及齊平

齊魯之相侵者數矣至是而與齊平絕乎晉也其明年又及
鄭平又二年而會於棠會於泚終公之世不通晉使世無盟
主自此平齊始矣

夏公會齊侯於夾谷魯公至自夾谷

以禮却其兵以禮辭其事而齊侯之詐不得行矣所謂一言
重於九鼎非聖人其孰能之

晉趙鞅帥師圍衛

初衛侯次五氏伐邯鄲至是圍衛執涉沱後衛侯以求成於
衛衛人弗許晉之下復為盟主亦可知矣故書圍以罪之

齊人來歸鄆音謹龜陰音汝田

穀梁氏曰罷會齊人仗優施舟於魯君之墓下孔子曰笑君

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侯歸自夾谷捐

晏子曰寡人獲過於魯侯如之何晏子曰小人之謝過也以

春秋測微 卷六

十三

文君子之謝過也以質君已知過則謝之以質爾於是歸晉

田書曰來歸中心願也此乃據事直書以明齊魯之交好自

此始非自以為功而序之也夫善則歸君君子之道況聖人

乎胡氏乃曰聖人以天自處故不妨自序其績不知序績之

說正涉於後人功利之見而非所以論聖人之心矣夫聖人

之心至廣至大至虛至靈雖蓋世之功非常之業猶渺然不

以介於其懷何有於區區歸田之績而序之哉噫去而千里

矣美君捐使

或君心也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音昌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侯犯者叔孫氏之宋臣也據郕以叛故武叔懿子園郕弗克其秋二子合齊師再圍之又弗克武叔乃謀之郕之二師駟亦者以討逆侯犯遂奔齊於是齊人致郕大犯之叛齊之致何以不書犯宋臣也郕私邑也無與於公宋故不書微之也然則圍何以書大夫叔公宋家臣叛私室尤而致之殆有甚焉故再書圍者著宋臣之強也

宋樂大心出奔曹

樂祁為國而出尸止於晉焉之弟者固宜請於君而往逆之

春秋測微

卷六

十四

乃承君之命而托疾不行則後其兄欺其君矣作亂之言子公云雖或過聽而欺君之罪已不可逃故書曰出奔言自取也

宋公子地出奔陳

稱公子不稱弟者非景公同母弟也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於安甫

叔孫州仇如齊

宋公之弟長暨仲佗石彊出奔陳

稱弟者景公之母弟也夫仁人於弟不藏怒焉不蓄怨焉親

愛之而已矣景公齊公子地之馬以與向魋已非親愛之道

乃地以慙君之故而從弟長之言出境以為君禮斯亦可以

已矣而公弗止長為之請又弗聽遂使弟長以為魋兄而出

嬰一向魋而達其兩弟則景公之不君可知矣若長者以兄

故而慙其君且率其大臣以奔曰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則

弟長之下臣亦可知矣故書曰出奔交譏之也至若仲佗

之石彊皆亦以嬰魋之故下義其君而去非有所不得

已也二人皆世卿素其官而奔異國豈他人之所能脅哉蓋

暨與及本無異解以為有異解者此強經以從傳而非因傳

春秋測微

卷六

十五

以釋經也

十有一年張王二春宋公之弟長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陳入

於蕭宋已以叛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於蕭

上書以蕭叛則入蕭之叛不必言矣亡人羣聚以叛其君非

獨其臣之罪也或者其君實甚故左氏曰大為宋志寵向魋

故也故詳書之以為人主寵倖臣者以致亂者之戒

冬及鄭平叔還者捷叔弓曾孫如鄭注盟

十有二年春秋三十二年春薛伯定卒春秋公卒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郕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彊子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按胡傳以爲三卿越禮各國其城故公室欲張而不得也三桓既微陪臣擅命憑恃其域敦有叛者三家亦不能制而問於仲尼於是墮三都叔孫氏墮郕季孫氏墮費此夫子因勢而利導之以爲強公家弱私家之計治之機也由此而漸爲春秋測微

卷六

十六

之制則所謂家不戴甲已無百雉之城者旦夕可覩其效矣惜乎竟阻於齊而下得行也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於黃齊地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會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孟氏

按史記孟氏不肯墮城伐之不克而止是孟孫從公飲處父之言而聽其勿毀故公怒而親圍之也圍之而不克何以不

書爲公諱也其諱奈何叔既墮郕季既墮費而孟氏獨不墮

成則當以大義責諸孟氏而令其必毀則彼必委罪於家臣

而或毀之矣不然或有說以處此如所謂齊人必則亦可以

已矣而胡爲乎輕身以討之討之而不服又置之而不問可

謂國有君乎故諱之也公出不越境不至此其至何也圍城

不言墮師出而遽復則私邑之強家臣之橫可知矣故至之

者罪孟氏之以臣抗君如敵國已然是時孔子方用事何以

不能善用其微權以止公之圍討成之逆曰政猶在三家孔

子未得專行乎魯也將使卑踰尊踰戚豈易易哉

春秋測微

卷六

十七

十有三年春秋三十二年齊侯衛侯次於垂葭一名郭氏衛地

齊衛伐晉河內故次於垂葭以後之

夏築蛇淵園

大蒐於比蒲

按史記使仲由墮三都而收其甲兵於是四十年公家不與之兵政而一旦蒐之蓋正當孔子攝行相事之時故也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秋晉趙鞅入於晉陽以叛

趙鞅以衛貢五百家不入晉陽之故而擅殺即耶平字即耶大夫

孰是始禍者孰也十行范吉射雖有黨于之私然奉辭以討亂宜矣乃據晉陽以拒之非叛而何故直書曰叛者其逆也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於朝歌以叛

按左氏和文子荀簡子下魏襄子魏襄子皆惡荀范告於公而請逐之於是三子奉公以伐二氏弗克二氏遂伐公國人助公二氏敗從而伐之荀寅士吉射奔朝歌此所謂尤而效之殆有甚焉者也故書叛以著其罪且以明晉之內叛者

東吳胡傳備矣

春秋測微 卷六

晉趙鞅歸於晉

趙鞅以貪而擅殺始禍者也雖下至於伐君然據邑以叛罪與范中行等而鞅獨得歸者以鞅魏為之後也刑出於私政由於下三家分晉之禍自此始矣故書曰歸於晉言其出入自如如無君也

薛弑其君比此弑子志公

稱國以弑者其君有取禍之道其臣有比黨之謀也

十有四年春秋三春衛公叔戌公叔文子來奔衛趙陽趙陽出奔宋

公叔戌難以富而驕不克負荷而見惡於其君然欲去夫人之黨則亦骨鯁之臣也趙陽北宮結皆稱戍黨亦非邪媚可知乃以南子之譖一朝而皆逐之則衛之為衛非國矣故書奔而繁之以衛罪靈公之不能正家以治其國也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昭王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群

戰音歸

按左氏頓子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故楚滅之書滅書以歸著其暴也

夏衛北宮結來奔公孫佗

春秋測微 卷六

五月於越敗吳於檇李吳子光卒闔廬辛子

於越者從其舊號也楚與吳越皆僭王無義故每以號舉外之也與於諸侯之會盟征伐則稱爵稱人進之也按昭五年越從楚伐吳則稱人以楚討慶封於朱方師出有名故從之者亦稱人也若楚吳越自相攻伐則以號舉者多矣如昭三十二年書吳伐越定四年書吳入郢定五年書於越入吳至是又書於越敗吳皆是也然史記謂吳闔廬越允常死與師伐越句踐襲敗吳師射殺闔廬是伐越者吳已為馬弟以越敗為文蓋闔廬東人之喪而伐之義固不當伐且師未及

國故第書其敗也其書辛昔傷而未殊也至於哀元年吳敗越於夫椒何以不書左氏曰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夫越之不告則有之矣吳與魯使命常通故入吳猶告豈敗越而反不告與胡氏則曰復仇常事故則而不書則又不然夫報仇雪恥大義之所關聖人正當大書特書以爲人子者勸豈以爲常事而削之與然則其不書何也曰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夫差既不敢忘父之仇則必滅其國誅其君然後慊於心積三年之憤一朝而復之既敗之於夫椒且舉兵而入越矣句踐僅以甲楯五十保於會稽當是時苟奮其兵威取句踐春秋測微 卷六 三

公會齊侯衛侯於牽地衛

按左氏晉人圓朝歆公與齊侯衛侯會謀救范中行氏夫荀寅士吉射晉之叛臣也齊景公會魯衛而謀救之舍君而助臣舍順而從逆顛倒甚矣則陳氏之竊國其稟公之教乎書

會於牽非會同之常事惡黨亂也林氏曰鄭得罪於王而齊挾之以叛周范中行得罪於君而齊挾之以抗晉景公問政子曰君君臣臣其以是與

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於洮地曹

會於洮謀救范中行氏也景公多微與國以助逆故再書以惡之

天王使石尚來歸服

救梁氏曰服者何俎實也祭肉也生曰服褻曰燔石尚士也

春秋測微

卷六

三

何以知其士也天子之大夫下名石尚欲著者乎春秋諫曰久矣周之不行禮於魯也請行服責復正也夫定公之立十有四年矣未嘗往朝未嘗往聘至與齊平之後叛王者親之從王者背之魯之無王甚矣況諸侯助祭則有歸服祭肉胡爲乎來哉而魯又不報書曰歸服而君之卑臣之亢並著矣衛世子蒯快音蒯音出奔宋

蒯欲弑其母以致出奔洵有罪矣然所以致此者宣公也爲南子而召宋朝縱之淫亂而恬下以爲怪爲人子者而苟有羞惡之心能無怨乎宣公乃但知其子之非而不知其妻

之惡遂不能容其子而逐之卒使兩世子相殘相殺貽衛之亂者幾二十年真所謂君不君父不父千古之罪人也故稱衛世子者罪靈公也

衛公孟彊出奔鄭

彊世子之黨也其為奔亦微矣何以書罪靈公順南子之所惡而不能容其子并不能容其臣也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辰入於蕭以叛者也何以仍稱宋公之弟罪宋公之寵向魋

致不能容其弟也書曰來奔譏納叛也

春秋測微 卷六

三

大蒐於比蒲

邾子來會公會公於比蒲

城莒父音及宵

十有五年改王二十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雞音其食部牛羊死改卜牛

魯之郊祀非禮也故改卜必書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楚稱爵以滅胡在胡也既來其亂而俘之又委之命而叛之

真可謂不度德不量力者矣書曰以歸自取之也

夏五月辛亥郊

郊常祀爾何以書以春之改卜故更志之且譏其非時也魯

郊當以建寅之月五月則建辰矣所謂失禮之中又失禮也

壬申公薨於高寢

鄭軍達子季師師伐宋

宋公子也奔鄭鄭人為之伐宋欲取地以處之然地叛臣也

助叛而伐君不義甚矣何以稱伐蓋彼亦以討向魋為名耳

春秋惡之故老丘之敗不書不與其敗也

齊侯衛侯次於蔽蔽宋地

春秋測微 卷六

三

左氏曰謀救宋也宋為叛臣所伐救之是也然或有是謀而

曾不聞出師以與鄭戰則是未嘗救也其明年乃更合兵以

救邾邾則助逆者齊衛之本志而救宋者齊衛之虛名也故

書次以譏之

邾子來奔諸侯來喪於是始

秋七月壬申似氏卒

似氏哀公之母也母以子貴所從來舊矣時哀公未即位故

不赴不以夫人之禮喪之也

八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穀梁氏曰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言不為雨備

辛巳葬定公

左氏曰不稱小君不成喪也

冬城漆邑

春秋測微

卷六

後學楊大靖校

三

春秋測微

哀公公名精定公康子。諡法恭仁毅折曰哀。

元年秋王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吳師之入郢也雖以救蔡之故而蔡人以之然而奔其君舍

其宮毀其宗廟遠其寶器捷其先人之墓者皆吳人也蔡人

下邳左執鞭弭右屬索韃以從事於行陣之間而已報仇雪

恥者宜先吳而後蔡明矣楚乃積十年之生聚訓練曾不敢

以一矢加吳而僅僅欲釋憾於蔡不可謂武且夫蔡恃彈丸

春秋測微

卷七

一

之地耳而以四國之兵臨之里而裁集以廣則丈以高則倍

嚴兵以圍之此太山壓卵之勢欲降則降之矣欲滅則滅之

矣此蔡人所以男女以辨係累而降而達於江汝之間也達何以

不書不與楚之違蔡也蓋蔡本楚屬國世服於楚特以囊瓦

之不臣驅之而從吳以致入郢之禍則致寇者亦非獨蔡之

罪也子西既立昭王而改紀其政矣則於伐蔡之舉宜始則

威之以兵使之懼而請服繼則綏之以德使之悅而來歸則

蔡非吳有楚有之矣余何迫而遷之使之畏而從吳此所謂

為淵驅魚失策之甚者也故弟書曰圍蔡言蔡可圍而不可

遷也君將故稱爵非與之也

颺風食部午改卜午

夏四月辛巳郊

郊因改卜而書志禮之變且下時也

秋齊侯衛侯伐晉

左傳夏齊侯衛侯救邯鄲圍五鹿已晉秋會於乾侯救范氏也

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林蒲夫邯鄲范中行

之黨趙殺據之以叛晉者也晉伐之而齊衛救之并圍晉

邑至是以人救范氏而伐晉何其厚於臣而薄於君如此耶

春秋測微

卷七

二

逆天理喪人心至此極矣故書伐晉者著齊衛助逆之罪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定公薨於比蒲邾子來會可謂親矣及公之薨邾子奔喪可

謂恭矣曾不踰年而伐之者此三家之謀去哀公之所比而

使之孤立所謂伐其交也故書伐邾以著其奸謀之罪

二年秋王二

春王二月

李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取邾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於

句澤

三卿並將舉國以行而兵權盡歸於三家矣蓋哀公新立公

室未張而三家者欲收國之柄於己而絕君之助於外故於

親魯之邾一伐再伐使之不堪然後入其賂而受盟於是邾

之為邾遂為三家之黨而非復公室之交矣一人孤立於上

而外無所援內無所恃遠越之辱其兆指此乎故書伐書盟

以著其下臣之罪季孫之不與盟早邾也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宣公卒則贈之子

左傳衛侯遊於鄆子南宣公曰僕公曰余無子將立法不對他

日又謂之對曰鄆不足以存社稷君其改國君夫人在堂三

揖乃立乃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

春秋測微

卷七

三

命也對曰君沒於吾手若有之耶必聞之且亡人之子報在

乃立

滕子來朝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瞶於戚

左傳趙鞅使衛太子克蒯瞶八人喪蒯瞶自衛逆者告於

門又而入蒯瞶居之夫蒯瞶雖得罪於君而出然罪累乎上

情有可原本常絕於衛也故稱衛世子者明嫡嗣猶在而數

不當立也數不當立宜避位以迎其父乃反拒之使不得入

人道絕矣書曰於戚者罪數之拒父以竊國也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於鐵也鄭師敗績
左傳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
鞅禦之遇於戚甲戌鄭由無恤王御簡子衛太子為右簡子
巡列誓師鄭人擊簡子中有斃於車中太子救之以及鄭師
北太子獲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十車趙孟喜曰可矣夫范
氏一叛臣耳而齊之救之者不遺餘力鄭人又出師以助之
是黨惡也其見敗宜矣書曰敗績言自敗也

冬十月葬衛室公

十有一月蔡遷於州來吳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春秋測微 卷七

四

請遷於吳者是背楚也己而中悔者是拒吳也吳人知之故
使洩庸聘而稱蔡介乎大國之間而謀之不臧若是則冠
自我致又誰咎乎及吳師畢入乃殺公子駟以說吳而遷墓
亦可咄矣故遷於州來者吳遷之也而以自遷為文言其所
自取也公子駟無罪故不去其大夫

三年敬王二十二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前書納世子於戚見國人弗受罪輒有拒父之命也此書帥
師圍戚見國人弗容罪輒有弑父之心也使衛立公子郢嗣
蹟據戚不從而衛人討之則兄弟爭國世或有之然而老子

猶謂之不仁若輒者乃前蹟之子寧曰祖不予其子吾可以
不父其父而弑之也哉滅天理喪人心至此極矣然衛人圍
戚而以齊主之者罪景公於亂臣賊子無所不黨故以為首
惡而誅之也黨范中行氏則不知有君臣黨衛輒則不知有
父子故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僂宮災

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僂乎言桓僂僂親盡而廟不毀宜受天
災也其所以不毀者胡氏以為季氏出乎桓立乎僂也

春秋測微 卷七

五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魯邑

宋樂髡帥師伐曹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桓子卒子肥嗣是為康子

蔡人殺其大夫公孫獵於吳

蔡之請遷於吳大抵公子駟公孫獵皆以為非者也故既李
罪於駟而殺之矣猶恐吳人以獵為討故放之耳不去其大

夫故之以非其罪也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惠公卒子悼公立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四年敬王二十二年春王二月盜殺蔡侯申昭公卒子

遠國人情之所大懼也況從吳而縣鄙之尤人情之所甚不甘也故蔡侯將如吳而諸大夫皆恐公孫翩因眾怨而殺之蔡侯有自取之道焉書曰盜者賤之之詞且以示世之為人君者不謹於謀國則或生於左右不可不戒也

蔡公孫長出奔吳

按文之錯言討公孫翩之亂而殺之遂逐公孫長而殺公孫

姓公孫則宜必以爲與聞乎故也然首惡不書而此獨書者

非以爲正其罪而書之也或出於錯之私怨而逐之而殺之

春秋微 卷七

備書之以著蔡刑之濫

姜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於楚

按左氏楚人既克虎蠻之叛乃謀北方襲梁及霍皆或逐

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自土雖以楚人率師臨上

雖左師軍於苑音和右師軍於倉野在維使謂陰地之

命大人士後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廟已

不然將通於少習商賈以聽命士後請諸趙孟趙孟曰吾國

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士後乃誘致羣蠻而執蠻子以

界楚師夫晉嘗主夏盟同攬楚矣至是而畏之如虎奉之如

君甘爲之役而不知恥則陰地者楚之縣鄙也士後者楚之

僕隸也故書曰歸者譏尊楚也公羊氏所謂辟伯晉而京師

楚者亦嗤之深矣

城西郭

六月辛丑亳社災

穀梁氏曰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爲廟屏諸侯皆戒人主以

春秋微 卷七

社爲也其屋亡國之社不得達上也然則災者災其屋也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頃公卒子隱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葬滕頃公

五年敬王三十三年春城訖音

夏齊侯伐宋

晉趙鞅帥師伐衛助楚氏故之時

秋九月癸酉齊侯行曰卒景公卒子安

按左氏齊景公無嫡子而崇如之子荼嬰公疾使國患于國

高昭子張立荼置羣公子於萊

冬叔還如齊

閏月葵齊景公

六年敬王三十四年春城郭瑕

瑕郭邑也何以城侵之也孰侵之三桓侵之也故書之以著其罪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按左氏四年秋趙鞅圍邯鄲降之荀寅奔鮮虞齊人伐晉會

鮮虞納荀寅於柏人至是伐之治范氏之亂也

春秋測微

卷七

八

吳伐陳

初吳之入郢也使召陳懷公懷公謀於諸大夫逢滑曰楚未

可棄吳未可從陳侯從之及夫差先越乃修先君之怨侵陳

在哀元年未得志也至是伐陳復修舊怨也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高國受君之命而立荼雖不以正然君之存亡係焉陳乞有

下臣之心故偽事高國而謀去之遂與諸大夫以甲入於公

宮戰於莊高國敗而出奔而弑君之勢成矣故書曰來奔惡

陳乞也高國何以下稱大夫奔則不稱春秋之常例也

叔還會吳於柵始通吳也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昭王卒子惠王立

楚強而無義者也昭王雖不能革其僭王之號然能讓國於

羣公子不稱禍於令尹司馬有疾不肯祭河曰三代命祀祭

不越望莊王而後可謂令主矣

齊陽生入於齊

按左氏陳僖子即既逐高國使召公子陽生陽生行遠夜至

於齊國人知之信于使于士僖子之之甘食之與饋音而皆入

入於立之將盟鮑子鮑國之醉而往其臣鮑氏曰此推之命

春秋測微

卷七

九

也陳子曰受命於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汝志

君之為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悼公即陽稽首曰義

則進否則退敢不惟子是從廢典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

推非君之子乃受盟大陽生殺父之所立而篡其位所謂自

紀於尤君故不稱公子入者強而入之之詞較梁子所謂內

弗受也荼之立雖不以正已受命矣故弗受也

齊陳乞弑其君荼

陳鮑既立悼公使胡姬景公以安孺子如賴去鬻似公使朱

毛遷孺子於貽未至段諸野幕之下然則殺孺子者陽生也

而弑歸陳乞何與弑之者雖陽生而生乎弑者乞也姑列獻
設於景雖則陰結乎公子孺子既立乃逐高國而召陽生及
覆髮詐以成其弑立之謀者非乞而誰改正其罪而書之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既取其邑又用師以伐之皆季孫之謀也故備書之以著其
侵小之罪

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秋王三春宋景瑗帥師侵鄭鄭叛

晉魏受多帥師侵衛衛不

春秋測微 卷七

夏公會吳於郢郢舊鄧

鄧之會公親往焉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嚭曰國

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其言可謂嚴而當矣子貢

之對雖辨然而終屈於理故書公會以憫長公之替而惡季

孫之驕也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伐邾者季孫肥一人之所欲也不惟子服景伯以為不可措

大夫皆以為不可不惟諸大夫以為不可即孟懿子亦以為

不可而公獨從之何也非從之也偏於季孫而不敢不從也

至於伐之而入其國處其公宮晝夜縱掠毒流生民更以其

君歸而獻之毫社雖吳之入郢秦不至此實出於臣而召歸

於君此千古不平之事經何以不書季孫肥帥師伐邾而攝

公伐其義安在夫君出令者已臣行令者已今季孫欲伐邾

而公從之是出令者臣而行令者君矣故書曰公伐猶以君

之權予公也或曰若是則侵小虐鄰之罪亦歸諸公矣臣子

之義且將為之諱寧反以臣之罪加之君乎曰季氏之專政

人知之矣侵小虐鄰必不以是罪哀公也且公亦焉得無罪

既不能御其臣又從而附之聽其暴橫加於邾而恬下以為

春秋測微 卷七

意可謂君子故書公者亦所以隱刺之也所謂定表多微辭

者此類是也

宋人圍曹

按左氏曹鄙人公孫彊以田疇之說進有寵仗為司城以聽

政彊言伯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

人不救宋築五邑取宋五邑而城之於其郊書曰圍彊也

冬鄭駟宏帥師救曹

左氏宋人圍曹鄭桓子思子產子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

可以下救於是救曹侵宋書救善之也

八年敬王三十三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入者易詞也不戰而亡故不書滅以曹伯歸者殺之也何以不書殺憫之也曹伯背晉而好宋有取滅亡之道何為憫之乎諸侯擅相誅滅而莫有起而問其罪者故憫之者傷天下之無伯也

吳伐我

左傳邾人請救於吳為邾故伐我克武城克東陽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莒室戰於夷二將獲為吳所獲為明日舍於庚宗遂次於泗上微虎魯大夫欲宵攻王舍屬徒七百人卒選三百人及

春秋測微 卷七

十二

稷門之內李孫止之吳子闔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于而食析骸而費猶無城下之盟我木及將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速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吳人盟而運夫李孫肥遑衆伐邾以召吳師吳師既至又略無禦敵之策坐而受困微虎奮勇欲攻肥又止之我有未虧之勢吳有必遁之形又下從景伯之言而少待之雖為城下之盟以貽存於其君肥之內其可食乎書曰吳伐我而李孫之罪著矣不書盟為君諱也

夏齊人取邾及闚音歸邾子益於邾

按左氏齊侯以不歸李孫之故仗鮑牧帥師伐我取譚之闚又使吳請師將以伐我然上書取譚及闚下書歸邾子益則齊為邾討無疑蓋邾子益齊甥也故為之討則為李孫如其私憾而為邾討者其所執言也夫邾本魯之附庸無故而入其國得其君亦已甚矣又久之而不歸必待吳伐之齊從之然後畏而歸之其貽笑於邾人當何如耶故書曰齊取邾書曰歸邾子益之也胡氏以為邾遷善改過誤矣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魯音魯公卒閔公雖立

春秋測微 卷七

十三

齊人歸譚及闚

按左氏秋及齊平城宿如城會之音如齊蒞盟齊閔立明閔立來蒞盟且逆李孫以歸冬歸譚及闚于於齊故也

九年敬王三十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魯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於雍丘宋地

按左傳鄭武子勝音盛又之嬰武子即許瑕米已無以與之請外取許之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登合鄭師哭于姚即武殺之大敗人困兵伐國大事也而罕達得許之嬰人得與之其致敗宜矣故書曰取易詞也

夏楚人伐陳陳即吳也

秋宋公伐鄭報車丘也

冬十月

十年敬王三十五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按左氏邾子歸又無道吳子使太宰子餘伯討之因諸樓臺

將者之以林使諸大夫奉太子革隱公以為政至是脫於吳

故來奔耳大孟為魯執獻諸亳社是戮焉之也乃復來奔魯

則其頑鈍無恥可知矣故書曰來奔賊之也奔齊不言宜奔

而奔故略之

春秋測微 卷七

公會吳伐齊

初齊悼公請師於吳將以伐魯及與魯平乃使孟公綽辭師

於吳吳子曰昔歲寡人聞命令又羊之不知所從將退受命

於君於是吳人使魯徹師伐齊故會吳伐之師於鄆音息大

伐齊者吳志也公既與齊平矣又聽命於吳而伐之非義也

故書會吳以譏之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悼公卒子簡公立

按左氏齊人弒悼公赴於師所謂赴於師者必非以弒赴也

謂之齊人則又未嘗有其名有其迹徒虛語耳而左氏傳之

証也夫于生當其世間之必真見之必確如果弒君則當書

曰齊弒其君陽生矣書曰卒則非弒也胡文定沿公較之說

而曲為之解堅矣

夏宋人伐鄭

晉趙鞅帥師伐齊

初趙鞅卜伐宋以救鄭十者曰伐齊則可敵宋下言於是伐

齊取郚及棘毀高唐之郭及賴而還書曰侵乘其喪也

五月公至自伐齊

葬齊悼公

春秋測微 卷七

衛公孟彊自齊歸於衛

薛伯夷卒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按左氏楚子期即結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于期曰二君

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夫吳楚之伐陳者屢矣至是

楚又伐之賴吳之救而得免故書救者善吳也善吳者罪諸

侯之莫能救也然救陳者延陵季子時年已九十餘何以不書義不

係乎季子也

十有一年敬王三十六年春齊國書師師伐我

清之師自我召之也故直書曰伐我曲在我也當是時齊師

歷境舉國震恐冉有告季孫曰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

戮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而季孫始奮又語懿子而激

之懿子進而蒐來於是孟孺子洩懿子之子即武伯帥右師冉求師

左師季氏之甲七十武城人三百及齊師戰於郊右師奔齊

人從之孟之剛後入以為殿左師獲甲首八十齊人宵遁向

非冉有之以義為勇而少挫折之則師徒之捷敗社稷之震

驚又可勝言耶奈何以妄悅隨人之故而背盟棄信以自取

春秋測微

卷七

六

其咎也謀國者之罪可知矣

夏陳轅頗出奔鄆

轅頗陳司徒也何以不稱大夫奔則不爵且以貨敗也

五月公會吳伐齊

為郊之戰故也自我致寇乃下能省躬薄責而結怨下已播

強暴之後以毒甥舅之國非義甚矣故再書會伐以譏之

甲戌齊國書師師及吳戰於艾陵齊師敗績復齊國書

吳伐齊先博至於贏而以齊又之古齊人禦吳而迎戰也艾

陵之敗喪其五帥獨稱書者主將故也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即大叔疾是為悼子太叔孫懿子止之子也出奔宋

十有二年敬王三十七年春用田賦

用田賦者是於丘賦一乘之外復加賦於田也前宣公之稅

畝則固於私田加之稅矣今復加賦於稅畝之餘則農民之

困可知也古者藉民之力不過出粟而貨賄皆取之餘財是

故關市有賦山澤有賦幣餘有賦未常專責辦於農田故民

力常有餘足以供上之需而不匱後世不知重本抑末之法

春秋測微

卷七

七

凡百役之供一錢之費皆度其數而賦於田而末技游食之

民反得操其奇贏以逃於租賦之外農民是以不堪而流亡

餓等所以不能免也其諸用田賦之作俑乎善哉仲尼之告

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

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下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

將又不足季孫竟弗聽而用之書曰用田賦譏厲民也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按左氏昭公娶於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

故不言葬小君夫昭公之娶同姓固為非禮然於昭公則猶

夫人也乃不以夫人之禮禮之者季氏終有憾於昭公故也
春秋何以因之而不改表公不以為君夫人則夫子亦不得
而君夫人之也且昭公欲結強吳以去季孫而張公室故越
禮而不顧然季孫卒不能去反致有孫齊之辱遂使正嫡小
君不得附始而入廟禮之不可越也如是夫

公會吳於棠音畢

秋公會衛侯宋王瑗於郕音云吳地衛亦會吳卒解吳盟

宋向巢帥師伐鄭

按左氏宋鄭之間有隙地凡六子產與宋人為成納曰勿有

春秋測微卷上

十八

是二國俱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為之城出弔三

已以故向巢伐鄭取錫圍出背約納叛曲在鄭也故稱伐

冬十有二月螽

十有二月建亥之月也禾已登場雖有螽不為災何以書譏

大眉也按左氏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心伏而

後螽者畢今火猶西流戌司曆過也曆夫一閏故以

十有三年取上三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於岳

罕達救岳遂圍宋師敗之書曰取強也復其二大夫何以不

書師重於大夫也

夏許男成卒

公會晉侯及吳子於黃池地衛

按左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於黃池主是盟者吳也
何以先晉不以盟主于吳也故書曰及兼及之詞單平公者
王之卿士何以不書下與吳之尊王也吳有尊王之意故假
王臣以為之重而為不與其尊王蓋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吳
既不能去其僭王之號則又奚取於假王臣以為之重乎故
削之也稱子者以始封之爵正其名也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春秋測微卷七

十九

於越入吳

夫差黃池之會主夏盟假命於周爭長於魯自以為天下無
敵其氣盈矣而孰知喪亡起於肘腋之間蓋驕而不知戒也
故書曰入易詞也言自取也

秋公至自會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葬許元公

九月螽早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於東方

公羊氏曰字者何彗星也其言於東方者何見於旦也

盜殺陳夏區夫

十有二月盜夫屠也

十有四年殺王三十九年春西狩獲麟

公羊氏曰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告者

曰有麇而南者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而涕沾

袍曰吾道窮矣夫麟為王者之瑞明王不作而天下莫宗不

當見而見是麟之出為作春秋應也所謂撥亂世而反之正

其終於此而已矣故以獲麟終焉

各大利數

卷二

後漢楊天靖校畢



原書中浮簽，今移列於此：

歷代名臣言行錄卷之五忠臣年表之忠臣年表
公羊氏曰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告者
曰有麇而南者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而涕沾
袍曰吾道窮矣夫麟為王者之瑞明王不作而天下莫宗不

原在第522葉下欄右半葉

諸學左傳昭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孔子作春秋至此而絕筆
有後

原在第526葉上欄右半葉

邱 俱要加下旁 書中要改者甚多 已加

原在第576葉下欄右半葉

歷法 廟諱詳避

原在第596葉下欄左半葉

防集處苦修下底文一在字

原在第602葉上欄右半葉

既上表王正月己丑四晉八字

原在第604葉下欄右半葉

防集處文有己卯屏父乃者薛者定云字
在言所代聽下

原在第615葉下欄右半葉

臧蕭上脫馬年中有二月戊寅七字

原在第617葉下欄右半葉

防集處文有己卯屏父乃者薛者定云字
在言所代聽下
防集處文有己卯屏父乃者薛者定云字
在言所代聽下

原在第600葉上欄右半葉

防集處文有己卯屏父乃者薛者定云字

原在第601葉下欄左半葉

防集處文有己卯屏父乃者薛者定云字

原在第603葉上欄右半葉

春秋測微十三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朱奇齡撰奇齡字與三號拙齋海寧人康熙中

貢生是書前冠以王朝列國世次族系一卷經文則一公爲一卷其說多主胡傳而稍糾其刻酷過當之論然胡傳之所未及而奇齡從而鍛鍊者亦復不少大旨以意揣量據理斷制而不信左氏之事實故往往不考典制不近情理如左氏稱聲子爲繼室此娣姪之名而奇齡見今人繼妻稱繼室遂謂聲子爲嫡妻而隱公爲嫡子稱其當立胡傳指滅項爲季氏已爲不考然尙無主名奇齡遂歸獄於行父以執政於文公之世者移之僖公之世如斯之類皆失之不考至於葬衛桓公一條謂桓之爲諡不宜加於衛完閔其未有失德不忍加以惡諡故春秋因之然則倘有失德孔子當爲改惡諡乎戎伐凡伯一條本在楚丘乃責魯失於防送以境外之事責之主人然則凡有使臣皆當大具甲卒衛入本國而後返乎以此說經恐非筆削之旨也其所自信在於以經解經然說刺公子買一

條言魯無殺大夫者惟此一事則未檢成公十六年又刺公子偃也其說刺公子偃一條謂刺者非明正其罪而隱殺之之謂刺又未檢殺買一條經書不卒戍刺之傳亦稱以不卒戍說於楚固明正其罪也是亦難言以經說經矣

春秋三傳異同考一卷

〔清〕吳陳琰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昭代叢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春秋三傳

同異考一卷》提要

春秋三傳異同考題辭

朱子于他經皆爲之註獨于春秋有所未敢蓋以義例或同或異而三傳又自有其同異不能較若盡一且所謂經者多從左傳中摘出未必盡孔子當日之原文是以付之不議不論之列亦朱子之所無可如何耳夫以朱子之不能釋然于中者而後人欲從而論定之多見其不知量矣然則治春秋者當如何亦惟就三傳以考三傳已耳至于聖人筆削褒貶之精義雖游夏且不能贊一辭復何從置喙耶武林吳子昭代叢書春秋三傳異同考題辭

卷二

一

寶崖作三傳異同考所考者非經也傳也以經爲主其同于經者則謂之同異于經者則謂之異又或公同于左而異于穀或穀同于左而異于公條分縷析州次部居不偏是左氏而非公穀亦不偏是公穀而非左氏誠可云詳而核公而允已或者曰所考者人名地名之屬爲多或筆畫之微譌或聲音之近似初無關於褒貶之大不知夏五郭公聖人尚不欲變其辭且有取于史之闕文則人名地名之異未可忽爲細故況進而求之或有不僞乎此也新安張潮題

昭代叢書乙集卷二

新安 張潮 山來 解

春秋三傳異同考

錢塘吳陳瑛寶崖著

古賢黃元治白先校

春秋魯史也。而實經也。左氏公羊氏穀梁氏釋經者也。故名傳也。傳以釋經。而三家互有異同。何也。蓋孔子作春秋筆削一出。自已斷親炙如游夏。不能贊一辭。何惑乎傳聞者之互有異同也。有異同。斯有得失。昭代叢書卷二 春秋三傳異同考 一

矣。或謂孔子當定哀間多微詞。復秘不以教人。故諸弟子言人人殊。或謂公穀自云得之子夏。左氏則得之親見。故紀事尤詳。愚竊謂孔子未嘗秘春秋。特知者寡耳。三家親見與傳聞不可知。大抵三傳始皆口授。自學者著為竹帛。通相傳會。迺愈多異辭。總以合於經者為得。其不合者均失焉。昔朱子刻春秋於臨漳郡。止用左氏經文。而曰公穀二傳所以異者。類多人名地名。而非大義所繫。故不能悉。然人名地名之異。或由語音字畫之訛。豈從左氏宜矣。其中亦有左

氏非公穀是者。且有一字殊而大義俱乖者。又烏得略而不論乎。愚請以人言之一聲子也。公曰隱公之母穀曰隱公之妻。左曰聲子。仲卑異也。一子氏也。公曰桓公之母惠公之妻。穀曰惠公之母。孝公之妻。先後異也。一齊仲孫也。左曰齊大夫公穀曰魯慶父。孟孫仲孫異也。一杞侯也。左曰杞侯。公穀曰紀侯。姬姓姜姓異也。一尹氏也。左曰尹氏。惠公之夫人。公穀曰尹氏。天子之大夫。男子婦人異也。一納捷菑也。左曰趙盾。公曰卻缺。穀曰卻克。大夫與大夫異。父與子又

昭代叢書卷二 春秋三傳異同考

二

異也。至若君氏卒。公穀曰天子之大夫。左曰聲子。疎與親又異也。公穀師卒不日。左以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穀以不日卒為惡事。與情又異也。其以紀履緌為紀裂繻。以紀子伯為紀子帛。以子叔姬為叔姬。以曹伯廬蔡侯廬為盧。左氏稱人之異也。以捷為接。以邪恭來為倪恭來。以鄭詹為鄭賄。以公孫茲為公孫慈。以曹伯班為曹伯般。以卓為卓子。以召伯為毛伯。以先蔑為先昧。以邠伯為盛伯。以聲姜為聖姜。以定姒為定弋。以夾阜為夾猱。以卻犇為卻州。以韓厥

爲韓厥以士魴爲士彭以齊侯環爲齊侯愛以鍼宜
咎爲威立咎以昇我爲昇我以陳孔英爲陳孔環以
蘧罷爲蘧頗以佞夫爲年夫以國弱爲國附以齊惡
爲石惡以宋公成爲宋公成以滕子原爲滕子泉以
季孫意如爲季孫隱如以公子慙爲公子慙以夷朱
爲夷昧以胡吳爲昭吳以戎蠻子爲戎曼子以叔輒
爲叔莊以郁釐爲鬱釐以章羽爲章禹以黑肱爲黑
弓以公孫姓爲公孫歸姓以杞伯成爲杞伯成以孔
圍爲孔圉以晉士鞅爲趙鞅以公子地爲公子池以

昭休叢書

春秋三傳異同考

三

頓子牂爲頓子牂以茶爲舍以轅頗爲袁頗以晉魏
曼多爲晉魏多以衛侯爲衛侯衍以穆姜許穆公爲
繆以公孫蒍鄭伯蒍爲蒍以罕達罕虎爲軒以甯速
仲孫速鄭游速爲遊以寧儀向寧鄭伯寧滕子寧爲
甯以陳侯杵臼宋君杵臼齊侯杵臼爲處公羊稱人
之異也以無駭爲無佞以仍叔爲壬叔以語爲禦以
公子友爲公子季友以狐射姑爲狐夜姑以叔爲恭
以公子燮爲公子濕以良霄爲良宵以鮑爲專以荀
盈爲荀帶以楚子虔爲楚子乾以世子有爲世子友

以蔡侯朱爲蔡侯東以卻寗爲欽寗穀梁稱人之異
也若其稱人之共異者左公穀皆以衛卒爲衛實是
也稱人之兩異者公穀皆以扶爲俠以載濤塗爲袁
濤塗以僂諸爲詭諸以頤爲兕以敬羸爲頃熊以洩
冶爲泄冶以曹公子首爲曹公子手以兒頑爲兒原
以公子騂爲公子斐以黃爲光以吳子迥爲吳子謁
以楚子與爲楚子卷以繁爲輒以叔詣爲叔倪以樂
大心爲樂世心以荀躒爲荀櫟以叔仲彭爲叔彭生
以莒展與爲莒展左穀皆以叔孫舍爲叔孫姑是也

昭代叢書

春秋三傳異同考

四

稱人之各異者公以盾咎如爲將咎如穀作盾如公
以成熊爲成然一作成能穀作成虎公以邾子貜爲
邾子矰穀作邾婁子矰是也請以地言之戎一而已
左公皆作伐戎而穀獨作伐我彼與此有異焉邾一
而已左穀皆作取邾而公獨作取詩國與邑有異焉
邾一而已左公皆作邾而穀獨作綏邾一而已左穀
皆作邾而公獨作邶字形之異也邾一而已左穀皆
作邾而公獨作邾婁沙一而已左穀皆作沙而公獨
作沙澤詳略之異也至若以時來爲初黎以卯爲盛

以虛爲郛以夷爲後以倪爲兒以夷儀爲陳儀以僂
爲纓以夔爲隗以須句爲須胸以翟泉爲狄泉以斐
爲斐以棠林爲斐林以崇爲柳以陸渾之戎爲黃渾
戎以釋爲賴以莒爲衛以無妻爲牟婁以瑣澤爲沙
澤以郛爲合以桃爲洮以防爲郛以祔祥爲侵羊以
厥慙爲屈銀以呂間爲呂姦以陽州爲揚州以拔爲
技以阜馳爲浩油以柏舉爲柏莒以郛爲費以垂葭
爲垂暇以橋李爲醉李以啟陽爲開陽以亳社爲蒲
社以闕爲偃以郛爲邲以安甫爲葦一作葉以毗爲
比一作芑公羊之稱地又異焉以曲池爲駸蛇以甯
母爲寧母以糴爲閔以舒蓼爲舒鄆以袁婁爲爰婁
以偏陽爲傳陽以台爲郛以郛爲夢以鷄父爲鷄甫
穀梁之稱地又異焉若夫以承筐爲承匡左公穀之
稱地又皆異焉以郛爲成左公之稱地又並異焉以
蕺爲昧以初爲郛以浮來爲包來以戴爲載以襍爲
郛以滑爲郛以蔭爲鹽以郛爲微以下陽爲夏陽以
首止爲首戴以垂隴爲垂欽以笙爲禮以茅戎爲賁
戎以善道爲善楷以郛爲睢以亳城北爲京城北以

雍榆爲雍淪以大鹵爲大原以賴爲厲以夾谷爲賴
谷公穀之稱地又並異焉公以渠蔭爲蓮條左亦作
蓮孖公以艾爲郛穀則作蒿公以郛爲郛穀則作麗
公以嘗婁爲蕢穀則作嘗樓公以郛丘爲卑丘穀則
作師丘公以狸服爲狸軫穀則作狸唇公以號爲郛
穀則作郛公以蚡泉爲潰泉穀則作黃泉左公穀之
稱地又自爲異焉其餘或侯齊宋或人齊宋或以楚
子爲楚人或以許男爲許伯或以公孫爲公子或以
世叔爲太叔或以齊師爲齊侯或加曹伯或加邾人
或闕叔孫而且或有鄭衛或無鄭衛或以晉侯爲齊
侯或以齊樂施爲晉樂施或以衛公叔戌爲晉公叔
戌此類甚夥皆人與地之較然不同者也至其以會
郛爲及則內外不同矣以逆王姬爲送則往來不同
矣以大胥爲大省則天人不同矣以宣榭爲宣謝則
廟榭不同矣他如以殺爲弑以叛爲畔以災爲火以
救爲侵以渝平爲輸平以勸錫爲勸錫皆事物之不
同以春王二月爲正月以春王三月爲正月以甲子
爲甲戌以巳亥爲乙亥以日下晏爲下稷以大兩電

爲雨雪皆時日之不同其或音異而名同有括結嘉
喜之類或音同而文異有泄菀帥率穢熾克尅蠡
賈賈谿溪之類其他紀載之有無字數之增損殊難
更僕數也雖然此猶其小者也論其旨趣之異同則
得失亦相因而見卽如春秋嘗有闕文矣夏五郭公
孔子亦承闕文之疑而姑闕之若齊人衛人鄭人盟
于惡曹而宋不書亦闕也而左氏補之趙盾帥師救
陳宋而經無宋亦闕也而左氏亦補之可不必補者
也然猶未爲非也彼黑肱以醢來奔黑肱之上僞有

昭代叢書

春秋三傳異同考

七

邾亦闕也而公羊解曰文何以無邾婁通溫也則豈
甚矣其失一也春秋蓋有教戒矣書法以垂教也書
事以垂戒也三家不明教戒之義而但以褒貶爲說
有一事而或以爲褒或以爲貶者有事同而前以爲
褒後以爲貶者有以書爵書字或稱氏稱族爲褒者
有以書名去氏去族爲貶者有以日月地名之書不
書爲褒貶者然其中亦或事一而名爵與書罪大而
氏族不削則又何辭以解乎而後儒猶曲爲之解則
愈非也其失二也春秋亦有義例矣如加王於正削

吳楚僭號而從其本爵之類是義也而要非半字有
義如三傳所云也如書其君殺曰薨外諸侯曰卒內
大夫書卒外大夫不書卒之類是例也而要非半字
有例如三傳所云也其失三也若三家之所得亦非
一端如論刺公子買以說於晉論日蝕不書朔者官
失之此類則左氏爲得如論三國從王伐鄭爲正論
如齊觀社爲觀齊女此類則公羊爲得如論築館于
外爲變之正論陳牲不殺以明天子之禁此類則穀
梁爲得至三家離經作傳之失亦非一端如以莒莒
昭代叢書

春秋三傳異同考

八

爲違天以兵諫爲愛君以納幣爲用禮以歸訪爲易
許田以歸賄爲豫凶事此類非左氏之失乎如以王
正月爲王魯以成周爲新周以廢君爲行權以圖威
爲伯討以妾母稱夫人爲合正此類非公羊之失乎
如以不諱敗績爲惡內以不納子糾爲內惡以獲麟
爲成文所致以拒父爲尊祖而得禮以戎伐凡伯于
楚丘爲衛此類非穀梁之失乎如齊仲孫來以爲魯
慶父魯滅項以爲齊實滅之此類非公穀之均失乎
若夫以公薨爲攝以弑君爲趙穿以弑君爲不嘗藥

三家之失自歐陽永叔鄭夾深屢辨之矣。晉馬融著三傳異同說。唐志有李鉉春秋二傳異同十一卷。李氏三傳異同例十三卷。馮仇三傳異同三卷。今皆不存。趙氏又嘗攷其舛謬凡二百六十條。陸氏纂例三傳經文舛謬凡二百四十一條。自言攷校從其有義理者。然往往亦多言未知孰是。兼恐舛謬不止於此。故先儒猶惜其與奪未能悉當。欲更為釐定焉。愚皆未見其書。今祇以居嘗辨正者略著於篇。大約三傳不可盡信。不可不並存。學者當思未有傳以前春秋昭代叢書春秋三傳異同考卷二 九

攷據詳核。非精於經學者不能道隻字。其條分縷析。逐段章法。變幻自是。曠世逸才。王韻菴先生原評

跋

春秋一經最為難治。卽春王正月一語已不勝聚訟矣。何論其他。予謂讀春秋者當以孟子讀武成之法。讀之止得其褒貶之大意而已。若三傳則各有短長。其為同為異固不妨詳考之。以為博雅之助云。心齋張潮

名已定矣春秋三傳異同考跋

2074525

S
2121.5
16



ZW 21101000541785

春秋三傳同異考一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吳陳琰撰琰字寶崖錢塘人其書取三傳人名

地名相異及事之不同者各著於篇又辨別三傳

義例得失而斷以己意